

續修四庫全書

九六〇・子部・兵家類

登壇必究四十卷(卷一至卷十九) [明]王鳴鶴 撰

21123/10



# 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自敘

淮陰王鳴鶴撰

人亦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安危之間難易辨焉此奚俟智者而後審之今之任相必儲材於翰苑雍容經術養德養望垂十數禩而

登壇必究

自序

一

遴選自公登庸有赫輔翊佐命寧極和鈞揖讓人主之前睥睨百僚之上安常履順斯何容與也而至於將則難言之矣任疆場之寄當烽羽之衝頃而操戈頃而遇敵以一身繫民社重而倉皇赴命之不暇故非智無以

察微非勇無以率眾非仁無以得士  
非威無以飭武非賞罰之公無以示  
懲勸之數者非嘗試漫爲可以僥倖  
萬一甚至矢石交下志懷裹革得之  
天植者又幾何人哉故仰觀俯察博  
采旁搜上下古今考鏡成敗蓄之有  
素然後出之裕如不至木彊貽譏于  
漢史木偶見誚于蘇氏斯將之善者  
也今世輕武弁而久之武弁亦自輕  
寢淫成俗幾於不振挽強蹶張者不  
事考索頑詬執袴者湛溺自安嘗觀  
世胄子弟傴僂一官目不識一丁舉

筆如扛鼎語以忠君愛國之道審機  
達變之權則曹平無知嗟哉乎若而  
人也而遽使之當一面其不至敗乃  
公事幾希矣兵書行世如武經七書  
及百將傳奚翅著龜顧家誦戶習目  
爲常談其或散見經史諸家切于兵  
事者汗漫廣衍博綜匪易余不佞少  
遊膠庠志在觚管尋以世資受襲倖  
叨  
制科捐身忘私圖報  
國恩有日矣每檢閱載籍凡有裨將  
略者手錄盈筭彙成簡編得四十卷



題曰登壇必究大都爲吾武人津筏  
乎哉當戎事鞅掌張軍野宿勢不能  
多攜卷帙自隨而茲刻所載行事則  
前賢之芳軌議論則已試之鴻謨顯  
而戰陳攻守微而占候推測衡而祭  
禱醫藥之類開卷具存瞭然在目如

登壇必究

自序

四

挾貲而遊市肆粟帛魚鹽蔬果薑芥  
靡不適用者矣特恨采輯多遺分類  
未當蓋冀浴求益廣以俟後圖凡我  
同志或有秘錄毋吝寄將共成厥美  
余不佞且有厚幸焉萬曆戊戌歲冬  
月吉旦書於白狼公署



登壇必究叙

夫易水地合體曰師之勢險而  
其用陰聖人之不得已也然丈  
人用之則吉無咎本諸德曰剋  
中凡兵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輕  
率而易動持終而寡斷利可以  
序一  
誘卑可以驕聲可以奪疑可以  
向繇不剋也知進而不知退能  
勇而不能却剛復而自用執一  
而不化嗜殺而不悔繇不中也  
不剋不中非德也是其將猶嬰  
孺子可齧而虜矣丈人者何其

道以貞其行以順其養民畜眾  
以久其出以律其謀以臧敵可  
乘以執言時不利以左次獨知  
獨勢則弟子不庸使貪使詐則  
小人勿棄其不動難知如地其  
因形制變如水其取不盈險不  
序二

失信象坎其柔而動剛舍先迷  
而趨後得象坤而剛中之德一  
爲一之以守其真適之以達於  
變靡不測也靡不完也不比於  
咎而皆在於吉德是之謂丈人  
是故國有事君爲之築壇坫而

禮焉國之六師率以聽焉濶以  
外專而制焉皇之乎被三錫而  
南國承家也不偉然丈夫之烈  
乎哉故將未有不知易而能知  
兵者也世所傳兵家者言離之  
而三析之而六窮之而十三是  
序三

於易爲附贅而況其多乎今觀  
王君之著書也則又以益多大  
之而三垣九野風雲氣候之徵  
遠之而窮髮大荒海嶼扶桑之  
國顯之而律度權衡戰克攻取  
之法幽之而太乙六甲出神入



妙之機博之而握奇乘之八陣  
六花之變瑣之而技擊劍術方  
藥卜筮之說證古義則六經百  
氏之遺文憂時務則名公鉅儒  
之疏議廣矣博矣難測究矣玉  
讀其帷間答向一書抽扇啟秘

序四

按乎心精又約之乎其言之也  
王君之論曰非博不足以盡智  
非約不足以盡神敵之設詭無  
窮將有所不知則疑之則怯之  
則泥於剛中之旨悖矣約之為  
用神乎神乎不可思議神而明

登壇必究 叙

之存乎其人也蓋深於易矣故  
夫眾多而亂術多而禠有淮陰  
氏則多而益辨垓下之勝也為  
趙括氏則讀父書而不知其解  
長平之敗也善讀王君書者而  
以約求之乎則為淮陰其徒以

序五

多求之乎則為趙括是多之益  
以長其眩瞶迷惑而不能自得  
又奚益於勝哉不佞書生也何  
知兵少而受易則竊易剛中之  
旨以告弁士又非敢言知易也  
王君仁而武沉而有謀蓋庶乎

今之丈人其必以不佞言為信矣遂為之叙

閩中徐鑾鳴卿書



序亦

登壇必究卷叙

余甥王羽卿出自將門少負偉志慷慨期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奇勛以故棄青衿襲干戈長丙戌舉武進士高第累功遷今副總戎夫羽卿雖左烏號右夏服周旋鞭弭囊鞬間顧手未嘗一日廢書鈴閣之藏幾于二酉腹中武庫不減數萬甲兵間集兵家言為登壇必究若干卷書成來示余余一再流覽則孤虛旺相配塞形勝虛實向背之數臨機決勝之奇以至軍興所須洪巨纖悉靡不備是矣乃屬余序諸首簡余

登壇必究序

辱在葭莩豈能無言以謝羽卿也余故文士不知兵然竊有慨于中矣嘗怪趙括讀父書而為婦女子所嗤笑房琯用古戰法小試輒挫何不效之甚也嗟乎其為介冑不知書者口實也必此兩人者夫圻父陰謀諸書猶古方書也非扁鵲倉公善用之即殺人庸醫也漢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將顧方畧何如豈能效人齒類如刻舟求劍之為余聞羽卿建牙狼山諸所為倡勇敢激忠義具有方畧人稱為大將材然士亦無不人人奮者蓋庶幾不愧



驃騎風至于國爾忘家之意大都露所自叙中則羽  
卿登壇事業有不盡于是書者是書也其不過羽卿  
之緒論而武弁家之津筏也與夫以羽卿之才猷雄  
畧當不至終爲笄鳳爲鞞鷹其翔千仞而搏秋空直  
且莫也者況今天下南北搶攘羽書旁午  
聖天子拊髀思干城之臣一旦授金印如斗大俾橫  
行四夷中然則勒燕然封狼居胥此其時已羽卿勉  
旃哉余且拭目以觀爾登壇勛也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夏五月吉

登壇必究

序

二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應天府府丞東海張朝瑞撰



王羽卿傳

王鳴鶴字羽卿其先鹿邑人居山陽世襲海州守禦  
所副千戶初爲海州儒學生既承襲遂中萬曆壬  
午武舉人丙戌進士授淮安衛指揮同知陞湖廣  
鄖襄守備以定鄖陽軍變有功陞湖廣行都司僉  
事兵部考選天下將材第一陞陝西游擊尋陞甘  
肅永昌叅將套賊勾西人內訌防守固原逐賊出  
塞陞貴州清浪叅將征播州楊應龍屢獲全勝又  
征邛水苗蕩平巴梁鬼計等十九塞征樂平斬阿

登壇必究

傳

一

禮生等陞狼山副總兵擒江洋大盜陳忠等又改  
管婺川偏橋騰衝諸叅將旋以斬獲有功陞五軍  
營左副將歷陞廣西卦印總兵累官驃騎將軍南  
京右府都督僉事鳴鶴素韃好學雅擅吟咏詩篇  
清麗居然勝流淮安府志按鳴鶴雖籍海州實世居山  
陽所著登壇必究等書自署爲淮陰王鳴鶴可證  
也

登壇必究目錄

第一卷

天文

第二卷

王歷

第三卷

太乙

第四卷

奇門

登壇必究目錄

第五卷

六壬

第六卷

地理一

古九州 北直隸 南直隸  
浙江 江西

第七卷

地理二

福建 湖廣 河南

第八卷

地理三

山東 山西 陝西 四川

第九卷

地理四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第十卷

兩直各省事宜

廣東

北直隸 遼東 山東  
南直隸 浙江 福建

第十一卷

兵柄

將權

將帥

第十二卷

登壇必究目錄

選將

任將

賞功

賞罰

第十三卷

簡閱

選兵

教兵

訓練



第十四卷

威武

懷遠

京輔

郡國

第十五卷

征討

軍行

下營法

登壇必究 目錄

三

第十六卷

軍制

經武

軍情

第十七卷

屯戍

屯田

城守

守邊

第十八卷

馬政

相馬

車戰

用騎

奇伏

第十九卷

師律

師戒

登壇必究 目錄

四

號令

第二十卷

叙戰

百戰

戰地

戰陣

第二十一卷

攘夷

外夷

第二十二卷

四夷

夷情

譯言 附譯語

第二十三卷

北狄

胡名

第二十四卷

東南海夷

登壇必究 目錄

五

朝鮮

東倭

第二十五卷

江防

水戰

第二十六卷

過盜

第二十七卷

攻城

第二十八卷

守城

第二十九卷

器械

器圖

火器

營器

第三十卷

劍經 附長鎗

登壇必究 目錄

六

第三十一卷

漕河 附漕運海運

第三十二卷

烽燧

間諜

祭禱

謀主

醫藥

第三十三卷



陣圖一

第三十四卷

陣圖二

第三十五卷

陣圖三

第三十六卷

陣圖四

第三十七卷

奏疏一

登壇必究

第三十八卷

奏疏二

第三十九卷

奏疏三

第四十卷

奏疏四

七

登壇必究 凡例

凡例

一是輯止取別刻有關兵事者乃係昔時隨閱隨筆未暇彙括分類多端且未嘗參入已見緣武人智識短淺不敢與當世名公鉅卿頡頏而譚時事惟恐為高明所竊鄙故專事彙輯而鮮發揮閱者亮之

一是輯有奏議文移論辨籌策類各不一內有稱臣稱名稱字稱號及稱某公悉仍原本未嘗改易閱者幸毋以異同見罪

登壇必究 凡例

十

一輯中有名公奏議皆據別刻所載亦知挂漏固多非有成心去取  
一天文及陣法內有無裨實用者姑悉存之以備參考其間可信與否智者能辨之一或刪削恐好事者疑為未備妄增奇異繁愈詭徒亂耳目  
一各路將臣忽聞方隅之警必先察里道之遠近以審敵情之緩急地理於兵家亦最切者故省直道路及府衛州縣據一統志與皇輿考所載撮輯備覽誠不憚煩志者幸亮之

一一

一戰陣奇伏攻取之機及新變火器諸法皆別刻所  
舊載盡輯篇中或有秘聞不敢概刊兵道尙詭豈  
宜輕泄雖別有帷間答問間嘗及之然亦不敢不  
慎秘也閱者幸諒其未備云

登壇必究

凡例

一

登壇必究卷之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天文說

王鳴鶴曰天文微渺難言矧我 朝有私習之禁  
而又不容以易言者也天下臣民恪遵 憲制無  
敢軼越故今世占候獨決於靈臺如漢太史公父  
子世官其業而他無與也雖然 祖宗之禁不過  
爲妄言妖術箝瞽人心者設耳至若受 命制閭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一

敵壘相向吉凶禍福勝負所關如日月有顯晦星  
辰有變遷風氣雲物有稔祥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不有先覺何以早計而預待之墨子以帝殺黑龍  
而不利於北方戴洋以熒惑逆行而知石晉之敗  
故古者重時日徵陰陽未之有改也今於世所諱  
言及一切妄誕之書皆不敢槩輯以干 明禁至  
於見今刑行于世及頌降自 上如文獻通考玉  
厯祥異等書敬採其切于兵事者彙以成軼庶便  
臨戎備覽焉



天文總圖說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居之日次日舍日留同舍日合變為妖星曰散

經之日歷相擊曰鬪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又失次

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

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鈞南北曰紀

星月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

曰守守之而久曰復曰還星宿行列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二

行兩角間行亢外三尺行氏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

內二尺行尾內十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

行牛上間行女外四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

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十四尺行奎外十三尺行

婁外九尺行胃外九尺行昂外十五尺行畢左角

行背內八尺行參內十三尺行井中行鬼外四尺

行星內十五尺行張內十八尺行翼內六尺行軫

內三尺日月五星常行黃道

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

南經傳說魚天箭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

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

分夾瓠瓜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

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

非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

七星南而沒天漢起沒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百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三

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

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

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

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

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黃道外極遠者

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

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

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

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

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六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弱故夜短自夏至後日去極稍遠故景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四

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若二至短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何以

謂晝數多而夜數少也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鄭元云凡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五

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尺四分舉象紀數言人人殊何居要之周渾無際日月吟營馴幽咫步宜莫瑩其所以然者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



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傳云  
日太陽之精

月者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  
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  
其間盡視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  
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  
度強其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極漸疾疾極  
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六

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  
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  
而陰陽一終矣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於東井  
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  
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  
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日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  
北也月行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  
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  
道

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  
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三十二而後行二十八宿十  
二歲而周天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七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  
入無常二歲而周天  
填星常以甲辰元始見斗之歲銀行一宿二十八歲  
而周天

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  
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三十  
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辰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角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  
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  
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  
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  
少至五度多至三十度計其辰星之行見伏之異  
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  
前並不見驚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  
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水火土金一星  
者見無者不見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八

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  
月行出有陰陽也然出入無常不可以算勝求也  
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疾逆遲通而率之終為  
東行矣不東行不西行日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日  
伏與日同度曰合

水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始皆與日合度而後  
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稍遠朝時近  
中則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  
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

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下經天日始與日合之後  
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  
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  
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極去日稍  
遠且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  
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流行之大經也昏  
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  
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辰留逆而不  
居焉此天地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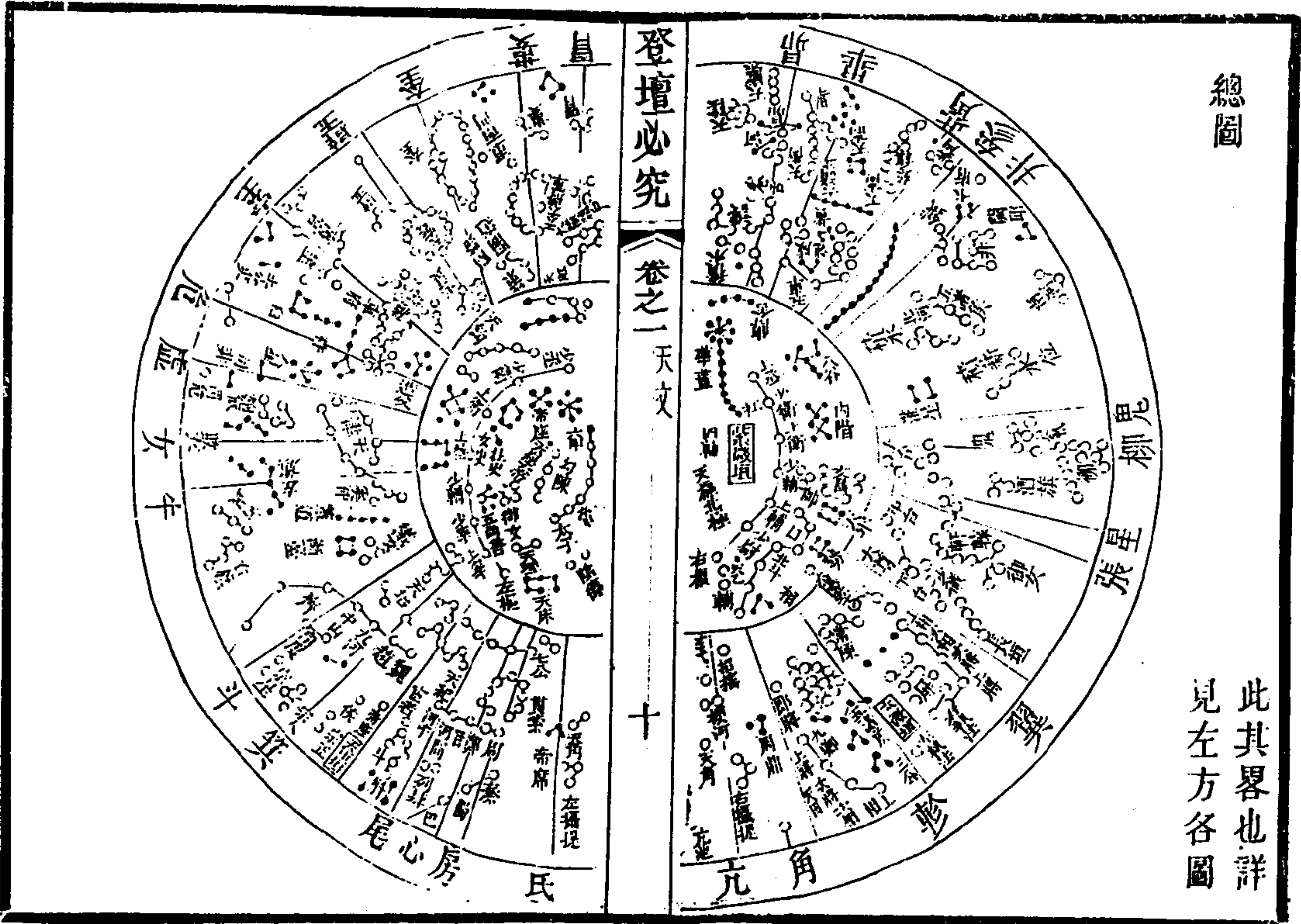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九

天兩地之道也



總圖



此其畧也詳見左方各圖

登壇必究 卷一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十一

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狹孟日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牛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關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孟關食也犯五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食也章昭曰目下往觸之日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懸突掩為凌星相聚為關也

彗孛飛流日月薄食 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彗星流星也孟康曰彗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章

昭曰氣往迫之為暈適背穴抱珥重蜺 孟康曰暈日薄虧毀曰食也 暈適背穴抱珥重蜺 孟康曰暈日之將食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竊其形如玉鑄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重或作虹蜺讀曰翳蟬謂之重表云雄為重雌為蜺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 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 師古曰鄉讀日響 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



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眾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為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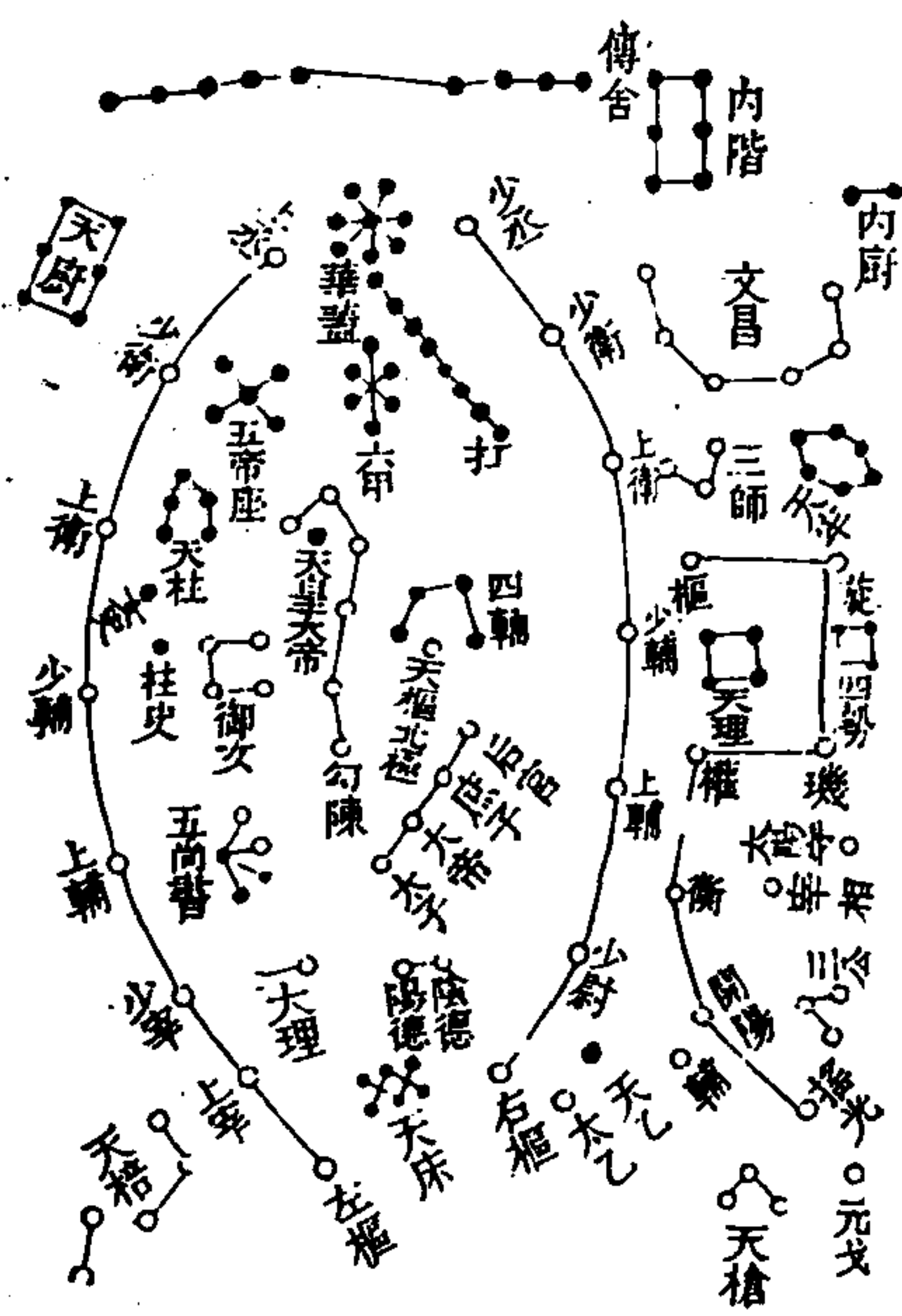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十一

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畧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紫微垣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十二

中宮北極紫微宮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宮庶子於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一云第三明者帝之居第四明曰四庶子最小第五天之樞也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乙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尙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



陳尾指北極頓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  
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井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  
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  
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各八穀厨下五箇  
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昌斗  
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  
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  
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元戈一星圓  
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闔陽淡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西  
一本云文昌之下三師名天牢

六星四勢前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太陽一  
星圖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闔陽淡 北斗之  
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  
名權第五衡闔陽搖光六七名搖光左三天槍紅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  
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  
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  
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一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  
星主五星庶子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四星不明  
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也其第四星為后宮  
第五星為天樞張衡云二星並為后宮北極五星  
明大則吉變動則憂抱極樞四星日四輔所以輔  
佐北極而出度受政也張衡云抱極之細星也為  
輔臣之位主黃萬機小而明吉大明及芒角臣逼  
君暗則官不理天乙一星在紫微宮門右星之南  
天帝之神也主職闡知人凶吉者也太乙一星在

登壇必究 卷一

天乙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如風雨水  
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張衡云天乙  
遍闔闔外其占明而有光則陰陽和合萬物成人  
主吉不然反是太乙占與天乙畧同紫宮垣十五  
星其西藩七東藩八在北斗之北一日紫微大帝  
之座也天子之長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日長垣一  
日天營一日黃星為藩衛備藩臣也官闕兵起旗  
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張垣云紫微垣十五星  
東藩八西藩七其東藩近闔闔門第一星為左樞  
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輔第  
五星為少輔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  
星為少丞其西藩近闔闔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  
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  
為上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少丞皆以明大  
有常則吉若盛則內輔盛也宮垣直而明天子將  
兵開則兵起西藩開如門象名闔闔門有涼星自  
門而出四野者富有中使銜命視其所適野而論  
之也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向書之西主德者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五  
占以不明為宜明則新君踐極隋志日向書西二  
星曰陰德陽德王周急賑撫又分為二坐星矣門

內東南維五星日向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  
言此之象也張衡曰八坐大臣之象其占與四輔  
不殊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左右紀君之過星明  
則史直辭不明反是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  
徵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張衡云婦官也主記宮  
中之事其占與柱史同御女四星在紫微宮內勾  
陳之北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其占明則多內寵不  
明則否晉志謂之女御宮天柱五星在紫微宮門  
內華蓋左旁近東垣北隅法五行主晦朔晝夜  
之職明正則吉人安陰陽調不然則司歷過隋志  
云建政教立圖法之府也常以朔望日垂禁於  
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示法象隗此之  
謂也大理二星在紫微宮門內次近陰德決獄之  
官星明則刑憲平不明則冤酷深勾陳六星在紫  
微宮內華蓋之下隋志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  
大帝之帝居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



之象也星門則吉暗則人主惡之勾陳口一星曰  
天星亦曰大帝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東萬機  
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則為災六甲六星在紫  
微宮內華蓋左旁分掌陰陽紀時節明則陰陽  
和不明則寒暑易節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勾  
陳上斧展之象所以備宸居者明正則吉變動則  
災凶隋志云客星犯紫微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  
七星其犯九星合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  
以覆蔽大帝之座也明正則吉領動則凶傳舍九  
星在華蓋上近河宸宮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  
守之備奸使亦曰胡兵起內階六星在文昌北天  
皇之陸也明吉傾動凶紫微東垣北維外六星曰  
天府天子百官之厨也見吉不見凶八穀八星在  
紫微西藩之外五車之北具八星一主稻二主黍  
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  
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一星不見則  
八穀不登八星不見則國人糊口天棣五星在女  
牀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不明則國兵起一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未

日主爭訟明大凶小吉天牀六星當開門外主  
天子寢舍解息燕休之處星正大吉君有慶傾則  
人主不安一云在宮門外聽政之象也為寢舍也  
暗內厨兩星在紫微垣外西南角主六宮之內  
飲食府也一云主后夫人與太子飲宴居常無咎  
有犯守凶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  
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次二曰將向  
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  
司諫賞功進爵五日司命司怪太史主減咎六曰  
司寇大理佐理實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  
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張衡云其占黃潤光明  
萬人安大小均天瑞降青黑細微多所害擗動移  
徙大臣憂金火守入兵與李犯國亂一曰文昌動  
則三公受誅后崩災福與三公同三公三星在北  
斗柄東又三公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空司  
徒之象王燮理陰陽弼君機務其星移徙不吉居  
常安金火守之三公有凶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  
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太尊一星在中台之北貴戚也巫咸云睚公之象  
居常為定不見則凶金犯守為災貴賤將敗者也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愈過禁暴  
潘與貫索同占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  
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明吉暗凶  
移徙大臣誅勢四星在太陽西北刑餘人而用事  
者也不明吉明則閹宦擅權相一星在北斗南階  
志云相者是總領百官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  
國集眾事也明吉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  
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其占與梗河相類北  
斗魁中四星黑星為貴人之牢也天理明及擗動與  
有星者為貴人下獄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  
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元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  
西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  
星為玉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為帝居取乎運動之  
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曰璇三日璣四  
日權五日玉衡六日開陽七日搖光一至四為魁  
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七

為音開陽為律攝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日正星主  
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日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  
三日令星主賊害也四日俄星主天理後無道五  
日教星主中央四旁殺有罪六日危星主天食五  
穀七日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  
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  
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  
精星附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又曰主危正矯不  
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則國  
殃斗旁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天下多訟  
法者也星少二十以上人民有訟輔明而斗不明  
臣強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強臣弱也杓南三星及  
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  
也張衡云云若廣言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  
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聚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  
或變色若發號令不明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  
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  
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較法濫刑退賢傷政



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極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凡日月暈連環及斗月暈及搖動兵起其旁及中小星多則天下不安人多怨一云小星多則天下安不然則國人散五曜及客星守入皆凶李善尤甚也

右夾深鄭氏作通志天文畧言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災祥叢雜難舉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無餘無失故取其歌而於歌之後採諸家之言以備之今所載其前則丹元子歌也後則夾深所載諸志以釋之者也其說亦畧備矣然宋史志所載近代諸儒之說則考訂尤詳故又按其所未備者附見各段之末云

宋兩朝天文志舊說皆以紆星正極後祖暅之立議測之消皇祐中以銅儀管候之其不動處皆在極星之末一度餘朱子語錄曰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又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極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六

經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否曰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不可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宋兩朝天文志太子星去北極十五度入星宿三度 四輔四星去天極各四度 勾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 天皇大帝星去極八度半入室宿十一度 華蓋七星距九星距中大星去極二十六度入婁宿四度 五度內座五星距中大星去極十二度半入室宿六度 六甲六星距南星去極一十五度入奎宿四度 女御四星距西星去極一十三度半入奎宿一度 天柱五星距東南星去極一十三度半入危宿初度 尚書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一十九度入尾宿十四度 花下史一星去極十八度入斗宿十三度 女史一

登壇必究 卷一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九

星去極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度 陰德二星距東星去極十九度入房宿二度 大理二星距東星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心宿五度 天牀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二十二度入氏宿二度半 紫微垣十五星其左懸極去極二十七度半入房宿一度 右懸極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一度半 天乙一星去極二十度半入羽星一度 內厨二星距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半入軫宿十一度 天厨六星距大星去極二十四度入斗宿二十二度 內階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二十三度入井宿二十六度 八穀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三十一度半入畢星三度 傳舍九星距西第四星去極二十八度半入胃宿五度 闕道六星距南星去極四十八度半入奎宿四度半 策一星去極三十三度半入壁宿五度 鈞九星距大星去極二十四度入危宿初度 扶箱七星距南第一星去極三十二度半入斗宿六度 北斗七星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

十度 攝光去極三十五度入胃宿九度 輔一星去極三十度入角宿三度 天理四星距東南星去極二十八度入翼宿九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三十五度少入角宿六度 三師三星距西星去極二十一度入張宿初度半 文昌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三十四度半入柳宿二度半 天牢六星距西北星去極二十八度半入張宿六度 天相一星去極三十三度入軫宿四度 勢四星去極三十一度入翼宿二度 天樞三星距大星去極三十二度半入氏宿初度 天樞五星距南星去極四十四度入箕宿三度 先公曰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畧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三史但此能言其去極若干度入某宿若干度為異耳 宋中興天文志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作歷者逆推而上之至於數十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然後用之為歷元為建斗



丑艮分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則居其方為天之極而七政則會其分為曆之元當七政會其分之時亦必纏連適當其方次天道自然知者鮮矣此其辨之一曰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星圖謂之帝而勾陳口中又為天皇大帝非是按巫咸通元經寶鏡圖北極五星勾陳六星在紫極宮中太子一而帝二也此當辨曰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為不動處晉志謂北辰為最尊者是以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於天象為至尊是於五星為第一而志反以第五例置之甚此當辨夫不以紐星之居其所眾星拱者為帝而以從極之赤明者為帝則異乎吾孔子云此當辨北辰一星不為帝而指勾陳口中星為天皇大帝豈居其所非大而不居其所為大乎口中一星即大帝之座不當遂指為天皇大帝遂以為耀魄寶此當辨志曰北極五星其紐星天之極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非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三

是按天象列星圖亦以一為太子二為帝王三為庶子而餘星則為後宮乾象新書所載傳言亦以一主月為太子二主日為帝王而三則以為主五行四則以為主諸王五則以為主庶子核其說皆非是而未暇辨所辨者日月五星各分所主而非其義也藉令必有所主則主者惟帝耳太子何得分主五星為帝乃獨主日乎此當辨天官書前漢志及春秋合或圖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星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二說大畧相類然考之經觀之象則指三星為三公固不可而又以三星為子屬尤不可且既以為三公又以為子屬則旁二星耳太子一庶子一豈又有子屬乎宮南三星曰三公內座杓南三星及魁上三星曰三公三孤後登此又有三公乎所謂後勾四星勾曲抱極志謂四輔星也則言未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者與言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者皆非是此當辨

夫以四輔末大星為妃者固非是而志則曰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亦非是勾陳實主六軍大司馬巫咸曰主天子護軍即不當以為後宮又不當以為正妃此當辨曰然則北極五星之辨如何聞之師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官者是為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此是也而彼所指勾陳中一星為耀魄寶者非也故初一日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乃其赤明者也次五日庶子因知中宮帝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為極其精北極星其神耀魄寶太公望聞天書不誣此其辨之二 又曰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是北極為天文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歷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中興更造渾儀而太史局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何南於北辰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棻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於此罷儀後十餘年邵謂鑄儀

登壇必究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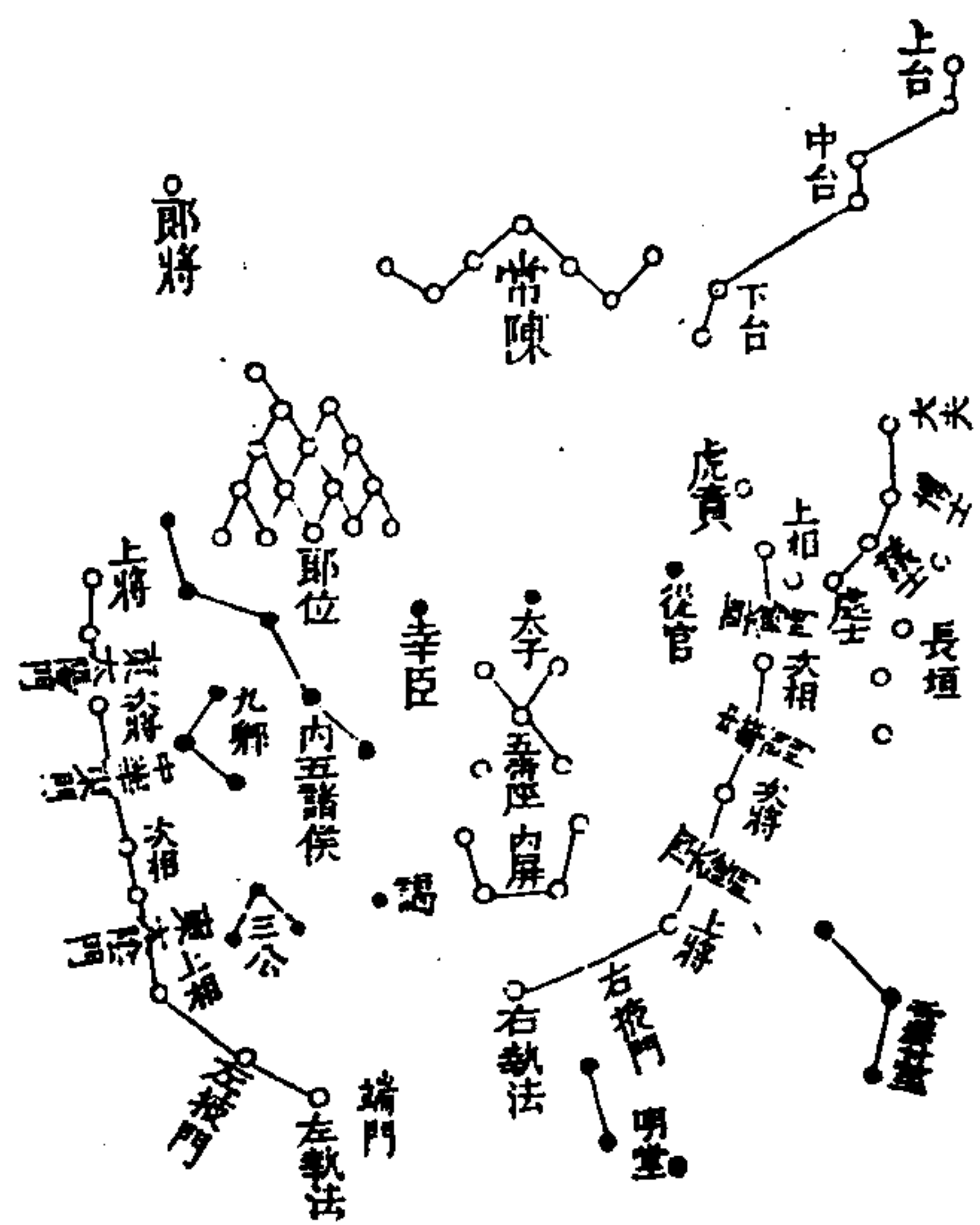
天文

三

則果用臨安北極高下為之以今清臺儀仗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焉若列星諸宿去極之度數與赤道之遠近則清臺一遵皇祐所測無所更易舊史已具茲不復言



太微垣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三

太微宮

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首阜衣一謁者以次即是鳥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鳥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即位居其後後陳七星不相誤即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震震微畔居北門西外接三

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衛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藩九卿也一日轅軒為權太衛為衛衛主平也隋志云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請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藩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東北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四星南第一星也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藩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罰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賔客也不見外國不賔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三

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坐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臣有禮黃帝內坐一星在太微中舍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座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座四星夾黃帝座東方星蒼龍驛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為天子所誅也北座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貳之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



入太子不廢則為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  
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支如常則吉郎將一星在  
郎位西北所以為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  
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  
藩之外上將之西下台之南靜室旋頭之騎官也  
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  
如畢飛在郎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殺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弱郎  
位十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座東北一日依烏  
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  
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  
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隋志郎位主守衛也其  
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  
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為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  
角外天子布政之官也明吉時凶明堂西三星曰  
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司怪同少  
徵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  
兩居起文昌列招攝太微一星天柱三公之位也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書

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  
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日中台為司中主  
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招  
德差遠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聯以上下一日  
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  
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  
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  
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  
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  
兵起彗孛尤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太微十星右執法去極八十四度  
入翼宿十二度半 左執法去極八十六度入軫  
宿初度半 謁者一星去極八十三度入軫宿一  
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四度半入軫六  
度 九卿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軫七  
度 內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軫一  
度 五帝座五星距中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  
翼十一度 屏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度入翼

十度 太子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一度  
半 從官一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翼八度半  
幸臣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五度 郎位  
十五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度入翼十八度 郎  
將一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軫十一度 常陳七  
星距東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軫初度 虎賁一  
星去極六十二度少入翼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坐五帝內座又  
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觀乎紫宮  
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  
赤熛怒舍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帝  
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獄  
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斯北極紫微中宮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台明堂所  
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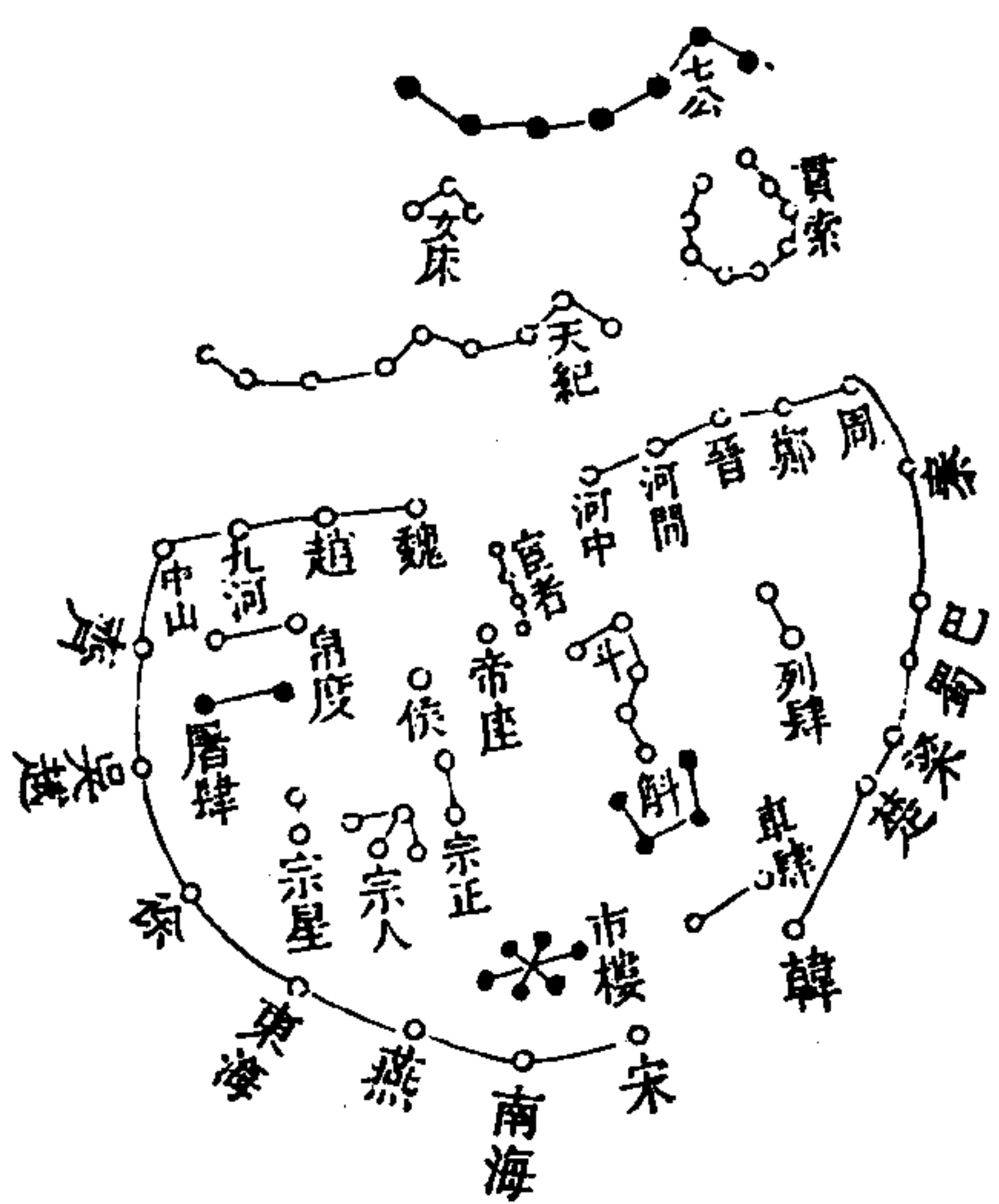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書

天市垣圖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各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箇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變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却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坐還依織女傍三垣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美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土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或守之數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者臣殺主慧星出爲徒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表張衡云天市明則市利急商人無利忽暗則反是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星之上主司閭閻則吉暗則市利不理也隋志市樓者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之內主車駕不明則國車盡行隋志主衆賈之區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慧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各星守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又曰客星守之貴人死又曰宗正明則宗室有祿暗則國冢凶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疎享祀如籍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候星之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帛度

登壇必究 卷一

二星在宗室星東北主度量明則尺量平商人欺暗則否屠肆二星在帛度東北主烹宰明大則肆中多宰殺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何陰陽也明大則輔臣強西夷開侯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居常則吉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潤則天子吉或令行微細凶大人當之或云暗則大人不正張衡云帝坐者帝王之坐帝坐有五一坐在紫微宮一坐在太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天市垣一坐在太極宮成云帝坐一曰神農所居不見則大人當其咎宦者四星在帝坐西有憂其占與勢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寶玉之貨移徙則列肆不安火守入兵大起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覆則歲熟仰則大饑明暗與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樓北亦曰天斛主星者也占與斗同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管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見大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毛

動則斧鑕用中官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張衡云貫索開有赦不見則刑獄簡若閉口入星入牢中有繫死者常以子午夜候之一星不見則有小喜二星不見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得令行且赦若客星出視其小大大有大赦小有小赦或云貫索爲賊人之牢一星若有喜事二星芒賜爵祿二星芒有赦門閉牢中多死水犯災火犯米貴七官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張衡云七公橫列貫索之口主列法列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國法平差異則獄多冤酷或云星入河米貴大犯之兵起天紀九星在貫東九卿也爲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詞訟亡則正理壞國亂散絕則地震山崩女牀三星在天紀之北爲後宮御女主女事明則官人恣意常則無咎宋南朝天志天文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列各十一星其東垣南第一星曰宋第二星曰南海第三星曰燕第四星曰東海第五星曰徐第六星曰吳越第七星曰齊第八星曰中山第九星曰九河第十

星曰趙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第一星曰韓第二星曰楚第三星曰梁第四星曰巴第五星曰蜀第六星曰秦第七星曰周第八星曰鄭第九星曰晉第十星曰河間第十一星曰河中東垣南第一星曰宋去極一百五度半入危宿七度 西垣第一星曰韓去極九十八度半入心宿五度 市樓一星距東南星去極九十八度入尾宿十二度 車肆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度入尾宿三度 斛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入尾宿三度 列肆二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六度入心宿三度半 帝座一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尾宿十度 候一星去極七十八度半入尾宿十六度 宦者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尾九度半 斗五星距東大星去極七十九度入尾六度半 宗正二星距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尾十六度 宗人四星距北星去極八十六度入箕一度 宗室二星距北星去極八十八度半入箕五度 帛度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箕三度 屠肆二星距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美

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半入箕宿三度 宋中興天文志天市垣中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帝座東北一星為后舊誤作候西南三星為妃舊失其位妃北一星在帝右后北一星在帝左是為左右常侍妃南四星為宦寺宦寺南一星為闈人闈人南四星為內屏此其別也而舊乃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星為宦者又以宦寺闈人合五星為斗又以內屏四星為解皆誤也 又曰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左大角一階志雜之眾星中謂之天王座其說不自司馬遷云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魁是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雖於眾星中頗表而出之亦未得傳也故凡曰天王座曰天王帝廷曰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皆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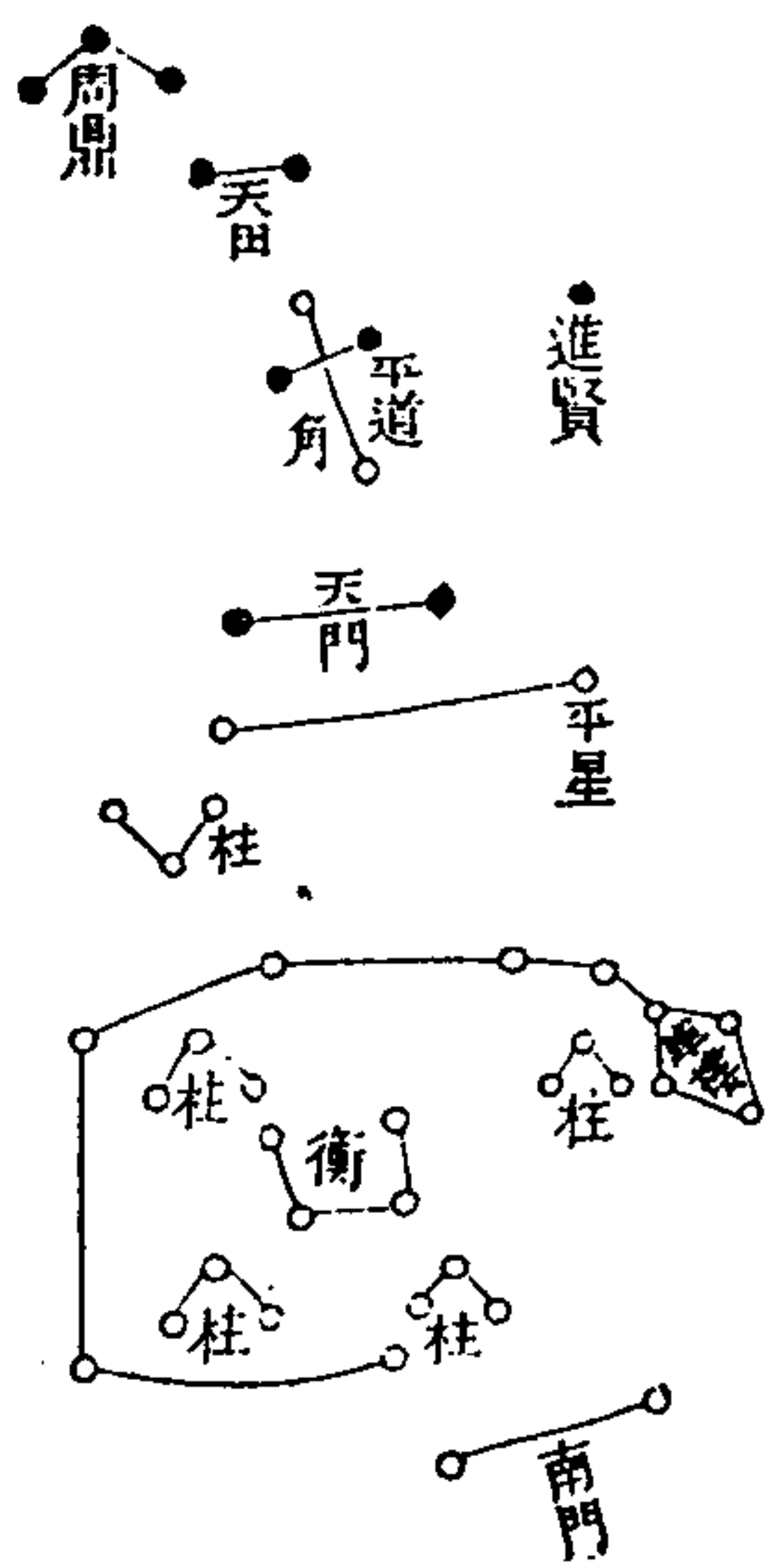
東方 蒼龍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胸房腹箕所囊也司春司木司東獄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為鱗蟲之長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美

角 星 圖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鳥各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角二星十二度為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闕其間天門者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其明則太平芒動則國不寧日食右角國不寧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金火犯有戰敵金守之大將持政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五星犯之為旱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五星犯之為水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左右角間二星日平道為天子八達之衢明正則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三

動搖則法駕有虞天田主天子畿內封疆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涼平道西一星日進賢在太微宮東明則賢者在位暗則在野又日主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寧天門二黑星在平星北角之南主天之門為朝聘待客之所明則四方歸化不見則兵革起邪佞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廷尉之象也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河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兩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衛也主陳兵其占曰庫中星不見兵四合無星則下臣謀上明而動搖則兵出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庫樓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明則遠方入貢暗則夷狄叛客星守之主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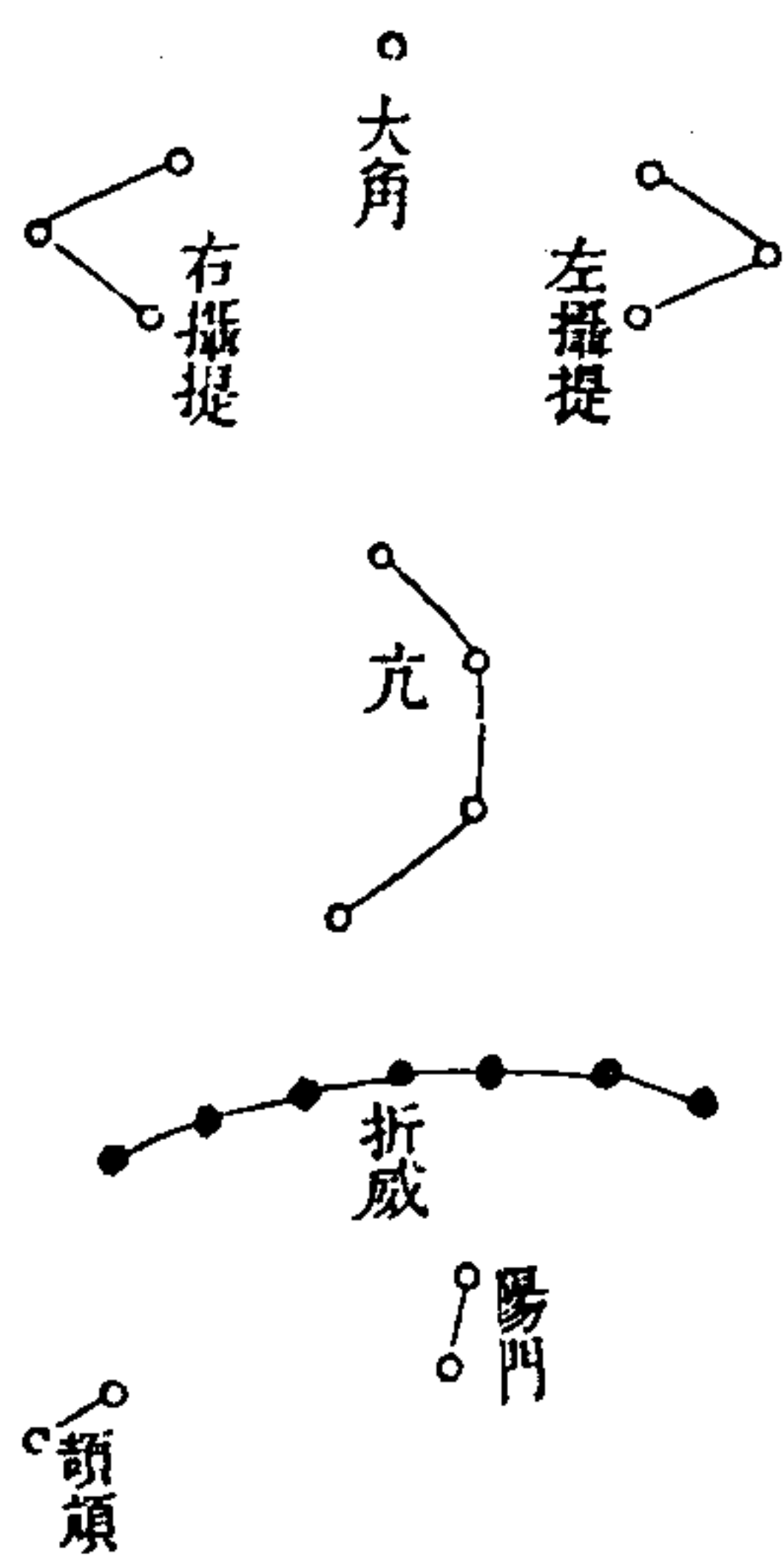
宋兩朝天文志角二星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半  
庫樓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軫十五度半  
南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三十七

度入軫十一度 平道二星距東星去極九十一度入角二度 天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軫十六度 平星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軫十六度 天田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入列二度半 周鼎三星距東北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角宿七度半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三

亢宿之圖



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南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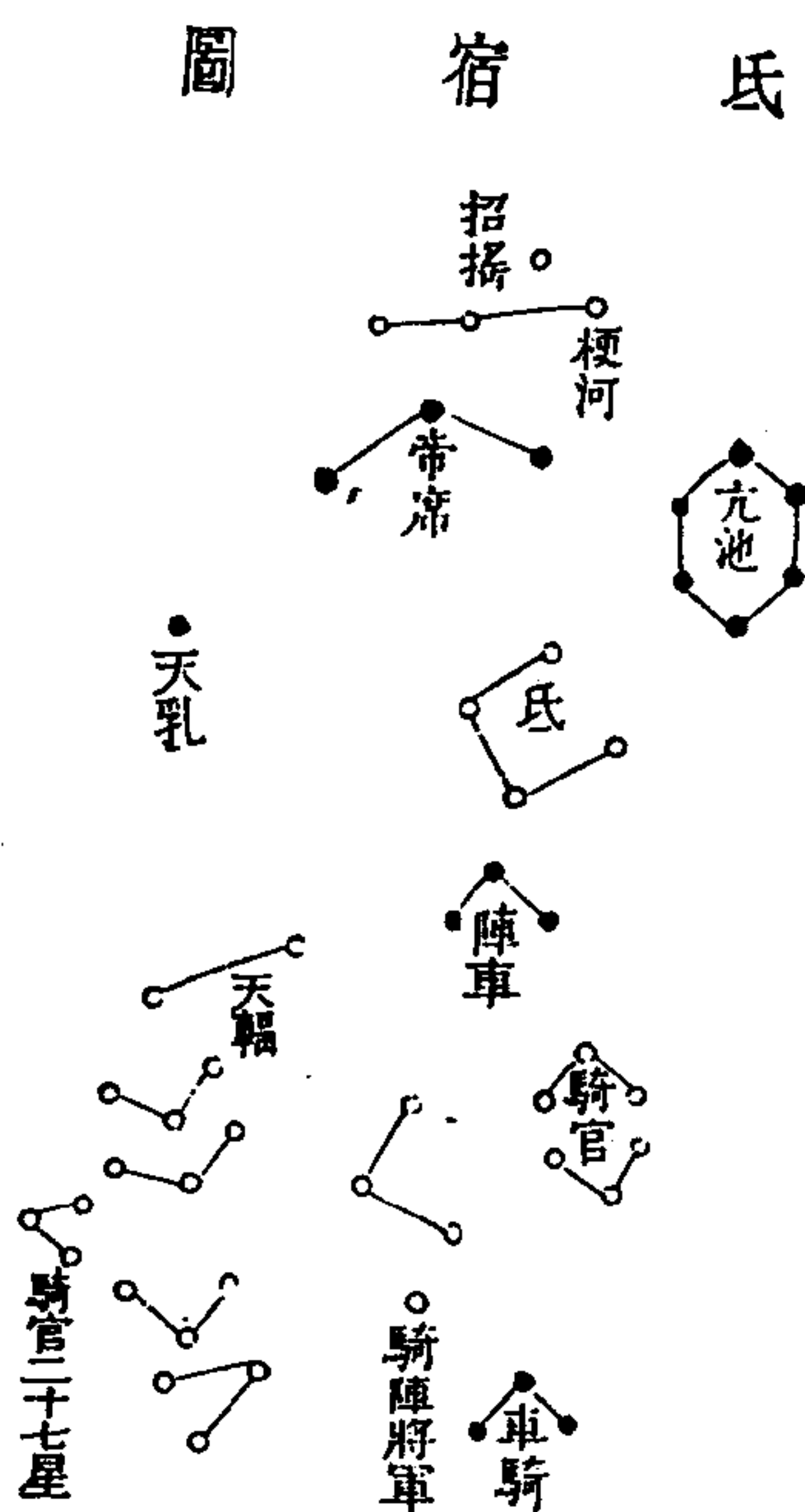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主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日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亦為疏廟主疾疫其星明大四海歸王輔臣納忠人無疾疫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豐沛而旱滂作矣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坐也又為天子梁棟金守之剛兵起日食主凶亢南七黑星日折威主斬殺金火守之夷狄犯邊將有棄市者攝提六星直斗柄之南主建時節何機祥攝提為盾以夾據帝坐也主九期明大三公忝橫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一日大臣之象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察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三

情偽也陽門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出陽門夷狄犯邊

宋兩朝天文志亢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攝提六星其右距北大星去極六十七度入亢七度其左距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入亢七度太陽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角十度折威七星距西第三大星去極一百三度入亢三度大角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亢二度半頓頑二星距東南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半入亢四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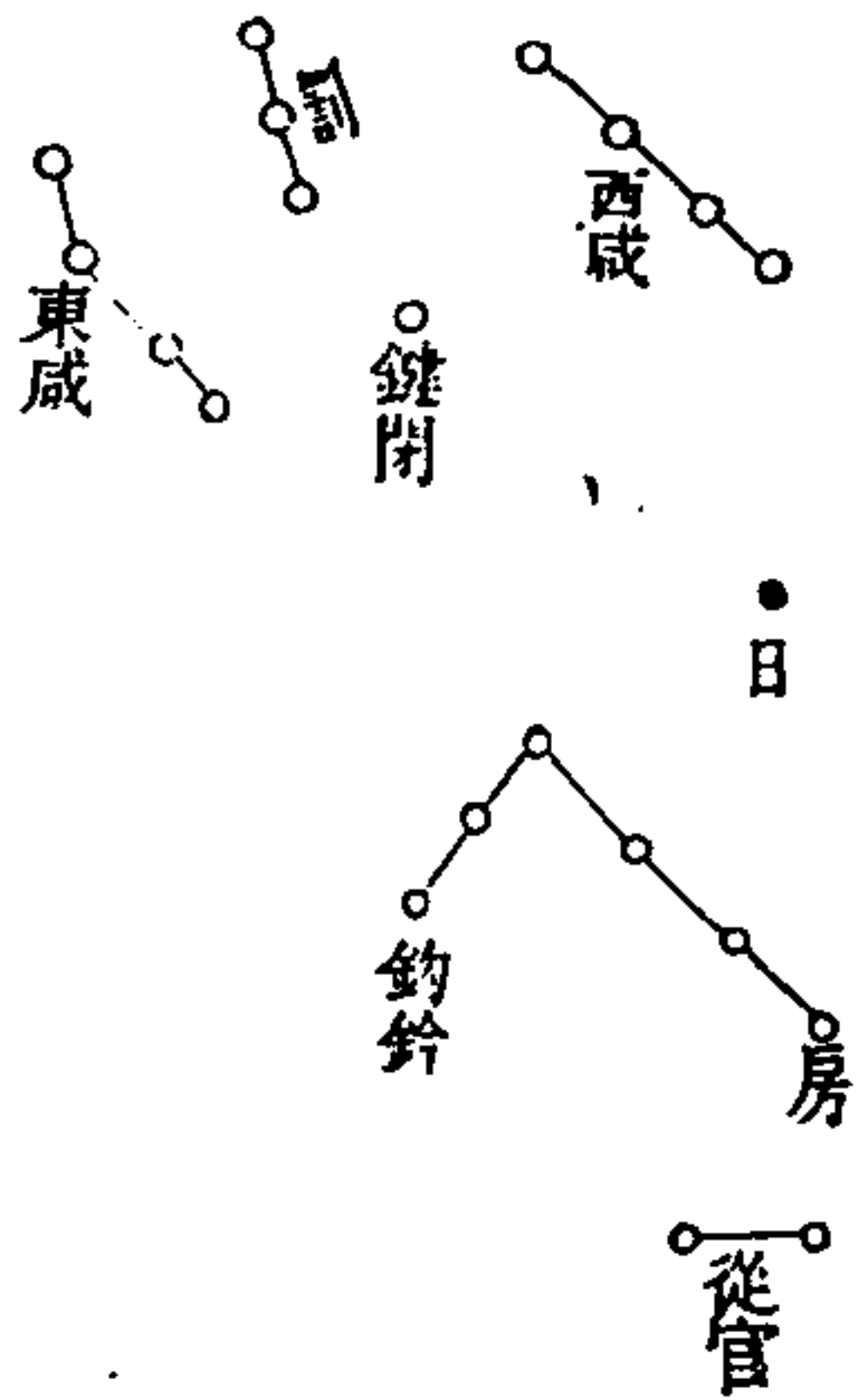
三

氏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氏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個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氏下眾星騎官出騎官之眾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氏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

氏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犯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謀內亂亂生矣日月食主內亂木犯之立妃后火犯臣僭上金犯拜將水犯百官憂客星犯婚禮不整誓字犯暴兵起月華人不安一日氏為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躓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徑役之事氏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氏北主甘露明則潤澤甘露降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



房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星

北斗柄端主胡兵芒角變色搖動則兵革大起梗河二星在大角北天子備不虞其色變動有兵喪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燕樂獻壽之所其星不見大人失位亢池六黑星為泛舟楫主迎送移徙則凶騎官二十七星在氏南天子騎士之象星眾則安不見兵起車騎三黑星在氏西騎官之上都車馬之將也余火犯為災動搖車騎行天輻兩黃星在房西主鸞駕客星來守之則輦轂有憂也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宋雨朝天文志氏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亢池六星距北大星去極七十度半入亢三度天乳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入氏十四度 招搖一星去極五十一度入亢四度半 梗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九度入氏二度 騎宮二十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乙百二十度入氏宿初度 車騎三星距東南星去極一百四十度入氏二度 帝席三星距東星去極六十七度半入氏宿一度半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鈞鈴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牀房西一星號為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房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曰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大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爵也天道亦謂之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亦曰陽道其南曰太陽北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曜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早喪由陰道則主水兵房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駟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駟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駟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日月食主昏亂權臣橫彗孛犯之兵起下二星為陰五星犯之為水主上二星為陽五星犯之為旱房北二小星曰鈞鈴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星

房之鈞鈴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鈞鈴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鈞鈴間有星及疎拆地動河清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星北日月五星之道也為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明則吉暗則凶日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火守之兵起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立主受金贖罪正而列則法令太平曲而斜行則刑罰不中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金火犯守之有憂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宋雨朝天文志房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 鍵閉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入房四度 罰三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心一度半 東咸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一度入心一度 日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氏十四度半 從官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入氏十四度 鈞鈴二小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房二度 半中興天文志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為雞三足為鳥二足雞在日中





道不通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河津絕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後宮女巫祝祀神靈祈禱子孕故曰主王后之內祭祀以求子孫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此之象也其明星大王者多子孫小而暗後宮少子動搖則後宮不安星搖則天子無嗣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宋兩朝天文志尾九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總五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宿十度 魚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尾宿十五度半 傳說一星去一極百八度半入尾宿十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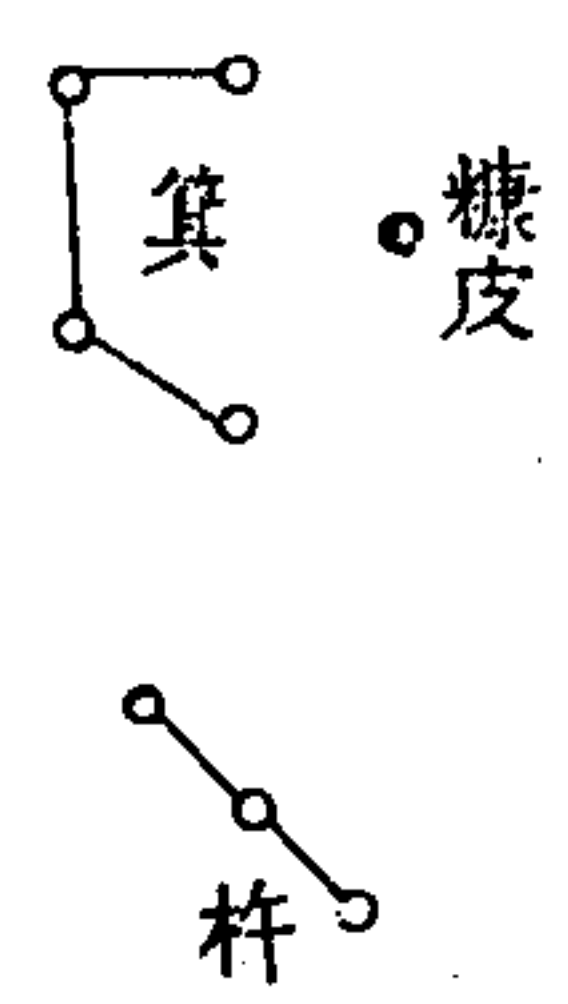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彙

中與天文志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官一名太祝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說於神宮或讀傳為傳遂為之般相說自莊周妄言夾深鄭氏曰按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婆神此傳說之義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按傳說商之良宰輔也而其星則所主者官中禱祠以祈子孫其事不類故先儒疑之然諸星中所謂軒轅社稷造父奚仲王良皆古人之名蓋在天為天神在人為聖賢於理有之今疑其不類而改以爲傳說則通矣

箕 宿 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彙

箕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道箕一日天雞主入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與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星大則直剛五穀熟君無譏問厥暗則無君世亂五穀實蠻夷不伏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若移入河國笑人相食月暈金大犯之兵起流星犯大臣叛日宿其野風起杵三星在箕南主杵日之用也縱為豐橫為饑移徙人失業不見人相食客星入杵日天下有急變棟一星在箕口前杵日西北明則為豐暗為饑不見人相食宋兩朝天文志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半 杵三星距中心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八度入箕宿三度 糠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半

入尾宿十  
七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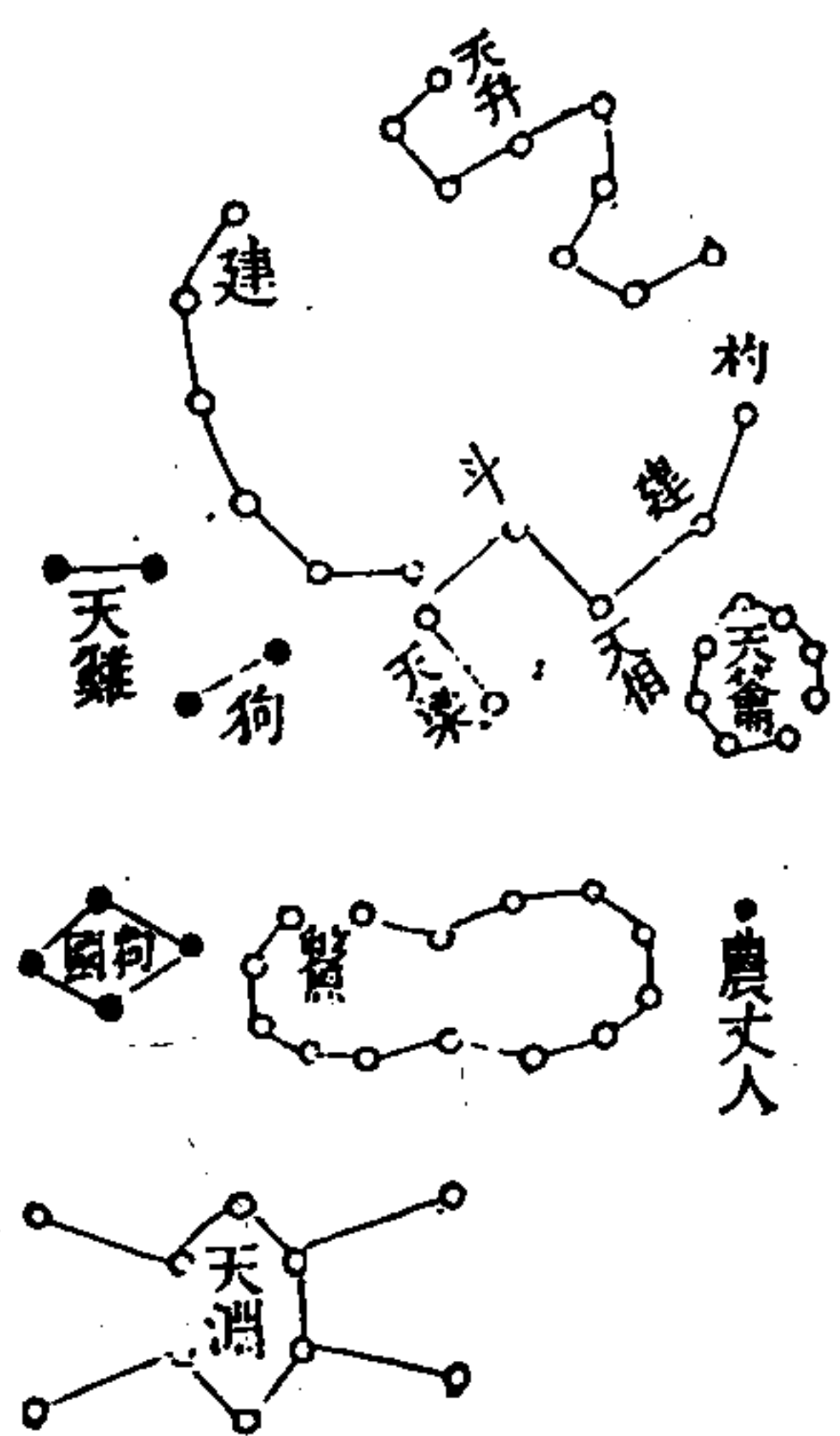
北方 元武七宿

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元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蛇龜蟠結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曰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蟄藏有縮藏之象焉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罕

斗宿圖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素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元

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為丞相大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襄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建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日月五星逆入斗天下流蕩李犯之兵起星小暗則廢宰相及死龍十四星在南斗南龍為水虫歸太陰有星守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罕

之白衣會主有水火守之早建六星在斗背亦曰天期臨於黃道天之都關也建斗之間七曜之道建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天市也鐵鎖也主二星旗節也建動搖則人勞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諸臣謀主為關梁不通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宮之長也主列肆闖關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明則吉彗星犯守之羅貴兵起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也金火守入兵大起天籥八星在斗南斗杓西主鎮齋關閉明吉暗凶狗國四星在建東北主鮮卑烏丸沃沮明則兵禍作金火犯守外夷有變太白逆守其國亂客星守犯之有大盜其王且來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一日天海主漚灌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日主海中魚鼈狗二黑星在斗魁前主吠守防姦罔也不居常處為大災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辨器同

宋兩朝志南斗六星距西第三星去極一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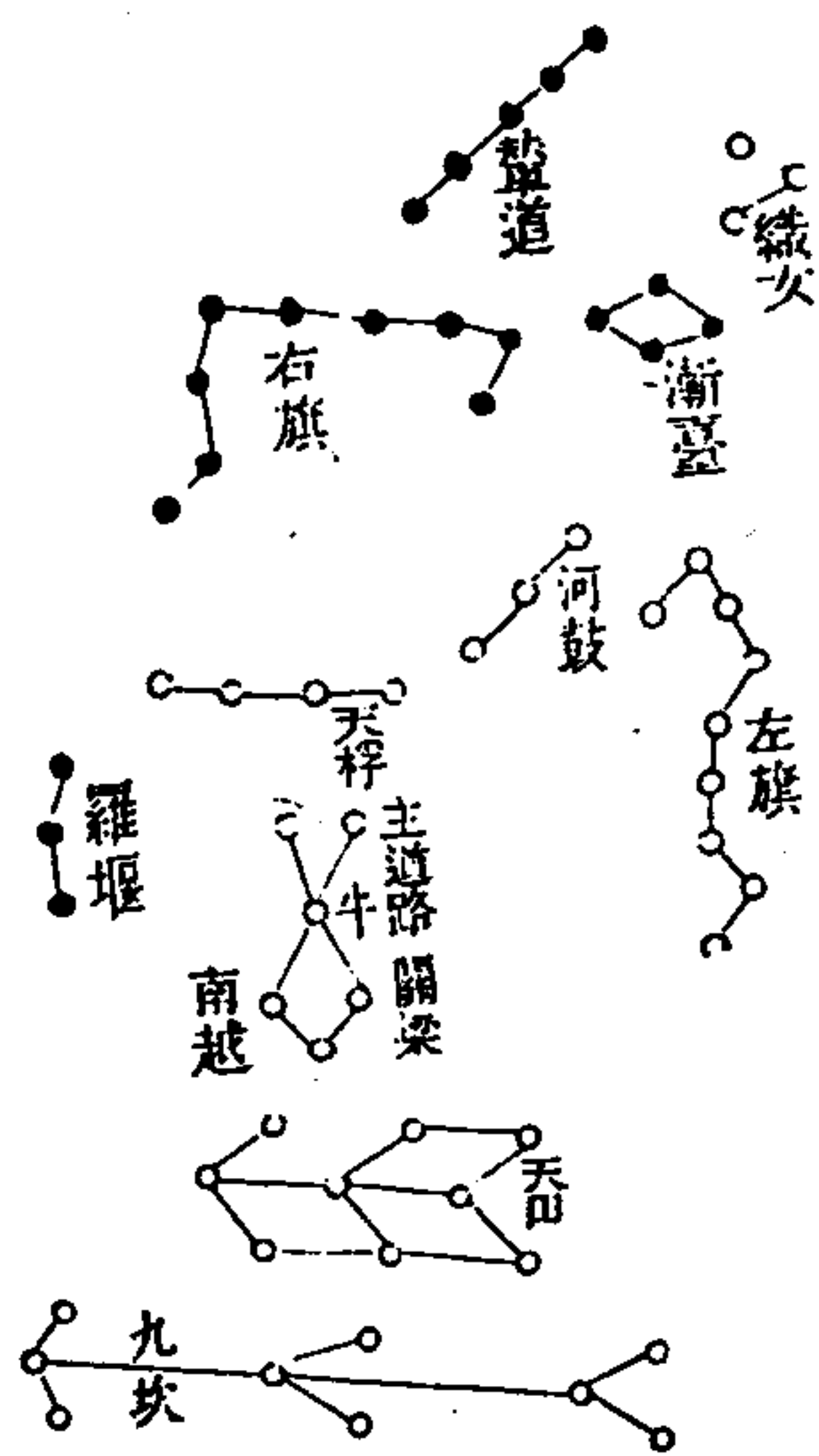
九度 離十四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度入  
 斗五度 天弁九星距西大星去極九十九度半  
 入斗宿初度 建六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  
 度入斗宿四度 天籥八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  
 一十四度入尾宿十九度 狗二星距東大星去  
 極一百一十八度入斗宿十二度 天淵十星距  
 中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斗宿十七度 天雞  
 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入斗宿十六度半  
 狗圍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斗宿  
 十八度 農丈人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  
 箕宿六度半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星

牛宿圖



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  
 一足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  
 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西  
 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  
 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如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  
 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星

牛七度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其北  
 二星一日即路二日聚火又日上一星主道路次  
 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甘氏日主二星主道  
 路次二星主關梁坎二星主南夷中一星主牛形  
 動則牛多殃明大則王道昌其星曲則羅貴又曰  
 星明大則關梁通牛貴怒則黑馬貴不明失常穀  
 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上下午多死小星立則牛  
 多疫月暈損積金火犯之兵災水土犯之吉天田  
 九星牽牛南太微東主天子畿內之田其占與角  
 之天田同九坎九黑星在天田東主溝渠所以導  
 達泉源流馮盈溢明盛則有災夷狄侵邊不明則  
 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及鐵鉞一  
 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  
 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  
 梁設險阻而拒難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  
 亂兵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右旗左旗各九  
 星在河鼓左右皆天之旗也星明潤將軍吉  
 動搖兵起怒則馬貴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  
 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動搖軍鼓用桴鼓相直亦  
 然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蠶絲  
 綿寶玉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蠶女星俱明天  
 下和平大星怒為布帛貴又曰三星俱明女功善  
 暗而欲天下女功廢不見兵起東足四星日漸臺  
 臨水之臺也主漏刻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日輦道

天子遊轉之道金火守之御路兵羅羅三星在牽牛東主堤塘壅蓄水潦灌漑田苗大而明大水泛溢

宋兩朝天文志牛六星距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八度半 天田九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半入斗宿二十二度 九坎九星距大星去極一百四十一度半入斗宿二十九度 左旗九星距西第四大星去極七十三度半入斗宿二十四度 天桴四星距大星去極九十四度入斗宿二十四度半 羅經三星距北星去極一十九度入斗宿四度半 漸臺四星距東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斗宿十度 輦道五星距西北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十一度半 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半入斗宿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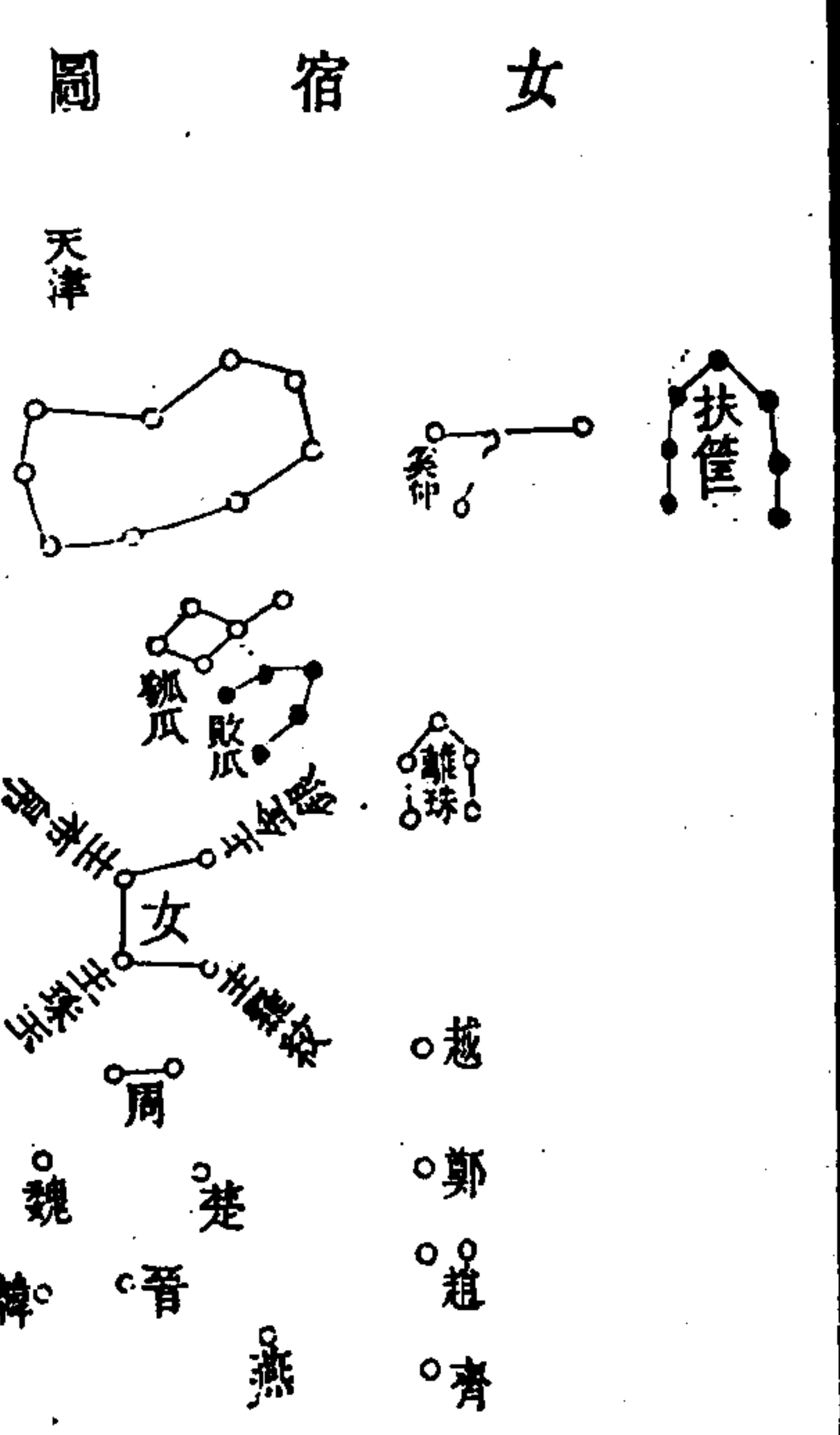
夾深寧氏曰按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卽此也古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謂曰東萊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音訛耳

登壇必究

天文

圖

容齋洪氏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何織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候鬼宿渡河之後翟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春或祭於旦皆非是常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古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疎疎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下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渡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唐人七夕詩云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終難候此事竟朦朧蓋自朝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登壇必究

天文

圖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伸韓衛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隣齊國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女十一度下五尺爲日月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謂之須女者須賤妻之稱婦織之卑者也主婦女之位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吳

其星如婦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星明天下豐  
 女功昌小暗則國藏虛移動則婦女受殃產死多  
 后妃廢日月食國憂木死立后大犯女喪金犯災  
 土爭犯損蠶月暈婦人災又日水守之萬物不成  
 火守之布帛貴人多死土守之有女喪金守之兵  
 起十二國有十六星齊一星在九坎之東齊北二  
 星日趙趙北一星日鄭鄭北一星日越越東二星  
 日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日秦秦南二星日代代西  
 一星日晉晉北一星日韓韓北一星日魏魏西一  
 星日楚楚南一星日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離珠  
 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兼府也為女子之星非其  
 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官凶瓠瓜五星在離珠北  
 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熱微則后失勢瓜  
 果不登客星守之魚鹽貴旁五星日敗瓜主種與  
 瓠瓜畧同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漢中津梁所度  
 明而動則兵起如流死人如亂麻參差不齊馬貴  
 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覆陷天下星亡木  
 災河溢水賊稱王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古車正也

全火守之兵車必起扶箱七黑星主蠶事見吉不  
 見凶

宋兩朝天文志女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  
 半 十二諸侯十六星其趙距西星去極一百二  
 十三度入牛宿四度 離珠五星距東北大星去  
 極九十五度入牛宿六度半 敗瓜五星距南星  
 去極八十二度半入牛宿六度 瓠瓜五星距西  
 星去極七十九度入牛宿七度 天津九星距西  
 稍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十三度 奚仲  
 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牛宿十八度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女一名娶女左傳昭公十  
 年有星出於娶女杜預注娶女為既嫁之女織女  
 為處女也  
 齊深鄭氏曰謹按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  
 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為  
 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  
 隨其所隸耳  
 按鄭氏因牛女間有十二國星而以為華夏所

登壇必究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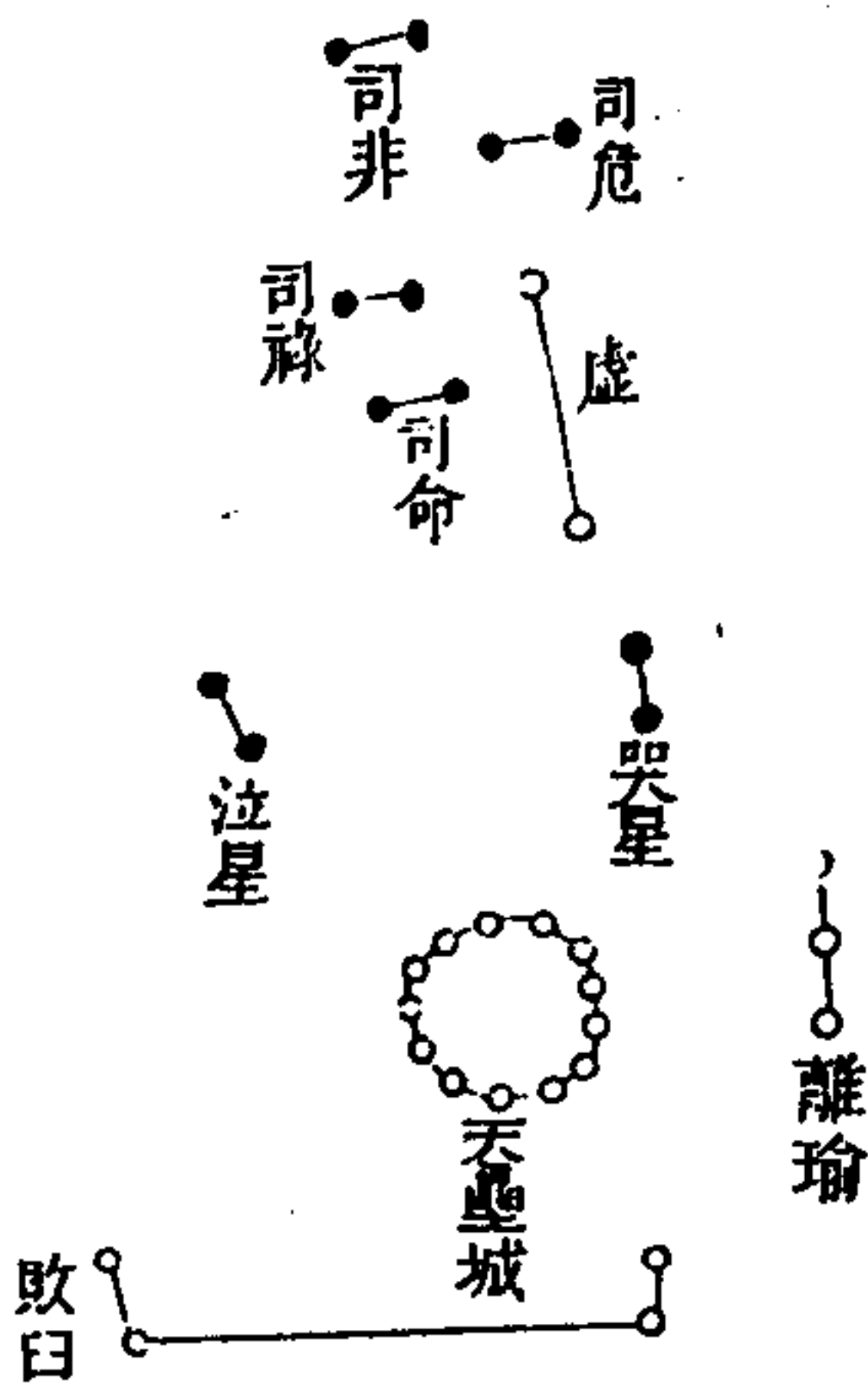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吳

占者只牛女二宿且引釋氏南瞻部州之說以  
 為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  
 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  
 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瞻部  
 州之說異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  
 角星書以為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  
 書以為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  
 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  
 則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初  
 未嘗屬乎牛女也謂  
 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虛宿圖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  
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三星敗曰四星  
城下橫曰西三箇離瑜明

虛九度少彘彘宰之官也主色居廟堂祭祝之事  
又主風雲死喪下九尺為天之中道明靜則天下  
平安搖動則有死喪吳泣日月食兵起流星犯賊  
亂宗廟五星犯有災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過行  
罰滅不祥又北二星曰司祿主爵祿增延年德故  
在六宗之祀司危二星在司祿之北主驕佚司非  
二星在危之北主愆過凡此四司皆黑星明大為  
災居常則平虛南二星曰哭主號哭也哭東二星  
曰泣主死明則國多哭泣金火守之亦然泣南十  
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素形主北夷丁零匈奴敗日  
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饑兵起秦代東  
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圭衣也瑜玉飾婦人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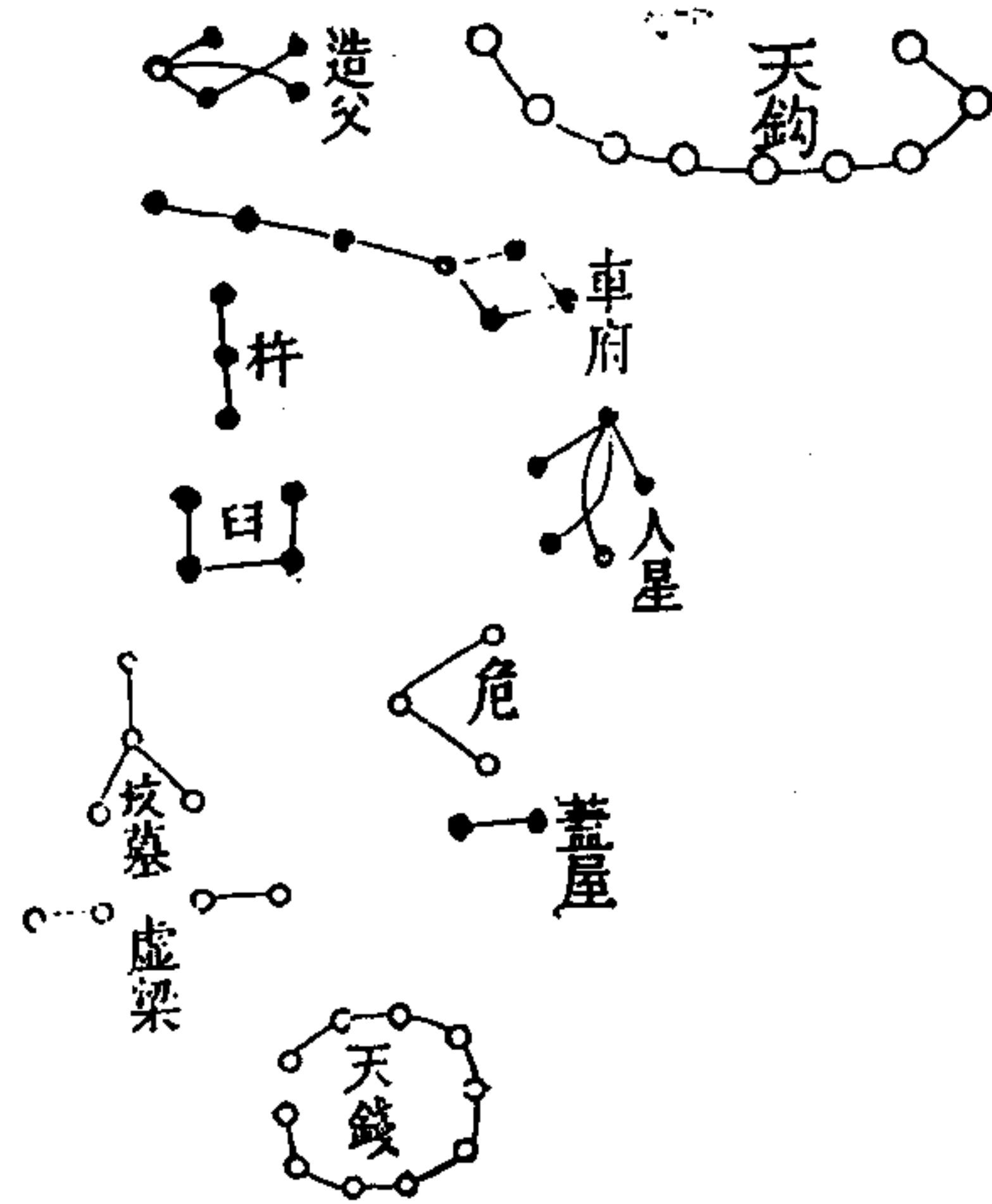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果

星也微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  
宋兩朝天文志虛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度半  
司命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虛宿三度  
司祿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宿四度 司  
危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女宿八度  
司非二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九度半入女宿九度  
半 哭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半入女  
宿九度 泣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危  
宿三度 天壘城十三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  
六度入女宿十一度 敗曰四星距北星去極一  
百三十九度半入虛宿八度 離瑜三星距西星  
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女宿九度

危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果

危三星不直曰形如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  
曰形人上七烏號車府上天鈞九黃晶鈞上五鴉  
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  
錢梁下黃墓傍兩星能蓋屋身著黑衣危下宿

危十六度主天府天市架屋甘氏云為天市廟堂  
下九尺為天之中道架屋受蔽風雨墳墓祠祀如  
動則天下大動土功張衡云虛危等為死喪哭泣  
之事亦為邑居廟堂祠祀之事彘宰之官動則死  
喪哭泣大守則天子將兵全守則饑饉兵起虛危  
動則有土功火守則兵起水守則下謀上一云危  
動則不明土功兵革起月暈日月五星犯則有災  
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有如人象主靜眾庶柔達  
能通一日臥星主防備不見則人有詐行詔書明  
則人安暗凶內杵三星在人星旁主軍糧正直下



日吉不相當權絕不直民饑內日四星在人星東  
 有主春日覆則大饑仰則大豐隋志云客星入杓  
 日兵起天下聚米天津東南七星日車府東近河  
 邊抵司非主官車之府金火守之兵車大動天鈞  
 九星如鈞狀在造父西河中主乘輦服飾法式直  
 則地將動明則服飾正也傳舍南河中五星日造  
 父御官也一日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明則  
 言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喪葬之事明則多  
 死亡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  
 故曰虛梁金火守入犯兵災大起天錢十星在北  
 落西北主錢帛所聚占明則府藏盈不爾虛耗金  
 火守之兵盜起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室  
 亦為官室之官金火守之國兵起彗星尤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危三星距南星去極九十六度  
 人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入虛宿六度半  
 杓三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危宿三度  
 日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半入危三度半  
 車府七星距西第一星去極五十六度半入虛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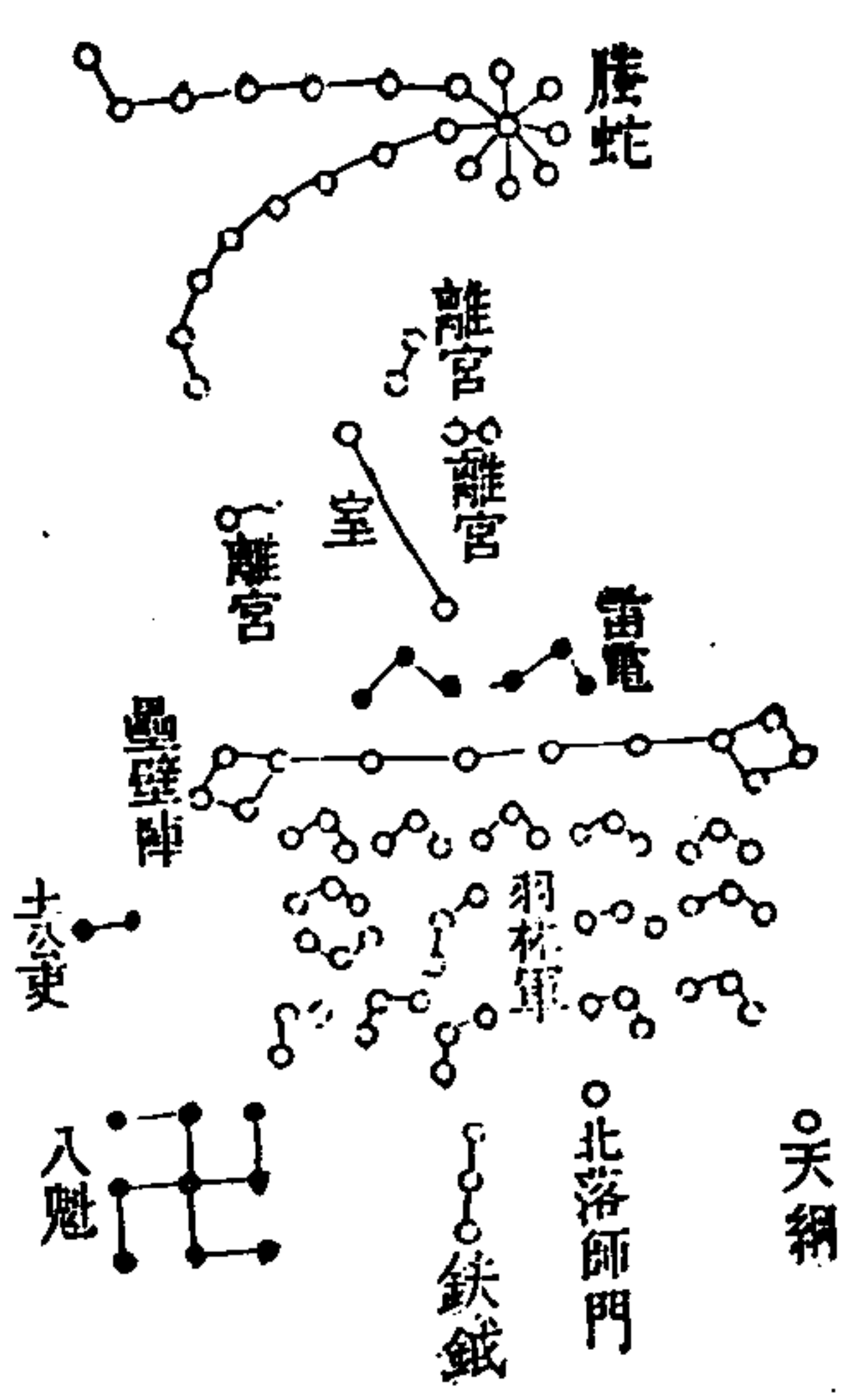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辛

四度半 造父五星距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危  
 宿十一度 墳墓四星距中星去極九十六度入  
 危宿五度半 虛梁四星距東西星去極一百度  
 半入危宿八度 天錢十星距東北星去極一百  
 一十八度入危宿三度 蓋屋二星距西星去極  
 九十七度入虛宿九度

室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壬

室兩星上有離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  
 電形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  
 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羣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  
 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鉄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  
 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黑土公吏騰  
 蛇室上二十二

室十七度亦謂之營室甘氏為太廟天子之宮也  
 石氏謂之元宮一日詩廟又謂軍糧之府及土功  
 事星明則昌小不明則禍祀鬼神不享國多疾疫動  
 則有七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兩兩居之分布室壁  
 之間天子之別宮也主隱藏休息之所金火守之  
 則兵起室南六星日雷電主雷動豈明或動則震

雷作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橫列營室之南羽林之垣壘也星眾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見天下亂五星入天軍皆為兵起金火水尤甚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營室之南天軍也主軍騎又主翼王也星眾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守入兵起鐵鉞三星亦曰斧領在入魁西北主誅夷不明則斧領不用移動則兵起有星入之皆為大臣誅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之藩落也亦曰天軍蕃之候門長安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明大則軍安徵弱則兵起金火守之有兵災一曰有星守之勝入塞北落東南九黑星日入魁主張禽獸之官也客星入之多賊盜兵起金火入亦然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天子遊獵之所會金火守兵起室西南二星曰土公吏主土功之官也動搖則有修築之事隋志土公吏主司過度廢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若盤蛇之狀居於河濱謂之天蛇星主水蟲微則國安明則不寧移南大旱移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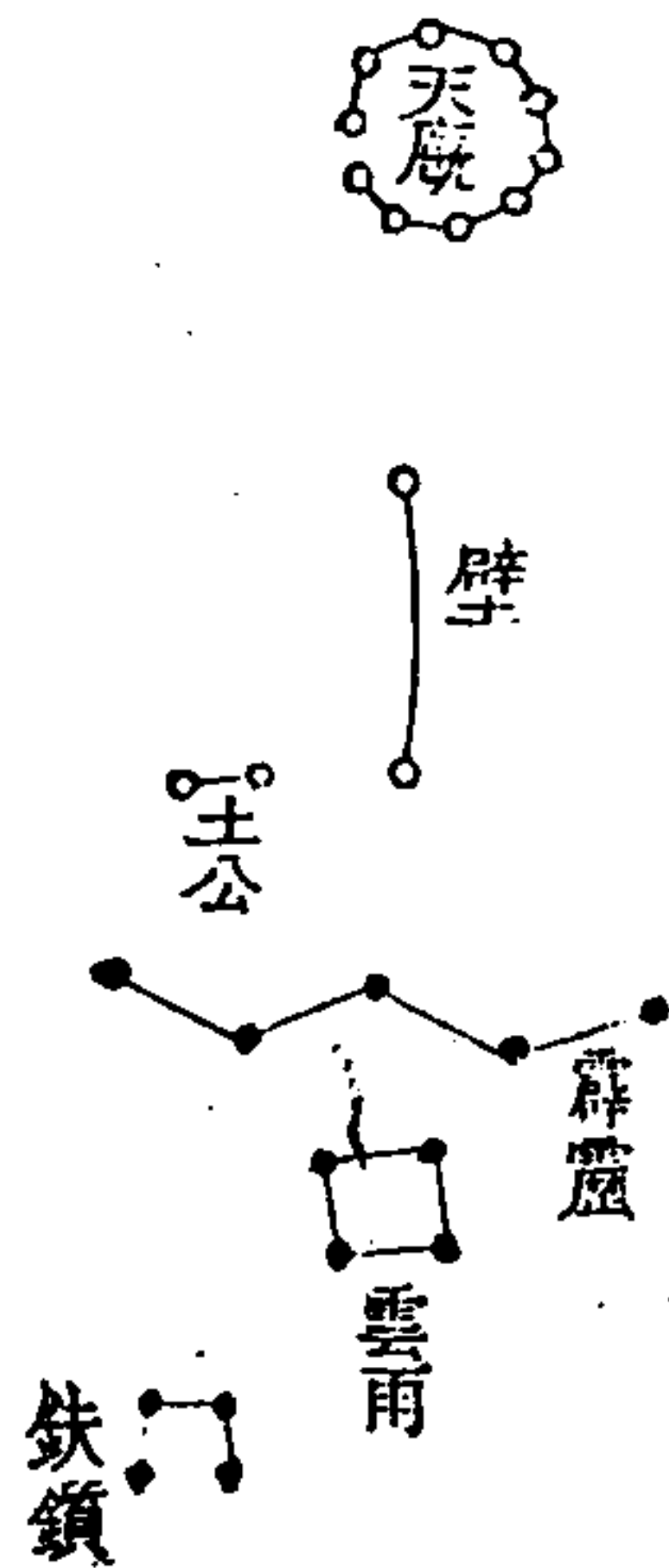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星

大水客星守之雨水為災木物不收  
宋兩朝天志室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  
雷電六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入危室宿十二度  
壁陣壘十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女宿十一度  
羽林十五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入危宿十五度半  
斧鉞三星距北星去極一百三十度入室宿二度  
北落師門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危宿十一度半  
又魁九星距南星一百三十九度入壁宿四度半  
天網一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危宿五度  
土公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入壁宿初度  
騰蛇二十二星距中大星去極四十四度少入危宿九度半  
宋中興天文志曰廿辰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公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蛇雲將雨師與大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輒嘗為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司之也

壁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星

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着行雲雨次之曰四方壁上天廡十圓黃鉄鎖五星羽林傍土公雨黑壁下藏

壁九度下九尺為天之中道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亦主土功明則圖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進星失色大小不同天子重武臣賤文士圖書隱親黨同邪用星動則有土功難從就聚為田宅事日月食損賢臣五星孛犯兵起土功西南五星曰霹靂主與雷奮擊弱而動用事不明凶霹靂南四星曰雲雨明則多雨水火守之大旱天廡十星在東壁北蓋天馬之廡今之驛亭也不見焉天下道斷鉄鎖五星在天倉西門刈具也主斬割飼牛馬明則牛馬肥微暗則牛馬飢餓并死喪也  
宋兩朝天志壁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  
霹靂五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三度入危十五度  
雲雨



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室宿五度 天  
鹿十星距西星去極四十九度半入壁宿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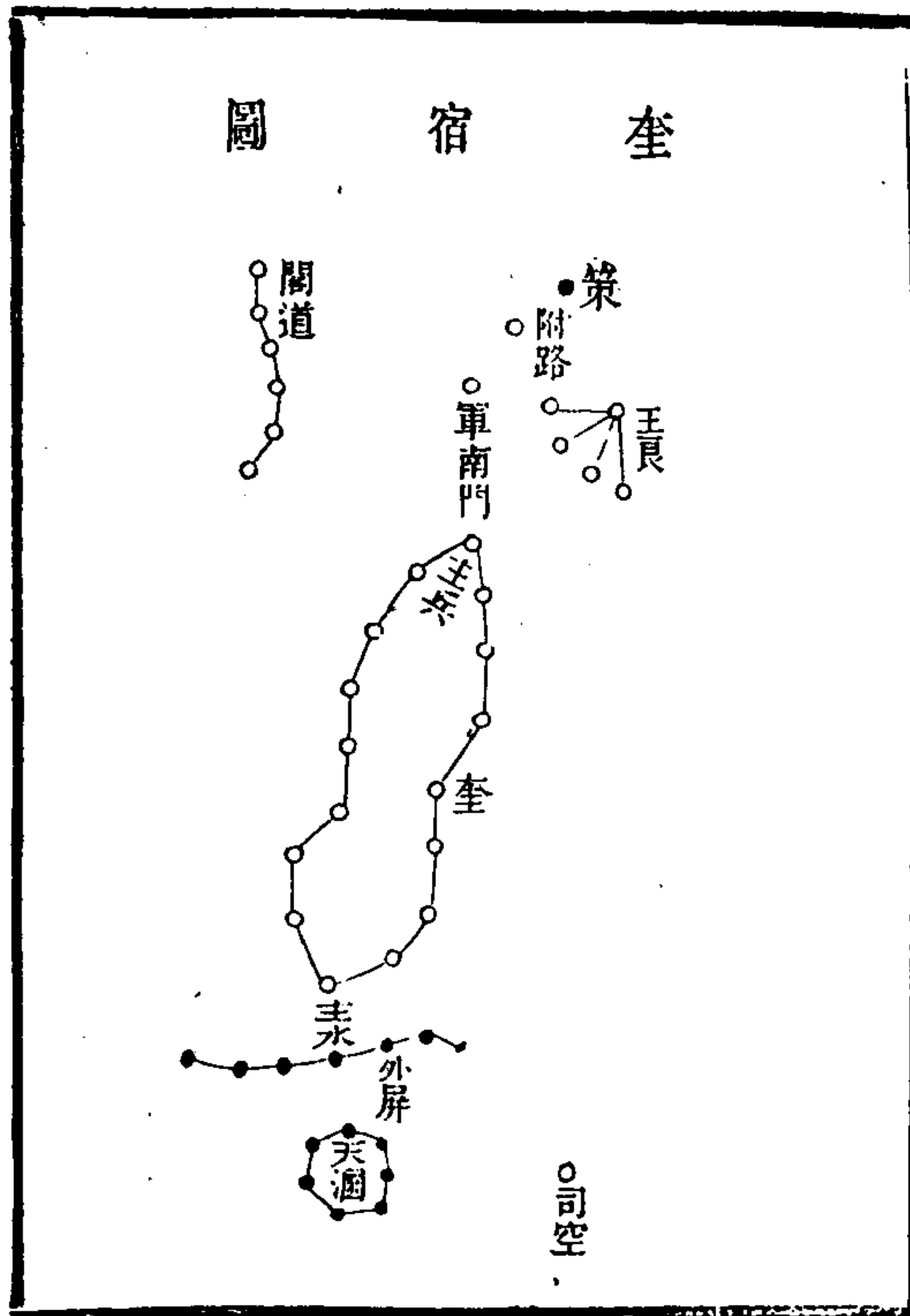
### 西方 白虎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  
宿奎象白虎妻胃昂白虎三子也畢象虎背參象  
麟背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  
司毛蟲三百有六十五王奕曰蒼龍朱雀靈龜不獨  
靈之長也實為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白虎奚預  
也曰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虺騶虞之異名也  
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以五  
行觀之蒼龍木也木得其性則蒼龍見朱鳥火也  
火得其性則朱鳥見靈龜水也水得其性則靈龜  
見白虎金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龍鳳龜俱為  
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  
虎宋元嘉中琅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為瑞而特書  
也之

###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畫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外屏七鳥奎  
下橫屏下七星天淵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  
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宿道傍明五箇吐  
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

奎十六度天之武庫也石氏謂之天豕亦曰封豕  
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  
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  
守入兵起金火守有水災隋志云若帝渴侯政不  
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  
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日月食五星犯皆有凶  
奎南七星曰外屏以蔽天淵也占與天淵同天淵  
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屬也不見則人不妄移徙亦  
然天淵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黃明  
天下安若客入之多土功大下大疫軍南門一星

###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畫

在將軍西南主誰何出入動搖則軍行不見則兵  
亂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  
乘也一日主道里張衡云天子遊別宮之道一日  
王良旗一星紫宮旗亦所以為旗表而不欲其搖  
動一星不具則輦道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  
附路一星在閣道南傍別道也侍閣道之政復而  
乘之也一日太僕主禦風雨亦游從之義也一日  
占與閣道同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  
御官也其駟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  
其星動為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  
梁梁為天橋王禦風雨水道路或占津梁其星移  
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金火守之皆  
為兵憂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御  
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為車騎滿野  
宋隋朝天文志奎十六星距西南大星去極七十  
二度 外屏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九度入壁宿入  
度半 天淵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入壁  
宿三度 土司空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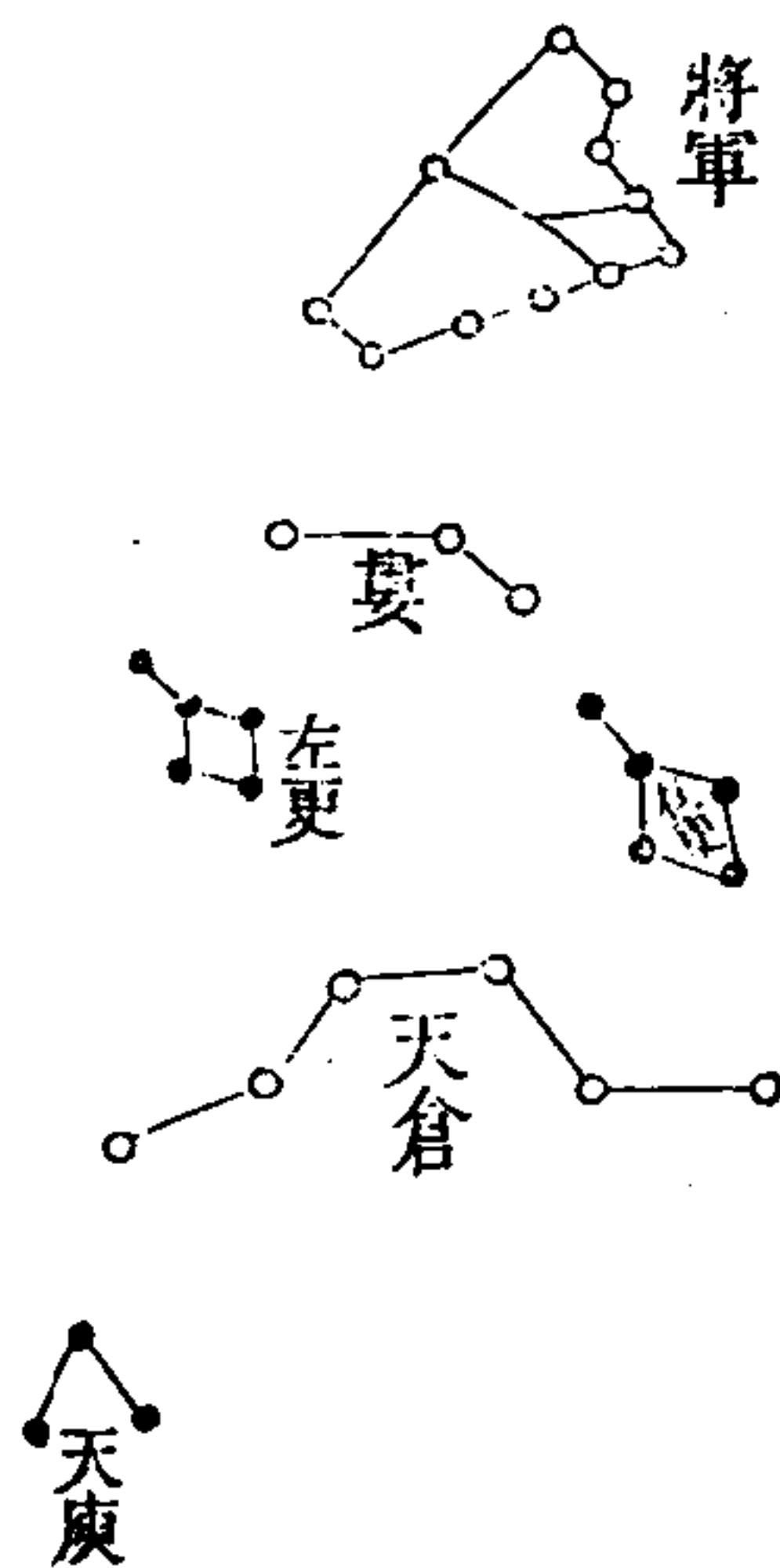
壁宿九度 單南門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奎宿十五度 附路一星去極三十五度半入奎宿五度 王良五星距四星去極三十七度入壁宿初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彙

婁宿圖



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天上十一將軍侯

婁十二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亦為天獄主苑牧儀牲供給郊祀亦為典兵聚眾動搖則聚眾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團不安金火守之則官苑之內兵起日月食宮內亂金木火土犯凶水犯吉李起兵月暈雨軍各退左更五星在婁東山虞也主知山澤林藪之事亦主仁智右更五星是在婁西牧師也主官養牧牛馬亦主禮義金火守之山澤有兵其占兩更同兩更者秦爵名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天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攝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起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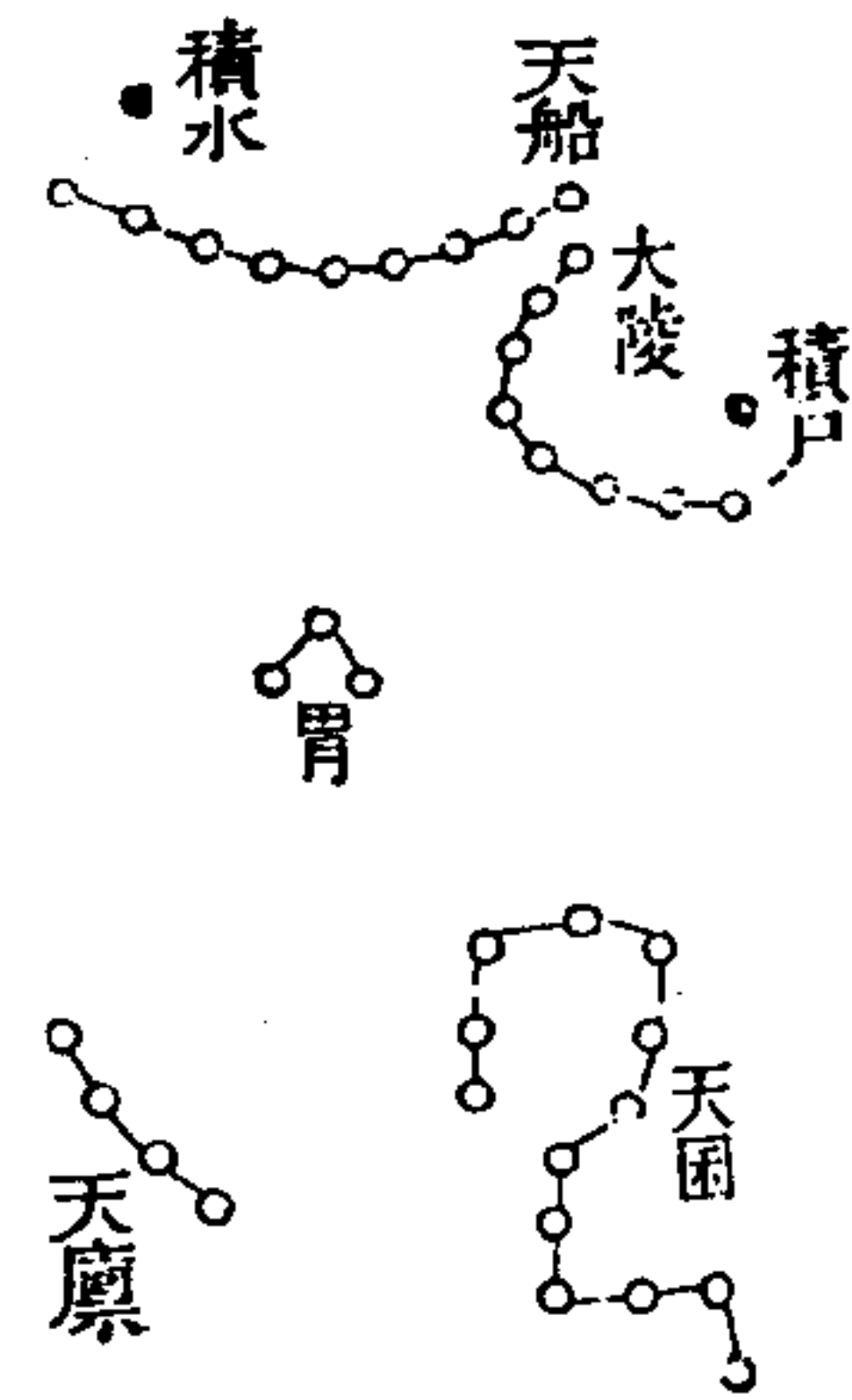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天文

彙

度半右更五星距東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奎宿十四度 天倉六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奎宿十一度 天庾三星距中大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半入婁宿五度 天大將軍十二星距大星去極六十度半入婁宿四度



胃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彙

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園十三如  
乙形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箇天舡名陵中積尸  
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星

胃十五度天之屬五穀之倉又名大梁明則四  
時和平天下晏然倉實不明則上下失位星少則  
少穀輸運又云動則有輸運事就聚則幸貴人流  
暗則凶荒五星犯日月食李侵並有災天廩四星  
在昴南一曰天倉張衡云主積蓄黍稷以供享祀  
春秋所謂御廩也天園十三星在胃南倉廩之屬  
主給御糧也明而黃則歲豐微變常色則不吉全  
火守之即災起大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明而大  
或中身多則天下多死喪或兵起天舡九星在陵  
之北居河中津河不通水泛溢中四星欲其均明  
即天下安不則兵欲喪移徙亦然客彗出入爲大  
水有兵大陵中一星日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張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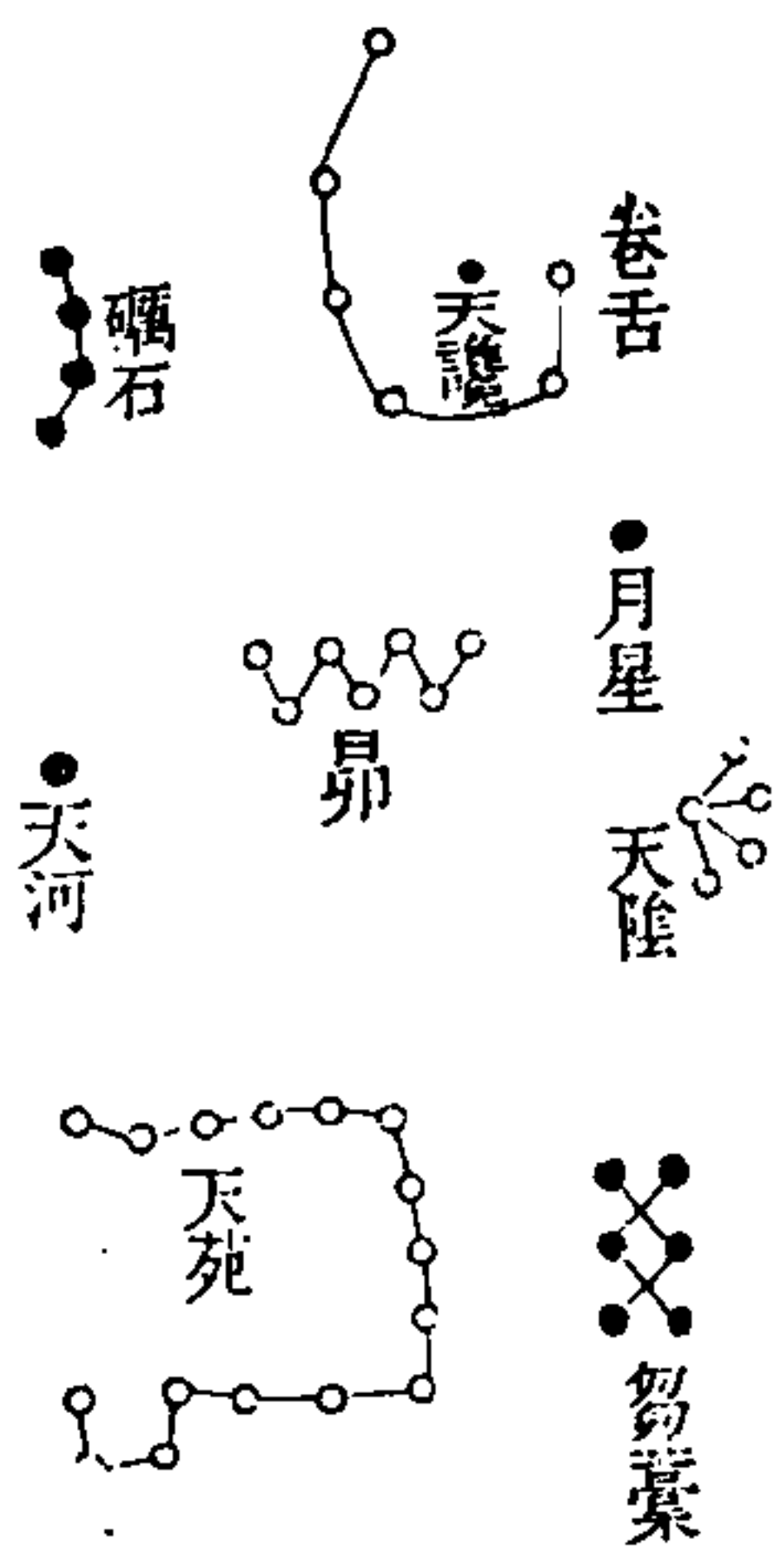
云一名積廩積尸明而大或有傍星多則天下多  
死喪或兵起若不見而暗皆吉火守則天下多災  
泣天船中一星日積水主候水災  
宋兩朝天文志胃三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七度  
半 天廩四星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胃宿  
十二度 天園十三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半  
入胃宿六度半 大陵八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入危宿七度 天舡九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半入胃宿十度 積尸一星去極五十五度入  
胃宿四度 積水一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  
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彙

昴宿圖



昂七星一聚實不步河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黃天陰各陰下六鳥芻藁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譏星礪石舌傍斜四丁

昂十一度下為日月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為龍頭胡星也又主喪甘氏云主口舌奏對若明大則君無佞臣天下安和暗小則佞者被誅搖動則信讓殺忠良張衡云昂明則獄訟平暗則刑罰濫六星與大星等大木自白衣會七星黃兵大起動搖則天下獄大臣而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天河一星在胃東月一星在昂東皆黑星並主女人災禍又曰天河王察山林妖變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預陰謀也不明則禁言漏洩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園養禽獸之所也主牛羊明則馬牛羊盈希則死芻藁六星在苑西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李

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日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豐穰希則貨財散張衡云不見則牛暴死火守之則火災起卷舌六星在昂北天譏之外十口語以知譏佞張衡云主樞機曲而靜則賢人用直而動則讒人得志卷舌移出漢則天下多妄言旁星繁則死人如邱山大譏一星在卷舌中主醫巫占與從官同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礪鋒刃明則兵起如常則吉火及谷星守之兵動  
宋兩朝天文志昂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  
天河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胃十度 月一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昂宿五度 天陰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五度半入胃宿七度 天苑十六星距東北星去極一百七十一度半入昂宿七度半  
芻藁六星距西行中星一百八度入婁宿十一度  
卷舌六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昂宿初度 天譏一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昂宿半度 礪石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六十五度入昂宿六度  
宋中興天文志月與天皆在昂畢間故昂畢之間

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宗之精為鬼四星為瞻除三足鬼在月中為瞻除之精也為星以司太陰之行月生於酉故於是焉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昂畢自司其行度而氏房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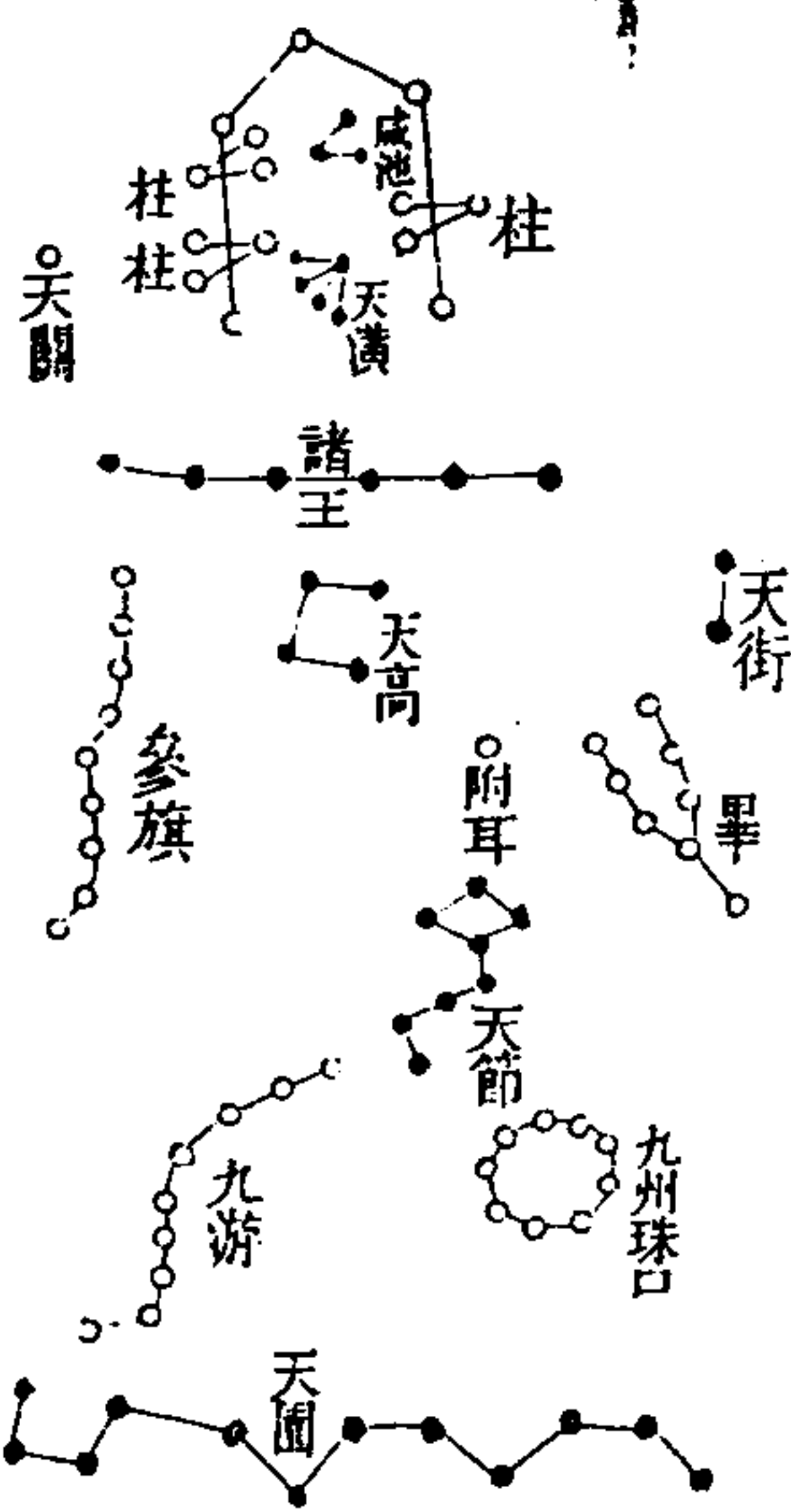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李

畢宿圖





畢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  
背傍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皂  
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  
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  
一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旂連旂  
下十三烏天園九旂天園參脚邊

畢十七度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  
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夷狄來貢天下安失  
色則邊兵亂一星亡為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  
臣離徒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甘氏云畢主街巷  
陰雨天之雨師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壅塞  
明而定則天下安張衡云畢為天馬 一曰日月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奎

食邊兵凶將衰木犯有軍功畢間二星曰天街  
三光之道也主何候關糧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  
為華夏街北為夷狄金火守之胡夷兵起明王道  
正暗兵起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主聽得  
失何德邪察不詳星盛則中國有盜賊邊侯警  
外國反劫兵連年合移勅則依護行兵大起邊尤  
甚入畢兵起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之所持也  
宣威德於四方明吉暗凶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居  
天漢之中主宗社蕃屏王室也明則諸侯奉上天  
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天高四星在參旗  
西北近畢此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不見則官失  
其守陰陽不和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  
畢東北五車主天子五兵張衡云天子兵車舍也  
西北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獄主辰  
星燕趙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央  
星曰司空主鎮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廟主熒惑魏  
也五星有變各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  
一曰休一曰旗五星均明柱皆具即人倉庫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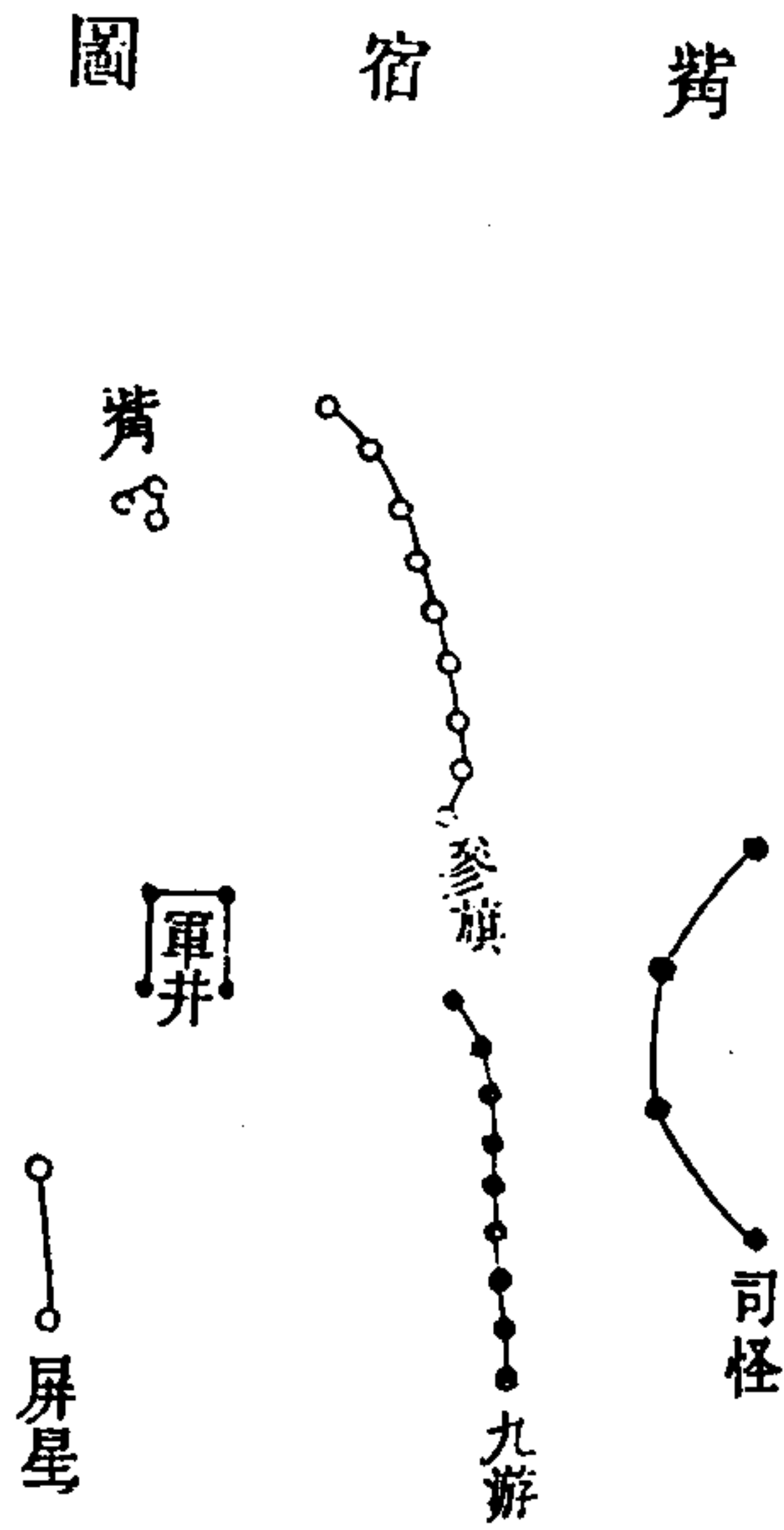
具其國絕食兵且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  
之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  
期一年出兩月米貴六倍期二年出米貴十倍期  
三年出柱不與天倉相近米穀運出千里柱倒立  
尤甚火守入天下旱金守入兵起水入月暈不爾  
則有救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之處也  
不見河梁不通度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  
鬪也金火犯之則有大災隋志云月五星入天潢  
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墜死虎狼  
害人兵起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  
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也主邊塞事主關閉芒角有  
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移徙若與五車合大將軍  
披甲參旗九星在參四五車之間天旗也明而希  
則邊寇不動不然反是隋志參旗一日天旗一日  
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西南九星曰  
九旂天子之旗也主邊軍進退金火守之兵亂起  
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曲而鈞  
則果菜熟不然則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奎

宋兩朝天文志畢入星距右服第一星去極七十  
五度 天街二星距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畢宿  
十度 附耳一星去極七十七度入畢宿三度  
天節八星距北星去極八十度入畢宿二度  
諸王六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畢宿六度 天  
高四星距東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宿六度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  
畢宿八度半 天潢五星距西北星去極五十八  
度入畢宿十一度 咸池三星距南星去極五十一  
度入畢宿十一度半 天關一星去極七十一度  
半入附宿初度 參旗九星距南第一星去極八  
十七度入畢宿六度 九旂九星距南星去極一  
百二十三度入畢宿十二度 天園十三星距東  
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入畢宿五度

參宿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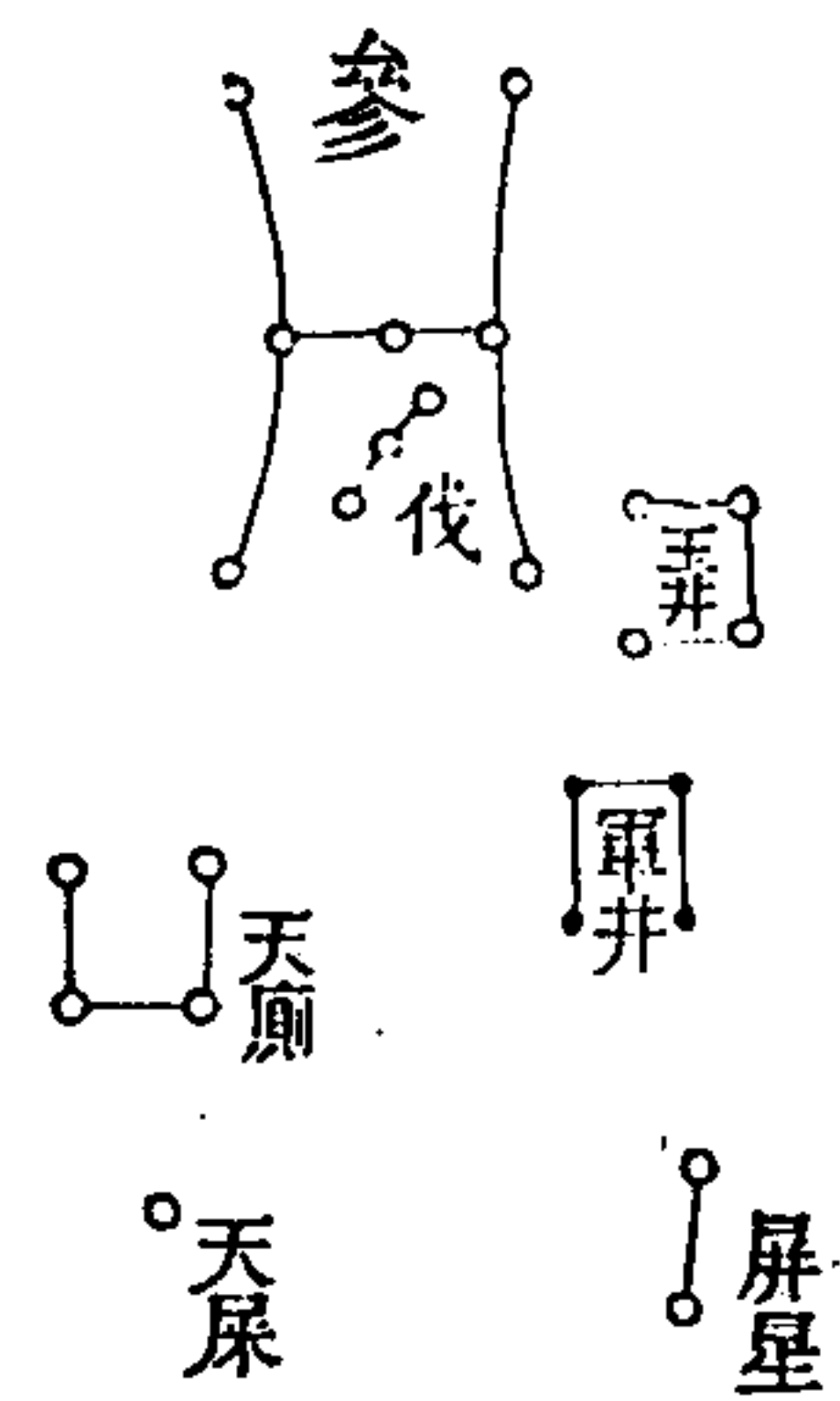
奎

參三星相近作參耑樂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怪曲立坐旗邊四鴉大近井鉞前

背一度在參之右角姑鼎足形主天之關明大則天下安五穀熟移動則君臣失位天下早隋志云背耑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也主葆旅收發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蓋賊擊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張衡云葆旅野生之可食者金火來守國易政兵起災生日食臣不忠月食君害臣五星犯災生孛客星犯兵起坐旗九星在司怪西北主別君臣尊卑之位明則國有禮暗則反是司怪四星在井鉞前候天地日月星辰禽獸蛇虫草木之變與天高占同

宋兩朝天文志背三星距西南去極八十二度半坐旗九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參宿入度 司怪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一度入參宿六度半

參宿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奎

參總有三星背相侵兩肩雙足三為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廁臨廁下一物天屎沉

參十度上為五星日月月中道甘氏曰參為忠良孝謹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移動殺忠臣一日參代一日大辰一日天市一日鉞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曰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芒角動搖邊侯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



起秦地大水若有喪山石為惟參足若突出玉井則虎狼暴害人差吳王臣貳金火來守則國易政兵起災生日月食田荒米貴五星犯災甚玉井四星在參西右下水象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為屏風客星入之四星中疾人亦多死不見則國內寢疾玉井東西星日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又曰主軍營之事天廟四星在屏東潤也主天下病疾黃吉青赤白皆凶不見與屏同天屎一星在廟南色黃則吉他色皆凶宋兩朝天文志參十星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 玉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八度少入畢宿十一度半 天屏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畢宿十三度半 軍井四星距西兩星去極一百五度半入畢宿十四度 天廟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參宿二度 屎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參宿二度半

南方 朱鳥七宿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奕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鳥為七宿井首鬼日柳星頸張星翼翻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岳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虫二百有六十五奕日朱鳥其以羽虫之長稱歟而日鶉首鶉火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鶉鳳也青鳳謂之鶉丹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文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七宿取象焉考之月令春其靈鶉龍鱗之長故東方之宿為蒼龍秋其虫毛虎毛虫之長故西方之宿為白虎冬其虫介龜介虫之長故北方之宿為玄武夏其虫羽鳳羽虫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吳與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獸皆虫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井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奕

井八星橫列河中靜一星名越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鐔三星井上頭鐔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畔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闕邱兩星南河東邱下一狼光蓬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射頭 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人壽無窮 井三十四度廿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五星貫之為中道石氏為之東井亦曰天井主諸侯帝戚三公之位故明大則封侯建國搖動失色則誅侯戚廢戮三公帝師受殃矣張衡云天之南



門也黃道所經為天子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故不欲其明大與井齊或探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之應又日井為天子府暗芒井日月食五星逆犯大臣謀亂兵起中有六星不欲大明明即水災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日天高天之關門主關梁河南曰南成一日南宮一日陽門一日越門一日權星主大北河曰北成一日北宮一日陰門一日胡門一日衡星主水兩成之間三光之常道也河成動搖中國兵起天樽三星在五諸侯南主盛饒粥以給酒食之正也張彗云以給食餒明則豐暗則荒或言暗吉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又曰治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日帝師二曰帝友二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又五日大夫此五者皆為帝定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張衡又曰五諸侯治陰陽察得失明而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又曰赤則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交

豐暗則荒積水一星在河北所以供酒用也不見為災又曰主候水災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以備庖厨之用明則人主康火守之大旱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水官也占與水位同水位四星在東井主水衡又主馮溢流也故巫咸氏贊曰水位四星馮溢流移動近北河則國設為江河若水火及客星守犯之百川盈溢四瀆四星在井南軒轅東以江河淮濟之積精也明大則水泛溢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參東南天軍貨易之市客星及金火守之軍大饑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也以芒角動指為兵災移出則諸侯兵起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東二星曰孫丈人主壽考之臣不見人臣不得通子與孫皆侍丈人之側相扶而居不見為災守常無咎闕兵三星在南河東主象魏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也金火守之兵戰闕下狼一星在井東南為野將主殺掠色有常不欲變動角而變色動搖盜賊作胡兵起人相食賊則人主不靜不居其功馳騁天下張衡云居非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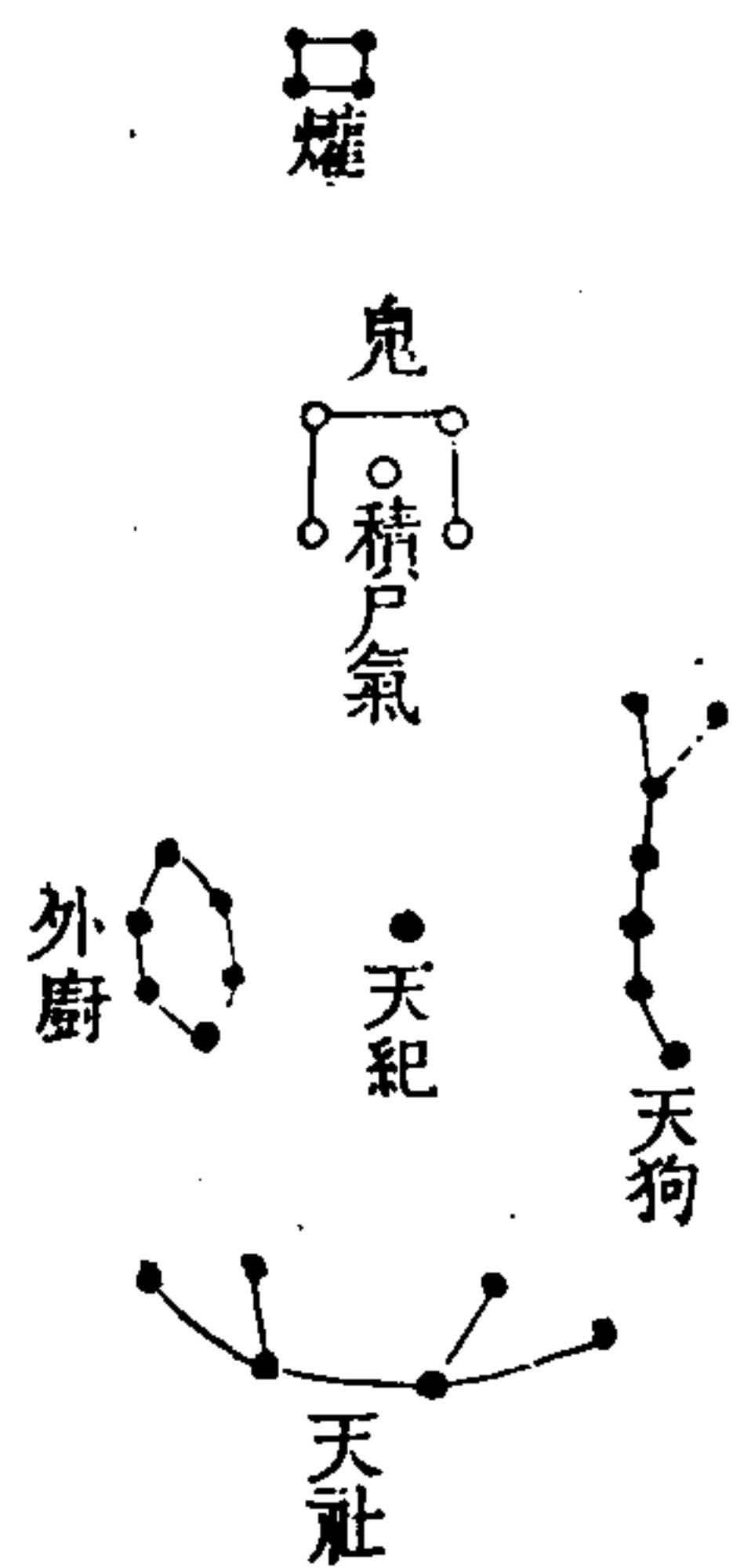
究

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黑凶赤芒角兵起金火守之亦然張矢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以備盜賊曹向狼彗矢動搖不如常者多盜賊則兵大起狼張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符云滿則天下兵起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日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常以秋候之南郊明大則人主有壽天下安寧不見則人主憂

宋南朝天文志井入星距西扇北第一星去極六十九度 鉞一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參宿八度 半北河三星距東大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井宿二十一度 天樽三星距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入井宿十六度 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五十六度半入井宿十八度 積薪一星去極五十四度半入井宿二十七度 水府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參宿七度半 水位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三度半入井宿十八度 四瀆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六度入井宿二度 軍市十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初度 野雞一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井宿四度半 丈人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四度 子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九度 孫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井宿六度 闕郎二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少入井宿十五度 狼一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十度 弧矢九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入井宿十五度 老人一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入井宿三度 宋中興天文志南極老人在孤矢南司天下人民壽筭蓋北極在丑艮故南極在未坤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也故其精神出地以見乎謂之南極老人然其出地亦不甚遠故隱見不常見則為祥其勢位等威蓋與中斗相將以輔上帝故雖在井分不得而司之也



鬼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七

鬼四星册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  
燿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  
弧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

真鬼二度為日月五星之中道主死亡疾病張衡  
云主祠事天目也又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  
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  
金玉隨其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亦曰積尸氣  
者但見其氣而已主死喪禍祀一曰鉄質王謀  
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賦飲重徭役  
多星徒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明  
則兵起大臣謀主下流亡甘氏曰積尸搖動失色  
則疾病鬼哭人荒軒轅西四星曰燿亦曰燿主  
烽火備警急占以不明安靜明太甚則邊亭警急  
搖動芒角亦然又曰明吉暗凶天鬼七星在鬼西  
南狼之北橫河中以守賊也移徙則火起金火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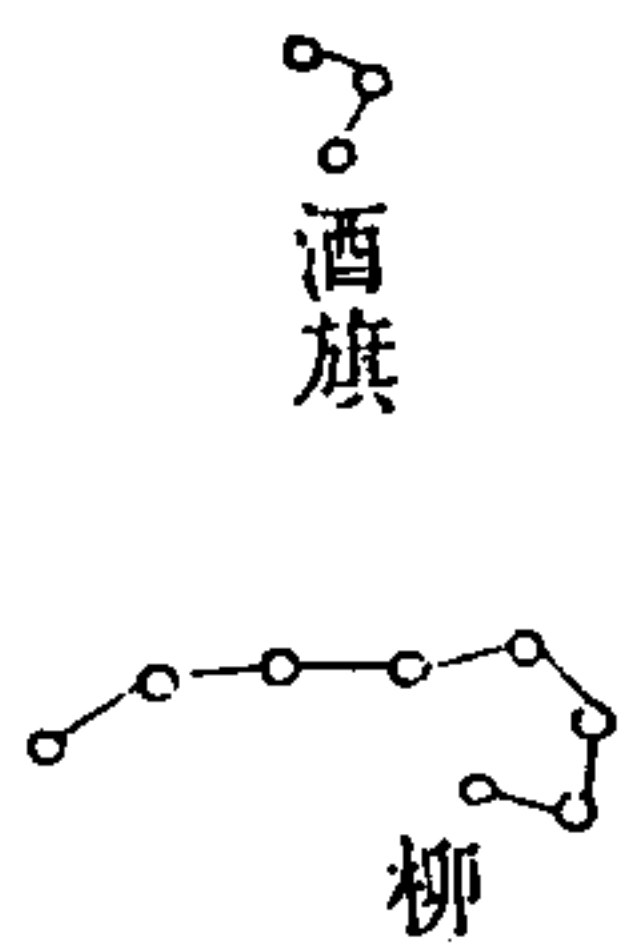
之人相食外厨六星在柳南天子之外厨也占與  
天厨同孤南六星為天社老人東南似柳直明則  
吉隋志云共工之子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  
其精為星外厨之南一星曰天紀主知禽獸齒歲  
金火守之禽獸多死  
宋兩朝天文志鬼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  
半 燿四星距西北星去極六十度半入井宿二  
十九度 天狗七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度入井  
宿二十二度 外厨六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二度  
半入鬼宿二度 天社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  
三十四度入井宿十二度 天紀一星去極一百  
一度半入柳宿五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七

柳宿圖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享宴大醜五星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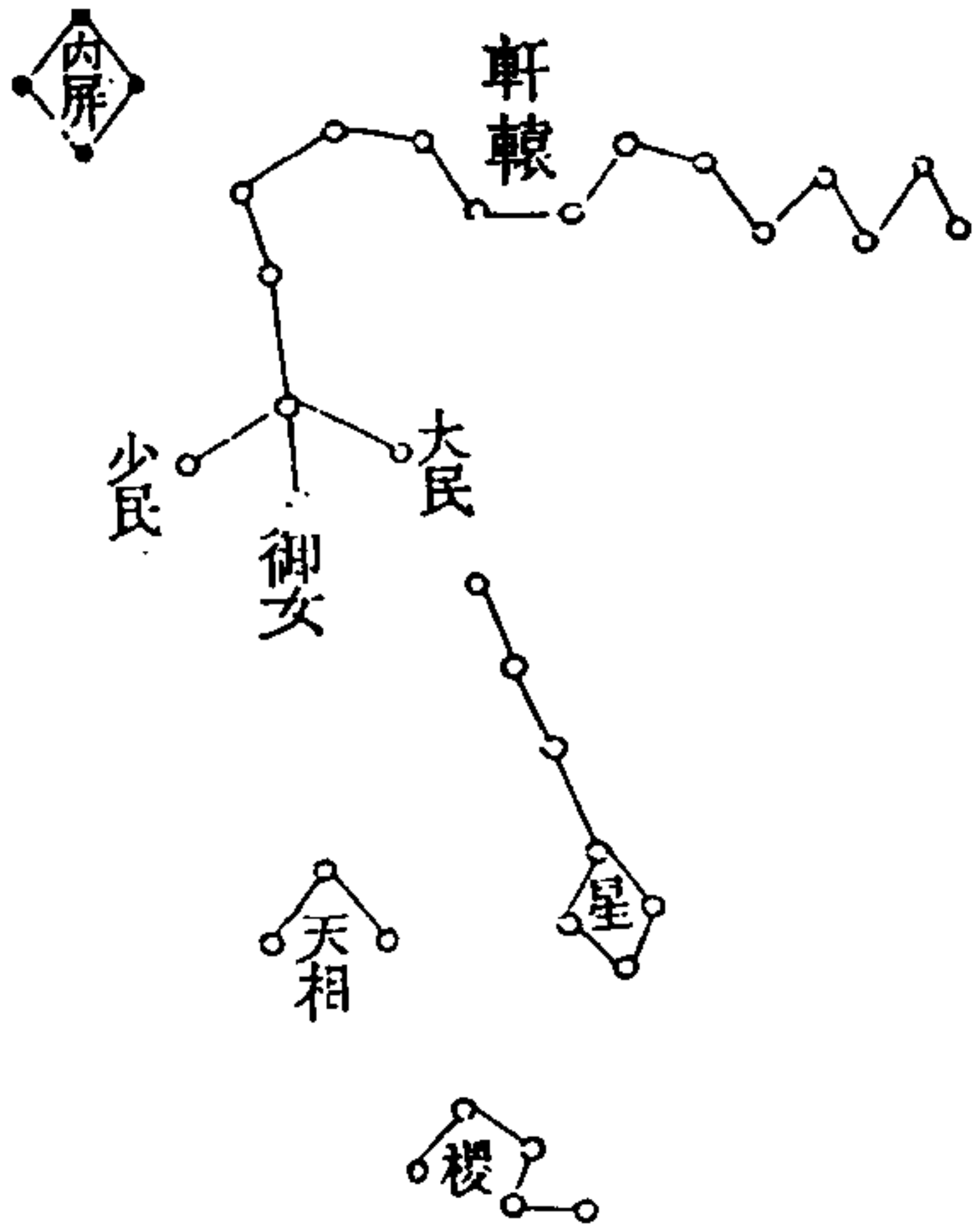
柳十四度上為天之中道甘氏云主飲食倉庫醜之位明大則人豐酒食搖動則大人酒死失色則天下不安饑饉流於道路不過三年必應張衛志柳為朱雀之喉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隋志云又主雷雨一日天相一日天庫一日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厨食具注舉首王命與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俊其主就聚兵鬪國門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之南酒官之族也主宴享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醜有酒肉財物之賜及得宗室宋兩朝天志柳八星距西第三星去極八十二度半酒旗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七度入柳宿十四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圭

星宿圖



星七星如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各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

七星七度甘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為賢士失色芒動則后妃死賢士謀明大則道化成國盛張衛志云七星為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脩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日食兵饑婦人災水犯人安火犯旱金土水犯俱災月暈李犯兵起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女職之一曰東陵一日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御女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張衛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圭

疑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霓離為背喬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星欲小而黃明則吉移徙則國人流逆東西角張而振后敗水火金守之女主惡也漢注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衛月五星守犯者如衝占內平四星在中台南極之北平罪之宮也明則利罰平暗則否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其占與相星畧同稷五星在七星之南主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其號明大則歲大豐不明則儉不見則人相食宋兩朝天志星七星距大星去極九十六度軒轅十七星距大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張宿二度內平四星距西星去極五十二度入張宿六度天相三星距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星宿六度天稷五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柳宿十三度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



司傑更三百六十按張術善意蒼龍連蟠於左白  
 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圍脊於後黃帝  
 軒轅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符龍白虎朱雀元武  
 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蒼龍  
 是求之未盡也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以軒  
 轅一曰權星故爲權太微垣主理法平詞如衡之  
 平故曰衡史記正義謂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非也  
 軒轅西四曰權星主烽火備警急不曰權也權字  
 從火誤爲權字張守節不審指以釋此殊爲踈謬  
 又曰或謂自有乾象便有此星軒轅果黃帝之神  
 也有黃帝而後有之乎呂氏曰軒轅黃星黃龍也  
 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之曰軒轅軒轅降神而生  
 黃帝知之故自號曰軒轅云爾號軒轅非名也且  
 如王良奚仲造父皆星名亦其神降而爲人人去  
 而復爲星也又何獨於軒轅疑之

按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南  
 方朱鳥七宿之所司也三垣中外宮諸星雖所  
 掌有小大其位有尊卑而未有不隸於一十八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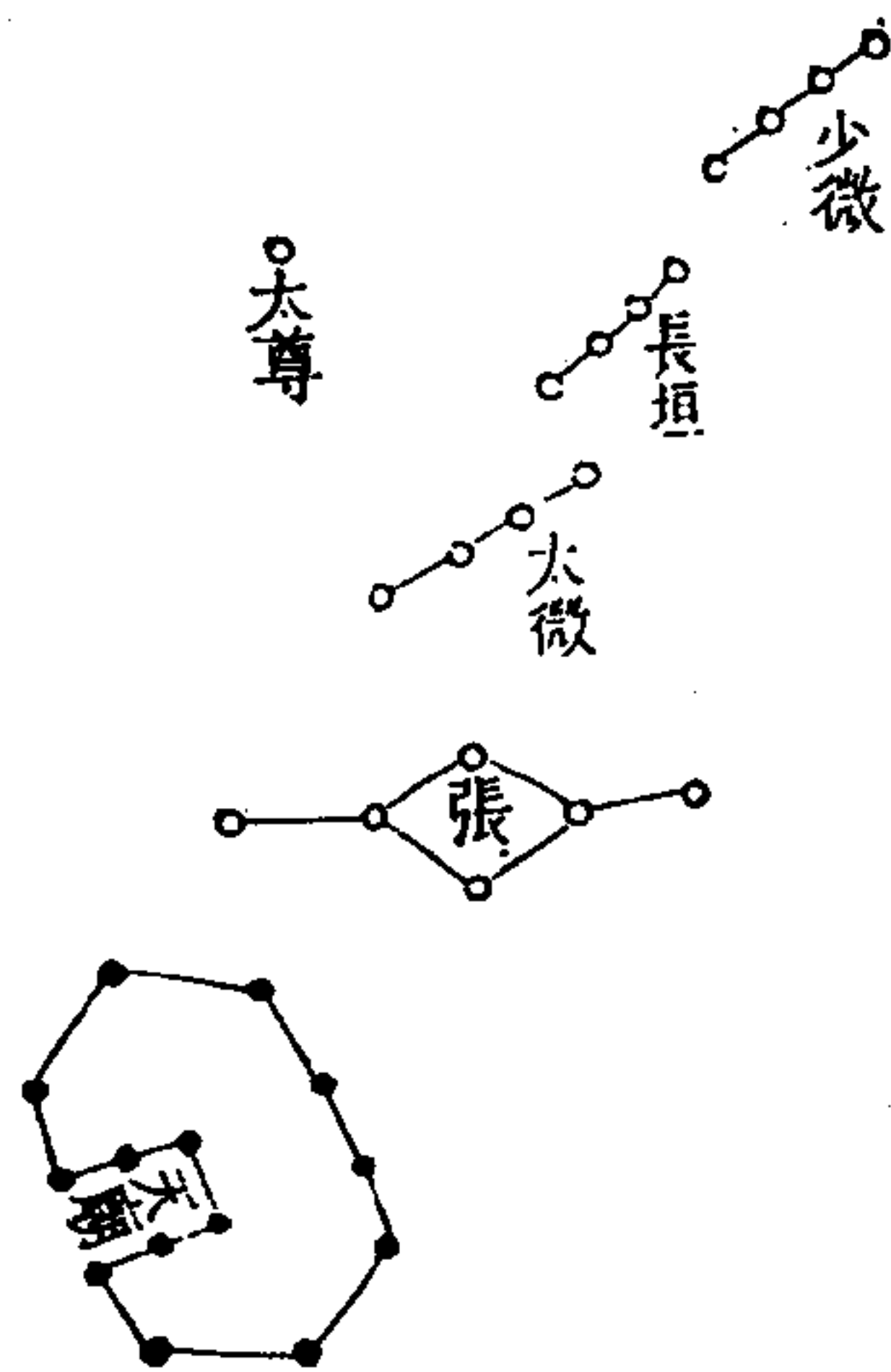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天文

畫

宿者蓋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之躔度分野不可  
 外也中興天文志據石氏星書以黃龍軒轅配  
 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雀元武白虎者分  
 而爲五而以爲土德奇王鶴大夫五行之不可  
 缺上土之奇王固然矣遂以爲權積水積薪五  
 諸侯天樽闕邱北河南河四瀆水位諸星皆爲  
 軒轅之屬按權以下諸星與軒轅亦俱寄隸於  
 二十八宿者也今欲尊軒轅而與諸星屬之則  
 軒轅豈能外二十八宿而自爲躔度分野以處  
 諸星乎

張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畫

張六星似軫在星傍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册  
 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畝在太微傍太尊一星  
 直上黃

張十七度廿氏云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上爲天  
 之中道若明大國則盛強失色宗廟不安明堂宮  
 廢隨志云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  
 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下之中動  
 則賞賚難從天下有道人就聚有兵金火守之有  
 兵起或云主貢物色細無光王者少子孫日食虧  
 修禮也月食大滂魚行人道大李犯兵起土木犯  
 國不寧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祖廟也容星守  
 之嗣官有憂其占與虛梁同長垣四星在少微南  
 主界域及胡夷火守之胡人入中國太白入之九  
 卿謀及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  
 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

掖門南第一星為處士第二星為議士第三星為博士第四星為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  
宋兩朝天文志張六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  
度半 天廟十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十三度  
半入柳宿十三度 長垣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  
六度入張宿十四度 少微四星距東南大星去  
極六十五度半入張宿十五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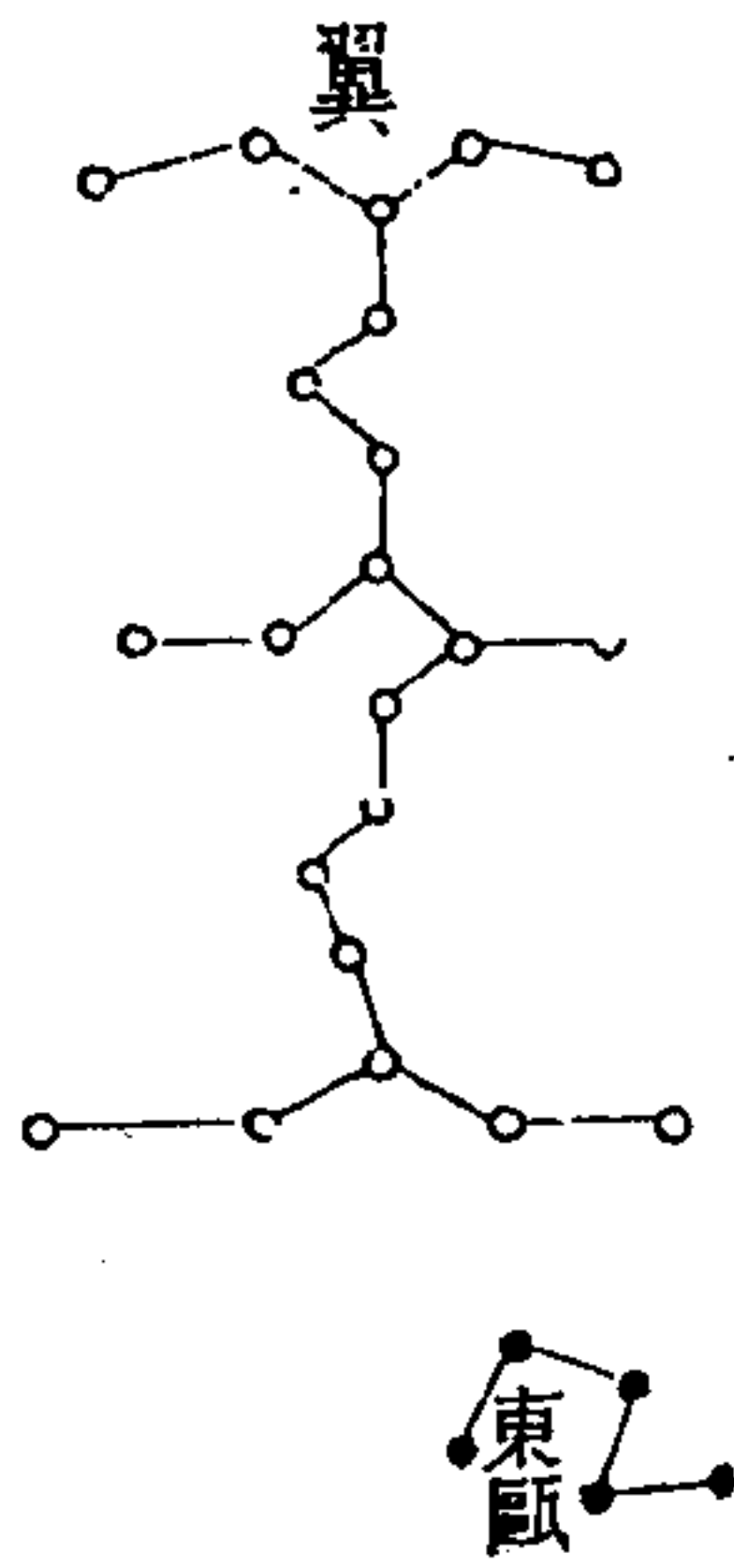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表

翼宿圖



翼二十二星太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箇恰似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事東甌

翼十九度廿氏日主太微三公化道文籍失色則民流日月交食五星並逆芒動則化道不行文籍壞波動移則三公廢明大則化城隋志云翼為天之樂府主伴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身海之賓明大則滄樂與四夷來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或云明則禮樂興暗則政教失日食臣僭月食婦人憂五星李流客犯大凶東甌五星在翼之南蠻夷星也張衛云主東越穿胸越三夷金火守之其地有兵芒角動搖兵內叛  
宋兩朝天文志翼二十二星距中央西第二星去

登壇必究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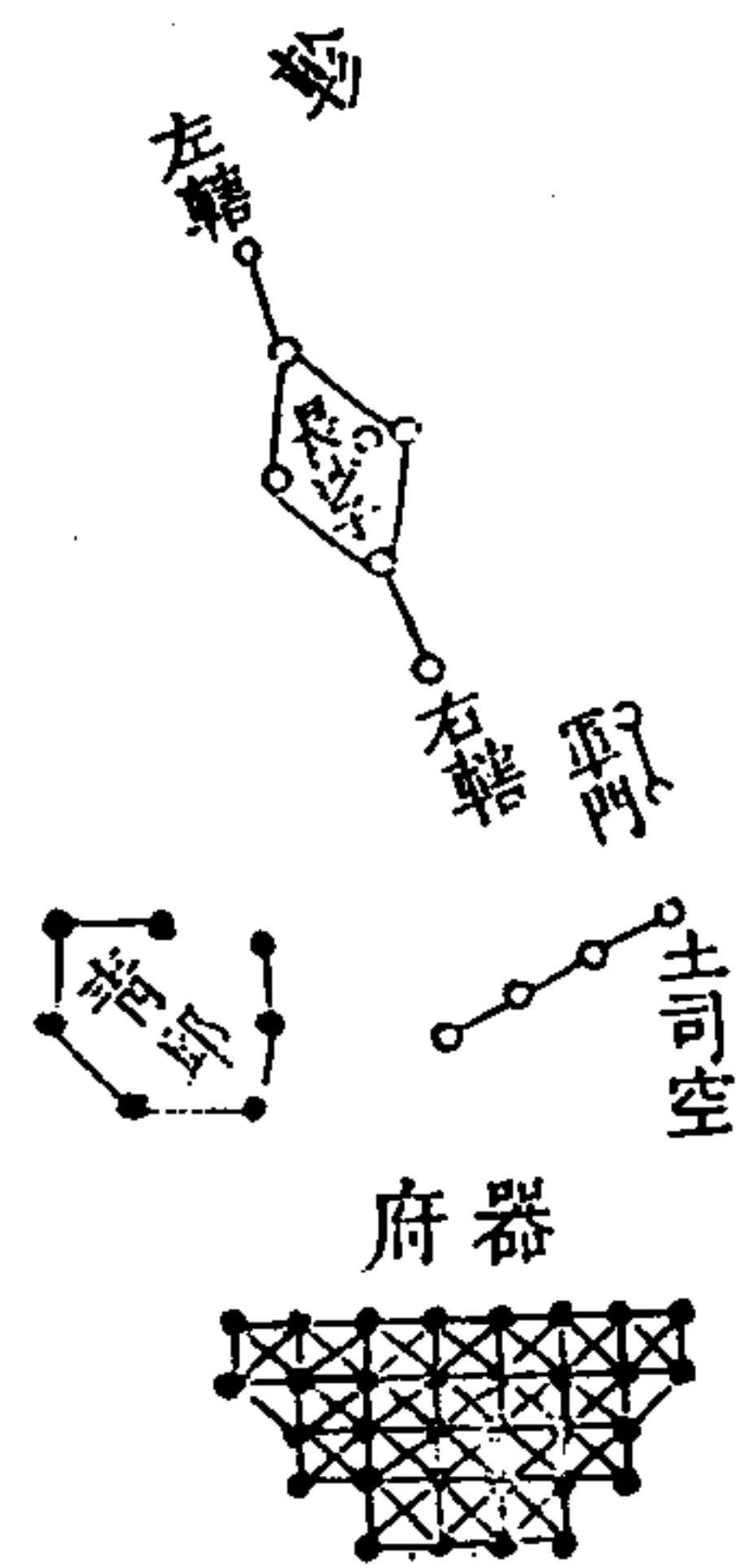
天文

表

極一百四十度 東甌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張宿七度



軫宿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堯

軫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  
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東七鳥  
青邱子青邱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  
為太微宮黃道何上看取是

軫十七度廿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謠之事  
五星犯之失位國亡女子主政人失業賊黨掠人  
禍生於百日內若明大則天下昌萬民康四海歸  
王張衡云軫為冢宰輔臣也主車騎明大則車騎  
用一云明大則車騎用一云明大則車騎動情志  
云主載任有車出入皆占於軫又主死喪明則車  
駕備動則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軫  
星附軫兩傍主王侯右轄為王者同姓左轄為異  
姓星明兵大起連軫凶軫轄舉南蠻侵張衡云轄  
不見國有大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也長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堯

沙明則人壽長子孫盛軍門三黃星在青邱西天  
子六軍之門也主營候豹尾威旗占以移其處為  
道不通土司空四黃星在軍門南主土功巫成氏  
云金火犯之天下田不得耕女不得織隋志云一  
日司徒主界域青邱七黑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  
韓之國占與東既同軫南三十二星日器府主樂  
器之屬也明樂器調理暗則有咎  
宋南朝天文志軫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三度  
半 右轄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翼宿十六度  
半 左轄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轄宿五度 單  
門二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半入翼宿  
十三度 土司空四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  
入翼宿十四度 青邱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  
二十四度半入軫宿五度 器府三十二星距西  
北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半入翼宿八度半  
宋中興天文志總論曰甘石巫咸三家後代所宗  
也顯或不深考以故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  
內官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於三家參諸說考



鳥帑以害鳥帑是也見襄二十八年禘禮日歲葉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注南為朱鳥鳥  
尾曰帑疏曰人妻子為帑鳥尾曰帑妻子為人後  
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為言也氏謂之天根見  
爾雅天根氏也郭璞曰角亢下繫於氏猶木之有  
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也室謂之定見爾雅云  
營室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以營室中為  
正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易謂之留見史記索隱  
曰留易也而毛傳亦以留為易也畢謂之濁見爾  
雅濁謂之畢也柳謂之味丁救反見襄九年味為  
鴉大厥曰柳謂之味味鳥尸也若斯名類於堯  
典詳於爾雅左氏國語諸書而所入之度則未悉  
也若夫二十八舍諸言度分亦或差殊斗井度視  
諸舍為開參僅一度占昏旦至觀弧建為定亦由  
所見而莫著其度近世王奕所述十二次二十八  
度有可考焉

按史志言三家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  
內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全

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言諸星之  
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為屬亢中興志以為  
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以為  
屬軫其為異同大槩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  
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  
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  
以管窺天豈能無誤於是此以為軫彼以為角甲  
以為氏乙以為房所差者常在禪鄰之次舍則亦  
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  
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即斗牛之斗則  
其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則其分  
野反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當何知星者  
而質之

二十八宿度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  
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  
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  
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歷成  
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  
而定之一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沖漠  
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歷者隸  
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天文

全

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  
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  
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  
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  
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  
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日日之所  
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  
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  
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



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無星也然日躔一  
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失其得  
度濶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南斗六星也舉  
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歷家距魁第四星  
為度杓二星則入於箕牽牛六星也舉全體言之合  
距星二星為度今歷家距中二星為度而西二星則  
入於斗虛二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北星為度而今  
歷家距南星為度北星則入於牽牛蓋南斗六星之  
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全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全

星今復用第三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喙外二星為  
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七度半二星減二  
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合得半度吳興沈氏  
曰二十八宿為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  
候每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  
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為宿次自是  
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為法推黃道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  
赤道不等即復以當度星為宿惟虛道未有奇數自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全

登壇必究

卷之一 天文

全

是日之餘分歷家取於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沈氏筆談曰予編校羅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  
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  
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歷者無以寓  
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  
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  
於是以前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期當  
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牽掳當度謂正當  
牽掳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如  
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  
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  
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  
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按中興志所載王奕之說即沈括之說也王沈二  
公不知其孰先孰後孰倡孰襲然王說詳而沈說  
說簡而當故不嫌並著之云



登壇必究卷之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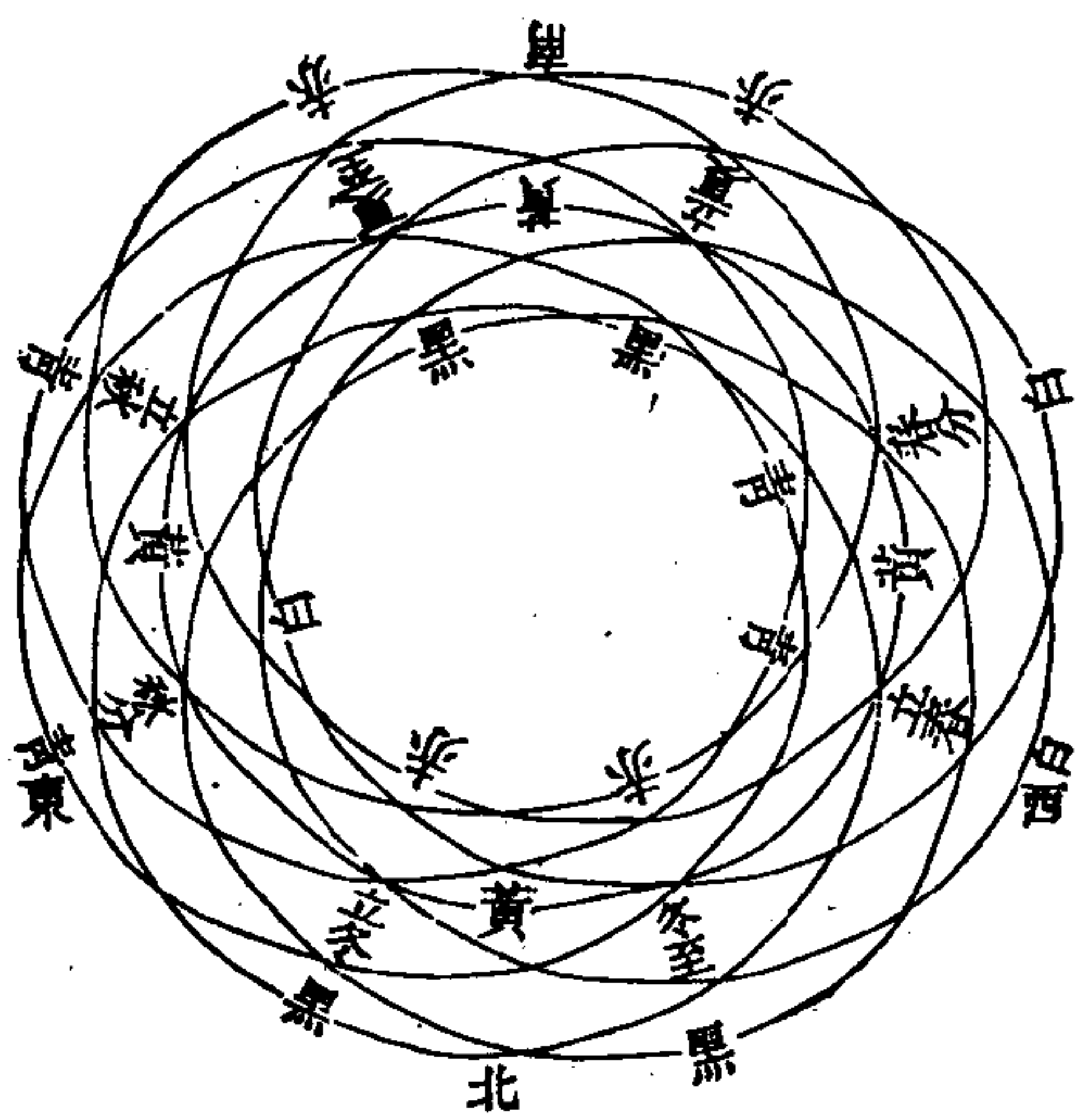
輯玉麻說

王鳴鶴曰天官家言三代尚矣秦漢而下以迄于今無慮數十輩其流傳于世者浩瀚繁衍鮮要領之可循且推測占候之旨稍稍互異斯奚便于覽閱稽驗者耶端臨氏總諸家之緒論參訂彙成既已畧備至若天元玉麻祥異賦頌自 仁聖朝據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機要以成編裁短長為駢句凡兩儀七曜風氣雲物禎祥災沴各以類應不煩檢閱而展帙昭然迺煥 宸章冠諸首簡罔非祇若天道惕厲修省之誠更頒賜股肱大臣共期燮理君臣儆戒之際誠足上格天心綿麻數于永永哉 御製序文不敢入刻謹以原賦切于戎事者類集焉嗟乎凡有聞外之寄者遵 國朝之成憲感休咎之有徵是宜 著龜茲編也已

日 月 九 道 圖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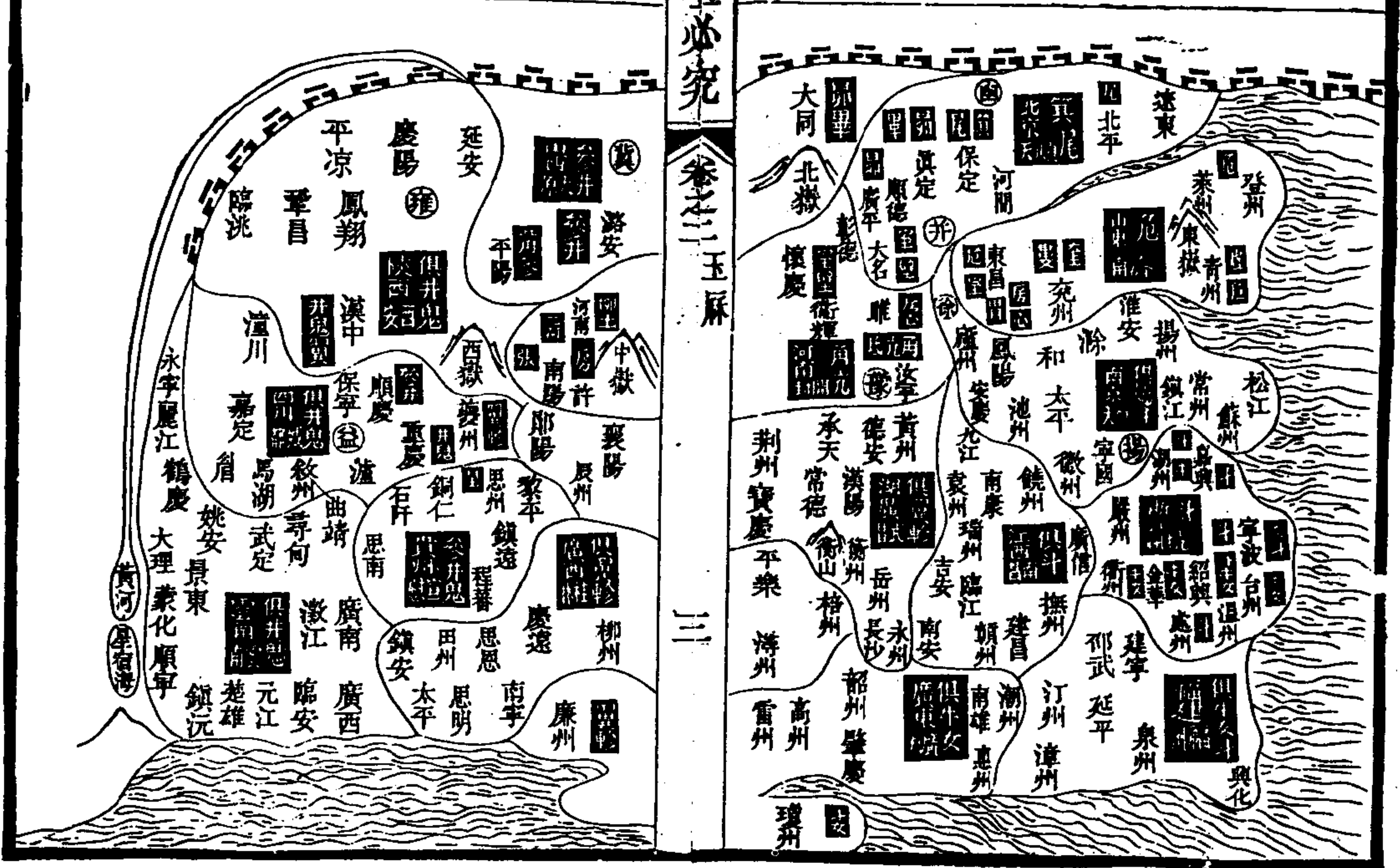
日 月 會 辰 圖

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為娠訾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為降婁十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





二十八宿分野圖



登壇必究 卷二

十二次度數

晉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麻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中興天文志王奕按星本無次古昔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

登壇必究 卷二 玉麻

四

十一里三統麻詳矣然帝王世紀費直周易蔡邕月令又與三統殊少或差一二度多或五六度何也是行也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所以不同也

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

屬兗州 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 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未之分野屬

豫州 費直起氏十一度 蔡邕起九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

五五

野屬幽州 費直起尾九度 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之分野屬揚州 費直起斗十度 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元枵於辰在子齊之分

野屬青州 費直起女六度 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

屬井州 費直起危十四度 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

徐州 費直起奎二度 蔡邕起奎八度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五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

屬冀州 費直起婁十度 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

分野屬益州 費直起畢九度 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

野屬雍州 費直起井十五度 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

屬三河 費直起柳五度 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

野屬荊州 費直起張十三度 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氏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陰入氏一度 東平入氏七度 東平入城山陰入角六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沛郡入房四度 淮揚入心一度 楚國入房四度

汝南入房二度 梁國入房五度 魯國入心三度

尾箕燕幽州

登壇必究 卷之三 玉曆

六

涼州入箕中十度 滄陽入尾三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樂浪入箕三度 廣陽入箕九度

上谷入尾一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渤海入箕一度 元菟入箕六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潁江入斗六度 潁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濟南入危一度

北海入虛九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營室東壁衛井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七

魏郡入昂一度 鉅鹿入昂三度

常山入昂五度 廣平入昂七度

中山入昂一度 清河入昂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背參魏益州

廣漢入背一度 越嶲入背三度

蜀郡入背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梓潼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與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與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宏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容齋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而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蠟蟄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井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邱後徙楚邱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其東郡屬兗州於井州了不相干而井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粟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聽之分野也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八

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井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後出於李淳風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

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簫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

貫箕邊次絡斗魁胃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涓二道相

合又南行分夾瓠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

附路闕道平北登大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

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

經次南河向闕邱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  
張衡云漢津者金之氣也其本  
日水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旱

中與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疑疑而成  
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  
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  
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  
里南北則短幾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  
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  
天漢起東北而止西  
南其修徑可知矣

七曜 日月

隋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  
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曆

九

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  
節是故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  
也又人君有瑕必靈其惡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  
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  
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  
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  
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羣  
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日  
中有黑子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

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  
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  
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  
其間盡視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  
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  
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  
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  
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曆

十

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  
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  
對日之衡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  
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麻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  
矣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為太陰  
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此比德刑罰之義列  
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  
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  
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



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則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焉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昌姬娥遂托身於月是為嫦娥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由暗明無所屬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暗暗暈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麻

士

日月行道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行去極遠近之差暑景

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暑長為涼短為早春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蟻齊魯之間聲如轉韻扶聲近蟻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之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麻

士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决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



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  
 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日  
 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  
 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  
 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也  
 故易曰東北喪明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  
 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  
 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  
 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  
 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  
 登壇必究卷之一 玉曆 七

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斗民  
 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  
 日月為風兩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  
 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  
 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妖  
 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歷日歷與堯典月令不同日  
 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歷於一

歲之闕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  
 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  
 知太初歷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  
 虞喜始覺之歷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  
 本朝冬至日歷各各不同然後知歲星差之法得  
 天甚密不可廢也然考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  
 歷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  
 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  
 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劉焯  
 之為尤近遂以一行歷推之乃得八十三家而差  
 一度蓋大衍分一度為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  
 一歲三十有六太積至八十三家則差一度又不  
 若本朝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即  
 其法推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上距唐開  
 元甲子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蓋唐志開元甲  
 子日在赤道斗中十度是也開元甲子上距漢太  
 初元年丁丑八百二十七年日差十度蓋唐至以  
 開元大衍歷歲差引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

登壇必究卷之一 玉曆 古

在斗二十度是也太初丁丑上距秦莊襄王元年  
 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  
 蓋月令云日在斗是也秦莊襄王元年在虛甲  
 子二千二十八日差二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一  
 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言日短星昴也說者不知  
 歲差之法以堯典家之月令遠於今日不考差一  
 次求其說而不可得遂以為節氣有初中之味又  
 謂古以午為中皆失之遠矣  
 又曰開曆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較之堯時幾退  
 四十餘度差日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  
 陽之躡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官次蓋  
 太陽本日行一度近歲紀元歷定歲差約退一分  
 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改遲緩一年周天  
 而後差積累分秒而躡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  
 千年後將所差半周天審如是寒暑易位乎以候  
 治歷者  
 又曰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緯維分列四方南  
 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



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赤白黑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歷以儀探測之得畢參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本朝皇祐初日官周濬以新儀測候與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清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少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也若夫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與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歷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歷之躔度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主

謂之黃月行青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為內南為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秋分交於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為之名日之行也每歲有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又曰按天文志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立春春分月從赤道立秋秋分月從赤道立冬冬至北從赤道立夏至南從赤道吳興沈氏云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

登壇必究 卷二

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如陳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議之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之耳而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強也

沈氏筆談曰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乎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割而所見幾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主

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彘邪息變色乳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使人超舍  
而前為歲退舍為縮盈其國有兵不伏縮其國有  
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地一曰當居  
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  
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庚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  
祇見其舍也一歲星盈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  
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  
祇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  
星末類彗長二丈盈東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  
三月乃生天格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孟  
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為祇星也。石  
氏見彗雲如牛。韋昭曰彗音參差之參。甘氏  
不出三月乃生天格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  
見彗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機本類星末  
銳長數丈石氏格機格彗異狀一也必有破  
國亂君伏死其事餘殃不盡為早凶饑暴疾至日  
行一尺出二十餘日乃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  
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日歲星不出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七

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中典  
天文志歲星色青北參左肩小於太白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  
舍命國為亂為賤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  
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  
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亂  
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  
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  
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

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  
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官  
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遑遑小人浪浪不有  
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欺王又為理外則理兵內  
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  
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張衡  
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精為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謠  
嬉戲昏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朝太微受制而出行  
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歲而周天

登壇必究 卷之三 玉曆

六

中典天文志熒惑色赤比心大星大小類填按五  
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照享年穀  
順成過無道之分則犯關變色為災為兵日吉日  
凶未有不關於人事者也然五星之變俱足以致  
殃熒惑太白為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  
而不常又為執法謂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  
為亟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心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  
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  
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  
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  
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日贏有主命不成不乃



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成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  
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  
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  
則填星大動張衡云填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也  
一名地候晉灼曰當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填行一  
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中與天文志填星色黃北參右肩小於辰按唐孔  
氏謂五星之行金木日行一度火七百人十日行  
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  
度惟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蓋土星重厚  
而舒緩其行最遲故其爲變亦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世之伎術以五星命者大率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辰

充

以火土爲惡故有畫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  
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  
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鎮守斗  
誠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  
入旱金兵水水米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爲害  
也又云五星犯北客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遠居  
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  
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繫  
非民庶可得伴耶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  
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

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  
人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小  
國強女主昌又曰太自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  
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  
官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終星一名  
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威星一名  
大暉一名太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  
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  
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辰

辛

丑未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  
居其北爲羸侯王不享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  
白居其北日方見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  
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  
軍必有死王之憂有亡國一日天下匪兵野有兵  
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匪  
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  
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  
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  
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  
凶。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  
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戰  
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  
三日而復徵入三日乃復徵出是爲粟而伏。晉  
灼曰粟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  
其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徵出三日乃復徵入



其下國有憂帥師雖眾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師  
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  
日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祲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  
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遲  
而下也。正出舉日平正也。桑榆上餘二千里也。  
上而疾求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晉灼曰三  
分天過其一此酉戌之間也。太白經天天下革  
民更主。孟康曰謂出東入西而出西入東也。太  
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  
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也。  
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  
強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平  
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  
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所指吉逆之凶進退  
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圍以靜用兵靜吉躁  
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凡太白  
所出所直之辰其國得其位得其位者戰勝所直  
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三

色黃而未倉小敗朱色黃而赤黑小敗燕色黃黑  
敗皆大角勝也。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  
有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  
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  
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  
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傳得字作  
德。  
中興天文志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又大於歲星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  
趙代以比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  
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効  
不効其時不和出入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

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

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遠其國大

水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一名彗星一名伺星晉灼

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

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祲

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

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與他星遇而闕天下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三

中興天文志辰星色黑  
比奎大星小於歲星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以其行而順應節色變有  
類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  
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  
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者歲星以  
惠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所行  
所值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者



惠也居虛無惠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也營室  
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武  
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  
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  
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  
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  
象吉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三

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關國有內  
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牡年穀  
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  
饑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  
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與水合  
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日火與水合爲焯不可舉  
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亡  
師一日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  
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

憂入太白中而上欲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  
其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關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圍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關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  
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以疆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僂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四

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  
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  
小  
凡五星色其圓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爲憂青  
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



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變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先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方爲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爲五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遲而率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芒角比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水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初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遲朝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

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今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且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辰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經天二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麻度者爲得其行政合於常違麻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失其序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古麻五星並順行秦麻始有金火之逆又廿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麻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



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過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啓墊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七

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元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者也  
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逆道何也班氏謂三代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節而歲世道趨未星軌通亦失其初與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故星紀之逆順可以懼然懼矣  
又曰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前稱歲星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二入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非是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率百二十餘

年而超一次固以爲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爲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蓋自相悖按劉歆三統歷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古人所未究也又左氏疏以歷法推之周天凡十二次每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尚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爲一次矣殆據是乎餘四星之行固有順逆中間亦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後之考歷者當能辨之然當考五星之行率循黃道惟金火二星游行不測土水歲星爲變希則凡黃道所經順軌則不占惟凌犯留守則有凶咎如熒惑每入太微出端門星家謂受制而出實則黃道所經也而月與五星相遇亦多涉黃道內外之徑黃道邪界列宿各有尺數如房宿又有上中下三道焉此其所以易於凌犯是以清臺每言五星行次黃道所經諸星占家多不驗凡以此故要諸天人之際可畏有兆於此有感於彼

登壇必究 卷之三 玉屏

天

其出沒顯晦飛流升降疾遲盈縮進退會散動移轉徙非遠無與於人是故精毅之交明君謹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滋敬思其咎謝不敢怠寧王事之肅然也善乎太史公之言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讓畏天者擇焉  
又曰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凌有應有闕有盈有縮有食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韋昭謂下而往觸之爲犯也居其宿日守相冒而過曰凌韋昭謂夾掩爲凌也經之日應相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爲闕早出曰盈晚出曰縮又其次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凌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誣已然有或不盡如所占何也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迫近則殃大遠則毋傷寸以內芒刃相及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毋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狼見其差近遂譴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變不驗



隋天文志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及圖緯舊說撰天文錄三十卷逮周氏克梁獲庾李才為太史令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驗益備今略其雜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登壇必究卷之一玉麻 三曰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華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容

中興天文志瑞星有十二曰景星一名德星二曰周伯三日含譽四曰王蓬芮五日格澤六曰元保七曰昭明八曰昏昌九曰旬始十日司危十一曰菟昌十二曰地維藏光瑞星五行之冲和氣也五行順樂旺相喜合之所生也周伯王蓬芮皆古者高世不仕之人王其姓蓬芮其名周伯其姓字也其精為星帝命之為瑞星三家義同然考之晉志瑞星止四星其別伯又於各星見之無王蓬芮而客星則有王蓬絮芮所至之國非福也而三家所言妖星則別有蓬星焉曰蓬芮曰蓬絮芮曰蓬星其言禍福不同豈各有據乎竝存之又晉志無元保以下七星其昭明司危地維藏光則皆為妖星

若隋志則因晉志而又無格澤疑當從晉志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昔星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強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橫大水浩洋又曰星晝見虹不滅人主不明星奪日光天下有立王二曰恒星不見恒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不見者象諸侯之背畔不佐王者奉順法度無君之象也又曰恒星不見主不嚴法度消又曰天子失政諸侯橫暴又曰常星列

登壇必究

卷之一玉麻

三

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闕星闕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眾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眾星墜人失其所也凡星所墜國易政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天下亂期三年又曰奔星之所墜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墜滅家邦眾星之所墜眾庶亡又曰填星墜海水洗黃星騁海水躍又曰黃星墜海水傾亦曰驥星墜而渤海決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盟主眾暴寡大併小又曰星辰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



者失道綱紀廢下將畔去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  
國有兵凶則星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爲飛蟲  
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爲土國  
主有兵則星墜爲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爲沙星  
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  
爲龍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  
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一

三

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眾  
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眾  
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前小後  
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  
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  
風雲有流星見良久問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  
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異狀各占不  
同今畧古書及荊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

也色赤者將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黃白者從天墜  
有音如炬燦火下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  
有喜若水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起兵  
流星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之精華也  
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  
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凡星如甕者  
爲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爲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  
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失地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一

三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  
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  
皎然白前卑後高擗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  
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  
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此謂自相  
鬻食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  
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十餘丈而委  
曲名曰天刑一日天飾將軍均封疆  
天狗狀如犬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



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傍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一日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各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鬪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餘占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各營頭

中興天文志流星有八一日天使二日天驕三日天雁四日天作五日地雁六日彗星七日營頭八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一

日天狗自上而降雨日流東西橫行亦曰流奔亦流也流星之為天使者有祥有妖流星之為天驕天馬者祥流星夜隕而為天保者亦祥流星夜隕而為地雁為彗星者晝隕或夜隕而為營頭者亦妖流星之大者為奔星奔星夜隕而為天狗其妖甚矣飛星有五一日天刑二日降石三日頓頭四日解神五日大潰自下而升日飛飛星之為天刑者祥自降石以下皆妖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為兵為饑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為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

破國屠城其君死天下大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尸從橫餘殃不盡為水旱兵饑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

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借日而為光故夕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一

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從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二日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有大亂外則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日天棊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則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為旱饑暴疾五日天機石氏云雲如牛狀甘氏



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至捕制六日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萑而長各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未有星主伐在逆主惑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七日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強或曰外內有兵喪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彗

下一日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一日大人凶兵大起十日可危如太白有目或曰日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有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爲爭爭之徵主擊強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主臣行主德十一曰天棧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鈞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爲饑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

星之狀類辰去地可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青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乘亡爲五分毀敗之徵亦爲備急兵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衝十三曰六賊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關樞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曰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白赤表下有二彗從橫主逐王主刺王出則陰精橫兵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彗

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十五日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籠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羣猾橫恣或曰日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至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日蓬星

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  
亂臣戮死又日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  
九日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日四填星  
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日可四丈或日星大而赤去  
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為兵起其  
下二十一日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日大而赤去地二  
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棊 天槍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葦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七

熒惑散為昭日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機

赤葦

填星散為五殘 獄漢 大賁 昭星 細流 旬

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葦

太白散為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

狗 天殘 卒起 白葦

辰星散為枉矢 破女 拂樞 滅寶 繞縱 驚

恐 大奮祀 黑葦

五色之葦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  
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荆 眞若 天棊 天樓 天  
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  
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惑 天崔 赤若 蚩  
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  
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荆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七

葦 皆填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  
其旁

若星 帝星 若葦 竹葦 牆星 棧星 白

藿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  
其旁

天美 天機 天社 天麻 天林 天蒿 端

下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  
其旁

已上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



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中興天文志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氣也五行掩合陵犯怒逆錯亂流散雜變之所生也李本黃帝時一女子修行不得其死蚩尤則黃帝所誅者亦五行戾氣之所蓄結而為之者也按申須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李為一星左氏昭公十七年有星李於大辰魯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曰李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有星李於北斗杜預曰李彗也郭璞釋爾雅曰彗妖星也亦謂之李綜其實不然彗李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少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星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宋均注鈞命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善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道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河河決賊處處起史記彗出東井東井齊分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李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李甚彗也董仲舒曰李者乃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大率李彗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為兵革事又曰變星天官書及漢晉隋志所載紛雜象位色占或相抵忤蓋詳妖之所繫知者不傳傳者不真往哲先賢心口相授不著之書以為國之重事故也今訂其繁重則其謬妄定正其數而存其名晉隋志又載漢京房風角書云五緯所生妖星三十五秀各有五色方雲常見月左右木火金水各生所屬宿中惟鎮星所生無所從出又載河圖說云五緯之精散為妖星又三十五既多複出不可考而其分隸亦往往傳會難信云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眾庶流亡去其鄉

此同而占異 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舊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節無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狐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

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



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雜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溫星而有周伯王蓬萊芮又有盜星鍾陵天狗女帛之爲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萊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詳隋志以爲妖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一

星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星有兩赤華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誅后妃顛妻不一二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十輝

周禮既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祲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珥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鵠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鵠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闡謂日月蝕或日光脫也六曰瞽謂瞽瞍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珥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躋謂暈氣也或

登壇必究

卷之二十二

星

日虹也詩所謂朝濟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熱或曰想思也赤氣謂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關天下兵起大戰日關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



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璫者如帶璫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璽

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炁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炁如覆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曰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炁也背者逆炁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璫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璫順抱擊

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濁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亦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璫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炁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璽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下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者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



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  
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  
黃內人勝日暈周匝東北偏厚厚為軍福在東北戰  
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鬪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  
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  
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眾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  
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  
成者後成而戰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  
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身外其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望

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  
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  
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  
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  
賀喜日暈有直珥為破軍貫至日為殺將日暈員且  
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  
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  
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  
重抱後有背戰順也皆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

為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為  
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倣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  
城日暈有背背為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  
叛餘方倣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為不和分離相去  
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  
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  
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家在  
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  
鑄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望

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  
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  
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而  
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  
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  
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  
不拔又曰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  
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  
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



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卽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連環爲兩軍兵起居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匝半暈在東東軍勝南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畢

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在天子

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亦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旄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巽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鬪雞赤白相連在氣中或發黃炁皆將士精勇

凡炁上黃下白名曰善炁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凡負炁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炁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炁或如羣羊羣猪在炁此衰炁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



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捲席如正布亂穰者皆為敗  
徵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决隄垣如壞  
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比降人氣如人十五五皆义手低頭又云如人义  
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為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  
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  
人或城上氣如烟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  
為兩華狀者皆不可攻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巽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如敗車或有赤黑氣  
如狸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  
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  
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色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  
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  
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

復與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  
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  
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  
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赤如狗入營其下  
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  
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赤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  
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雲五色具者其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辛

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  
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  
至四始之日有黑雲赤如陣厚大重者多雨赤若霧  
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霧  
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  
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鶴尾來蔭國上三日  
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  
雲如烝味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眾亂所基霧者眾邪之氣陰來



冒陽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中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  
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炁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炁亂  
之象積日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玉

羊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旂自華已南氣下  
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渤碣  
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炁如員  
登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  
狔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  
青尾恒山炁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炁如室  
屋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轉兩  
端兌灼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翬者類闕旗  
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博密其見動

人及有兵必起合關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兌後

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

車魯雲如馬衛雲如大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

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氣乍高

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炁博前卑後高者疾

前方而後高銳而卑者却其炁平者其行徐前高後

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炁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

氣如彗掃一雲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

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

登壇必究

卷之三 玉麻

玉

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  
出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  
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  
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  
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  
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  
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玉麻祥異賦

天地雨霜



惟天為大惟君最尊政教兆於人理祥變見於天文  
行有玷缺則日象顯示天有妖孽則德宣日新確乎  
在上而晶明者天之體也隕乎在下而安靜者地之  
形云地土忽陷萬民離散天色忽變四夷來侵天裂  
是謂陽不足君弱政亂而土裂地震是謂陰有餘臣  
專民擾而兵興地鳴有聲天子失國政天鳴有聲至  
尊有憂驚天雨草悵祿信衰所致地生毛人勞兵起  
之徵地成泉大水而兵亂天雨石大戰而君凶天陰  
晦而不雨者內亂陰謀圖議地坼裂而有聲者大兵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麻

書

失土不寧山鳴乃有大亂天鼓乃有暴兵地燃乃為  
恣自害之災天火乃虛偽侈靡之戒民勞而祿不肖  
則天雨以土糶賢滅而用小人則地生乎光怪下人  
將起也塌土如山貴臣將死也木冰而介雨雹雨霰  
夷狄侮而臣后專山徙山崩社稷亡而君道壞雨羽  
則人相殘食雨毛則兵徭不息雨金鐵殘酷之出雨  
蝨螟貪苛之致雨血則君不親於民雨肉則天不享  
其德有暴政則天雨成灰多陰謀則天雨成墨雨釜  
甌歲穰之徵降爵錫易王之異雨物則其野大兵雨

水則其分大疫無雲而雨者封拜無功不時而雷也  
賊臣將起霜雪之降苟非其時政在大臣而不在辟

太陽瑞應

凡日之應主君可陽含王字和平之異揚光耀德政  
之祥聖人在上則五色燭耀人君有德則四華熒煌  
欲行再赦之恩內出二華將有封禪之慶外有重光  
黃氣潤於日上宮中有喜青雲澤於西北國降賢良  
外國入貢也若黃人守日而立天下均心也如龍鳳  
抱日而翔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麻

書

太陽凶變

切詳日久不明上下蔽塞過中光暗德政不明日未  
入而無光為喪之異日已出而光暗主病之徵色赤  
如赭將死民怨而天下旱色赤如血有喪臣叛而盜  
賊生雲全無而光暗者臣叛雲盡赤而光暗者兵興  
日中分再出再沒皆為亡土日消小飛鳥飛燕並主  
君凶日隕則為鼎立而為失政日闕則為兩競而為  
夷兵星月晝見則謂爭明小國強而大國弱飛流犯  
日則為易政民流疫而王者崩妖日宵出兮紀綱大



滅眾日並出也天下紛爭又有常晝而冥晦者陰反  
為陽而臣將制其主日中有黑氣者臣不掩惡而百  
姓惡其君黑子若黑氣乍三乍五臣謀若臣亂爵賞  
不平齒足俱見者兵敗而將軍死日月並出者臣叛  
而夷狄侵號令害民則日應之而赤君弱下貧則日  
色白而青黃則君聞善不與黑則君惡見於民

日旁異氣

君不見國中之異事將有日旁之異氣焉黑如龍銜  
日而臣叛青如龍守日而臣謀臣將叛則黑氣如人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雲

在日中或如背卧兵欲起則赤雲如輪在日側亦似  
相扶將謀則日下雲如虎踞兵起則日旁氣若冬株  
如人持如人牽在日下臣將叛去若青烏若青馬向  
日下主有憂虞如車馬走日下者軍破如斧鉞在日  
側者君憂赤如杵以衝絕其野萬人死而君惡或如  
血以覆蔽其下千里旱而民流大戰之氣掩日而如  
席如布兵傷之象守日而如馬如牛日下雲如人垂  
衣天子之候日出雲如車張蓋雨澤之由日上下青  
氣來居出軍乃吉日出入黑雲橫貫望雨須周氣直

立於日旁宮內爭鬪或相交於日側其下賊遊如人  
頭居日之旁兵戰流血若死蛇在日之下饑疫多愁  
左右如烏而色赤者君憂之咎上下似龍而色黑者  
風雨之籌氣映日如旗為兵流血雲夾日如帚後起  
無尤二白雲扶日國憂兵起三赤烏喙日必有戈矛  
雲如雞臨於日上兵喪並起氣如箭外向日下兵出  
三秋伏虎守日也將軍謀亂曲雲向日也自立王侯  
氣青黃赤白刺日甲兵哭泣雲如虹與日俱出國分  
兵憂日未出赤雲在上佞臣在側氣相交貫穿其日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曆

雲

將相不傳氣如蛇貫當占其色青疫白兵赤為將叛  
黃乃交兵其黑雨淨

日旁專氣

日旁之氣青而且赤形曲而向日者為抱為子喜而  
為臣忠形曲而背日者為背為臣反而為叛逆圓而  
小者為珥所臨者喜長而立者為直下有自立一珥  
為拜將而為戰攻兩珥為壽考而為勢力三珥為喜  
也驗之女后四珥為慶也應於子息類兩直而相交  
者為交為交淫內亂形如背而中起者為玦為玦敗



傷北直橫於上下為格格則為闕交曲於左右為紐紐則為喜氣小在日下而向上者為纓為得地之歡形直在日上而微起者為戴有推戴之德承者向於日下喜且得地冠者抱於日上封建親戚開闢土地今日上氣彎而如負內外安寧也日下氣立而如履長而斜倚日旁為戟戈戟相傷赤而曲在日旁為提地亡兵起

日旁雜氣

事有異常雜出日旁重抱兩珥兮人主喜四珥兩抱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卷

兮子孫昌三抱兩珥是謂大和而喜慶一抱一背各為破走而乖張背而珥大臣反叛冠而珥人主吉祥戴珥並出天子有子孫之慶冠纓俱見善人出南北之邦叛逆皆除冠紐兩珥福祿並降抱珥重光二背一直大臣謀欲自立一抱兩珥至尊喜且為常戴而冠至尊有喜珥而戴天下和平君親私到奸臣則日冠而紐後室將有喜事則日珥而纓冠珥而背雜於中主將亂國背珥而直交於內臣欲邪行直少背多謀自立者必矣抱多直少欲自立者無成兩敵相當

日旁雜見有抱者宜從抱而擊無抱者當順虹而戰

日暈

安居而日暈也多成風雨對敵而日暈也尤主軍營色黑則穀傷大水色青則糴貴大風色赤則暑雨霹靂色白則常有暴兵黃則人君有喜亦為時雨農功半暈所在之方其軍戰勝日上如日之蓋有欲和親半暈再重國民善息兩畔相向天下大風暈并垣車輪兩敵因兵以亡國方暈如并幹天下不和有大兵方暈聚二背於上下人亡將北交運如連環而貫日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卷

兵起相爭暈再重人君有德或三四野有兵戎暈三重兵起穀傷其下有失地暈四重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五則后憂而六失政國弱七暈八則民亂而九荒擾大亂十重

日暈別氣

別有抱珥之屬尤主軍兵之事抱珥在暈內圍城則內人勝抱珥在暈外攻城則外人利暈而直珥為破軍暈而抱背為敗亡日暈有珥裂土立王日暈而負得地之祥暈兩珥而虹貫之戰得將軍暈兩珥而雲



貫之年多病疾暈四背則爲內亂而爲臣反暈二背則無兵起而有兵入暈有抱珥虹背珥皆宜順其抱而擊暈有背珥直而虹並宜順虹所指攻暈四抱天子有喜暈兩抱天下和平重暈背珥叛從中起半暈背珥出謀不成暈一冠一紐一珥主有慶且有所立暈四珥四背四珥臣有謀夷關不行暈而負氣著暈上負爲喜亦爲得地暈而白虹貫日體近臣亂諸侯不忠有軍暈而珥外軍有悔無軍暈而珥官中忿爭暈而抱抱相臨其軍戰勝暈而背背所在必有反城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堯

長大實有密而遠厚澤而抱久皆爲必勝之兆短小虛無疎且近薄枯而背亟並爲必敗之徵

日食變異

日食有數而推氣象別出爲異王者惡於歲初大人憂其食既食而大風則宰相專權食而大寒則夷狄兵至臣不進忠則氣若虹霓而或有黑雲后妃有謀則氣如暈烏而或成暈珥日食有氣如兔而守日不移者民叛兵興日食兩珥四珥而白雲中出者以日占事

太陰休咎

月者闕也爲陰主臣朔而月在於東人君嚴肅晦而月見於兌臣下驕盈行陰道則陰雨行陽道則旱風進退不常也臣后專政行於中道也天下安寧君有福昌黃芒或戴國有喜慶正月偃形月若變色饑憂則青赤色爲亂爲旱黃則爲德爲榮黑爲水而爲病白爲喪而爲兵將有殃月變色小人用月失行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法侵奪主勢兵起其衝未當望而望則有更令攻人地者大吉當望而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李

不望則主不昌攻人地者有殃未當缺而缺臣后退黜當毀而不毀兵水波揚大盈則人君憂戚大縮則臣下不祥當出而不出陰謀默默當晦而不晦失地惶惶初出光色甚明女后專權執政當望蟾蜍不見大水城陷流亡月無光則下有死亡臣不忠教令廢亂月晝明則奸臣專政中國饑陰國兵強臣下相殘月傍生齒國家昏亂月底垂芒分爲二道也禍生僭逆毀爲數段也天下分張月赤如赭兮大將死月自天墜兮大臣亡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而賊主兩



月數月並見君弱陰盛而乘陽月見日中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野有兵喪

月旁異氣

臣下將殃異雲在旁雲如禽獸在中所王之者受害  
氣如人隨月下所當之者侯王其中有如人行相爭  
客勝其旁如杵抵月將死軍亡雲如人頭在旁赤戰  
白兵黑雨雲氣或有來刺黑雨赤戰白喪黑如鳴雞  
飛鳥羣羊羣豕不雨則匈奴兵起雲生月側一白三  
蒼二黑貫月則圍邑城降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麻

空

月旁氣

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珥為喜白喪黑凶昏時月珥  
國有半喜夜半而珥邊地大驚三珥忽見國喜將見  
四珥俱見臣謀不成四提天子無后四珥女主憂生  
兩珥無虹為風雨白虹貫之為戰兵珥且戴主有喜  
慶背而珥國有反城暈日暈月戰謀不決而戰兵不  
合且抱且背有欲為逆而有欲為忠

月暈諸氣并五星

月暈受衝國不安無風雨臣下專權天下偃兵終歲

無暈大風將至月暈重圓或三或九有失地受兵之  
嘆若四若八有死王亡國之愁暈五重則女后之憂  
七當易主暈六重則政教之失十乃更元虹蜺背玦  
度暈中兵喪之象若三若四雲抵月以戰勿當有背  
玦而暈不合謀叛自敗有暈氣而蜺指月將殺軍傷  
暈而白氣從外入拔城得將暈而白氣從中出圍城  
自殃雲來貫暈左右吏死白虹貫月臣亂于王后有  
陰謀暈連環而白虹干暈下遭兵革暈交貫而色赤  
有光暈而背所臨者敗暈而珥時歲平康暈色黃將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麻

空

軍益祿暈有光主有來降二暈相連而如環兩國交  
兵而爭地連環及斗天下兵火而大亂拔城重暈於  
魁大臣下獄而流移千里暈熒惑則大戰后憂暈歲  
星則主病羅貴暈太白則其野受兵暈辰星則其下  
多水暈填星則兵起於所在之鄉暈客星則憂及於  
所臨之國流星入暈則大使來流星出暈則貴人出

月食變異

月食有變為異無變可以數窮暈歲星而食者天下  
大戰暈填星而食者天下兵興暈熒惑而食破軍亡



地暈金水而食大水兵喪月食而關有軍必戰月食而暈其國君凶食而氣入暈者不宜爲主食而氣出暈者不利攻城食而彗孛來入當有哭泣之聲

月凌犯五星

將有灾青月犯五星犯歲則饑荒而流落乘之則相死而拔城月食歲星乃將相侯王之戮死歲星食月爲君長女后之憂徵多盜賊刑獄極繁月凌歲側有逐相人臣賊主歲入月中月與火光相及其宿國兵將起犯之則貴人出而有兵嚙之則其師破而敗北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壘

火食月則讒臣貴而後宮憂月食火則其地亂而白衣會憂在宮中非賊乃盜者火順行而入焉人主惡之讒臣用事者因逆犯而入矣月犯土主後宮灾下欲犯上土入月有土功事臣將戮主月食土其國之亡也以殺以伐土食月女主之凶也有喪有黜月犯金強侯作讎金貫月國有大兵月食金強國君憂臣弑主其臣亦死金入月大人爲亂將軍死臣謀不成月戴金星國有悴卒之軍旅太白蝕月臣有篡弑之禍心太陰犯水爲兵起而上卿亡水入月中有水刑

而臣叛主水食於月大水洪流月食於辰女憂亡國彗貫月則臣謀君彗入月則兵大起流星衝月則大臣凶奔星入月則君失地

歲星

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風雨總至赤有角早暖早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青爲應候之温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爲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去之地爲慶爲樂得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畜

者皆爲福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屯所衝之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若自暈則爲喪事其晝見也爲強臣

熒惑

熒惑主罰於時爲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色白而昧者苦雨傷稼色黑則雹凍變生色赤則赫曦施化赤如炬火兵喪因亂臣小人而生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逆行二舍之餘或火焚或有女灾留以庚辛之日有大喪而有戰伐若反明者爲備爲主



惡有正旗也為軍破將殺晝見自暈臣謀背於君王  
燒跡成勾大凶旱饑兵迫當入不入所在宿其國有  
殃當出不出所宿國民流兵疫

填星

填星主德占為夏季迹陳於外而兆發於中居四方  
之中戊己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例故星  
之名曰填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以其屬土之行而  
動靜吉凶占於夏季變白則水滂不熱變青則國多  
風雨色黑為風寒不時色黃為溽蒸當位春不青夏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奎

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為女后有憂春色青夏色赤  
秋色白冬色黑皆為女主有喜白而闕芒有子孫立  
王之慶黃而光耀更宮室土功之役如自暈亦為土  
功若芒角則有爭地色白則素服將集餌魚則黃帝  
將起

太白

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宰主生成故為之將觀象察法  
因以為名青而昧者陽氣復退黑而角者雷乃先收  
色赤則其國旱曠色白則其令蕭颯初出小而後大

者兵強而喜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失行在東  
中國北敗之兆失行在西夷狄北敗之由失舍則為  
破軍而亡國經天則為革命而民流行縮后族之患  
行盈將相之謀出高深入乃吉出卑淺入無憂行疾  
則速戰行遲則可留山西方為刑右之背之而得吉  
出東方為德左之迎之而獲休自暈則天下大赦為  
有兵而有喜晝見則兵喪並起為強后而強侯炎然  
而上兵起滿野炎然而下兵起盈溝光明見影者歲  
豐戰勝體小而昧者國敗軍憂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奎

辰星

辰星執刑於時為冬色青則凍閉不密色赤則流水  
不冰色白則冰雪雜下色黑則寒氣嚴疑有軍於野  
占為偏將無軍於野占為法刑不效之國為水旱刑  
政俱失所在之分有權智為主用兵當入不入號令  
廢而法律失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與太白各  
在一方不戰之象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之徵在東  
而赤者中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無軍於野而赤  
兵將起而欲征晝見則其國大亂經天則天下大凶



五星凌犯

木火相近為戰旱饑蝕而掩國亡君惡合而鬪殺將  
憂賊火觸木子孫之慶木觸火國亂憂疾木土合犯  
有兵戰敵亦為謀更代之事又為饑內亂之異歲白  
同處軍戰將死木金相犯臣黜女喪合而交鬪兮軍  
破將死而內亂合而環繞兮軍破逐相而亡國合鬪  
於東外有兵戰合鬪於西內有死王歲與辰合內兵  
來戰有兵不利先起亦為變謀更事相犯為兵興守  
之憂賊至焚惑合填為憂禍喪亦為大人惡之又為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玉曆 卒

不安之候水犯金將相傾敗之由環繞或鬪或大亂  
而為內亂相合若旗為變謀而為兵憂辰星入太白  
而上出為王者破軍殺將辰星入太白而下出為客  
者亡地多愁二星同度遠則毋傷三星若聚改立侯  
王四星若合是謂大盪閉其關梁而兵喪並起五星  
若合是謂易行有惠受慶而亡德受殃

瑞星

帝王有德天見其瑞國欲昌周伯黃光國有喜天保  
流墜不種而獲格澤之氣類火夷狄奉化合譽之耀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玉曆 卒

卒

若彗景星如月而助月德厚合天歸邪如雲而若星  
慶其歸國

妖星

人事有失乖氣致異光芒四出者曰彗偏指如帚者  
曰彗彗星為喪氣也除舊布新彗星為兵也合謀闇  
蔽長星自三丈以至橫天其形與彗彗星畧同而異

歲星精變

天棊天槍之妖本類星而未銳東出為棊而主奪爭  
西出為槍而主捕制國皇類南極而體大主寇難而

為兵喪天衝如蒼人而首赤為臣謀而主滅位蒼彗之妖占為不義

熒惑精變

蚩尤類彗而委曲為旗帝將暴虐而征伐不已昭明如太白而光芒不行占以為起霸而或為起德司危如太白而有目臣行主德而國相殘賊天攙出西方而如劍枯骨藉藉而赤地千里五都滅亡彗星再赤此歲星之精流而為變者

填星精變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充

五殘上有五枝垂亡毀敗獄漢下有三星逐王兵起六賊星其類熒惑為兵喪光動而赤弗星類弗殃占宿地旬始近北斗而類雄雞其怒如伏鱉而色青黑主亂兵且主改更為暴屍而為積骨忽爾黃彗見之當有女亂者矣

太白精變

天狗星流止地為狗聲所墜如火衝天血盈野伏屍瀉谷白彗橫天斬強是主

辰星精變

枉矢若流而蛇行色蒼黑如有毛目反兵合射而所誅以亂伐亂而臣酷上有權謀黑色彗出五星之散精而為妖期應以衝處則事舉

雜妖

營頭如壞山以墜軍大流星如雷而晝出所墜有大戰而拔城有覆軍流血而積骨長庚如布天鋒似鋒二星所見皆為起兵老子則淳淳然色白者兵大起蓬星則熒熒然色青者穀不登赤氣竟天格澤之氣伏屍之象流血之徵燭星上有二彗所見大盜不成

登壇必究

卷之一 玉屏

半

彙星為亂也夜有赤氣白星為喪也似星非星

客星

非其常有是為客星體小去速者事微而禍淺芒角見久者事大而禍深黃為土功而得地赤為殺將而侵城青黑則其下多病純白則其分多兵周伯其色枯黃兵喪饑饉王蓬狀如粉絮饑儉或兵温星之出四隅所生如風動搖而白色人饑大水而兵爭

流星飛星

流星自上而降飛星自下而昇所之之地日有使所



墜之下言有兵奸事乃蛇行而曲曲怒氣則聲震而  
隆隆奔星所墜其下有兵五星自流則帝王不安其  
位眾星並流則將軍並舉其兵

飛流異狀

然曰飛流過大則異如桃則為使行如瓮則謀爭起  
白光橫天者將相當之白氣曲環者斬奪爵位搖頭  
而上下者此謂降石而饑荒有喙而赤黑者名曰梁  
星而失地白化為雲名天滑流血積骨於飛流白若  
周天為查山兵戰流血於隕墜色赤而光照地者所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三

往有兵色白而前卑下者所之削邑有謀策則星自  
教來兵敗散則星投於壘帝王發使慰勞散為八角  
將軍均疆割地綬綬委曲照地而流四方者五穀不  
登有光而如疋布者以色占異獄庶流徙則星飛而  
反行其國兵起則星光而青赤

隕墜晝見

民離叛兮星隕於天天下亂兮星墜於地列宿所墜  
其下國亡星墜為石流血兵起墜而如有人言者善  
惡如其言墜而化為龍形者將有哭泣事為獸則國

有兵凶為土則天下大水化為金鐵天下兵凶變作  
草木干戈在國墜為人形粟麥飛蟲皆為水旱兵饑  
大起星隕墜照人而有聲如雷為大戰覆軍而血流  
千里夕見則臣有陰謀夕墜則其下兵疫星晝流而  
光耀橫天誅忠良而臣下圖議若六七八九皆晝見  
墜地為喪早兵饑而君憂逼弒晝見而與日爭光主  
兵喪而傷大水常星不見及列舍動搖君政崩亡而  
庶民勞役

帝王氣象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三

天子之氣外黃內赤氣多上達於天見必在於王日  
如龜鳳龍馬人虎兮鬱鬱然雜色衝天如城門高樓  
困蒼兮森森然恒帶殺氣或氣霧隱華蓋之形或五  
色如山鎮之勢或象青衣人垂手在日西皆帝王起  
德遊幸之符瑞

猛將氣

名將之氣鬱鬱然與天連猛將之氣勃勃然如火烟  
內白而赤氣繞外中黑而赤氣在前森森如龍而似  
虎漸漸如雲而作山形如交蛇勢如張弩其白如粉



絮困倉其氣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赤黑如旌旗舉並為猛將強卒亦主深謀遠慮

軍勝氣

軍勝之氣覆軍似堤若鳥鳥之飛去如旌旗之指敵  
悉如堤坂而前後摩地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徘徊其上兮如飛鳥赤白相隨兮如鬪雞如疋帛而後大前廣如五馬而尾仰首低如赤杵在烏雲之內如烏雲與赤悉相隨如人持斧而望彼如蛇舉首而向敵或如牽牛或如覆舟或象山堤之林木或如虎豹之潛伏或粉沸如樓緣以赤悉或赤黃五色上連天體或如華蓋之獨居或如引素之不一在吾軍急擊而勿留在敵上急去而勿擊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書

軍敗氣

悉色囚廢枯散占為軍敗之徵如敗車擊牛壞屋或蓋道蔽蒙晝冥黑如壞山墮於軍壘白如羣鳥趨入屯營勃勃然如燔生草紛紛然如轉枯蓬類偃蓋偃魚歸於軍上如羣羊羣猪在於氣中氣出半絕而漸盡或前高白而後青如雞兔之臨陣如馬牛之入軍

如人形而無頭如人頭以鬪身如雙蛇之委曲如羣鹿以驚奔有赤光從天流下如氣發連夜照人或如揚灰或如捲席或如人卧或如鳥飛或如覆船車蓋或如敗决垣堤或如霧始起而聚散或如人叉手而頭低不為將敗軍北必為降退逃歸

城勝氣

雲青黃臨城而城勝色青白中出而勿攻白氣中出而青氣北入赤氣如杵而黑雲似星青赤起暈內而四外出濛氣繞城外而不入中白如旌旗而赤界青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書

如牛頭而觸人或氣無極而如烟火或氣從中出而入吾軍或如雙蛇之氣或分兩彗之雲或平且有雲而色克其日或欲攻擊而雷雨過旬氣濛而人不相覩可速引去而遠屯茲皆城勝之悉不宜修櫓輶輜屠城氣

氣如死灰其城可克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則將死城降氣聚如樓而出見於外則攻之可得屈虹從外入城重暈白虹貫日濛霧圍城而入城白悉繞城而內入或赤黑如狸皮或雲悉如雄雉赤如人頭飛鳥



似敗車悉出向東或西而若北或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邊城圍或攻城城上無氣或如白蛇以指城或悉下白而上赤或如日死如霧濛或有悉出而復入皆屠城客勝之徵智將勿疑而急擊

### 伏兵氣

兩軍相當有赤悉隨氣所在有伏兵雲綿綿絞絞兮車騎潛跡如布席蒿草兮步卒匿形白氣粉沸而起如樓狀黑氣渾渾而赤氣在中或烏雲中之赤杵或赤雲內之烏人或如數人之在黑氣或如幢節之在

###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圭

烏雲或雲如山嶽在外或前烏後白相隣此氣象之所見伏兵藏而莫聞

### 暴兵氣

暴兵之象赤悉赫然赤如旌旗或四方徧滿白如疋布或赤悉亘天如瓜蔓而八九不斷若仙衣而千萬相連或如方暈或如赤虹或如狗四枚相聚或如人行止不崩或如人行或如艾虎零零自中天而下吾陣黑雲從敵上而覆吾軍有雲如人而赤色無雲獨見此黑雲或如胡以列陣或如人以執楯或如赤杵

或如火雲如人持節之勢或如旌旗之伸凡此氣之所起有賊兵而暴臻

### 戰陣氣

赤氣如傘以覆軍千里內戰則有慶天昏漠寒剋則遇敵相攻氣青白如膏則大戰將勇赤雲如狗以入營赤雲屈旋而不動如丹蛇如立蛇如獲舟如畊隴或白氣如車入斗以轉遷或日有白氣若虹而交見氣如人以無頭如死人而偃卧或一瑛四五白虹此並為交兵大戰

###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圭

### 圖謀氣

敵國圖謀白氣羣行士卒內亂日月濛濛黑如幢節而出於營敵欲求戰而有謀詐黑如車輪而臨我陣敵人謀亂臣與賊通晝陰則君謀將出夜陰則臣謀乃興或天氣陰沉夜不見星而晝不見日或連陰十日不見日月而亂風四起並主君臣俱有陰謀亦為兩敵陰相圖議黑含五色臨我軍敵與臣謀當自死

### 軍營雜氣

兩軍相當各占其悉以高厚實長澤之類為勝以下

薄虛短枯之類為北炁安則軍安而治炁散則軍亂而躓對敵有雲來而其勢甚卑是賊必大至而急起嚴備將軍失魄兮雲如蛟龍軍士死亡兮炁如兔雉遇四方盛氣也無向而攻遇四方死氣也宜順而擊赤氣隨日出軍行有憂赤炁隨日沒外有告急赤黑氣並行赤氣滅賊可以獲赤炁若獨行無黑氣賊不可得被圍則平目視圍救來處其炁翕翕新出軍行師占雲逆可屯而順可擊

吉凶氣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七

五色氤氳兮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也太平之應大風將至則雲如亂穰大雨將至則雲甚重潤將有喪則青氣東西極天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赤氣如血則血流黑氣如道則有赦有雲如龍行大水也人亦流亡赤炁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月賢人隱逸也雲具備五色而常有常存大臣縱恣也雲亦黃四塞而終日連夜赤炁覆日而如血大旱民饑黑炁變化而更移夷欺中國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焉雲如氣也昧而濁賢人去矣

濛霧

日月不見而在天者為濛氣前後不覩而在地者為霧冥霧大作姦臣謀上濛日見政令不明臣志不伸晝明夜霧臣志得伸晝霧夜晴臣行邪政於百姓霧從夜半至日中積日不解今天下分散乍合乍散兮臣謀不成山中冬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災也山將欲崩

虹蜺

虹蜺之占氣散之異對日月則風雨將至而皆不為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七

災夾日月則黑白為喪青黃為瑞貫日月則秋為雨而餘月喪夜穿星則有陰謀而其地多水晝霧而白虹見則君憂夜霧而白虹見則臣畏若政亂后盛而君凶下宮殿園池及井內出地中其地大饑出井中國憂兵起赤虹如杵則君凶而萬人死亡白虹貫日則臣亂而君憂逼弒日赤黑而虹貫之君憂攻城邑而虹不匝可擊虹蜺見三日占之大風雨自然災釋

占風

風氣無常來往四方其政鳴條啓坼其化鼓舞飄揚



頌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發屋折木者爲  
怒揚砂轉石者爲狂勢紛錯交橫任小人而疎君子  
聲啾唧慘切不疾疫而必大喪撼撼蓬勃大兵將至  
炎炎恍惚火旱爲殃大風黃霧兮白日沉沉主上昏  
亂兮政化未明觸塵蓬勃者爲勃亂扶搖羊角者爲  
飄風凜冽而人懷戰慄刑罰暴急卒起而南北不定  
上下不甯

八風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立春有條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老

風而良生春分有明庶而東作清明巽出當立夏之  
時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立秋兮西南涼風乍涼秋  
分兮西方闐闐欲剝立冬乾來兮不周冬至坎來兮  
廣莫正朔之風立春同較

五音風

何以別風之五音宮則如牛鳴竅中急惡土功大興  
宮來山摧岸崩自角而來虫蝗敗穀從商而至大水  
暴風發徵兮虫狼爲害起羽地大雨寒陰如羊離羣  
風聲入商暴起有關兵急令商來必夷塞關梁發宮

方邑有憂起角地國有喪君令行也生於徵上大雨  
至也來於羽方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拔木則賊  
來鬪戰起角則急兵入廓商則軍令起而暴兵來宮  
則貴人疾而土功作羽來兮人泣而其野饑徵來兮  
絲貴而火灼燥聲如縛斃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  
自徵有火燄起角則旱火發而土功宮則寺舍災而  
哭泣商爲急兵鬪爭羽爲寶物出國揚波擊濕鼓執  
不謂之羽急怒則糴貴而有兵起羽則霜雹而大雨  
從商則兵鬪將憂自宮則暴寒傷物徵來兮臣民有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麻

牛

憂角來兮城圍不去

六情風占

五音然定參之六情申子爲貪狼貪而無厭寅午爲  
廉貞遷進專精亥卯陰賊潛爲寇盜巳酉寬大酒食  
歡榮戌丑公正兮悲哀而報仇而諫諍辰未奸邪也  
淫泆而狂詐而虛驚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戊  
已則參刑衝是庚辛壬癸取鈞情而須辨陰前陽後  
各三辰是日鈞名

立成圖



甲德甲	甲刑戊	子 <small>貪</small> 戊 <small>公</small> 申 <small>貪</small> 午 <small>廉</small> 辰 <small>奸</small> 寅 <small>廉</small>
未 <small>在</small> 木	角民	本情 商 徵 羽 商 徵 羽
乙德庚	乙刑己	丑 <small>公</small> 亥 <small>陰</small> 酉 <small>寬</small> 未 <small>奸</small> 巳 <small>寬</small> 卯 <small>陰</small>
丙德丙	丙刑庚	寅 <small>陰</small> 子 <small>公</small> 戌 <small>陰</small> 申 <small>寬</small> 午 <small>奸</small> 辰 <small>寬</small>
火 <small>在</small>	徵事	合情 徵 羽 宮 徵 羽 宮
丁德壬	丁刑辛	卯 <small>公</small> 丑 <small>貪</small> 亥 <small>廉</small> 酉 <small>奸</small> 未 <small>廉</small> 巳 <small>貪</small>
戊德戊	戊刑壬	辰 <small>奸</small> 寅 <small>寬</small> 子 <small>陰</small> 戌 <small>奸</small> 申 <small>廉</small> 午 <small>廉</small>
土 <small>在</small>	宮君	刑情 角 宮 徵 角 宮 徵
已德甲	己刑癸	巳 <small>貪</small> 卯 <small>貪</small> 丑 <small>公</small> 亥 <small>陰</small> 酉 <small>寬</small> 未 <small>公</small>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全
庚德庚	庚刑甲	午 <small>貪</small> 辰 <small>公</small> 寅 <small>貪</small> 子 <small>廉</small> 戌 <small>奸</small> 申 <small>廉</small>
金 <small>在</small>	商兵	衝情 宮 商 角 宮 商 角
辛德丙	辛刑乙	未 <small>公</small> 巳 <small>陰</small> 卯 <small>寬</small> 丑 <small>奸</small> 亥 <small>寬</small> 酉 <small>陰</small>
壬德壬	壬刑丙	申 <small>寬</small> 午 <small>陰</small> 辰 <small>公</small> 寅 <small>陰</small> 子 <small>寬</small> 戌 <small>奸</small>
水 <small>在</small>	羽	鈞情 商 角 羽 商 角 羽
癸德戊	癸刑丁	酉 <small>貪</small> 未 <small>公</small> 巳 <small>貪</small> 卯 <small>廉</small> 丑 <small>奸</small> 亥 <small>廉</small>

賞賜聚集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鬪殺傷及叛逆主劫暴事哀行公正主報讎諍事樂行奸邪主淫泆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

風塵蔽天干支共觀甲則海中兵起乙則夷狄侵邊丙丁旱疫而邊兵圍急戊己糴貴而土功邑遷叫怒庚辛急備邊陲無咎飛砂壬癸北虜侵境不甯子為兵起水中丑為粟貴之徵寅有赤氣則炎火卯有黃霧則蜚生辰為將行巳為天下大旱午為民散未為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屏 全

主功大興申則盜攻殺貴也酉作河瀆流溢戌則胡兵四起也亥為兵賊相攻三日有雨即解陽怒利以陰承

風占勝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方所其日納音為客時與來方為主時方制音利為主而後應納音反制宜為客而先舉還若相生是為和睦逆風雨交戰則師徒大敗而名落屍順風雨交戰則軍旅大捷而為得助受宮羽商日風從季來或申子



亥卯時當子午帶刑殺急速而寒濁有夷兵犯塞而  
出沒受角日子午之時季來則將伐夷去受角日徵  
來則火災受羽日羽來則暴雨自刑日風來徵方大  
火起災及貴府飄驟而牙旗折交戰將死急惡而軍  
慎傾將卒皆惡暴風迅起於刑墓之方宜防急賊及  
伏兵掩覆

旋風占

獨鹿盤桓風名曰旋入吾寨急宜嚴備入敵城急合  
攻焉入官宅屋室之內決音情刑德為先德為喜慶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屏

全

刑則憂煩入屋室飛揚衣物驚財耗不盜須燃凡行  
次逆來衝我宜迴避暫止勿前噫詳變無窮占書雜  
註余乃撮機要為集解之編舉宏綱為長短之句士  
乎士乎志欲學匡國佐君之術尤宜覽斯書誦斯賦

風雨賦

出天機玉札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高明天也言高明在上則有星辰也沉潛下截風

雨雷神沉潛地也沉潛而在下有風雨雷神主之也占斗光之明暗辨月

色之初新黃昏時則觀北斗有無雲氣平日則看新月上下左右之間雲氣魁畔黑

雲見沾滋于當夜北斗前四星名魁若有黑雲連掩斗口當夜有雨罡前黃

悉知潤澤以來晨北斗後二星名杓第七星日天罡星者前有黃色潤明主來日有雨

遍掩映而三日北斗遇被烏雲遮掩主三獨溟濛而

半旬斗間一二星有雲遮蔽三五日有雨又日四望無雲雖北斗中上下有雲氣潤者五日內雨又

如黑雲低下廣戊己六龍若魚行而大灑名曰六龍

其日平旦占日下夜占斗若雲氣蒼潤如

鮮鱗狀或行掩北斗主當日或當夜大雨斗間五色

如龜動以長津斗間五色雲氣或變蒼色如龜或如龍之形動主有大雨至類南

天而炎火同中岳以飄塵南天者赤色氣也斗間有赤雲氣主旱又日赤雲散

斗明日大熱中岳者黃色氣也如黃雲昏黑蔽斗或

在日月上下不廣者多風土塵埃之象又占但青

龍亥子壬癸杓前白炁而大遭風雨白氣掩北斗并發動主有雨

登壇必究 卷之三 玉屏

風惡雨之象每月初一日觀北斗節內丹霞而甚益

聞有白氣潤澤主月內多風雨

農人每月交節氣日早晨見丹霞之氣主節內風雨六甲晴空一旬竭澆

一甲管一旬十日陰晴若甲日晴雲悉如出五行逐面

晴明無雲掩日與斗則十日晴

雲氣出看何方上方見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雨其

餘依此青雲甲乙日雨紅雲丙丁日雨黃雲戊己日

雨白雲庚辛日雨黑雲壬癸日雨五色逐方面而起雨也

日雨五色逐方面而起雨也

為因五卯日與六旦夕滋蒼諸干之期程立變平日

黑雲在何方如東方有雲

應甲乙日之類斷同上

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露

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晝則日素日丹蟾升未降而炎

色紫夜則月色白主有陰雨

早天氣未降地氣先升晝則日色白夜則月色赤主炎旱陽碧陰綠未交而景



色將寒 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晝則日色青夜則月色  
緣是二氣不交將寒之兆此寒而氣未集測  
之 奇黑耦青未密而虹霓欲見 奇者日朝者月也天  
氣相交而未密則日黑月 若乃重占卯日雲聚中央  
青將雨不雨虹霓見也

寒風烈土折樹四方雨瀉傾頻無之則別生災異 通  
甲屈伸之徵凡占六甲五卯日有雲聚中央將寒大  
風折木四方皆翳隨變雲氣有大雨此天地之變動  
若無雨則別 攢與兵賊有之則大起凶殃 申卯日如  
生災異也 無雨則不止災殃必有盜 斷五音之宮羽 子午時為  
賊兵起事變在五日内應 又土為官水為羽木為角火為徵金為商如徵日徵  
為羽辰戌時為商巳亥時為角丑未寅申時為徵也  
風時加丑未寅申有火災卯日角風時加巳亥有災  
病商日商風時加辰戌有兵起羽日羽風時加卯酉

有雨 裁六義之柔剛 六義六情也如寅午日為廉貞  
酉日為寬大風從西方來主酒食權樂事丑戌日為  
公正風從西南方來報仇俱善相通和悅之事申子  
日為貪狼風從北方來主侵奪財貨賊盜兵起亥卯  
日為陰賊風從東方來主七日內有陰賊入界偷劫  
盜竊之事辰未日為奸邪風從東方來七日內有  
虛驚奸非事如風清不寒事善如昏濁破屋折木則  
凶 壬子至丁各轄三朝高燥則雲蔽數日 壬子癸丑  
也 丙辰丁巳每一日管三日陰晴假如壬子日日出時  
有雲氣低濃或黑雲氣在北斗上下左右則所管成  
午巳未庚申三日內若無雲氣高燥晴明則此三日  
內皆晴癸丑管辛酉壬戌癸亥日甲寅管甲子乙丑  
丙寅日乙卯管丁卯戊辰己巳日丙辰管庚午辛未  
壬申日丁巳管癸酉甲戌乙亥各三日總二十四日  
推詳所管 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 丙  
晝夜占之

登壇必究 卷五 玉曆 全

其日黑雲蔽日或掩北斗則所管五日內皆如前占  
晴雨並同丙子管壬午癸未庚申辛酉丙戌日丁丑  
日管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日戊寅管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日巳卯管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  
日庚辰日管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日辛巳日管  
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併前共 連窺天漢蛇經而  
六十日逐日占斗光日色占之

霧集雲屯累顧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天漢銀河即  
雲氣黑潤形如猪蛇 無雲掩映當旬之草木不滋有  
來往主當時雨水多

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天河中五卯六甲日望  
內晴明但有雲氣在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癸  
中則所管日內風雨 日夜半黑雲氣狀如龍形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  
在震位上主辰日有雨

登壇必究 卷五 玉曆 全

信 辰日早晨有雲氣狀如馬 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  
形在離位主午日有雨 當數雨黃色乾晴 兩曜日月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  
初二管中旬初三管下旬斗光日色同占 旦候孤  
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 孤  
日光候日出時有雲帶在中或橫蔽日不見或隨  
日不散不移主斗三丈高時見主日中時雨降也 朝  
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 早晨看東方有黑雲  
酉上累蓋之氣象尋傾 晚看西方有黑雲氣如累  
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雨雷立則 早北方有黃  
如二里許大小不等向北者 躍躍猪氣山奔而七  
壬日必雨或癸時以例推之

雲氣黑潤形如猪蛇 無雲掩映當旬之草木不滋有  
來往主當時雨水多

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天河中五卯六甲日望  
內晴明但有雲氣在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癸  
中則所管日內風雨 日夜半黑雲氣狀如龍形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  
在震位上主辰日有雨

登壇必究 卷五 玉曆 全

信 辰日早晨有雲氣狀如馬 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  
形在離位主午日有雨 當數雨黃色乾晴 兩曜日月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  
初二管中旬初三管下旬斗光日色同占 旦候孤  
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 孤  
日光候日出時有雲帶在中或橫蔽日不見或隨  
日不散不移主斗三丈高時見主日中時雨降也 朝  
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 早晨看東方有黑雲  
酉上累蓋之氣象尋傾 晚看西方有黑雲氣如累  
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雨雷立則 早北方有黃  
如二里許大小不等向北者 躍躍猪氣山奔而七  
壬日必雨或癸時以例推之

雲氣黑潤形如猪蛇 無雲掩映當旬之草木不滋有  
來往主當時雨水多

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天河中五卯六甲日望  
內晴明但有雲氣在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癸  
中則所管日內風雨 日夜半黑雲氣狀如龍形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  
在震位上主辰日有雨

登壇必究 卷五 玉曆 全



子之期 早北方云氣如猪土山之狀向東南

風乾去以八辰之索 早北方有黑雲鬱蒼蒼南風

又云八辰 應八日內雲帶橫列寅卯為甲乙之名 有雲帶在寅

甲乙日雨一說寅卯日見則甲乙日 日位次當辰巳

作丙丁之說 日行辰巳上見云 午未之間見陰戊己

日以無差 午未方上見雲 帶戊己日有雨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

不易 坤東南方也坤申方上 見雲氣主庚辛日有雨若當炎旱焚惑少退于

河津 火星守天河及天河 中星象又稀少主旱或遇霖霖辰象曜繁于漢

泊 八漢者天之餘氣即天河也水星守天河及天河 星多皆主雨大水又日星在室雨南明動亦多雨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麻 兼以天威電凍神怒雲霧 日夕青黑赤白黃五色

來擾亂此天之威怒必有大雷電風雨又云黃雲霧 少者雨少也又云旺相降雨生萬物死囚日降殺萬

物也漫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 風和雨細不損苗稼 也漫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 此人情順化上下同

心所致 迅颿頓瀉高低而逆主猜嫌 急風惡雨震地 者也 迅颿頓瀉高低而逆主猜嫌 崩山水勢漂蕩

大不祥兆上有好究 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詳審上 事人物皆遂行致也 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詳審上

驕下詔始雨終風而禍占 先風後雨陰氣順也先雨 後風陰氣逆也初雨便晴

德化盛行君臣和睦之象雨後雲暹天陰君臣不和 之氣夜陰日晴君責臣罪夜晴日陰臣謀主上如貴

夜俱陰大雨不 填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漓 填星土星 晴者大凶變也 填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漓 也逆行入

天河主法令急 災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災 災惑火星 雨淋漓為災 災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災 也若凌犯

辰星主 明陰陽開闔之節 閉塞成冬則石駭亦連天

大旱 明陰陽開闔之節 氣下降地氣上升則泰驗

之亦遠當看 達璇璣運行之數 又在 四星四仲加變朝中

何時象之文 達璇璣運行之數 又在 四星四仲加變朝中

夕半以興雲 四仲子午卯酉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 太乙初移官有雲掩日青黑明潤必雨

朝中日午時也 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雨 黃帝六 夕半夜子時也 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雨 黃帝六

以月將加月建及月朔占神后為大雨大衝為小雨 日凡推月將法春辰夏未秋戌冬丑日是也當雨不

雨別生 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 若斗先日氣主雨 情狀 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 而無雨者是各自

方位之雨下故也如甲齊郡東夷雨楚丁南蠻戊韓 魏已中州庚秦辛西戌壬燕癸北狄也又日辰支干

年月皆同如十二辰在子為周丑寅趙楚卯鄭宋辰 晉邯鄲魏岸午秦未梁宋楚甲齊晉魏酉魯戌趙亥

燕 代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遍溥 春三月丙丁夏三月戊 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玉麻 甲乙日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精日不問有 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陰雲不定或陰雨若不

應是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精日不問有 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陰雲不定或陰雨若不

方應夏三月秋冬如前故此處不應也 金水出入 起風霧以連天 金星水星不足主風雨昏霧又日畢

月相逢布雲雷于下土 月犯畢星今夜主雨又日月 離箕宿則多風離畢宿則多

雨所謂星有好風 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 銅雀 星有好雨者是也 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 銅雀

長安西域有之一鳴則五穀熟今言銅雀屏氣皆 是不鳴也又珠珠蛇有四翼一名徵鳥也見處主三

歲大旱識者多種大 石燕翱翔川溢而商羊鼓舞 豆防饑蓋豆耐旱也 石燕翱翔川溢而商羊鼓舞 石

商羊一足鳥舒翅跳舞則主有水災 戴君之德五 徵不亂以維新 民或戴君德則五徵不亂五徵者雨 賜寒煖風皆及時而徵應此天下太



平之氣 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 若在賢相則天

象也 下治苗十義 虧十義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長德幼順

君仁臣忠十義無虧則風調雨順盛精符云風陽物

也配之於君雨陰物也配之於臣 尊天貴地徵秘法

凡先風後雨為順先雨後風為逆 以推誠敬鬼重神握元機而定譜 元機課 六壬課

一查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欵火大率不

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剋之理

則無有不應者故 餘書畧而不錄

國初置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僉判太

史監事校事郎并五官正等官後改監為院設院

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簿兩賜司時序郎紀候郎

等官洪武元年又改太史院為司天監設監令少

監監丞主簿主事五官正副及監候司辰漏刻博

上又置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三年始改

登壇必究 卷之二 玉版 允

欽天監為正五品衙門取專歷數天文地理之事

四年改監令為正儀大夫少監分朔大夫五官正

司元大夫監丞臺台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

靈台郎司正郎五官挈壺正挈壺郎等散官十四

年定其品級員數其散官從文職郎給授二十二

登壇必究卷之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太乙說

王鳴鶴曰世傳三式書謂太乙六壬奇門而三式

之中獨尊太乙蓋陰陽占候家之言也太乙占十

二辰官如有災祥禍福主客勝負乃詳見各宮歷

歷如指諸掌先看太乙諸星若主客大將主客參

主客算及文昌始擊四神五福之類諸局中參看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一

多寡并掩擊格迫審其輕重察其淺深而預備之

可以偃息干戈而坐致太平矣大抵太乙之法盡

于淘金歌次以歲差法算五子元自大撓甲子日

月合璧五星聯珠為始以至今年算該若干局復

以年月日時推之即可定第幾局而內外勝負可

得前知此其大畧也若夫洞通涵會剖析窳穿貫

通乎陽陰之化是在才智兼全者以心運之而已

矣彼泥法而或至于矯誣者亦奚足云哉



太乙定主客勝負陽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將七宮客目

大武掩主大將客算十三和客大將三官發客參將九官格計神寅○此局客算長和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北來客勝開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太乙雖助主主大將為客目掩之算短不和不利為主開賊備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簇 主算六不和主大將六官

擊將陰主擊客算一不和客大將一宮囚主扶客參將三官客利計神丑○此局主大小將扶客大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二

將囚主客俱不利客宜固守主開賊備正西客開賊備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主辰道 主算單一不和主大

官發始擊將大義辰道客算四十不和客大將四官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子○此局客算長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開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主日辰道不和算短大將囚不利為主宜固守開賊備正東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 主算五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陽德○客算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內迫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算不和

大將迫主客俱不利主開賊備西北客開賊備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呂申○客算十四不和客大將四官發客參將二宮四計神戌○此局太乙助客客算不和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開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人杜塞不利宜固守開賊備西北正東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大陽陰○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一官發客參將三官發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將發利為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主

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開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地主 主算八不和主大將八官

擊將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官計神申○此局主人大小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備正北客開賊備東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陽德辰道 主算單一和主大將

四始擊將臨大武○客算二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官發客參將六官發計神未○此局客算長和門



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用圖陣舉黃旗雲氣從正南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主目迫算短參將囚主人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不和主大將三擊將大簇。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午。此局主目天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正西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呂申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將一迫始擊將陰德。客算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六官格計神巳。此局客算長和客大將發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四

利馬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用圖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主目參將迫太乙雖助主主人算短不利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叢囚 主算四不和主大將四擊將陽德。客算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囚客參將二宮發計神辰。此局主客大將四圍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東客聞賊備東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算三十七長利主一官發始擊將呂申辰擊。客算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內迫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主

人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算短不和客日辰擊參將內迫不利為客宜守固聞賊備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六紀甲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太昴 主算十八短和主大將八將太陽宮。客算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官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大小將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時。客見陣利先行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時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五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將七宮內迫計神丑。客算九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內迫計神丑。此局太乙助客算常和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時。主大將迫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威勝 主算九和主大將九宮擊將大武擊。客算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內迫客參將一宮外迫計神子。此局主人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主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



南伏兵利申酉戌時。客目擊太乙主目挾客大小將迫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將二

始擊將大簇。客算三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官格客參將九官發計神亥。此局太乙助客雖大將格參將發客算長和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駿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時。主目辰迫算短參將格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和不宜主大將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六

始擊將大義。客算二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官囚客參將一官發計神戌。此局文昌將囚主客大將囚主客參將相關客主人聞賊備正西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宜主大將

客挾始擊將地主。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外迫客參將八宮發計神酉。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小將又挾主人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北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客挾 主算八不和宜主大

宮發始擊將和德。客算一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格客參將六宮發計神申。此局客大將雖格

算長和大小將挾文昌將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主人算短天目為客挾之大將囚太乙雖助主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簇 主算七不和主大將七官

將太陽。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宮內迫始擊將八官囚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小將挾客主算和客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方來主勝聞賊備正西南奇兵正西南伏兵利亥子丑時。客大將為主大小將挾之不和為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七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算二算短主大將二官

大神。客算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官發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午。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不利主大將格算短主客勢均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

天道。客算三十孤陽不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官囚計神巳。此局主人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人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算孤陽不和客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

武德。客算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

九宮四計神辰。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算和門具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戰利東利方

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

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算長太乙助客參將雖四

大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

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算十六短主大將六宮

陰主。客算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

官格計神卯。此局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太乙助

客算長和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

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

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算短客大

小將挾主大將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九主大將九宮

擊將大義辰擊。客算四十孤陰客大將四宮發

客參將三宮發計神寅。此局客算長大小將門

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算三十二辰主大將一

宮發主參將六宮內迫始

擊將和德。客算三十一長各大將六宮發客參

將三官發計神丑。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長大將

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

圖陣舉黃旗雲氣從正南來主人勝聞賊備東北

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客大將四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

始擊將高叢。客算二十八和客大將八宮主挾

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子。此局太乙雖助主主人

大將四參將又與天目因主大小將挾客大將客

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

備東北客聞

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四長主大將四宮

大具。客算九客大將九宮內迫主挾客參將七

宮外迫計神亥。此局太乙雖助客主人大小將

與太乙俱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太乙并主參將

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備東南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叢 主算十三主大將三宮發

天道擊。客算三十九客大將九宮內迫客參將

第七宮外迫計神戌。此局主算和客大將發利為主

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

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

兵利巳午未時。客目擊大小將迫太乙

雖助客擊客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叢 主算十三主大將三宮發

天道擊。客算三十九客大將九宮內迫客參將

第七宮外迫計神戌。此局主算和客大將發利為主

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八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九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  
武德。客算三十二客大將二宮四客參將六宮  
發計神酉。此局主人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  
後動出軍宜西北賊見陣利東南利尚陣舉黑旗  
雲氣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  
利巳午未時。太乙雖助客大將  
囚客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昴 主算三十三主大將三宮  
囚主參將九宮與主目四  
始擊將陰主。客算十和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  
參將三宮四計神申。此局客算和將發利為  
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西北戰利東南用陣  
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  
北伏兵利丑寅時。太乙雖助主主算不和將  
囚參將與主目囚主大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十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神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地主官擊。客算八短客大將八宮內進客參將  
四宮外進計神未。此局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客  
大小將進算短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四長主大將四  
官外進客挾主參將二宮  
發始擊將和德掩擊。客算大將三宮囚客參將  
九宮主扶計神午。此局太乙雖助主主算不和  
大將進客大將四大小將挾主人大將主大小將  
挾客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用  
客聞賊  
備東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長和主大將  
六宮格主參將八官發始  
擊將高叢掩。客算四官客大將四宮囚客參將  
二宮發計神巳。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算長  
和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  
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正西來主勝聞賊  
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客目利戌亥辰時。  
客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正東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神。客算二十八長客大將八官發客參將四  
官四計神辰。此局客算長大將發利為客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用陣舉黑旗雲  
氣從正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十一

寅卯辰時。主人杜塞無門  
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威。客算二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  
一官發計神卯。此局客算長和大小將發利為  
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舉  
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  
伏兵利寅卯辰時。主人杜塞  
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六宮客挾天目武德神辰迫 主算一主大  
將一宮外進  
主參將三官發始擊將大武擊。客算七客大將  
七宮內進客參將一宮外進計神寅。此局主大



將迫與客參將并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簇囚 主算六主大將六宮囚

陰主。客算三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丑。此局主目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門杜

宮始擊將大義。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子。此局客大將雖格客算和太乙助客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主

賊備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將

擊將臨陰德。客算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囚計神亥。此局太乙助客算長和客將發依依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正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伏兵利未申時。主人算不和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客挾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

一宮挾始擊將呂申。客算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官外迫主挾客參將八宮發計神戌。此局主大

將迫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又挾主目及參將主客皆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七宮客挾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七大將主

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太陽客算十二客大小將二宮內迫客參將六宮外迫主挾計神酉。此局客大將挾太乙主大將囚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客大小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東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地主囚 主算八不和主大將八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主

擊將大神。客算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申。此局客算長和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主人算短主目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局四十四

主算三十三長主大將三宮外迫主參將九宮客挾始擊將大武。客算十四客大將四官發主挾客參將二宮格計神未。此局主目大將迫參將為客挾不利為主客大將為主大小將挾之參將格不利為主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主算三十三長主大將三宮外迫主參將九宮客挾始擊將大武。客算十四客大將四官發主挾客參將二宮格計神未。此局主目大將迫參將為客挾不利為主客大將為主大小將挾之參將格不利為主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道 主算三十二長和主

六宮發劫擊將臨大簇。客算七短客大將七官

主挾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午。此局主大將雖

格參將發主算長和依依利太乙助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圍陣舉黃旗雲氣從

正南來主人勝陣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

子丑時。客大將為主大小將挾之參將內迫算

短不利為客宜固守陣賊備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呂申 主算五八門杜主大將參

客算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官發計

神巳。此局客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

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

旗雲氣從西來客勝陣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

利辰巳時。主人杜塞無門

不利宜固守陣賊備東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九宮主挾天目高叢宮道 主算四不和主

主參將二宮外迫始擊將陽德。客算八不和第

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內迫計神辰。此

登壇必究 卷三

擊將呂申。客算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卯。此局主目迫大將格客大將杜塞無

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

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昊 主算二十四長和主大將

擊將太陽。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

中宮計神寅。此局太乙助主算長和大小將門

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

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陣賊備東南

奇兵東南伏兵利戌亥時。客杜

塞無門不利宜固守陣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算三十六長和主大將

迫始擊將大威。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

不出中宮計神丑。此局太乙雖助主大小將迫

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西南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威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

武。客算十六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格

計神子。此局客算長和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

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

從東北來客勝陣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

亥時。主人杜塞無門不

利宜固守陣賊備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二宮主挾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大將九宮內迫



主參將七宮外迫擊將大簇。○客算三十一和  
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亥。○此局太  
乙助客算和門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  
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已午未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算三十八長主大

宮發始擊將大義。○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  
參將不出中宮計神戌。○此局主算長大將雖格  
參將發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  
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主勝聞賊備西南  
奇兵西南伏兵利已午未時。○客杜  
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其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將

發始擊將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將發四宮  
客參將二宮四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大將發  
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  
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備正北奇兵正  
北伏兵利已午未時。○主人大將格主  
目迫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

擊和德掩擊。○客算三不利客大將三宮四客參  
將九宮發計神申。○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長和主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  
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  
西南伏兵西南利寅卯辰時。○客目掩擊  
大將四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簇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  
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  
賜。○客算三十四長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參將二  
宮發計神未。○此局主杜塞無門客大將迫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  
備正東客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陰主 主算十孤陽和主大將一

宮發始擊將三宮始擊將  
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午。○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將發利為  
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  
黑旗雲氣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  
伏兵利丑寅時。○客杜塞無  
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七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三和主大將二宮  
發始擊將天道。○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宮格  
將開始擊將天。○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宮格  
與主參將開參將入宮發計神辰巳。○此局太乙助  
主主算和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  
南戰利正北利曲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聞  
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大將格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將二宮

客發主參將六宮格始擊  
將武德。○客算十九長客大將九宮外迫客參將  
七宮主挾計神辰。○此局太乙雖助主主人大將  
為客大小將挾之客大將迫主大小將挾客參將  
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北客聞賊



備西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四宮客挾天目大義 主算十二和主大將

格節擊將陰主○客算十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內  
迫參將九宮外迫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主人  
算和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  
利正北利圖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開賊備  
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算  
不和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三長和主大將

擊將大義○客算三十四客大將四宮客主挾客  
參將二宮發計神寅○此局主算和主參將雖為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六

客挾之主大小將挾客大將利為客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  
東北來主勝開賊備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申酉  
戌時○客大將格太乙雖助客客不利開賊備西  
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 主算二十六主大將六宮

和德○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丑○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  
備東北客開賊備正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高叢○客算二十二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六宮  
四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發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圖陣舉黃旗雲氣從  
南來客勝開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申酉戌  
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  
為主宜固守開賊備東北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六不和主大將六

擊將大具○客算十一客大將一宮主挾客參將  
三宮格計神亥○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主  
算不和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主開賊備東北客開賊備東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叢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九

擊○客算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格計神  
戌○此局雖客日擊太乙助客大將發依依利客  
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方陣舉白  
旗雲氣從東西北來客勝開賊備西南奇兵西南  
伏兵利未申時○主人杜塞無  
門不利宜固守開賊備正東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七宮主挾天目太陽 主算十二主大將二

外迫擊將武德辰擊○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  
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內迫計神酉○此局太乙  
助客客算長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  
開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開賊備東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昷 主算二十五入門杜主大  
陰主。客算二和客大將二官格客參將六宮發  
計神申。此局太乙助客算和客大將雖格參將發  
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圖  
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利  
亥子時。主人杜塞無門  
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七長和主大將七  
擊將地主掩。客算八不和客大將八宮內迫始  
將四宮發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長未  
大將發參將雖迫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  
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  
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客目  
掩算短不和客大將四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正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辛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文昌將臨大威 主算十六和主  
大將六宮發主  
參將八宮囚始擊將和德宮擊。客算三十二客  
大將二官格客參將六宮發計神午。此局太乙  
助主主大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後動出軍宜正西  
戰利正東方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  
賊備正南奇兵正南兵伏利亥子丑時。挾  
客目大將格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長主大將三宮  
發主參將九宮囚始擊將  
高叢高擊。客算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內迫主挾  
客參將二官外迫計神巳。此局主大將發算長大  
小將挾客目大將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  
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客目擊  
大小將迫主挾客大將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  
東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將九宮  
囚主參將七宮客挾始擊  
將大神辰擊。客算三十二客大將二宮外迫太  
乙天目主挾客參將六宮發計神辰。此局太乙  
天目主人大小將挾客目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  
人大將囚客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  
賊備西南客  
聞賊備東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將九宮  
囚主參將七宮與主目囚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辛

始擊將大威宮擊。客算二十二客大將在一宮  
格客參將在三宮發計神卯。此局太乙助客客  
算長和客大將雖格客參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  
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白旗雲氣從西  
北來客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辰巳時  
。主目主大小將四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太乙定主客勝負陰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文昌將臨呂申 主算五八門杜  
主大將參將不  
出中宮發計神申。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大將  
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  
備西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高叢 主算四不和主大將四宮  
擊將臨陰主客算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  
將一宮格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客算長和  
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西南戰利東  
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西  
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大小將  
迫算短不利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正東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宮  
格主參將三宮發始  
擊將大義。客算十六長和客大將入宮發計神  
午。此局客算長和大小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  
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主目辰迫雖太乙助主大將格  
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三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陽德辰擊。客算三十三客大將在三宮外迫客  
參將九宮發計神巳。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日  
擊大將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靈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呂申。客算三十孤陽不和客大將三宮外迫客  
參將九宮發計神辰。此局主人杜塞無門不利  
客算孤陽不利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  
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七和主大將七宮  
發主參將一宮客挾始擊  
將太陽。客算二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主挾客參  
將八宮四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算長和大小  
將挾客大將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  
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聞賊  
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客算參長  
和客大將為主人大小將挾之參將因不利為客各  
宜固守聞  
賊備東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七宮主將挾天目大威 主算二不和主大  
將二宮內迫主參  
將六宮外迫始擊將大神。客算三長和客大將  
三宮格客參將九宮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  
客算長和客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  
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未申時  
。主人算不和大小將迫挾太乙不利為主各宜  
固守聞賊  
備正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三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短不利主大  
將一宮與客參將關  
主參將三宮格參將一宮與主大將關計神丑。此  
局主人算短不利主目迫大將與客參將相關  
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西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短不和主大將  
七宮內迫參將二宮發  
始擊將大箕官擊。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  
宮發客參將二宮內迫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

始擊將大箕官擊。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  
宮發客參將二宮內迫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



軍長和太將發參將雖迫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正東破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  
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時。主日  
大將算四短不和參將雖發不利為主宜固守聞  
賊備西南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武德辰迫 主算一短主大將一  
發始擊將陰德宮擊。客算二十四長和太將四  
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此局太乙助客客  
算長和太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  
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  
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算短主日大將迫參將雖發不利為主入宜  
固守聞賊備西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簇囚 主算六主大將六宮囚  
主參將八宮與客參將  
關如擊將陽德。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  
囚客參將八宮與主參將關計神戌。此局主日  
囚主客參將相關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主聞賊備正西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門杜  
主大將參將不出中  
官始擊將呂申。客算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  
發客參將九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客算  
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  
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六宮客扶始擊  
將太陽辰擊。客算三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主  
挾客參將一宮發計神申。此局主人算短大將  
雖發參將為客挾之客目擊參將雖發大將為主  
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  
賊備東北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義 主算十二算短和主大將  
二宮發參將六宮客挾格  
始擊將大威。客算二十七長和太將七宮主挾  
客參將一宮發計神未。此局主算短主人大小  
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  
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地主 主算十一主大將一宮發  
主參將三宮內迫始擊將  
大武。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午。此局主參將雖迫大將利為主見陣  
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由陣舉黑旗雲  
氣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備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  
寅卯辰時。客杜塞無門  
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陽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宮  
發主參將三宮始擊  
將大簇。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巳。此局主參將雖迫太乙助主大將發  
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  
由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備東北奇



兵東北伏兵利丑寅時。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正西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短主大將三宮

將關如擊將大義。客算九和客大將九宮與主  
參將關客參將七宮格計神辰。此局主參將與  
客大將關主大將囚主客將相關主客算短各不  
和主各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  
備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主大將三宮客

擊將地主官擊。客算八不和主大將八宮內迫  
客參將四宮外迫主挾計神卯。此局主日大將  
囚客挾之客日迫大將擊參將主挾迫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東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四短和主大將四

將和德。客算十六長不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  
將八宮格計神寅。此局主客俱利太乙助客客  
算長不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  
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東北  
伏兵利巳午未時。主算和參將雖格大將發利  
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  
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備  
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叢關客 主算十三長和主大

將三宮與客參將關

主參將九宮內迫始擊將太陰。客算十孤陽客  
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與主大將關計神丑。  
此局算長和主大將與客參將相關主人關客客  
敗主人勝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西南利  
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聞賊備正東奇  
兵正東伏兵利巳午未時。客算短參將與主大  
將相關主人關客客不  
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

客參將關始擊將大神。客算一客大將一宮與  
主大將關客參將關計神子。此局主客俱不利  
各宜固守主聞賊備  
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昴關客 主算二十四長主大

主參將二宮與客參將關始擊將天道。客算十  
四客大將四宮與主大將關客參將二宮與主參  
將關計神亥。此局太乙助主主人關客客敗主  
勝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  
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  
東南伏兵利戌亥時。客為主入關不利宜固守  
聞賊備  
西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昴 主算二十長主大將四宮

武德。客算七宮短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  
宮囚計神戌。此局太乙助主算長大小將門且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  
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



兵東南伏兵利戌亥時。客算短參將四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

擊將陰主。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四客參將三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雖助主算長和將迫參將為客挾之主人不利客算短大將迫主挾之參將雖發不利為客主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威迫宮 主算三十一長和主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天

客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賊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大將為客大小將挾天目迫大將格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孤陽不和主大

九宮發始擊將和德掩主大將。客算七和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未。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大將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辰巳時。主算孤陽不和主大將為客目掩之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宮長不利和

將七宮發始擊將高叢掩大將。客算四客大將四宮客目掩擊客參將二宮主挾計神午。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將掩參將為主挾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四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 主算八不和主大將八宮

大兵。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巳。此局主大將四客杜塞無門主客俱聞賊備東南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天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簇 主算七和主大將七宮發

天道。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辰。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參將雖迫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亥子丑時。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算二主大將二宮格主

。客算八客大將八宮四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向正東戰利正北利聞陣舉白旗雲氣從南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



利亥子丑時。客大將囚參將。雖發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主算二十七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與主目囚。

始擊將陰主。客算二十八長和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未申時。主大將囚參將與主目囚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義。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將。始擊將地主。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外。迫主挾客參將八宮客目掩計神丑。此局太乙。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三

助客客大將迫主挾之客目掩不利為主將囚主。參將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地主。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將。客大將關始擊將和德。客算三十八和客大將。八宮與主參將關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子。此局。

太乙助客客大將主參將相關主大將內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囚與客參將關主參。

將八宮發始擊將高叢。客算二十二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六宮與主大將關計神亥。此局。

太乙助客客算與主大將相關主人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圖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酉申戌時。主大將囚客關主人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

大神。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三。官發計神戌。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算孤陽參。將雖發大將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東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

登壇必究 卷三 太乙 三

大威。客算九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內迫。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主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呂申辰迫。主算一主大將一官。發主參將三官內迫。

始擊將大武。客算二十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官計神申。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將發參將。雖迫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登壇必究 卷三 一三三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叢因 主算四主大將四宮客  
擊將陰主。客算十二客大將二宮內道客參將  
九宮主挾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將四為  
客挾主目客大迫參將為主挾主客俱不利  
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東北客聞賊備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太陽 主算三十七長和主大將  
始擊將大義。客算十二短和客大將一宮內迫  
參將六宮挾士大將計神午。此局太乙雖助主  
大將為客挾客算大將內迫參將為主挾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昴 主算二十三長不和主大  
將三宮四主參將九宮發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三

始擊將陽德。客算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  
宮四計神巳。此局太乙助主主算不和參將雖  
發大將囚客日辰華算短參將囚主客俱不  
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昴 主算三十三主大將三宮  
將呂申。客算三十八客大將八宮內迫客參將  
四宮主挾計神辰。此局主大將囚客挾之客大  
將迫參將為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  
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神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  
擊將太陽。客算三十四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參  
將二宮發計神卯。此局主算短杜塞無門客大

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  
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威囚 主算二不和主大將二  
擊將大神。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客發參將三宮  
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將門具將發  
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  
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  
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目主大  
將囚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大將  
宮外迫始擊將大武。客算三十八客大將八宮  
格客參將四宮發計神丑。此局太乙助客客大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三

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  
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客勝聞  
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午未時。主  
目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將  
四宮發始擊將大箕。客算三十一客大將一宮  
發客參將三宮主挾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客  
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  
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時。主  
目迫大將格客挾之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  
南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將七官發主

○客算一客大將一官四客參將三官發計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  
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  
來王勝開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  
客參將雖發大將四不利  
為客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簇宮迫 主算六主大將六官  
迫始擊將陽德○算算三十二長客大將二宮發  
客參將六宮內迫計神戌○此局客算長大將發  
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南戰利北利圓  
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開賊備東北奇兵東  
北伏兵利戌亥時○主目大小將迫太  
乙雖助主不利宜固守開賊備正西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壽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官  
擊將呂申○客算十九長相客大將九官格客參  
將七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客  
大將雖格客將發依依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  
客勝開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大將四算短不利為主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  
擊將太陽○客算一客大將一官主挾格客參將  
三官發計神申○此局主算長和將發客將雖  
為客挾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  
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開賊備西北奇

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算短發大將  
格為主挾不利為客宜固守開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  
擊將大威○客算三十一客大將一官主挾格客  
參將三官發計神未○此局主算長和大小將門  
具將發挾客大將客敗主勝利為主見陣利後動  
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  
來客勝開賊備正西北奇兵正西北伏兵利辰巳  
時○客目擊參將雖發大將為主挾不利為客宜  
固守開賊  
備正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  
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武○客算二十九客大將九官四客參將七官  
發計神午○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大將四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  
備正北客開賊備西南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壽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陽辰擊 主算二十三長不利  
參將九官與客大將開始擊將大簇○客算九客  
大將九宮與主參將開客參將七官發計神巳○  
此局主目辰迫客相關客大將與主參將相關主  
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備東南客開賊備正  
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迫 主算三十二長主大  
將二官格主參將六



宮發始擊將大義辰擊。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內  
 進客參將三宮發計神辰。此局太乙助主主算  
 長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  
 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圖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  
 敗客勝間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算短大將進不利為客宜固守間賊備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辰迫 主算三十二長主大  
 將二宮格主參將六  
 宮發始擊將地主掩。客算八客大將入宮囚參  
 將四宮發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長大將  
 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  
 戰利正北利圖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間賊  
 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客目  
 掩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間賊備正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美

太乙在七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六主大將六宮外  
 進主參將八宮與客大將  
 關始擊將和德。客算十八客大將八宮與主參  
 將關客參將官四發計神寅。此局主大將迫參  
 將與客大將關主人關客主客俱不利各  
 宜固守主間賊備東北王間賊備東南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叢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小  
 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陽  
 ○客算十二客大將二宮內進參將六宮外進計  
 神丑。此局主算短大將內外杜塞無門客大小  
 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  
 間賊備正北客間賊備東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太陽 主算十二不和主大將二  
 宮內進主參將六宮外進

始擊將大神。客算三和客大將三宮格客參將  
 九宮發計神子。此局客算和太乙助客大將雖  
 格參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  
 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間賊  
 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未申時。主算不  
 和大小將迫不利為主宜固守間賊備東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昴 主算十八主大將八宮與  
 客大將關主參將四宮與  
 客參將關始擊將天道。客算八客大將八宮與  
 主大將關客參將四宮與主參將為關計神亥。  
 此局主人關客客敗主人勝利為主見陣利後動  
 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  
 來主勝間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時  
 ○客大將為主關不利為客宜固守間賊備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君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昴 主算十八主大將八宮客  
 扶主參將四宮格始擊將  
 武德。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三宮主  
 挾計神戌。此局主客大小將相關主人敗客大  
 將迫參將主挾之客亦不利各宜固  
 守主間賊備東南客間賊備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主大將一宮外迫  
 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  
 主。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  
 計神酉。此局主大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  
 利各宜固守主間賊備  
 東南客間賊備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七主大將七宮  
 客挾主參將一宮發始擊

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卷 兵家類



將大義。客算十二客大將二官擊主日客參將六宮主挾計神申。此局主大將為客大將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南客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主大將六宮和德宮擊。客算三十客大將三宮內迫客參將九宮外迫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大小將迎客目擊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彙

臨高叢掩。客算四客大將四宮擊客參將二宮發計神午。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目掩大將擊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東。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將大異。客算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內迫始擊宮發神計巳。此局太乙助主大將發算和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客算不和和將因不利為客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簇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天

道。客算二十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內客參將九宮發計神辰。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雖因地日參將發利為客。主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南。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主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將臨武德。客算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主挾計神卯。此局客算長和參將雖為主挾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主大將為客主參將因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客目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彙

出中官始擊將陰德主掩主目。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目參將雖格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算杜塞無門主目為客目掩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臨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內計神丑。此局客算和參將雖因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發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巳午未時。主算杜塞無門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四長和主大將

擊將臨和德。客算十六不和算短客大將六官

發客參將八官格計神子。此局主算長和將大將

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算十算長主大將二宮

將臨高叢。客算二十八算短客大將八官外迫

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圖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甲

東北伏兵利戌亥時。客算短大將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

擊將臨大德。客算十六客大將六官外迫客參

將八官主按計神戌。此局主大將客挾之客大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

臨大義。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

中官計神酉。此局主大將四客杜塞無門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

備東北客開賊備正南

太乙總圖

中宮 五福元室宮 十干戊巳

一層 十六宮間之神

二層 八宮 三層 十六神

四層 九宮八門九星六乙六丙之神

五層 十干分直所在 六層 五福三基分野

七層 四天地直分野 八層 二十八宿

九層 二十八宿所主 十層 九州土國分野

萬曆丁亥歲大遊太乙入巽九宮小遊太乙陽遁九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甲

宮陰一

六宮直事 嘉靖甲子入 文昌 陽辰

杜門直事 嘉靖甲子入 主大 陰一宮

君基 萬曆甲申入 主泰 陽三宮

臣基 萬曆丁亥入 始擊 陽陰俱

民基 萬曆丁亥入 客大 陽九

五福 萬曆巳卯年入 客泰 陽七

四神 萬曆乙酉入 計神 陽四

天乙 萬曆乙酉入 定計將 陽丑

戊丁亥滿



地乙 萬歷乙酉入

計大將 陽九

直符 萬歷乙酉入

計參將 陽七

太乙纂要

十六宮間之神

子地主 丑陽德 艮和德 寅呂申 卯高叢

辰太陽 巽大炁 巳大神 午大威 未天道

坤大武 申武德 酉大簇 戌陰主 乾陰德

亥大義

太乙諸星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聖

文昌 主大將 主參將 始擊 客大將

客參將 計神 定計將 計參將

五福 大遊 君基 臣基 民基 四神 天乙

地乙 直符 飛符

年局 以百十零為主不除滿千後方除之

置上元甲子至萬歷戊子積得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零五算捷得祖數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五算以大周法三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六十五算又除四紀二百四十餘二十五策一甲子位十一

甲戌位二十一甲申位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仍還二百六十五策以元法除之甲子元除去七十二丙子元除去七十二戊子元除去七十二止餘四十九算則知戊子歲即庚子元四十九局也

月局 起算即加天正地正二策

甲子甲午一紀己亥己巳二紀甲戌甲辰三紀己酉己卯四紀甲申甲寅五紀己未己丑六紀甲子甲午六年甲子元七十二局庚子庚午六年丙子元七十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聖

二局丙子丙午六年戊子元七十二局壬子壬午六年庚子元七十二局戊子戊午六年壬子元七十二局

日局

宏治元年戊申歲截算得祖數二百一十三策用退而成逐年一進一退逢閏重退進用已往二十四月之數退用已往小盡之數假如今年元旦日辰退居去年元旦之後則用退明年元旦日辰進居今年元旦之前則用進退不過五六進不過二十四一定之

數也先以紀法求日次以元法取局與歲計皆同時局

與月局同但不加天地二算冬至後用陽局夏至後用陰

太乙陽運起一宮順行至九宮陰運起九宮逆行至一宮因所求局未滿二十四與二十四除

之不盡者皆以一宮三數輪之即知太乙所在歲計萬歷戊子陽通一宮理天陰通九宮

太乙者天帝之尊神在北辰前正當勾陳口中天乙紫微垣宮門右星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病災害國主興亡歷數修短遊行九宮而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醫

歷八卦自太始初分始從其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即天地人也日月星也乙丙丁也上中下也以三乘三為九以三乘九為二十七故太乙行宮每位住三年一年治天整五星失度日月薄蝕妖慧光怪之變二年治地整山崩地陷水決河翻蝗虫土工之變三年治人整君臣父子口舌妖言疾病飢饉生靈流亡之變蓋三年一宮二十七年一周天但不遊中宮寄在七宮故二十四年一周天耳  
置上元甲子至所求積年以太乙行度二百八十八

去之不盡以二十四去之又不足者為入宮年數遇掩擊格迫在陽絕之地與歷數同者其災甚也其有不發者不在陽九百六下元故災漸傍若當陽九百六而合下元甲子即兵革攻伐篡弒襲戮之災若在歷運太陽陰主下入大遊卦文者必有改易也

一宮在乾主冀州并州若文昌關囚是謂相佐迫脅君父之象二宮在離主荊州豫州太乙臨之象人君居明堂誅將相去奸邪三宮在艮主青州主后妃主關寺始擊臨之變寵進中宮兵起四宮在震主徐州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醫

始擊臨之西戎兵侵六宮在兌主雍州客大將臨之南楚侵或曰擊臨南楚侵七宮在坤主梁州益州主大將臨之梁益兵起八宮在坎主兗州太乙臨之應紫微宮嚮明而治若二日曰對大臣伏誅九宮在巽主揚州客大將臨之北狄來侵已上九宮其在關囚掩迫格擊挾提固杜之年驗之必矣若三才算和而無囚迫所主為輕耳  
八三四九為陽宮二七六一為陰宮歲計太乙與文昌始擊主客大小將在一宮則為絕陽在九宮則為



絕陰在四六宮則為絕氣在二八宮則為易氣遇掩  
迫囚擊格挾杜固之年而有大凶交餘九宮大凶更  
會卦運內外極文除舊更新禍患深重一九宮最  
才算和為災尙輕九舉百事慎而勿用四計皆同

文昌

陽遁起申順行乾坤重雷一算陰遁起寅順  
行艮巽重雷一算四所求局數以十八除之

命起寅申即知文昌所在歲計  
萬應戊子陽遁在巽陰遁在乾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乙之府乃為天乙之目故  
日天月屬土主人為中宮鎮星之精屬土旺于四季  
能知天地間無窮之事為太乙之輔象輔相掌斷天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巽

下吉凶能預知也皆徒算於太乙宮而止不可同宮  
同宮囚不利主人若在陽絕之地而算數虧者君之  
災也若在太乙前宮名外宮迫主臣下有外謀在太  
乙后一宮名內宮迫主下有陰謀或后宮女子之私  
也若與太乙相冲者名曰對對者臣下失禮王綱格  
乙也有僭拒沉機之謂也對者災輕若凶門加而庚  
辛臨之又得天內天禽天英天理天蓬加之必有臣  
下謀上也若與始擊同宮名曰二目關則旺相者勝  
如在一三七八宮者主人勝如在二六四九宮者客

勝太乙在一宮天目九宮對者有災相輔當之太乙  
在二宮天目在八宮有變君父之災也太乙在六宮  
天目在四宮有支宰輔大將之災也目者天目在旺  
宮君父之災也太乙乘旺宮主君誅臣下也皆以五  
行旺相推之此為天月之變也

計神

陽遁起寅陰遁起申逆行十二辰位不入乾  
坤艮巽四所求局十二除之不盡者命起寅

日逢輪寅二丑三子即知計神所在  
歲計萬應戊子陽遁在寅陰遁在申

計神者歲星之使太乙之燭龍所司幽冥而能燭照  
也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巽

始擊

陰陽二遁俱以和德加計神視文昌所臨之  
下即知始擊所在歲計萬應戊子陰陽二遁

俱在  
辰

始擊者熒惑之精南方屬火禮虧視失逆夏令傷大  
氣罰見熒惑行度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次舍命  
國為亂為戰為喪為飢為兵為疾所居國受殃芒角  
動搖破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南丈夫北  
女人周旋止息為死喪寇亂其分野之地色赤而行  
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  
主司空又為司馬主吳楚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驕

奢世亂候嬖主歲成歲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  
 將其色出赤怒逆行成鈞鈞凶國有災鈞鈞有芒  
 角如鋒刃人主死無出宮下也故曰明天子必視熒  
 惑下在守犯室房心主命惡之若犯太乙宮為掩必  
 有掩盜襲奪篡弒之事仍遇歷放太陽陰主下者其  
 驗明矣若在太乙左右宮間之神名擊有兵逼廢戮  
 奔敗之禍人君將相皆畏之若與文昌同宮為關乘  
 旺相宮者勝始擊在四九二六之宮客勝主在一八  
 三七之宮主勝客若掩主大失將者不論四宮必死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巽

敗也其所加臨變化歲有五行生尅應各不同行有  
 一十八舍事各異主審其輕重察其淺深消息而備  
 預之可以掩干戈致太平矣

甲乙歲

金為始擊西戎兵起東百敗亡  
 水為始擊北狄兵起算知則冬有和親歲稔大水  
 木為始擊東夷兵起航車爭與歲豐  
 火為始擊南蠻變動夏旱大熱民流亡疾病所臨  
 分野有失暑兵若太乙在丙丁下者  
 其類必有火旱之變及異兵火災  
 土為始擊中宮兵動如與太乙格迫掩者  
 主臣下謀上亦主廢將輔及土工興作

丙丁歲

水為始擊東北兵起息大水民流亡  
 土為始擊東京兵起后中宮  
 木為始擊春又東京周人有和親之事  
 金為始擊西戎有兵金銀貴重臣被誅  
 火為始擊正南蠻兵動  
 大旱民饑病兵革

戊己歲

水為始擊東夷兵動  
 火為始擊南方有兵及墜生米大貴大旱民流移  
 土為始擊主中宮憂土工與山崩地動  
 金為始擊西戎兵起與北狄交爭  
 水為始擊主征北狄大  
 臣誅夏旱冬大雨雪

庚辛歲

木為始擊東夷兵起民流移及西戎兵動  
 火為始擊南蠻兵動中國火災必有掩捕襲奪之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巽

事歲早金銀貴  
 土為始擊中國兵與民豐粟貴夏大水  
 金為始擊西戎兵動  
 水為始擊北狄兵起

壬癸歲

木為始擊東夷兵疾  
 火為始擊南蠻多災夏旱赤  
 地千里秋冬大水冬霜雪  
 土為始擊中國有兵  
 金為始擊西戎獻寶大豐民和  
 水為始擊西北兵侵冬大寒霜雪殺物

東方七宿

刑大人有憂兵出 亢民有疾疫之災  
 氏內有叛臣宮中防火 房人君將相有憂  
 心太子諸王有憂 尾后宮有驚后妃有災  
 箕兵起士卒流亡



北方七宿

斗臣失爵 降厲 縣門塞 牛糶貴民 饑饉 并多死  
女后妃 疾病 憂大災 虛諸侯 憂政 平令 行 赦宥  
危歲多病 土工兵起 寶大人 匿謀 歲不收  
璧文章 與兵發

西方七宿

奎臣下 為擊 冀山林 寇盜 道路不通  
胃五穀 不發 有兵 鼻胡人 疾病 燕趙兵起  
畢邊兵 刑罰 征伐 背將 教司 馬急行  
參宮室 有移 動事 將有憂

南方七宿

井川 潰滿 溢兵 動 鬼后妃 失勢 民多疾病  
柳民 饑荒 多流 亡 星憂 大災  
張禮 儀多 變易 翼陰 陽失 序多 雨水  
軫有 大喪 死亡 之事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辛

已上隨歲計所遷加臨次金於歲中各有所主之事  
又法以計加和德視始擊所臨之下以察休咎其理  
尤明又推歲計太乙所遷入宮之年淺深為辨如太  
乙理天則當第一宿理地則當第二宿理人則當第  
三宿其或始擊不在子午卯酉四正之宮止臨一宿  
者則本宿當之臨二宿者中分則轄一年矣

主客算

陰陽二運 同論 至日 客日 落何 宮間 正宮  
伏宮 數數 間神 起本 位作一 數積 依宮 數  
數至 太乙 宮後 任算 即知 至客 算多 少歲 計萬  
應戊 子陽 通主 算二 十四 客算 二十 五陰 通主  
算十 六客 算單 一  
十四 十八 為上 和二十 三二 十九 三十二 三十

六為次和 十二十六二十一二十七三十四三  
十八為下和 十一十三十七十九三十一三十  
三三十七三十九為重陽 二十二二十四二十  
六二十八為重陰 三十三三十九為純陽 二十  
二二十六為純陰 十一十七為陰中重陽 十三  
十九三十一三十七為雜重陽 十四四十八  
為陽中重陰 二十四二十八為雜重陰 一十三  
十為單陽 二十四為孤陰 自一至九為無天  
自一至四為無地 一十二二十三十四為無人  
十六二十六三十六六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十八  
二十八三十八為三才具之之算單  
五十五二十五三十五為八門杜塞

子房曰陰陽不和者謂太乙主客二目就所在宮  
辰命算數以相配視陰陽之數和與不和也陽無獨  
立陰無獨成一陰一陽之謂道算和氣順而為祥不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壬

和氣逆而為咎自然之理也太乙在八三四九為陽  
宮算停奇為重陽 二七六一為陰宮算併偶為重陰  
二日在乾離艮震兌坤坎巽為陽宮算得奇為重陽  
在亥丑寅辰巳未申戌為陰神算得偶為重陰皆不  
和之算也若太乙二日在陽算得偶在陰得奇是謂  
算和太乙天固立陽宮算得純陰立陰宮算得純陽  
為不及立陽宮算得純陽立陰宮算得純陰為大過  
大凶之算也若立陽宮算得雜重陽立陰宮算得雜  
重陰為次凶主內外有謀當視二日在陰陽之位得



算多少沙河為勝須考氣數淺深而知成敗然雜重陰災尤甚也蓋以算論之一三七九為奇二四六八為偶以宮配之八三四九為陽二七六一為陰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為純陽其數自臨為重陽二六偶數也而配在陰宮為純陰其數自臨為重陰一七亦奇數也而配在陰宮為雜陽其數自臨為陰中重陽與陽奇之數併為雜重陽四八亦偶數也而配在陽宮為雜陰其數自臨為陽中重陰與陰偶之數併為雜重陰十與一同雖奇數而配在陰宮四八偶數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垂

而配在陽宮故一四八為陰陽自和之算其相配為和中之和二六偶數也而配在陰宮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是謂陰陽獨五之數二數相併為次和其陽獨立之數與陰自和之數相配亦為下和矣上和國有禎祥更利為將次和四塞息兵天下豐樂下和九野人安衣食樂足陽多利為客陰多利為主陰和其政濁陽和其政清算和其政平不和其政乖純陽其君暴純陰其臣縱重陽厄火重陰厄水雜陰雜陽其氣雜錯陰陽失節雨雪愆期災咎所由生也算中

無十號無天無五號無地無一號無人太乙天聖得無天之算則二曜虧蝕五緯失行彗孛飛流霜雹為沴太乙理地得無地之算則地震山崩河竭海湧飛蝗竟天人民相食太乙理人得無人之算則口舌昧言更相殘害疾疫兵革遷徙流亡更遇掩迫關囚格擊提挾相併為失信尤甚矣

主客大小將

二將俱依式筭去十用零二參將又用零數三因之五為門杜萬應戊子歲陽遁主大四宮主參二宮客將杜陰遁主大六宮主參八宮客大一宮客參三宮

主大將者太白之精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垂

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革高旱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天下兵革民更主是謂亂犯人民流亡與太乙爭明大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號上公卿司馬位故曰主大將若算在太乙宮者名囚又曰爭明必有篡弒之災若在太乙陽絕之地者君主之災若乘四九二七而與太乙同者輔相之災若在紀傷杜驚門下而與天蓬天柱天英天芮天衡之下者大將死若與客大將始擊凶關在



凶門下者客大將死凡出軍征伐不可關囚于凶門  
凶星之下亦不可在丙丁下主大將災也不可與太  
乙對宮名曰格格者隔絕杜塞之謂若格則上下格  
絕后不敬于臣臣不忠於君也若在太乙前後一宮  
一辰者名曰迫主臣下罔上也叅將在大將宮前故  
三因之入宮護大將為叅副因金而生其神屬水若  
與主目大將司宮名曰關如一林二虎一泉二蛟乘  
旺相宮者勝若值死絕之地而又在凶門凶星或庚  
辛下者出軍定損叅將必死主大吉而叅將凶也又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書

不可犯太乙宮名無禮迫歲計過之后宮有陰謀事  
若與客叅同宮邊方兵動在太乙宮下為兵起之方  
也  
客大將者辰星之精北方冬水智也聰也智虧聰失  
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廷尉主燕趙  
伐北戎狄蠻夷與客宰相之象亦為殺氣戰鬥之象  
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客偏將之象無軍為刑事陰陽  
算和應動而不動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國  
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房心間地動若

臨太乙在三宮七宮及與大小將同者亦動若同太  
乙在一宮八宮大水若近太乙宮者名曰迫宮迫災  
徵辰迫主外國來規甲乙東國丙丁南國庚辛西國  
壬癸北國戊己中國自起兵也與文昌同者名曰提  
主臣下與外國有謀與主大將同者名曰關視太乙  
在天內主人勝天外客勝與計神同者名曰謀主臣  
下有篡襲之變也三因之有叅將為水所生故屬水  
如值因也格挾之年叅將不利與主大小將關旺者  
勝與主叅同宮邊兵亂起在太乙宮下客將總忌在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書

凶門凶星庚辛之下皆不利為客也

定計目計算大將叅將

陰陽二通俱以合神加太歲并月日時之辰視  
文昌下即計目也合神者 子丑 午未  
寅亥 申巳 酉辰 卯戌 計算與主客算  
同分正間數過太乙一宮而止視得幾何去十  
用零為定計大將之宮三因之為定計叅將之  
宮萬應戊子歲陽通定計辰宮計算三十四大  
將四宮叅將二宮陰通定計  
戊宮計算二十五二將杜

定計目者續火之餘熒惑之使度量先動明休咎之  
幾太公慮兵家先事最難故以此為客重審之神行  
次無常要屬於客其對格提挾固杜與主客大小將



同論

總論

立式有掩迫擊關囚格對提挾執提固杜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以占四計之休咎始擊臨太乙宮為掩掩者陰盛陽微掩襲劫殺之義歲計遇之王綱失序君弱臣強身死國亡水旱霜雹盜賊疾疫若在易絕之宮人君大凶在絕陰絕陽之位臣誅掩主大將主算不和凶大將算和大將雖凶叅將發利以小將擊之勝若叅將被掩則小將凶也文昌主客大小將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庚

及定計目在太乙左右為迫前曰外迫後曰內迫宮曰宮迫辰曰辰迫迫者逼迫脅持之義外迫主大臣逆命內迫主同姓逆謀內臣后妃懷貳若內外俱迫則內外合謀算和者謀成算不和者謀敗若在易絕之宮先勝後敗如大小四將迫太乙有謀臣在朝若戰大利辰迫災急宮迫災緩如太歲在太乙前陽年災深陰年災淺如太歲在太乙後陰年災深陽年災淺用兵主客俱敗也始擊在太乙左右為擊前曰外擊後曰內擊宮曰宮擊辰曰辰擊擊者奮縱搏擊上

下相凌之義外擊主諸侯臣子生逆外國侵伐內擊主近臣同姓親王后妃廢弑之禍宮擊災緩辰擊災急核算利鈍絕易有無以占勝負主客大小將自相同宮為關客大小將犯文昌宮為客關主主大小將犯始擊宮為主客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關防守禦隄備之義歲計遇之占在將相自相關忌不利氣有盛衰勢不兩立則主客目所臨之神旺相者勝休囚者負多算者勝少算者負算和者勝不和者負或曰四將同宮客能關主主不能關客當此之時師宜先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毛

舉以應客後起為主者大凶文昌主客大小將與太乙同宮為囚或曰主客將同太乙為囚文昌同太乙為關囚者以下犯上拘繫而執正之義四計遇之有奔亡篡弑悲泣之禍若在易氣絕氣之地大凶在絕陰絕陽之地自敗又云諸將與太乙同宮或同類自謀則視二目算和者成不和者敗始擊大小將與太乙相望曰格格者改易格變之義文昌大小將與太乙相沖曰對對者衝突相對之義歲計遇格上下格易政令不行又云客目大小將俱格太乙以戰客勝



主人格客關以戰則主人勝主人關客格以戰則客人勝主客二目或一目而其太乙挾主客二目及大小將在正宮者為提挾若二目在間神主客二將共太乙挾二目於間神者為挾闢主客相閉算長和者勝二目在正宮與間神總名為挾也若客主目或兩將或一將而其太乙挾大小將或客主目者皆為君臣同謀共誅不義不道也若二目與大小將挾太乙者政由大臣臣下專權之象算和有格對太乙者為凶算不和而無格對者先勝後敗又云客目大將挾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素

主目在宮間之神則客勝如挾太乙者先勝後敗若目大將囚太乙宮亦客勝若主客二目四將兩相互挾為兩敵相謀若偏挾一將一目所挾者敗主雖值提挾而在內者猶可戰自一至四為內也客雖值提挾而在外者猶可戰自九至六為外也仍關囚死絕氣值之亦凶凡客在內外值迫而挾者皆不利先起若文昌囚迫客大小將挾之皆不利為主也太乙與開生二門合曰執提與開生二門衡曰提格執提者操持握執之義謂太乙雖在吉門不在開門與杜門

對生門對死門與大小將在凶門下來衡格之所以為凶也歲計遇之不可舉事戰兵亦同文昌囚太乙宮主大小將相關或始擊臨之或客大小將相關或與主大小將相關總名四郭固歲計遇之主有篡弒之禍客忝將又昌相併主忝將與客大將相併兼之掩迫關格為四郭固歲計遇之不利出兵皆掩塞不通諸事不成大凶之算也太乙天目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為門具太乙二目主客大小將分屬五行謂之五將始擊無掩擊文昌無囚迫主客大小將無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素

格對為將發主將為利主客將發利客三門具五將發八門開通路道清虛出兵征戰無不勝矣

五福太乙

- 一黃秘宮 魯分河東冀衛 戊乾亥 一乾宮
- 二黃始宮 燕吳越青 丑艮寅 三艮宮
- 三黃室宮 鄭分東吳揚楚 辰巽巳 九巽宮
- 四黃庭宮 秦分晉益蜀川 未坤申 七坤宮
- 五元室宮 京都洛陽 子午卯酉 五中宮
- 子齊 卯宋 午周 酉趙 三河之地
- 河內 河南
- 河東

五福所臨之地其君有福其民富貴所照亦同無兵革旱澇疾疫之災若君基太乙同宮人君享福遊行



乾艮巽坤中五宮每宮皆住四十五年自萬歷己卯年入黃秘乾一宮

三基

申晉分益州 酉趙分冀州 戌魯分徐州 亥衛分并州  
未秦分雍州 子齊分青州 丑吳越分揚州  
午周分三河 辰鄭分兗州 卯宋分豫州 寅燕分幽州

君基乃人君之象理人面南而治順天之道故起于午邦順行十二辰臣基同起午邦者為君臣不相離承讚王業也民基起戌者聖人化民而治位當處卑不敢並君而行也凡三基所臨之邦切不可攻伐戰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十九乙

李

關控銳遁世可向其邦

君基所臨之野五穀豐登干戈罷用將勇兵強人君修德上合天道下合人心榮登福壽從午起每宮住三十年十年司天十年司地十年司人共三百六十年一周甲寅歲起午至甲申入未嘉靖甲申入酉甲寅入戌萬歷甲申入亥

臣基太乙輔相之象所臨之邦出賢士直臣任于王室人民安五穀登嘉靖甲寅年入戌丁巳入亥萬歷丁亥入酉

民基太乙者庶民之象所臨之邦其民富貴五穀豐登無兵革疾疫之災起于戌宮順行十二辰一年一位嘉靖丁巳入丑萬歷丁亥入未

四神天乙地乙直符

七宮梁州申 八宮兗州酉 九宮揚州戌 絳宮交州亥  
六宮秦州未 四神中元 天乙中元 明堂益州子  
五宮豫州午 地乙上元 中符三元 玉堂幽州丑  
四宮徐州巳 中乙下元 二宮荆州卯 一宮冀州寅

四神者天地水氣之元神綱紀有道之代則昌若臨無道之代則亡若臨戰鬪之鄉居無道之地則兵革水旱民人相食起自玉堂宮順行三年一移周而復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十九乙

李

始下元起午中元起戌三十六年一周嘉靖壬午元年入申戌午又入申萬歷乙酉入巳戊子入午

天乙太乙者即乾言貞一之神取六宮送金之氣具體屬金肅殺萬物主兵戈相接所臨之邦即有勝負有決斷之義所到之方兵革大起演紀自上元甲子積年以周法同四神除之以三約之為宮數順行九宮次接終宮明堂玉堂行之上元六宮中元二宮下元絳宮三年一移三十六年一周萬歷乙酉年入九宮丁亥年出



地乙太乙者六巳土神也所守之宮主兵饑荒亡若  
臨無道之邦凶兵尤甚田禾不熟兵革水旱在五宮  
旺於四季五寄二宮也演紀算數與四神同上元起  
九宮中元起五宮下元起一宮三年一宮三十六年  
一周萬歷乙酉年入玉堂宮丁亥年出

直符太乙者火神也天帝之使星遣觀人間善惡萬  
民禍福若臨無道之邦水旱兵革人民流亡凶惡若  
乘太乙臨生旺之地其災莫測假如元辛卯三年入  
二宮火旺甲午三年入三宮火長生故辛卯二月紅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巾起于陳蔡江淮蜂起六年之間勢焰猖熾丁酉三  
年臨四宮火敗方年然太乙屬木又居旺鄉乘君基  
故有此驗演數行宮俱與四神同上元起五宮中元  
起一宮下元起九宮戊午入明堂萬歷乙酉年入八  
宮丁亥年出

金鏡捷法小淘金歌

太乙念四除積數一宮遲留在三辰陽從一上行隨  
順陰向九宮送去輪十八除之起武德乾坤重算天  
目神寅奇申偶皆行逆此是計神所在辰計加和德

文昌下客目至此可容身主客之算從宮數太乙宮  
後數其真正宮還依宮數數間神一數就宮神合神  
加支文昌下定計還須從此論就從定計起計算踰  
過太乙宮一陳三將就隨零數立忝將再還因三因  
七十二局皆從此傳與師家仔細尋

五福太乙次行宮乾坤艮巽中五匿每宮皆住四十  
五所到之宮有條律乾宗甲寅起上元積至庚申二  
紀七大遊太乙行八宮爲首順行須用同七八九一  
二三四數至之方六六窮三十六年移一位入元剪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削芟繁茸長與元年庚寅歲初起七宮爲元例天禧  
四年是庚申九十一年何具陳三基太乙同甲寅君  
臣起午戌起民君基每宮三十載臣基三年一位輪  
民基一年行一位十二宮中仔細尋次第可推四太  
乙水火土金爲災咎太乙如臨年不豐天乙盜賊兵  
戈凶地乙病死多喪禍直符早滂出蝗蟲皆在上元  
甲子起三歲移宮周復始三元次第相接連九宮行  
盡三宮尾

太乙行兵主客勝負占



年月日門具不具二百四十除積數一門還立三十辰却從開門順行路推時一百二十除陰陽二至莫相悞陽間至生驚休時陰杜死傷景門布二門不具休與生三門不具休門杜太乙不在三門下名爲門具得其助

太乙金鏡七十二局賦

明主客之勝負察內外之淺深太乙助客兮九二七六之位助主兮一八三四之宮若分主客之後先當觀門具之將發出軍向主客之地戰利其冲用陳隨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齋

二目之方與旗同數一八黑曲二五圓黃六七白方四九赤銳三宮屬木陣旗須當直青四向來雲方位還依主客聞賊來於何處二目方上須知主客所問各宜預備奇兵出二目之所伏兵宜掩迫之時窮究精微看元局而下斷審問動靜詳上文而無差主目與太乙同宮各曰囚在太乙前一宮或一辰名曰外迫後曰內迫宮曰宮迫辰曰辰迫始擊同宮曰掩前後曰擊大小將在主客目或太乙宮前後爲挾主客將自相前後則有客挾主人主人挾客大小將

自相同宮爲關則有客關主人主人關客當相關之時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氣有盛衰勢不兩全則以主客目所臨之神五行決之勝負見矣主客算得五十五二十五各八門杜塞不利與師算得二名畧地經曰出兵畧地並用其二客得則客利主得則主利凡主客算以長多爲勝短少爲負長多利深入短少利淺入凡出軍宜向算戰利皆算凡伏兵必有掩迫之時凡奇兵必各置於主客大殺之地天日始擊將也奇兵者百人以用三十人爲奇候敵人之便鳴鼓高旗噪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齋

之令竊發而取勝故曰能知奇伏轉禍爲福不知分合不可語奇太乙有展陣舉奇之法算得一八卽用齒陣舉黑旗以應北方算得三七用直陣舉青旗以應東方算得四九用銳陣舉赤旗以應南方算得二五用圓陣舉黃旗以應中央算得七六用方陣舉白旗以應西方算得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眾但文昌主目不囚迫始擊客目無掩擊卽是三門具五將發不在所直八門之下吉八門算法兼用應驗如神



太乙天目在陽算得偶爲和太乙在陰算得奇爲和陽者太乙在八三四九宮陰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宮也天目在正宮爲陽天目在間神爲陰算得陰陽和利與兵用將

凡主客者先後之禮動靜之義也陳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動爲客後動爲主若安居之時先興者爲主後至者爲客欲明天道審順逆先推主人次推客計若生客俱得善計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和利以稱兵所向必克先起則勝後起則敗若主客俱得惡計三門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癸

不具五將不發陰陽不和先起者敗後起者勝若主客計一吉一凶利客客勝利主主勝吉凶等算則長者勝短者敗

凡占外國動靜皆以時之客計占之算八門杜賊不來若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利無關格掩迫客主俱會太乙前所聞見實賊來降不爲盜若天目數轉而北行者爲不來

凡占敵使講和可信伏當視太乙所制假令時令計太乙在二宮屬火始擊將臨武德屬金火制克金敵

使來降不敢有他意可信伏實降若敗將降卒一例推之

凡占間諜有無當視客目前後假令太乙在一宮則主客大小始擊臨六七二宮爲前外諸將若臨八三四九爲後內若客目臨戌陰主爲賊來窺覘間諜凡占射賊來多少若客算十六以上陰陽順有虜必多有強將若十五以下虜少無門天目臨左賊從東方來臨右從西方來八門杜不來

若天子巡狩太乙天目在四維之歲○若舉方正必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癸

在亥卯未之歲及太乙歲計三門具五將發

凡占賊聞事虛實占天目掩迫太乙聞不善事實善事虛若三門具五將發聞吉則吉聞凶不凶若三門不具五將不發聞凶則凶聞吉不吉

凡對敵常觀風雲之勢察飛鳥之情若太乙所在風雲從飛鳥從中對上來急備○假令太乙在九宮巽屬木風雲鳥獸從一宮乾位上來屬金金能制太乙大凶風雲飛鳥從主大將太乙從德上來○急擊其冲主將大利○若從客目大將宮來則主將宜准備



敵兵

凡太乙算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算得六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凡雲氣從日按五行在我軍往敵行我軍利倣此○假令壬癸日黑雲氣自我軍上自北往南隨雲氣攻之必勝凡擇日擇時當審日時之計所利與兵卜吉克制不可從之

太乙所統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時時計命起武德隨時計有陰陽冬至氣應後用陽局夏至氣應後用陰局皆以陽局所命之對沖則陰局太乙所在也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矣

行軍攻戰見怪異雜占

將帥牀帳及軍無故自動者主遠行或下謀上將帥衣服無故血污主下欲謀上宜施恩驚備將帥鎗刀器械無故自鳴動出匣者主鬪

凡將杖軍杖將馬旗纛節杆倒折主將失位鼓角刀劍自鳴者陰謀之明應將宜備之

將軍眼運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鳴並不自覺咄嗟者並下人起念生謀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帥騎馬之次馬無故回頭齧人靴觸人衣服者主

下謀上又主陰謀已成大將門廳鳴者下謀上將○

鷓鴣禽雉飛鳥入宅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謀上將

○大將飲食膳之時旗節自動其內行毒或七匙筋

蓋自鳴動者其下行毒○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無

損將謀相助○狗無故上床下謀上○將帥睡中高

聲自覺警寐計謀必成有神助之

凡城郭中及營中池水上有鳥作巢及却節折銜去

者兵大出行別下

凡將帥領士卒察淵奧測成敗忝諸天道不可不知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太乙

矣

常卜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以手隱其雙目

誦金光神呪見其光色以五行卜之各見五行言之

黃色喜勝必見金帛赤光喜勝白光兵刃相交血染

大將行年本命克火主勝休囚彼勝青光有憂黑光

主大憂各以五行旺相休囚死推之立應

凡出兵忽見虎狼在軍前後吼嗷及軍營中者不出

五七日有戰先沖突者勝又云虎豹熊入營及傷害

人者主大戰或獐鹿之類入軍營皆主營空急移營

吉主劫營軍行營幕已成驗之忽有虎狼走獸從外



入營城走穿過者急移管卜吉否則必敗若猛獸至軍營敵將必勇必突入我軍行營或奸細入營戰我軍

兩軍相對飛鳥入軍營陣大凶急移軍營吉兩軍對有虎狼豹狐狸野獸圍繞軍陣營壘悲鳴將有凶必大敗宜撫賞軍士異日而戰若鳥獸在彼敵戰陣中或營邊鳴彼軍必敗急統兵擊之攻戰得大勝○若有猛獸忽縱橫入營中急宜准備戰主敗○若豺狼及雉鳥飛入軍營者皆凶急宜准備修德揚武振威

登壇必究

卷之四

三

得吉○若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軍營城壘往來狐狸者敵人來戰必敗○狐狸獐鹿之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若上將移營後敵人降建立營壘

凡野獸入軍皆與主將為應之兆兩軍相當從禽獸將軍年命德上來并歲月日時德上來皆有吉慶事從將軍年命刑上來并歲月日時刑上來主失位之兆○軍中馬飲食沙石主應兵強戰勝○軍中馬晨夜鳴當有暴兵至當急准備士卒戰敗之兆

登壇必究 卷四

登壇必究卷之四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奇門說

王鳴鶴曰奇門有陰陽二遁共十八局該七十二局之微妙大約有日奇月奇星奇參六儀以定九星以起八門而精義與旨則烟波釣叟歌盡之矣五日為一元一節分為三元以定二十四氣次看三奇及開休生三門會於何方門奇俱到不受尅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一

制為上吉門奇雖吉而各門少有不和亦宜裁決用之諸事自無不驗大抵奇門以占時為主使人趨吉避凶大畧不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符若應經則應及出軍勝負獨趨神接氣置閏三法為難餘法詳具起例中嗟夫五占三兆之具今不可復覩矣而鳥情風角避甲之記其法亦有可推顧不求之睿明微悟之才而專付之庸隸小豎之手宜其法之日晦而道之日汚也可勝惜哉

奇門遁甲起例

三奇 乙爲日奇 丙爲月奇 丁爲星奇

六儀 甲子常同六戊 甲戌常同六巳 甲申常

同六庚 甲午常同六辛 甲辰常同六壬

甲寅常同六癸

八門 休 生 傷 杜 景 死 驚 開

九星 天蓬 天任 天衝 天輔 天英 天芮

天禽 天柱 天心

九宮 一坎 二坤 三震 四巽 五中 六乾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二

七兌 八艮 九離

方位 戴九 履一 左三 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五居中

安三奇六儀八門九星歌

一居坎位是蓬休 芮死坤宮第二流 更有冲傷

並輔杜 震一巽四總爲頭 禽星死五開心六

驚柱常從七兌遊 惟有任生居艮八 九尋英景

問離求

遁分三元 上中下

甲巳臨仲上元天 臨孟之時作中元 臨季下元

爲定局 此各遁甲混三元 子午卯酉爲四仲

寅申巳亥爲四孟 辰戌丑未爲四季 五日爲一

候卽爲一元

二至分陽陰二遁上中下三局歌 冬至後之節 氣皆是陽遁

夏至後之節 氣皆是陰遁

冬至驚蟄一七四 四七一逢大雪至 大寒春分

三九六 六九三立冬寒露 清明立夏四一七

七一四大暑分卽 小滿穀雨五二八 八二五同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小暑法 小雪霜降五八二 二八五臨小寒是

夏至白露九三六 六三九均芒種復 八五二兼

二五八 立春立秋上下祭 雨水須知九六三

處暑一四七相關

年奇 陽年起坎順行宜 陰年離位逆相隨

月奇 本日局中尋月建 干支二字與時推

日時奇 日時二遁尋同法 更在高明用意爲

推象 亥是天文艮鬼神 巽爲人物此其真

相尅冲迫 天干相尅支冲害 門迫兼之宮迫噴



奇門遁甲煙波釣叟歌

陰陽逆順妙無窮二至還鄉一九宮若能了達陰陽  
理天地都來一掌中軒轅黃帝戰蚩尤涿鹿經今苦  
未休偶夢大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神能負圖  
出洛水彩鳳啣來碧雲裏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  
門從此始一千八十當時制奇書云四千三百二十  
條神仙節冗歸簡蓋節  
四千三百二十之繁而  
歸於一千八十之簡也太公刪成七十二周西伯遇  
子牙於渭  
水之陽太公謂兵法善布奇門刪一節氣分三元  
二十四氣節分得七十二元故立七十二活局也逮  
於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為精義黃石公以書授子  
房於鄂妃扶高祖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四

得天下封子房為留侯子房刪捷冬至十二節為陽  
九局夏至十二節為陰九局一歲計之一十八局此  
活局也先須掌上排九宮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  
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乃九  
也縱橫十五在其中  
洛書之數九一三七二八四六  
五十合東南西南北八卦直橫  
對過皆合十五此  
萬世不易之法次將八卦論八節冬至一宮坎卦  
立春八宮艮卦  
立夏三宮震卦  
立秋二宮坤卦  
秋分七宮兌卦  
立冬六宮乾卦  
是也一  
氣統三為正宗一節分三元  
即三候也陰陽二遁分順逆冬至  
後用  
陽遁順飛坎一宮起夏至  
後用陰遁逆飛離九宮起  
一氣三元人莫測一節分  
三元子  
午卯酉為上元寅申巳亥為中元辰戌丑未  
為下元若不明三元用奇不準主有不測也五日都  
來換一元甲子至戊辰五日為上元己巳至癸酉五  
日為中元甲戌至戊寅五日為下元己卯

登壇必究 卷四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五

至癸未五日為上元甲申至戊子五日為中元己丑  
至癸巳五日為下元甲午至戊戌五日為上元己亥  
至癸卯五日為中元甲辰至戊申五日為下元己酉  
至癸丑五日為上元甲寅至戊午五日為中元己未  
至癸亥五日為下元甲子至戊戌五日為中元己酉  
日為下元接氣超神為準的超者越過也神者進神  
也甲子巳卯甲午己酉  
乃進神為符頭接進接也氣者節氣也超神者謂節  
氣未到而甲子巳卯之符頭先到為之超接氣者謂  
甲子巳卯之符頭未到而節氣先到為之接○須知  
開奇之法方能超接得真也積日以成閏月積時以  
成閏奇超接正授間有法分金定刻難明局以五日  
一換遇一節氣通換六局凡一月節氣必三十日零  
五時二刻以三十日分六局以餘五時二刻置閏認  
超神不過十日遇芒種大雪起過九日即置閏也  
取九宮為九星天蓬貪狼坎宮水天內巨門坤土神  
天衝廉貞五中土天心武曲六乾金天柱破軍兌金  
屬天任左輔艮土真天英右弼離官火認取九宮配  
九宮逢甲  
九八門又逐九宮行坎宮蓬星休門艮宮任星生門  
震宮沖星傷門巽宮輔星杜門  
坤宮內星死門附中宮禽星寄坤離宮英  
星景門兌宮柱星驚門乾宮心星開門  
為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符上之門為直使十時一  
位堪憑據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逆順遁宮去六甲  
元號六儀各六甲者天之貴神常隱於六儀之下六  
儀者戊己庚辛壬癸也甲子同六戊甲  
戊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  
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  
三奇即是乙丙丁  
正月日出於乙故以乙為日奇丁火南方離明之象  
老人星凡形見於丁位故以丁為星奇月照交到丙  
而為月奇也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逆儀奇順行至  
丙為月奇也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逆儀奇順行至  
後十二節惟用陽遁順布六儀逆布三奇星符亦隨  
時於行夏至後十二節惟用陰遁逆布六儀順布三



奇星符亦 隨時于行 吉門 生也 偶爾合三奇 乙丙 值此雖云百

事宜更合從傍加檢點餘宮不可有微疵 如得開休 生二吉門

又合上下盤三奇此時此宮雖有奇門然雖檢點三 盤上所加餘七宮凶星所在未可以此即為全吉如

合天地人三遁鳥跌穴龍反首知三天輔玉女守門 三奇所及遊六儀義和制伏權怡等故為吉也若值

火入金金入火虎猖狂龍逃走雀入江蛇天矯遊五 擊刑制損明入墓反伏吟格勃飛天乙天網則迫之

類則為 三奇得使誠堪使六甲遇之非小補 三奇得 使者甲

戊甲午乙為使甲子甲申丙為使甲辰甲寅丁為使 六甲者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本歌云蓬任

沖輔禽陽星英內柱心陰宿名陽星加時為開陰星 加時為開閩時百事凶開時宜戰關往來百事吉經

日能知三甲一開一闔 乙馬逢犬丙鼠猴 打三奇 六 不知三甲六甲盡闔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六

丁玉女騎龍虎 六丁者丁卯為甲子之陰故也丁奇 入宮會甲辰甲寅乃六丁騎龍虎也

天盤六丁加地盤 又有三奇遊六儀 乃天上三奇乙 甲辰甲寅是也

丙丁地下三奇甲戌庚遊於甲子戌甲戌己甲申庚 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此六儀也三元經曰三奇遊

六儀利以宮建 號為玉女守門扉 玉女守門時者謂 宴會喜樂之事

天乙直使之門也甲子旬庚午時甲戌旬己卯時甲 申旬戊子時甲午旬丁酉時甲辰旬丙午時甲寅旬

乙卯時 若作陰私和合事請君但向此中推天三門 是也

今地四戶問君此法如何處太沖小吉與從魁此是

天門私出路 以月將加本時即尋從魁 地戶除危定 小吉太沖三位為天三門

與開 以月建加本時却隨謀危定開在何處 舉事皆 即是地四戶若與天三門同宮尤吉

從此中去 無事不利也若定天門地戶以授時應 看審訂太歲過宮方可選用某將也

定太陽過宮遊二十四節氣歌

立春在子雨水壬驚蟄在亥乾春分清明在戌穀雨

辛立夏在酉小滿庚芒種在申夏至坤小暑在未大

暑丁立秋在午處暑丙白露在巳巽秋分寒露在辰

霜降乙立冬小雪卯加臨大雪在寅冬至艮小寒大

寒丑癸尋

六合太陰太常君三辰元是地私門更得奇門相照

耀出門百事總欣欣 假如以六合太陰太常為三辰 依圖推之看 在何方○月支自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七

亥至辰為陽用陽貴人陽貴人用上一字○自巳至 戌為陰用陰貴人陰貴人用下一字○還依貴人歌推

太沖天馬最為貴卒然有難難逃避但當乘取天馬

行劍戟如山不足畏 天馬即太沖也審天月將過宮 即以月將加用本時順尋看太

沖在何方即天馬方也太沖前一位天罡辰是也遇 緊急危難倉卒之間難得奇門但乘取天馬方而去

則雖劍戟如林 三為生氣五為死勝在三兮衰在五 亦能避其禍也

能識遊三避五時造化真機須記取 三元經曰天道 不違三五反復

知三避五恢然獨處三為生氣故遊三也五為害氣 故避五也又曰三為威五為武盛於三衰於五也

就中伏吟為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

上須知即是反吟宮八門反復皆如此生在生兮死



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生門在八

二官門不離宮謂之伏吟移在對宮謂之反吟門若遇此須得奇不可用六儀擊刑何太

凶甲子直符愁向東戌刑在未申刑虎寅巳辰辰午

刑午六儀擊刑者謂六甲直符加所刑之地也甲子

直符加卯卯刑子也甲戌直符加未戌刑未也

甲申直符加寅申刑寅也甲午直符加午午自刑也

甲辰直符加辰辰自刑也甲寅直符加巳寅刑巳也

郭璞論三台之刑金剛火強各刑本方水流趨東木落返本三奇入墓好思推甲

日那堪相見未丙奇屬火火墓戌此時諸事不須為

更兼天乙天盤來臨二月奇臨六亦同論三奇入墓

日奇下臨六官六丙月奇下臨六官六丁星奇下臨

八官乙奇下臨二官是謂三奇入墓丙日見戌亦墓

登壇必究卷之四 奇門八

又有時干入墓官課中時下忌相逢戌戌壬辰兼丙

戌癸未丁丑亦同凶丙戌時丙屬陽火火墓在戌壬

辰時壬屬陽水水墓在辰丁丑

時丁屬陰火火墓在丑癸未時癸屬陰水水墓在未

戊戌時戊屬陽土土墓在戌己丑時己屬陰土土墓

在丑故戊己中央之土賴母而生所以戊同丙火生

於寅己同丁火生於酉己上六時於辰入墓不可用

五不遇時龍不精號為日損月光明時干來克日干

上甲日須知時忌五不遇時者謂剛柔日相克而

損其明縱有奇門不可行百事

內甲日庚午時乙日辛巳時丙日壬辰時丁日癸卯

時戊日甲寅時巳日乙丑時庚日丙子時辛日丁酉

時壬日戊申時詩曰時干克日有災危甲日從午逆

數之若到戌亥便越避百事不宜莫用之五不遇時

克日干陽干克陽奇與門兮共太陰三般難得總加

臨若還得二亦為吉舉措行藏必遂心陽遁直符前

陰遁直符後二官為太陰謂奇門與太陰三者不能

皆同若得二者亦吉遇之可伏兵也凡欲經求萬事

宜開生不合乙丙丁即吉又取陰門相助謂之三

詐○凡太陰六合九地助奇者用之有十分之利

三詐○若三門合三奇下臨太陰宮各曰真詐○

若三門合三奇下臨九地宮各曰重詐○若

三門合三奇下臨六合宮各曰休詐○己上

詐門嫁娶遠行商賈大吉利也○真詐宜施恩便

隱遁求仙○重詐宜進人口取財拜官投爵

○休詐宜合藥治疾祛邪祈禳

登壇必究卷之四 奇門九

五假○若杜門合丁巳癸下臨九地名曰地假宜

潛伏此三時加杜門者可以潛形○若杜門

合丁巳癸下臨太陰宮利遣人間諜探事○

若杜門合丁巳癸下臨六合宮利逃亡○若

景門合乙丙丁臨九天名曰天假乙為威德

丙為威武丁為太陰三奇之合宜陳利便進

請于求○若傷門合丁巳癸下臨九地名曰

神假利葬埋○若驚門合六合下臨九天官

名曰人假利捕逃亡若太白入熒惑已在其



取其宜隨 事用之

更得直符直使利兵家用事最為貴常從此地擊其 衝百戰勝百君須記

亭亭

王璋曰者亭亭天之貴府背而擊其冲為勝 推之法常以月將加時神后下為亭亭所居 也。假令五月用寅時將小吉加 寅即神后臨未為亭亭之在末也

白奸

白奸者天之奸神合於己亥格於寅申當合 之時俱背之當格與不格合與不合者皆亭 亭向白奸推之法以月將加用時寅午戌上 見孟神即是白奸之位常行寅申己亥四孟 位也。假令正月將登明加午時則孟神臨 午即白奸之在午也。又如四月用巳時以 月將加巳則孟神臨寅即 白奸之在寅也他倣此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十

天乙之神所在宮大將宜居擊對冲假令直符居離

九天英坐取擊天蓬

湯謂曰第一勝天乙宮上將居 之用兵擊其冲勝也按萬一訣

云若在陽通即用天上直符所居宮若在陰通即用 地下直符所居宮上將居之而擊其冲勝。○第二勝 九天宮陽通天上直符後一為九天陰通直符前一 為九天我軍立九天之上而擊其冲則敵我之人亦 不敢當我之鋒。○第三勝生門宮謂生門合三奇之 吉宮上將引兵從生門擊死門百戰百勝。○又曰背 亭亭向天門一勝背月建二勝背生擊死三勝大同 小異也。○假令大寒上元陽三局甲巳日丁卯時天 上直符乘六丁臨九宮正南為天乙宮為第一勝也 九天四宮東南第二勝也生門與丁奇合七宮正西 第三勝也。○假令陰通入局甲巳之日平旦寅時地 下直符在八宮東北天乙宮為第一勝九天在三宮 正東第二勝生門臨六宮西北第三勝也。○有五不 可擊。○湯謂曰第一不擊天乙宮二不擊九天宮三

不擊生門宮四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使宮巳上皆 不可擊。○假令陽通八局丙辛日辛卯時天乙在坤 二宮西南生門在三宮正東九地在四宮東南直使 在八宮東北巳上並不可擊我軍居之必獲勝。○假 令陰通七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天上直符臨九宮九 天在二宮西南生門在一宮正北九地在七宮正西 直使在五宮寄二宮西南巳上俱不可擊我軍居之 必獲勝按萬一訣云若在陽通即用天上直符所居 之宮若在陰通即用地下直符所至之宮而擊其冲 則百戰百勝也註云上將居之引兵而擊其冲亦百 戰百 勝。甲乙丙丁戊陽時神居天上要君知坐擊須憑 天上奇陰時地下亦如之。五陽時利以為客當為客 羅武揚威以決勝謂時干得甲乙丙丁戊五干善神 治事可以出軍征伐遠行求財立邦國化人民臨武 事入官移徙嫁娶起造百事皆吉此時逃亡者不可 得故經云直使之行一時一易揚時利以為客故曰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十一

得陽者乘而不止陽五干在子午 若見三奇在五陽 偏宜為客自高強忽然逢着五陰位又宜為主好裁

詳直符前三六合位太陰之神在前二後一宮中為

九天後二之神為九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

可立替伏兵但向太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形

至深也九天者剛健之至極也藏於九地言守之至

深動於九天言攻之至極也九天乃天之殺氣運在

北方亦可以藉此氣遮藏形迹太陰之中可以逃亡

冬至後陽通順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後一為九地後

二為九地前二太陰前三六合夏至後陰通逆天上 直符所臨之宮前一九天前二九地後二太陰後三 六 天地人分三遁名天遁月積華蓋臨地遁日精紫



雲蔽人遁當知是太陰生門六丙合六丁此為天遁

自分明天遁者生門合六丙月奇下廉六丁開門六

乙合六巳地遁如斯而已矣地遁者開門與六乙日

時得日精休門六丁其太陰欲求人遁無過此人遁

門與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要知三遁何所宜藏形

遁跡斯為美己上三遁最宜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

辛臨三吉門雲遁取天上六乙合三門三吉門者下

臨巽宮風遁矣日奇合休於坎宮此為龍遁雲從起

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下臨休到艮虎遁名天上六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丙合九天再合生門神遁然天上六乙合九地臨於

杜門鬼遁遂知此六遁合三遁合前天地用者隨機

而取慶此名九遁○庚為太白丙癸惑庚丙相加誰會得

誰字即指庚丙而言六庚加丙白入癸天庚加六丙加庚癸入

白天丙加地庚也白入癸兮賊即來此時對敵癸入白兮賊

須滅此時相敵賊自恐退丙為勃兮庚為格格則不逆勃亂逆

天丙加地庚為勃天庚加地癸為格丙加天乙為直符天乙加丙為飛

勃天上六丙加地下當年月日時者勃直符同類凡

直符加時子則十時皆庚加日干為伏干詩日日干

臨此名伏格干相侵若是戰關須不利大都為主必遭擒日干加庚飛干格日干

庚飛干格偏明爭戰選不利為客最平加一宮兮戰在野同一宮兮戰

于國庚加日干日加庚俱不利如庚加一宮或○六

臨天乙所居六庚加直符天乙伏六庚加直符名天

官戰于野大凶直符加庚天乙飛飛宮是何星直

不利為客以成功直符加庚天乙飛符加六庚兩敵

占人不在不來直符加庚天乙飛符加六庚兩敵

不堪爭為庚加癸兮為大格太白庚加癸圖謀未可

主還似羸庚加癸兮為大格通求人終不見端坐即

官加己為刑最不宜六庚加六己赤地須千里加壬

之時為上格六庚加六壬謂之上格一云伏格當此

歲之午名曰更有一般奇格者六庚謹勿加三奇此

歲格此時凶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時若也行兵去正馬隻輪無返期六庚加丙丁奇天

舉者凶正馬隻輪無有返期六庚加乙奇沖輔

傷杜上克下先舉者勝正馬隻輪能敵萬人 六癸

加丁蛇天矯六癸加六丁天矯迷路六丁加癸雀

入江天上六丁加地下六癸名 六乙加辛龍逃走木

辛金也六乙加六辛金木不相六辛加乙虎猖狂赤

親名青龍逃走乙木為龍故也六辛加乙虎猖狂赤

子云刀逢暗磨疑如之何彼欲見害了陰可和六辛

加六乙白虎也悲哀若與幹錢財白虎須防災天上

六辛加地干六乙名請觀四者是凶神百事逢之莫

伯虎猖狂不宜舉事天盤丙加地甲子乃飛鳥跌

雲龍聚會君臣

甲加丙兮龍返首天盤甲子加地丙

燕喜舉動皆利

名青龍返首宜舉



百事雖無吉門 卦局亦可用事 只此二者是吉神為事如意十八九  
 八門若遇開休生諸事逢之總稱情傷宜捕獵終須  
 獲杜好邀遮及隱形景上投書並破陣驚能擒認有  
 聲名若問死門何所主只宜弔死與行刑蓬任冲輔  
 禽陽星英內柱心陰宿名輔禽心星為上吉冲任小  
 吉未全亨大凶蓬芮不堪使小凶英柱不精明大凶  
 無氣變為吉小凶無氣亦同之吉宿更能逢旺相萬  
 舉萬全功必成若遇休囚並廢沒勸君不必進前程  
 要識九星配五行各隨八卦考義經坎蓬星水離英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吉

火中宮坤艮土為營乾兌為金震巽木旺相休囚看  
 重輕與我同行即為相我生之月誠為旺廢於父母  
 休於財囚於鬼兮真不妄 凡星休旺者謂九星各旺  
 月死於生我之月凶於宮 於生我之月相於同類之  
 鬼之月休於妻財之月 假令水宿號天蓬相在秋  
 初與仲冬旺於正二休四五其餘倣此自研窮急則  
 從神緩從門三五反復天道亨 三元經日謂有事不  
 當天乙所在官及道符之神宮而去謂之從神自然  
 獲吉蓋直符甲子常從六戊是為天門事急則從天  
 上六戊下云事緩則可 十干加伏若加錯入庫休囚  
 待時三奇吉門而去也 三奇嫌入墓門嫌泊墓官三位有消亨門克  
 吉事危 下害為障隔時干克日干為損明六儀受刑

天千日支神犯上更忌支辰及伏吟出兵發令恐緊  
 急加錯三奇入墓休囚及犯十干伏吟等項須吉反  
 也十精為使用為貴起宮天乙用無遺 萬洪日輪出  
 九一者為十也要精於九一之謂陽遁陽使起一終  
 於九陰遁陰使起九終于一天乙直使起官與所謂  
 值門相冲也陰陽 二遁各有二使 天目為客地為主六甲推兮無差  
 理勸君莫失此元機洞徹九宮扶明主 卯為天目酉  
 六甲旬中天目地耳推者出兵日也費日為吉謂干  
 生支也如甲午日甲木生丙火是也義日次吉謂支  
 生干也如甲子日之類甲木生水木也如日為  
 次吉謂干支比和也如壬子日之類壬水子水相和  
 也制日為中平謂干克支也如甲戌日之類甲木戌  
 土木克土也後日為極凶謂支克干也如甲申日之  
 類甲木申金 金克木也 宮制其門不為迫門制其宮是迫雄門  
 被迫則吉事不成凶 天網四張無路走一二網低有  
 路蹤三至四宮行入墓八九高強任西東 三元經日  
 萬物盡傷此時不可舉兵百事凶又曰神有高下必  
 須知之謂時得六癸之神必有高下也又曰但將天  
 乙居尺寸低而匍匐之謂得癸時神符高下天乙在  
 三四宮謂之尺高過之不可出必傷若被客圍却  
 從卯未酉三宮看合何門奇可破出無妨。假令天  
 乙在一宮其神去地一尺在二宮去地二尺皆天上  
 六癸之下即天乙所加之宮也當此時必須匍匐而  
 以右手肩兩而行前過過十步吉若天網高三尺以  
 上可以消息避之為天網過人故准此如天大上六癸  
 天網四張時謂時下得六癸也癸酉癸未癸巳癸卯  
 癸丑癸亥是為天網若有急事有此時不得不行當  
 以高行 節氣推移時候定陰陽順逆要精通三元積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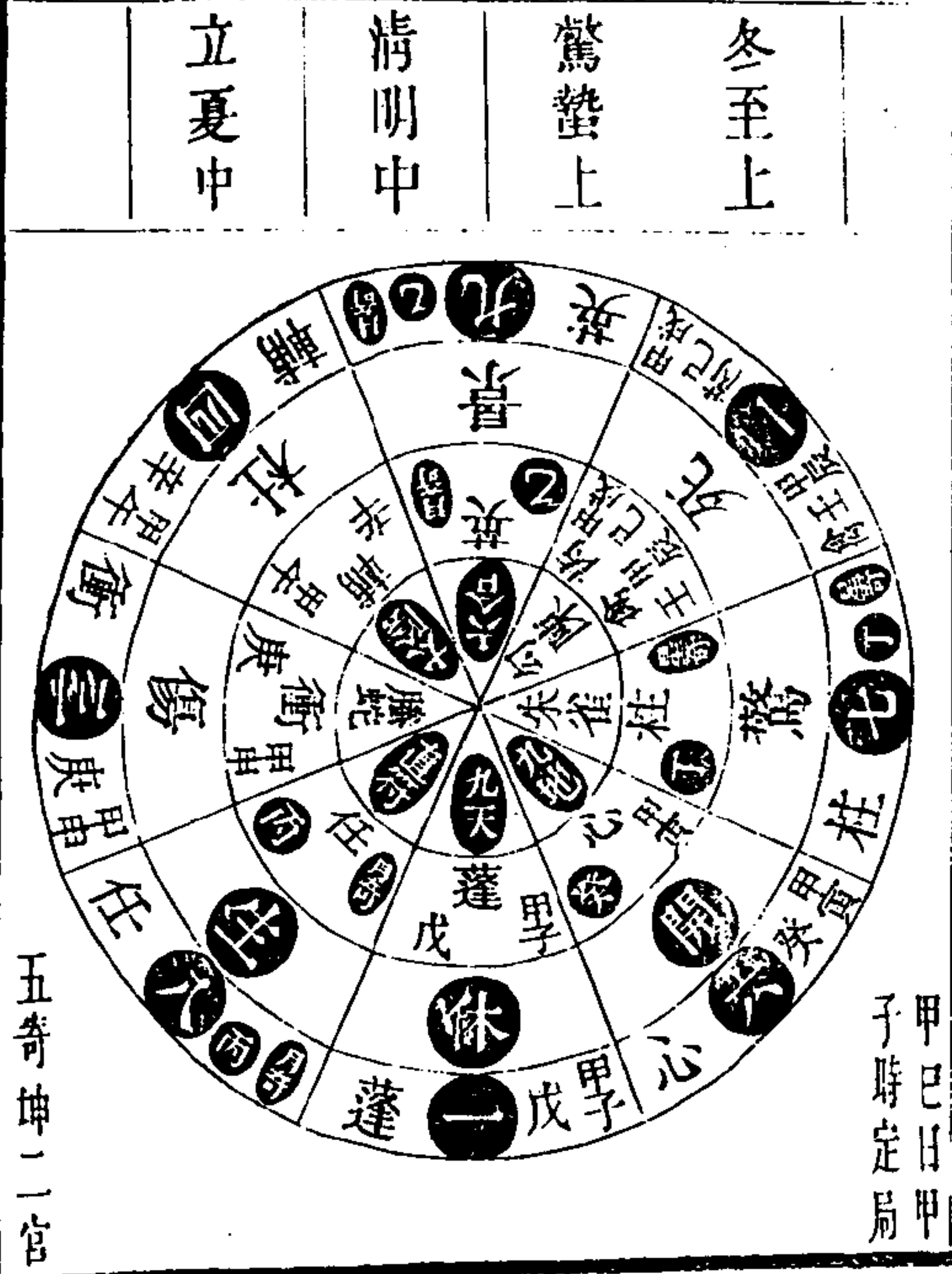
被迫則吉事不成凶 天網四張無路走一二網低有  
 路蹤三至四宮行入墓八九高強任西東 三元經日  
 萬物盡傷此時不可舉兵百事凶又曰神有高下必  
 須知之謂時得六癸之神必有高下也又曰但將天  
 乙居尺寸低而匍匐之謂得癸時神符高下天乙在  
 三四宮謂之尺高過之不可出必傷若被客圍却  
 從卯未酉三宮看合何門奇可破出無妨。假令天  
 乙在一宮其神去地一尺在二宮去地二尺皆天上  
 六癸之下即天乙所加之宮也當此時必須匍匐而  
 以右手肩兩而行前過過十步吉若天網高三尺以  
 上可以消息避之為天網過人故准此如天大上六癸  
 天網四張時謂時下得六癸也癸酉癸未癸巳癸卯  
 癸丑癸亥是為天網若有急事有此時不得不行當  
 以高行 節氣推移時候定陰陽順逆要精通三元積



數成六紀天地未成有一理 一年分四季八節二十  
 四氣七十二候。以一  
 卦流三節為三元則其成二十四氣以一節十五日  
 分三候為三元則其成七十二候故云三元積數成  
 六紀六紀乃七十二候之數也凡一月節有三候氣  
 有三候如正月立春節十五日則東風解凍蟄虫始  
 振魚陟負冰為三候也雨水氣十五日則驚蟄魚  
 雁北草木萌動為二候也天地造化乃一定之理  
 請觀歌裏精微訣非是賢人莫傳與 此歌中之語句  
 妙非是賢者不可妄傳恐有小輩得訣入誘小人為  
 害不淺通甲之文黃帝之師風言雷傳太公至於子  
 孫不許傳於不仁之人若傳非人必受其殃得共  
 人而不傳亦受其殃此文  
 乃濟世之寶藏之如珍也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陽遁一局圖



登壇必究 卷四

陽遁一局至九局俱直符加時干直使加時宮

天蓬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休  
 二一九二八三七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  
 天芮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死  
 二二九三三八四七五二六二七三三八四九五六一六二  
 天衝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巳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傷  
 三三九四八五七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  
 天輔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杜  
 四四九五八六七七一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  
 天禽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死  
 五五九六八七七八一九二二二三四三五四六五  
 天心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開  
 六六九七七八八九一〇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  
 陽遁一局至九局俱順布六儀逆布三奇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陽遁二局圖



一四一



天芮 乙丑丁卯丙寅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二二一三九四八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  
 天衡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三三一四九五八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  
 天輔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四四一五九六八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三七四  
 天禽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五五一六九七八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  
 天心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六六一七九八八九二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  
 天柱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七七一八九九八一二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八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九

陽遁三局圖

大寒上 雨水下 春分上 芒種中



天衡 乙丑丙寅丁卯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三三二四一五九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  
 天輔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四四二五一六九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三八四  
 天禽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五五二六一七九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三七四八五  
 天心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六六二七一八九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  
 天柱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七七二八一九九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  
 天任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八八二九一一九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八九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九

陽遁四局圖

冬至下 驚蟄下 清明上 立夏上





### 陽遁五局圖



天輔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天禽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天心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天柱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辛丑壬寅癸卯  
 天任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天英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天蓬 九九三一二二一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

登壇必究 卷四

### 陽遁六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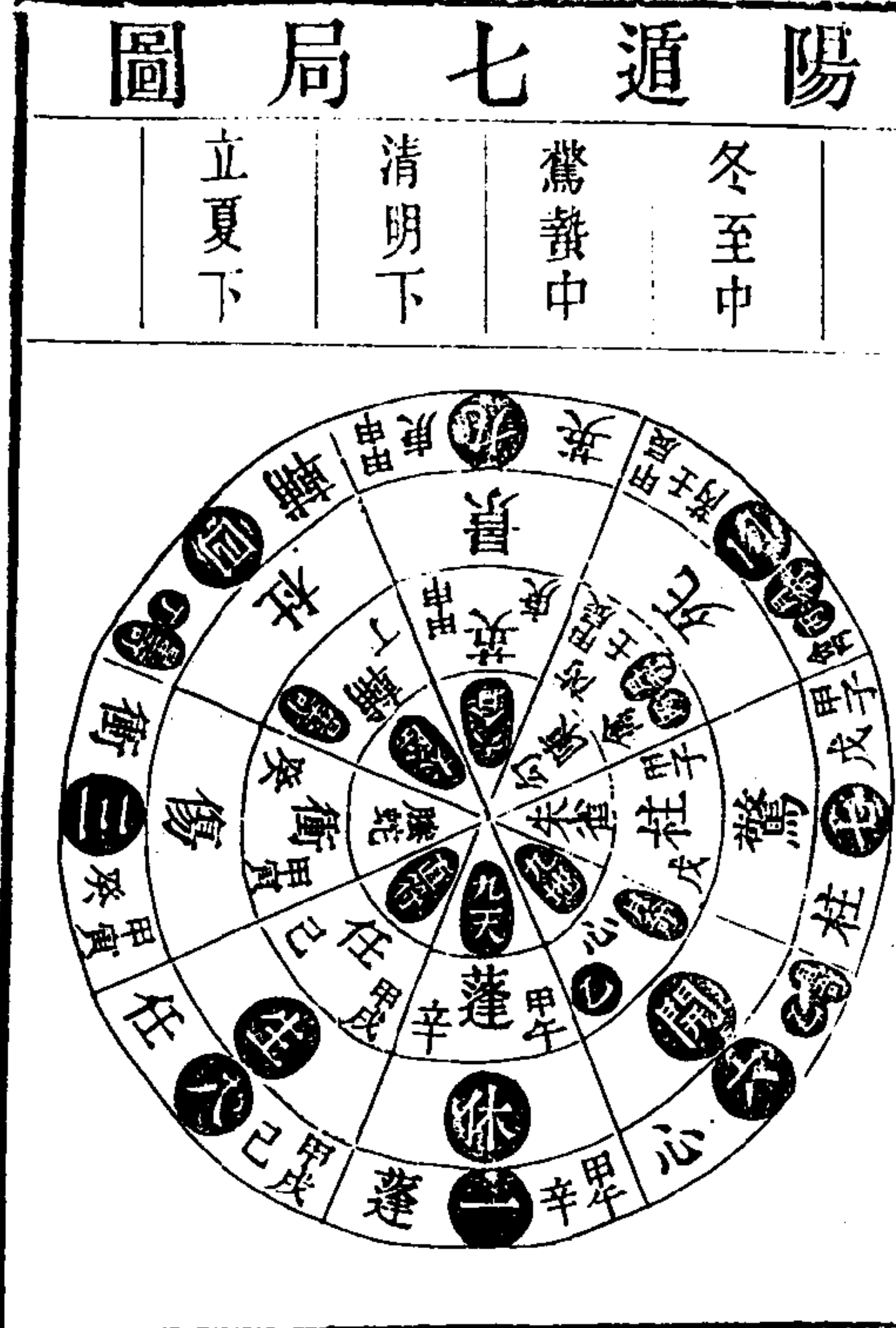
天禽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天心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天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天任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辛丑壬寅癸卯  
 天英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天蓬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天蓬 一一四二二三二四五六六六七八八九九一一

一四三



天心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六六五七四八三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  
 天柱 甲戌乙亥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七七五八四九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二六二七  
 天任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八八五九四一三二六三三二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  
 天英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九九五一四二二三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  
 天蓬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一一五二四三三三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八一九二二  
 天芮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二五三四四三五五六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一一二二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天柱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七七六八五九四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  
 天任 甲戌乙亥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八八六九五二四二七三八四九五二六二七三八  
 天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九九六一五二四三三二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  
 天蓬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一一六二五三四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三一  
 天芮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癸丑  
 二二六三五四四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三一  
 天衝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三六四五五四六六七八八九九一一二二三三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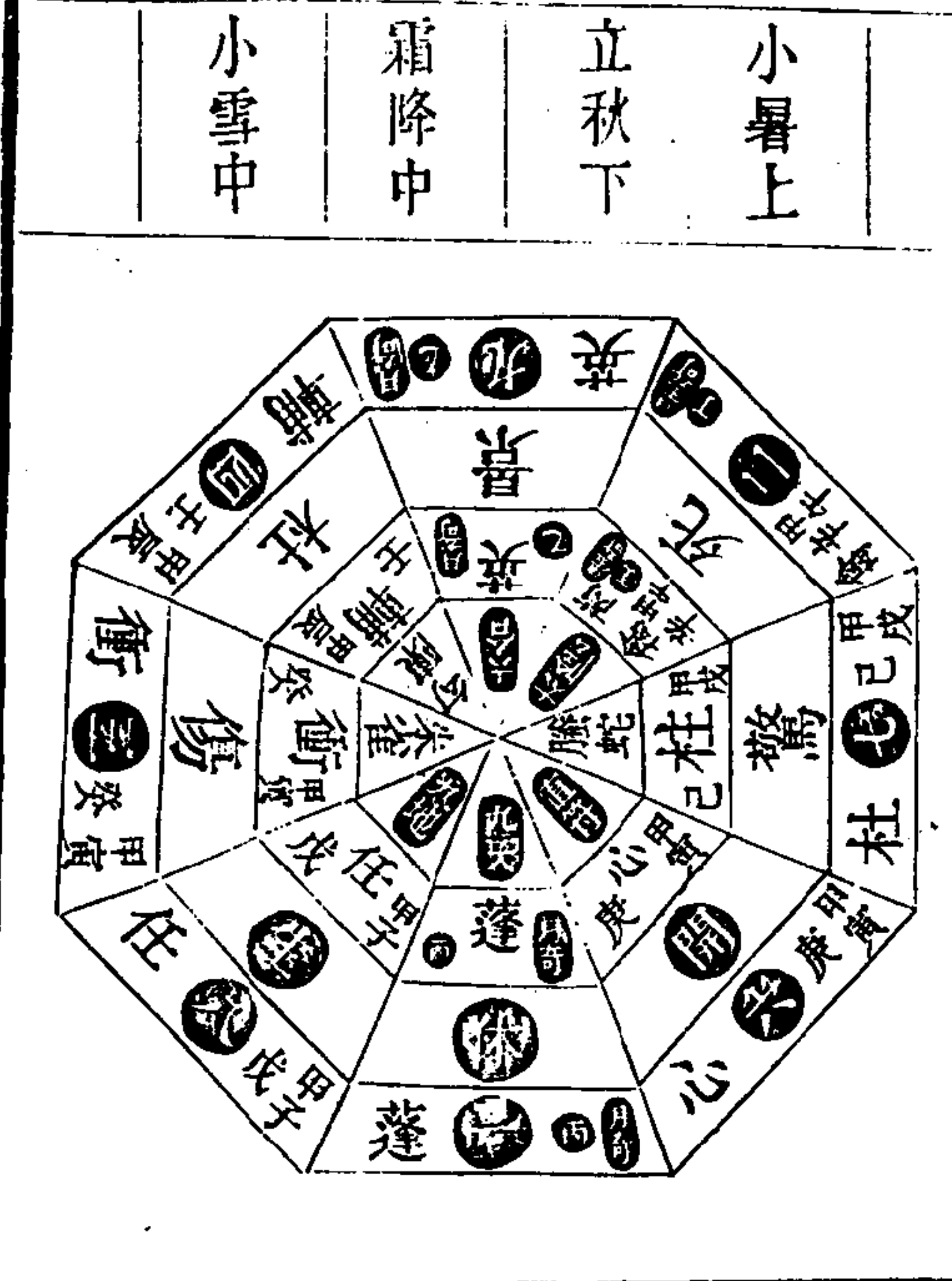


天英 甲戌乙亥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景  
 九九一八二七三六九五八四七三六二五一四九  
 天任 甲戌乙亥 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生  
 八八一七二六三五四九四八三二七二六一五九四八  
 天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驚  
 七七一六二五三四九三二八二七一六八五八四七  
 天心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開  
 六六一五二四三三九二八一七九六九五四七四六  
 天禽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 癸丑  
 五五一四二三三二九一八九七七八六七五五六四五  
 天輔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杜  
 四四一三二二二二一九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美

陰遁八局圖



天任 甲戌乙亥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生  
 八八九七一六二五八四七三六二五一四九二八  
 天柱 甲戌乙亥 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驚  
 七七九六一五二四八三三七二六一五九四八三七  
 天心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開  
 六六九九一四二二三二八二七一六九五八四七三六  
 天禽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死  
 五五九九四一三三二二八一七九六八五七四六三五  
 天輔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 癸丑 杜  
 四四九三二二二二一九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  
 天衝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傷  
 三三九二一一二二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美

陰遁七局圖





### 陰遁六局圖

夏至下
白露下
寒露上
立冬上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美

天柱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七七八六九五一一四七三六二五一一四九三二八二七  
 天禽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六六八五九四一三三七二六一五九四八三七二六  
 天輔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五五八四九三一二二七一一六九五八四七三六二五  
 天衡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四四八三九二一一七九六八五七四六三三二四  
 天芮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三三八二九一一九七八六七五五六四三三二二  
 天芮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二二八一九九一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二二

### 陰遁五局圖

小暑下
立秋中
霜降上
小雪上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美

天心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六六七五八四九三六二五一一四九三二八二七  
 天禽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五五七四八三九二六一五九四八三七二六一五  
 天輔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四四七三三二二九一一六九五八四七三六二五  
 天衡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三三七二八一九九六八五七四六三三二四  
 天芮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二二七一一八九九八六七五五六四三三二二  
 天蓬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一一七九八八九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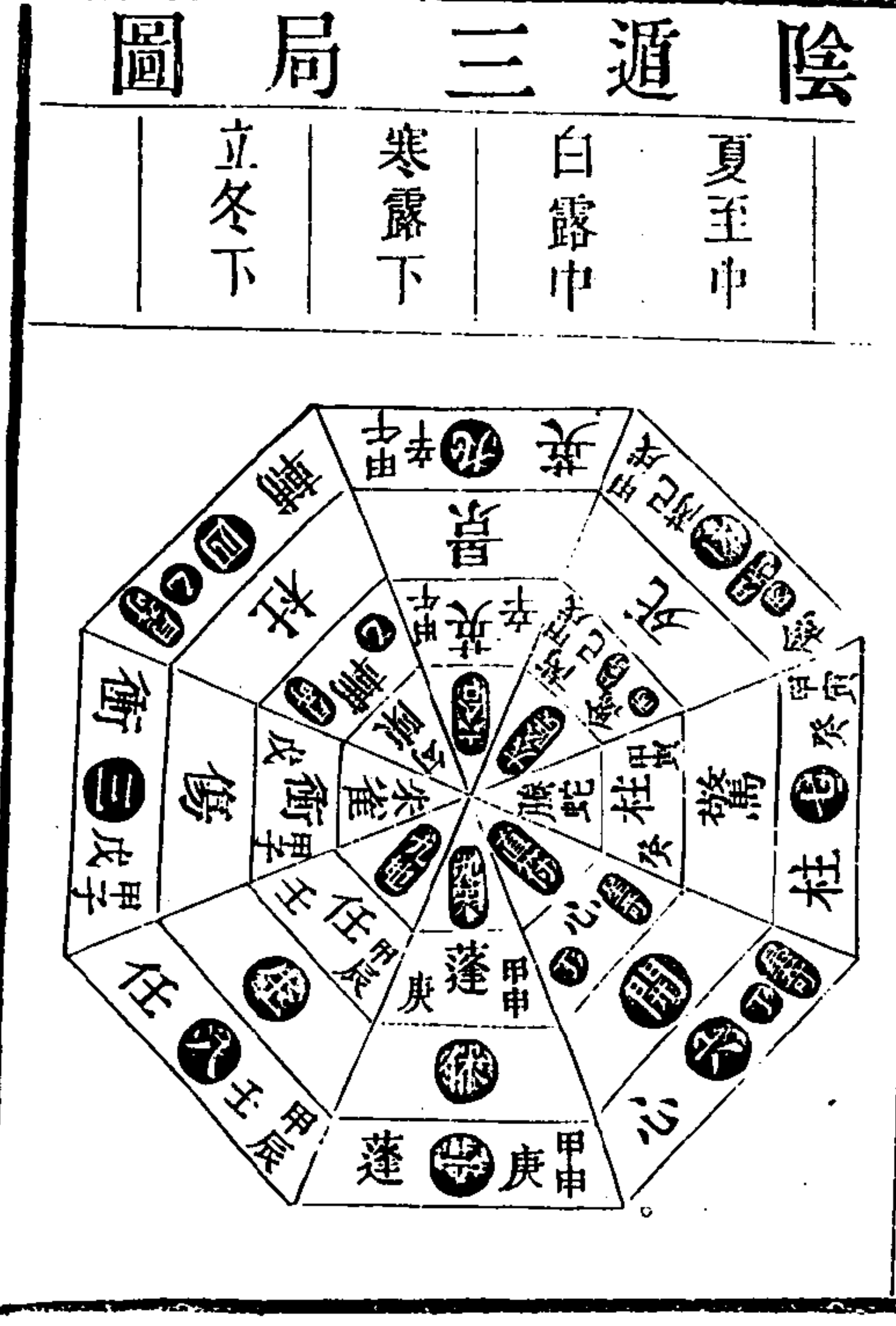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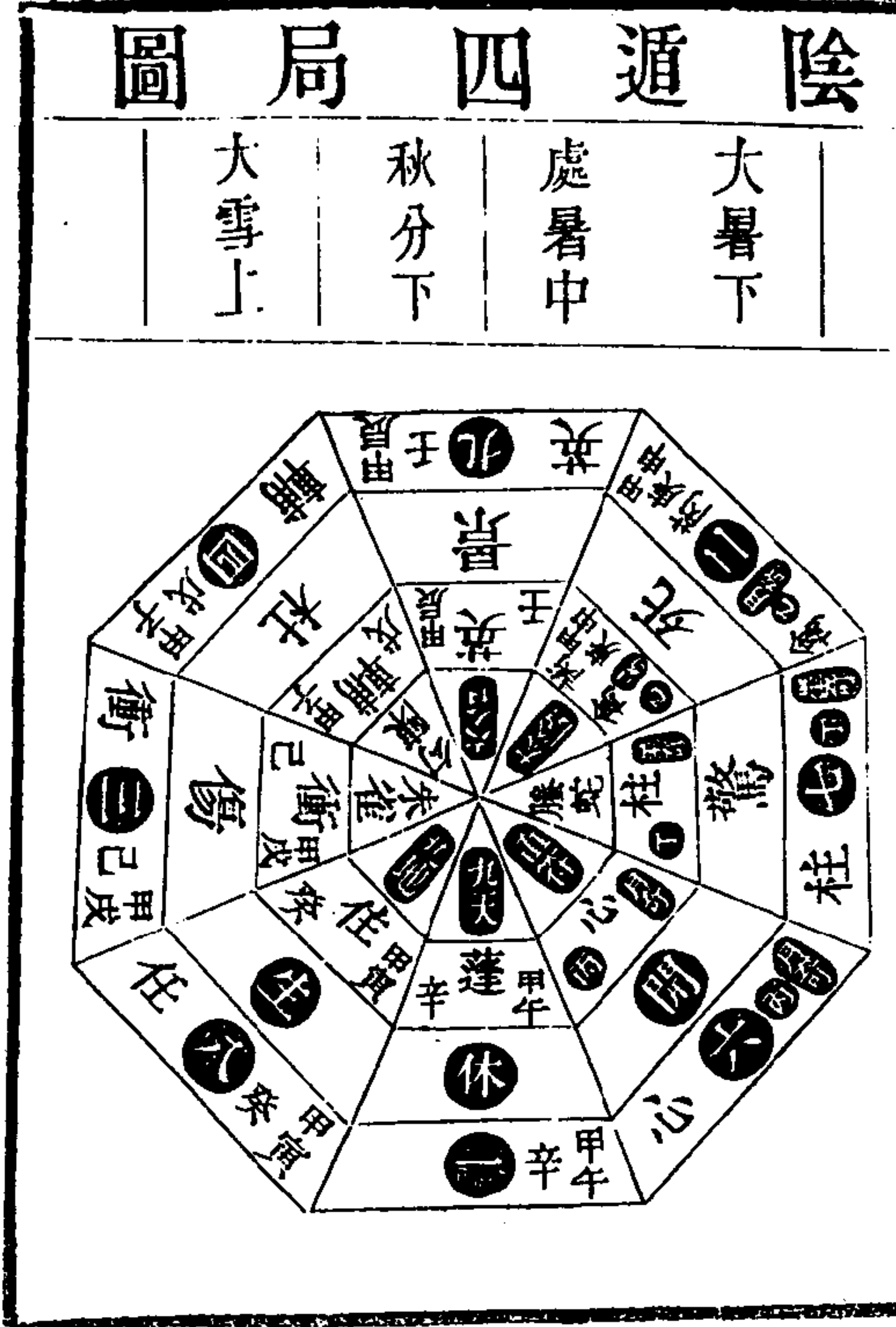


天禽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五五六四七三二八二五一四九三三八二七一六九五  
 天輔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四四六三三七二八一五九四八三七二六一五九四  
 天衡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巳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三三六二七一八九五八四七三六二五一四九三  
 天芮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  
 二二六一七九八八五七四六三三二四一三九二  
 天蓬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  
 一一六九七八八七五五六四三二四二二二九一  
 天英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九六八七七八六五五四三三二二二一一九九

天輔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四四五三六二七一四九三三八二七一六九五八四  
 天衡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三三五二六一七九四八三七二六一五九四八三  
 天芮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巳巳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二二五二六九七八四七三六二五一四九三  
 天蓬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  
 一一五九六八七七四六三三二四一三九二八一  
 天英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  
 九九五八六六七六四三二四二二二二九九  
 天任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八八五七六六七五四三三二二二一一九九八八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辛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辛





### 陰遁二局圖

小暑中	立秋上	霜降下	小雪下
-----	-----	-----	-----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天衝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三三四二五一六九三八二七二一六九五八四七三  
 天芮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二二四一四九六八三七二六一五九四八三七二  
 天蓬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巳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一一四九五八六七三六二五一四九三二七  
 天英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九九四八五七六六三三二四一三九二八一七九  
 天任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癸 丑  
 八八四七五五六六五三四二二二九九一八九七七八  
 天柱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七七四六五五六四三三二二二一九九八八七七

### 陰遁一局圖

大暑中	處暑上	秋分中	大雪下
-----	-----	-----	-----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天芮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二二三一四九五八二七一六九五八四七三六二  
 天蓬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一一三九四八五七二六一五九四八三七二六一  
 天英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巳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九九三八四七五六一四九三二七二七一九九  
 天任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八八三七四六五五二四一三九二八一七九六八  
 天柱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癸 丑  
 七七三六四五四四二二二九九一八九七七八  
 天心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六六三五四四三三二二二一九九八八七七六六







擊九天宮三不擊生門宮四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符宮○凡三甲明主客勝負時逢上局仲甲之時關格刑德在門不可以出戰上局甲子甲午時是也中局孟甲之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寅甲申時是也下局季甲之時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顯赫利以出軍利爲客吉 又曰三甲之時陽星加時吉陰星加時凶陽星者天蓬天任天衝天輔天禽也陰星者天英天芮天柱天心是也○凡時有五陽若得甲乙丙丁戊爲五陽時善神治事甲爲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德丙爲威皆利害不利主客宜先舉則高旗鳴鼓大喊揚威武主宜低旗待敵以候天時若得己庚辛壬癸時爲陰五時惡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見陣利後動惟宜設謀秘密偷令斫營○凡天網四張之時不可以出當看天乙若得宮若在一二三四宮尺寸低人即可揚聲而出若天上直符宮六七八九宮尺寸過人爲天網四張不可舉兵○凡十干相加凶時縱有吉宿奇門不可與師舉眾○凡青龍反首之時六甲加六丙是也飛鳥跌穴之時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時

百戰百勝○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丁名騰蛇妖矯此時不可舉兵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強六乙加六辛名青龍避走此時凶○凡六癸所加名之爲格六丙加臨名之爲劫遇勃紊亂紀綱值格則鬪傷主客六庚加日干名爲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飛干格六庚加直符名伏宮格直符加六庚名飛宮格○凡六丙加今日干名之爲和此時防下有初亂者○凡太白入熒惑謂六庚加六丙是也若熒惑入太白謂六丙加六庚是也 經曰金入火而賊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三

來火入金而賊退○凡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此時凶勿鬪敵賊若奔亡亦不可襲逐○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時凶逃者不可追○凡子加子爲伏吟○凡午加子爲反吟不可舉兵行師凶○凡六儀擊刑不可用今日甲子直符時加卯加三宮是也甲戌直符時加未加二宮甲申直符時加寅加八宮甲午直符時加午加九宮甲辰直符時加辰加四宮甲寅直符時加巳加四宮已上是六儀擊刑是也○凡三奇入墓凶不可用乙爲日奇臨於坤丙爲月奇丁爲星奇臨



六官天門已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時亦為奇入墓

六官天門戌也

○凡言向三避五之時謂三宮震發生而

為吉五象中宮無門戶死氣而為凶○凡時宮下三

為吉五為凶也生氣刑為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時之

類五為吉氣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戌辰時之類○

凡地有八門 開門萬事通達利以將兵遠出顯赫

揚兵 休門利選練軍旅和合眾情 生門陽氣盛

宜貢獻上書與兵舉眾 傷門主傷殺血光惟宜弋

獵 杜門不可出行惟宜誅凶討逆 景門宜上書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彙

貢獻 死門宜射獵祭祀 驚門出入不安惟宜擒

奸捕盜○凡時下得九星之名天任天衝天輔天禽

天心宿吉時下得天蓬天英天芮天柱凶也

屯營閉六戊法

凡時山野欲屯營自固欲藏刑潛伏有真人閉六戊

之法當於當旬戌上掘土六斗於中央分置六戊之

上持刀從鬼門左行一週大小以六為法安刀於取

土之處而持刀念呪曰泰山之陽常山之陰盜賊不

起虎狼不行城廓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禍莫之敢

干於其中宿不復出也一說云凡置營壘訖取有積特牛繫母於營中置犢於外依法閉六戊呪訖即犢終不敢入是驗

六甲陰符法

經曰為上將禦敵者須作六甲陰符法令敵人自誅故曰寧與人千金不教人六甲之陰符天地之間此道最禁藏之金匱貫之於心不傳非人勿泄盜視者盲盜讀者瘖若作六甲陰符必須齋戒若汚犯則無驗矣○六甲之陰者甲子旬陰在丁卯其神兔頭人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彙

身甲戌旬陰在丁丑其神牛頭人身甲申旬陰在丁

亥其神猪頭人身甲午旬陰在丁酉其神雞頭人身

甲辰旬陰在丁未其神羊頭人身甲寅旬陰在丁巳

其神蛇頭人身○凡作符法常以月蝕之時伐杜荆

及梧桐等木陰枝亦可以栢心悉長九寸廣二寸厚

二分用雌黃色圖畫之作像拜畫其神名着像下丁

卯神名孔林旋丁丑神名陵盛丁亥神名 丁酉神

名費陽明丁未神名主屈奇丁巳神名許成池是也

凡畫符以錦絳為囊盛之大將自隨身用兵時便出



其六甲旬六甲之符於囊外以指敵人自散不敢及兵也○凡取木之時必先齋戒取酒一升鹿脯三斤杜荆之先百鬼之神會孫某甲欲與子俱遊六甲之陰百鬼之神與子俱遊某變化某身以子所指莫不服者謹奉清酌美脯子監願歡享之呪竟再拜凡三呪之事畢乃後取木勿令穢汚亦勿令人近穢物及雞犬見之先受持之法齋戒五日沐浴商湯食香潔淨飯無食五辛之物及畫符畢以六甲之日夜半醮之於方壇之上置方壇一丈二尺外環方一十二丈門十二辰門以竹爲筭長三尺或九尺隨地方列之在四向六陰之符置壇上依位也以色繪練各三尺五寸上安酒三杯脯三斤鹽一盞白茅爲席北向再拜跪呼其四方堂之長六甲六陰神○假令甲子日陰在丁卯再拜呼其神而呪以絳帛爲囊盛之陰符常隨已身則百鬼不能侵以陰符指敵則敵人自滅如倉卒無壇者但於庭中或野外畫地爲之亦可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罕

禁敵法

凡能履陰陽符者令敵人兵不起爲術之法甲乙日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時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日日映東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桃枝書敵師姓名着左履下求者必得履敵人之名兵不起者謂書敵人怨賊姓名着左履下訖呪曰敵人某甲不善大逆輕毀天地日月伐各木社樹使神不得血食神但持之吾自與神誅繫陰陽神理共來剪滅先於符下畫作人之像從月連上來呼其人名

而隨六甲之神所在滅之則敵人死仇自消亡矣

遠行法

凡欲行千里禹步呪曰六甲九章天圖地方四時五行日月爲光禹爲治道蚩尤爲兵蒼龍挾轂白虎持衡熒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誅伐除去凶殃五祥從我周旋四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左社右稷寇賊伏滅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祐我所願者得急急如律令

居青龍法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望

凡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居青龍 經日初兵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過太陰六丁也居青龍六甲也居其下百戰百勝○假令冬至上元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門辰地入地戶巳地過太陰卯地居青龍子地即百戰百勝○又一法日出天門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宮入天上地戶在九宮過天上太陰在七宮居天上青龍在一宮他皆倣此

藏形法

伍子胥曰當乘青龍六甲也歷逢星六乙也過明堂



六丙也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還太陰六丁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人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從子地六甲也歷丑六乙也過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己六巳還卯六丁取草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無見者過太陰時呪曰天翻地覆凡道皆塞有來追我至此而極慎徑入天藏勿反顧庚為天獄辛為天庭壬為天牢宜選之不可抵向即被束縛倣此

亭亭白奸法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聖

三章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之而擊其衝為勝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登明為月將時加午即神后臨未為亭亭所居白奸者天之奸神常與亭亭合於己亥格於寅申當合之時皆格之常格之時俱合之宜背之背亭亭向白奸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寅午戌上見孟是即是白奸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為月將時加午登明孟神臨即白奸在亥

六甲六丁營法

三元經曰大將兵四出統眾屯營必取其法則其法以六甲為首十時十日一移○陳卓曰以歲旬而為狀或依歲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將居青龍六甲為青龍旗鼓居蓬星六乙為蓬星士卒居明堂六丙為明堂伏兵居太陰六丁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六戊為天門小將居地戶斬罰居天獄六庚為天獄判斷居天庭六辛為天庭囚繫糧儲居天牢六壬為天牢府庫甲仗居天藏六癸為天藏倣此○假令甲己之日青龍在子大將居之蓬星在丑旗鼓居之明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聖

堂在寅士卒居之太陰在卯伏兵居之天門在辰軍門居之地伏在巳小將居之天獄在午斬罰居之餘倣此 以上出武經總要

天時統論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聲鼓之震響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 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為實陰為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其實者



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一作雲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譴戒一作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

登壇必究

卷四 奇門

器

時日雲氣歷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七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

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己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己酉甲寅十月己酉甲寅己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翹大禍反激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窮日不可出軍

登壇必究

卷四 奇門

舉

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日門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

孤虛

一人已上用時孤虛萬人已上用日月一作月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已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



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為建則酉為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為主方位並同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為孤擊者為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巽

月所建一作見兵刃如山何可為敗如或賊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戌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戌寅甲申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法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虎尾

比戰背虎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巽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



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烝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烝午死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烝酉死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烝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烝以陰擊陽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哭

天罡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小通以為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一作凶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眾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侵人關界守己地則敵人不能攻之

天罡加巳天地神祐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揚兵堅壁設備

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關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聞敵出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哭

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聞敵罷軍加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

雷公者六庚耳庚為天刑故不紀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羣居響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雷之所處慎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辰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捷一作闢地千里敵畏服用起

六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

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

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

騰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

將兵士卒驚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

敗車馬折傷用起元武以兵將軍多亡遁戰不利用

起白虎以將兵敗師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

登壇必究卷之四 詩門 辛

死亡為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潛精

而為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居己丑舉慶賀事

治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

臨甲乙寅卯是也餘皆例此凶神將騰蛇者飄風之

精也居大陽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車都尉凶

神也一作大小殺並主憂驚朱雀者一作月之精也

居大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為霹靂凶

將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大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

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

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大陽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

大將軍也凶將也主戰鬪多傷敗青龍者太陽之精

也居少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也

主喜慶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陽之癸亥雷公六

律曰天一綵女也吉將也主蔽匿事太陰者金之精

也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

也主陰私事也元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

壬子雷公六律曰天一之後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

別盜賊若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大常者土

登壇必究卷之四 詩門 壬

之精也居少陰之己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

將也主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

申雷公六律曰天一逆尉也凶將也主囚禁骸骨天

空者斗魁之精也居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

宜師一作凶將也主詐事

三九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友親二九業榮衰安一作

友親三九貽榮衰安怨成敗一作友親大將軍將

有事即預揆己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為命宿一室



三胃四壁五參六鬼七張八

角九元十心十一午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

成壞友親之類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為准前三九周

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為

第一命宿二昂為業三畢為衰四

皆以類推之然於設或值命業宿直日宜舉號命一作

數習士馬建立營寨吉榮宿直一作日攻之取戰

吉衰宿直日所作凶安宿直日移兵遷寨吉餘凶怨

宿直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

日設權詐及攘厥吉壞宿直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

逆及鎮厭呪咀皆吉友宿及親宿直日備藥餌泊軍

病犒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直日之法即

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

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直太陽

受日房星昴直示太陽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直

木星受日斗角井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直太陽

受日危心張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受日

牛亢婁所直同是謂鬼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亢背

直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氏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昴胃

所直同

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

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值之內足以見九宿之

日假令三月一日為五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

二日乙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

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

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歷推之凡

見所直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

日五行用時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沉機用人未

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

登壇必究卷之四 奇門

卜螺法

螺者田中大蝸牛也有赤色活者取時忌婦人孝子

鷄犬見之凡預卜勝負取二螺安于盤中直畫一路

分界左為我右為賊盤中盛水一寸許將螺各記之

呪曰田螺舞舞能知風雨賊若來過入我境界田螺

索索風雨不着賊若不來各守城廓呪畢候至天明

依法斷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宜固守我螺入

賊界急宜攻伐○春占螺頭向東大利向西南有驚

占向東小吉向西南大利向秋占向西被賊凶向北小吉

占 西賊來我我向北大利 助向東大利向西南有神



北賊勝我 宜固守 冬占 向北大利向西平安向南賊  
 螺頭向東賊來急不宜戰向南五日內 丙丁日 向南  
 賊來向西十四日賊來向北賊不至 戊己日 占宜各 庚辛日  
 日去向西七日去向北當日 占宜各 庚辛日  
 至交戰我勝敵敗向東賊散 戊己日 占宜各 庚辛日  
 向西與賊平向北賊散向西 占宜各 庚辛日  
 賊來而復去向東有賊大戰 壬癸日 向南賊不戰而  
 向東與賊各守 去向西賊不來  
 一方向北宜平

護身符法

凡大將逐年五月五日午時速備生硃黃紙敬書此  
 護身切勿令婦人雞犬見之符成縫在衣服內照前  
 後心佩戴鎗箭不傷佩至來年再換書符之時向日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書

頂禮用天罡祖炁極驗



神光經識

殷勳

神光之法其來尚矣予嘗考索典故始於岐伯之傳  
 初但驗有無為死生壽夭之訣殆至有漢張子房受  
 圮上之書始作行師之用驗五色以考勝負吉凶之  
 機其法愈神而其說愈備高祖嘗欲攻匈奴驗神光  
 得青白子房以為不吉高祖不從遂有白登之圍是

其明驗也及至後世賢人君子往往推演以備人事  
 不過即其理而通之誠亦不為誣妄也夫人之有神  
 猶草木之有精華盛衰而榮悴可以預知理之自然  
 不可逃也人之神光正猶是焉其理至實而不誣其  
 事至簡而不煩用之以守身用之以遠禍用之以出  
 入起居事至物來無施而不可也予家居數十年屢  
 經憂感未嘗有非橫暴忽之禍者藉此法之良焉耳  
 後之君子得此當寶而藏之勿示非人可也

受正元機神光經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書

取驗要訣

凡驗神光當先澄心靜慮默恭存想其所向之方所  
 為之事及所欲接對之人存想既定然後以兩手中  
 指緊按左右月窟緩而搖之其光自見青者憂白者  
 虛驚紅者黃者吉慶有喜事黑者大凶取之無光則  
 不日而絕矣

源流確論

夫神光者一身之主宰五臟之精英根於靈臺之中  
 見於月窟之際不假人力取驗如神昔李光弼野宿



取神光不吉而知高暉之有謀急移營避之乃得免禍蓋得此法也孔子十日不見神光而知死期將至遂有泰山梁木之嘆近世浮屠有預知死期者亦本此法焉史書不載予受異人之傳君子得之可以帥兵討罪可以促裝遠遊可以避患於未來可以祛疑於未決不假蓍龜無勞思慮然必正心誠意乃可得之若乃僭意非心以求僥倖者則神自不存胡吉凶之可憑乎循理君子得此宜寶而祕之非人勿傳也

定神湯方序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藥

凡居倉卒之際或事擾心忙神必不定神不定則光亦憑之而忒故須先服定神湯然後心定神安驗之自無不中矣

定神湯方

天門冬

一兩 肥大滋 去心

石菖蒲

五錢 九節 者去毛 茯

神

三兩 去皮 甘草

辰砂

五錢 齋粒 光明者

麝香

一錢 真者 同辰砂另

研極細 ○右件依法修製爲細末將砂麝和勻黃連燈心泡湯調服二錢如神氣自定無他事煩擾者不服

事君篇

事君以忠或上封事或面奏對少有差謬禍莫大焉必先午夜驗其神光若得紅光輝焰必主天顏有喜嘉納所言黃色而光圓大者必主賞勞或賜宴酒食進陞官爵之喜青者必主虛驚白者言無所納且有威罰之恐黑者大凶自宜警戒

臨敵討罪篇

凡臨敵討罪須驗神光色紅黃明且耀者必大勝縱彼千軍萬騎攻之我亦無虞如青黑色或神光不見急宜徙營別所如白色則不宜進兵必有破軍折將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藥

之患

野宿篇

凡遇夜野宿或所處有疑須澄心靜慮速驗神光若青色則有姦人至黑色賊兵來白色親近有謀紅黃色焰可高枕無虞矣凡處危地而眼矚者一矚則一里之遠二三矚則二三里之遠十矚則十里前面必有姦人賊黨至吾事先知則奸賊可談笑而擒也

遠遊篇

凡遠遊止宿村落去處必須驗其神光若不在而心



動目矚急宜遠避不可入也若居山谷石厓枯木壞墻之下神光不在必有山崩石墜樹倒墻傾之患山林幽寂去處出入經過神光不見切不可妄動恐有虎狼蛇虺等害謹慎防之則無害也

風雨雷電篇

凡在外卒遇暴風驟雨速驗神光若不見者決有洪水泛漲地塌城崩之患不可於此久居須當更遷高阜乃可免也

過渡篇

凡渡江海或水惡波險去處預先一日驗其神光紅黃色者可渡青色者有大風白色者有大雨黑色或無則有船翻舵折沉溺之禍喪身殞命在須臾矣可不謹哉

飲食篇

凡飲酒會食或客居遇人邀請慮有所傷須驗神光若紅焰光明黃圓且大必有懽忻之慶醉飽之樂且無所傷損若青白之色必主爭端或酒食不佳不能暢意光若黑者或被酒食所傷或為骨鯁所害或誤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堯

食毒物患出百端矣

交遊篇

凡往來探望朋友亦驗神光其光黃赤者其人在家懽忻迎接酒食款顧之喜青白色者或在家忙迫或他事奔馳或死喪凶事無暇逢迎若黑光不去必有橫生他故諸事不吉也

疾病生死篇

凡人七夜神光不明或不見形迹大主危厄五夜中有一夜見不妨常於黃昏時候之或無再於半夜之

登壇必究

卷之四 奇門

堯

時驗之若有則是元炁不和必無死亡之患驗之有紅黃色且夕痊安青白色但主沉滯黑色或無死期至將矣

取驗法

凡欲取驗須於靜夜獨處勿令人知暗而取之亦不須遍與他人談說務在精一專求萬取萬中設若輕舉妄動塵私百端而欲元神之精澈取驗之得真蓋亦難矣蓋神具於吾心心既擾惑則神亦昏亂而欲試其功效匪術之弗靈乃驗者之罪也



登壇必究卷之五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六壬說

王鳴鶴曰六壬之法有宗門九課曰重審曰元首曰逢克曰昴星曰別責曰返吟曰復吟曰八專曰井欄先看月將加本日正時以定陰陽四課四課之中以初中末三傳然後定吉凶要在神將調和不相克戰斯為大利如用兵則備于軍帳賦二十

登壇必究

卷之五 六壬

一

四占繼看游都魯都以審敵情之緩急成敗次看四課三傳中神將吉凶以為戰守之備而神將以用神為主參酌五行旺相休囚即百戰百勝何疑之有哉六壬書辭多附會頗厭繁冗惟軍帳賦最簡要而法具有人所易曉其他則涉于幻妄且為鬻術懷精者誇嚴自得斯亦不足尚也已

六壬軍帳賦

上將論戎傳式論功測方圓之動靜辨主客之雌雄

月將加時戰雄神者春寅夏己秋甲冬亥皆吳次臨

雄擊雌戰雌神者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也

奇歲剛柔之運轉 分兵定偶月支干以研窮

黃帝初占云陽年以大吉加歲支陰年以小吉加歲

支常以四課三傳及占十二邦國各得神吉凶將主

之事每陽月子寅辰午申戌是也陰月丑卯巳未酉

亥是也以十二天宮所臨宮以配前辰天宮剛柔之

月建每月月支臨日之辰用日月上神今日假令巳

丑陰年為用立課日支上神以小吉加丑反為四柔

用對沖為初傳已上登明將得初傳騰蛇中傳丑上

見小吉將得青龍末傳已課等未上見大吉將得天

后此例也丑占用也卯上未國分從魁為朱雀主口

舌為反吟占暮治以從魁見太沖為白虎二月忌災

登壇必究 卷之五 六壬 二

趨分百位是也今賦丁火以小吉加丑即知大吉臨

酉上趨分見暮神所臨自亂而破其十二邦國分皆

占所臨神將上下凶惡以決安其中斗牛宿 亦舉合

吳分之丑神小吉中有井鬼秦分之未神 亦舉合

神甲己乙庚丙辛 加月支於南北 正時加月支如甲

神丁壬戌癸是也 申之年通五子元 月將加

見正月丙寅加支法以歲合神加 復推日宿 正時馬

月建以占十二國神將吉凶成敗 觀四正 位后七

法自后行宿度差宜從中氣 立用時而東西 觀四正

而求之即得其所治之神 日用月將正位更在明哲 敵有來使正時占察支神

算約過宮時日即無差也 敵有來使未知善惡未審虛實以月

制干即為真說 將加正時占之辰上神制日上神其

言可信客 反此情偽 反之者日上神克辰上神 日將

畏主也 反此情偽 也主好心其言不可信 日將

朱空而言有欺詐 以上神將見朱雀天空來情有變

虛詞欺詐凡此並為虛詐事不可



信也 年角陰行而推窮奸詭 用神及年命者所言不信 謂太陰蔽匿 下生上神 正寅二卯下生次時 天罡凶神也 上神與日上神相生 知詭詐

以休行 所生必是實 干生於支 日上與辰 罷結 二軍無礙 寅申巳亥天耳四時 春寅夏巳秋申 陰謀必止 使必有好謀其言不足信也

年上見者來使潛機 天耳日臨辰或人行年上者來 后乙曹衝 后即神后乙即太 在日辰而詐約 占散人 往否曹冲后乙臨日辰亦無實不 貪狼奸賊 辰未為 可往皆為奸欺之情更以察之 奸邪申 子為貪狼亥卯陰賊 臨支干以虛期 日辰上見貪狼 此為六賊之神也 奸賊皆凶神

外國人來歲神克乙而禍至 外國人來投邦者正時 占太歲上神克天乙設

登壇必究 卷之六 三

如太歲在申五月壬子日主人殃不可信也甲子日 卯時占王上見卯卯上見未子上見辰辰上見申朱 雀空陰神后為白虎加臨在太歲 他兵異情陰神 乙乘已在寅受在太歲上亥所克 受賊敗毀

日以愁之 日辰之陰神自勝其上神者主受賊敗毀 令七月丙午日申時占丙上見寅寅上見 亥午上見卯卯上見子功曹加丙陰神見亥所 發使 克丙日之火此為陰神自勝日主大人不利矣 諸方年路支干 發使在外方正時占日辰及使 切忌 魁罡次及伏吟 年支干亦伏吟反吟時皆不利 門

傷年處道殃行而凶將災深 正時占所去上為門若 門上神傷行人者使年

上道必有殃吉將 年制門時滯病歸而占神是淺 凶殺去將必傷 人行年上見辰此乃門神傷行人之年也身必災滯若

行人年上神傷門上神行人不安滯病而歸如人年 在己四月丙午日酉時傳送加酉酉行為使即是行 年傷門 初宜參驚 參驚位屬晉宋分行使 上神也 發時之初見傳送大吉 非傳終而 吉將堪憑 加之初傳不見傳送與吉將件及中傳見 為上 日忌歲傷 行者使發時日千五 進支干以到時 也 預選 假令庚辛日終而不宜丙丁日到傷元發日又 甲乙日發丙日到則吉庚辛申酉日到則大吉 取相生 忽聞賊起天罡之前 天罡天角也以月將加 者吉 臨孟虛誕季則真然 天罡加孟賊不來 加仲盤桓神后 加時便同月將 天罡加孟賊不來或半途遲疑未進 季實加 欲知行止 要知賊 住之位 精圓視處必見心出 精圓 仲半道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四

目也夏丁春乙秋辛冬癸月將 井角貴人 井宿秦分 加正時占賊行處天目因察之 天罡鄭分辰未臨日辰賊必 覆支干而賊兵切急 若 至辰未不臨日辰賊不來 元白制日 元者元武 也白者白 加季天乙臨日辰賊必至天乙 元白制日 也白者白 臨日辰加孟賊去虛言不至 虎也聞賊兵至時元武白虎所來神 白入焚賊而城 克日賊強宜急准備若我臨他必得 壘宜堅 太白庚神入焚惑賊必來焚入丙辰入太白 賊不來六甲旬庚辛為太白丙丁為焚惑天 上庚辛加地 復察遊 遊都者甲巳丑乙庚子丙辛 下丙丁是也 寅丁壬巳戌癸申遊都皆以 合神取用看旺相休囚死者若臨子丑 支干傷吉戴 寅巳申臨辰復日立見賊來無差也 虎並蛇師徒敗蹟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遊都臨在日辰賊立至克日辰尤 在死囚之地為尤凶 都將死囚日辰不克以無驚或 不克日辰即無事



加支干上下相制而來疾 都臨日辰上下 孟仲季所

遊都臨孟虛不來加季 定虛真總類于天罡 孟憂異

加仲兩相守 耳目神居 大小二吉 探消息皆從于地

室 地室耳也 太冲從魁是也 聞賊不知得處即使騎

事向地耳下聽之准的也 室者十 不臨支干 遊都不

支 憂合貴神 遊都與天乙 好鄉必不戰 遊都相生丙

干 憂合貴神 併者賊來 畏所交塵 丙丁日

卯臨亥子亥子臨申酉申酉臨戌 畏所交塵 丙丁日

已戌已臨丙丁此為好鄉不戰 畏所交塵 丙丁日

甲乙日忌申酉庚辛日忌巳午戊午日忌寅卯壬癸

日忌辰戌丑未父子不相保中外不相信凡遊都天

乙併在日辰前 若在東方猛殺兮宜堅城壘 遊都在

一則一日至 遊都在

登壇必究 卷五 六壬

五

東方賊 或當南面威強兮速渡關津 開賊至遊都南

勢猛也 在西遲疑可賞符於將士 遊都在西方其賊遲

可近 敵也 臨北事退得遊玩于良辰 遊都在北方其賊退

將士 天罡天陽地陽月建 玉帳經云天 動偶天魁 偶

看旺 天罡天陽地陽月建 玉帳經云天 動偶天魁 偶

為天魁太 靜陰互見 是地 若交相覆君臣驚備于奸

歲天魁也 欲害夫若陽覆陰君欲害臣父欲害子夫欲害婦

也 或自重臨水火隄防于是變 若值重陽重陰皆凶

時有水驚若聞 功曹加甲陽居日以無憂 常以功曹

賊宜速備也 旬首承箕在陰干而逢戰 功曹加

陽神賊不來也 甲見陰

神臨日干 天地反覆太乙追尋 玉帳經云大吉小吉

賊必至也 吳秦子午太冲可任 吳丑地也未皆八吉臨

上見牛于星紀而排陣 大吉臨巳亥還於大 辰戌選

井向營室以加心 營室乃亥上是也 卯酉逢聽可

掩襲于太簇 大吉加卯酉賊兵在從魁 寅申值耳當

備戰于寶沈 大吉臨寅申賊兵定是在 干見賊多支

逢寇少若皆占來國分大小 問賊加正時視亥子二

又遊都臨辰冠少臨日賊多凡占巳亥上賊四萬四

千四百四十人辰戌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人卯酉六

萬六千六百六十人寅申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人

未入萬人千八百八十人子午九萬九千九百九十

人看得國分野大小旺相必多休囚必少 辰加克日

假令春占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也 奇兵須防于後應

覆于辰銳卒急當于前途 干加支賊必在我之前又

在備又云天罡太乙神后太冲四神 雀蛇之日 朱雀

臨日賊兵在前臨辰賊兵在後也 雀蛇之日 朱雀

必驚怖也 白勾制而血光 白虎制勾陳臨日必有兵

預備切宜 虛軫之辰 軫巳之辰 元蛇會而兩較 正時

賊已臨日辰而克日辰者其賊急 太乙太冲遇必

爭先 聞賊占見太乙太冲天 夜防賊至兵刃宜占 三

臨日夜賊所營太乙太 甲乙聞憂 甲乙日聞賊宜丙

登壇必究 卷五 六壬

六



而必勝甲乙 煙怒可除于寇亂 烟怒熾當見賊以

木畏其金也 庚辛是知叶光定見破烽烟 庚辛日見賊宜取于癸

子扶母前 木土東生 春木旺不可甲乙戌 金火西輪

行是也 兮夏月 庚辛日南征大凶 甲庚西懼 秋金旺不可庚

必 丙壬北敗兮冬天 冬水旺不可壬癸丙丁日北行

日出兵四維 貴人出兵聞地千里 占時用起見天乙

伏 滕蛇逢陣憂心眾畏 正時用起滕蛇出 太常粗吉

知軍士之營安 正時用起太常出兵 六合尤宜獲金

實之美麗 正時用起六合出兵或占 青龍大勝得府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七

庫與圖書 正時用起青龍出兵必勝占 朱雀多詞慮

軍戎之大恥 正時發用見朱雀 太陰中止元武失物

以憂深 發用太陰出兵士卒怯弱用起 天后無威

天后出兵 白獸自敗而禍起 發用白虎出兵士卒

為失眾 初傳雖吉中未 天空乃毀軍 發用見天空不

傷被欺詐 勾陳發用則戰士折傷 發用勾陳出兵士卒

天罡加已則行者獲利 斗柄天罡指已為天地初

橫建馬 天罡加午為縱橫 坐帳調琴 宜宴樂而指未

必通謂聲名之顯著 天罡加未未通小吉時 向申地

迫言災禍以彌深 天罡加申天地小時又為道 值酉

西方地關而車折馬死 天罡卯酉為天地關格不可

反來戌上人乘而將殃兵傷 天罡加戌為天地反吟

父子相違夫婦情別奴婢害主用之

而數傷驚怖 天罡加害為天地 子邊見也路逼而半

地難任 兵半路恍惚不安也 丑向通途三十里宿來

晨任意神助潛功 兵三十里宿來晨任意前來 每向

寅上龍見天乙以情懼或到卯上天地塞門而氣滄

不通時宜嚴閉可也 伏吟辰地關閉塞以潛通 天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八

伏吟時亦為天地閉 若守城營客將憂而自縮 若守

將自退不可出兵必後賊擒若近 卒逢賊將方處

來占 時下見賊加正 輕兵神后 從子上來者賊將

卒牽牛 賊從大吉上來 猛健功曹 賊從功曹上來

騎長鏑于兔腹 賊神卯上來 急旗角亢 賊從角亢上來

速 衛兵變陣于龍頭 賊從巳上來名曰龍頭是太乙

宜祭而 馬隊勝先大將秦宮而坐甲 賊從午上來其

之眾當用 曉捷傳送 賊從申上來其 天明趙次以運

善 賊從酉上來能明天道 天魁猛壯而難擊 賊從戌

百為趙地大梁之次也



士猛壯銳 勇不可擊 登明突急而難留 賊從亥上來多有夾色

象天機金來大逆 賊從申上來我以赤旗 刀兵將入

勾陳是 正時占勾陳克日即戰與 勾陳制日兩軍

合戰以爭雄 申酉作勾陳臨甲子為刑金克申克申

也 井斗來臨彼此收戈而息怒 大小吉臨甲子日辰

小吉也 年逢六害 若上將本命上見六害子未丑午

大吉也 凶神必併于鬪傷 六害與凶神併者當今日

同也 孤雄吉將堪逢於陣擊 孤者歲月后二辰是也孤者

以午為虛二月丑為亥未為虛次十二月十二辰子為亥

而復始雄神背神臨擊離者大勝雄神者春寅夏巳

登壇必究 卷之六 九

秋申冬亥宜取為精凡精凶 官軍欲勝勾制元部

神臨行年本命日辰大勝也 制元武者所以必勝官軍利也

武白虎亦勝一說始終三傳前五五六合青龍也

二曰太常太陰也如有氣天乙神臨將軍行年及用

起天乙須有氣之鄉元武陷死囚之地則戰勝若元

武臨日辰逢克時上勾陳勿戰而必敗 損支坐敗

天乙勾陳所乘神于克遊都者必敗 傷干行輸

占干上神遙克支上神或干 傷干行輸 支上神或支或

支克乃上克下皆為坐敗也 欲掠何鄉戊已須逢于吉將

干下克上 欲掠何鄉戊已須逢于吉將 欲出潘兵劫

為主勝也 位其名凡天上戊巳亦為天將者尤為吉也

子旬中辰巳位屬戊巳上下 前三後二 前三後二

皆為吉將者必獲大勝將也 若那酉六太常太陰青龍

私門禁戶以相扶 有那酉六太常太陰青龍 應其地

大吉入水不傷入火 三路迷心時下隨罡于孟仲

不傷受天乙之祿也 三義欲知何道吉正時看天罡加孟

季右道通伸中道通此下本軍大捷所求必通 兩歧

惑意日辰左右以規模 行逢道兩岐者干吉者

江河支干莫入 正時占之善水必 卯辰及酉 井卯辰

酉是也天有三 天河覆井以沉波 正時占有三河內

河王癸子是也 水之厄不 泊忌沖罡太歲遭虛而禍急

可渡河也 泥池干吉利陸如有泥水亦取天罡去通乾地

千風濤神后支干太 泥陷之地天罡指處以堪行

歲航行沉溺之災 也一云天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加季

千傷水面通船而宜立 支吉利水行凡丙子癸丑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十

有沉溺之災又戊寅巳卯亦凶凡卯為船為車臨支

為船臨干為車卯在旺相車 無損在死囚之地車

船故破乃占天罡加孟前 昏濛失路執式天盤

有補處加季尾有補處 參行意曉

濛樹木大林暗失路執式盤於地取天罡

加孟左行加仲直行五十步當得好道也

參宿傳送下自然 天角堪行或臨孟仲季之方舉兵

不可悞也 天角天罡也去必有路天罡加孟左行

天罡地戶之頭戴行行情自開焉 常以天罡地戶頭戴

地戶此空下 丙壬懋歇 王潛行懋歇 趨井房之清泉

有正時占小吉有井宿太沖有房宿其下可 欲劫軍糧

以求泉或河不出二百步亦天道路也

向吳秦之大廟 月將加正時大小吉此二位求糧必得



大吉紫方神后華蓋 大吉為紫蓋 能藏萬卒急行無

害 凡吉急事須行藏者大吉 大冲干騎 此下可從魁

可遁百人 酉為女后之神 牛鬼參因天駟當潛不敗

兵及避惡可以從升上去向未回而申立定向未上

去潛兵避惡追不可得也丑上有牛宿未申上有井

也 青常陰合 青龍太常太 大梁大火以同居 火梁

冲卯也 除定危開主將其方而喜在 除定危開為

天乙之私門青龍太常太 陰六合併出其下大吉 急賊方所初傳五行 忽聞

傳賊之位也 時占只是初 水為北虜火作南征 亥子為水 後見土

神不意及從于四季 辰戌丑 常初木位其謀必自其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東溟 東方初傳見子 地恐埋軍 軍行次山林石城 參

軫虛房而速備 正時占申巳子卯 參宜休卒蛇支獸

干以尋驚 神旺相與刑殺併者大凶必有戰有與刑

辰有卒驚宜 殺併日能制支伏兵不敢動與蛇虎克日

察之而備 斗季損支邀截我后 正時占天罡加季

伏兵在 干傷前伏陰陽左右 干傷支言伏兵在前天

右帶刑併殺旺相而猛將來爭 巳申併殺有旺相 無

殺刑囚將弱而庸夫退驟 刑殺上空亡無氣 三刑五

墓日辰遇而夜防 正時占日辰上見三刑五墓神加

蛇虎魁罡支干遭而宿候 又占辰戌為白虎騰蛇臨

上蛇虎魁罡青龍常兮信使將來 註曰下營未定心

上見青龍太常 郊野目潤風雨暴兮高陵欲就 正時

必有來使也 辰上見魁罡蛇虎必有戰至占見卯 忽被圍連日辰

子歸日辰欲有暴雨就安高處置營 陰陽 四課日辰之陰陽不去 交爭見損和好無傷

若支干被傷有惡關相傷 凡欲突圍隨斗罡而可擊

假令見吉神臨日不傷 月將加正時正罡所臨 後占出路以勾陳而取強令

黃卯為勾陳可宜四季之旦從開星 審察其情內神

主出于天乙深知其義吾軍可動于龍驤 正時占初

天乙后傳出在天乙前可 潛起掠地元神須壯能制

向天罡可向出而必動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支干戎兵必旺 我欲掠他境潛伏謀軍正時占乃 視

若乘四季 元武乘辰戌丑 忌甲乙為東征 忌甲乙日

兵行東 曹冲二神 元武乘功曹 慮庚辛而西向 忌庚

方即凶 龍頭莫犯 凡攻城勿攻辰之 支干以休

西方則凶 龍頭必損主將 支干以休

囚 凡旺相之日外於氣強可 背腹宜攻要日辰之旺

相 攻城宜龍頭腹必獲捷功兵陰城龍頭在亥尾在

之必 於法式以昭昭知軍情之蕩蕩 明視法式明心

定孤虛者空亡為孤對冲為虛一說歲后或日 經曰

怖不怖視五墓敗不敗視六害關不關刑相簇此將



軍玉帳之珍乃帝王金門之寶

擇歲月日時法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為先忌衝太歲金神若為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若為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即避仲旺方○凡擇日諸家六壬各有擇日篇多與月內凶辰六壬神殺相犯忌之叶吉犯之有殃諸家舊法亦皆存之於後凶神合避今錄之於前○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決應行軍避忌凶惡之日不可用兵○凡天火狼籍日凶不可用

登壇必究

卷五

三

正五九月在子 二六十月在卯 三七十一月在午 四八十二月在酉○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為八龍 夏丙子丁亥為七鳥 秋庚子辛亥為九蛇 冬壬子癸丑為十虎○凡九醜之日忌行軍 乙戊己辛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支干主大凶○凡往亡及日月蝕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用○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不可用○凡兵禁日不可出軍 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

出軍 正月起卯逆行四仲○凡四離日不可用春

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是也不可用占時月宿更

臨四離之表名曰天寇凶○凡四絕日 玉門經曰

四立前一日名曰絕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

是不可用也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為天禍凶○

凡月厭沖對之辰皆凶 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二

辰○凡受死日凶 正戌二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

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凡龍

虎日凶 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

登壇必究

卷五

四

九酉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凡罪至日凶 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凡伐忌攻討日不宜用 支尅干日是也○凡飛廉大殺日凶不可用 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 右巳上之日不可出軍最為凶並須避之○凡擇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無氣皆凶○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月連傳送從魁下為歲前天罡魁下為天府登明神后下為



歲對大吉下為天倉功曹下為歲後巳上日辰皆吉  
 ○天冲下為夾卑天罡下為負冲太乙下為拆冲勝  
 光下為掩冲小吉下為致死以上日皆凶○七十二  
 占日法 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戌亥利行賞賜  
 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罰以順天心  
 辰巳日再見騰蛇宜動內財 戌亥日再見天后宜  
 靜內財 午日終不見太陰子日終不見六合故子  
 午為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卯日終不見元武  
 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酉為緯不可攻盜是陰陽之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圭

中也雖有吉神良將猶不可用○黃帝占曰及支不  
 可出軍 戌亥為月朔則一日七日三日十九日二  
 十五是 申酉為月朔則二日八日四日二十日二  
 十六日是 午未為月朔則三日九日五日二十一  
 日二十七日 辰巳為月朔則四日十日六日二  
 十二日二十八日是 寅卯為月朔則五日十一日  
 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是 子丑為月朔則六日  
 十二日八日二十四日是○玉門經曰六窮日不可  
 出軍 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是○玉門經曰

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 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  
 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  
 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  
 日十二月十七日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軍○假令以木日聞驚急事謂四  
 方舉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  
 出兵大勝此各子孫為父母執仇勿令金命上將以  
 金日金時出門必敗言金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圭

子日聞驚急事例以丙丁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  
 光下大勝餘倣此

擇時擇六凶神藏吉神

謹按六壬靈匣經云○甲庚戌日善能用者使前一  
 騰蛇墜水二朱雀頭破後三元武折足四勾陳八獄  
 五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  
 魁為將加坤即天乙庚日晝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  
 騰蛇火神臨壬水故曰墜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  
 故曰折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故曰燒身後六天



空土神臨巽木故日被剝爲吉時利於此時出軍攻討興動土工皆吉但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凡甲戌寅庚日晝卽晝治貴神在丑夜卽夜治貴神在未若臨乾之時卽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巳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責神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卽爲四殺沒皆爲吉時

六壬兵機三十占法

遊都魯都第一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六壬

七

遊都魯都法最元穿地尋屍見九泉魯都臨處逢白虎戊巳原加辰戌間常將月將地分數兩位相逢遠近看此是先賢真妙訣千金莫與世人傳

訣曰

甲巳之日丑爲先乙庚神後不虛言丙辛常向功曹上丁壬之日在巳邊戊癸傳送遊都住遊都衝處魯都安要知賊伏藏人馬遊都之法計推干出入魯都臨定處依前法式可通仙

又曰

賊類相凌切要知遊都作限用推之遊都甲巳常在丑乙庚在子丙辛箕丁壬在巳言非謬戊癸同申更不移遊都覆日今將到前支一日在明期二三依次須防禦若臨前四不侵圍遊都旺相支干畏賊勢憑凌難守持遊都合處喜降卒畏下難侵大戰時居在東南災稍重臨之西北禍當微不見遊都視天乙臨處還如都將推子辰巳位加今日賊盜猖狂疾似飛

金鳳戰干第二

占賊之法妙難窮起成課法自通靈要知賊寇藏人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六壬

八

馬遊都魯都兩干稱方爲賊居將爲寇貴人爲我主人兵干是我軍爲里數更知賊數百和零又言我財爲我利于若受尅財須傾四課之中神克將不須努力用心勤若還行兵謀計策寇兵一掃化爲塵課爻神將來克貴我當謹備莫攻征方來克貴主細作必有姦謀誘我軍貴神不尅地方位將軍攻戰莫消停將若刑方賤移動晚間逃走似飛雲方若克將賊守寨故然不動亦難通干克將兮與人馬依行兵士將賊攻神將刑干賊須勝我當隄備不宜兵方來克干



賊堅固干若刑方我得贏神若克干軍宜使干反克  
貴軍不聽貴神為將干為使將位二方是賊兵我克  
他時為戰鬪他來尅我不須攻地方各為遊都將對  
冲魯都賊遊兵有人學精遊都法不須專念六韜文  
千卷萬書惟此驗只此一卷應如神一脉流傳元妙  
訣常將賊寇掌中擒

論盜方路

甲寅乙卯丙己空丁午戊辰己戌中庚申辛酉壬亥  
上癸子十干定吉凶天地相合為去路暗藏人馬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九

賊兵若人會得魯都法捉將如同在掌中

尋賊消息第三

丑未賊各大小分傳聞兩耳實非輕若人探覓尋卯

酉消息從來特此真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天盤上丑未卯酉四字凡六  
法以丑為小為未為大賊丑為地耳未為天干如  
差人探審專看天盤卯酉方出去之可得消息假  
令庚辰日巳將未時丑在卯地主小賊在東方未  
在酉地主大賊在西方卯在巳地酉在亥  
地東北西北二處可差人探事餘做此

度關觀賊第四

觀賊行程度彼關行年歲月日冲難日干將命休囚

惡旺相相生去即安

專看年上神冲于上神不可出 相生比合去  
此論專看大將探聽人行年凡將行年上神不可  
冲日干上神又忌冲太歲與月建如冲破不可出  
關度彼境地冲者是于午之類是也行年不論長  
少只以寅上起一歲卯上起二歲  
假令甲寅年壬申月壬午日巳將辰時壬課在亥  
亥上見子如將行年屬午此冲干不可去也太歲  
是寅如將行年是申為冲太歲亦不可去餘做此

來使虛實第五

敵使欲分真與偽支干先克細詳推天空朱雀為奸

詐辰酉逢時主蔽虧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日上神與支上神相生為實  
信若支干相尅主來使虛言又看日干上或支辰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辛

上有朱雀天空二將臨之主變詐不信  
假令庚辰日巳將午時庚課在申申上見未土旺  
辰上見卯未乃木克土主來使虛言不可信又况  
天將朱雀臨辰天空臨午尤不可信也若未在申  
上午在辰上寅在子土為  
相生其言可信餘做此

來人善惡第六

遙望人來未測詳神后加臨孟是良仲是商人季奸

惡欲逃正位去天罡

經日月將加時神后落處斷之寅申巳亥良  
人子午卯酉商客辰戌丑未奸惡細作之人

兵將多少第七

國家兵數預先知旺相相生更有餘休百囚死十自



散先知一局候兵機

我此為旺我生相我生自休君莫亂  
克我為囚我克死可載于軍無更變

甲巳子午九乙庚未八丙辛壬申七  
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無于四

方性强弱第八

發用何神方性知假如子動北方知性情定是多奸

詐急早隄防用力宜

此論專看發用之神若是亥子水神主北方之兵  
巳午壬南方之兵若論其性見申子為之奸邪見  
亥卯為之陰賊見寅午為之猛勇見丑未為  
之公正見巳酉為之寬大見辰戌為之奸詐

出軍擇日第九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壬

擇日天罡加月建看其神后可移軍歲對登明神后

下歲前頭上酉兼申河魁臨處為天府歲後仍看仰

見寅天倉大吉加其日余外相逢不利人 支土順起

凡擇出軍日專以天罡加月建上有傳送從魁下  
為歲前天罡下為天府登明神后下為歲對大吉  
下為天倉功曹下為歲後巳上日辰重吉再逢上  
下相生尤吉。如太沖下為使俾天罡下為負沖  
太乙下為折沖勝光下為龜沖小吉下為致死已  
上日辰大凶下可出軍余做此再看上下相生尤  
吉相  
克凶

出軍吉時第十

吉日還須擇吉時神藏煞沒自然宜天乙貴坐凶災

散兵出功成奏凱歸

月將加時

此論專為甲戌庚三日說如丑或未臨亥地為貴  
人登天門此時前一騰蛇在子名墮朱雀在亥  
名投江勾陳在卯名折足白虎在午名燒身元武  
在申名現形巳上為神藏煞沒此時出兵大吉  
假令二月庚申日申時卯將丑在亥丑為庚之貴  
神即是也如不係甲戌庚三日乃取青龍黃道或  
金匱玉堂為吉  
正七加子二八寅三九原來却向辰四須知午  
上始五十一月起於申六十二月起於戌黃道為  
詳黑道逃起黃道時法

擇日出門第十一

日吉從門更欲宜子孫為父報仇時假如甲乙方有

警巳午臨門莫避之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壬

凡用兵之法須擇吉門而出如甲乙日有事須命  
火命人舉紅旗或用巳午時從南門兵出為父報  
仇惟忌金命人金時或申酉方不利丙丁日宜往  
辰戌未三方吉庚辛日子丑亥方吉戊巳日申酉  
方吉壬癸日  
寅卯方吉

訣曰

甲日用兵先舉紅

木生

丙丁黃色不須論

火生

戊己白旗庚辛皂

土生

壬癸堪用青色沖

水生

行擇吉道第十二

遇寇逢中擇路行勝光為午北休征見木傳為忌申

西庚辛南往不宜兵元武畏方為辰地軍師須得會



其情

此論專看元武所乘之神如元武乘寅卯不宜往西方去如元武乘巳午不宜往亥子地去如元武乘戌己辰戌丑未不宜往東方寅地去如元武乘亥子丑不宜往辰戌丑未地去如元武乘申酉不宜往南方巳午地去  
假令庚辰日巳將申時庚日以丑為貴神落辰上元武乘戌土落丑上如此時不宜往寅卯方行乃木克土也或云元武乃駭神殊不知我先行兵却此我為元武不宜受克也餘儀此  
凡庚日忌東方去乃元武屬土故也甲戌日立不宜東行

大將居方第十三

大將居方取亥宜左為卯將右酉隨勝光前處為前

登壇必究 卷之六 王

三

將神后臨方是後推

春寅 夏巳 秋申 冬亥 六王謂動於九天之上如亥方不便位即將春以寅為雄背之吉夏以巳為雄秋以申為雄冬以亥為雄如四位不便再以年支天盤上背之吉此大將居之如神將又看月建方背之吉  
此論專看大將下營所居方分以月將加時看天盤上亥字落在何方如在酉上正西安營大吉如亥在卯上正東安營大吉如亥在午上正南安營大吉  
假令辛巳日巳將卯時亥在酉上為中軍大將正西安營吉午為前將在辰地卯為左將在丑地酉為右將在未地子為後將在戌地如有驚大將居亥左右前後將分兵擊之全勝餘儀此

野宿安營第十四

日晚行疲欲下營支干逢暮不安寧

日辰俱暮夜必有賊宜防之

卯辰巳等宜防賊兵書說此是三刑

被將內相遇三刑夜必有賊兵至

若見魁罡宜恐懼將兼蛇虎重遭驚陽歲大吉來加上陰歲還將小吉輪丙丁之下為天道若問人君是

甲庚

陽年大吉加大歲陰年小吉加大歲尋丙丁甲寅方為天道人居吉甲在寅丁在午丙在巳庚在申

惟此四干臨處吉其餘方所並為凶大吉臨干宜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王

三

去若逢斯將不堪行

丑臨神將為大吉臨干

方分歲占第十五

歲占方分莫狂嗟陰歲須將小吉加陽歲却從丑未併傳中機世思神夸

如甲寅子上加青龍卯酉寅上加青龍辰戌丑上加青龍巳亥午上加青龍 凡遇甲戌庚三日就將貴神放在丑上丑放在亥上看月德臨何地支即知此時然沒  
又看月將臨何支如在甲對宮是寅申寅二時吉餘儀此

天目察賊第十六



聞賊來知其所在加時春乙夏居丁秋辛冬癸各天目賊當其下伏其形

春乙 夏丁 秋辛 冬癸

假令占庚子日辰時寅將冬癸丑是以月將加正時順行丑臨卯地其賊在正東伏藏大馬是也

中途占賊第十七

途中前後疑逢寇大吉加臨知賊程臨於子午太沖下如加辰戌伏登明寅申定是居參宿丑未必應藏軫中卯酉從魁下潛伏已亥還於大吉停兼刑旺相難沖擊設法抽軍別路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六十一

丑

假如三月酉將癸亥日午時占月將加午上順行大吉在戌其賊在登明之下潛伏是也此時在途勿撞登明之下必逢伏兵須察其地旺相抽軍設法避之其地休囚出奇獲之在臨時通變勝負可決

抽軍避寇第十八

賊勢憑凌我未強抽軍迴避看天罡值孟直須從右隱仲季還宜在左藏

天罡加孟宜加右避之仲季宜加左避之以月將加正時看從罡太沖為勝地天罡加申是生方卯酉二方吉 加甲亦吉 假令乙酉日巳時申將從魁臨午太沖臨子宜向子午二方避之旺方亦吉 四時旺也

察賊前後第十九

賊近我軍誰前後加時占測用防奸已申子卯臨我後立在于頭已在前于若居之賊當路支若臨之隨

我軒

若云占賊在我前後看已申子卯四神若臨于在我前若臨支在我後四神不臨支于前後無賊是也如支于不相凌亦無賊也

察賊伏兵第二十

恐賊埋兵居要程支于上決最通靈子卯已申來復位賊寇奸心布伏兵旺相帶刑逢必戰休廢空亡不敢征于傷前伏支傷後支于俱損莫沖驚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六十二

庚

詳日干傷前伏支傷後伏支于俱傷前後有兵沖驚之亂假令春占甲戌日申時酉將以月將酉加申上到寅上是卯字乃卯臨日于前主有伏兵春占木旺故賊必大戰。假令甲午日亥時酉將酉加亥數到寅字是子子屬水三月土旺水休囚故不敢來賊

占賊去否第二十一

傳聞賊去尙疑奸專尋斗擊處占看加孟未行加仲

發臨季須知向遠山

靈輅經日占賊已去未去以月將加時視天罡落何神若天罡加孟未去加仲欲去加季已去大吉過于將出界未至猶自住吾關

其視法大吉若臨于不論天罡主賊去界如乙酉日午時以將大吉臨于也是也



決戰勝負第二十二

兩軍相守已經時今辰憂戰始占之勾陳克日刑并鬪不克無刑各守持

今日戰否看勾陳若勾陳克日即戰與刑并者必敗。如戊寅日未時此將乃酉為勾陳酉屬金寅屬木為勾陳克日主有戰。甲子日卯為勾陳刑在東方此為戰而彼此俱傷

大小吉俱支干上兩軍俱解困疆圍

若占大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如丁丑日酉時卯將大吉臨干小吉臨支主不戰斗罡加孟須堅守加重相傷彼此疲

以日將加時若天罡加孟宜堅守如仲不利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六壬

毛

臨季出兵攻擊好得勝名之是順機

以月將加時若天罡加季宜出兵急擊

戰雄取勝第二十三

戰雄用起春寅勝夏巳秋申冬寅盈冲破為雌值者凶此術標題龍首經

註曰若雄臨干客勝臨支主勝 更詳主客而論 雄神 春寅 夏巳 秋申 冬亥 對冲為雌 假令冬占丙寅日未時丑將亥臨干客勝也 假令春占巳卯日酉時戌將申臨干客敗 經曰雌臨支客 敗臨干主敗

將命所忌第二十四

六害加來年命上此時攻戰日遭刑假使將軍年在酉天罡立酉敗縱橫白虎若臨輸更甚日辰遺忌切須明 六害同宮 戊酉 子午 丑未 寅巳 申亥 卯酉。假令屬雞以日將時戌到酉即同官

主客刑制第二十五

舉兵交戰誰當勝主客先後看日辰先起為客後為主上將明之不陷軍干客支兼上克下宜客反此宜主人本將行軍宜制虎不然須見克勾陳無此即須勾克武勾陳利克賊方神賊方之上勾陳立天乙逢

登壇必究 卷之三 六壬

天

能制下辰遇此敵降天滅寇佑我行師有大勳

假令丙申日酉時子將占賊在卯方主將行年在巳寅加巳巳加申為干害支兼上克下宜客宜舉兵寅加巳是主將行年辰加申為白虎巳火制申金主將行年制火辰主是丑土巳上寅木制土辰是勾陳也賊方卯上見子水辰土制之是克賊神方也 註曰幸遇斯制是天滅其寇捲旗入陣千里皆降為將者知之可取不知者不能也

突圍出方第二十六

或賊兵圍不要忙加時出路望天罡

太公曰兵圍十里斗到必逃以月將加正時天罡下出之吉。如丁酉日巳時亥將天罡到戌宜向西北方出



若知絳宮申酉地明堂時往太沖方

以月將加正時亥加子午卯酉為絳宮若明此宮  
宜向申酉方出。如丙午日未時卯將亥臨卯為  
絳宮矣。若子臨午卯酉為之明堂若得明官向  
卯方出之吉。如戊申日卯時午將子臨酉為之  
明堂。

玉堂直突天罡下制若鋒芒八極張

若丑臨子午卯酉為之玉堂宜向戌方出之吉。  
如癸卯日申時酉將丑臨子為玉堂謂軍塵危險  
忽逢豪強軍勢不敢  
當天罡下出為八極

日辰上將相生吉相克加金忌損傷

法日傷不傷視陰陽凡被兵圍日辰上無傷即吉  
若日辰上被傷不吉。如甲子日辰時丑將日干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壬

上見卯酉辰上見從魁二將俱不傷本日加貴時  
日上見太陰屬金辰上見太常屬土支干相傷可  
許之將上起貴神天  
后臨干騰蛇臨支

迷路尋出第二十七

山野林中忽覺迷便將月將正時推天罡百步還投  
未投未前行道路知

此論月將加正時專看天盤上辰未二字決之  
假令乙丑日前將酉時迷路以月將加時辰加巳  
為東南方就往東南上逢百步為止此時辰在巽  
未在地又從東南轉向西南往三百步乃見天盤  
上未字加在申上再  
逢八十步方有路也

渡河涉水第二十八

天河覆井渡河驚水用尋罡水道通支傷水湧前難

渡支吉不逢龍日亨

其法月將加時專看天盤辰未卯子四字為天河  
若天盤四字加臨地盤子卯辰未名曰天河覆井  
此時渡河主沉溺前又法水在遇圍看天罡加處  
為水道如罡加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加季勿後  
行 又法六壬以日干為陸路日支為水路若支  
不受克宜水路行又看丙子癸丑癸未三日為水  
龍日不可行船渡河  
假令丁亥日巳將寅時天盤未字為天河臨地盤  
辰上名天河覆井不  
宜出兵渡河餘做此

覓水求根第二十九

井為根草未為泉卯未之間水道間飢渴有時難共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壬

飲將軍且算莫愁顏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天盤上未卯酉三字為水泉  
以丑為糧草以卯為水道若天盤丑字落處就從  
起筆往丑處進三百步即見糧草  
假令甲子日戌將卯時未加子上往北行三百步  
有井泉卯上加申西南三百步有水道丑加午上  
正南三百步有糧草

藏形遁跡第三十

紫房華蓋可藏兵卯木從魁莫自驚月將加時投此  
處自然遁跡却成功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天盤上子丑卯酉四處如有  
事或藏兵於山林溝壑自然掩襲必得全勝。假  
令丙寅日午將辰時子加戌宜西北藏百人加丑  
東北藏千人酉加未西南藏萬人此法不拘多少



可隱藏也

六壬直指

十課寄宮

甲課在寅乙課辰丙戌在巳不須論丁巳在未庚申位辛戌壬亥定其真癸課山來丑上坐分明不用四正辰

十二月將

正月登明娘訾亥二月河魁降婁戌三月從魁大梁酉四月傳送實沈申五月小吉鶉首未六月勝光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三

火午七月太乙鶉尾巳八月天罡壽星辰九月太衝太火卯十月功曹析木寅十一月太吉星紀丑十二月神后元枵子

十二月將起例

天罡辰起順行流正月從猪逆數周月建合辰為月將六壬從此是根出

貴神順逆

貴神在亥子為先戌上神行雞引前天乙在辰蛇復位神居巳上在龍前○月將加時順究只尋天神等

候從戌至巳逆行以辰到刻順就貴騰朱六勾青空白常元陰后

貴神起例

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兔蛇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方

貴神治旦暮

甲戌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壬癸日旦治太乙暮治太衝庚辛日旦治功曹暮治勝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壬

三

宗門九課入式起例歌

一賊克 凡上克下日克下克上日賊

取課先從下克乎若無下克上為初初傳本位明中次中上因加是未局

二比用

下克或三二四侵不然上克亦同論常將天日比用神陽日用陽陰用陰

三涉害

剛日以日上神為用柔日以辰上神為

涉害原來是本案路途多克最堪誇孟深仲淺季無



取復尋柔辰剛日查

四遙克

四課無克號為遙日與辰分遞互招先取神遙克其日無神却與日相交或有日克無兩神復有兩神來賊日看其比者用為辰依此之課情不失

五昂星

無遙當以昂星窮陽仰陰俯伏陰神剛日先辰而後日柔日先日而後辰

六伏吟

登壇必究 卷五 六壬

三

六甲伏吟寅巳申六丙六戊己申寅六乙便尋辰戌未六庚申寅巳三刑六巳丁辛臨亥酉辰先日次未取刑丑卯巳未更無克以上俱為六辛辰刑衝處三傳神六癸便尋丑戌未壬辰壬午亥巳申更有四上別立法日先辰次末刑真已上七八伏吟法剛日柔辰中末分

七返吟

返吟有克克初生理取先衝而後行次傳若在自刑上須求破法是原因

井欄射 返吟無克

惟有六箇無克神丑未配干丁巳辛子用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論其因

八別責

三課無克別責名剛日先傳干合神柔日支前三合取中末都求日上行

九八專

兩課無克號八專陽順陰逆復陰傳各家數至三辰位中末都來日上眠

登壇必究 卷五 六壬

三

釋賊克

一上克下名元首凡取課先取下克上如無即取上克下為初傳初傳本位為中傳中傳本位為末傳其斷法以日干為己身為外主動為尊長為君父為夫以支辰為宅為內主靜為卑幼為臣子為妻却以五行生克旺相死休囚論之假令丙日屬火初傳卯卯屬木木能生火然干最喜傳生而惡其來克生我者為父母爻中傳申屬金丙火克之為財爻末傳丑屬土丙火生之為子孫若正月占春令木旺火相土



死金囚水休卯木在春正為有氣丙火為相氣又得助故為吉課餘做此

一下克上為重審假令甲辰日午時酉將占以地盤午上起酉將次第排完十二支甲辰日干甲課在寅寅上見巳即以巳甲為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上見申以申巳為日之陰神第二課再取支上辰字見未即以未辰為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上見戌乃取戌未為第四課四課之中取三傳一課巳甲不克二課申巳有克為下克上名重審其三四皆無克不論取申受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妻

克為初傳申本位見亥亥為中傳亥本位見寅寅為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甲辰用甲戌庚牛羊於天盤丑上起日貴逆行所謂戌上神行雞引前是也若用夜貴於天盤未上順行蓋未在辰前所謂天乙在辰蛇復位是也其斷以日干為己身為外主動為尊長為君父支辰為宅為內主靜為妻為卑幼却以五行旺相死休囚論之○假令三月主木旺有氣初傳申屬金金能克

木乃囚金克甲木為官鬼爻有氣金無氣中傳亥屬水水能生木為父母爻末傳寅屬木木見木為比肩為兄弟爻三月上占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但為初傳雖是囚金來克甲木木被傷終不吉

二比用

所謂比用者陽日以陽神為比陰日以陰神為比何謂陽日甲丙戊庚寅是也何謂陽神子寅辰午申戌是也餘五千六支為陰與日為比者用之或有三下克上二下克上或四下克上皆以比為用上克下亦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妻

然○假令四月辛酉日卯時申將占以地盤卯上起申將辰上坐酉排至寅上坐未為止辛酉日辛課在戌戌上見卯以戌辛為日陽神第一課卯到本位上見申以申卯為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酉酉上見寅以寅酉為辰之陽神第三課寅到本位上見未以未寅為辰之陰神第四課於內取三傳以涉害為用蓋三下克上以涉害論然卯見辛辛克卯到本位又受二克寅見酉酉克寅至本位路上見戌為辛亦受二克未見寅寅克未到本位路上又遇卯為二克辰



上又遇乙木爲三克乃未受克爲多取爲初傳未上見子爲中傳子上見巳爲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辛酉乃用庚辛逢馬虎於天盤午上起曰貴順行未上蛇以次排去至巳上天后爲止所謂以辰到亥順就是也若用夜貴逆行未上是蛇子上是朱雀以次排去至卯上爲神后是也所謂從戌到巳逆行是也

釋比用

登壇必究

卷五 六王

七

假令正月丁卯日丑時亥將占以地盤丑時起亥將寅上坐子以次掛至子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巳在未未上見巳以巳未爲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之本位上見卯以卯巳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卯卯上見丑以丑卯爲辰之陽神第三課又以丑上見亥以亥丑爲辰之陰神第四課內取三傳然辰之二課俱受下神所克何以爲用蓋丁陰日也陰以陰辰比爲用第一課巳加未無克不取第二課卯加巳無克亦不取第三課丑卯木克丑土丑爲用乃陰神與支

辰爲比故取丑爲初傳丑上見亥亥爲中傳亥上見酉酉爲末傳如用上克下亦如此取用

釋涉害

所謂涉害者以日辰上見如日上辰上俱受克則以涉害深者爲用又有日上辰皆平等方以剛柔論陽日以日上神爲用陰日以辰上神爲用假令正月甲辰日卯時亥將占日上河魁臨寅下克上蓋河魁戌也戌到本位歷有八路涉卯爲一重害乙木卽辰爲二重害連寅甲共四重害支上子加辰亦是下克上

登壇必究

卷五 六王

七

前頭地下到本位亦是八路但辰土一重巳上有戌土二重未上有巳土三重連未上四重戌土五重比日上多一重爲深故取子爲初傳子之本位見申申爲中傳申之本位見辰辰爲末傳若日與辰上皆平等方取剛日柔辰之例

釋遙克

所謂遙克者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乃先取神遙克日神卽子丑寅之類如無神遙克日卽取日遙克神○假令正月甲戌日寅時亥將占以寅



時起亥卯上坐子次第排至丑上坐戌為止甲戌日  
甲課在寅寅上見害取亥甲為日之陽神第一課亥  
本位上見申取申亥為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戌上  
見未未戌為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之本位見辰辰未  
為辰之陰神第四課然四課之中上下俱無克但看  
日課上亥字被日支上戌土神來遙克乃以亥上申  
為初傳申之本位見巳巳為中傳巳之本位見寅寅  
為末傳此為神遙克日名蒿矢卦

釋彈射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禕

假令正月庚戌日申時亥將占庚課在申以申為日  
于申時又在此起亥將酉上坐子排至未上見戌止  
庚上見亥取亥申為一課亥上見寅取寅亥為二課  
支辰戌上見丑取丑戌為三課丑上見辰取辰丑為  
四課然四課上下並無克又無神遙克日故取日上  
庚金日遙克日神上寅木為初傳寅之本位上見巳  
巳為中傳巳之本位上見申申為末傳此為彈射卦

釋昂星

四課之中既無神遙克日又無日遙克神却取昂星

蓋昂星酉也陽日仰視酉上所得神為初傳陰日俯  
視酉字落處為發用陽日以支辰為中傳日為末傳  
陰日以日為中傳支辰為末傳假令六月戊寅日寅  
時午將以寅上起午時卯上坐未以次排至丑上坐  
巳止戌寅日戌課在巳巳上見酉以酉戌為一課酉  
上見丑以丑酉為二課支辰寅上見午以午寅為三  
課午上見戌以戌午為四課陽日昂星仰視酉上是  
丑以丑為初傳取支上寅字上午為中傳日上酉為  
末傳此為剛日昂星課之例○假令正月乙未日子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罕

時亥將占以子上起亥丑子坐子次第排到亥上坐  
戌止乙未日乙課在辰辰上見卯以卯乙為一課卯  
本位見寅以寅卯為二課支辰未上見午以午未為  
三課午上見巳以巳午為四課其三傳以柔日昂星  
取俯視酉落在戌上即以戌為初傳日上卯為中傳  
辰上午為末傳此為柔日昂星之例

釋伏吟

所謂伏吟者天盤神與地盤神俱會于一處故取伏  
藏之意也假令六月甲午日午時午將天地二盤皆



一樣不在四課中取三傳只以前歌一句爲主甲午用六甲伏吟寅己申爲三傳何以用寅己申蓋甲乃剛日以日爲初傳中傳用刑蓋寅刑己也又要與日相衝蓋寅申相衝也此爲剛日伏吟之例

### 釋返吟

所謂返吟者天盤神俱坐地盤神之衝處天地反覆之謂也何以爲衝如子坐在午是也其例有二有克有無克假令正月丁卯日巳時亥將午上坐子以次排至辰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課在未未上見丑以

### 登壇必究

卷五 六王

望

廿丁爲一課丑上見未以未丑爲二課支辰卯上見酉以酉卯爲三課酉上見卯以卯酉爲四課卯酉爲下克上以卯爲初傳卯本位見酉爲中傳酉本位還是卯以卯爲末傳○所謂井欄射者丁丑丁未己丑己未辛丑辛未六日也餘皆有克丑日用登明以亥爲初傳未日用太乙以己爲初傳中在於支末在於日假令正月辛丑日巳時亥將日辰陰陽二課俱無克故以亥爲登明作用爲初傳辰上未爲中傳日上辰爲末傳

### 釋別責

所謂別責者主倚杖別物借徑而行事當考於初傳然四課止有三課內伏藏一課陽日先傳日干上合神爲用陰日先傳支前三合爲用中末皆在日神所落處○假令八月戊午日卯時辰將戌課在巳以卯爲時上起辰將辰上坐巳以次排至寅上坐卯爲正日止于坐午即午戌爲一課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二課支辰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三課未上見申以申未爲四課四課之中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戌爲剛

### 登壇必究

卷五 六王

望

日以干合爲用蓋戌與癸合癸課在丑丑上見功曹以寅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假令正月辛丑日申時亥將以申上起亥酉上坐子以次排去至未上坐戌止日干辛辛坐戌上戌上見丑以丑辛爲一課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二課支辰又是丑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三課辰上見未以未辰爲四課四課之中內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辛之柔日爲用柔日以支前三合取巳酉丑爲三合巳加寅巳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釋八專

所謂八專者支干共位陰陽兩課五日四辰表裏俱拱於八極故曰八專陰陽止有二課陽日順行數三辰位上為初傳陰日逆數三辰又復三辰本位為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又法陽日用日之陽神順數地上三辰○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亥將以寅上起亥卯上坐子以次排至丑上坐戌止甲課在寅亥加寅即以亥甲為一課亥上見申以亥申為二課支辰寅上見亥以又是寅亥為三課亥上見申又是申亥為四課四課之中止見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聖

二課取甲為陽亥坐其上順數三辰是丑為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假令正月己未日申時亥將以申起亥酉上坐子以次排至未上坐戌為止已課在未戌加未上以戌己為一課戌上見丑以丑戌為二課支二課同四課之中亦止見二課取己為陰日戌坐其上逆數三辰見申復其家却是亥以亥為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又法陰日用日之陰神逆數天上三辰

行年小運法

男一歲起順行至十一却逆行如一歲起逆行至十

一却順行如男是甲子旬生人一歲起丙寅十一到本旬為丙子二十一為丙戌三十一到申為丙申四十一丙午五十一丙辰六十一丙寅逆行如女命在申上起一歲壬申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為壬子三十一壬寅四十一壬辰五十一壬午六十一壬申順行○六甲旬行運捷徑男以本旬順前三位上起一歲逆到本旬乃十一隔位而行至戌乃二十一為丙戌三十一到申為丙申若三十二却返迴順行到酉為丁酉此一定之訣法也○女皆以當生本旬後

登壇必究 卷之六十五

聖

五日位上起一歲為壬申順行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為壬子三十一壬寅若三十二却轉迴逆行到丑為辛丑三十三為庚子○甲戌旬男一歲丙子十一到本旬為丙戌女一歲起壬午十一壬申二十一到本旬為壬戌○甲申旬男一歲起丙戌十一到本旬為丙申女一歲起壬辰十一壬午二十一到本旬為壬申○甲午旬男一歲起丙申十一到本旬為丙午女一歲起壬寅十一壬辰二十一到本旬為壬午○甲辰旬男一歲起丙午十一到本旬為丙辰女一



歲起壬子十一壬寅二十一到本旬爲壬辰○甲寅  
旬男一歲起丙辰十一到本旬爲丙寅女一歲起壬  
戌十一壬子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寅

五行生旺死絕法 長生 沐浴 冠帶 臨官  
帝旺 衰 病 死

胎 墓 絕 養

凡占六壬以六處決斷日與辰二處三傳共五處年  
命共六處年命係二處實是七處看類神爲要就於  
七處取來問何事各於類神上決斷如問走失奴婢  
亦有二等河魁天罡爲男太陰從魁是女此神落在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十一

何宮遇何神兼取刑衝破害旺相死休囚斷之又看  
當令不當令有氣與無氣空亡不空亡然六處之說  
不同心鏡中黃二出及畢法主此直啓通神集與斷  
經大要有八處之說天上時正時日與辰三傳本命  
共八處比前六處無年多正時天上時斷徑了了歌  
亦主六處則日與辰歲支月建來入方位用神比前  
六處無年命無中末傳大抵六處要緊其太歲月建  
正時天上時來入方位亦不可不容心但方位難定  
故卜卦者於此忽畧要當兼而用之

登壇必究卷六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輿地圖說

王鳴鶴曰地理一書大明一統志載之詳矣至於  
中原輿地四夷九邊海防七邊江防萬里漕海兩  
圖遍滿宇內至於省府州縣遠近險易又人人而  
能言之又何待於輯也殊不知將臣多馬上粗豪  
雖諸家兵法而究心者亦少况輿地乎夫將者貴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一

十一

明三才之道天文杳茫尙可少緩至於地理若不  
素明夷險不知遠近莫辨則何以料敵而設謀昔  
趙奢謂先據北山孔明謂蜀爲天府皆深明地理  
者也項羽不都關中馬援之由壺頭因不明地理  
而致敗今受命關外張軍宿野安得典籍滿前而  
時時搜索險易乎今天文地理及一切戰陣之道  
總輯一書一檢閱間而四夷八蠻總在目中而南  
北邊防明如指掌矣此輿地圖說之所由輯也觀  
者幸勿憚其瑣歟



輿地總圖叙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義農以  
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制九州統領萬  
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  
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  
萬國而四百年間遞相兼并遠商受命其能存者纔  
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  
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二

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  
并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  
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郡  
皆置刺吏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為一置州凡十  
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為一盡廢郡為州唐  
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  
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為  
十五路宣和中又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夷狄入主  
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

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前而東南島  
夷則未盡附惟我 皇明誕膺 天命統一華  
夷幅隕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  
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  
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  
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  
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府州縣而都  
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  
十九州一百二十八為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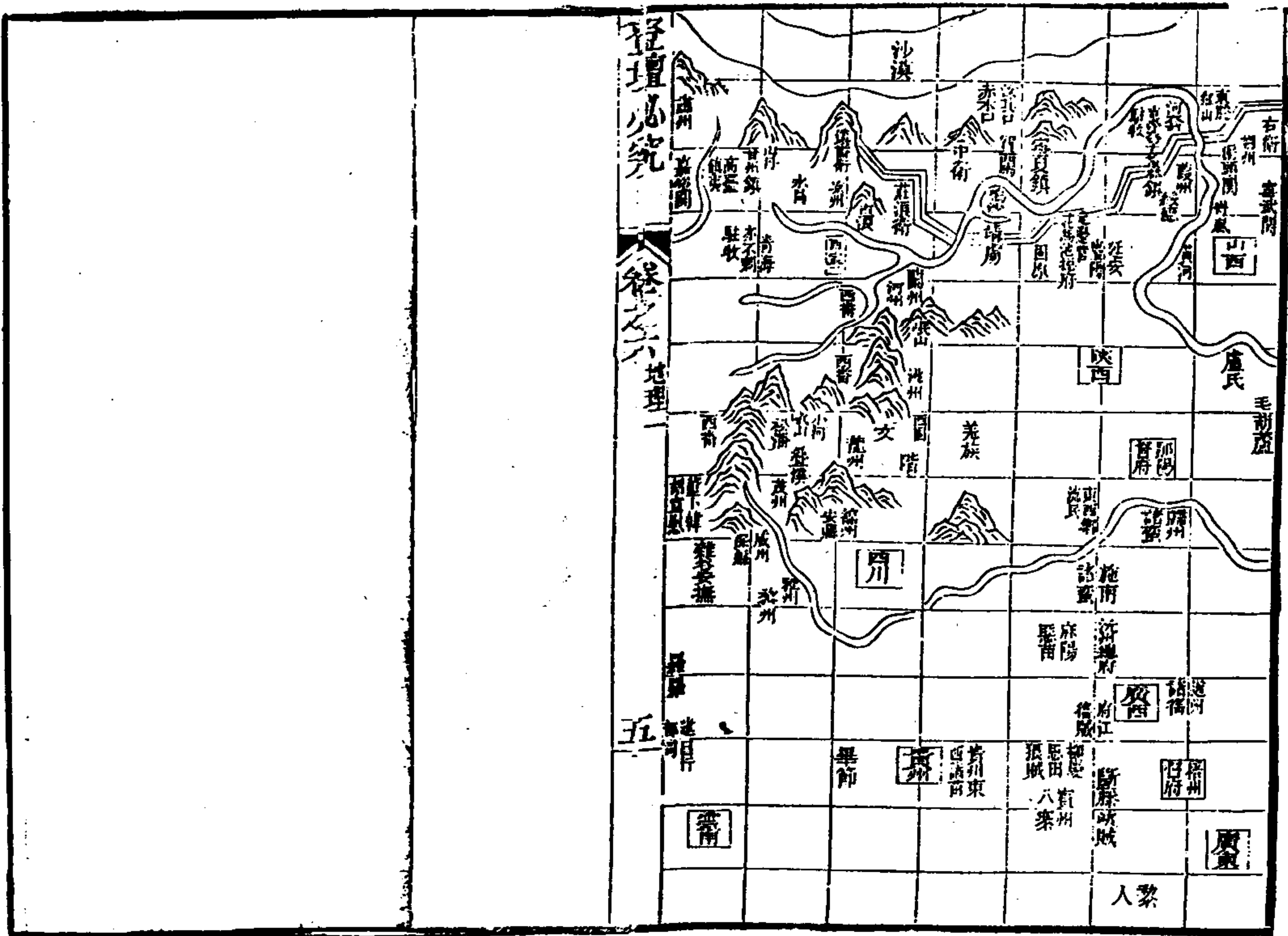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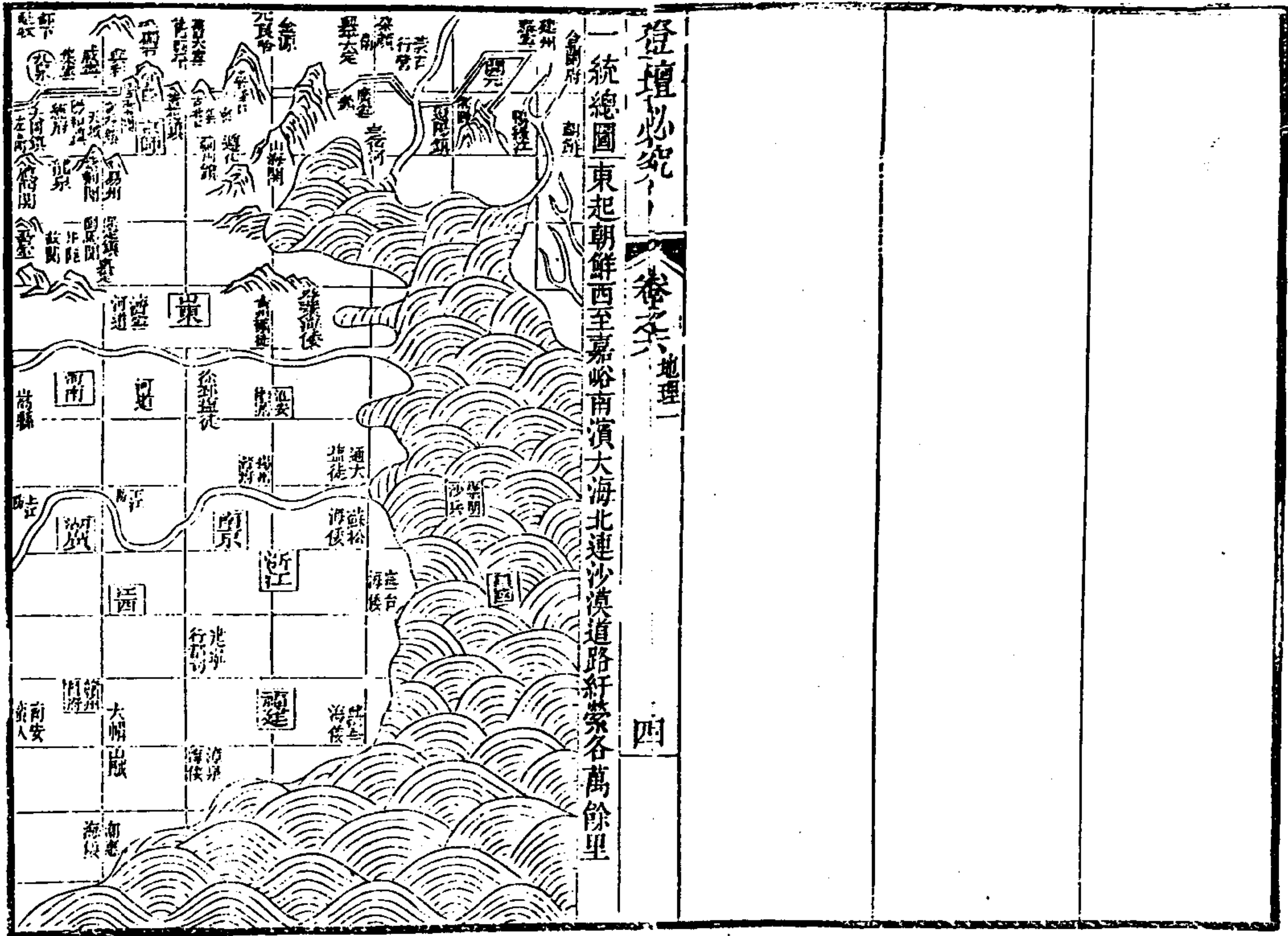
卷六 地理一

三

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  
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顧昔周官詔  
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故今復為圖分置於兩  
畿各布政司之前又為天下總圖於首披圖而觀庶  
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 皇明一統之盛  
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登壇必究 卷六





古九州

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霍山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柏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豸養川曰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五

河沛浸曰菑時其利魚鹽人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正北曰并州山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序池漚夷浸曰涑易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成法

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倚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草天木喬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舜置十二牧揚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六

多水水波揚也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字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屨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兗州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濼沮會同厥土黑墳其草繇其木條浮于濟潔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濟舜置十二牧兗其一也則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戴曰大野川曰河沛浸曰盧維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蓋以兗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

風俗

兗州舊疆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爲戰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七

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濼淄其道厥土白墳海瀕廣斥萊夷作牧舜分青州爲營州皆置牧周以徐州合青州其上益大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戴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冰其利蒲魚人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曰青州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逮于漢氏封立近成武王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自國初立都督府命親王鎮之復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徐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八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土赤埴草木漸苞羽畎夏狄暉陽孤桐浮于淮泗達于河亦舜十二牧之一周併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爲名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畧同



豫州

禹貢曰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諸厥土惟壤下土墳墟浮于洛河舜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荆河州其山曰華即華數曰圃田川曰滎維浸曰波澆其利麻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

風俗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音韓國分野亦有嶮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九

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建平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穎迭為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滑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涓汭舜置十二牧雍其一

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傲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各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十

陵則遷尸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尙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氏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梁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日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荊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同歸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舜置十二牧荆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東南曰荆



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  
銀革齒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荆強也言  
其氣躁強亦言荆鶩也或取名於荆山焉蓋蠻夷之  
國槃瓠之種即犬詩人所謂蠻荆也

風俗

荆楚風俗畧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南朝鼎立  
皆爲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  
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梁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十一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瀟既道蒙蔡  
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曰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  
域舜置十二牧梁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  
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  
夷之國所謂巴賈彭濮之人也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  
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爲秦有資  
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建立學

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  
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  
勿居

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  
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  
職方之限晉書隋書並會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  
域云

風俗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十二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  
尤難賓服是以漢室常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  
吏懦豪富兼併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  
輕悍易興逆節爰自前代及于國朝多委舊德重臣  
撫寧其地也



輯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江西輿地說

王鳴鶴曰我 高皇帝迅掃腥膻混一區宇建都金陵虎踞龍蟠啓千萬年綦隆之業 文皇帝嗣起幽燕長驅逐北滌胡塵瀚海之外乃扼強胡之吭而定鼎焉南北雄據爲 國家之根本令萬世而下安於覆盂此 二祖所爲子孫黎民計長久者一何深哉第今北□畜牧無常數肆侵掠延邊諸鎮衣甲枕戈而禦之至勞瘁矣至於海夷之黠詐輔以中國之遁逃圖撤外藩窺疆圍勢極猖獗東南瀕海之邦靡不登壇必究

馬兵修艦期滅此而後朝食按圖以求要害備兩都之門戶者蓋一一可指而知矣江溯按壤之區形勢則異兩湖爲東海所經其最患者在島寇構李之監徒括蒼之鑛盜次之江右沿江滙湖盜舟四出而南贛之間連跨州郡林谷茂密稱賊藪焉然則江防海道兩省所先而其次則在守土者相機而動焉

登壇必究

卷五

地理一

圭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屐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左環滄海右襟

太行北枕居 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

而居庸紫荊山海俱喜峯古北黃花鎮俱順天東北

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

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今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

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轉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古

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國初江南省運俱從海道

今廢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

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而東野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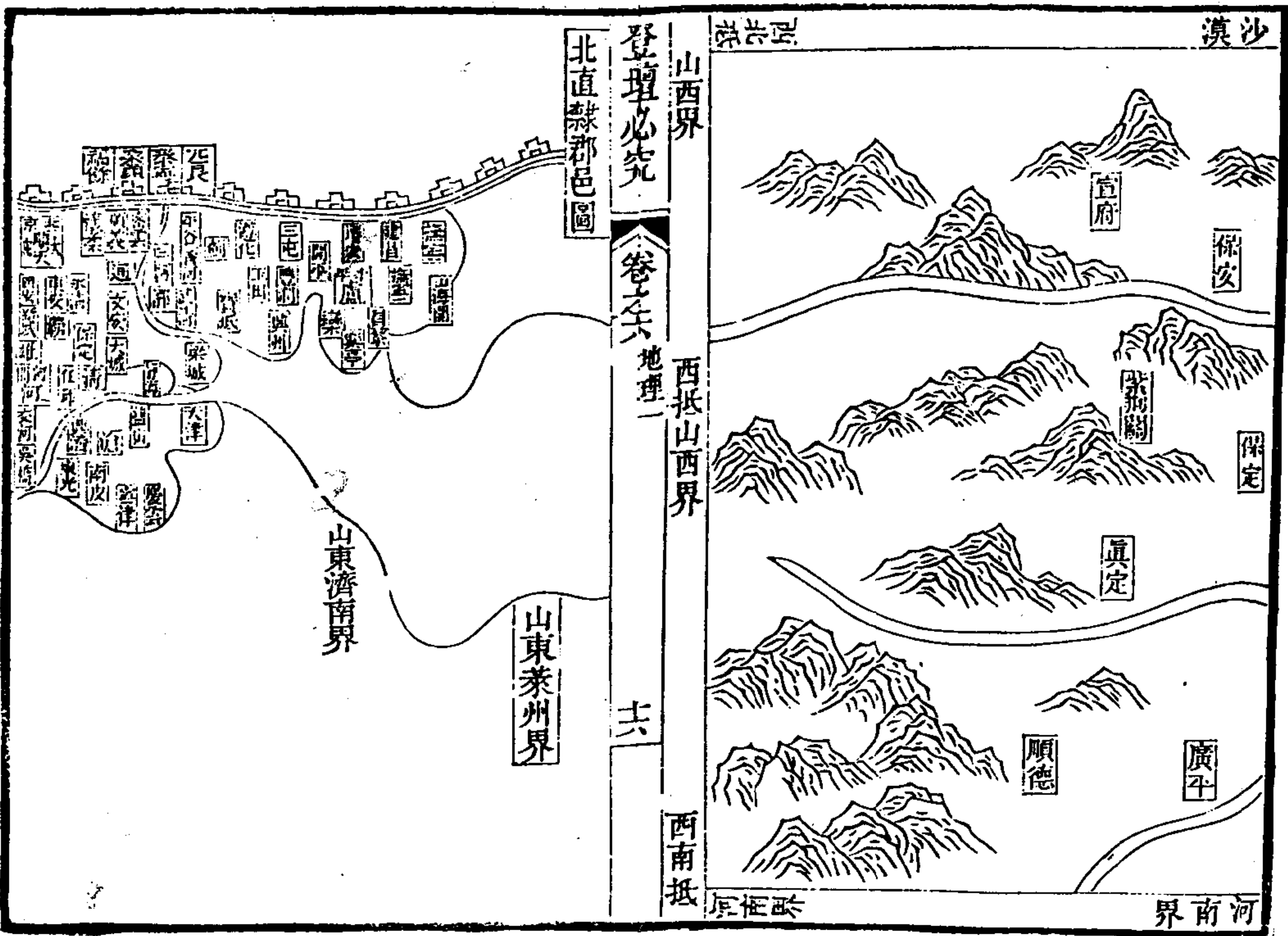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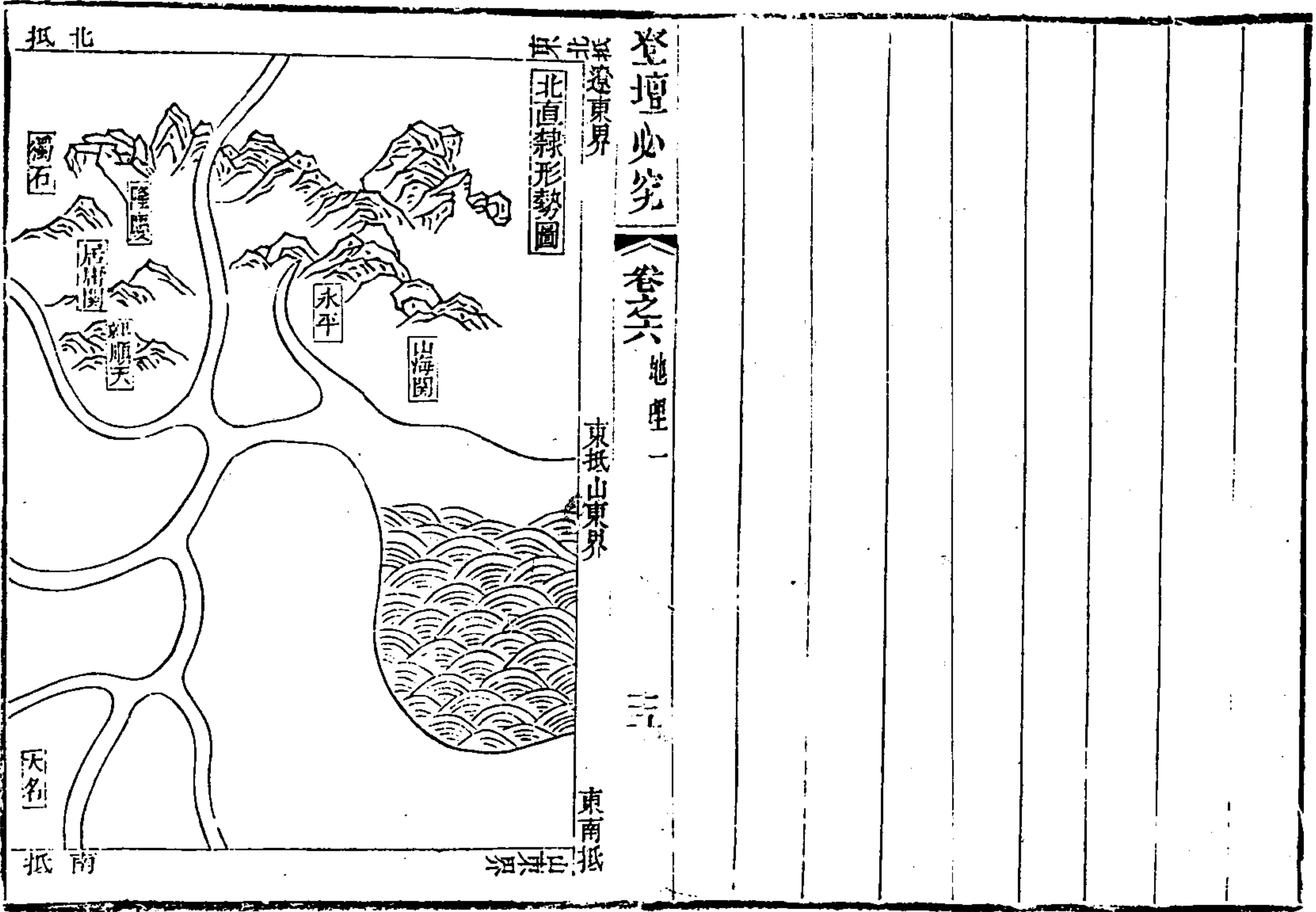
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

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可病之蓋賦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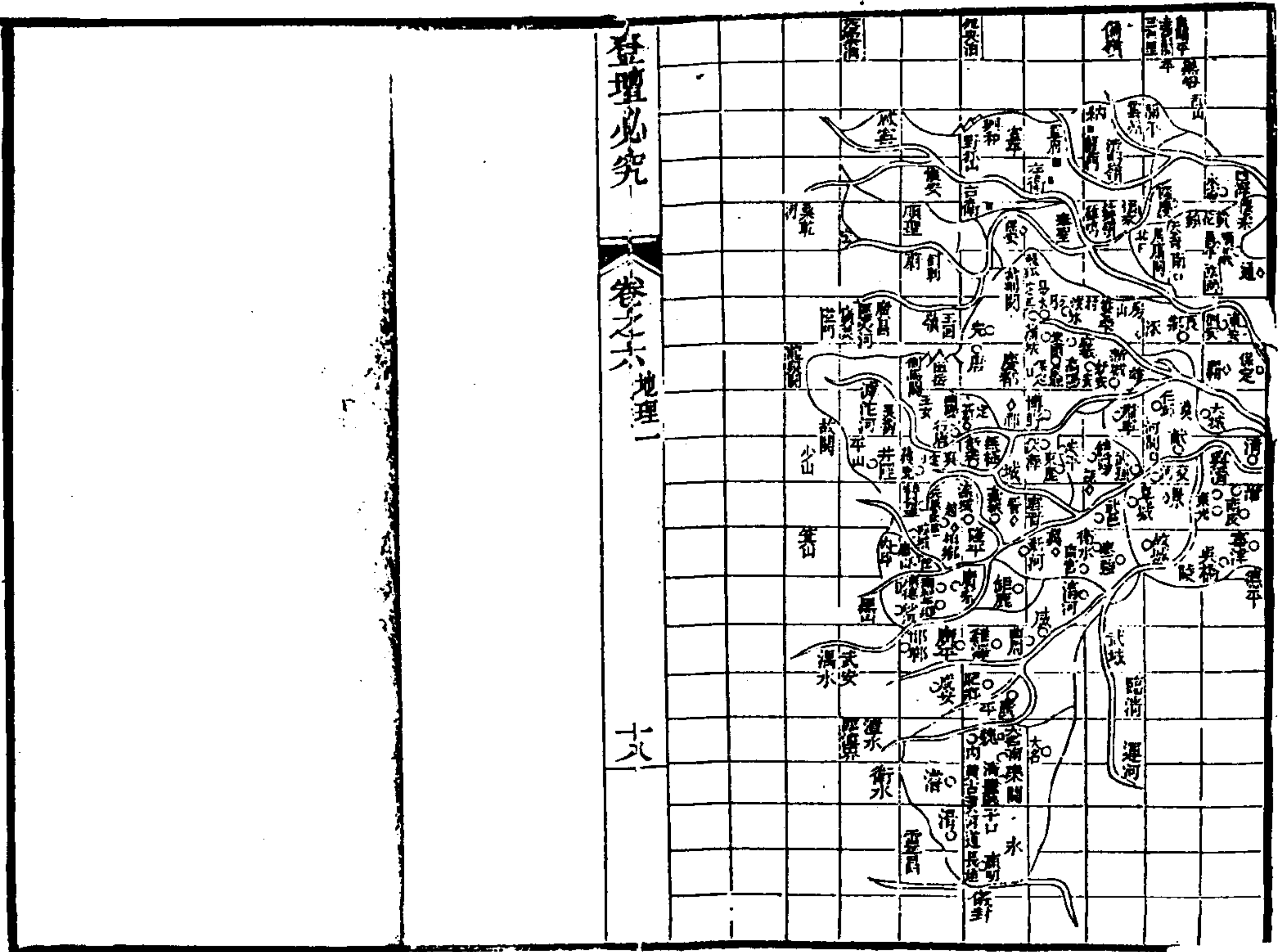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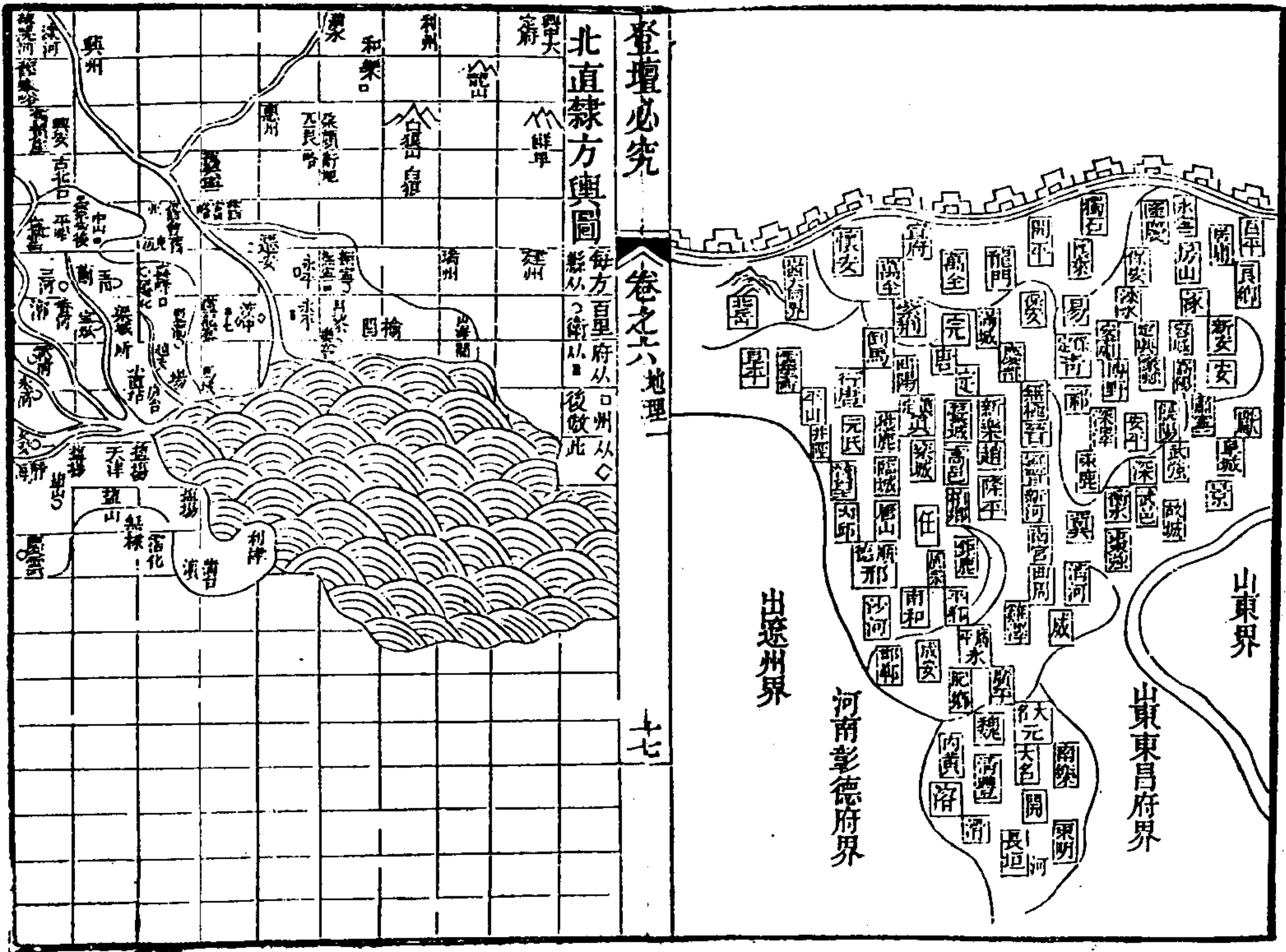
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養寄馬匹

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順天府 東至東平府灤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間府  
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隆慶州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  
陶唐曰幽都虞為幽州夏殷省幽人冀又為冀州  
地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堯後於燕封召公奭於燕  
即此秦為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為燕國又分置

涿郡元狩中改燕國為幽州元鳳初改為廣陽郡  
本始初更為廣陽國東漢省廣陽合上谷永元初  
復立廣陽郡後魏郡立幽州治薊三國魏為燕國  
晉改范陽國後魏於薊立燕郡又於郡置幽州北

齊於幽州置東北道臺後周改置燕及范陽二郡  
兼立總管於幽州隋開皇初郡廢州存後省州入  
涿郡唐武德初改為幽州總管府開元間改州為

范陽郡乾元初復為幽州遼陸州為南京宮都  
府後改幽都為折津府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等  
復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以折津府為大興府元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五

初為燕京路號大興府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為大  
都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  
天府領州五

昌平州 在府北 通州 在府東四十五里

涿州 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霸州 在府南一百一十里

薊州 在府東二百里 大興縣 附郭

宛平縣 附郭 順義縣 在府東北六十里

良鄉縣 在府西南七十里 密雲縣 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懷柔縣 在府東北一百里 固安縣 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永清縣 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東安縣 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香河縣 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三河縣 在州城東七十里屬通州

武清縣 在州城南五十里 灤縣 在州城南四十五里

寶坻縣 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房山縣 在州西北四十五里屬薊州

文安縣 在州城南七十里 大城縣 在州城南一百三十里

保定縣 在州城南四十里 玉田縣 在州城東八十里屬薊州

豐潤縣 在州城東南一百九十里 遵化縣 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平谷縣 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在京府衛 中軍都督府 左軍都督府 右軍都督府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五

前軍都督府 後軍都督府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大興左衛

濟陽衛 濟州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彭城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長陵衛 獻陵衛 景陵衛

在外衛所

通州衛 在通州治 興州中屯衛 在良鄉縣治東

密雲中衛 在密雲縣治東 密雲後衛 在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左衛 在通州東南 通州右衛 在通州治東南

神武中衛 在通州治南 定邊衛 在通州治西

興州後屯衛 在三河縣治西 武清衛 在武清縣治東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一 三

涿鹿衛 在涿州治西北 涿鹿左衛 在涿州治西

涿鹿中衛 在涿州左衛西 薊州衛 在薊州治東北

鎮朔衛 在薊州 遵化衛 在遵化縣治東

東勝右衛 在遵化衛西 中義中衛 在遵化縣治東南

興州前屯衛 在豐潤縣治西 興州左屯衛 在玉田縣治東南一百四十里

營州前屯衛 營州後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寬河守禦千戶所 在遵化縣治南

梁城守禦千戶所 在費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關

居庸關 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天津關 在良鄉縣北西至大龍門北十五里

口其間大者 黃崖峪關 在薊州北四十里自關以東凡

十日 馬蘭峪關 在遵化北自是關口至大喜峯口其間差大者日沙院峪口日羅

文峪口日松稱峪口日龍井見關日潘家口日團

樂亭 白楊口 在昌平縣西凡二

關 古北口 在密雲縣東北一

東凡二十四關 大喜峯口 在遵化縣北凡

口至狼嶺山寨 峩峩山寨 在密雲縣東北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一 三

關凡五口其間差大者日黃松峪關日將軍石關

保定府 東至河間府靜海縣界三百里西至山西大

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順天府涿州界二百里自

府治至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二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畢畢分野歐國時屬

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郡及信都中山

國地晉屬范陽高陽中山安平河間國後魏為集

浪北平上谷郡地隋屬上谷博陵河間二郡始於

此置清苑縣唐時其地屬真定滿瀛等州五代晉

割屬契丹於此置秦州後移州治滿城而舊州仍

為清苑縣宋即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陞為保

州政和初禁諸苑苑保塞軍節度全天會中改領

天軍初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為保州尋

改為順天路至元中又改保定路本朝洪武元

年改為保定府初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州三縣十七



祁州 在府城南一  
 百二十里 安州 在府城東  
 七十里 易州 在府城西  
 北一百二  
 里 清苑縣 附郭 滿城縣 在府城西  
 北四十里 安肅縣 在府城  
 北六十  
 里 定興縣 在府城北一  
 百二十里 新城縣 在府城東北  
 一百五十里 唐縣 在府城西  
 一百一十  
 里 博野縣 在府城南  
 九十里 慶都縣 在府城西  
 九十里 容城縣 在府城東  
 北九十里 完縣 在府城西  
 七十里 蠡縣 在府城南  
 九十里 雄縣 在府城東北  
 一百二十  
 里 深澤縣 在州城南二  
 十里 東鹿縣 在  
 城南一百  
 二十里 高陽縣 在州城南四  
 十里 涑水縣 在州城東  
 四十里 易州新安縣 近時添設皇輿考  
 一統志俱未載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三

大寧都司 在府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  
 衛 保定前衛 在都司 保定後衛 在都司 茂山衛  
 在易州 治南

關  
 紫荆關 在易州城  
 西四十里 鴻山關 在唐縣西  
 北七十里 倒馬關 在唐  
 北八渡關 在唐縣西  
 北五十里 高陽關 在高  
 陽縣 瓦橋關 在雄  
 河間府 東至山東濟南府海豐縣界三百里南至清  
 南府德州界二百九十二里西至保定府蠡  
 縣界六十里北至保定府雄縣界一百三十里自  
 府治至京師四百一十里至南京二千九百四十  
 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春秋時為晉東陽  
 地戰國時為燕趙齊三國之境秦為鉅鹿上谷二  
 郡地漢置河間國東漢併入信都郡帝時復舊後  
 魏於秦成縣立瀛州後置河間郡隋罷郡置瀛州  
 大業初改為河間郡唐改瀛州天寶初仍為河間  
 郡乾元初復為瀛州五代晉初入遼同復取之宋  
 陞為河間府瀛海軍節度元為河間路  
 本朝洪武初改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  
 領州二  
 縣十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四  
 景州 在府城南  
 二百里 滄州 在府城東一  
 百五十里 河間縣 附郭 獻  
 縣 在府城南  
 阜城縣 在府城西  
 南一百四十里 肅寧縣 在府城  
 西五十  
 里 任邱縣 在府城北  
 交河縣 在府城南  
 青縣 在府  
 城東一  
 百五十  
 里 興濟縣 在府城東一  
 百八十里 靜海縣 在府城東一  
 百八十里

宣津縣 在府城東南  
 吳橋縣 在州城東五  
 十里 故城縣 在州南  
 南皮縣 在州南七十  
 里 慶雲縣 在州南一  
 百六十里 山縣 在州東  
 九十里

衛  
 河間衛 在府 瀋陽中屯衛 在府治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 俱在靜  
 海縣  
 大同中屯衛 在  
 府  
 真定府 東至直隸河間府獻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  
 山西平定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直隸鎮德  
 府內邱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保定府慶都縣一  
 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三  
 千一  
 百里







邢臺縣 附郭 沙河縣 在府城南 南和縣 在府城東  
 平鄉縣 在府城東 廣宗縣 在府城東 鉅鹿縣 在  
 縣東北一百里 唐山縣 在府城東 內邱縣 在府城北  
 百二十里 在府城東 北四十里 任

順德守禦百戶所 在府治東

廣平府 東至山東東昌府臨清縣界一百二十里西  
 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八十里南至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八十里北至順德府南和  
 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師一千里至南京一千六  
 百七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毛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身分野春秋屬晉屬周屬秦  
 秦為邯鄲郡地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為平干  
 宣帝復為廣平國東漢省入鉅鹿郡晉魏因之  
 周改置洛州隋改為武安郡唐初改為洛州立  
 東道大行臺尋罷置洛州大總管府天寶初改  
 平郡乾元初復為洛州宋屬河北道全屬河北  
 路元初置邢洛路總管府又改洛邢路至元中改  
 廣平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廣平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  
 師領縣九  
 承年縣 附郭 曲周縣 在府城東北  
 雞澤縣 在府城北 廣平縣 在府城東  
 威縣 在府城東北 邯鄲縣 在  
 成安縣 在府城南 威縣 在府城東北  
 清河縣 在府城東 北二百里

大名府 東至山東東昌府冠縣界九十里西至河南  
 彰德府臨漳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河南開  
 封府封邱縣界四百里北至山東東昌府鉅鹿縣界  
 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一百六十里至南京  
 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克二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商舊都周  
 封武庚於此春秋為晉地戰國為魏衛二國之境  
 秦屬東郡漢置魏郡治元城東漢分魏郡為東西  
 部置都尉魏置陽平郡晉因之劉宋嘗置東陽平  
 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州  
 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  
 都督府龍朔初改為冀州武德中復為魏州天寶  
 初改為魏郡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  
 為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陞為東京與唐府尋  
 改鄴郡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後改天雄軍  
 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  
 大名府路又改支武軍元為大名路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本朝洪武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承樂初  
 隸京師領州一縣十  
 開州 在府城南 元城縣 附郭 大名縣 在府城南  
 南樂縣 在府城東 魏縣 在府城西 清豐縣 在府城  
 十 內黃縣 在府城南 濬縣 在府城西 滑縣 在府城  
 里 東明縣 長垣縣 在州城南 一百  
 三十里 屬開州  
 關  
 金堤關 在廢靈河縣西南五十三里 博望關 在內黃  
 里隋大業中置開尋慶  
 十三里接河  
 永平府 東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西至順天府豐潤  
 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北至



桃林口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五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九百九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初虞分冀州東北為管州此即其地商為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時

為山戎肥子二國地秦為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及魏

浪郡後魏改樂浪為北平郡隋改為平州後廢州為郡唐復改平州天寶初改為北平郡乾元初復

為平州五代唐以為遼與軍全陞為南京天會初復為平州陞與平軍元改與平府中統初陞為平

灤路大德中改永平路本朝洪武二年改為永平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

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五

灤州在府城南四十里 盧龍縣附郭 遷安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寧縣 昌黎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樂亭縣在州東九十里屬灤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衛 永平衛在府 東城左衛在府 盧龍衛在永平 開平

中屯衛在樂 興州右屯衛在遷安 撫寧衛在撫寧

里 山海衛在撫寧 縣關口

榆關在撫寧縣 東二十里 劉家口關在遷安縣北東至桃林

口關在盧龍縣北至界 嶺口關在昌黎縣界東

口其間差大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

者為箭桿嶺 在遷安縣西北西接大喜 冷口在遷安

地 青山口在遷安縣東北

東至劉家口關凡三口其間 義院口在撫寧縣東

差大者曰河流口徐流口 董家口在撫寧縣北東至山海關

凡五口其間差 董家口 凡十口其間差大者為大

毛山口大 青山口

延慶州東至四海治一百三十里南至分山道屯界

州入谷三百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百 八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二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漢為廣甯縣地屬上

谷郡晉屬廣甯郡後魏郡度北齊置北燕郡隋廢

鄆以其地屬涿郡唐武德中置北燕州貞觀中改

為龍慶州 本朝初州縣俱廢永樂十一年 詔復置至改曰隆

慶直隸京師編戶 一十四里領縣一

永安縣在州城東 三十里

安州東至隆慶州界土木關四十里南至山西蔚

州界美峪一百里西至蔚州界深井一百四

十里北至宣府界泥河七十里自州治至

京師三百里至南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虞為幽州北境天文尾箕分野春

秋戰國時屬燕秦為上谷郡地漢置涿鹿縣魏晉

時地屬北燕唐改涿鹿為永安縣置新州五代唐

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同光初陞威塞軍遼會同

-5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初改奉聖州武定軍全大安初陞德興府元初因

-9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之至元初復改奉聖州屬宣德府仍至元初以地

-13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震改保安州領永興一縣

-17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本朝初州縣俱廢永樂中復置保安州直隸京師舊

-21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治南山下景泰二年城雷家站

-258 514 38 854" data-label="Text">

移州又衛治於此編戶七里



衛

保安衛 在州治 美峪守禦千戶所 在衛

萬全都指揮使司 東至四海沿三百三十里南至廣

嶺一百六十里北至長峪口四十里西至

京師二百五十里南至南京三千八百五十里

再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較屬燕秦為上谷

郡地漢為干落縣地屬幽州東漢魏因之晉末為

考版所據後魏於此置文德縣唐後周不改唐置

武州仍置唐末改魏州五代時唐復為武州晉

以路遠遠改歸化州後改德州全天眷初改宣德

元初為宣寧州尋改為山東路總管府中統初改

宣德府屬上都路至元中以地震改順寧府領宣

德宣平順聖三縣

本朝洪武四年盡徙其民於關內府縣俱廢二十六

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三

堡五其蔚州隆慶左永安保安四衛廣昌美峪二

千戶所散建

宣府左衛 宣府右衛 宣府前衛 俱在宣府 萬全左

衛 在宣府城 萬全右衛 在宣城百 懷安衛 在宣府

百二十里 保安右衛 在懷安衛 懷來衛 在宣府城東南

十里 隆慶右衛 在懷來衛 開平衛 在宣府城東 龍門衛

在宣府城東 興和守禦千戶所 附郭 龍門守禦千

戶所 在宣府城東北 長安鎮堡 在宣府城東北 鵬鵠

堡 在宣府城東北 赤城堡 在宣府城東 雲州堡 在

一百七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府城東北二馬營堡 在宣府城東北

平河北寇 出鴻猷錄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賈入不得遷且

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

年積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

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各俱任俠

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叔行旅號河北嚮馬賊時中

貴谷大用馬承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

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

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竄杲

捕之劉六等聚眾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

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

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眾劫

之去遂反諸窮民嚮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

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甸京師戒嚴以右都

御史馬中錫總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還攻

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

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



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老練素號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 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乃大肆劫掠 手故城賊眾戒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三

外謗謗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繫中錫及下偉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眾議勿迫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俱存可就彼封拜乃分眾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牙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峒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漕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畧南

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游擊許泰邵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帥邊兵入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三

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畧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領賊眾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達築城浚隍令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及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



施入土寶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  
達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達  
禦之斬前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達河南人  
後爲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兵南畧至  
裴子岩會游擊許太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  
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  
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  
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  
虎溺死眾推劉惠爲主趙燧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五

陳朋至靈璧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  
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燧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  
亳州指揮石某帥兵眾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  
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  
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  
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惠趙燧寇畧  
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眾五六萬人劉惠  
趙燧至河南勢亦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僞署

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  
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道  
計諸營賊眾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爲獨盛  
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招之賊具乞恩疏達 朝廷  
以誅奸臣爲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  
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  
并前棗強知縣段豸等俱有恤典得贈謚賜廕焉乃  
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征討河南賊陸  
完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燧聞南陽有備去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攻唐縣知縣某帥眾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  
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燧見賊聚眾乃分遣賊  
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掠二月劉六  
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  
千餘人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  
鎮官兵又追敗之賊眾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  
隸香水寶抵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斂斫之  
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均州不克欲屠賊



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眾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鄖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眾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眾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橋獲三百餘人圍困焚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七

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柏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眾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玘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擒之劉惠趙燧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畝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死者一千餘人眾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

賊四散奔軼趙燧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眾至武清縣叅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伏羗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眾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其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七

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貧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級三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被邊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



官兵溺水死者甚眾然賊眾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  
泰至淮安復回山東為揚州兵所扼復至通州沂流  
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餘眾往來江上官兵  
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  
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失復登  
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眾皆盡趙  
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  
監谷大用弟谷天寬為高平伯太監陸閻弟陸承為  
鎮平伯威寧伯仇鉞進封威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一

五

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  
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  
軍得冒功授錦衣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  
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  
薄兩京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蕩定皆  
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  
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如馬中錫張  
偉固以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川毛鏡等視  
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  
下獄論死而完等非封崇顯惡足為賞罰邪要之  
權敗賊鋒首諸邊卒之功而勦悍盪平者各守臣  
之力其馳駕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  
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

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倚角登完等之所能  
制敵乃若夫均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擗雋芳先集  
則公詩在盍賊亦有  
之美謂其無良心也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一

五



南直隸圖叙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馬末

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江北則徐

穎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爪連數省竝稱雄鎮故淮安

特建兵府清運衛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

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

俱楚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

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聖

標劫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

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

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

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

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

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澣軍民統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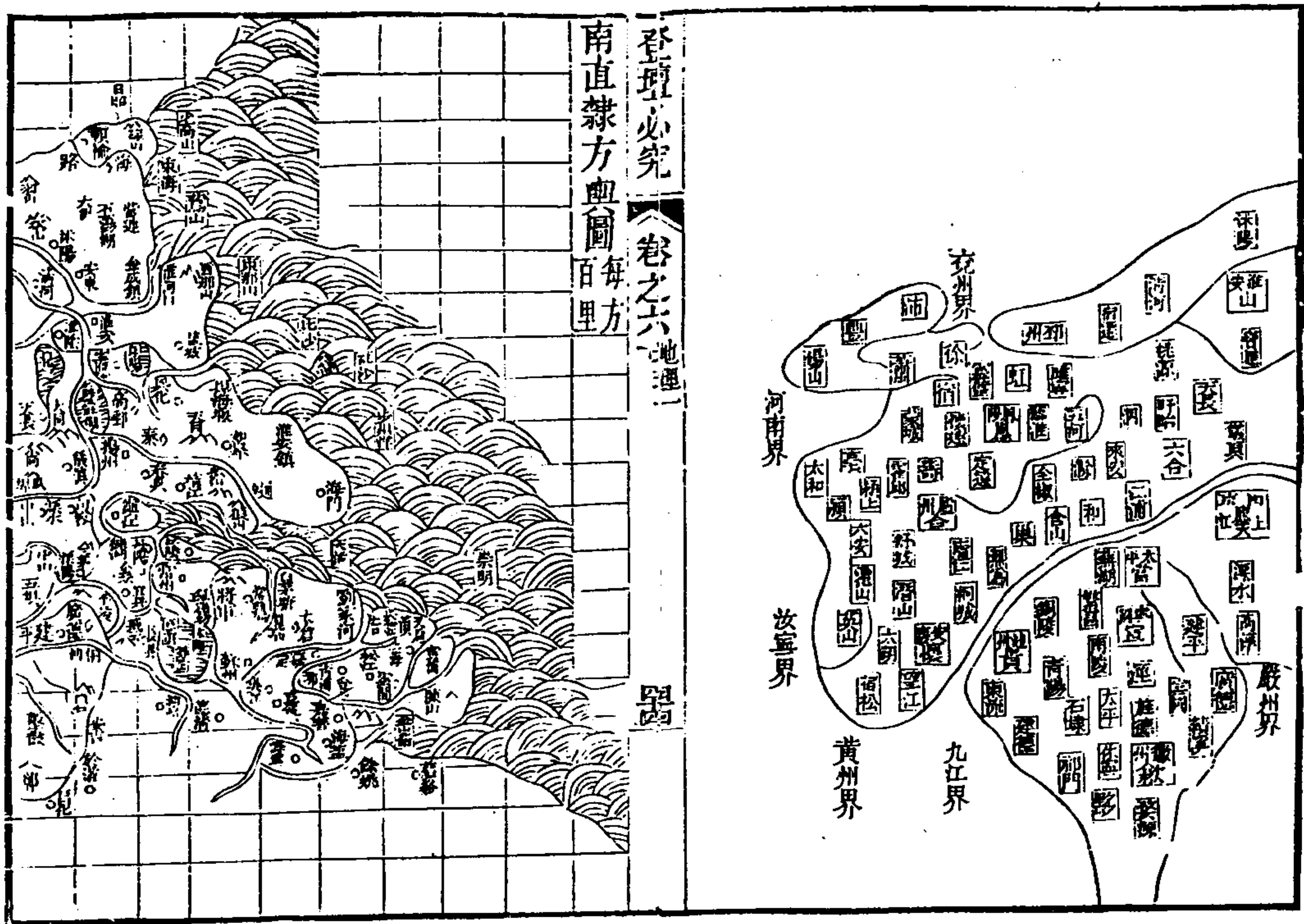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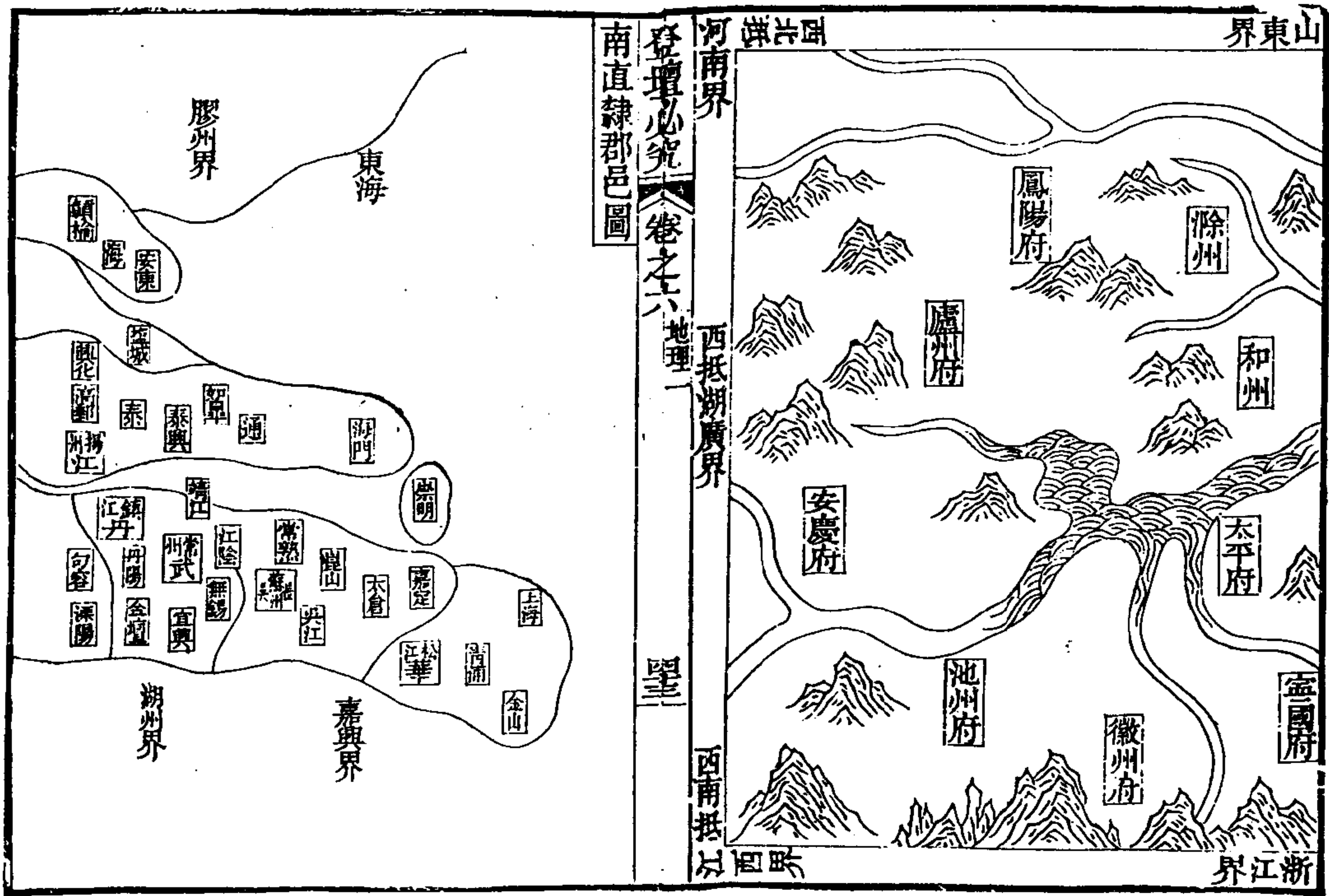
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

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圍田多舟江民勞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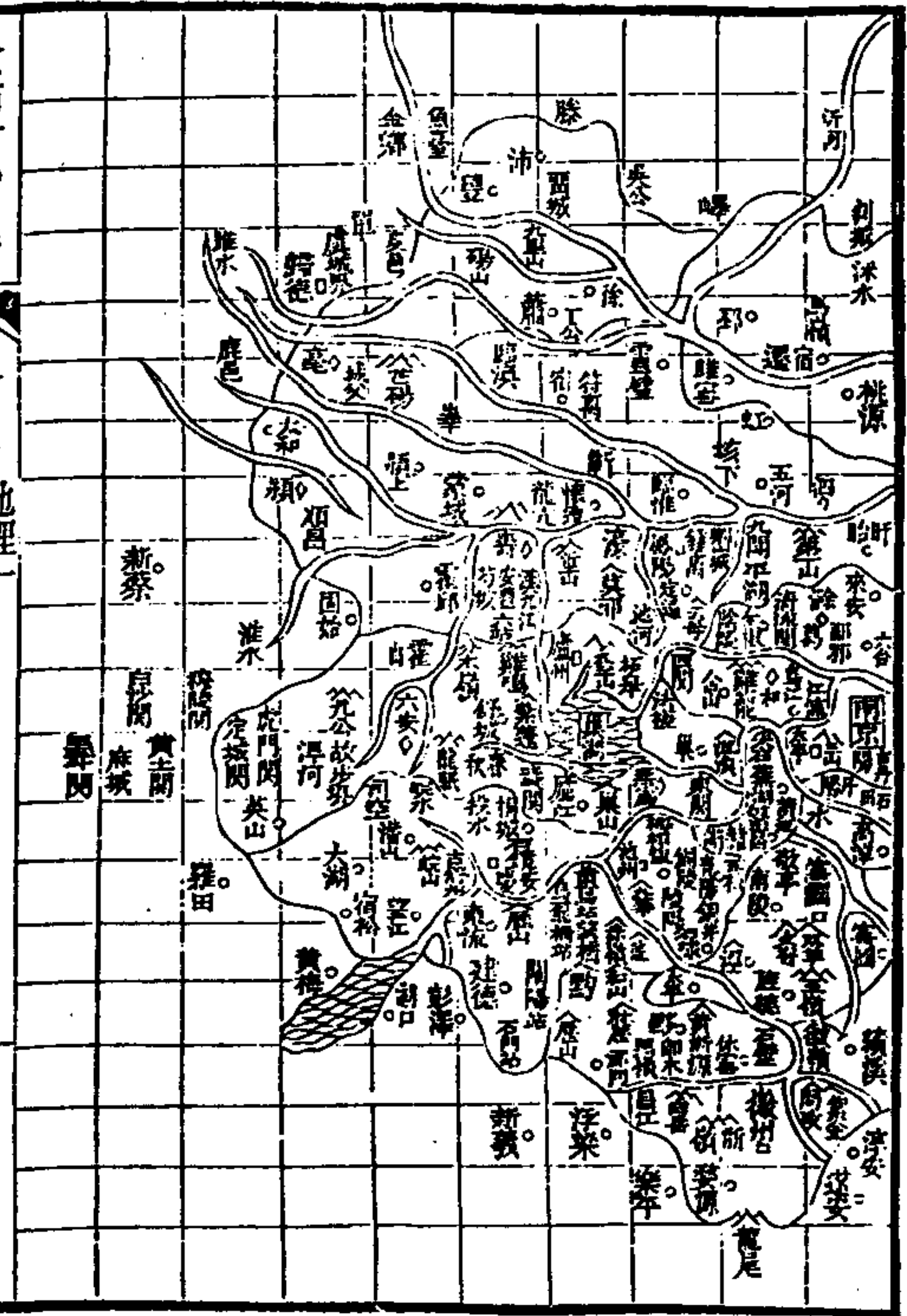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聖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

望

南京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

望

應天府

東至鎮江府丹徒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州界八十里南至太平府當塗縣八十五里

北至揚州府儀真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後屬楚楚威王初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堙金以鎮之故名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屬鄣郡漢改鄣郡為丹陽郡武帝後揚州刺史治此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為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為秣陵等分秣陵北為建業改業為新建吳初改為建康東晉元帝復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武德初置揚州後復為蔣州又為揚州大都督府尋罷至德初置江陵郡乾元初改為昇州後復置五代時吳楊氏建大都督府尋改為金陵府又改為江寧府南唐李氏都之宋復為昇州仁宗陞為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為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留守元至元中改為建康路元貞初立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天啓初又改爲集慶路  
本朝丙申年改爲應天府領縣七

上元縣

附郭

江寧縣

附郭

句容縣

在府東九十里

溧陽縣

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

溧水縣

在府東八十五里

江浦縣

在府西四十里

六合縣

在府西北一百三十里

高淳縣

新設

在京武職衙門

中軍都督府

在長安南門

左軍都督府

在中府南

右軍都督府

在左府南

前軍都督府

在右府南

後軍都督府

在府南

錦衣衛

旗手衛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吳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濟川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留守左衛

留守右衛

留守中衛

留守前衛

留守後衛

龍虎衛

龍虎左衛

江陰衛

虎賁左衛

虎賁右衛

鎮南衛

英武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應天衛

飛熊衛

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

驍騎衛

神策衛

天策衛

和陽

龍驤

興武

廣洋

江淮

鷹揚

橫海

孝陵

關

大勝關

在府南十里

龍江關

在儀鳳門外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吳

石灰山關

在石灰山

中都

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東連三

吳南引荆汝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山川

環拱鍾靈毓秀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如周之岐幽漢之豐沛也洪

武三年建爲中都尋定鼎金陵乃設留守司於此

誠爲

國家千萬世根本之地云



中都留守司 皇陵衛

鳳陽府

東至揚州府費縣界四百里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南至廬州府合

肥縣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徐州蕭縣界三百二十三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京師二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為塗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淮南郡秦屬九江郡漢更郡為淮南國武帝初復屬九江郡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復屬淮南郡安帝時置鍾離郡屬徐州劉宋秦始末改屬南

兗州後置北徐州治中魏北齊改為西楚州隋屬皇初改為濠州大業初復改為鍾離郡唐復為濠州天寶初又改為鍾離郡乾元初復為濠州貞元

中改屬徐州後復為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置定遠軍宋建炎間復為濠州元至元中置濠州安撫司後陞為濠州路未幾改歸濠州府復為濠州屬安撫路

本朝為興業之地吳元年改臨濠府洪武三年改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巽

立府定為中都七年改馬鳳陽府自舊城移治中都城直隸京師領州五縣十三

壽州 在府西一百一十里 泗州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宿州 在府西北一百一十里

穎州 在府西四百里 亳州 鳳陽縣 附郭 臨淮縣 在府東

二十里 懷遠縣 在府西七十里 定遠縣 在府南九十里 五河縣 在府北

一百一十里 虹縣 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靈璧縣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蒙城縣 在府北一百一十里 盱眙縣 在府南七十里 天長縣 在府南一百一十里 靈璧縣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穎上縣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太和縣 在府北八十里

英武衛 在定遠縣北四十五里 飛熊衛 在定遠縣東北五十里 壽州衛

壽州 泗州衛 泗州 宿州衛 宿州 穎州衛 穎州 武

平衛 亳州 穎上守禦千戶所 穎上 銅城鎮 在天長

四十里 連珠寨 在壽州城北五里

蘇州府 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八十八里至京師四千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秦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會孫於此為吳國自闔閩以後並都焉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治吳漢初因之秦改屬江都漢漢帝始分此為吳郡三國屬吳晉宋齊梁皆為吳郡陳置吳州隋開皇中改曰蘇州因姑蘇山為名大業初復曰吳州尋改吳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巽

郡唐武德中復為蘇州置都督天寶初改吳郡為元初復為蘇州尋分置長洲軍大曆中尋廢唐陸為中吳軍宋太平興國中改為平江軍慶曆中陸政和改平江府元至元中改平江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吳元年改為蘇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七

太倉州 吳縣 附郭 長洲縣 附郭 崑山縣 在府東

里 常熟縣 在府城北八十里 吳江縣 在府城南四十里 嘉定縣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崇明縣 在府城東三百一

四十里 崇明縣 在府城東三百一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吳淞守禦千戶所 崇明守禦千戶所



松江府 東至海岸一百里西至蘇州府長洲縣界六十里南至海岸七十里北至蘇州府崑山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百里至京師三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為吳地吳滅入越越滅入楚秦為婁縣地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陞縣為華亭府隸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

本朝因之直隸 京師領縣三

華亭縣 附郭 上海縣 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青浦縣

金山衛 在府城東南七十二里 松江守禦千戶所 青村守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辛

禦千戶所 在府東八十里 南匯嘴守禦千戶所 在府東南六十里

常州府 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二百里西至蘇州府江府丹陽縣界五十五里南至應天府溧陽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揚州府泰興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六十里至京師二千八百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初屬吳後屬越後又為楚秦為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永建中分屬吳郡三國吳分無錫以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晉大原初省校尉分吳郡置武進郡東晉初改為晉陵郡徙治京口後遷治晉陵縣宋齊梁陳皆置之隋開皇中廢郡置常州大業初改為毗陵郡唐武德初改常州天寶初復改晉陵郡乾元初復為常州五代時屬揚州及南唐宋仍為常州屬浙西路

十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元陞常州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為常州府直隸京師領縣五

武進縣 附郭 無錫縣 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江陰縣 在府城西

宜興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靖江縣

鎮江府 東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七十五里西至應天府句容縣界四十五里南至常州府武進縣界一百一十七里北至揚州府江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為吳地後屬越越敗屬楚秦屬會稽郡漢初為荆國後屬江都國國除復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初者干此及遷都秣陵乃置京口鎮晉屬毗陵郡東晉倚置徐兗二州魏為北府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又置南東海郡隋廢州及郡為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置潤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潤州治丹徒天寶初改丹徒郡其元初復為潤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壬

州又陞丹陽軍建中初改號鎮海軍南唐以爲重鎮宋開寶未改鎮江軍政和中陞鎮江府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為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領縣三

丹徒縣 附郭 丹陽縣 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金壇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十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登壇必究 卷六



又更爲吳國景帝更爲江都國武帝時更爲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爲廣陵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焉東晉分置海陵郡陽二郡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因之北齊改爲東廣州陳復爲南兗州後周改爲吳州隋改爲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爲南兗州改邢州尋復爲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高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五代時揚吳都於此改江都府南唐以爲東都周世宗取揚州仍置大都督節度宋初因之屬淮南東路建炎初陞帥府元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爲揚州路屬河南行省本朝庚子年置淮海府壬寅年改維揚府丙午年復爲揚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三縣七

高郵州 在府城北一 泰州 在府城東一 通州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儀真縣 在府城西 泰興縣 在府城西 江都縣 在府城西 寶應縣 在州北一 如皋縣 在州東一百 海門縣 在州東四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衛 揚州衛 在府 儀真衛 在縣 高郵衛 在州 興化守禦千戶所 在縣 泰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通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瓜州鎮 在府城南 宜陵鎮 在府城北 瓜州鎮 在府城南 宜陵鎮 在府城北

安府 東至海岸二百三十里西至鳳陽府虹縣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六十里北至山東青州府莒州界四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一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爲臨淮廣陵二郡地晉分淮北爲北徐州南爲徐州又分廣陵置山陽郡隋立兗州於北劉宋失淮北乃於此立州鎮爲北兗州東魏復爲山陽郡隋置楚州大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爲東楚州後改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爲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仍爲楚州建炎中置楚州承州漣水軍鎮撫使等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爲州元陞爲淮安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改爲淮安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九 海州 在府城北三 邳州 在府城西 山陽縣 在府城西北 鹽城縣 在府城東南 清河縣 在府城西 桃源縣 在府城北一 沐陽縣 在府城北一 贛榆縣 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衛 淮安衛 在府 大河衛 在府 邳州衛 在州 守禦海州千戶所 在州 守禦東海千戶所 在東 守禦鹽城千戶所 在縣

廬州府 東至和州含山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河南府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三千七十七里

155 P10 冊黃卷四庫全書第 4 頁E句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開以前為廬子國春秋時屬舒戰國時屬楚秦馬九江郡地漢立廬重鎮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宋齊兼屬南汝陰郡梁置南豫州治合肥後改合州北齊因之兼置北陳郡隋初始改合州為廬州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為廬州天寶初改為廬江郡乾元初復為廬州屬淮南道揚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保信軍宋初置淮南總管萬戶府尋改廬州路總管府屬河南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六無為州 在府城東南 六安州 在府城西一合肥縣

附郭 舒城縣 在府城西南 廬江縣 在府城南一巢縣 在府城北九英山縣 在州城西四霍山縣 在州城西六安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署

廬州衛 在府六安衛 在州

冷水關 在廬江縣西三十里北峽關 在舒城縣南東關 在巢縣西關 在巢縣東九井鎮 桃城鎮 俱在舒城縣北二十五里清水鎮 在舒城縣北六十里石索山寨 龍眠山寨 俱在舒城縣

安慶府 東至廬州府無為州界三百七十里西至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池州府東流縣界五里北至廬州府舒城縣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

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為皖國亦為舒桐二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廬江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為重鎮東晉始以廬江分置晉熙郡宋齊因之梁置豫州後改晉州北齊改

江州陳復為晉州隋初改熙州大業初改同安郡治懷寧唐初為東安州尋改舒州屬淮南道天寶初復為同安郡至德初改盛唐郡乾元初復為舒州五代時初屬揚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為舒州政

和間置德慶軍紹興中改安慶軍慶元初陞為安慶府元改為安慶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初改寧江府後復為安慶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懷寧縣 附郭 桐城縣 在府城東北潛山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太湖縣 在府城西二宿松縣 在府城西南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署

江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安慶衛

海門第一關 在小孤山

太平府 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舒郡漢為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威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潁後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熟或徙于



湖又併淮南天官城郡亦治于湖清省蕪湖等縣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平南軍後陞為太平州元陞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府直隸京師領縣三

衛

建陽衛

寧國府 東至廣德州建平縣界六十里西至池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一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一百五里

再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後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置丹陽郡治宛陵東漢永和間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為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為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天寶初改宣城郡乾元初復為宣州昭宗時陞宣州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浙行省

宣城縣 附郭 寧國縣 在府城東南 涇縣 在府城南

太平縣 在府城西南 旌德縣 在府城南二 在府城西 一百五里

衛

宣州衛

池州府 東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江府祁門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百里至京師四千五百里

再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漢改鄣郡為丹陽郡三國吳為石城侯邑晉屬宣城及豫章郡梁屬南陵郡陳屬北江州隋初屬宣州後改州為宣城郡唐初始置池州治秋浦以地有貴池故名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為池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池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貴池縣 附郭 青陽縣 在府城東

銅陵縣 在府城東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十石埭縣 在府城東南 建德縣 在府城西南 東流縣 在府城西 一百六十里

徽州府 東至浙江杭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界二百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國府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里

再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吳亡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為丹陽郡地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治始新縣劉宋以鄣屬東揚州梁又析置新寧郡隋廢郡置歙州治歙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義寧中又遷治歙唐置歙州天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初復為歙州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爲興安府後改徵州府直隸京師領帶六

歙縣 附郭 休寧縣 在府城北 六十五里 婺源縣 在府城西 南二百里 祁門縣 在府城西 一百八十里 黟縣 在府城西 一百五十里 績溪縣 在府北 六十里

新安衛 在府治 東南

廣德州

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三十里西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一百里南至湖州府安吉州界六十里北至應天府溧陽縣界七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七百五十五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地名稱禹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郡郡地漢爲丹陽郡故郡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縣地鴻嘉初爲廣德縣東漢分置廣德縣仍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梁末增置大梁郡尋改爲陳留郡隋郡廢石封爲安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揚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安縣置湖州後又改置宜州至德初更按安爲廣德縣南唐改爲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爲廣德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尋以廣德縣省入編戶一百二十七里領縣一

建平縣 在州城西 北九十里

關

苦嶺關 在州南 六十里

和州 東至應天府江浦縣界六十里西至廬州府巢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廬州府無爲州界九十

里北至滁州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皆爲楚地秦置廬陽縣隸九江郡漢初爲淮南國後仍屬九江郡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爲重鎮晉屬淮南郡東晉分置廬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治廬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唐屬齊州江二郡後周改齊州曰烏江隋罷郡復置和州治廬陽縣大業初改廬陽郡唐初爲和州天寶初又爲廬陽郡乾元初復爲和州五代時屬南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爲和州隸廬州路領廬陽含山烏江三縣

本朝初省廬陽烏江二縣入和州洪武二年又改爲廬陽縣仍隸廬州尋復爲和州直隸京師編戶四十一里領

含山縣 在州城西 五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衛

瀋陽右衛 在州 治東

關

東關 在縣西南 石湖關 在州 境

滁州 東至應天府六合縣界七十里西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七十里南至和州界七十里北至泗州

盱眙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復屬九江郡三國爲魏地晉屬淮南郡東晉於此脩置南譙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譙州北齊徙南譙州於新昌郡又改北譙州爲臨滁郡隋初罷新昌郡改南譙州爲滁州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



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爲永陽郡乾元初復爲滁州五代時楊吳南唐有其地後入於周宋屬淮南東路元初爲滁州路後復爲州隸揚州路

本朝初以清流全椒來安三縣併入州隸鳳陽府洪武十四年復置全椒來安爲屬縣直隸京師縣戶一十二里

全椒縣 在州城南 來安縣 在州城北

衛

滁州衛

關

清流關 在州西南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本

徐州 東至淮安府邳州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河南歸德州虞城縣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鳳陽府宿州界九十里北至山東兗州府滕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里至京師二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秋爲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於此漢改泗水爲沛郡又分沛郡立楚國置徐州宣帝改爲彭城郡尋復爲楚

國晉武帝於淮南僑立徐州安帝始分淮北曰北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而卽淮南徐州曰南徐州後魏於徐州仍立彭城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爲徐州大業初改爲彭城郡唐置徐州天寶初復

改彭城郡乾元初復爲徐州後陞武寧軍宋因之金屬山東西路元復爲徐州屬歸德府

本朝初隸鳳陽府後直隸京

師編戶一百五里領縣四

蕭縣 在州城西 碭山縣 在州城西 豐縣 在州城西北

一

百一 沛縣 在州城西北 一百八十里

衛

徐州衛 在州 徐州左衛 在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浙江圖叙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嚴州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為鄂

郭左信郡信府右閩關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

安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

與縣俱嘉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

無兼轄之司訟許繁與頗號難治嘉湖寧波紹興四

郡則震澤今太湖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於壑大遺三農

之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

登山壇必究卷六地理一

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屬

松溪福建屬縣與一帶茂被侵暴温州台州並海而

南信宿再達于福寧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

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倭

來點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乎

登山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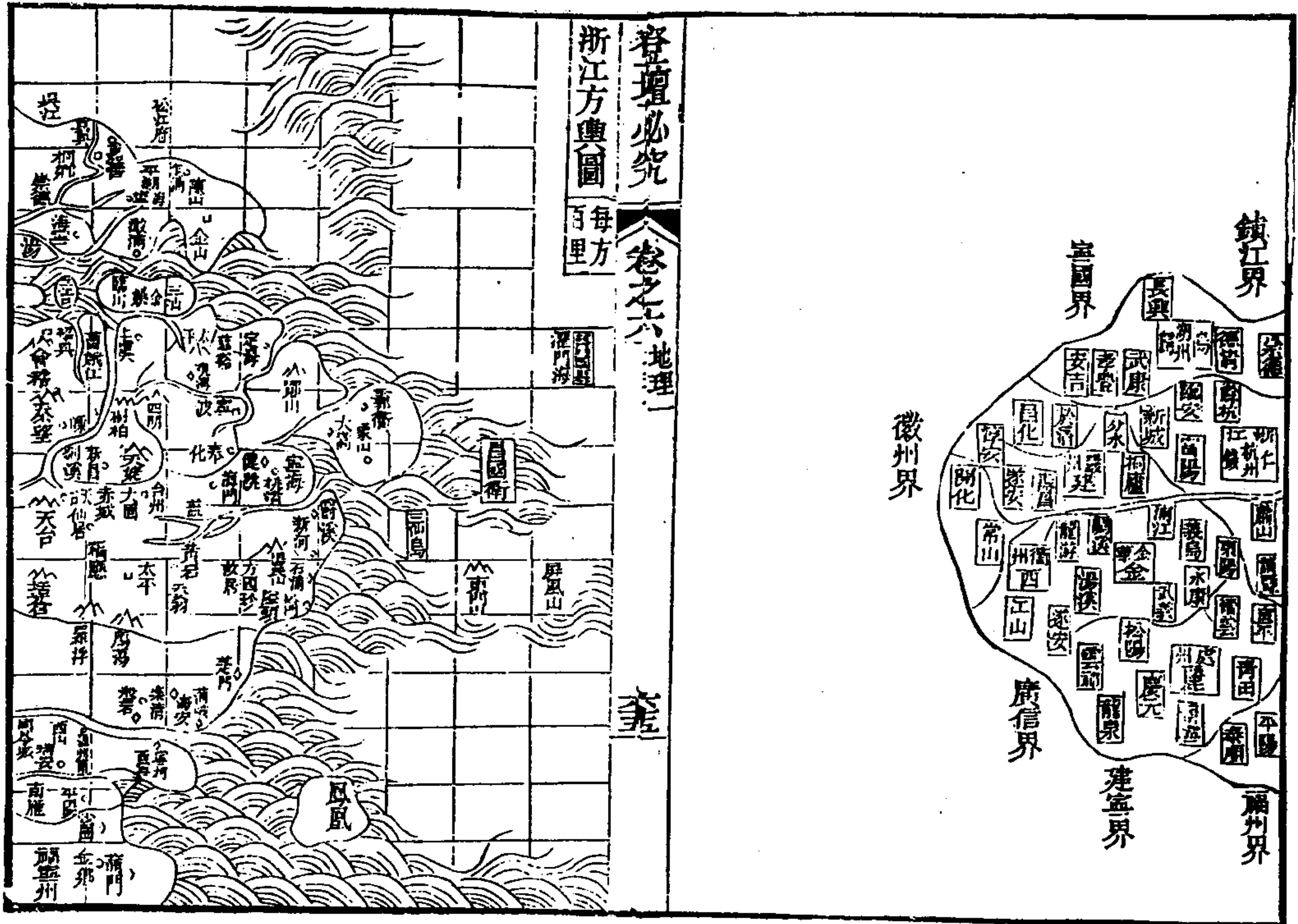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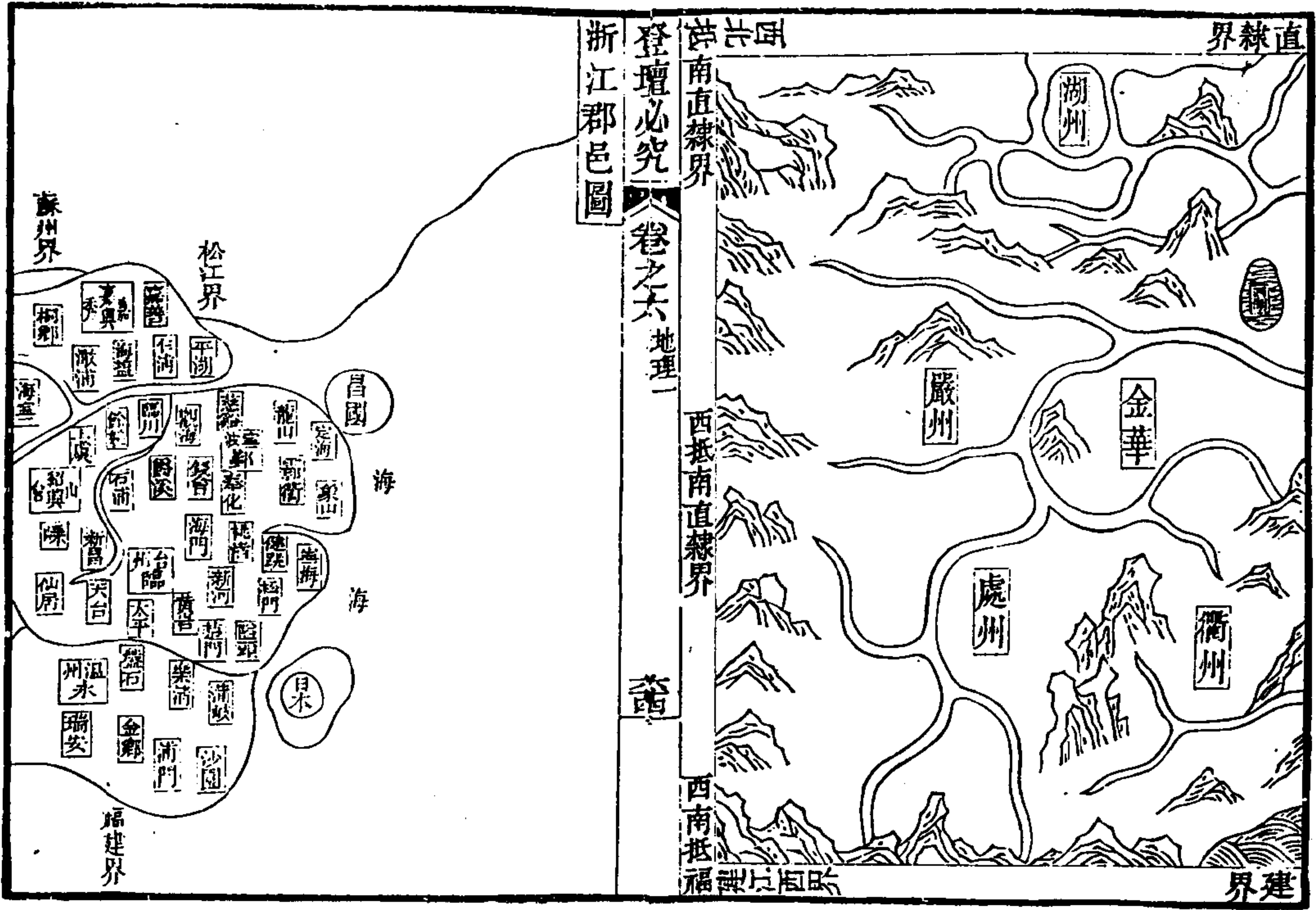
卷六

地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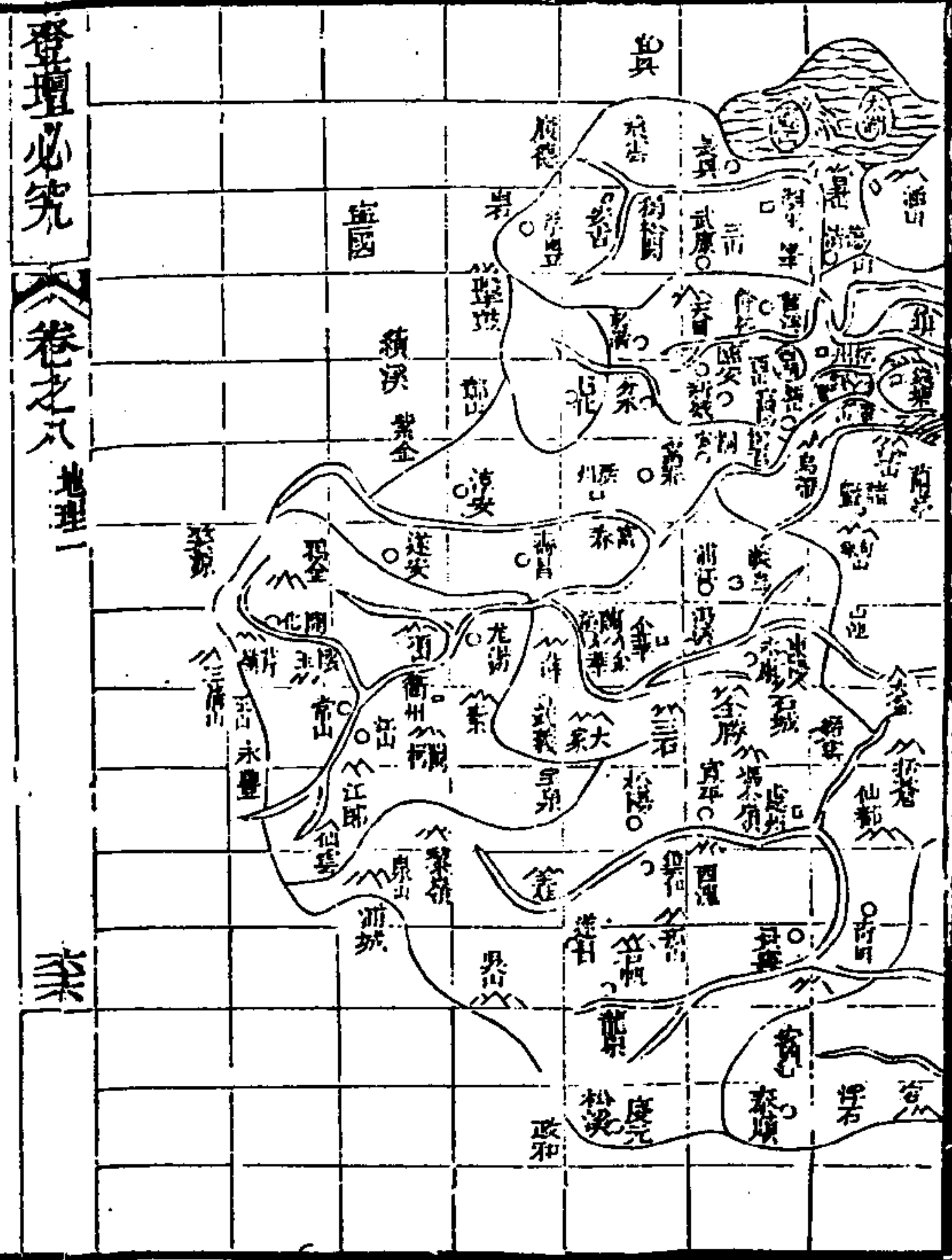
奎











浙江布政司

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陪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海右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十一府置

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前杭州右紹興寧波台州處州温州海寧昌國松門臨山金鄉海門定海磐石觀海十六衛湖州嚴州金華衢州海寧五所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三司皆治于杭州府云

杭州府 東至赭山海日六十里西至麗州府桐廬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紹興府蕭山縣界四十五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九百里至京師四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



東安郡治富春尋遷晉屬吳興及吳郡陳道錢唐郡隋廢郡置杭州治餘杭未幾移治錢唐大業初改州為餘杭郡唐初復為杭州天寶初又為餘杭郡乾元初復為杭州景福初號武勝軍光化初移鎮海節度治於杭置大都督府五代時為吳越國宋為杭州高宗南渡遷都於杭上為嘉安府元立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本朝改為杭州府領縣九

錢塘縣 附郭 仁和縣 附郭 富陽縣 在府城西 海寧

縣 在府城東一 餘杭縣 在府城西 臨安縣 在府城

於潛縣 在府城西一 新城縣 在府城西一 昌化縣

在府城西二 百一十里

衛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亥

杭州前衛 杭州右衛 俱在都 海寧守禦千戶所

在海寧 縣東

嘉興府 東至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界五十里西至杭州府仁德縣界一百里南至海八十三里北

至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界一十七里自府治至京七百三十八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地名長水又名檇李初為吳越分境後為越境魯定公時越敗

吳于檇李即此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漢西之東漢屬吳郡三國吳於此置嘉禾縣後改嘉興

晉以後因之隋廢嘉興與海鹽二縣以其地屬蘇州唐復置仍復蘇州後屬杭州五代時錢氏奏置秀

州治嘉興縣宋屬浙西路政和間名為嘉禾郡慶元初陞州為嘉興府元置嘉興路本朝復為嘉興府領縣七

嘉興縣 秀水縣 俱附 嘉善縣 在府城東 海鹽縣 在府城東 平湖縣 在府城東 崇德縣 在府城西 鄉縣 在府城西 六十里

海寧衛 在海鹽縣 守禦嘉興千戶所 在府 浦千戶所 在海鹽縣南 守禦乍浦千戶所 在海鹽

三十 六里

湖州府 東至蘇州府吳江縣界六十里西至直隸廣

德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杭州府仁德縣界

一百二十里北至蘇州府吳縣界一十八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三百里

衛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亥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為防風氏之國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為菰城秦置烏程縣界於會稽郡兩郡之間漢初屬荆區景帝時屬江都元狩初為會稽丹陽二郡地東漢屬吳及丹陽郡三國吳始分置吳興郡治烏程縣梁兼置震州陳罷州仍為吳興郡隋初郡廢以其地屬嘉

杭二州仁壽初置湖州取太湖為名大業初州廢復分屬吳餘杭二郡唐復於烏程置湖州天寶初改吳興郡乾元初復為湖州屬江南道乾寧中泚

忠國軍節度五代吳越奏改宣德軍宋改昭慶軍又改州曰安吉屬浙西路元置湖州路本朝改為湖州府領州一縣六

安吉州 在府城西 烏程縣 附郭 歸安縣 附郭 長

興縣 在府城西 孝豐縣 屬吉 德清縣 在府城南 武

康縣 在府城南 百七十里

康縣 在府城南 百七十里

康縣 在府城南 百七十里

康縣 在府城南 百七十里



衛

湖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東

嚴州府

東至杭州府富陽縣界二百里西至直隸徽  
州府歙縣二百三十里南至金華府蘭溪縣

界五十里北至杭州府於潛縣界一百二十里自  
府治至南京一千一百七十里至京師四千四百

二十  
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  
越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郡二郡地漢屬會稽丹  
陽二郡東漢屬吳郡及丹陽郡建安中孫吳始置  
新都郡晉改為新安郡治始新隋初罷郡為新安  
縣仁壽中始置睦州大業初改為遂安郡治雉山  
縣唐初復為睦州又於桐廬別置嚴州尋廢於睦  
州加東字未幾復名睦州徙治建德屬江南道天  
寶初改為新定郡乾元初復為睦州宋置遂安軍

登壇必究

卷六

李

宣和初改州曰嚴州軍曰建德咸淳初陞州為建  
德府屬浙西路元改建德路

本朝改建安府尋改  
嚴州府領縣六

建德縣

附郭

淳安縣

在府城西一  
百六十里

桐廬縣

在府城  
東一百

遂安縣

在府城西一  
百八十里

壽昌縣

在府城西  
南九十里

在府城東北一  
百九十五里

衛

嚴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 東南

金華府

東至台州府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  
衢州府龍游縣界九十里南至處州府縉雲

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嚴州府建德縣界一百  
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

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為越西界  
秦屬會稽郡漢為烏程縣地仍屬會稽三國吳分  
會稽置東陽郡治長山縣晉屬揚州劉宋屬東揚  
州梁改置金華郡陳兼置縉州隋廢縉州及金華  
郡以地屬吳州尋置婺州治吳寧縣大業初廢州  
復為東陽郡治金華縣唐復為婺州天寶初改東  
陽郡乾元初復為婺州五代晉時為武勝軍宋仍  
為婺州淳化初改軍曰保寧隸浙東路元置婺州  
路

本朝改為金華  
府領縣八

金華縣

附郭

蘭谿縣

在府城西  
五十里

東陽縣

在城東一  
百三十里

義烏縣

在府城東一  
百一十里

永康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一十里

浦江縣

在府東北一  
百二十里

湯溪縣

在府城西南  
一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圭

衛

金華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東

衢州府

東至金華府蘭谿縣界一百二十二里西至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

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嚴州府

遂安縣界九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七

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鄙姑  
蔑之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

仍屬會稽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入  
金華屬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

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為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  
為衢州路

本朝改龍游府尋改為衢州府領縣五

西安縣

附郭

龍游縣

在城東  
七十里

常山縣

在府城西  
八十里

江



山縣 在府城西南 開化縣 在府城西 北二百里

衛

衢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所

關

仙霞關 在江山縣南一百里抵廬 建界為入閩咽喉之地

處州府

東至台州府仙居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衢州府江山縣界一百六十五里南至温州府瑞安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全華府永康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漢會稽郡地漢初為東甌國武帝時屬會稽郡三國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三

吳兼屬臨海郡晉屬宣嘉郡隋置處州治所蒼壽改括州大業初復為永嘉郡唐復立括州治所麗水天寶初改籍雲都大曆中復為處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處州府

本朝改為處州府 領縣十

麗水縣 附郭

青田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五十里

縉雲縣 在府城東北八

十 松陽縣 在府城西 一百二十里

遂昌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九十里 龍泉縣 在府城西南 慶元縣 在府城西南 雲和縣 在府城西南 二百四十里

一百 宣平縣 在府城北 一百二十里

景寧縣 在府城南 一百二十里

衛

處州衛 在府 治所

紹興府

東至寧波府慈谿縣界二百里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金華府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口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一十三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禹會諸侯于此計

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為越國後為楚所併秦滅楚置會稽郡治於吳此地屬焉東漢順帝時始以

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咸和中改會稽郡為會稽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

郡廢改東揚州吳州治會稽縣大業初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復置越州天寶初改為會稽郡乾

元初復為越州置浙東觀察使治於越廣明初陞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以越為東都

宋仍為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元改紹興府本朝復為紹興府領縣八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三

山陰縣 附郭

會稽縣 附郭 蕭山縣 在府城西北 九十三里

暨縣 在府城南 一百二十里

餘姚縣 在府城東 一百八十里 上虞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二十里

嵊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八十里

新昌縣 在府城東南 二百二十里

衛

紹興衛 在府 治所

臨山衛 在餘姚 縣西北 三江守禦千戶所 在餘姚 縣東北

陰縣 瀝海守禦千戶所 在會稽 縣東北

三山守禦千戶所 在餘姚 縣東北

寧波府

東至海岸一百四里西至紹興府餘姚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台州府寧海縣界一百四

十六里北至慈谿縣界海岸六十二里自府治至

南京一千三百八十五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

里



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夏商周皆為越地秦置鄞鄞句章三縣屬會稽郡漢因之三國吳及晉宋齊梁陳皆仍舊隋以鄞鄞首入句章縣隸吳州後隸越州唐武德初析句章縣置鄞州尋廢為餘姚郡乾元初復為明州屬江南道五代時錢氏於此置望海軍宋初改奉國軍屬浙東路紹興初置沿浙制置司於此紹熙中陞州為慶元府元至改中改置慶元路

本朝吳元年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又改寧波府領縣五

鄞縣 附郭 慈谿縣 在府城內 奉化縣 在府城南 定海縣 在府城東 象山縣 在府城東南

海縣 在府城東 象山縣 在府城東南

衛

登壇必究

地理

書

寧波衛 在府城西 定海衛 在府城西 觀海衛 在府城西

國衛 在府城南 後千戶所 在定海縣東 中中千戶所 在定海縣東

戶所 左中千戶所 俱在定海 大嵩守禦千戶所 在定海縣東南

石浦守禦千戶所 石浦守禦後千戶所 俱在府城

百七 龍山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西北 爵溪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南

錢倉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南

台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八十里西至處州府界雲縣界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溫州府界清溪縣界一百三十九里北至紹興府界新昌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三十三里至師京五

里

千七百七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東甌國後東甌內徙以其地置回浦縣屬會稽郡南郡都尉治此東漢改回浦曰章安三國吳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治臨海縣徙治章安梁改赤城郡尋廢陳置章安郡隋罷唐置海州尋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天寶初改臨海郡乾元初復為台州至德初移治如豐陞德化軍宋仍為台州屬浙東路元改為台州路

本朝改為台州府領縣六

臨海縣 附郭 黃巖縣 在府城東 天台縣 在府城北

仙居縣 在府城西 寧海縣 在府城東北 太平縣 在府城東

衛

登壇必究

地理

書

台州衛 在府城東 海門衛 在府城東 松門衛 在府城東

十前千戶所 在海門衛 新河千戶所 在海門衛

桃渚千戶所 在海門衛 健跳千戶所 在海門衛

百一 隘頭千戶所 在松門衛 楚門千戶所 在松門衛

城南一百一十里

温州府 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處州府界青田縣界九

里北至台州府界黃巖縣界二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九十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



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温州以其地恒狹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温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為應道軍建交初仍為溫成淳初陞瑞安府元初改温州路本朝改為溫州府領縣五

永嘉縣 附郭 瑞安縣 在府城西南 樂清縣 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平陽縣 在府城西南 泰順縣 在府城西南 一百五十里 三百七十里

衛

温州衛 在府 金鄉衛 在平陽南 七十里 盤石衛 在樂清西六十里

平陽守禦千戶所 在平陽 瑞安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海安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蒲門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所 在平陽 壯士守禦千戶所 在平陽 沙園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浦岐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寧村守禦千戶所 在瑞安

千戶所 在永嘉 出鴻猷錄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為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

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眾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眾截路于車盤嶺沿山壁悉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為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美

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率兵一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三都賊悉眾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盡掠取器仗同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人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



眾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陽官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眾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櫻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請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於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表

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遣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

賊眾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之乃以捷聞于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眾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狗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表

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眾如故願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



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賁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詩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應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未為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死楷不服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聞寇平選師討處入境一戰乘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爲賈寇屢叛而不以爲賤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爲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寇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師乃端楷以抄賊固守爲幸纔一出戰即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孔子曰才難不其然哉

江西圖叙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

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

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

湖鄱陽 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南贛州之間則汀漳

汀州漳州俱福建府屬 雄詔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 諸山會焉連州跨境

林谷密茂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

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 通民客戶頗難譏察而

南昌建昌饒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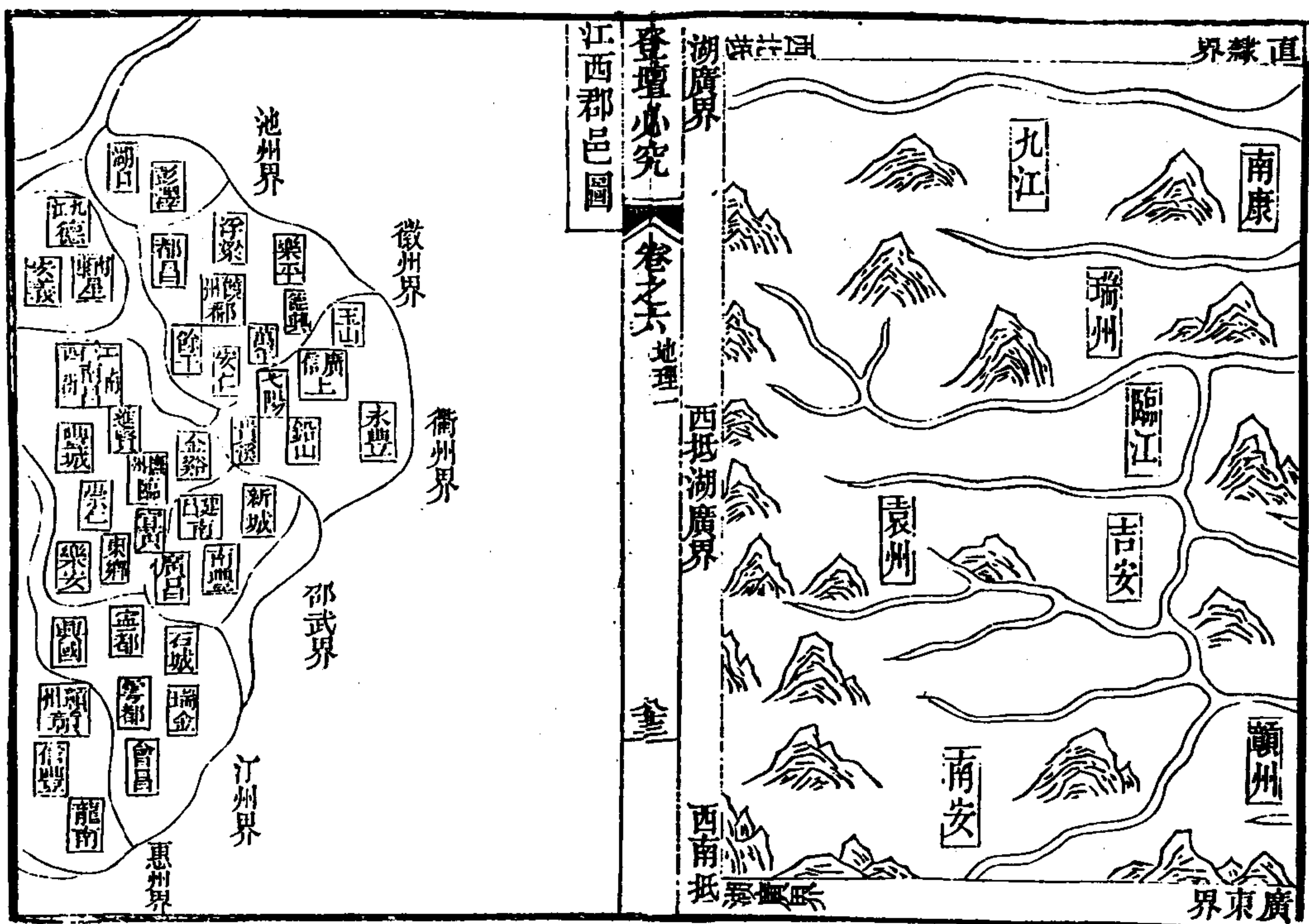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臨江吉安瑞州信廣撫撫諸

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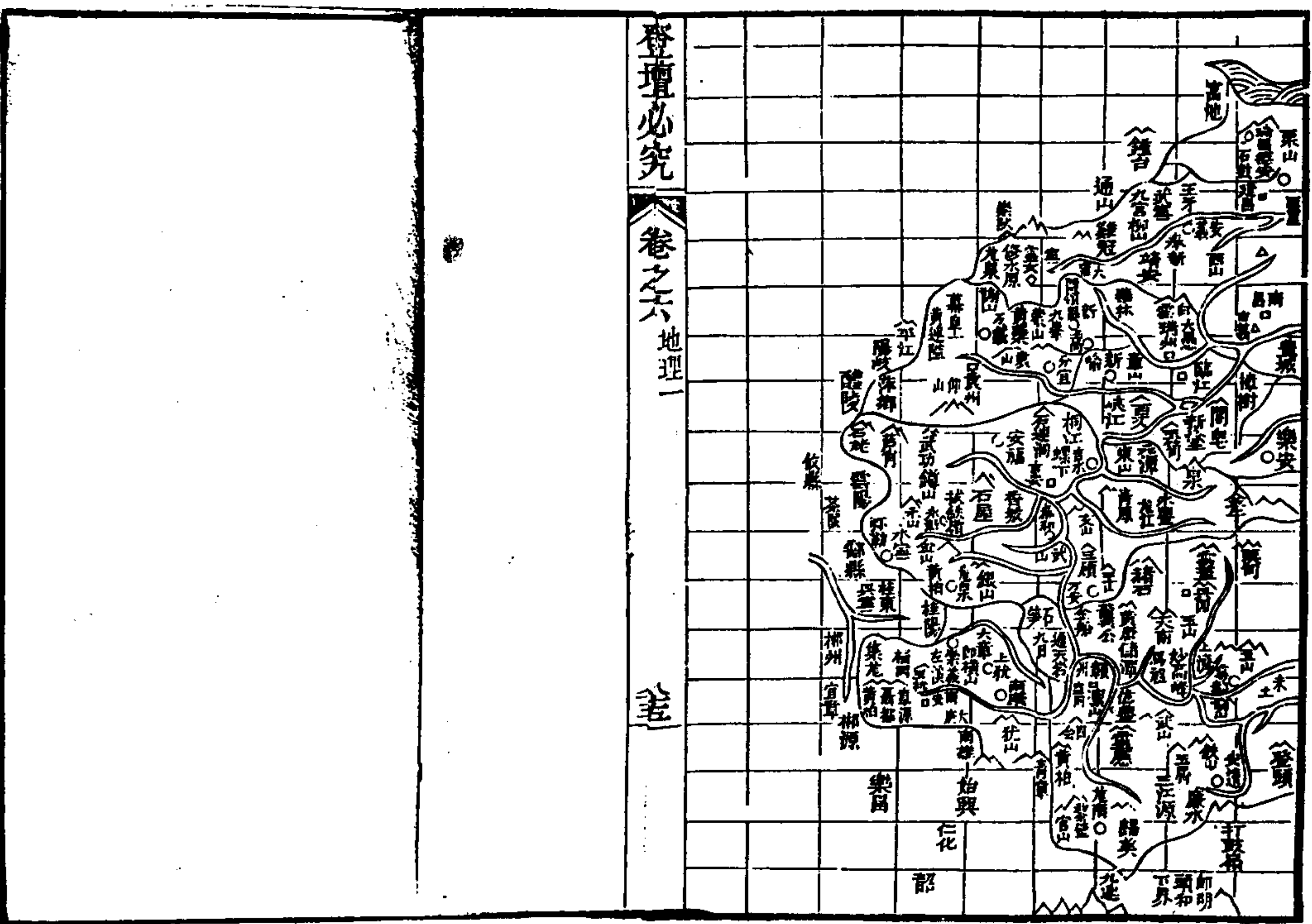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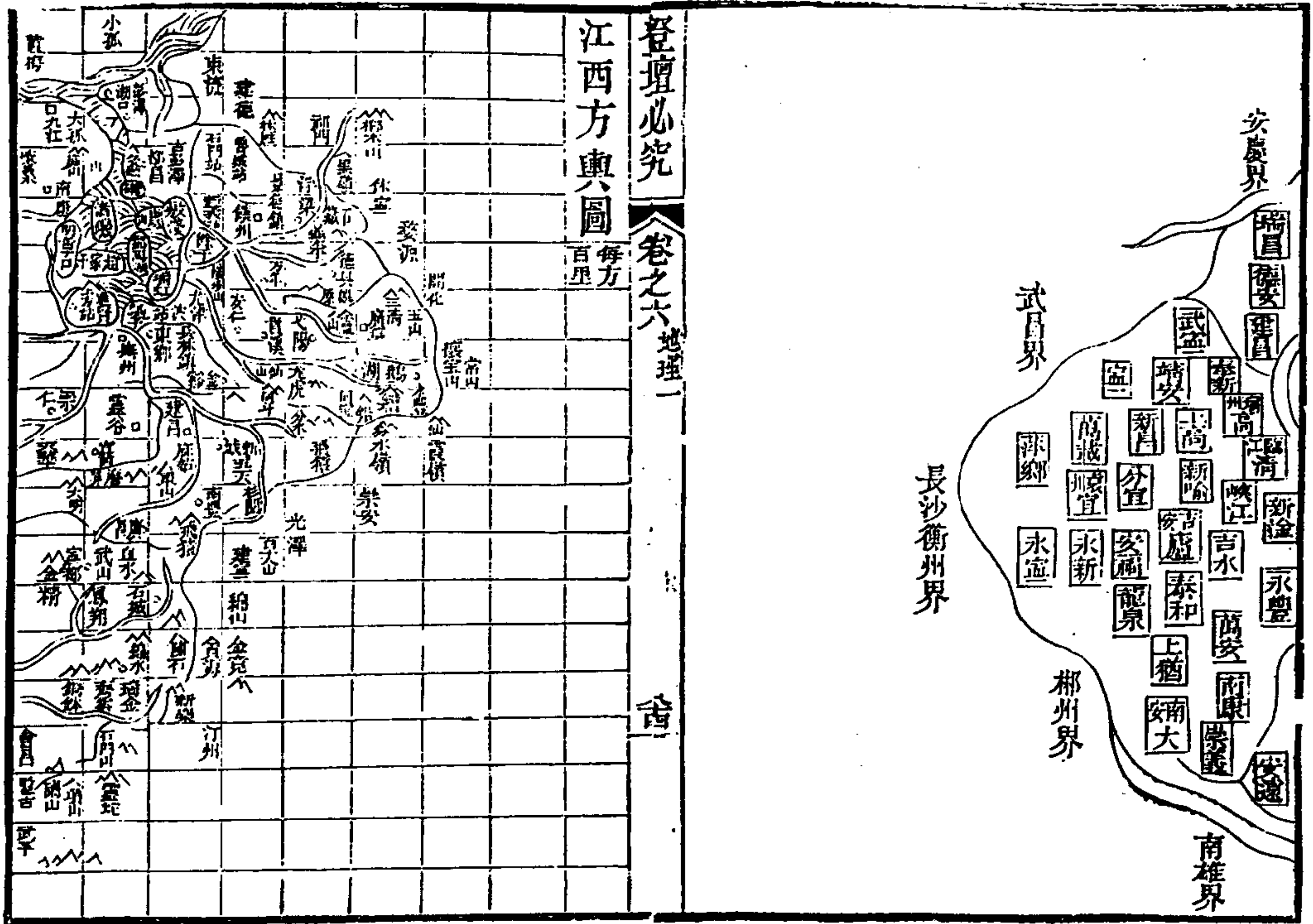
宏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

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江西布政司

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開

元中分爲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

訪爲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

臣兼領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興路

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南昌饒州廣信

南康九江建昌撫州瑞州袁州吉安臨江贛州南安

登壇必究

地理一 卷六 金

贛州四衛吉安安福撫州鉛山建昌廣信饒州會昌

南安永新信豐十一守禦千戶所置江西等處提刑

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道兼察諸府

衛所三司並治於南昌云

南昌府 東至饒州府餘干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湖

廣岳州府平江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贛州

府安樂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

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至

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吳楚之交秦屬九江郡漢始置豫章郡屬揚州王莽改曰九江東漢復爲豫章郡晉元康初置江州治此後移治其武宋齊梁陳並爲豫章郡隋罷郡爲洪

登壇必究 卷六

州大業初復爲豫章郡唐復爲洪州置都督府天

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初復爲

洪州建中以後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

遷都於此改州爲南昌府宋復爲洪州宣和改

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龍興路

本朝初改洪都府尋復爲南昌府領州一縣七

寧州 在府城西三 南昌縣 附郭 新建縣 附郭 豐城

縣 在府城南一 進賢縣 在府城東一 奉新縣 在府

一百二十 靖安縣 在府城西北 武寧縣 在府城北三

十里 南昌前衛 在府 南昌左衛 在府

贛州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三百七十里西

至南康府都昌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州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余

府臨川縣界二百里北至直隸池州府建德縣界

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至

京師五千二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楚東境後屬

吳戰國復屬楚秦置鄱陽縣屬九江郡漢爲鄱陽

郡晉治廣晉縣梁兼置吳州陳廢隋廢鄱陽郡改

置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大業初復爲鄱陽郡

唐初爲饒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鄱陽郡乾元

初復爲饒州五代時南唐置永平軍宋仍爲饒州

隸江南東路元陞爲饒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鄱陽府後改饒州府

鄱陽縣 附郭 餘干縣 在府城南一 樂平縣 在府城

二十 浮梁縣 在府城東一 德興縣 在府城東一 安



仁縣 在府城南二百里 萬年縣

衛

饒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西

廣信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縣界一百二十五里 西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二百里南至建德府

李府崇安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饒州府樂平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四十里

至京師 五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為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為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大末縣地晉宋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唐折衝之玉山常山饒之弋陽及撫建二州地置信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繼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本朝改為廣信府隸江西布政司領縣七

上饒縣 附郭 玉山縣 在府城東一百里 弋陽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里 貴溪縣 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 鉛山縣 在府城南八十里 永豐縣 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興安縣 新設

衛

廣信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東北 鉛山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西

南康府 東至饒州府鄱陽縣界二百里西至九江府德安縣界六十里南至南昌府新建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九江府德化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七百六十五里

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為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海昏彭澤二縣地屬豫章郡晉屬潯陽郡宋齊因之隋唐屬江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南康軍治星子縣元為南康路本朝為南康府領縣四

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海昏彭澤二縣地屬豫章郡晉屬潯陽郡宋齊因之隋唐屬江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南康軍治星子縣元為南康路本朝為南康府領縣四

星子縣 附郭 都昌縣 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安義縣

九江府 東至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界三百里西至湖廣武昌府與國州界二百里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五十里北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里

禹貢荆揚二州之境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為吳楚地秦屬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分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東漢末其地南境入吳郡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為武昌郡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陽郡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浚城即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為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復為江州五代時楊吳並奉化節度宋降為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改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

本朝改為九江府領縣五 德化縣 附郭 德安縣 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瑞昌縣 在府城東

里 湖口縣 在府城東六十里 彭澤縣 在府城東一百里

衛

九江衛 在府治東

建昌府 東至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撫州府宜黃縣界四十里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

里



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為吳南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之南城縣地吳分豫章東部置臨川郡治南城情罷郡置撫州治臨川縣而南城屬焉唐因之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宋改為建昌軍元置建昌路本朝初為建昌府尋改建昌府領縣五

南城縣 附郭 新城縣 在府城東 南豐縣 在府城南

廣昌縣 在府城西南 廬溪縣 新設

衛

建昌守禦千戶所 在府

撫州府 東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界三百二十五里南至建昌府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九

南城縣界九十里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為吳境後屬楚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地三國吳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治南城隋罷郡置撫州治臨川郡徒治南城梁復治臨川郡唐初復為撫州後改臨川郡大業初改為臨川郡唐初復為撫州後改臨川郡乾元初復為撫州五代時揚吳置都武軍節度宋仍為撫州隸江南西路元置撫州路本朝改為撫州府領縣六

臨川縣 附郭 崇仁縣 在府城西一

百一宜黃縣 在府城西南 樂安縣 在府城西南

鄉縣

衛

守禦撫州千戶所 在府

臨江府 東至南昌府豐城縣界八十里西至袁州府分宜縣界七十里南至吉安府吉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瑞州府高安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九十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三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郡後屬豫章郡三國吳為豫章安成巴邱三郡地隋屬洪吉袁三州唐因之宋淳化間以清江縣置臨江軍隸江南西路元改置臨江路本朝改臨江府領縣四

清江縣 附郭 新淦縣 在府南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九

吉安府 東至撫州府樂安縣界二百里西至袁州府宜春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贛州府贛縣界二百八十五里北至臨江府新淦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一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五百五十五里

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郡東漢與平初始分豫章立廬陵郡三國吳又分置安成郡治平都縣晉廬陵郡屬揚州安成郡屬豫州元康初俱屬江州隋廢二郡以廬陵縣置吉州大業初復為廬陵郡唐改吉州天寶初改廬陵乾元初復為吉州屬江南西路宋屬江南西路元初為吉州路後改吉安路本朝改為吉安府領縣九



廬陵縣 附郭 泰和縣 在府城南 八十里 吉水縣 在府城北 四十里

永豐縣 在府城東一 安福縣 在府城西一 龍泉縣 在府城西南 萬安縣 在府城南一 永新縣 在府城 二百七十里 西二百

里 永安縣 在府城西二 百八十里

衛

吉安守禦千戶所 在府 安福守禦千戶所 在縣 永新守禦千戶所 在縣 龍泉守禦百戶所 在縣 牛王

寨 在龍泉縣 張欽寨 在吉水縣 北九十里

瑞州府 東至南昌府新建縣界五十五里 西至袁州府萬載縣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臨江府清江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縣界六十里 北至南昌府奉新縣界三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里 至京師四千九百六十

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吳 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 之建城縣 地唐初置時

州 高安等五縣 尋改為米州 又為筠州 後州廢 省四縣入高安 屬洪州 南唐復置筠 宋紹興間賜

名高安郡 寶慶初改為瑞州 屬江西 道元至元中 陞為瑞州路

本朝改為瑞州府 領縣三

高安縣 附郭 上高縣 在府城西 新昌縣 在府西 一百一十里

袁州府 東至臨江府新喻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湖廣長沙府醴陵縣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吉安府安福縣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瑞州府上高縣界

三百四十里 自府至南京二千六百三十里 至京師六千七

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吳 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 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 郡 隋於宜春縣置袁州 因素山為名 大業初改為

宜春郡 唐初復置袁州 屬江南道 開元間屬江南 西道 天寶初復為宜春郡 乾元初仍為袁州 宋五

之元改置袁州路 本朝改為袁州府 領縣四

宜春縣 附郭 分宜縣 在府城東 八十里 萍鄉縣 在府城西 一百四十

里 萬載縣 在府城北 八十里

衛

袁州衛 在府 東至福建汀州府長汀縣界四百六十里 西至南安府南康縣界三十里 南至廣東韶州府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全

府 縣界五百二十五里 北至吉安府萬安縣 界一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一十里 至京師五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吳 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 南楚三縣 地魏豫章 郡 東漢屬廬陵郡 三國吳立南都郡 治雩都 晉

置都尉 立南康郡 仍舊治雩都 屬江州 東晉移郡 於章貢 二水間 即今府治 隋初罷郡 置虔州 大業初

復為南康郡 治贛縣 唐為虔州 天寶初改南康郡 乾元初復為虔州 南唐置信軍節度 宋初因之

紹興間改為贛州 元陞為贛州路 本朝改為贛州府 領縣十二

贛縣 附郭 雩都縣 在府城東一 信豐縣 在府城東 一百一十里 興國縣 在府城東北 會昌縣 在府城東 二百

里 寧都縣 在府城東北 瑞金縣 在府 縣 在府城南 三百六十里

瑞

金



三百八  
龍南縣 在府城南四  
十里 百一十里  
石城縣 在府城東北  
四百六十里  
長寧縣 新設  
定南縣 新設

衛

贛州衛 在府  
治東 會昌守禦千戶所 在會昌  
縣治東 信豐守禦

千戶所 在信豐  
縣治西

南安府 東至贛州府贛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廣東  
韶州府仁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廣東南  
華府保昌縣界二十里北至吉安府龍泉縣界二  
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里至京  
師六千六百六十五里

再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贛南暨二縣地晉為南  
康縣地隋屬虔州唐因之宋初置南寧一治大庚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壘

縣制虔州之南康上管二縣來屬隸江西南路元  
改置南安路

本朝改為南安  
府領縣四

大庚縣 附郭 南康縣 在府治東北  
一百六十里 上猷縣 在府治  
東北二

崇義縣

衛

南安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

關

梅關 在大庚嶺舊植柱掛  
名以分江廣之境 橫浦關 在府城西  
南三十里

平江西寇 出鴻臚錄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壘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  
寨碼礮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洞賊  
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  
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  
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  
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叅政趙士賢  
以貨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  
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  
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  
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  
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  
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  
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  
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  
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  
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  
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  
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



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眾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洵洵倡議謂金不能平賊返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卽勛金功罪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爲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寅麾下知畧可用承勛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七

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若能効力功與貲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尙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脚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

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眾奔出壘乘夜逃歷山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礮寨東鄉賊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貲產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尙猖獗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執刼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七

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問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賊眾故納降以攜其黨今華林碼礮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孤援絕縱不降將安之況賊反覆無信恐爲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險阨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



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眾多降  
官府以脅從者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撫州  
姚源峒立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碼礮等處夷其  
寨壘移實巡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  
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  
革宮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終始以招撫爲善云王守仁有言  
招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  
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同心向化之徒而不  
可屢施於伴服隨叛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羣盜  
其始以姦先亡賴據險猖獗此平世稱兵首惡不  
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廉之遂使益無所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一

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其  
始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脅從罔前古有  
明訓招撫之說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  
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  
降者則醜類不遺急于招納者則渠魁是殺甚至  
曲庇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至殺人之父而子不  
得以撫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耻屠城  
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後來者亦何懼  
而不爲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踵而有橫水  
左溪剽頭之賊也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於其終  
乎然守臣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皆死寇而負國  
者也以兵食則不足以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  
勝敗之慮而論劫一及遂有債事之誅招撫可以  
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無遷轉之滯則有司  
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之畧當察其  
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撫勦聽其所  
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則庶乎國家有任事之臣而  
天下無難平之盜也

登壇必究 卷七

登壇必究卷七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韓福建湖廣河南輿地說

王鳴鶴曰嘗聞正統間鄧雲輩流入閩中以狂俠  
鼓眾遂至襲官兵屠城邑旋舉大軍撲滅之暴師  
數千里興費無算而倭奴陷興化則近在

世宗朝荼毒之禍惜於他方去茲四十餘禩耳昔言  
八閩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所不加然歎否耶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迺今鯨浪洶洶羽書十道濱海上下靡不戒嚴閩  
地切邇島夷民未安枕任將飭武爲業士計正今  
日之所宜亟講者矣至若楚俗慆輕民率蓄竄湖  
寇之竊發與谿蠻之陸梁何日無之豫州閩閩中  
夏庶稱陸海乃亦有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  
弩出乎其間而近時鑛利之興又不能無厝火積  
薪之慮也搃腕而譚世務者可不爲之寒心也哉



福建圖叙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信江府俱浙江屬府

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 為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

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

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

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

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

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

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通番游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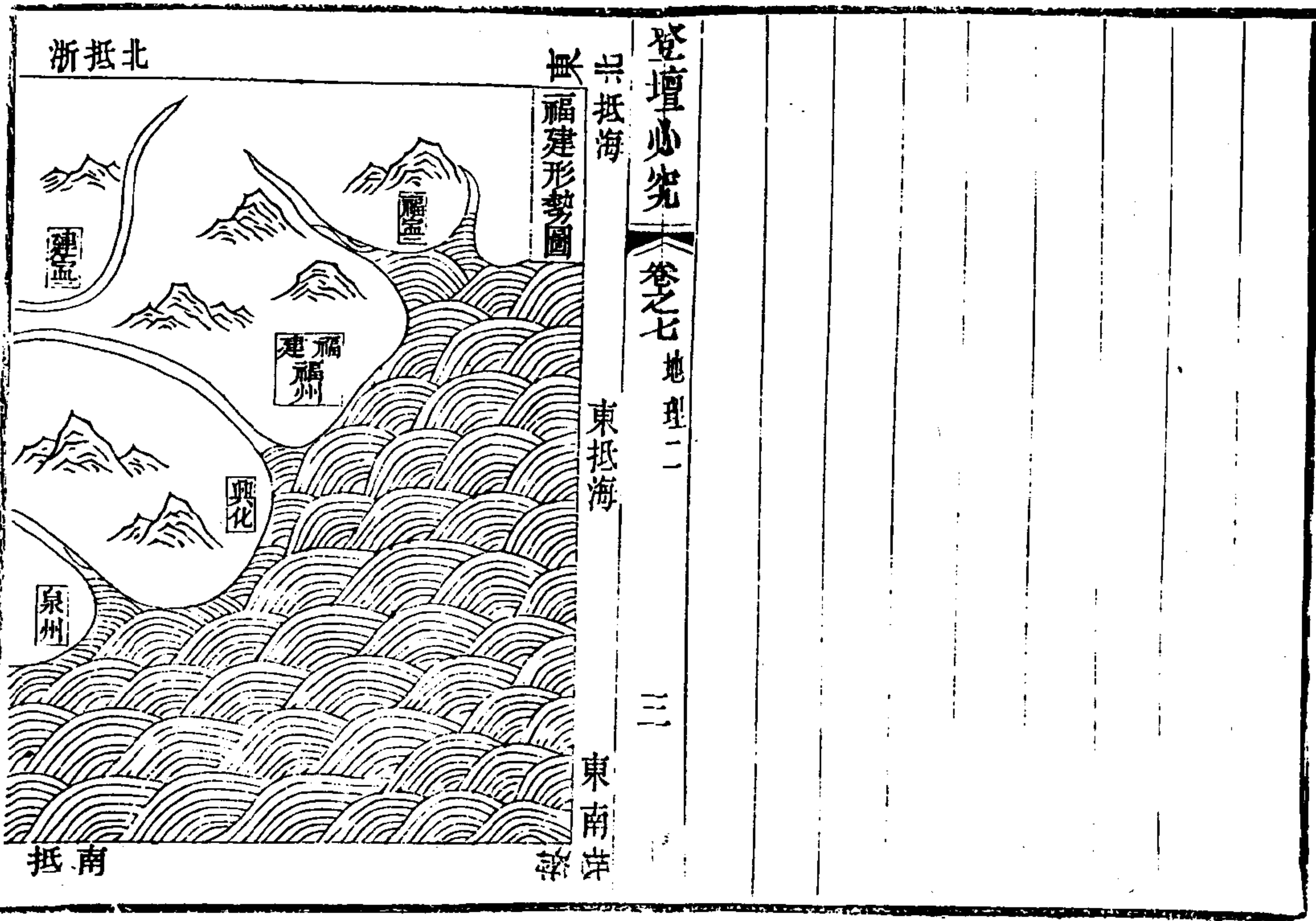
溪之民居多且汀漳汀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

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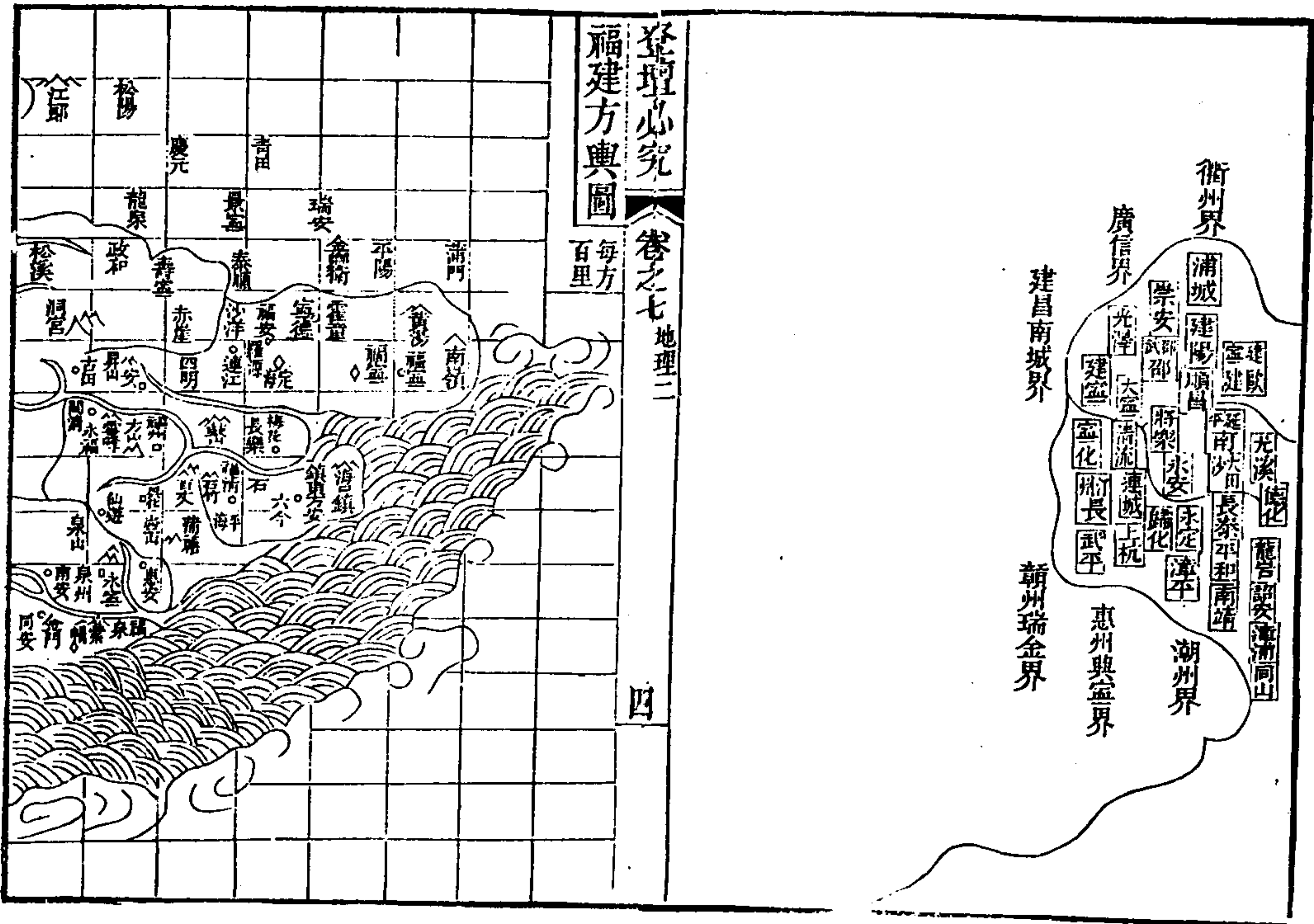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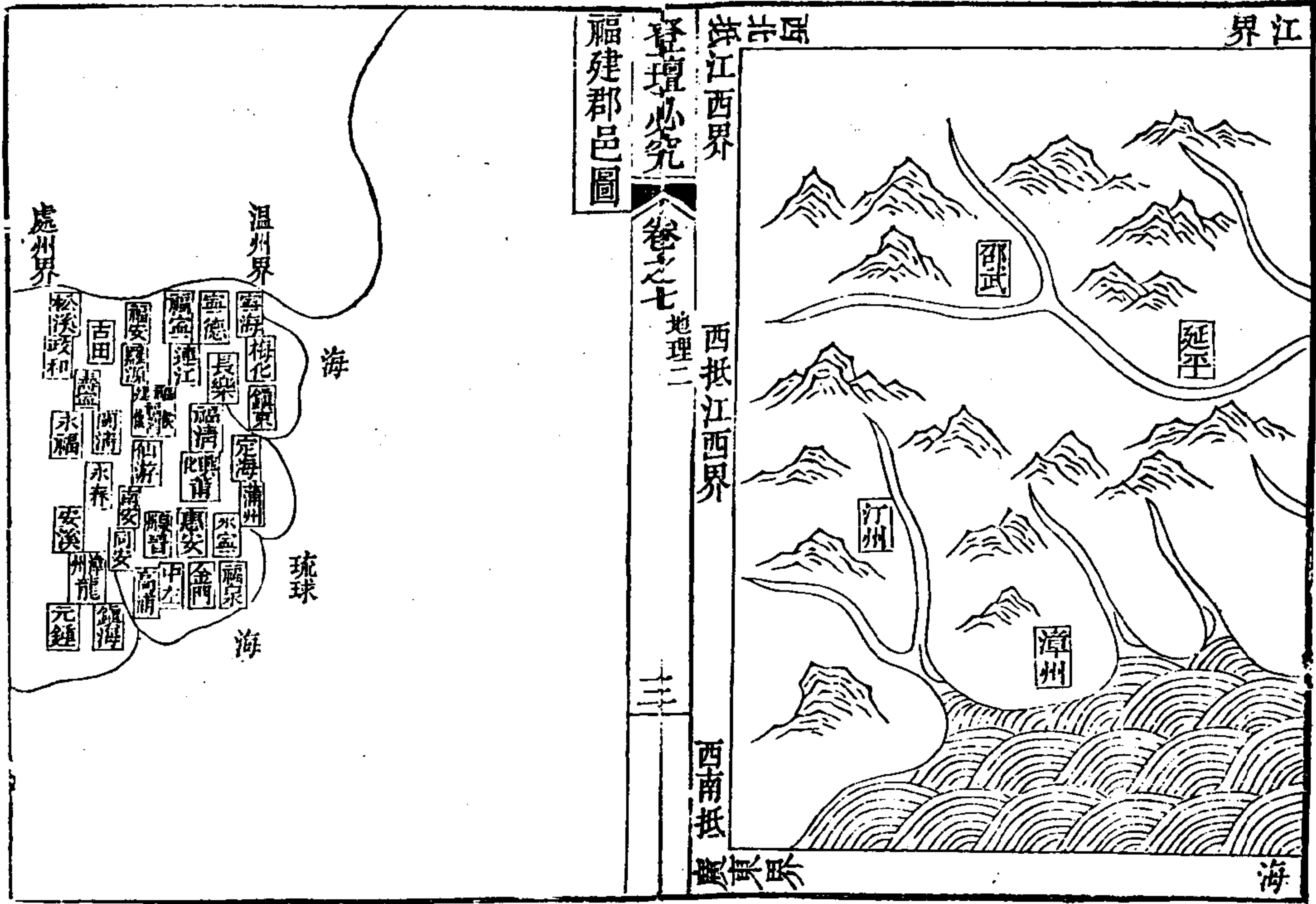
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

地方山益簡僻莫如邵武讞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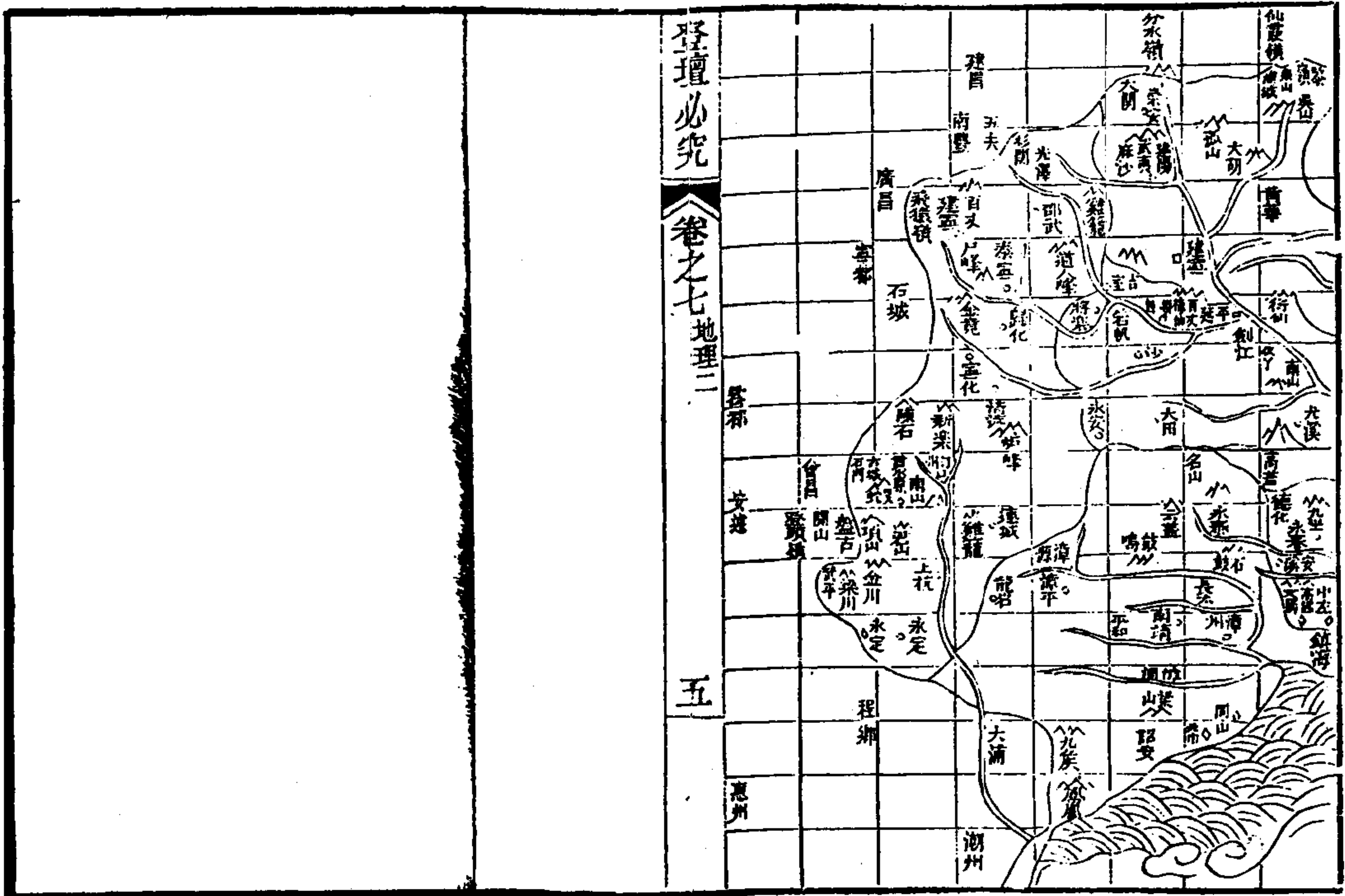
盜頗多 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福建布政司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歷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五

領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福寧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一十一衛又置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左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樂守禦千戶所置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寧建寧二道兼察諸府縣衛所三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云

福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九十里西至延平府南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興化府莆田縣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七十二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三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時爲七閩地秦  
置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爲閩王都此武帝滅閩  
越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立治縣屬會稽  
郡東漢末分治縣北爲會稽東南二部置都尉此  
爲南部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改  
晉平郡等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隨改泉州  
大業初復爲閩州尋改爲建安郡治閩縣唐初復  
爲泉州後移治晉江縣而以此爲閩州開元中更  
爲福州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爲福州唐末  
陸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短據此陸長樂府改  
漳武軍宋復爲威武軍建炎中陸福州府元至元  
中爲福州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爲  
福州府領縣十

閩縣 附郭 侯官縣 附郭 懷安縣 附郭 今無 古

田縣 在府城北二里 閩清縣 在府城西北 長樂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六

連江縣 在府城東北 羅源縣 在府城東北 一百五十里

永福縣 在府城西南 福清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二十里

衛

福州左衛 在府治東北 福州右衛 在府治東北 福州中衛 在府治東北

鎮東衛 在府治東北 守禦定海

千戶所 在府治東北 守禦梅花千戶所 在府治東北

守禦萬安千戶所 在府治東北 守禦大金千戶所 在府治東北

在福寧縣南 隸福寧衛

泉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三十里西至漳州府長泰縣 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二百零二里北至

興化府仙遊縣界一百三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  
二千二百五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二百五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職方爲七閩地秦  
屬閩中郡漢初屬閩越國武帝時以其地屬會稽  
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置南安郡治  
晉安縣隋廢郡以其地屬閩州唐初以南安縣置  
豐州貞觀初州廢聖歷初置武榮州治晉江景雲  
初改置泉州天寶初改清源郡乾元初復爲泉州  
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爲泉  
州路

本朝改爲泉州  
府領縣七

晉江縣 附郭 南安縣 在府城西 惠安縣 在府城東 北五十里

德化縣 在府城西 安溪縣 在府城西 同安縣 在府城西 一百五十里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七

永春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二十里

泉州衛 在府治西 永寧衛 在府城東南 守禦福泉千戶所 在府城東南

守禦金門千戶所 在同安 守禦中左千戶所 在同安

守禦高浦千戶所 在同安

關梁

石鼓寨 在同安 躍龍寨 在晉江

建寧府 東至福州府福安縣界三百三十五里西至 延平府順昌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延平

府南平縣界八十里北至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界 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一十里至

京師五千七 百五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置會稽南郡都尉三國吳罷都尉置建安郡治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安軍南唐收永安軍等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日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為建寧府領縣八

建安縣 附郭 歐寧縣 附郭 建陽縣 在府城北一崇

安縣 在府城北二 浦城縣 在府城東三 政和縣 在

城東二百 松溪縣 在府城東一 壽寧縣 在府城東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衛

福建行都司 在府 建寧左衛 在行都 建寧右衛 在

都司 西

關

分水關 在分水嶺介乎江閩 梨關 在浦城縣北安

江山

延平府 東至建寧府建寧縣界五十里西至汀州府

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邵武府邵武縣界一百八

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至京師五千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郡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閩州唐為建寧汀三州地後於此置延平軍五代時改軍為延平鎮等於鎮置鎮州南唐改置鎮州宋太平興國中因利州路亦有鎮州改曰南鎮州屬福建路元至元中陞南鎮路後改為延平路本朝洪武初為延平府領縣七

南平縣 附郭 將樂縣 在府城西二 沙縣 在府城西

尤溪縣 在府城南一 順昌縣 在府城西一 永安

縣 在府城西 大田縣 在府城西

衛

延平衛 在府 將樂守禦千戶所 在將樂 守禦永安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千戶所 在永安縣

汀州府 東至延平府將樂縣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江

府程鄉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

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八十六里

至京師五千二百六十六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為治縣地屬會稽郡東漢

屬會稽南郡都尉都三國吳屬建安郡晉於此置新

羅縣屬晉安郡齊宋梁陳隋皆省唐開元末始置

汀州府 乾元初復為汀州初治新羅大厝中徙治

宋隸福建路元改為汀州路

本朝改為汀州府領縣八



長汀縣 附郭 寧化縣 在府城東北 上杭縣 在府城  
九十 武平縣 在府城西南 清流縣 在府城東北 連  
城縣 在府城東南 歸化縣 永定縣

汀州衛 在府 守禦武平千戶所 在武平

關 武婆寨 在上 杭縣

興化府 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泉州府永春縣界一  
永福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一百四十  
里至京師六千四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後為南部郡尉地並屬會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陳屬  
閩州隋始置莆田縣隸泉州尋廢唐復置隸豐州  
後隸泉州五代時王審知置從效陳洪進相繼據  
其地宋初屬平海軍尋以泉州游洋鎮地置太平  
軍又改興化軍以莆田仙遊二縣來屬八年始移  
軍治莆田宋末改為興安州元改為興化路  
本朝改為興化府領縣二

莆田縣 附郭 仙遊縣 在府城西  
七十里

衛

興化衛 在府城中 平海衛 在府城東 守禦莆禧千

戶所 在莆田縣 東新安里

邵武府 東至延平府順昌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  
西建昌府新城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汀州

府寧化縣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江西廣信府鉛山  
縣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至  
京師四千八百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為治縣地以漢為東侯官縣地屬會稽  
郡三國吳于此置臨武縣屬建安郡晉改縣曰邵  
武隋平陳廢縣尋復置屬撫州大業初屬臨川郡  
唐改屬建州宋以縣置邵武軍又領歸化建寧光  
澤三縣屬福建路元改軍為邵武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邵武府領縣四

邵武縣 附郭 光澤縣 在府西 泰寧縣 在府西南一  
建寧縣 在府西南一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邵武衛 在府治 東南

漳州府 東至泉州府同安縣界八十里西至汀州府  
長汀縣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揭  
陽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延平府龍溪縣界三百  
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  
千五百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東漢為南部郡都尉地並屬  
會稽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陳屬閩州唐垂  
拱初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有漳水為名  
治漳縣開元初徙治李漢川天寶初改漳浦郡  
乾元初復為漳州又徙治龍溪五代晉時置從効  
以為南州宋復為漳州元陞為漳州路  
本朝改為漳州府領縣十

龍溪縣 附郭 漳浦縣 在府城南 龍岩縣 在府城西  
一百里



南靖縣 在府城西四十里 詔安縣 在府城東三十七里 長寧縣 在府城東 漳

平縣 此二縣今查籍紳便覽近時添設皇真考一統 平和縣 海澄縣

志俱未載 寧洋縣

衛

漳州衛 在府西 鎮海衛 在漳浦縣東海濱 守禦六鰲千戶所

在漳浦縣東 守禦銅山千戶所 在漳浦縣南 守禦元鍾千戶

所亦在漳浦縣南海濱

關

蒲葵關 在龍溪縣西南二十一都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三

福寧州 東至浙江温州府平陽縣界三百三十里西至建寧府政和縣界四百二十里南至海岸

二百六十里北至溫州府泰順縣界三百里自州治至南京二千二百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二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大艾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歷朝沿革建道屬漳州其名溫麻晉長溪唐宋其形勝

風俗多同福州

福安縣 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寧德縣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衛

福寧衛 在州左右中前後千戶所 大金守禦千

戶所 在州治南

平福建寇 出鴻猷錄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眾所推正

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其

名茂七聚眾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

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頤指殺人尋為警家

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眾

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

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

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

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三

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

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

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

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

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

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

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

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寶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

紆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



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西

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帥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櫻城自守遣使趨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聞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

登壇必究 卷七

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眾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尙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圭

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讎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陝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

二四三



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賊眾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遣趙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眾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眾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賊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七

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毆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毋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至褒論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遣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

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伴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眾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平乃班師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七

論曰茂七狂驍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入閩豈其勢果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慎剪蔡而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閩地遠自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驅馳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出信冠勢已衰其後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從師出率用中官為監軍聞多作威虐擄將士功于成務何賴焉是役也幸其謀茂七首在已巳二月中曩使更數月未捷則朝廷有土木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湖廣圖叙

湖廣古荊州地襄陽今河南鄧州抗其頭顛黃州

府屬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荆州制其腰腹伸膝向南亦

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柳州

桂木州桂之跨閩建粵廣辰辰辰沅辰辰屬州府之捍蔽雲

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辰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

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得乘之過

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

登壇必究卷七 地理二 末

宗藩基布歲賦實繁楚俗慆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

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音子偷窳音愈而

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

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

贖奸謀徧構驕橫滋萌

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

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登壇必究卷七 地理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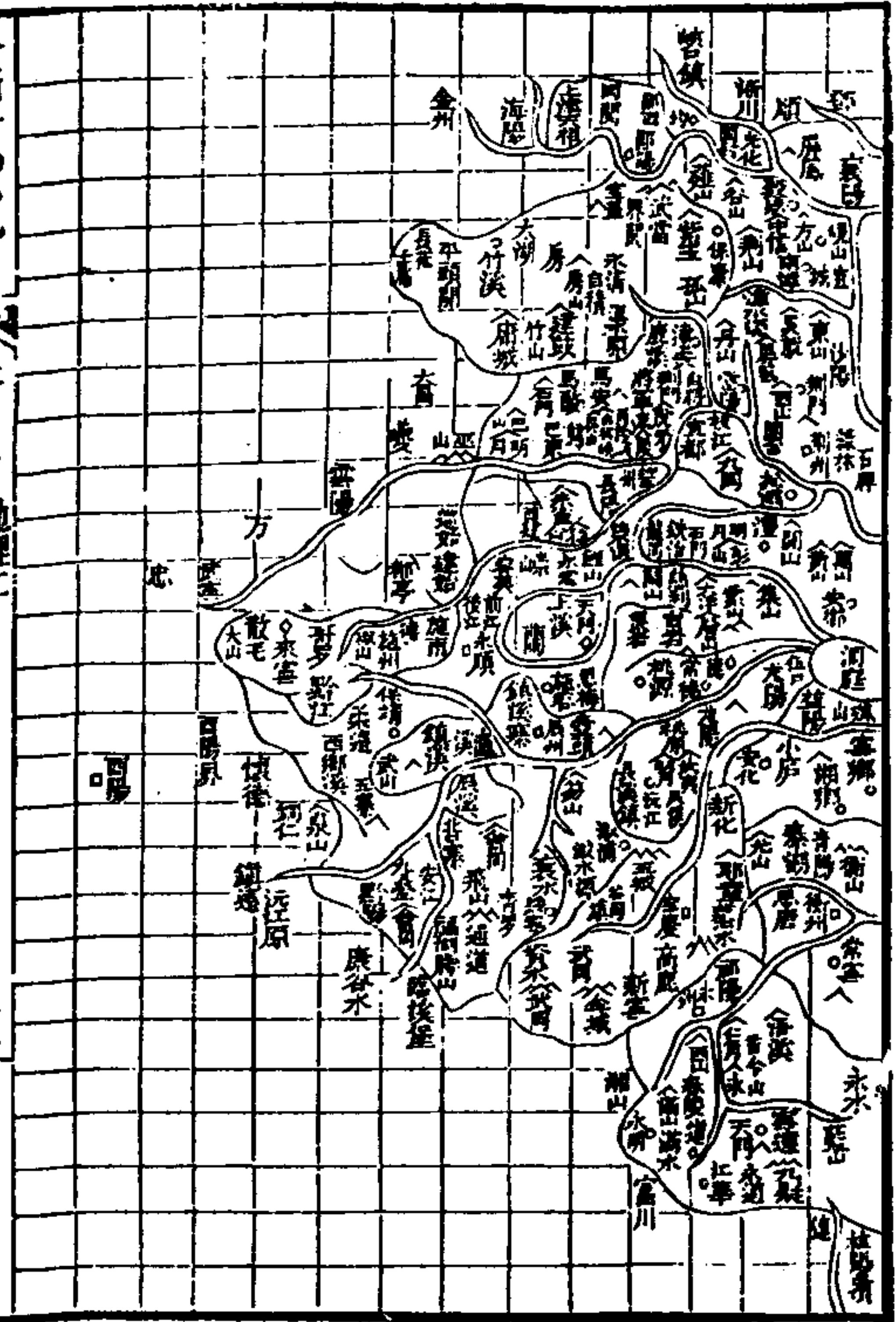
湖廣形勢圖











湖廣布政司

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  
 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  
 漢壽後治江陵唐貞觀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  
 十五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  
 之兼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為觀察  
 其治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荆  
 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  
 守臣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澧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

登壇必究

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  
 于武昌又置荆湖北道宣慰司及山南江北道肅政  
 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  
 政廉訪司于潭州

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武昌黃州荊州  
 常德永州寶慶辰州長沙衡州襄陽岳州漢陽德安  
 一十三府安陸郴靖沔陽四州置湖廣都指揮使司  
 領武昌武昌左靖州沔陽長沙常德永州永定衡州  
 岳州辰州平溪清浪九溪鎮遠偏橋寧遠沅州五開



荆州荆州左荆州右安陸襄陽瞿塘黃州蘄州銅鼓  
施州寶慶茶陵三十一衛枝江德安夷陵長寧澧州  
五千戶所置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武昌湖南湖  
北荆南四道監察諸府州衛所而三司並建治於武

昌府云

武昌府

東至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界五百二十里西  
至漢陽府漢陽縣界五里南至岳州府臨湘  
縣界四百里北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七十二里自  
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一  
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自周夷王時地屬  
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王始名鄂春秋時謂之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三

夏商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吳分

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縣徙都焉晉以武昌縣

江州江夏隸荆州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

鄂州梁分置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為

江夏郡唐後為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

為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時

唐避改武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州為

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

府領一縣九

襄陽府 在府城東南 江夏縣 附郭 武昌縣 在府城東北一

百里 嘉魚縣 在府城東南 蒲圻縣 在府城東 咸寧

縣 在府城東南 崇陽縣 在府城東南 通城縣 在府

城西 南五 大冶縣 在州城西北一百 通山縣 在州城西

百里 五十里屬興國州

里  
衛  
武昌衛 在府 武昌左衛 在府治 武昌護衛 在府治南

關  
雞鳴關 在武昌縣 成山寨 在咸寧縣 西五里

漢陽府 東至武昌府界隔江七里南至沔陽州界二  
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

一千七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鄭國地岐國  
後屬吳皆為重鎮晉立託陽縣為江夏郡治後郡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三

清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後漢陽縣

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為沔州兼置初州

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為縣

紹為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為漢陽府

本朝因之

領縣二

漢陽縣 附郭 漢川縣 在府城北一

百里  
武昌衛左千戶所 鳳樓 右千戶所 俱在府

襄陽府 東至德安府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

州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界

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百里至京師六千

八百六十七里



禹貢荆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為穀都鄧  
盧羅部之地春秋時屬楚秦為南郡南陽郡地漢  
因之東漢末劉表為荊州刺史徙治襄陽縣三國  
魏始置襄陽郡治宜城以地在襄水之陽故名晉  
亦為荊州治所東晉於襄陽置雍州梁置南雍  
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初郡廢州存立山南道行臺  
并總管府煬帝時州府並罷復置襄陽郡治襄陽  
唐初復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復為襄陽郡又  
為襄陽府復為襄州五代梁唐置忠義軍宋復為  
襄陽府元為襄陽路

本朝復為襄陽府  
領州一縣  
均州 在府城西北 襄陽縣 附郭 宜城縣 在府城東  
南一百二十里  
十南漳縣 在府城西南 棗陽縣 在府城東北  
一百四十里 穀城  
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光化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八十里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諸

襄陽衛 在府治 襄陽護衛 均州守禦千戶所 在  
均州

關 鳳林關 在峴山羊

鄖陽府 東至均州界六十里西至白河界百三十里  
南至大昌縣三百三十里北至浙川縣一百  
五十里自府治至均州二百九十九里至京師二  
千三百五十里  
古屬襄陽沿革建置詳襄陽府同

領縣六  
鄖縣 附郭 房縣 在府西南三十里 竹山縣 在府東南三十  
里 竹溪縣 在府西一百六十里 保康縣 在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

鄖西縣 在府北一百九十里

行都司 兼治四川忠州所屬

鄖陽衛 在 竹山守禦千戶所 在 房縣守禦千戶  
所 在 縣

德安府 東至黃州府黃陂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襄  
陽府棗陽縣界三百里南至漢陽府漢川縣  
界二百里北至汝寧府信陽縣一百八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二千二百里至京師五千六百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職方氏荊州澤  
數曰雲夢即此地春秋為鄧子國秦屬南郡漢屬  
江夏郡劉宋於此置安陸郡梁兼置南司州尋廢  
西魏郡安州後周改為涇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  
廢復為郡唐改安州尋為安陸郡乾元初復為安  
州貞元中置安黃節度觀察使治安州五代梁置  
宣威軍後唐改安遠軍晉為防禦州後漢復為安  
遠軍周復為防禦州宋復置安遠軍隸京西路後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諸

隸湖北路宣和初陞為德安府後徙涇漢陽元復  
舊治隸湖北道宣慰司尋改隸鄂州行省後隸黃  
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德安州隸黃州府十三年復為德安  
府領州  
一縣五

隨州 在府城西北 安陸縣 附郭 雲夢縣 在府城南  
四十六里

應城縣 在府城南 孝感縣 在府城南一 應山縣 在  
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應山縣 在  
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應山縣 在  
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十里屬隨州

德安守禦千戶所 在府 隨州守禦百戶所 在州  
治東

關



平靖關 在應城縣北六十里  
白雁關 在應山縣北九十里  
鳳見關 在應山縣東北二十里  
武陽關 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崎山鎮 在應山縣北二十五里

黃州府 東至直隸安慶府宿松縣界五百一十里西至德安府孝感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武昌府武昌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界四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四千九百九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為黃國地後屬楚楚徒邾君於此又名邾城秦屬南郡漢為西陵縣及邾縣地屬江夏郡三國時魏為重鎮後屬吳晉弋陽郡又析置西陽郡東晉以邾城為豫州治所宋為西陽郡南齊分置齊安郡北齊兼置安郡唐初復置黃州天寶初改永安初乾元初復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為黃州並治黃岡縣中初初往治邾城宋遷州治江濱今府治是也元為黃州路隸河南行省本朝為黃州府今屬領州一縣八

蕪州 在府城東三十一里  
黃岡縣 附郭  
蕪水縣 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羅田縣 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麻城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黃陂縣 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廣濟縣 在府城東六十里  
黃梅縣 在州城東一百七十里  
黃安縣 今查籍紳便覽近時添設

衛

黃州衛 在府治東北  
蕪州衛 在州西  
三江口 在麻城縣北三十里  
沙

武口 在黃岡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即沙漢口  
團風鎮 在府城北五十里  
陽邏

鎮 在城西一赤壁鎮 在府城南清源門外

關

虎頭關 黃土關 木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

俱在麻城縣北  
歧嶺關 在中岐嶺下  
甕門關 在羅田縣東北  
平湖關 在田縣西北

荆州府 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夔州府界一百九十八里北至襄陽府宜城縣界二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為臨江郡尋復故武帝時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歸蜀漢後屬吳晉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毛

太康初改南郡尋復曰南郡為荊州刺史治廣東晉以為重鎮梁元帝都于此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荊州治江陵大業初罷州為南郡唐初復為荊州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又改江陵府號南郡宋置荊湖北路淳熙初改曰荆南府尋復為江陵府元改江陵路天曆初改中興路本朝改為荊州府領州二縣十一

夷陵州 在府城西三十一里  
歸州 在府城西五十五里  
江陵縣 附郭  
公安縣 在府城東七十里  
石首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 在府城東二百里  
松滋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 在府城一百一十里  
長陽縣 在州城南九十里  
宜都縣 在州城東八十里  
巴東縣 在州城西九十里  
興山縣 與歸安縣在州城東二百里

安縣 在州城東二百里  
興山縣 與歸安縣在州城東二百里



衛

荆州衛 在府 荆州左衛 在府 荆州右衛 在府 夷陵 治西 城東 城南 夷陵

守禦千戶所 在夷陵 枝江守禦千戶所 在枝江 長 州城內 縣治

寧守禦千戶所 在歸州 治東

關

虎牙關 在荆門 南津關 在夷陵州 西津關 在夷陵 州西 南門外 州西

白虎關 在夷陵州東 古捍關 在長陽縣 梅子八關 北六十里 南七十里

俱在長陽縣 四臨江南北

岳州府 東至武昌府通城縣界二百里南至長沙府 劉陽縣界二百九十里西至辰州府江陵縣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禾

界八百二十五里北至荆州府監利縣界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至京師五千 六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以前為三苗地 春秋為麇國羅國地戰國屬楚秦為長沙郡地漢 因之三國吳為重鎮晉分置建昌郡尋復省入長

沙劉宋復分巴陵等縣立巴陵郡屬湘州南齊為 巴陵國梁復為郡兼置巴州隋平陳郡廢改巴州

日岳州治巴陵縣大業初改為羅州尋復為巴陵 郡唐初蕭銑復置巴州武德中改為岳州屬江南

西道天寶初復為巴陵郡乾元初復日岳州宋置 荆州北路宣和初置岳陽軍節度使紹興間改州

日純改軍日華容後復州元置岳州路

本朝初為岳州府尋改岳州後復為府領州一縣七

澧州 在府城西五 巴陵縣 附郭 臨湘縣 在府城東 百七十里 北九十五

里 華容縣 在府城西一 平江縣 在府城南二 石門 百八十里 百四十里

衛

縣 在州城西九 慈利縣 在州城西一 安鄉縣 在州 南一百二 百六十里 城東

岳州衛 在府 永定衛 在慈利縣西 九谿衛 在慈利 城東 一百八十里 縣九

里 澧州守禦千戶所 守禦大庸千戶所 慈利縣 西二百

一十 守禦添平千戶所 慈利縣 百一十五里 守禦安福千

戶所 在慈利西北 守禦麻寮千戶所 在慈利縣 北三百里 桑

植安撫司 在九谿衛西 北四百里

關

九洲關 與三江口關口野牛共 魚洋隘 在添平千 四關俱在九谿衛境 戶所西北

五十里又有走避細沙遙望鶴見中靖 靖安隘 在 磨門石磊長梯龍溪與魚洋共十隘 麻

寮千戶所境又有山羊九女樓梳曲 古樓寨 在華 谿梅梓欄刀黃家青山守所共十隘 容

臺宜寨 在石門 安福寨 在慈利縣境又有紫日 縣境 西午武下澧川比五寨

長沙府 東至江西袁州府宜春縣界二百五十里南 至衡州府衡山縣界二百三十五里西至辰

州府沅陵縣界六百五十里北至岳州府巴陵縣 界二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五

里至京師五千 八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旁有小星日長沙 應其地商為荆楚地周始名長沙春秋戰國時為

楚黔中地秦置長沙郡漢改為長沙國治臨湘東 漢復為長沙郡三國時初屬蜀漢後屬吳晉隸荆

荆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禾



州永壽初於此置潭州咸和中罷潭州復隸荆州  
劉宋復為長沙國兼置潭州南齊又改國為郡隋  
廢長沙郡置潭州大業初復為長沙郡唐改置潭  
州天寶初復為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  
代唐為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荆湖  
南路元至元中改為潭州路天曆初改天臨路  
本朝甲辰年改為潭州府洪武五年復改為長沙府  
領州一縣十一

茶陵州 在府城南四里 長沙縣 附郭 善化縣 附郭 湘

潭縣 在府城西 湘陰縣 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寧鄉縣 在府西

十六里 瀏陽縣 在府東一百五十五里 醴陵縣 在城東一百二十

縣 在府城西 湘鄉縣 在府城西南二里 攸縣 在府城

六十里 安化縣 在府城西三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三

衛 長沙衛 在府城 茶陵衛 在茶陵 喬口鎮 在府城

寶慶府 東至衡州府衛陽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靖

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辰州府瀘溪縣界三百八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十五里至京師五千

三百九十五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軫分野春秋戰國時皆屬楚

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東漢屬零陵郡三國吳

置邵陵郡屬荆州晉宋齊梁並為邵陵郡陳復為

郡隋初罷郡以其地屬潭州開皇中置建州治邵

陽尋廢唐置南梁州貞觀中改為邵州天寶初又

改邵陽郡乾元初復為邵州五代晉時改為敏州

本朝仍改為府領州一縣四

武岡州 在府城西南 邵陽縣 附郭 新化縣 在府城

里 城步縣 新寧縣 在州城南九十里 屬武岡州

寶慶衛 在府 守禦武岡千戶所 在武岡州

關 巨口關 在府城北 白馬關 在府城東

東二里 紫陽關 在府岡州東

衡州府 東至長沙府茶陵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寶

連州界四百八十里北至長沙府湘潭縣界一百

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至京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三

師六千六百六十里

禹貢荆州之南境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

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東漢長沙

桂陽一郡隸荆州三國吳分長沙為湘東衛陽二

郡晉初隸湘州後隸荆州劉宋為湘東國南齊改

國為郡尋復為國梁分湘廣二州置衡州陳增置

東衡州以衡州為西衡州隋初省衡陽湘東二郡

置衡州大業初改衡州郡唐復為衡州隸江南西

道天寶初改衡陽郡至德初復為衡州後置湖南

觀察使治此宋隸荆湖南路元置衡州路又置湖

南宣慰司 本朝改為衡州府 領州一縣八

桂陽州 在府城東 衡陽縣 附郭 衡山縣 在府城

陽縣 在府城東南 常寧縣 在府城西南 安仁縣



在府城東 鄞縣 在府城東三  
二百里 臨武縣 在州城東南  
屬桂 藍山縣 在州城西  
陽州 藍山縣 南二百里

衛

衡州衛 在府 鎮守常寧中千戶所 在常寧  
陽千戶所 在州 守禦寧溪千戶所 在藍山縣

常德府 東至岳州府華容縣界三百六十五里西至  
辰州府沅陵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長沙府

安化縣

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澧州界九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二千七百六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二百

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為蠻貊所  
居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黔中郡漢初改武陵郡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三

治索縣亦名義陵王莽更為建平郡東漢復曰武  
陵治臨沅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梁置武州後改

曰沅州隋罷郡改沅州為朗州治武陵縣大業初  
改為武陵郡唐復為朗州天寶初又改武陵郡乾

元初復為朗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  
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為朗州後改鼎州陞永安

軍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初陞常德府元改  
為常德路

本朝甲辰年復為  
常德府領縣四

武陵縣 附郭 桃源縣 在府城西  
八十裡 龍陽縣 在府城東  
南二百三

里 沅江縣 在府城東南  
二百三十里

衛

常德衛 在府  
治西

辰州府 東至常德府桃源縣一百四十里南至寶慶  
府新化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貴州鎮遠府  
界六百五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九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三千五百里至京師七千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本古蠻夷之地春  
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屬長沙武陵二郡地屬荆

州東漢仍舊三國時或屬吳或屬蜀漢晉宋齊並  
為武陵郡地陳分置沅陵郡治沅陵縣隋開皇中

廢郡置辰州大業初復為沅陵郡唐初復為辰州  
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為盧溪郡乾元初復為辰

州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北路元置為辰州路  
本朝改為辰州府領州一縣六

沅州 在州城西二  
百七十里 沅陵縣 附郭 盧溪縣 在府城西  
六十里

辰溪縣 在府城西南  
一百二十里 溆浦縣 在府南一  
百七十里 黔陽縣 在  
城東南八十  
里屬沅州 麻陽縣 在州城北一  
百三十里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二

三

衛 辰州衛 在府 治東平溪衛 在沅州西南  
沅州衛 在沅

鎮溪軍民千戶所 在鎮溪縣西  
二百三十里

關 獎州寨 在州西 托口寨 在縣  
縣境 洪江寨 在黔陽東

沅州府 東至衡州府常寧縣界二百里西至廣西桂  
林府全州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廣西平樂府

富川縣界四百二十里北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  
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三十五里至

京師六千八  
百八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為楚南  
境秦為長沙郡地漢置零陵郡屬荆州三國屬吳

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劉宋改零陵郡為  
國南齊改國為郡梁改營陽為永陽郡隋罷二郡

置沅州治零陵縣大業初改為零陵郡唐初復置  
沅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為沅州屬



荆湖南路為元永州路

本朝改為永州府領州一縣六

道州 在府城南一 零陵縣 附郭 祁陽縣 在府城北

東安縣 在府城西 寧遠縣 在州東七十里 永明縣 在

西七 江華縣 在州南 七十

衛 永州衛 在府 寧遠衛 在道州 枇杷守禦千戶所 在

明縣 桃川守禦千戶所 在永明 守鎮寧遠縣千戶

所 在江華 守鎮江華千戶所 在江華縣 守鎮錦田

千戶所 在江華 守鎮東安百戶所 在東安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語

關 黑石關 在府城 湘口關 在瀟湘二水 大橋關 在府

十 雷石鎮 在府城南 順化鎮 在府城東 杉木鎮 在

城一 鳴水鎮 在府城西 百里

承天府 即古之安陸州東至德安府應城縣界一百

六十 襄陽府宜城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

六百 八十 襄陽府宜城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

禹貢荆州之域 天文軫分野 春秋戰國時屬楚

秦屬南郡 漢為雲杜縣地 屬江夏郡 宋齊並為竟

陵郡 地梁為南司北新二州之境 西魏改南司曰

安州 北新曰溫州 後周分置石城郡 兼置鄂州 隋

廢溫州入安陸郡 廢鄂州入竟陵郡 唐復立鄂州

治長壽及置溫州治京山 貞觀初廢鄂州以長壽

縣隸鄂州 尋復置鄂州 以溫郡二州省入 後改當

水郡 乾元初復為鄂州 元陞為安陸府 隸河南行

省 本朝洪武中改為安陸州 以附郭長壽縣省入 直隸

沔陽州 荆門州 鍾祥縣 附郭 京山縣 潛江

縣 景陵縣 屬沔 當陽縣 屬荆 門州

衛 興都留守司 承天衛 在府 沔陽衛 在州

關 塘港關 在府城南 池河關 在府西北 候埠關 在沔

塘港關 在府城南 池河關 在府西北 候埠關 在沔

城東六 范溉關 在沔陽州城北 十里

靖州 東至寶慶府武岡州界二百六十里 西至貴州

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辰州府沅州黔陽縣界一百

八十 里 自州至治南京一千五百七十里 至京師

六十 里

禹貢荆州之域 天文軫分野 秦為黔中郡 地漢初

屬武陵郡 武帝時屬黔中郡 唐為溪峒 諒州五代

時湖南馬希範有其地 後周時楊正嚴以十洞稱

徽誠二州 宋太平興國中 其酋長楊通遠內附 熙

寧中 收復元豐中 仍為誠州 移治渠陽縣 元祐初

改為靖州 隸荆湖北路 元陞為靖州 崇寧初

屬辰州路 本朝洪武初陞靖州府 九年復改為州 以附郭永平

縣省入 直隸湖廣布政司 編戶二十二里 領縣四



會同縣 在州城東 一百一十里 通道縣 在州城南 綏寧縣 在州城東 一百一十里 天柱縣 係天柱所屬 歷二十五年 改設在州城西北 一百一十里

靖州衛 在州城東 屯鎮汶溪千戶所 在州城西北 豐山

堡 在會同 縣境 黃石寨 在綏寧 縣境 收溪寨 在通道 縣境 南五

大田堡 在州境 又有羊 鎮零溪等堡

郴州 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 三百九十里 西至衡州府桂陽州界 四十里 南至廣東韶州府乳源縣界 一百九十里 北至衡州府來陽縣界 一百二十里 自州治至南京 三千七百里 至京師 七千三百里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再貢 荆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 春秋戰國屬楚 秦屬長沙郡 項羽徙義帝 都此 漢初於郡置桂陽郡 屬荆州 三國時 吳蜀分荆州 以湘水為界 桂陽以東 屬吳 晉仍為桂陽郡 初屬江州 後屬湘州 隋廢郡置郴州 大業初 復為桂陽郡 唐置郴州 天寶初 改桂陽郡 乾元初 復為郴州 隸江南西道 五代時 晉改為敦州 漢復為郴州 宋隸湖南道 元置郴州 路隸湖南道 宣慰司

本朝改為郴州 以附郭郴陽縣省入 直隸湖南布政司 編戶 十二里 領縣 五

永興縣 在州城西北 宜章縣 在州城南 興寧縣 在

城東北 桂陽縣 在州城東南 桂東縣 在州城東 二

衛

守禦郴州千戶所 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 在桂陽 縣東 一

十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荆州府巴東縣 五百里 至安定峒 六百八十里 北至石柱宣撫司 九百里 南 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 三千四百五十五里 至京師 四千里 一百

禹貢 荆梁二州之域 天文翼分野 春秋為巴國 之 界 戰國為楚巫郡 地 秦屬黔中郡 漢屬南郡 三國 吳及晉 屬建平郡 後周於此置亭州 及清江郡 隋 初郡廢 州存 大業初 改各庸州 治清江縣 尋改州 為清江郡 義寧初 改為施州 唐以州隸江南道 開 元開 改清江郡 天寶初 改清化郡 乾元初 復為施 州 宋屬四川夔路 元以清江縣省入州 屬夔州路 本朝 洪武初 仍置施州 屬夔州府 及置施州衛 二十 一年 省州入衛 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屬湖 廣都司 編戶 三千里 領軍民千戶所 一宣撫司 三安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考

撫司 八長官司 八蠻夷長官司 五而容美宣撫司 亦在境內焉

大田軍民千戶所 在衛城西北 施南宣撫司 在衛 城東

一百 東鄉五路安撫司 搖把峒長官司 上愛 茶峒長官司 下愛茶峒長官司 鎮遠蠻夷官

長官司 隆奉蠻夷長官司 忠路安撫司 劍

商長官司 忠孝安撫司 金峒安撫司 西坪

蠻夷長官司 散毛宣撫司 在府城西 三 龍潭安

撫司 大旺安撫司 東流蠻夷官司 臘壁峒

蠻夷官司 忠建安撫司 在衛城東 二 忠峒安撫

百五十里



司 高羅安撫司 木册長官司 鎮南長官司

在衛城南二 唐崖長官司 容美宣撫司 在衛城

百一 椒山瑪瑙長官司 五峯石寶長官司 石

梁下峒長官司 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

關

五峯關 在衛城 東門關 在衛城東南 石乳關 在衛

乳山 深溪關 在大田所 土地關 在本册忠 勝水關

與虎城野熊野牛四關 俱在忠建宣撫司竟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岳州府澧州慈利縣三百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百二十里南至辰州府沅陵縣三百一十里北至

永定衛二百九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

至京師七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蠻夷地春秋楚

楚馬氏宋初為永州及上中下溪三州嘉祐中溪

州刺史彭仕義叛臨以大兵仕義降熙寧中築於

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潛自改為永

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彭天寶又改宣撫司

本朝洪武年二內附六年陞為永順等處軍民宣慰

使司隸湖廣都司 南渭州 施溶州 上溪州 臘惹洞長官司

麥著黃洞長官司 驢遲洞長官司 施溶溪長

官司 白崖洞長官司 田家洞長官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鎮溪千戶所界一百八

十里西至施州大田軍民千

戶所界三百里南至四川酉陽宣撫司界一百八

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

三千八百里至京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隋為辰州地唐為

溪州地宋置保靖州屬荊湖北路元為保靖州屬

新添葛蠻安撫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陞靖州軍民宣

慰使司隸湖廣都司領長官司二而竟內陰隆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江杜望滑石江三巡檢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寨長官司 篁子坪長官司



開設鄖陽

出鴻猷錄

鄖在古爲麋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  
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  
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  
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  
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  
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  
司賑恤之因散遣其眾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早

官又多謗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  
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  
虎等爲羽翼居南漳眾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  
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尙書白圭督  
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  
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  
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  
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

登壇必究 卷七

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巖隙會  
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  
眾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  
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  
譖于永恨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斤千  
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  
震與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  
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眾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早

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  
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  
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  
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  
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攜老弱纍纍來  
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  
餘級李鬍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眾大潰遂  
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  
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

二五七



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望

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間之無不流涕為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望

陽遂為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襄鄖慘不耕之土其于體國經野之規畧民蓄衆之義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盪定皆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蒙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孽孽于承平者亦深有味于前賢云

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者於是大

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

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

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

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

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

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

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商州又即



平湖貴苗

山灣歌錄

湖廣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徙實相藪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犴獠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篁子坪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一

器

土官田與爵者往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擊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鏜起家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士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一

聖

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鏜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剿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



內實驕橫鎧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鐘還為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撫剿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眾多謂林箐深密用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吳

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

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元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吳

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承保二宜慰及酉陽宣撫冉元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元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寔不能制既構承保彘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慢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諱不習騎射無武勇



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士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獬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吳

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士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士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遂給賞仍令士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齋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眾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爲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最爾之地耳罄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克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靈始集諸苗兵亦稍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卽謂可保無虞輒班師去何慮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沮旁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敢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衄者亦其乏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庶幾焉但庚戌十二月疏報全捷謂已除掃窟穴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設何容易哉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愆于前勢則知狄青不輕信僥智高之死有見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吳



河南圖叙

河南古豫州地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

北今北直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陽汝寧直走襄

黃襄陽黃州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

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

次關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

且歸雖陳州三州俱開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

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

登壇必究卷之七 地理二 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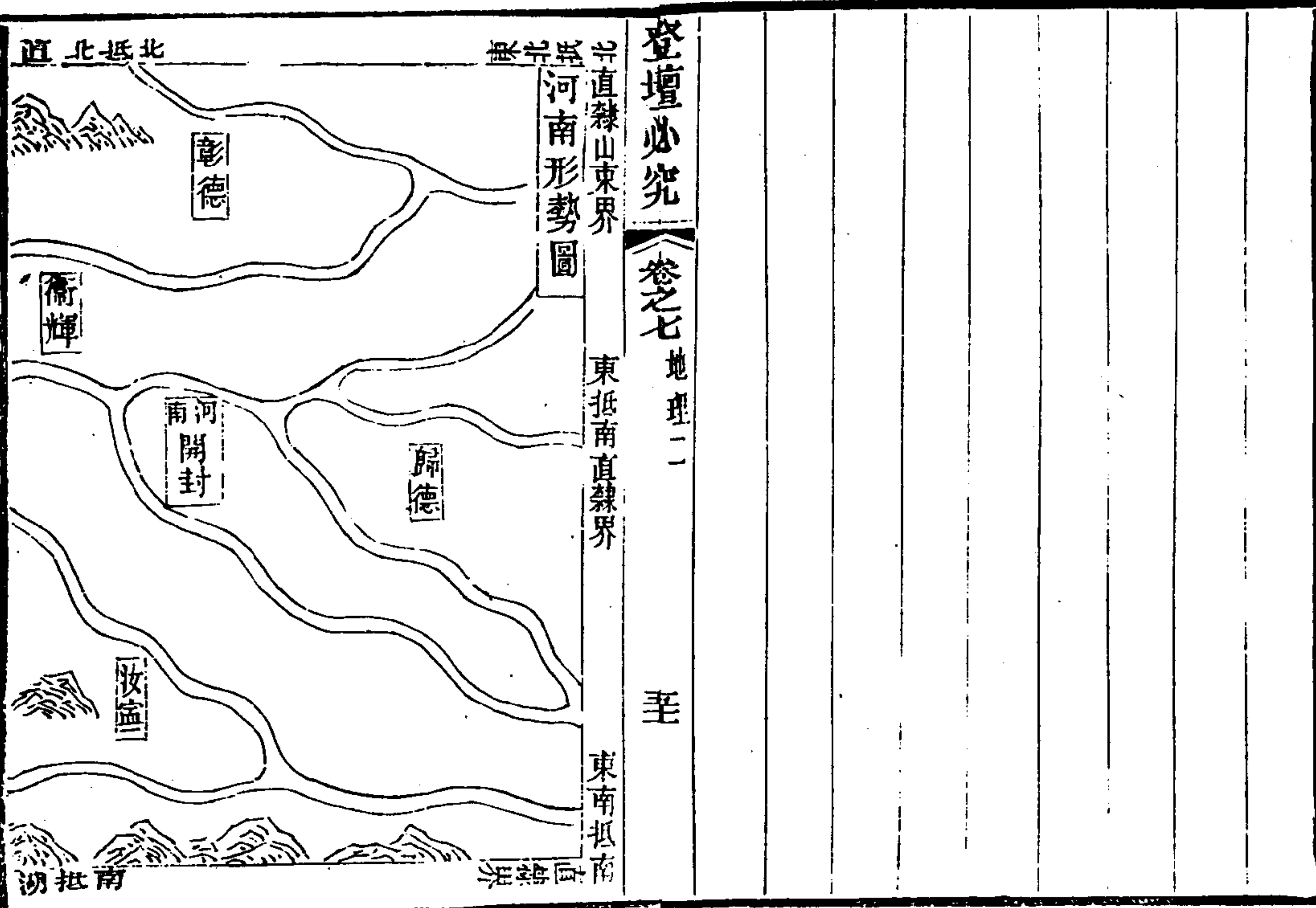
出趙山北直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率為

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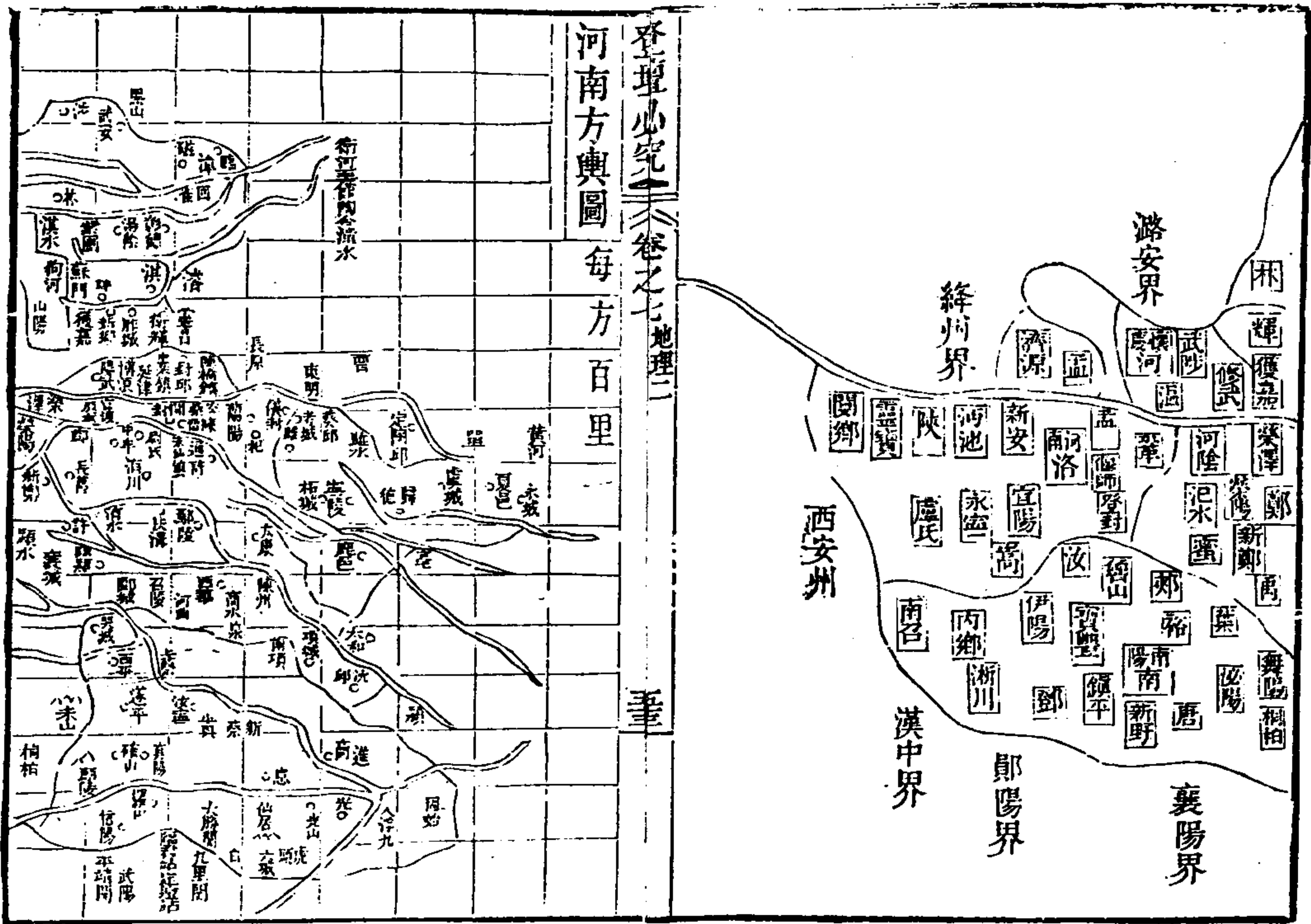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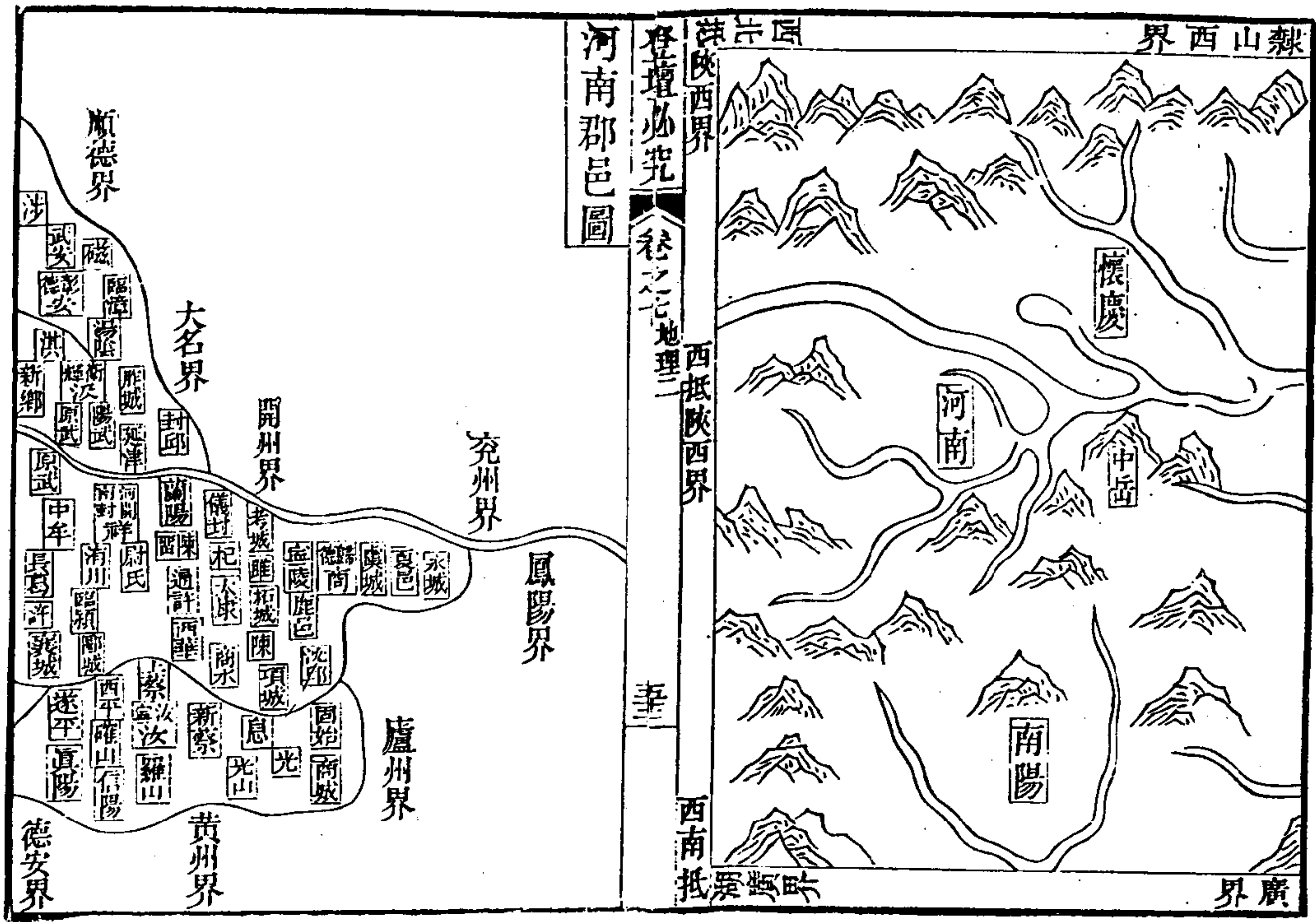
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

其間則河洛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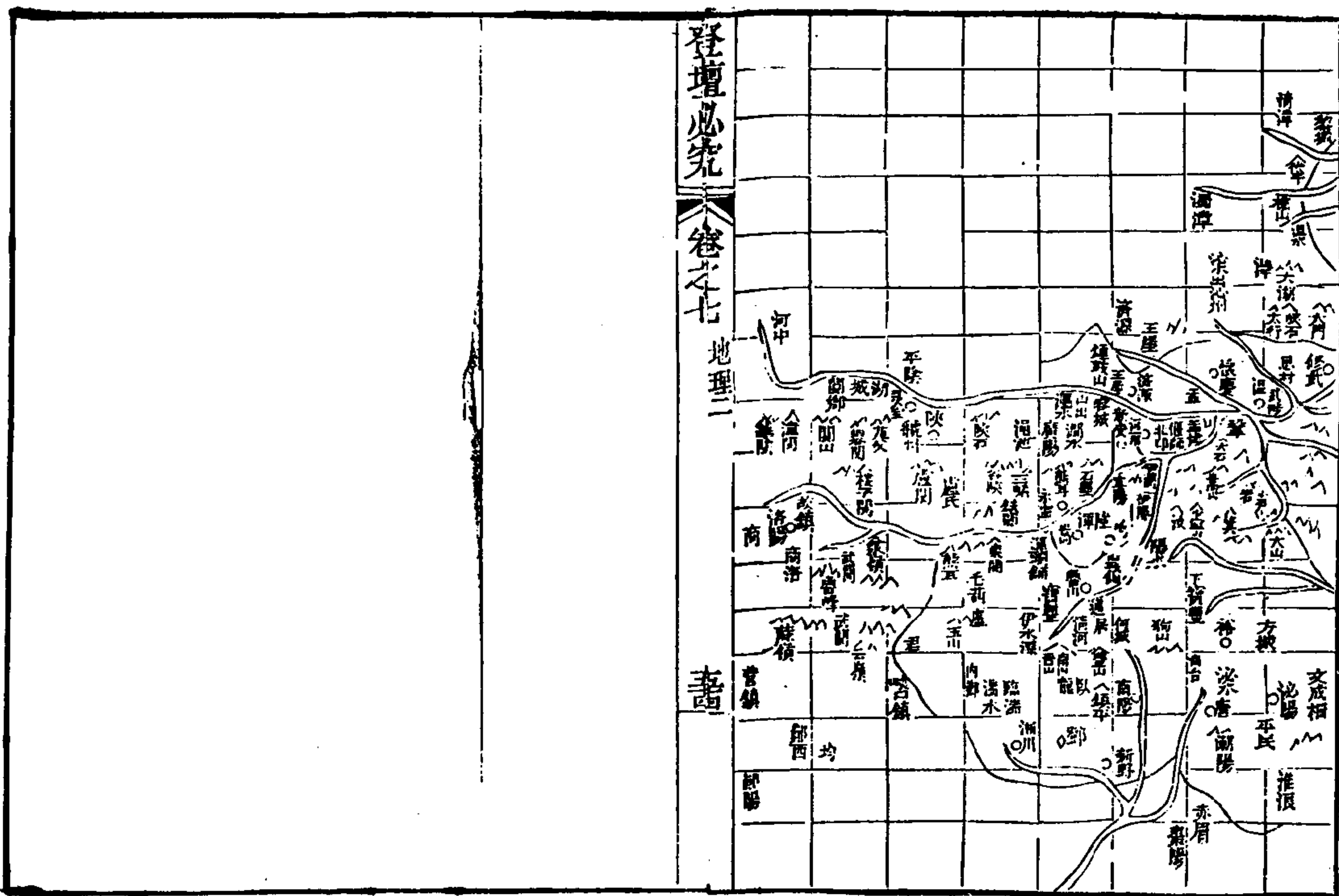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河南布政司

河南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魏郡宋都於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署

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七府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南陽信陽彰德宏農陳州懷慶河南潁川睢陽十衛并潁上守禦千戶所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竝治于開封云

開封府

東至直隸鳳陽府宿州界五百一十五里西至河南府鞏縣界三百六十里南至汝寧府上蔡縣界四百里北至衛輝府汲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至南京一千一百七十五里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列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都於此魏為大梁秦為三川郡



地漢為陳留郡地晉改為陳留國東魏廢國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以開封省入陳留郡後廢州以其地併入滎陽梁潁川等郡唐武德初於此置汴州天寶初復改為陳留郡乾元初又為汴州與元初自宋州徙宣武軍於此五代梁都於此為東京置開封府後唐為汴州及宣武軍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金以此為汴京貞元初又改為南京宣宗南遷後都焉元初改為南京路至元中又改為汴梁路

本朝洪武元年仍改開封府領州四縣三十

陳州 在府城東南 許州 在府城西南 禹州 在府城

百二 鄭州 在府城西一 祥符縣 附郭 陳留縣 在府

五十 杞縣 在府城東 通許縣 在府城東 太康縣 在

里 尉氏縣 在府城南 洧川縣 在府城西南

鄆陵縣 在府城南一 扶溝縣 在府城 中牟縣 在府

七十 陽武縣 在府城西 原武縣 在府城西北 封邱

縣 在府城北 延津縣 在府城西 蘭陽縣 在府城東

儀封縣 在府城東北一 商水縣 在府城西北 西華

縣 在府城西 沈邱縣 項城縣 在府城東 滎陽縣

在州城南六 襄城縣 在州城西 鄆城縣 在州城南

十里 葛縣 在州城北 新鄭縣 在州城東北九 密縣

在州城西北 滎陽縣 在州城西七 滎澤縣 在州城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里 河陰縣 在州城西 汜水縣 在州城西一

宣武衛 在都 陳州衛 在州 睢陽衛 在睢州

關 左嶠關 在汜水縣西二

歸德府 在開封府城東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本古商邱湯

所居亳邑地周封微子于此為宋國秦為碭郡地

漢為睢陽縣屬梁國有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

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

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金

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籍戶一十三里領縣五

復陞為府領州一縣入

睢州 商邱縣 附郭 寧陵縣 鹿邑縣 夏邑縣

虞城縣 永城縣 考城縣 柘城縣

直隸歸德衛 在府

彰德府 東至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界七十里南至大

界一百七十里北至直隸廣平府鄆縣界一百

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一千

七百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河宣甲居相卽

此春秋為晉之東陽地戰國為魏之鄴地秦為上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二

美



黨郡鄆二郡地漢置魏郡治鄆東漢末冀州徙治鄆魏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爲鄆郡晉仍爲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皝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爲清都尹後周復改爲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爲相州大業初復改爲魏郡唐爲相州天寶初改鄆郡乾元初復爲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爲相州屬河北道全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

本朝改彰德府領州一縣六  
磁州 在府城北 附郭 湯陰縣 在府城南 臨漳縣 在府城東北 安陽縣 在府城西 武安縣 在府城西北

漳縣 在府城東北 林縣 在府城西 一百二十里 涉縣 在州城西 二百二十里

衛 里屬磁州 二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美

彰德衛 在府 守禦林縣中千戶所 在縣 守禦磁州中千戶所 在州

衛輝府 東至直隸大名府滑縣界五十里南至開封府延津縣界四十里西至山西澤州界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又室壁分野本殷紂所都朝歌之地周武王克殷分其北爲鄆南爲鄆東爲衛後封康叔於衛春秋時鄆鄆入之戰國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爲汲縣地屬河內郡曹魏置魏郡屬冀州晉改汲郡後魏徙郡治枋頭城而於此置義州後周改衛州隋大業初改汲郡唐武德初復爲義州尋復改衛州天寶初又爲汲郡乾元初復爲衛州屬河北道宋因之金改河平軍徙治胙城元改衛輝路遷治汲縣 本朝改衛輝府領縣六

汲縣 附郭 胙城縣 在府城東 新鄉縣 在府城西 獲嘉縣 在府城西 淇縣 在府城北 輝縣 在府城西 北一百里 五十里 六十里

衛

守禦衛輝千戶所 在府治

關

延津關 在府城東南 臨清關 在新鄉縣北

懷慶府 東至衛輝府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山西平陽府界七十里北至山西澤州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及南京俱一千八百里

禹貢冀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商爲畿內地周初爲三監及鄆地後屬晉戰國時又爲魏

登壇必究 卷之七 地理一 美

衛鄆三國地秦爲三川河南二郡之北境漢初爲殷國尋改河內郡晉爲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罷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置河內郡唐初置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改爲河內郡乾元初復爲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爲南懷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爲懷州改懷孟路延祐中又改懷慶路 本朝改爲懷慶府領縣六

河內縣 附郭 濟源縣 在府城西 修武縣 在府城東 武陟縣 在府城東 孟縣 在府城南 溫縣 在府城南 一百里 七十里 一百二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五十里

衛 懷慶衛 在府

懷慶衛 在府



關

大斛關 在府城北 碗子城關 在府城北 軹關 在府城北 狐嶺關

俱在濟源縣西 河陽關 在孟縣南 黃河關 在孟縣南 黃河北岸

河南府 東至開封府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陝西府界一百六十里 南至南

府華陰縣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懷慶府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陝西府界

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及南京俱一千八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析分野武王克商定鼎于郊

鄒城王營洛為王城下都至平王自鎬京夷遷乃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東漢都於此置

河南尹兼置司隸三國魏置司州晉亦都此置河南尹司州如故符秦改為豫州劉宋初仍置司州

後魏改為洛州孝文自代徙都之又改司州亦為河南尹東魏改司州為洛州改河南尹為河南郡

西魏又改為司州北齊為洛州後周為東京隋初

西京宋因之全置德昌軍與定初號中京置金昌府元為河南路

本朝改為河南府 領州一縣十三

陝州 在府城西 洛陽縣 附郭 偃師縣 在府城東 鞏

縣 在府城東 孟津縣 在府城東 宜陽縣 在府城西

登封縣 在府城東 永寧縣 在府城西 新安縣 在

城西 澠池縣 在府城西 嵩縣 在府城南 靈

寶縣 在州城西 閔鄉縣 在州城西 盧氏縣 在州

登壇必究 卷七 地理 二 李

罷郡為洛州煬帝徙都于此改豫州尋改河南郡

唐初復為洛州置都督府開元初改河南府初高

宗以此為東都光宅初改神都神龍初復為東都

天寶初又改東京五代梁為西都唐改東都晉改

西京宋因之全置德昌軍與定初號中京置金昌

府元為河南路

本朝改為河南府

領州一縣十三

衛

南三百四十里

河南衛 在府 宏農衛 在陝 洛陽中護衛 在府 嵩縣

守禦千戶所 在縣

關

轅轅關 在登封 石羊關 在登封 鵝鵝關 在永寧

函谷舊關 在靈寶 函谷新關 在新安 白楊關

在嵩 大陽關 在陝州 雁翎關 在陝州 硤石關 在陝

東 潼關 在閩鄉 大谷關 在閩鄉 白華關 在盧

西 桃林寨 在靈寶 阜門關 在洛陽

南府陽 東至汝寧府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湖

廣襄陽府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鄧陽

府界二百八十里 北至河南府界登封縣界四百

三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一百四十五里 至南

京一千七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張分野本夏禹之國在周為

中伯鄧侯之封春秋時併於楚戰國屬韓秦攻韓

而居陽地故曰南陽漢因秦制領於荊州刺史光

武起兵春陵更始立於清水皆在此地晉為南陽

國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於穰縣置荊州以郡為

南陽縣置宛州尋罷五代至宋因之全置申州元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十一







登壇必究卷之八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山東山西陝西四川輿地說

王鳴鶴曰蓋我

國家定鼎燕都南面而蒞中原

東則有遼陽青兗翊其左西北則上谷雲中迄於

隴西以蔽其右貽億千萬禩磐石之安斯則形勝

若多也然二百餘年之間亦有大謬不然者土木

之變為國大創世廟時虜薄郊甸烽火達於甘

泉或躡入各邊大肆剽掠蜂聚蟻結猝難蕩掃甚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一

至由鞏昌直侵益部為中土憂夫豈形勝可足恃

耶慨自秦漢以來□□之性未易化誨馴擾其勢

然爾顧未聞以區區島夷不足當漢一大郡迺芟

夷我外藩窺伺我邊圉遂歷我軍越境而禦靖府

庫而赴之樂浪元菟之界繹騷旁午此其時何時

也失中國屢詘於北狄而再詘於東夷財力俱困

智者抱杞人之憂危孰甚焉即巴蜀山水襟束自

相藩籬亦安保其內訌之不作而番費之盡弭哉

噫可慮也已

山東圖叙

山東古青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

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

西境為餽通通衢南盡俱南直隸州北沂天津歲有

河運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

兗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濟南之間號

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陽自為區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二

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

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登州

萊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

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

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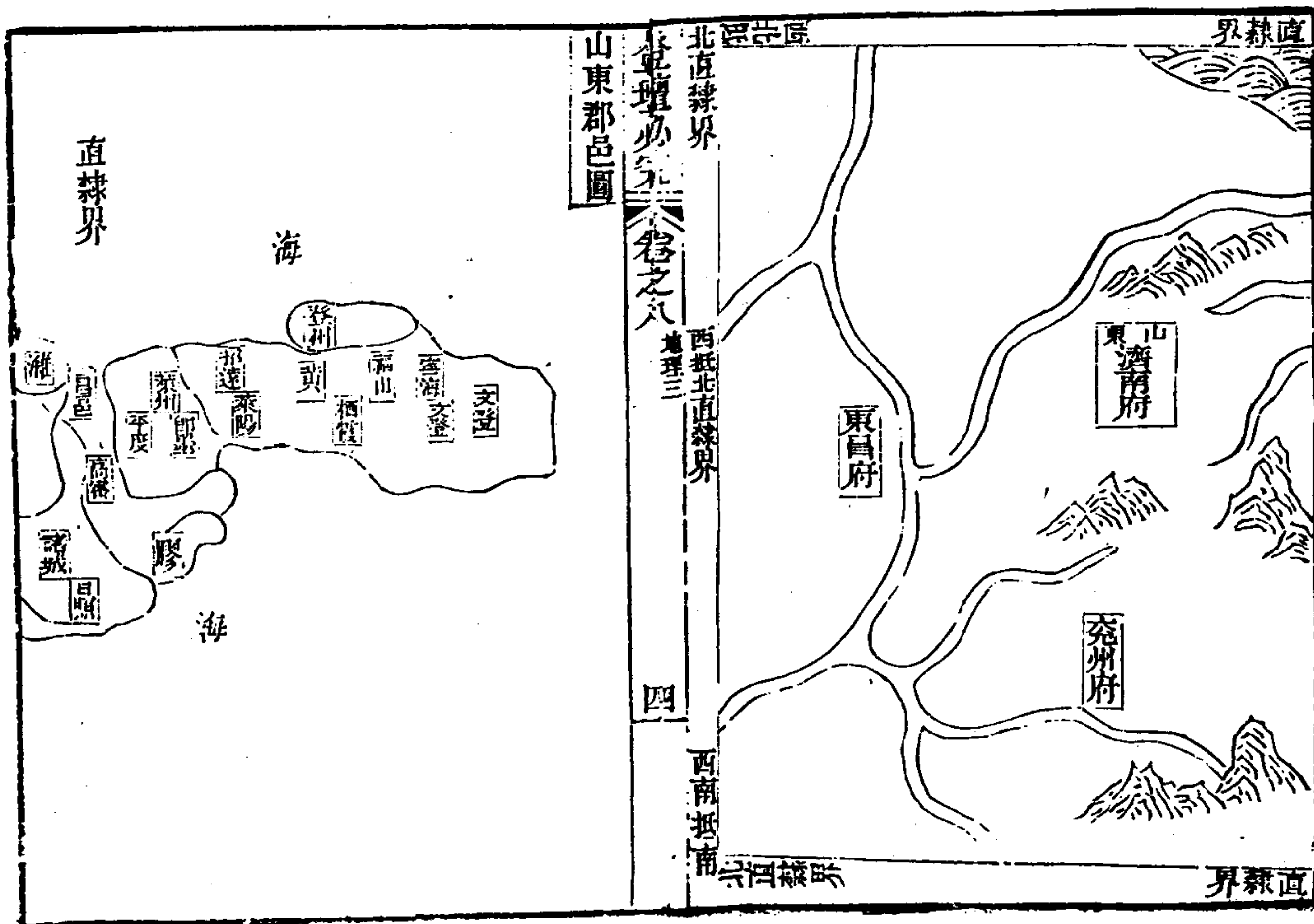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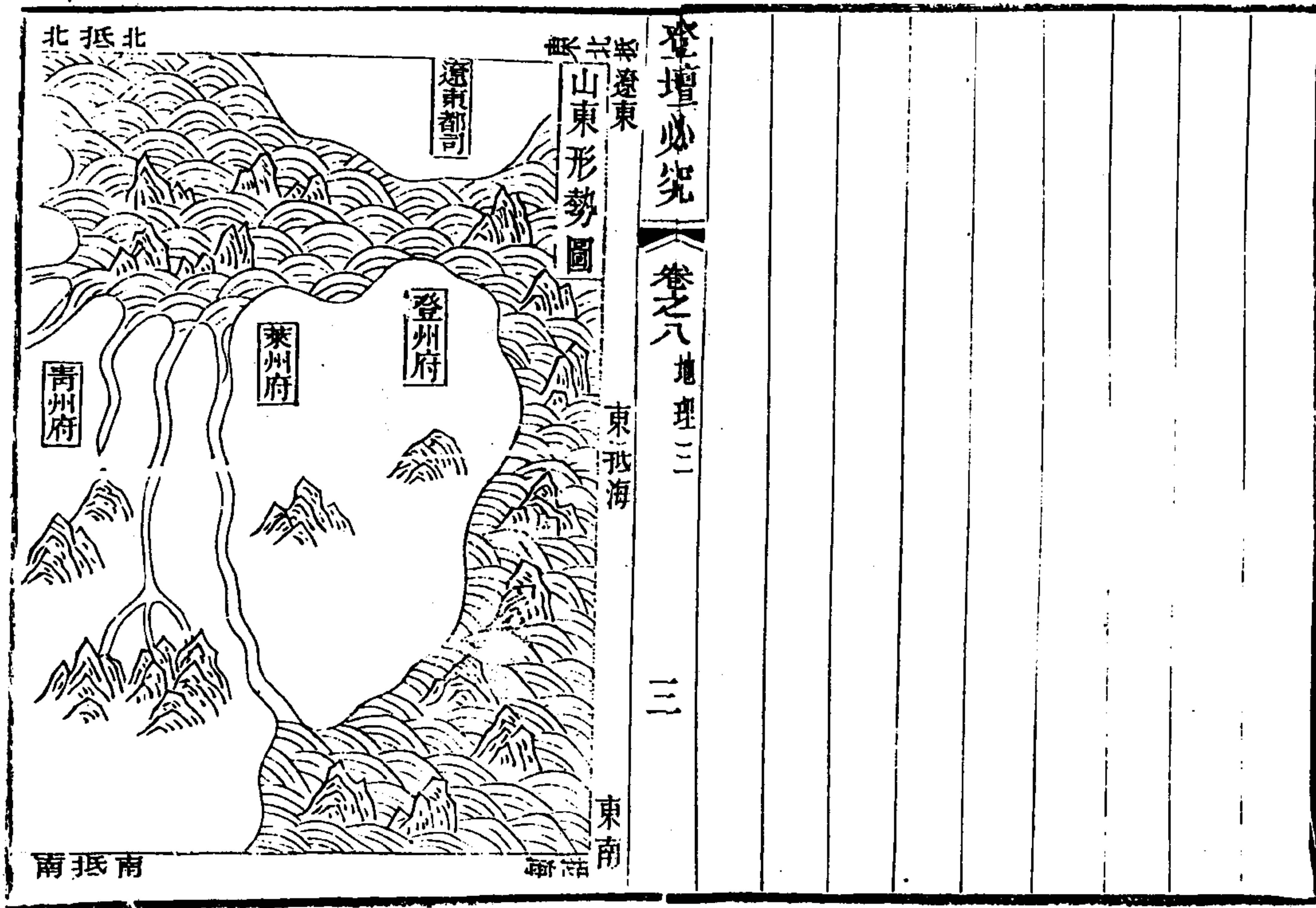
四十里即至萊之海滄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

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蓋嘗治間故蹟在迤北新

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河店海湖所通

自此至海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則避開洋之險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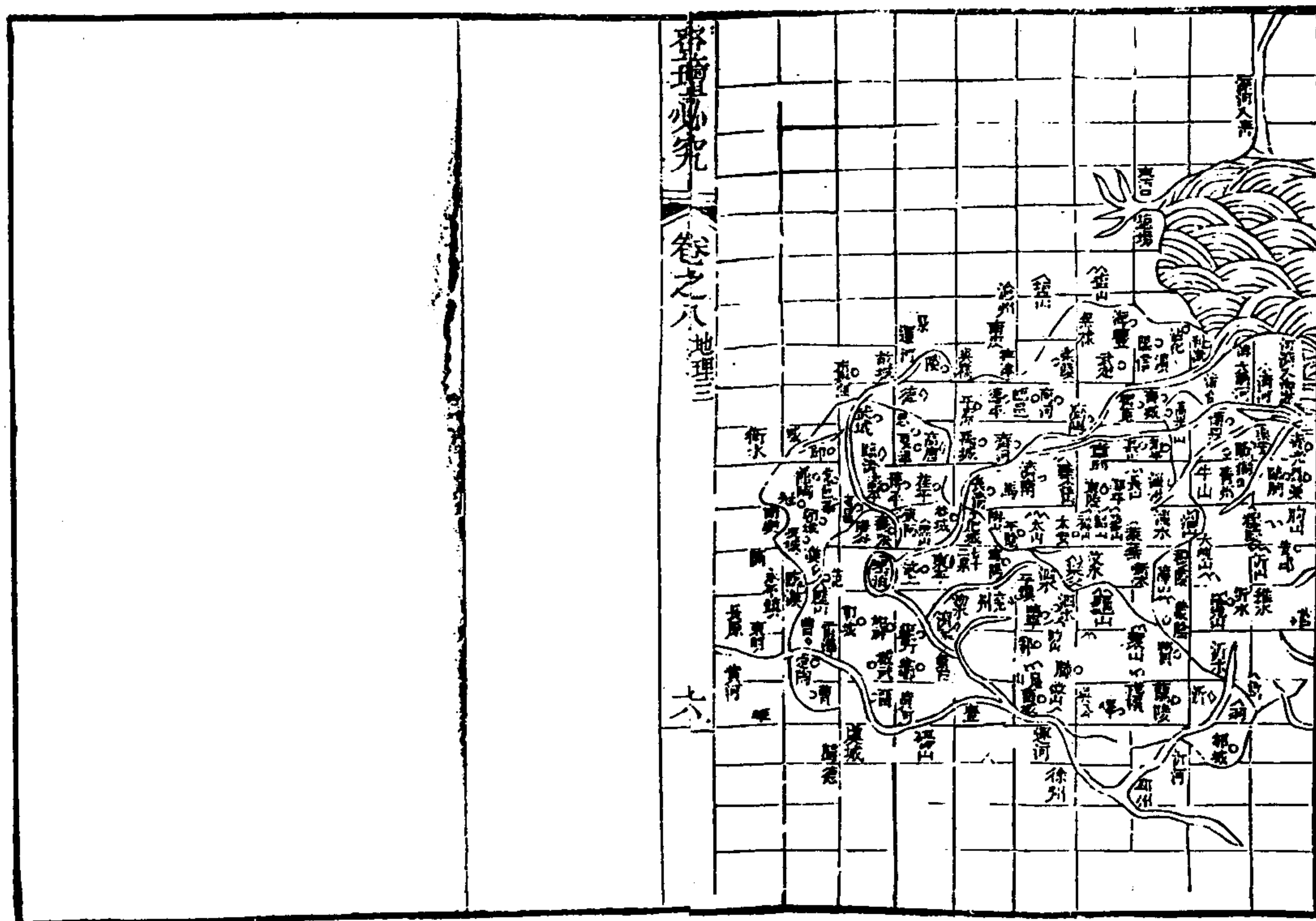




卷之八

地理三

五





山東布政使司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齊瑯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七

政廉訪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嵩濟寧東昌寧海靈山成山平山鰲山靖海安東威海萊州臨清十六衛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所又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濟南府

東至青州府臨淄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臨平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兗州府寧

陽縣界三百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吳橋縣界三百一十七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為齊地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為濟南郡東漢仍為國俱治東平陵晉移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為齊郡唐復為齊州天寶初改為臨淄郡等改為濟南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陞為真德軍又陞為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為濟南路

本朝復改為濟南府

領州四縣二十六  
泰安州 在府城南一德州 在府城西北  
武定州 在府城西北

城東北 濱州 在府城東北 附郭 章邱縣 在府城東北 歷城縣 附郭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八

城東一百 鄒平縣 在府城東北 淄川縣 在府城東一十里

長山縣 在府城東 新城縣 在府城東北 齊河縣 在府城西北 二百二十里

在府城西北 齊東縣 在府城東北 濟陽縣 在府城北五十里

禹城縣 在府城西北 臨邑縣 在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長清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里

城西南 肥城縣 在府城西南 青城縣 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陵縣 在府城西北 新泰縣 在州城東南一百里 萊蕪縣 在州城西北 一百四十里

縣 在州城東一德平縣 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 平原縣 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城東南一 陽信縣 在州城西北四十里 海豐縣 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十 樂陵縣 在州城西北 商河縣 在州城東南一利津縣 在州城西北 九十里



在州城東六  
十里屬濱州 霑化縣 在州城西  
北六十里 蒲臺縣 在州城南  
三十里

濟南衛 在府 直隸德州衛 在州 直隸德州左衛 在州

直隸武定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肥城守禦千戶

所 在縣

關

鹿角關 在臨邑 縣北

兗州府 東至直隸淮安府 嶺榆縣界四百九十里 南至直隸徐州 沛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東昌府 濮州界三百三十里 北至濟南府 肥城縣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與南京俱一千二百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九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天文奎婁分野 春秋時為魯國 戰國屬楚 秦為薛郡 漢為魯國及泰山山陽郡 地東漢為任城國 山陽泰山郡 地兼置兗州 晉改為魯郡 劉宋元嘉末復置兗州 於瑕邱北 齊改為任城郡 隋罷郡為兗州 大業初改為魯郡 唐為兗州 天寶初又為魯郡 乾元初復為兗州 後陸秦寧軍五代周復為州 宋初復為秦寧軍 重和初改為夔慶府 金仍為兗州 復為秦寧軍 又改秦定軍 元初復為兗州 隸濟寧路

本朝初因之 洪武中陞為兗州府 領州四縣 二十四

曹州 在府城西 濟寧州 在府城西 東平州 在府城西北一

百五 沂州 在府城東三 磁陽縣 附郭 曲阜縣 在府城東

四十 寧陽縣 在府城北 鄒縣 在府城東 泗水縣 在府

登壇必究 卷八

城東九 滕縣 在府城東南 嶧縣 在府城東南 金鄉

縣 在府城西南 魚臺縣 在府城南 一單縣 在府城

九 城武縣 在府城西南 曹縣 在州城南 一百

里 陶縣 在州東南 嘉祥縣 在州城西 五十 鉅野縣 在

城西北 鄆城縣 在州城西北 汶上縣 在州東南 六

州 東阿縣 在州西北 平陰縣 在州北 一 陽穀縣 在

西北 一百 壽州縣 在州西 一 郟城縣 在州城東南

州 費縣 在州城西 南九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十

直隸沂州衛 在沂 濟寧衛 在濟寧 兗州護衛 在府

滕縣守禦千戶所 在滕縣 東平守禦千戶所 在州

關

陽關 在魯 城北

東昌府 東至濟南府 長清縣界一百里 西至直隸廣

穀縣界二十五里 北至直隸河間府 景州 故城縣

界二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九百四十里 至南

京一千五百 四十五里 禹貢兗州之域 天文危室分野 春秋時齊西鄙 鄒攝地 戰國為魏齊趙三國之境 秦漢為東郡地 曹



魏隸平原郡晉因之劉宋嘗置魏郡後魏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治鄆城未幾州廢隋初郡廢後置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天寶初改為博平郡乾元初復為博州五代晉徙治堽陵宋屬河北東路淳化間移今治金屬大名府路元初隸東平路至元初析為博州路尋改為東昌路

本朝改為東昌府

臨清州 在府城西北 高唐州 在府城東北 濮州 在府城西北 二百二十里

城西南 聊城縣 附郭 堂邑縣 在府城西 博平縣 在府城西北 二百里

城東四 邱縣 在府城西 莘縣 在府城西 清平縣 在府城北 冠縣 在府城西南 館陶縣 在府城西 恩縣 在州北七十

里屬高唐 夏津縣 在州西 武城縣 在州西北 范縣 在州東北六 觀城縣 在州西北 朝城縣 在州西北 十 在平縣 在府城東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十一

平山衛 府治 東昌衛 在府 臨清衛 在臨 濮州備禦 千戶所 在州

青州府 東至萊州府濰縣界一百里南至兗州府沂州界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濟南府濰州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濟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九百九十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為益

郡城晉為秦樂安三國地安帝時廣陵僑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為齊郡隋改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為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改鎮海軍金為益都府元改益都路

本朝改青州府領

莒州 在府城南 益都縣 附郭 臨淄縣 在府城西 博興縣 在府城北 高苑縣 在府城西 樂安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二十里

城北九 壽光縣 在府城東 昌樂縣 在府城東 臨朐縣 在府城東南 安邱縣 在府城東 諸城縣 在府城東 四十五里

里 蒙陰縣 在府城西南 沂水縣 在州城西北 七日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十一

照縣 在州城東 一百五十里 青州左衛 在府 諸城守禦千戶所 在諸城東

紫金關 在蒙陰縣東 穆陵關 在太 登州府 東至海七百里南至萊州府即墨縣界四百

三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九百九十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危分野古為醴尋國唐虞時為囀夷地春秋時為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地漢屬東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城置東牟即北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



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唐復置牟州治牟平又置登州治文登貞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州於東牟郡乾元初復為登州屬河南道宋屬京都路全屬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陞為登州府領州一縣七

寧海州 在府城東二里 蓬萊縣 附郭 黃縣 在府城西

福山縣 在府城東一里 棲霞縣 在府城東南 招遠縣 在府城西南

萊陽縣 在府城南二里 文登縣 在州東

衛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登州衛 在府 大嵩衛 在萊陽縣東南 寧海衛 在寧

靖海衛 在文登縣南 成山衛 在文登縣東 威海衛 在文登縣北

寧津守禦千戶所 在文登縣東 福山守禦中前千戶所 在福山

奇山守禦千戶所 在福山 北二里 新開海口 在府

萊州府 東至登州府萊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南至青州府諸

城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海岸九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為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那在國之東故曰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屬青州東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復治于掖劉宋仍改為郡徒治

曲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于掖隋初罷郡改光州為萊州後復為東萊郡唐為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為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于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陞為萊州府領州二縣五

平度州 在州城南 膠州 在州城南二里 掖縣 附郭 濰

縣 在州西一百八里 昌邑縣 在州西一里 高密縣 在州

十里屬 即墨縣 在州東一里

萊州衛 在府 靈山衛 在膠州東 鼇山衛 在即墨縣

膠州守禦千戶所 在膠州 浮山守禦千戶所 在即墨縣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南九里 雄崖守禦千戶所 在即墨縣東

遼東都指揮使司 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西至白

口七百三十里北至開原三百四十里南至都司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五千四百里

禹貢冀青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瀋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

天文箕尾分野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初因之武帝拓朝鮮地并遼東

屬邑置樂浪元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

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為國仍隸平州尋為慕容廆所據後魏仍為遼東郡隋初又為高句麗

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又置都督府九又置安東都護以統之尋為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遼東故城以居名曰東

平郡尋陞南京又改為東京金初因之後置遼陽



府元為東京路尋改遼陽路

本朝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

定遼中衛 附郭 定遼左衛 附郭 定遼右衛 附郭 定

遼前衛 附郭 定遼後衛 附郭 東寧衛 附郭 海州衛

在都司城南 蓋州衛 在都司城南 復州衛 在都司城南 廣寧

一百二十里 金州衛 在都司城南 廣寧衛 在都司城西 廣寧

十里 中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以上三衛俱在義

州衛 在都司城西 廣寧後屯衛 在義州衛城內 廣寧中

屯衛 在都司城西 廣寧左屯衛 在故錦州城內 廣寧右屯

衛 在都司城西 廣寧前屯衛 在都司城西 寧遠衛

五百四十里 在都司城西 瀋陽中衛 在都司城北 鐵嶺衛 在都

七百七十里 北二百里 二萬衛 在都司城北 遼海衛 在開原城內 安樂

四十里 州 自在州 關隘詳載九邊圖內今不備列

山西圖叙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漠 沙漠 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焉忻代 二州皆太原府屬 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鎮與延綏 在大同 宣府 在大同 互為聲援雁門

偏頭寧武 三關俱在大原北境 竝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

套 河 賊為急且保德河曲 保德州河曲縣 之間與虜

僅隔一河 黃河 稍可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若蔚州 大

府之鑛徒臨晉 平陽府屬縣 之屯卒 藩府屯軍 潞城 潞州府屬 之逋

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去

餉既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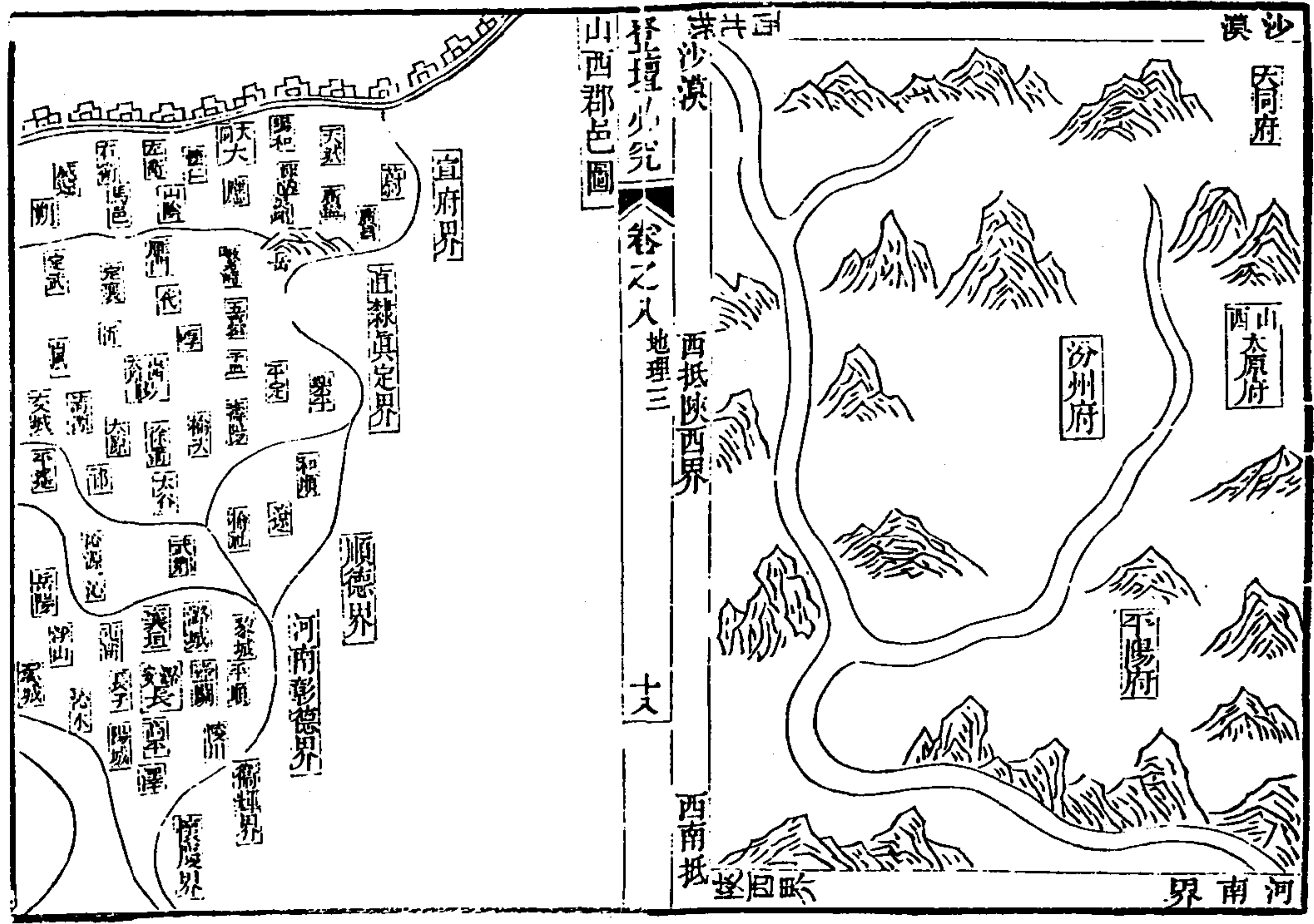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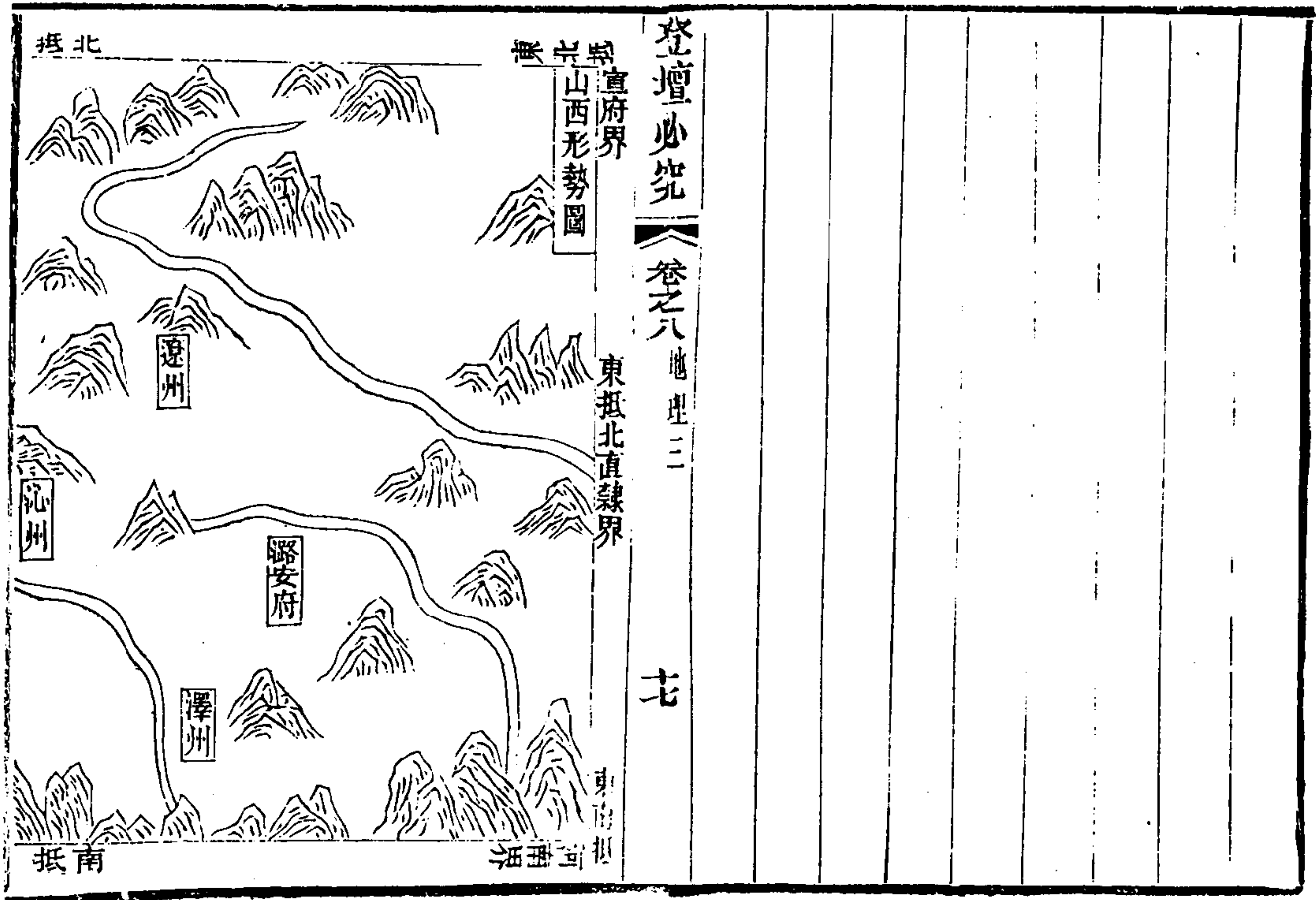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

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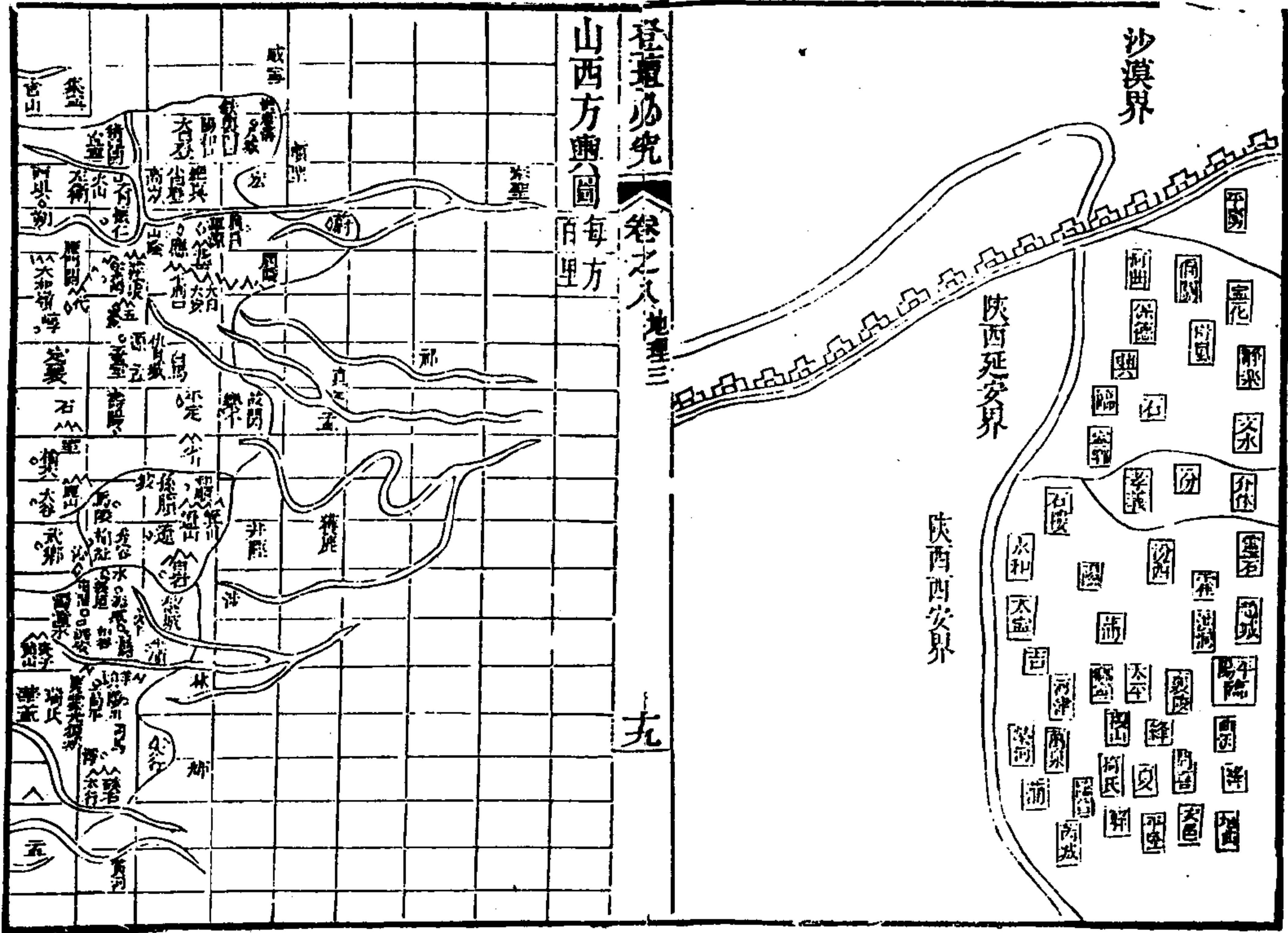
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卷之六 地理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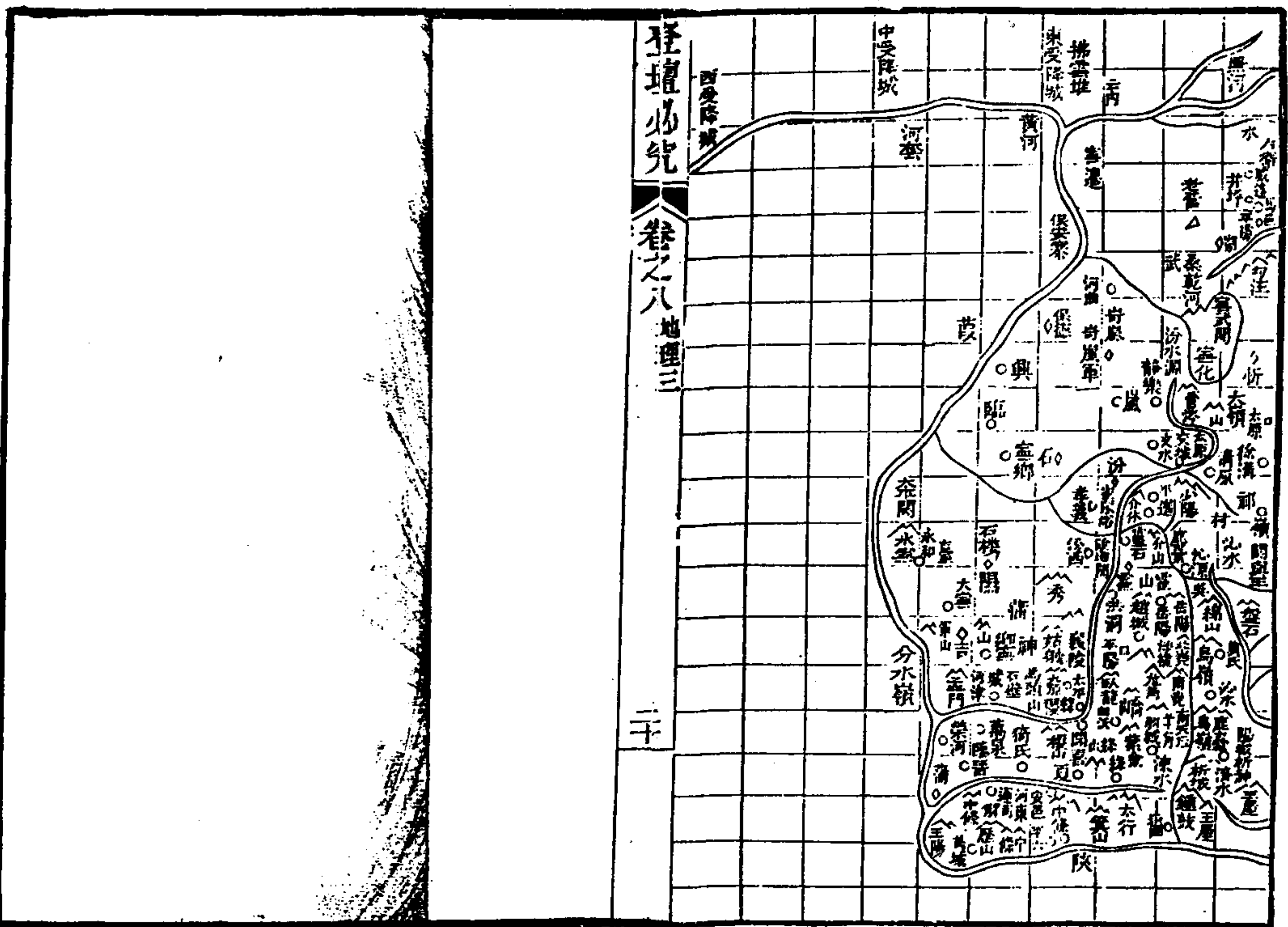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五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二十



山西布政使司

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雁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太原平陽大同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三

三府澤潞汾沁遼五州置三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振武平陽潞州鎮西七衛保德州寧化沁州汾州四所又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大同後大同左大同右天城陽和鎮虜玉林高山雲川朔州威遠安東中屯十三衛山陰馬邑二所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冀南冀北河東等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大原府

東至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三百七十五里南至沁州武鄉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

延安府吳堡縣界五百五里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三百五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舜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州置并州成王封弟叔虞於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兼置并州東漢末省并入冀三國魏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為國晉為劉淵所據後沒於石勒後魏仍為太原郡後周置并州總管府隋初郡廢大業初罷州為太原郡唐為并州後置大都督府開元中改并州為太原府屬河東道天寶初加號北京五代時唐為西京又改北京宋以榆次縣置并州後徙治陽曲縣唐明鎮即今治嘉祐中復為太原府兼河東軍節度金改軍曰武勇後復曰河東元改置太原路大德中改冀寧路本朝仍為太原府領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三

平定州 在府城東二忻州 在府城北一代州 在府北三百里 岢嵐州 在府城西二保德州 在府城西五十里 在府城西南 陽曲縣 附郭 太原縣 在府城西南四百一十里 榆次縣 在府城東 太谷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祁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徐溝縣 在府城南 清源縣 在府城西 交城縣 在府城西南 文水縣 在府城西南 壽陽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臨縣 在府城西 孟縣 在府城東北 靜樂縣 在府城西北 河曲縣 在府城西北 樂平縣 在州東二百二十里 定襄縣 在州東五十里 五臺縣 在州南一百里 定州 在州東五十里 屬忻州







石樓縣 在州城北 永和縣 在州城西 九十五里 一百五里

平陽衛 在府 蒲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治東

平陽府關隘 大慶關 在蒲州西門外 風陵關 在蒲州南 六十里

烏仁關 在吉州西 七十里 平渡關 在吉州西北 一百二十里 上平關 在樓縣西北 九十里 窟龍關 在石樓縣東 永寧關 在永和縣 西一十五里

永和關 在石樓縣西 北九十里 興德關 在永和縣 西六十里 鐵羅關 在永和縣 西七十里 馬關 在大寧縣西 七十五里 險地關 在靈石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十大平關 在襄陵縣南 武平關 在絳州西 留莊隘 在中條山路 龍尾磧 在鄉寧縣西一百里 通垣曲縣 里路通隴西韓城

大同府 東至直隸保安州深井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大原府代州雁門關二百九十里西至大同右衛黃土山墩二百三十里北至本府舊宣寧縣

右衛黃土山墩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前京三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虞周屬并周天文易畢分野春秋時北狄所居戰國屬趙秦為雲中雁門代郡地東漢末郡廢三國魏屬新興郡晉改屬雁門後魏徙都平城置司州牧及置代尹又置北垣州後周並廢隋以其地屬代郡雲中唐初復置北垣州治雲中縣尋廢開元中置雲州天寶初改雲中郡乾元初復為雲中五代唐以雲州置大同軍節度遼陞西京府曰大同金因之元改置大同路

本朝改為大同府 領州四縣七

渾源州 在府城東南 應州 在府城南 朔州 在府南 蔚州 在府城東南 大同縣 附郭 懷仁縣 在城南七十里 山陰縣 在州西六十里 馬邑縣 在州東四十里 廣靈縣 在州西六十里 廣昌縣 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靈邱縣 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廣靈縣 在州西六十里 廣昌縣 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靈邱縣 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山西行都司 大同前衛 大同後衛 俱在 大同 左衛 雲川衛 二衛俱在府城西 大同右衛 玉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林衛 俱在府西北 陽和衛 高山衛 俱在府治東 一百二十里 天城衛 鎮虜衛 俱在府治東北 威遠衛 在府

一百八十里 朔州衛 在府 安東中屯衛 在應州東北 都蔚州衛 在州 山陰守禦千戶所 在縣治 馬邑守

司蔚州衛 在州 山陰守禦千戶所 在縣治 馬邑守 禦千戶所 在縣治 廣昌守禦千戶所 在縣治

雁門關 在馬邑縣東北七十里 隘門關 在蔚州西南四十里 倒馬關 在廣昌縣南七十里 通保 亂嶺關 在渾源

十開山口 在府城東北四十里自此而西有小石里開山口 大石二口又折而南有黑峪尖峪二山



瓮窯口 在澤源州南一十里又北婁口 在應州東

過東有黃沙徐隆餘三石口 茹越口 在應州南四

峪口其間有騎駱箭桿峪明樞峪 寧武軍口 在朔

一百二 徧嶺口 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過北

峪口 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沙家五人赤

七口 林關口 在廣靈縣西南四十里東有

口 虎峪口 與威靈口將軍嶺莊口大小白括二

白陽口 與榆林磚磨水磨 水南寨 與順城牛欄等

對節寨 與栲栳殿朕孟良 寨俱在廣靈縣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汾州 東至太原府祁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太原府

北至太原府汶水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京師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時

氏縣晉為西河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子城後移治

大業中州廢復為西河郡治隰城縣唐初改涪州

尋改汾州天寶初改西河郡乾元初復為汾州屬

本朝以西河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九十五

里領 縣三

汾陽縣 孝義縣 在州城南 平進縣 在州城東 介

休縣 在州城東 七十里

衛 汾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關 金鎖關 在州城西 子嶺關 在介休縣

南五 溫泉鎮 在孝義縣 西九十里

遼州 東至河東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一百四十里

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平定州界一百三

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

百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

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地漢為涅縣地屬上

黨郡晉屬樂平郡後魏置遼陽縣北齊省隋改置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遼山縣屬遼州大業初州廢以縣屬并縣唐初復

置遼州治樂平縣尋移治遼山改為箕州先天初

又改儀州中利間復曰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

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中州廢

入平定君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金竹舊元

屬平陽路 本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二十七

里領 縣二

榆社縣 在州城西 和順縣 在州城北

黃澤關 在州城東 馬陵關 在榆社 榆嶺關 在和順

行山 縣西北



沁州 東至潞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霍州界

原府太峪縣界三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晉地後屬韓又屬趙秦漢皆上黨郡地後魏置義寧郡隋初郡廢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為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陽路

沁源縣 在州城北 武鄉縣 在州城東北 北六十里

衛

沁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西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關

紫店關 在沁源縣 在武鄉縣北

潞安府 即古潞州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平陽府岳陽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澤州高平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遼州界二百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里至南京二千二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時為黎國書曰西伯戡黎即此後為赤狄潞子國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戰國初為韓之別都後屬趙秦置上黨郡治長子晉徙治潞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大業初改周為上黨郡併置上黨縣唐復為潞州天寶初改上黨郡乾元初復為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復昭義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為隆德府金復為潞州元初為隆德府尋復為潞

州屬平陽路

本朝以上黨縣省入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七十里領縣八

長治縣 附郭 長子縣 在州城西 屯留縣 在州城西 北五十五里 襄垣縣 在州城北 潞城縣 在州城東北 壺關縣 在

城東二十五里 黎城縣 在州城東北 平順縣 三十里

十五里

衛

潞州衛 在州治南 瀋陽中護衛 在州治

關

長平關 在長子縣 五峪關 在黎城東北 二十八里 十八盤隘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在壺關縣東 正梯隘 在壺關縣東 柵林隘 在壺關南 八十五里

一百二十里

澤州 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界四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縣界二百九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

河內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潞州長子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至南京亦一千八百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青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高都縣地漢為上黨河東

二郡地後魏置建興建治高都城兼置建州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為高平郡隋廢郡改

建州為澤州治丹川縣大業初廢州置長平郡唐初復改置建州又於高平縣置蓋州尋廢建州後

蓋州治晉城縣又置澤州治端氏縣貞觀初廢蓋州而以澤州治晉城天寶初改為高平郡乾元初



復為澤州會昌初屬河陽府宋屬河東道金屬平陽府元屬平陽路

本朝以晉城縣併入洪武九年改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六十七里領縣四

高平縣 在州城北 陽城縣 在州城西 陵川縣 在州東

一百四 沁水縣 在州城西 一百里

衛

寧山衛 在州治東北

關

天井關 在城南 太行山 長平關 在高平縣北

撫定大同 出鴻雁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

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勝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勝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勝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眾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眾稍戢迺勝鎮巡為奏乞 赦宥 廷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捶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仍咎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眾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七鎮叅將李賢者率兵往陝西征回賊



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人晉之陝西兵詭駭之曰爾大同軍爲亂 朝廷將令我輩回軍將殺之 尙何怪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安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校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眾夜集擊李校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眾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眾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 伐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 代王曲應之解去 王懼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陷害以三十日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論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 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討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眾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

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眾數人磔屍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真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眾復少定勇得不過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度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諸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金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歸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 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獄稍寧二月二十七日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眾曰夜倡亂者皆



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 詔答之賞賚有差嗣是天祐厚賚多問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安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借其不察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眾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辱國莫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息至邊鎮無任事之臣則懲噎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與屯田草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樂遷者限一二姦究豈能為覆載故行之有道五堡未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知矣彼嘗以安慶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美

孤城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孤數卒之亂則數也至天祐之擒首惡散勝從以孤危之速奇身于克送之羣且不保夕而卒能相繼推定內外安堵其功豈可誣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糜費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者猶媒孽之竟以罷去過哉

再定大同

北漢書錄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祁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

尤酷為捶刑暨役與鎮卒李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眾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勝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剿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美

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詔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伍堡事 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忝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為亂倣令允中



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  
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  
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選卻承師至整隊及城亂  
兵開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眾曰城  
外屍塞道矣汝尙紿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  
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  
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  
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  
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七

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剿之不可乃以  
江桓總兵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  
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  
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  
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奏宗室諸文  
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  
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  
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承帥師與虜戰失利殺  
傷甚眾城中叛卒鼓噪以應虜會長數十人入城諸  
叛卒指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眾  
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 京師中  
外洶洶 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  
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  
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七

都承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  
囚勾虜既云勝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  
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  
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  
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度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  
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  
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  
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應時指揮馬昇爲



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  
插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  
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  
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  
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令曰毋  
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允  
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  
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堯

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

朝廷意眾皆望 闕呼萬歲書乃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

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

卻承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獄果夜驚繼祖

堅卧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乃榜諭城

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擄殺一

二人以狗眾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

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

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  
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

卻承猶沮敗事緒先疏罷承始抵鎮宣 御劄以安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骸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

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

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卻承下獄源清削籍去承降

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皐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 國憲且存付之一獄吏足

矣而何至釀大亂邪彼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

討之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

可盡捕論邪乃以攻蠻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領

鑄之地謬甚矣廟謨本兵猶可諉之事難遙度也

源清受 國重托乃憤其謀不得已而甘為亂階

不恤焉何心也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成

事者乎卻承者固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羣議深濁邊情  
御劄數語賢千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哉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  
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陝西圖叙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

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

昌鳳翔之墟若延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

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

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會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

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地盡為虜有烽火

遂達于內郡矣甘甘肅州涼涼州以西左蕃西蕃右達北虜而肅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望

州尤孤故土魯蕃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為河西

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 實與四川同患苦且亦

不刺北虜小王子枝野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蕃人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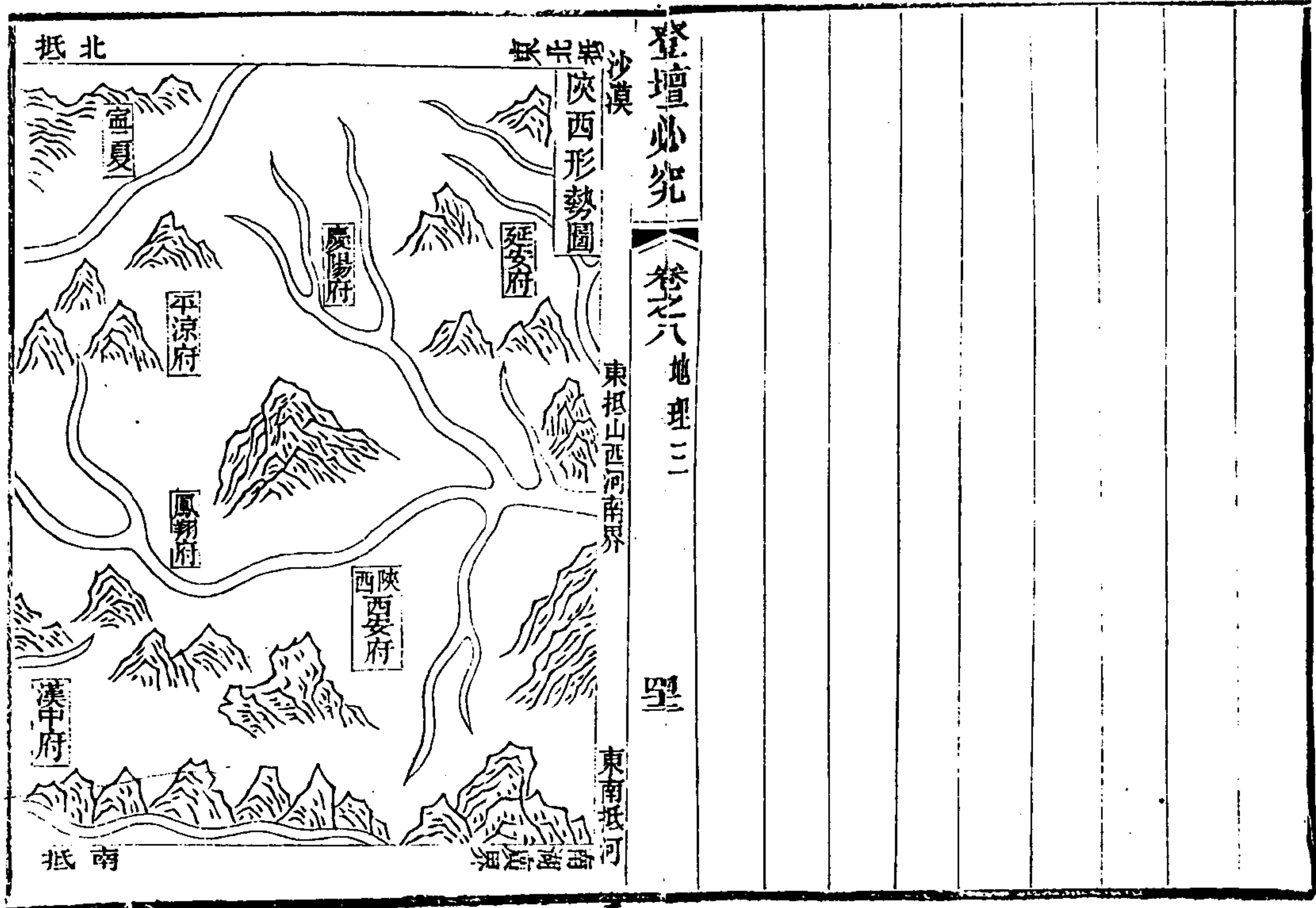
南徙今松藩廛脂地方是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蕃人獻馬易茶頗資其利而逆寇生齒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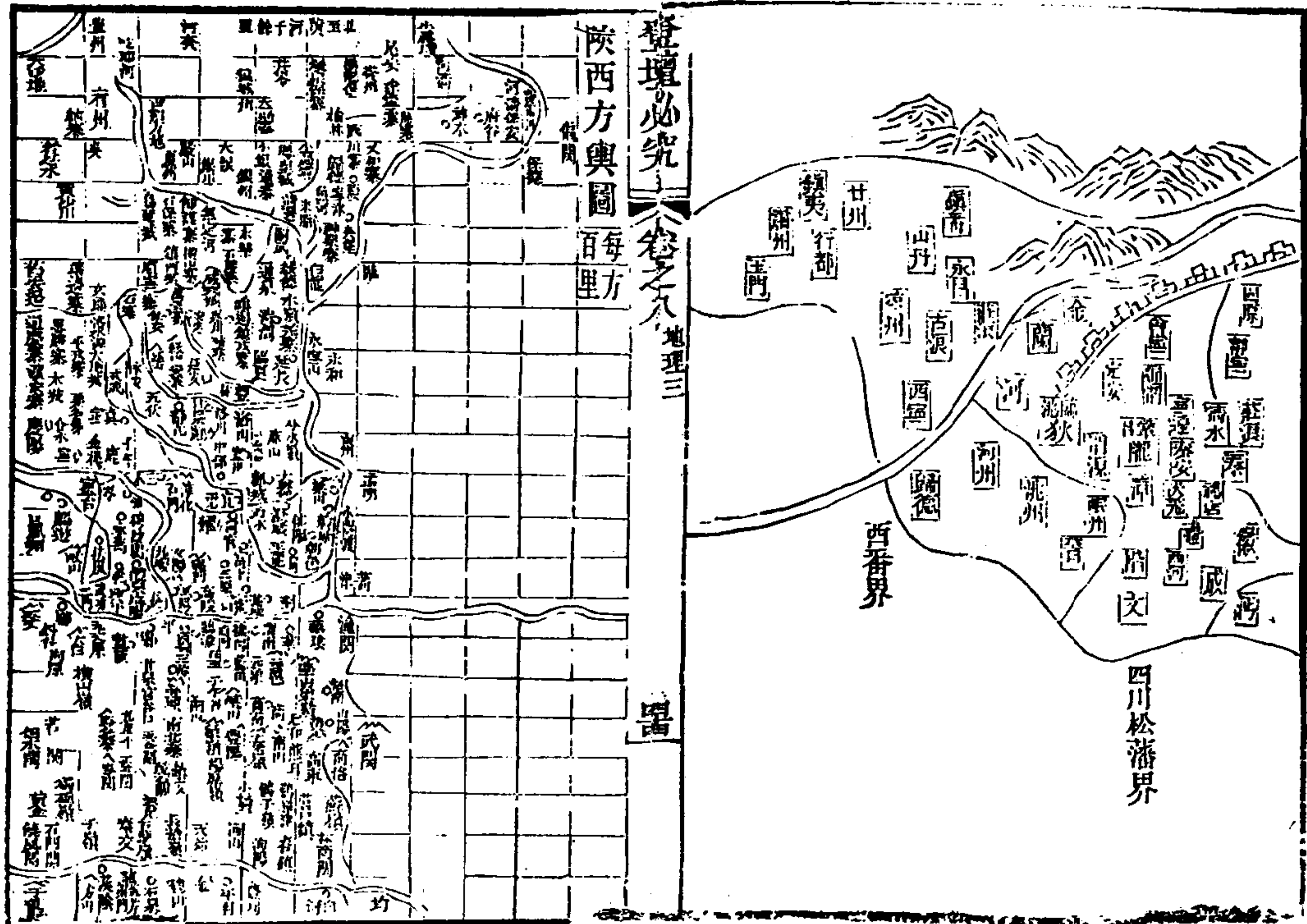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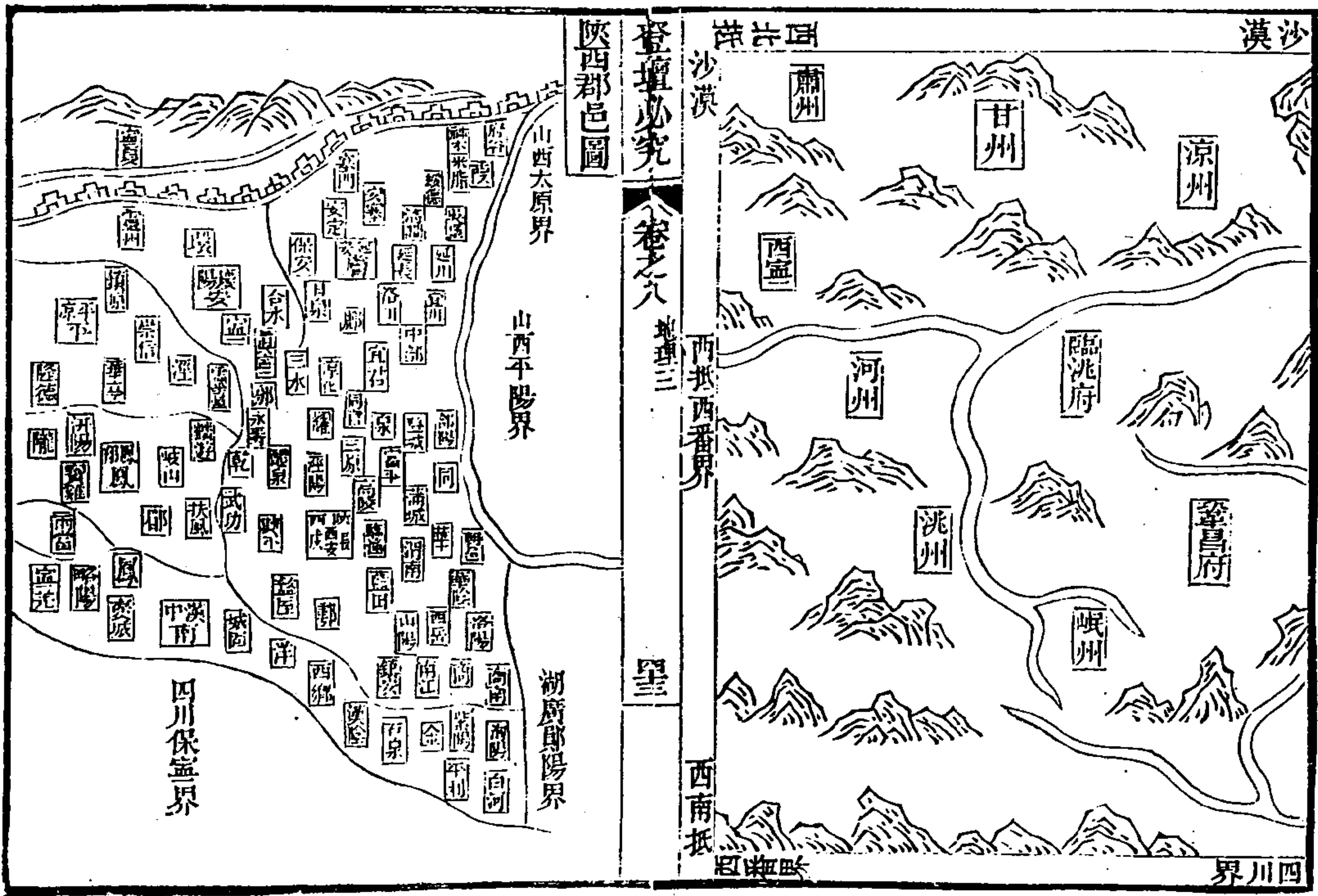
繁而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

安南府之保障全陝竝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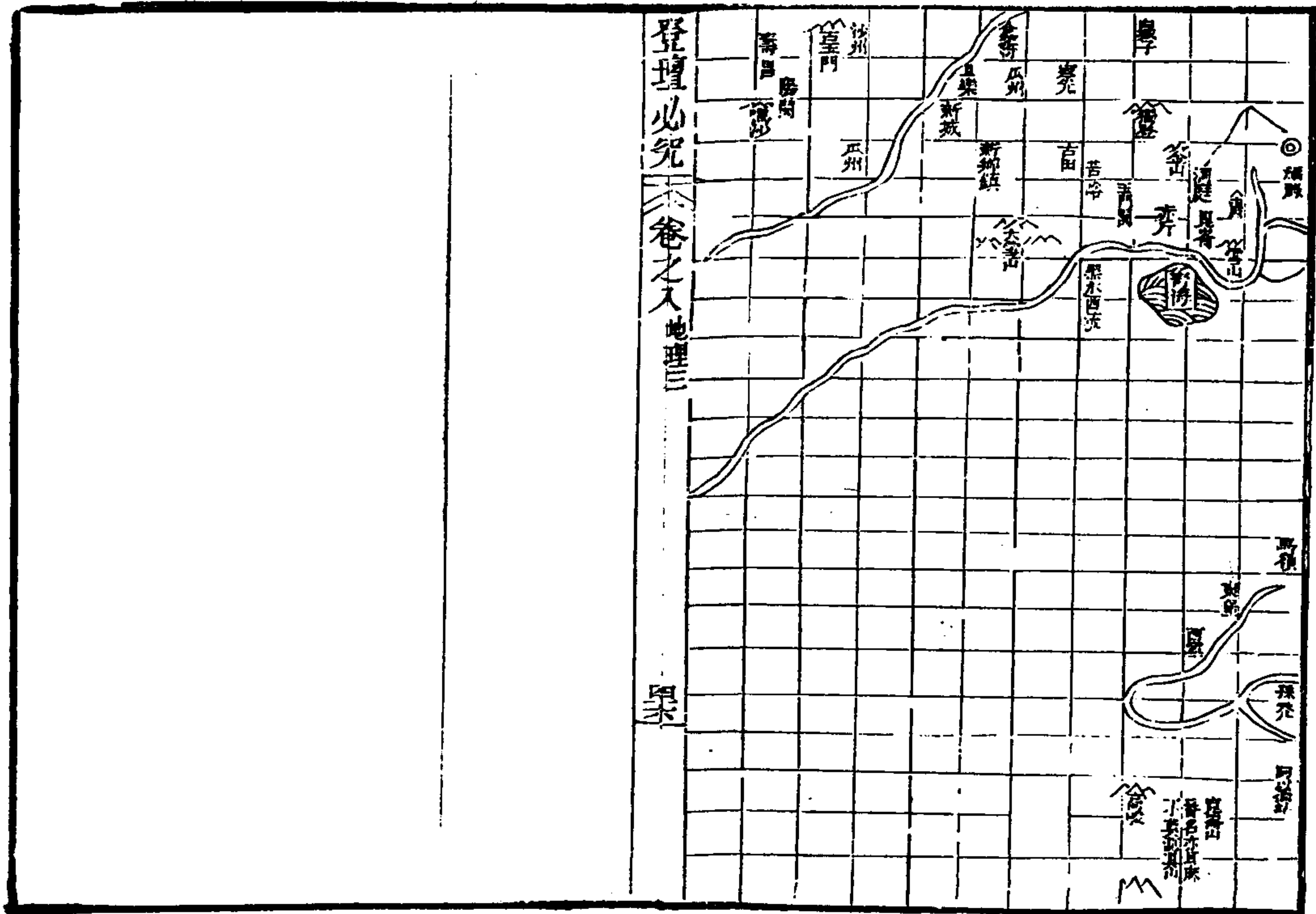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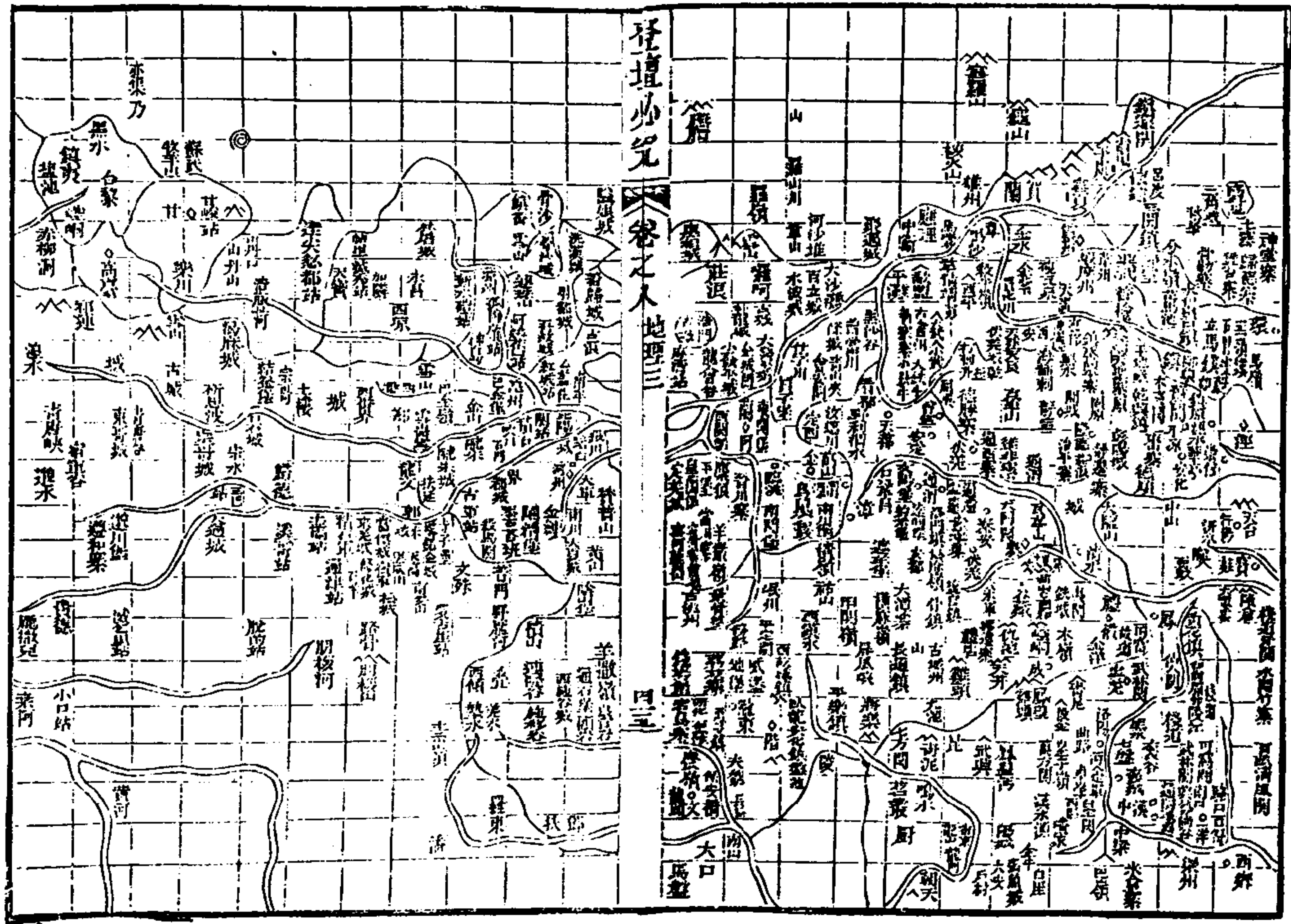
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陝西布政司

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

州部刺史察舉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司

隸如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

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

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

為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

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

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畢

于安西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

肅等處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于甘

州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西安鳳翔平涼

慶陽延安鞏昌臨洮漢中八府置陝西都指揮使司

領西安左西安前西安後平涼慶陽延安綏德鞏昌

臨洮漢中秦州蘭州洮州岷州河州寧夏寧夏中寧

夏前寧夏左寧夏右屯寧夏二十一衛鳳翔金州靈

州文縣四干戶所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

左甘州右甘州中甘州前甘州後肅州山丹永昌涼

州鎮藩莊浪西寧十二衛及鎮夷古浪二千戶所置

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內二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六

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

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西安府 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三百五十里西至鳳

州界六百八十里北至延安府宜君縣界二百五

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六百五十里至南京二

千四百三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吳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王畿地秦置

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東漢於此置雍州尋罷

三國魏改尹為守晉置雍州理京兆未幾為劉石

符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京兆尹

隋初置雍州尋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州又改

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秦漢晉

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為佑國軍五代梁

改承平軍後唐復為京兆府晉改曰晉昌漢改曰

承與宋仍改京兆府屬承與軍路金屬京兆府路

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西安府

府領州六縣三十

商州 在府城東南 同州 在府城東北 華州 在府城

耀州 在府城北 乾州 在府城西北 邠州 在府

北三百里 長安縣 附郭 咸寧縣 附郭 咸陽縣 在府城

西北五



十與平縣 在府城西 一百里 臨潼縣 在府城東 七十里 涇陽縣 在

城北七 高陵縣 在府城北 八十里 鄠縣 在府城西 七十里 藍田縣

在府城東 南九十里 蓋屋縣 在府城西南 一百六十里 鎮安縣 在府城南

里 洛南縣 山陽縣 商南縣 俱屬 商州 朝邑縣 在州

三十里 卻陽縣 在州城東北 一百 澄城縣 在州城

屬同州 白水縣 在州城西北 一百 華陰縣 在州城

二十里 渭南縣 在州城西 五 蒲城縣 在州城北 一百

里屬 華州 三原縣 在州城南 九 同官縣 在州城北 七十

縣 在州城東南 七 醴泉縣 在州城東 七十 武功縣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兗

在州城西南 六 永壽縣 在州城北 九 淳化縣 在州

十里屬 乾州 三水縣 屬 邠州 長武縣 新設

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安後衛 西安右護

衛 以上俱 直隸潼關衛 在潼

關

潼關 在華陰縣 東四十里 子午關 在子午谷中 漢 藍田關 在

田縣東西 武關 在商縣東 一 駱谷關 在藍屋縣西

九十八里 穆陵關 在永壽縣 南四十里 蒲津關 在朝邑縣東

鳳翔府 東至西安府武功縣界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

鳳縣界二百里 北至平涼府靈臺縣界二百二十

里 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 至南京四千八百

里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周為岐周地 春秋

戰國為秦地 始皇并天下 以屬內史 漢初更內史

名中地 郡後復故 景帝分屬右內史 武帝更曰右

扶風 與京兆左馮翊為三輔 三國魏為扶風郡 晉

為秦國 後魏置秦平郡 又於郡東置雍城 鎮後改

鎮為岐州 西魏為岐陽 隋初為岐州 大業初改為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三 辛

改鳳翔郡 尋改鳳翔府 號西京 寶應間 罷京名屬

關內道 五代時屬關西道 宋仍為府 屬秦鳳路 金

置天興軍 屬陝西西路 元為鳳翔路 本朝為鳳翔府 領州一縣七

隴州 在府城東 鳳翔縣 附郭 岐山縣 在府城東

九十里 寶

雞縣 在府城西 扶風縣 在府城東 一 郿都縣 在府

南一百 麟遊縣 在府城東北 汧陽縣 在府城東 九

四十里 隴州 鳳翔守禦千戶所 在府

關 隴關 在隴州西 二里關 在寶雞縣西 大散關 在寶

南五 金牙關 在寶雞縣東南 斜谷關 在郿都縣西

十里 石鼻寨 在寶雞縣 金堽寨 在隴州西

漢中府 東至湖廣襄陽府上津縣界一千四十里 西



保寧府巴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鳳翔府寶雞縣界六百四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五百四十里

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秦置漢中郡漢高祖初為漢王都南鄭即此武帝分隸益州郡東漢末為張魯所據改漢中曰漢寧曹魏復為漢中郡尋入蜀漢後又屬魏置梁州晉陷於蜀桓溫平蜀復置梁州未幾又陷於符秦宋齊梁及後魏皆之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為漢川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為漢中郡唐初復為梁州開元中改曰襄州尋復舊名天寶初又改為漢中郡乾元初復為梁州德宗陸為興元府唐末蜀王氏孟氏繼有其地宋平蜀仍為興元府元為興元路

本朝洪武三年改漢中府領州二縣十四

寧羗州 興安州 即古之金州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 南鄭縣 附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至

襄城縣 在府城西北 城固縣 在府城東 洋縣 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西鄉縣 在府城東南 鳳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沔陽縣 在府城西北 略陽縣 在府城西北 平利縣 在州南九十里 石泉縣 在州西 洵陽縣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漢陰縣 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紫陽縣

衛

漢中衛 在府 寧羗衛 在沔縣北 守禦沔縣右千戶所 在縣 金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關

青石關 在府城南 雞頭關 在褒城縣北 漢陽關 在城縣西北 虎頭關 在褒城縣北 陽平關 在褒城縣西二十里 馬嶺關 在鳳縣西 僊人關 在鳳縣境路 方山關 在漢陰十二里 土門隘 自青岡平蓋過武林 山寨至此甚峻險

平涼府 東至西安府邠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鳳翔府隴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界四百一十里北至慶陽府環縣界二百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里至南京三千二百八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為朝那故地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治高平晉徙治臨涇後魏於潘原縣置武州屬太平郡後周屬原州隋安定郡治安定縣又析置平涼郡治平高唐初屬原州元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後陷初吐蕃中和間復置宋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治所政和中置平涼軍金元皆為平涼府 本朝因之領州三縣七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至

固原州 涇州 在府城東 靜寧州 在府城百二平涼縣 附郭 崇信縣 在府城東 華亭縣 在府城南 鎮原縣 在府城北 靈臺縣 在州城南九里 莊浪縣 在州城東南九里 隆德縣 在州城東十里 屬靜寧州

平涼衛 在府 安東中護衛 在府

衛

平涼衛 在府 安東中護衛 在府

關

一萬八千〇 升 貴 參 日 華 公 書 第 〇 反 之 句



通稍關 在府治東五里 水峽關 在鎮原縣西南境內 蕭關 在鎮原縣西北一百

四十里 瓦亭關 在華亭縣西北 天聖寨 在開城縣東北一百里

長武寨 在涇州東 定川寨 在鎮戎廢城西 靜邊寨 在靜寧州西七十里

得勝寨 在靜寧州南 治平寨 在靜寧州南八十里

新城鎮 在鎮原縣西五十里

鞏昌府 東至鳳翔府隴州界五百五十里西至臨洮府渭源縣界七十五里南至漢中府百縣界

一千二百里北至平涼府開城縣界六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三十

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戎羌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靈帝時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縣道晉仍舊復魏為隴西南

安陽二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寶應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衛寨熙寧中改通遠中崇寧中改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書

本朝洪武三年改鞏昌府領州三縣十四

秦州 在府城東 階州 在府城南 徽州 在府城東四

隴西縣 附郭 安定縣 在府城北三 會寧縣 在府城北二十

通渭縣 在府城東 漳縣 在府城南 寧遠縣 在府城東九

伏羌縣 在府城東一 西和縣 在府城東成

秦安縣 在州西北九 清水縣 在州東

文縣 屬階 兩當縣 在東州八十

衛

鞏昌衛 在州 秦州衛 在州 禮店守禦千戶所 在秦

南二百 階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

石榴關 在秦州南九十里又 大震關 在清水縣南一十里有現子關

羊寨 在府城北 通安寨 在會寧 柏關寨 在四和

西寨 在秦州西 三陽寨 在秦州北 三壘堡 在府城

五鐵城堡 在西和縣東十八 白環堡 在成縣北二

十里有 皂郊堡 在秦州西 止店堡 在秦州西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書

臨洮府 東至鞏昌府隴西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至

里北至莊浪衛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

十六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梁雍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西羌

所居秦置隴西郡漢因之晉析置狄道郡劉宋置武始郡後魏置臨狄郡後周廢隋復置武始郡屬

蘭州後改金城郡唐天寶初置臨州久視中置臨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縣金改熙州為臨府元仍為

臨洮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三 蘭州 在府北二 河州 狄道縣 附郭 渭源縣 在府

一百二 金縣 在府城東一百 十里 屬蘭州



臨洮衛 在府 蘭州衛 在蘭縣 治東 甘州中護衛 在蘭縣 治東北

關

南關 在府 城北 三岔關 在府城西 打壁峪關 在府城北

在府城北 結河關 在府城北 六十里 下觀關 在府城南 八

角關 在府城南 一十八盤關 在府城南 一百二十里 分水嶺

關 在渭源縣 西一十里 摩雲嶺關 在府城北 一百四十里 金城關 在蘭

二里黃 京玉關 在蘭縣 阿干鎮關 在蘭縣南 四十五里 鳳林關

在蘭縣 河西北 阜蘭堡 在蘭縣西南 九十五里 質孤堡 在蘭縣西 一百

東關堡 在蘭縣東 八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考

慶陽府 東至延安府 鄜州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西

百五十里 北至古鹽州 七百里 自府治至京師 二

千七百里 至南京 三千六百里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周之先不羈 居

北地郡 漢因之 東漢至晉 復陷於戎 後魏置朔州

後周廢 隋置慶州 後改爲宏化郡 唐初復爲慶州

天寶初 改宏化郡 至德初 改曰順化 乾元初 復爲

慶州 陞安定軍 五代梁 改武靜軍 宋初 仍爲慶州

治平 以後 與環州 定爲慶慶路 政和中 陞慶陽軍

節度 宣和初 又陞慶陽府 金初 改安國軍 後改定

安軍 皇統初 置慶原路 元初 爲慶陽府

本朝 因之 領州一縣四

寧州 在府城南 一百五十里 安化縣 在府城東

環縣 在府城北 二百里 真寧縣 在府城東 一百

衛

慶陽衛 在府治 西北 守禦環縣 千戶所 在環縣 治東南

關

騏馬關 在府城西 南九十里 清平關 在環縣 橫山寨 在府境東

西接寧羗寨 南接通 柔遠寨 在府城西北 綏遠寨

在安化縣 東接定 懷遠寨 在府城西北 鳳川寨 在合水

邊軍北接神堂寨 懷遠寨 在府城西北 鳳川寨 在合水

五十 平戎寨 在合水縣東北 安化寨 在環縣東 七

邊大板方渠等寨 羅溝河原朱臺流 天固堡 在府

井歸德木瓜射香通歸惠丁等堡 天固堡 在府

蕩原堡 在府城東 二百五十里 又有通寨 麥

川威寧 矜戎 金村 勝羌 定戎 等堡

延安府 東至山西 黃河界 四百五十里 西至慶陽府

一十五里 北至沙漠 漢界 五百里 自府治至京師 二

千二百里 至南京 四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時 白翟所居

秦屬上郡 漢初 屬翟國 尋屬上郡 東漢時 郡邑俱

廢 晉陷於戎 後魏 以爲統萬鎮 未幾 置金明郡 又

改東夏州 後改爲延州 取延水 爲名 隋初 仍爲州

大業初 改延安郡 唐初 復爲延州 天寶初 改延安

郡 乾元初 復爲延州 五代 梁置中義軍 節度 後唐

改彰武軍 宋初 仍爲延州 屬鄜延路 延禧中 陞爲

本朝 復改延安府 領州三縣十六

鄜州 在府城南 一百八十里 綏德州 在府城東北

五百八 膚施縣 附郭 安塞縣 在府城北 甘泉縣 在

十里

府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考



城西南 安定縣 在府城北一  
九十里 保安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八十里  
宜川縣 在府城東南 延川縣 在府城東 延長縣 在  
城東一百 洛川縣 在州城東六 中部縣 在州城南  
五十里 宜君縣 在州城南二 青澗縣 在州城南一百二  
米脂縣 在州城北 吳堡縣 在州城南八 神木縣 在  
城東北 府谷縣 在州城東  
三百里

衛

延安衛 在府 綏德衛 在綏德  
治北 塞門守禦百戶所 在  
塞縣北一 安定守禦百戶所 在安定  
百五十里 保安守禦百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七

戶所 在保安  
縣治

關

蘆關 在安塞縣北 永寧關 在延川  
一百七十里 銀州關 在米脂  
十烏仁關 在宜川 安定寨 在安定縣城內 又有白  
北 李廣寨 在綏德州 孤山寨 在綏德州北 又有白  
榆林庄五 柏林寨 在綏德州東 北 又有柳樹高土  
寨在北 門寨 在綏德州西 又有水麻河 石堡寨 在保安  
順寧寨 在保安縣 德靖寨 在保安縣 義合寨 在綏  
東四 暖泉寨 在米脂縣 神泉寨 在葭州西 大和寨  
十里

在神木縣 懷寧寨 在青澗縣  
西五十里 綏平寨 在青澗縣  
堡營 在保安 靖邊營 在保安  
縣北 黑水堡 在安定縣  
光堡 在綏德州 園林堡 在保安縣  
北三十里 東四十里

寧夏衛

東至省城 慶陽府界三百六十里 西至賀蘭山一百里 南  
九十里 自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 至南京  
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 大文井鬼分野 春秋時 莒戎所居  
秦爲上郡 地漢置朔方郡 晉亂 蘇連夏建都于此  
後魏始置夏州 西魏置宏化郡 後周改懷遠郡 隋  
爲朔方郡 唐置夏州 或爲朔方郡 唐末 拓跋思恭  
鎮夏州 遂世據其地 宋天禧間 其孫德明 城懷遠  
鎮 爲興州 以居 後陞興慶府 又改中興府 元置寧

夏路  
本朝初 改寧夏府 後廢 洪武九年 改置寧夏衛 隸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七

陝西都司 後又增置寧夏前及寧夏左屯寧夏右  
屯 凡四衛

寧夏中護衛 靈州千戶所 在衛南  
一百里 山營 在衛城北二 清水營 在衛城東南  
里 武營 在衛城東南 花馬池營 在衛城東南 河西寨  
在黃河 河東寨 在黃河 潘和堡 在衛城東三十五  
西岸 金貴李祥 張濟 魏敬王 王景堡 在衛城西南四十  
信王 貴任 春葉 誠八堡 王澄堡 在衛城東北三十五里  
俊 邵剛 羅 靖林 阜 王澄堡 在衛城東北三十五里  
薛 襲 陳 剛 六堡 雷 福 桂 文 常 信 洪 廣 高 榮 姚 福 七 堡 謝  
堡 楊 顯 堡 在衛城西南十五里 西北又有陶谷 謝  
保堡 在衛城北十五里 北又有

張亮 李信 丁義 周澄 四堡



寧夏中衛 東至寧夏大霸二百一十里南至平涼府

北至觀音山七十里自衛治京師三千九百里至

南京三千八百三十里本唐靈州地元置應理州

屬寧夏路 本朝洪武初州廢三十二年移建寧夏中衛于此隸

陝西都司領千 戶所五關口

黑山背 在衛城北 黃沙口 在衛城東北 觀音口 在

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大佛寺口 在衛城東北 鎮虜營 在衛城

東四十里 石空寺營 在衛城東 棗園營 在衛城東一

廣武 營 在衛城東一 五百戶堡 在衛城南 羚羊店堡 在

城南六十里 回回墓堡 在衛城南一 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羌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岷州衛冷地峪界五十

里西至生番界九十里南至

疊州生番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臨洮府界一百

十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二百二十里至南京四

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漢以來為諸戎

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至後周始置洮陽郡唐立

洮州隋初郡唐大業初州廢置臨洮郡唐復為洮

州治美相貞觀中徙治臨潭開元中改臨州後復

舊又改臨洮郡唐末陷於吐蕃號臨洮城宋改復

仍置洮州金仍舊元隸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

本朝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洮州衛 軍民指 揮司 石嶺關 在衛城北 松嶺關 在衛城 東三十 里 洮州關 在衛城西 舊橋關 在衛城東 新橋關 在 衛城 南三十里

城西南 黑石關 在衛城東 三岔關 在衛城東 高樓

關 在衛城東 羊撒關 在衛城北六十里以

上九關皆官軍防守 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鞏昌府界一百四十里

西至洮州衛界七十里南至

階州界六百里北至臨洮府界四百里自衛治至

京師四千一百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本古西羌地秦為

臨洮縣地屬隴西郡漢晉因之西魏始置岷州及

同和郡隋州郡俱廢以其地入臨洮郡後復置岷

州唐因之天寶初改和郡乾元初復為岷州治

溢樂縣後陷於吐蕃宋改復和州縣置岷州紹興

初徙治長道縣之白石鎮改曰西和州屬利州路

元於和州縣境復置岷州屬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

帥府 本朝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

都司所千戶所四軍民千戶所一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本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在衛城南 茶埠峪寨 在衛城

東一十 五里白是而東又有行令 鴉山寨 在衛城東南

木肯 寨 在衛城西南一十里白是而西南又有 水磨溝

寨 吳麻溝鹿兒壩柏木植鎮差三至五寨 野狐寨 在衛城西

梅川 寨 在衛城東北三十里白是而東 曹家寨 在衛城

北又有普魯嶺酒店子二寨 栗林寨 在衛城南一十五

里野狐橋冷地峪三寨 梅川寨 在衛城東 沙川寨

在衛城東 陵兀赤分水嶺哈答川 梅川寨 在衛城東 沙川寨

在衛城東 資家族那力高樓鋪 梅川寨 在衛城東 沙川寨

在西固城 西一十里 永寧寨 在衛城東 沙川寨

在西固城 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臨洮府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生番界七十里南至洮



州衛界二百里北至西寧衛界一百七十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東漢屬隴西郡晉屬晉興郡符秦始置

河州隋廢改為抱罕郡唐復為河州天寶初改為安鄉郡後陷於吐蕃宋收復置抱罕縣尋省為寧

河塞後陞為縣屬秦鳳路金復置河州屬熙河路元為河州路屬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置河州衛五年設河州府轄寧河一縣七年建陝西行都司十年立河州左右二衛十二

年省行都司及河州府縣以在衛調洮州改右衛為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領千戶所

六守禦千戶所一

歸德守禦千戶所 在衛城西 老雅關 在衛城西七百里 北九十里

門關 在衛城西一百二十里 積石關 在衛城西一百二十里 殺馬關 在衛城西一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壘

城西一百二十里

靖虜衛 東至海納都二百里西至虎豹口四十里南至郭城驛九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自衛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三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東漢屬金城郡西魏置會寧縣西魏以

縣置會州後周移州治鳴沙城隋復置會寧縣屬平涼郡唐置西會州貞觀中以足食故改粟州尋

改會州後又改會寧郡唐德宗後沒於吐蕃宋收復置敷文縣金置保川縣尋廢以州衛治會川城隸

新會州元初遷治西寧縣即今鞏昌府會寧縣是也

本朝正統二年復修其廢城

置靖虜衛領千戶所四

烏蘭關 在烏蘭山 會寧關 在衛境 迭列孫堡 在衛城北九十里 虎

豹口 在衛城西四十里

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 東至青州千戶所界二百里西至扶州生蕃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蕃界五十里北至階州界一百五十里自所治至京師四千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雍州地春秋戰國時為氐羌地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晉置陰平郡永嘉末為氐羌所據始置文州隋廢為縣屬武都郡唐復置文州天寶初改陰平郡乾元初復為文州屬隴右道宋建交以來屬利州路元屬鞏昌路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階州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玉壘關 在所城東一百二十里 鐵爐寨 在所城南四十里 陰平寨 在所城東一百二十里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階州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階州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階州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階州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壘

城西八十里西有鎮臨江寨 在所城北一里寨西有哈南壩寨 百二十里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東至臨洮府隴縣黃河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西至肅州衛嘉峪山五百七十里北至亦集乃地一千五百里自都司至京師五千四百里至南京五千三百一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以前為月支國地後為匈奴所據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以歸匈奴右臂時號河西五郡晉時張軌據河西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及李暹遷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涼後魏分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唐時地屬隴右道天寶中沒於吐蕃大中間收復故地宋金俱為西夏所據元立甘肅路總管府尋添立宣慰司後改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理于此以控河西諸郡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始於此置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  
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二

甘州左衛 附郭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

衛 甘州後衛 以上四衛 肅州衛 在都司城西  
五百一十里

丹衛 在都司城東北 永昌衛 在都司城東南  
三百一十里 涼州

衛 在都司城東 鎮蕃衛 在都司城東  
五百五十里 莊浪衛 在都

南九百里 西寧衛 在都司城東南一  
鎮夷守禦千戶

所 在都司城西 古浪守禦千戶所 在都司城東南  
六百四十里

關

嘉峪關 在肅州衛城西六十里自是而南又有文  
殊山疏黃山寒水石山紅山觀音山凡五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三

黑山關 在鎮番衛 維木口關 在涼州衛城東三  
十里自西南有倫

公山 倚哥見山東山乾溝 水磨川關 在永昌衛  
西二十里

有白石崖山西南有平羌山胸兒都山鸞  
鳥山一夥樹山土魯于山長城山凡七口 玉門關

在故瓜州西 陽關 在慶壽昌 人祖山口 在都司城  
北一十八里 縣西六里 東北四十

五里西南有大磁窑小 通遠口 在都司城南八十  
里南有顯化宣政

陽化和寧大基化小 紅寺山口 在丹州衛城東北二  
十五里南一百里

有靜寧山和寧山無 石峽口 在西寧衛城東七十  
里西有毗鐵溝山伯

巖川山西蕃溝山南有那海川山可打班山沙  
衛北有軍卜魯川山黑松林山撒兒山總八口

河堡 在都司城西又西有甘浚高臺南有小長樂  
滿東南有黑城其五堡屬甘州左衛

堡 在都司城西北城南有大滿順化  
西北有平源共四堡屬甘州右衛 鎮平堡 在都

東南又其南有小基化西有燕夷西  
北有平川關屬共五堡屬甘州中衛 柳樹堡 在都

西北又東南有古城洪水 板橋堡 在都司城西北  
東共三堡屬甘州前衛

永安堡 在肅州衛城東又城南有永安  
永清東南有永定鹽池共五堡 新河堡 在

丹衛城東又城東南有永興暖泉大  
黃山西南有洪水三洪水店六堡 樂善堡 在永

城東又城西 懷安堡 在涼州衛城西又城北有舊  
有永磨川堡 永昌東有雜木口靖邊共四

堡 西樂堡 在鎮番衛城西又  
城東有東安堡 應理州堡 在莊浪衛

東有泗水西有西大通 伯顏川堡 在西寧衛城西  
南有紅城子共四堡 又城東有石峽

平戎東南有巴州北 護衛堡 在鎮番衛城西南  
有車卜魯川共五堡 屬甘州中衛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三

水寨 在涼州衛 暖泉寨 在涼州  
城東北 衛城東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

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

門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交

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

武王居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

西置不問至 成祖遣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貢

者眾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仍主哈



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各以其會目爲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寢微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唐吐番夷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之北至哈密眾已潰散土魯番遠文等不敢深入止調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奎

甘州者賚賞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宏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尙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眾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於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陝巴情節後尋得三番族會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隨以聞於宏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尙未得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郎與構釁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會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一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賚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賚璽書往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修嘉峪關完乃捕哈密黠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爲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勅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閉嘉峪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奎



關絕諸蕃貢令西城結怨阿黑麻以擣其黨張海等不候報先以宏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蕃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曰牙木蘭率夷眾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衛

登壇必究

卷之二

七

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蕃兵兼程往乘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闇及清皆以功陞秩七何阿黑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宏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陝巴金印至

甘州侯命然後於嶺南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陝巴冠服命總制尙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閑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羅哈刺灰都督并迭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闇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陝巴掎尅諸夷酋曰阿孛刺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

登壇必究

卷之二

七

真帖木兒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乘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孛刺等陝巴死子速檀并牙郎嗣淫嗣為虐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郎走歸土魯蕃時正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令其酋曰火者他只丁入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兼索前被留夷使即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蕃寇赤斤苦峪諸



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蕃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齎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贖哈密城印火信等仍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澤卽奏哈密事寧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還時巡按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檀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於甘州爲質使回速檀滿速

登壇必究

卷八

三

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特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死時哈密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爲奸細內應皆收繫捶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北虜瓦剌聲言擣其巢穴速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寫亦虎仙回回族遂從土魯蕃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密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爲都御史巡撫甘肅土

魯蕃每以殺三夷使爲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尙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爲啓釁罷之都御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蕃退還哈密城池仍許入貢竟不獻總督尙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孀翁同天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嫚多所挾求祥許以哈密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木已從土魯蕃也後兵部尙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

登壇必究

卷八

三

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蕃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族以其同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尙書桂萼議



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與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蕃不得合謀協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不可然漢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不能近保五百里之大寧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賊畏思威可永紓 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斬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國遂皆目為奇功至令守臣得兩蒙陞賞無亦大濫乎若彭澤許幣贖城印則事步欺罔矣此僥倖苟且之圖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白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盛滿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慨惜子澤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圭

平固原寇

出鴻雁錄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為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為姦利間有內事欲北徙者滿四以貨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

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為之泰亦列張把腰事於介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門斂諸土達賄利為餽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壽初襲把丹職後以攻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變檄移文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壽索之壽索懸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眾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俟壽至堡伴許歸罪有司遣其眾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圭

劫壽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眾山中去平涼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罅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眾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馬傑斂賄多應之眾至千餘人叅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



陝西陳介與太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短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綏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欸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尙乏器械執木梃鬪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遣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朝廷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叅將太監劉祥爲

登壇必究

卷八

三

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爲綏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王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夏正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歛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

登壇必究

卷八

三



亦眾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眾潰玉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眾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眾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七

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即敬慎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

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七

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胄馳遶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歛眾入溝四等訴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馮指揮等 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璿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璿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璿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



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勦  
 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  
 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  
 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  
 傷甚眾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  
 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  
 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  
 眾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車渡濠攻城眾恐多  
 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  
 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  
 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戰  
 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城內忠  
 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  
 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眾出戰官  
 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  
 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  
 蓋欲殺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三



伺勦餘賊忠等同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驥南  
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  
卽營中斬之明年正月葦箐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  
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  
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  
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  
二十石劉王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  
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滿寇之亂起下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狼子野心之類乃使之聚處邊境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圭

密邇塞下王鮪北派越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  
國故今降胡多處畿輔之地  
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  
滿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  
說幸其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候事定處之而  
迄今晏然何哉五胡之變往賴具存江統郭欽之  
說愚于滿寇事重有感也

四川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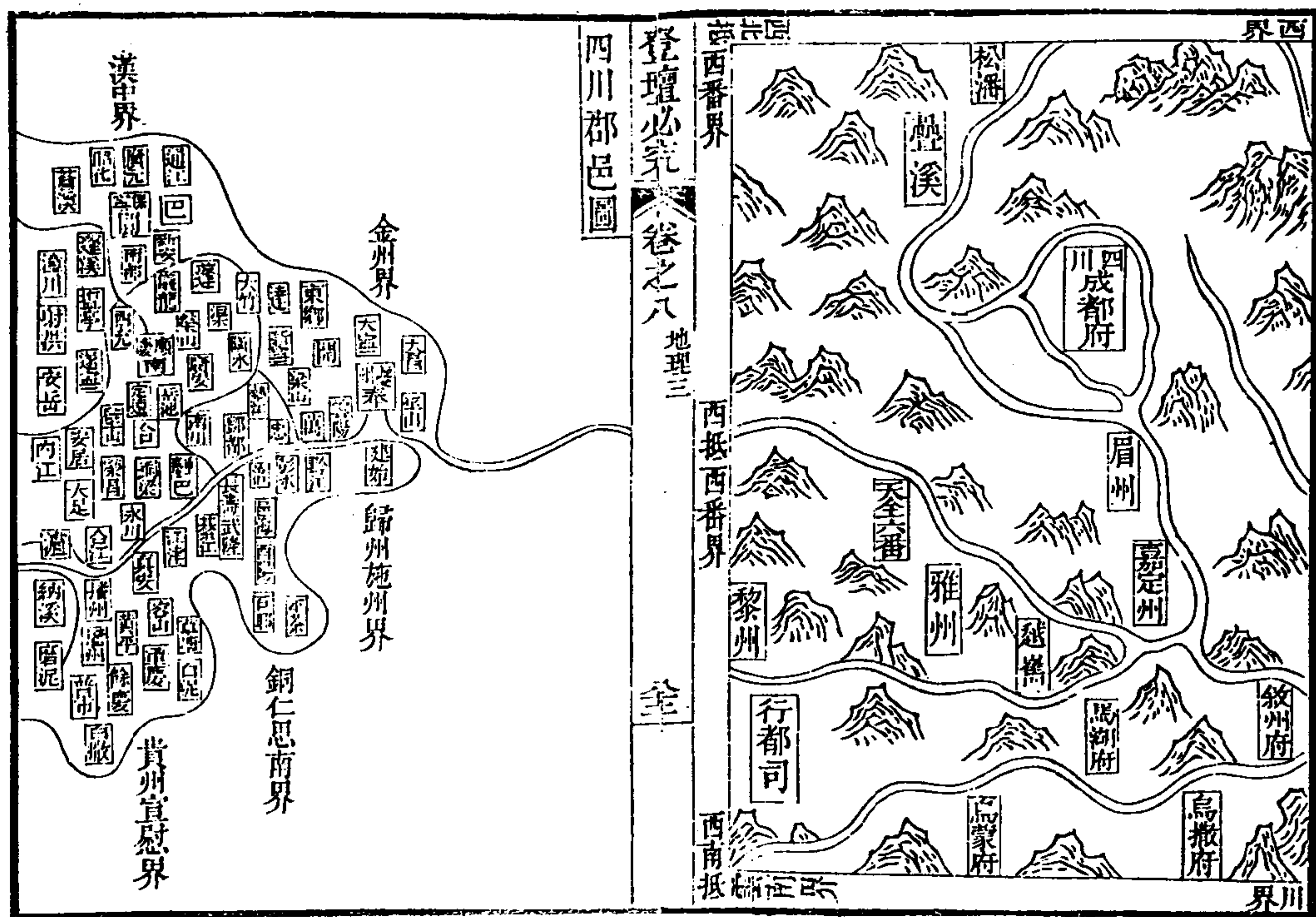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卽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石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蕃族西蕃阻以蠻部東  
鳥業鳥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  
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  
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  
介在蕃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爲蕃  
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卽鎮雄府諸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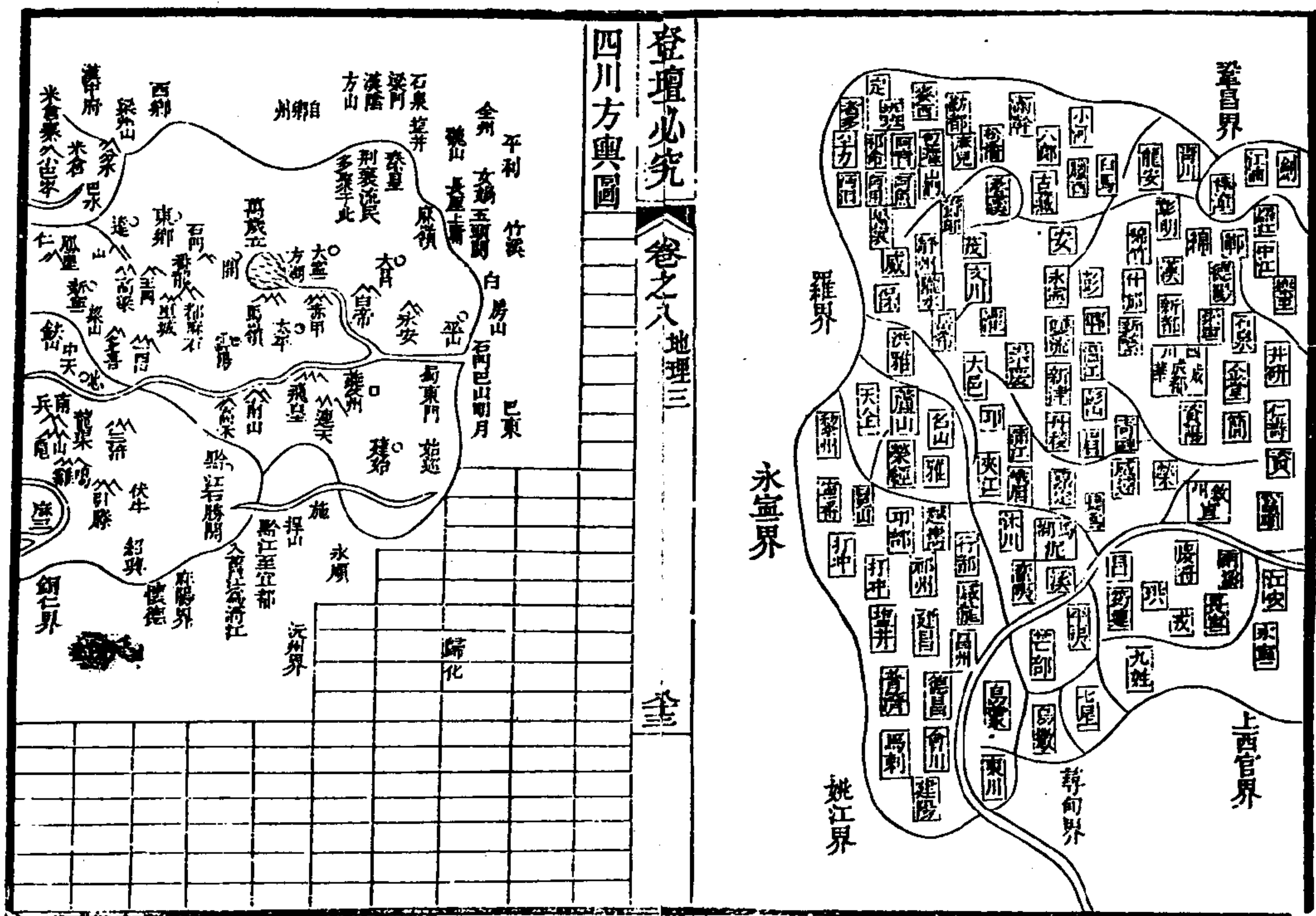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全

民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  
於叙叙州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  
而已乃若礪門地名天全六蕃之臂視諸蕃播州宣  
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相隣接殆與蜀相爲盛衰者  
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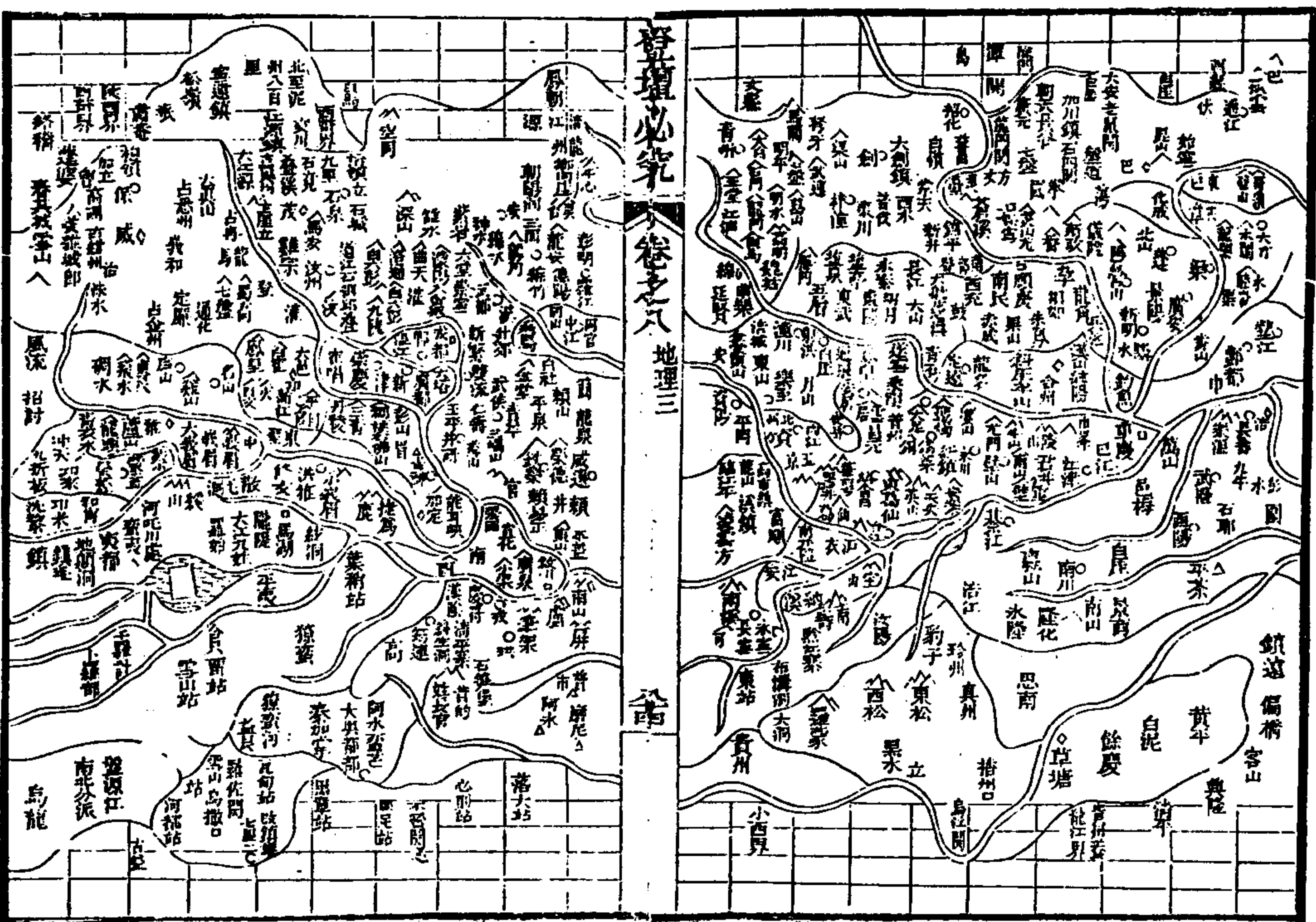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全

四川方輿圖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全

四川方輿圖





四川布政司

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察舉蜀巴廣漢犍  
 爲牂牁越雋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維  
 唐貞觀中於此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東南  
 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劍南治蜀宋爲西川路後分西  
 川爲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  
 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元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  
 治成都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余

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成都保定寧順  
 慶夔州重慶叙州馬湖七府潼川嘉定瀘眉雅五州  
 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龍州永寧二宣撫司  
 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撫司平茶長官司置四川都  
 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成都前成都後利州寧  
 州茂州瀘州敘南重慶十衛松潘軍民衛天全六番  
 招討司疊溪保寧維州青川黔江威州大渡河廣安  
 八所又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前鹽井會川  
 寧番越雋六衛置四川等處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



南川北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司  
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則分治建昌以  
控制邊境云

成都府 東至潼川州安岳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雜  
谷安撫司界六百三十里南至眉州彭山縣  
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潼川州中江縣界二百五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一  
萬七千一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為蜀  
國秦置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蜀郡隸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蜀郡曰導江東漢州郡復舊  
蜀漢都此於益州置牧蜀郡置守晉武帝改蜀郡  
為成都國尋復蜀郡宋齊蜀郡皆隸益州後周置  
益州及蜀郡隋初罷郡大業初復罷州為蜀郡唐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全

改爲益州後置大都督府及歸南節度於此天寶  
初改爲蜀郡至德初改爲成都府又陞爲南京尋  
罷後復於此置總南四川節度使五代時王氏孟  
氏相繼有其地宋爲益州節度使初改爲成都府  
元爲成都路

本朝改爲成都府領州六縣二十五

簡州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漢州 在府城東

十綿州 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茂州 在府城西北

四百五 成都縣 附郭 華陽縣 附郭 雙流縣 在府城

十溫江縣 在府城西 新繁縣 在府城西北 新都縣

在府城北 金堂縣 在府城東 仁壽縣 在府東

六十五里 郫縣 在府城西 資陽縣 屬簡州 資縣

在府東 內江縣 在府東四百里 灌縣 在府西  
三百里 崇寧縣 在府西北八十里 石泉縣 在府城  
北九十里 安縣 在府北八十里 新津縣 在州東  
南 什邡縣 在州西 綿竹縣 在州西 德陽縣 在  
州北 彭明縣 在州北 羅江縣 在州南 汶川縣 在  
州南 保縣 在州西

成都右衛 在府治西三里 成都中衛 在府治西  
南七里 成都前衛 在府治南三里 寧川衛 在府治  
南六里 成都後衛 在府東 威州守禦千戶所 在  
治東 成都左護衛 在府治南七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全

治東 灌縣守禦千戶所 在縣城內 靜州長官司 隴木頭  
長官司 岳希蓬長官司 俱在茂州城南

鹿頭關 在德陽縣北三十里 玉壘關 在灌縣西

松嶺關 在茂州北 魏磨關 在茂州北 雞宗關 在

南四里 七星關 在茂州南 積水關 在茂州東

保寧府 東至夔州府達縣界七百里西至龍州

北至陝西漢中府沔縣界五百九十里自府治至

南京五千九百里至京師一萬三百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地秦

惠王滅巴置巴郡漢巴郡治江州縣東漢末劉璋



改爲巴西郡晉巴西郡徙治閬中縣梁爲北巴郡兼置南梁州西魏改南梁曰隆州又改北巴郡曰盤龍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州爲巴西郡唐復爲隆州先天中改閬州天寶初改閬中郡乾元初復爲閬州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初改安德軍元至元間陞保寧府尋改爲保寧路後復爲府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八

巴州 在府東三百五十里 劍州 在府北三百二十里 閬中縣 附郭 蒼溪縣 在府城北四十里 南部縣 在府城南七十里 廣元縣 在府城北三十里

昭化縣 在府城北四百里 通江縣 在府城東北五十五里 梓潼縣 在州南二百五十里 南江縣 舊名江油在州西南三百里

衛 利州衛 有廣元縣治 保寧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南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兪

關 南津關 在府南 鋸山關 在府北 滴水關 在玉山山下 梁山關 在靈山 和溪關 在府東南二十里 劍門關 在劍州北 涪水關 在江縣

潭毒關 在潭毒山 望雲關 在廣元縣北四十五里 七盤關 在廣元縣北一百六十里 未倉關 在巴縣北五百里 渡口 在昭化縣南

順慶府 東至夔州府梁山縣界六百二十里西至潼川州鹽亭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重慶府定遠縣界一百三十里北至保寧府南部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六十里至京師

八千八百 二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周爲雍州之地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爲充國安漢等縣地仍屬巴西郡漢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爲巴西郡治安漢晉屬巴西郡劉宋析置宕渠郡隋省宕渠入巴西唐初置果州尋置果州治南充州尋復舊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寶慶間陞順慶府元置東川府又改爲順慶路 本朝改順慶府領州二縣八

蓬州 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廣安州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南充縣 附郭 西充縣 在府西七十五里 營山縣 在州東六十里 儀隴縣 在州北一百一十里 渠縣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屬廣安州 大竹縣 在州北一百一十里 屬廣安州 池縣 在州西六十里 隣水縣 在州西六十里

廣安守禦千戶所 在州東 叙州府 東至瀘州江安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馬湖府平遠長官司界六十里南至芒部軍民府界四百七十里北至嘉定州榮縣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九千三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夔國漢隸爲郡治此東漢徙犍爲治武陽南齊復爲犍爲郡治梁武帝立戎州大置六同郡於南廣縣隋初廢六同郡而存戎州大業初改州爲犍爲郡唐武德初復爲戎州移治南溪貞觀初復移治夔道天寶初改州爲南溪郡乾元初復爲戎州宋初州治宜賓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李

登壇必究 卷八



政和間改為叙州取西戎即叙之義元陸叙州路以叙南等處宜撫司治此

本朝洪武初改為叙州府領縣九

宜賓縣 附郭 慶符縣 在府城南一 富順縣 在府東北一百

入十 南溪縣 在府東一 長寧縣 在府東南二 高縣 在府西南一

百五十里 筠連縣 在府西南二 珙縣 在府南三

隆昌縣 在府東南三 興文縣 新設

衛

叙南衛 在府治東

關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叁

摸索關 在府城南 落捍關 在府南 關造關 在府西

里

重慶府 東至夔州府萬縣界六百四十五里西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三百八十里南至播州宣慰司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順慶府岳池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里至京師八千七

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時為巴子國秦滅蜀置巴郡漢巴郡治江州縣漢末劉璋以巴郡治安漢又分置永安郡治江州晉改永安為巴郡郡宋齊復為巴郡皆治江州梁於巴郡置楚州西魏改為巴州後周又改楚州隋初郡縣改渝州治巴縣大業初州廢復為巴郡唐初為渝州天寶初改南平郡乾元初復為渝州五代時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崇寧初改恭州後陞重慶府端平

以後遷治無常元置重慶府路本朝改重慶府領州三縣十七

合州 在府城北一 忠州 在府城東 涪州 在府東四

巴縣 附郭 江津縣 在府城南一 長壽縣 在府東三

大足縣 在府城西三 永川縣 在府城西二 榮昌縣 在府城西三

百一十里 綦江縣 在府城南 南川縣 在府城東

黔江縣 在府城東一 銅梁縣 在州南九十

縣 在州北一 壁山縣 新設 鄧都縣 在州西二百

縣 在州西北 武隆縣 在州南一百七

百四 安居縣 新設 彭水縣 在州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叁

衛

重慶衛 在府治西 石碛宣撫司 西陽宣撫司 石耶

洞長官司 邑梅洞長官司 黔江守禦千戶所

在黔江 忠州守禦千戶所 在忠州治

關

佛圖關 在府城西一 銅鑼關 在府東 石勝關 在黔

東五 米糧關 在大足縣東 化龍關 在大足縣

夔州府 東至湖廣荊州府巴東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重慶府墊江縣界七百四十里南至湖廣

施州衛界二百六十里北至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界八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里至京



師六千九百八十里

禹貢荆梁二州之域天分翼軫分野周初為魚復國春秋為庸國地後屬巴國戰國時楚置并關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安郡建安初改巴郡蜀漢改置固陵郡尋復改巴東郡治永安晉治魚復劉宋置三巴校尉南齊兼置巴州尋省梁置信州皆治白帝城後周移治瀘西尋復舊治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巴東郡唐初復為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州為雲安郡乾元初復為夔州屬山南東道五代時王建置鎮江軍梁徒軍治夔後唐陸為寧江軍節度宋仍為夔州元為夔州路

本朝洪武四年改夔州府九年改夔州十四年復為府領州一縣十二

達州 在府城西 奉節縣 附郭 巫山縣 在府城東一北入百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壘

大昌縣 在府東 大寧縣 在府東北 雲陽縣 在府西二百里

十萬縣 在府西四百里 開縣 在府西四百里 新寧縣 在府西六百里

十梁山縣 在府西六百里 建始縣 在府城南五百里 東鄉縣 新設

平縣 新設

衛

瞿唐衛 在府東北

關

瞿唐關 在府東 鬼門關 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百牢關

鐵山關 在達縣西三十里 深溪關 在達縣東北一千三百里 野相關 在

始縣南一百三十里

馬湖府 東至叙州府宜賓縣界四十五里西至建昌舊州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烏蒙府蠻夷長官司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宜賓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一百六十里至京師九千三百三十里

禹貢梁州之東境天文鬼分野古夔侯國之境夷獠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為犍為郡蜀郡地唐為羈縻驛浪瀾四州地總名馬湖部屬戎州都督府宋時蠻主屯湖內元至元間內附置馬湖路治於馬湖江之南岸屬叙南等處蠻夷宣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馬湖府領長官司四縣一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壘

泥溪長官司 附郭 平夷長官司 在府東南四十五里

宮司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沐川長官司 在府城西五百里

屏山縣 新設

潼川府 東至順慶府西充縣界二百六十五里西至成都府漢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重慶府大足縣界四百七十里北至成都府綿州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蜀地秦為蜀郡地漢置廣漢郡及鄴縣蜀漢分置梓潼郡晉又分置新都郡宋齊仍為廣漢郡梁於鄴縣置新州西魏置置城郡隋廢郡改新州為梓州後改為新城郡唐復為梓州又改梓潼郡後復為梓州又為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為武德軍宋改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為潼川路



本朝初仍為潼川府洪武九年改為州併鄰縣入焉  
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五里領縣六

射洪縣 在州南六十里 鹽亭縣 在州東一百里 中江縣 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遂寧縣 在州南二百里 蓬溪縣 在州東三百二十里 安岳縣 在州南三百里

眉州 東至成都府仁壽縣界八十五里西至雅州名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嘉定州夾江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界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武陽南支二縣地屬犍為郡蜀漢及晉宋皆因之齊分置資通郡梁立青州西魏改眉州治通義縣後周改為青州尋改加州治峨眉山縣隋復為眉州大業初改眉山郡治龍游縣唐復為加州尋析加

州別置眉州治通義縣天寶初改通義郡乾元初復為眉州宋因之改通義縣曰眉山以州屬成都路元屬嘉定府以附郭眉山縣省入

本朝洪武初改為縣十三年復為州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二十

一里領縣三

彭山縣 在州北四十里 丹稜縣 在州西八十里 青神縣 在州南八十里

嘉定州 東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叙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蜀犍為二郡地晉初因之後為夷獠所侵梁於此置青州西魏改眉州後周復為青州尋改嘉州及置平羌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眉山郡治龍游縣唐初復改加州又別置眉州而加州如故天寶初改犍為郡乾元初復為加州宋初因之慶元

初陞嘉定府開禧初又置嘉慶軍元為嘉定路

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一縣八

印川 在州西四百里 義眉縣 在州西八十里 夾江縣 在州西八十里

犍為縣 在州南一百里 榮縣 在州東二百里 威遠縣 在州東二百里 大邑縣 在州北四百里 蒲江縣 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關 二石關 在龍游縣

瀘州 東至重慶府江津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叙州府南溪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界九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五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地秦屬巴郡漢為犍為郡之江陽符縣地東漢建安中置江陽郡晉江陽郡治江陽縣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廢江陽郡改州為瀘州郡及改江陽縣曰瀘州為郡治唐初復為瀘州天寶初改瀘州郡乾元初復為瀘州宋宣和初置瀘州軍節度景定初為元所取尋收復改江安州徙治江之南元復名瀘州遷故治以瀘川縣省入隸重慶路

本朝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七十里領縣三

納谿縣 在州南四十里 合江縣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江安縣 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衛 瀘州衛 在州治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隸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隸



關

龍透關 在州南 倒馬關 在納谿縣南 石虎關 在納谿縣南 博望寨 在州境 綏遠寨 在州境 安遠寨 在江安縣南七

雅州

東至嘉定州夾江縣界八十里西至六番招討司界五十里南至嘉定州峨眉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嘉定州蒲江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周屬雍州秦為嚴道縣地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加郡西魏為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廬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七

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本朝洪武四年省嚴道縣入州直隸四川布政司領縣三

名山縣 在州東北 榮經縣 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蘆山縣 在州西北一百里

衛

雅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南

關

金雞關 在州北金雞山上 金沙關 在州東北二十里 天險關 在榮經縣北四里 紫眼關 在榮經縣西三十里 大關 在榮經縣西八十里 飛仙關

在蘆山縣南五十里 臨關 在蘆山縣北六十里 雄邊寨 在榮經縣西北 礪門寨

東川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會川衛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四里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分野地名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馬得之改曰那札那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後烏蠻闕鮮疆盛自號闕部元初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為闕部軍民官後改為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仍為東川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民府

烏蒙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衛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軍民府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七

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叙州府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八百一十二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為蠻地甸漢為牂牁郡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曰阿統者始遷於寶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宋時封阿朶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本朝改為烏蒙府洪武十六年陞烏蒙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關

羅佐關 在府北二百五十里 烏撒軍民府 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雲南



需葢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軍民府界二百一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九  
千四百  
八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其地舊名巴比兀  
姑後名巴爾自昔烏蠻居之唐時烏蠻之裔孫  
曰烏些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其東西又有  
芒部阿蒙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些之後曰折  
怒者始并其地魏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  
撒路招討司尋改為軍民總管府又改軍民宣撫  
司後陞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為烏撒府初隸雲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改  
烏撒軍民府詳  
四川布政司

烏撒衛 在府城  
守禦七星關後千戶所 在府城  
東南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堯

石駝關 在府城  
七星關 在府城東南  
老鴉關 在府城  
東南

善欲關 在府城東  
三百里

芒部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三十里西至烏蒙  
軍民府界二百四十里南至烏撒軍民  
府界二十五里北至叙州府界二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三  
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為夙流大雄甸  
昔烏蠻之裔阿統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後昌感  
因山名建芒布部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使元  
至元中置芒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為芒布府初隸雲南洪武十六年陞為芒部軍  
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關

阿赫關 在府城南  
二十五里

播州宣慰使司 東至貴州偏橋衛界四百八十里西  
至瀘州合江縣界一千五百里南至  
貴州養龍坑長官司界九十里北至重慶府綦江  
縣界三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百里至  
京師九千  
七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秦為夜郎且蘭二  
縣地漢屬牂牁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  
北界首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那施釋燕六  
縣州及縣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州為播州治遵  
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州唐末沒  
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為播州縣  
隸南平軍又改軍為寨隸珍州尋置播州安撫司  
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音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播州宣慰司又陞  
宣慰使司領長官司十六安撫司二

播州長官司 附郭 餘慶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南  
一百六十里

泥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東  
容山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  
南三百里

眞州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  
重安長官司 在宣慰  
使司東

南四 草塘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東  
黃平安撫司 在  
宣慰使司東

南三百里

關

烏江關 在宣撫  
三渡關 在宣慰司  
黑水關 在宣慰  
司西九

太平關 在大樓  
山上



永寧宣撫司

東至播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瀘州江安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芒部軍民府界

四百里北至瀘州合江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五千六百一十里至京師八千七百八十里

永寧衛

在司治西南

赤水衛

在司治東南

普市守禦千戶所

戶所

在長官司東

摩泥千戶所

在赤水衛城

阿落

密千戶所

在赤水衛南

前千戶所

在赤水衛南

白撒

千戶所

在赤水衛

東七十里

關

魚浮關

在司城東

雪山關

在司城東南

赤水河關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頁

城東一百五十里

龍州宣撫司

東至漢中府沔陽縣界四百里西至木瓜坪西番界三百里南至威都府安縣界四百里北至白馬路長官司界三百一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八百里至京師一萬二千一百四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周秦時為氏羌地漢為陰平道屬廣漢郡北都尉治此永平後置陰平郡蜀漢以陰平屬益州晉有陰平平廣二縣屬陰平郡梁時為楊傑李龍遷所據後魏得其地置江油郡治江油縣西魏兼置龍州後周仍舊清罷郡州存大業初廢州為平武郡義寧初改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領江油清川二縣至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政和中改政州紹興初復為龍州資補中徙治雍村元祐徙治武都後為龍州宣慰

本朝洪武七年改為龍州二十三年改龍州軍民千戶所尋復龍州宣慰七年改龍州宣撫司隸四川布政司而於清川縣置清川守禦千戶所隸四川

司

青川守禦千戶所

在司東一百二十里

關

胡空關

在司治西北

北雄關

在青州守禦千戶所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

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長河西宜慰司界一百四十里南至

雅州界六十里北至韓胡宣慰司界一百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九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頁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蠻獠之地西魏為如陽縣地屬蒙山郡隋初屬蒙州唐屬

羈縻州隸雅州都督府宋隸雅州元置碣門寨雅長河西寧遠等處宜撫司屬土蕃等處宣慰司後司六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本朝併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

關

禁門關

在司治西

黎州安撫司

東至冲天山八十里西至雜道長官司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越橋衛界九十里北至榮經縣界二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九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徼都地漢定西南夷以符都為沉黎郡等罷郡置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並隸蜀郡東漢西部都尉領蜀郡屬國晉時李雄據蜀以



漢嘉蜀二郡地分置沈黎漢原二郡後復為晉有廢漢原沈黎而置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宋齊並為沈黎郡後周兼置黎州及沈黎縣尋置齊復置縣及登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臨邛郡後唐復置南登州尋廢後割雅雅二州地置黎州神龍中州廢開元初復置天寶初改為洪源郡尋改曰漢源乾元初復為黎州治漢源縣五代時前後蜀繼有其地宋屬成都府元屬土蕃等處宣慰司本朝洪武八年省漢源縣改為黎州長官司十一年陞黎州安撫司

大渡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西北隅 黑崖關 在司城西清

溪關 在大渡河外

平茶洞長官司 東至石耶長官司界一十里西至貴州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宣撫司界五十里南自司治至南京五千七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八百六十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重

禹貢荆梁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轍闕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三國吳為黔陽縣地後周屬奉州隋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天寶間屬寧夷郡五代時歸於蕃宋政和間得其地置平茶洞元初改溶江芝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民安撫司

百六十 七里

本朝洪武八年改為平茶洞長官司隸西陽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四川布政司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吐蕃草地界四百八

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界二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二十

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觜參分野古氏羌地西漢始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宋齊因之後

周置龍洞郡及扶州治嘉城縣隋郡廢以其地屬汶山同昌二郡唐初於加城置松州後置都督府天寶初改交州郡後復為松州廣德初歸於吐蕃至元時始內附

本朝洪武十一年置松潘衛二十年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占藏先結簇長官司 蠟匝簇長官司 白馬路

簇長官司 山洞簇長官司 阿昔洞簇長官司

北定簇長官司 麥匝簇長官司 者多簇長

官司 牟力結簇長官司 班班簇長官司 祈

命簇長官司 勒都簇長官司 包藏簇長官司

阿昔簇長官司 思曩兒簇長官司 阿用簇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高

長官司 潘幹寨長官司 八郎安撫司 庶兒

匝安撫司 阿角寨安撫司 芒兒者安撫司

小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東一

鎮夷關 在司城西 西寧關 在司城南 安化關 在司

里新塘關 在司城南 歸化關 在司南 北定關 在司

一百二 浦江關 在司南一 望山關 在司城東 雪攔

關 松司東 風洞關 在司東 黑松林關 在司城東 三

舍關 在司城東 小子關 在司城東一 鎮革堡 在司

九十里

城南

城南



五十里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

東至黎牛山界五里西至生

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南至茂州衛界三

八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背參分野古氏羌地漢為葭

陵縣地屬蜀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針郡及縣

隋初郡廢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武德

初始置翼州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為翼州

鎮衛山與大嶽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為羌人所

據不置州縣

本朝洪武十一年平定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右千

戶所兼茂州衛二十五五年改疊溪守禦軍民千戶

所兼四川都指揮使

司領長官司二

疊溪長官司 在所城

北一里 鬱郎長官司 在所城西

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五里

南橋關 在所城

南五里 小關 在所城

東五里 疊溪橋關 在所治中

橋關 在所城南

十五里 徹底關 在所城南

三十里 永鎮橋關 在所

治北

四十里 鎮平關 在所治北

六十里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 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西至常

南武定府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界一百四十

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

五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背參分野本內府夷郡都國

地漢武帝置越嶲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無

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

後復為嶺州治越嶲縣大業初改為越嶲郡唐初

復改嶺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嶲郡至德初設於

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為

崇詔所居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

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

四川行省尋改為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

昌路為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為軍

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 附郭 建昌前衛指揮使司

附郭 寧番衛軍民指揮使司 在都司城北

越嶲衛

軍民指揮使司 在都司城北

鹽井衛軍民指揮使

司 在都司城東

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 在都司城東

南五百里

守禦禮州二千戶所 俱在建昌衛

北六十里 守禦打冲河中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五里

前千戶所 在建昌衛城西

守禦德昌千戶所 在建昌

南一百四十里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戶所 在鹽井衛北

四十里 守禦迷易千戶所 在寧番衛東

昌州長官司 在建昌衛

南二十里 威龍長官司 在

西八十里 昌州長官司 在建昌衛

南二十里 威龍長官司 在

昌衛東南四 潛濟長官司 在建昌衛西南

百一十里 馬刺長

官司 在鹽井衛

印部長官司 在越嶲

衛東

雙橋關 在鹽井衛城

古得關 在鹽井衛西

永昌關

在會川衛城

迷耶關 在會川衛

大龍關 在會川衛

西三十里

南六十里

西六十里



甸沙關 在會川衛北一百六十里 松平關 在會川衛南一百八十里 沙陀關

羅羅關 俱在番寧衛東一百七十里 北山關 在寧番衛北二十里 烏角

關 在寧番衛南五十里 九盤關 在寧番衛東一百八十里 刺伯關 在越嵩衛西北

二十里 小相公嶺關 在越嵩衛南三十里 青岡關 在越嵩衛北四十里 海

棠關 在越嵩衛北一百四十五里 曬經關 在越嵩衛北一百八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頁

蜀平蜀盜

出鴻猷錄

藍廷瑞郡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眾反劉烈眾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眾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尙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頁

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茅壩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郡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攻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焚燹督



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勇

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三津殺掠仍于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欲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

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章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鬻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草

會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鬻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自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僱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



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章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蕡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聖

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眾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定何士昂掇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

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各關並進直衝高粱賊不能禦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眾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宜冉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眾候明年復來其約前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聖

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擄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蓋



郡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  
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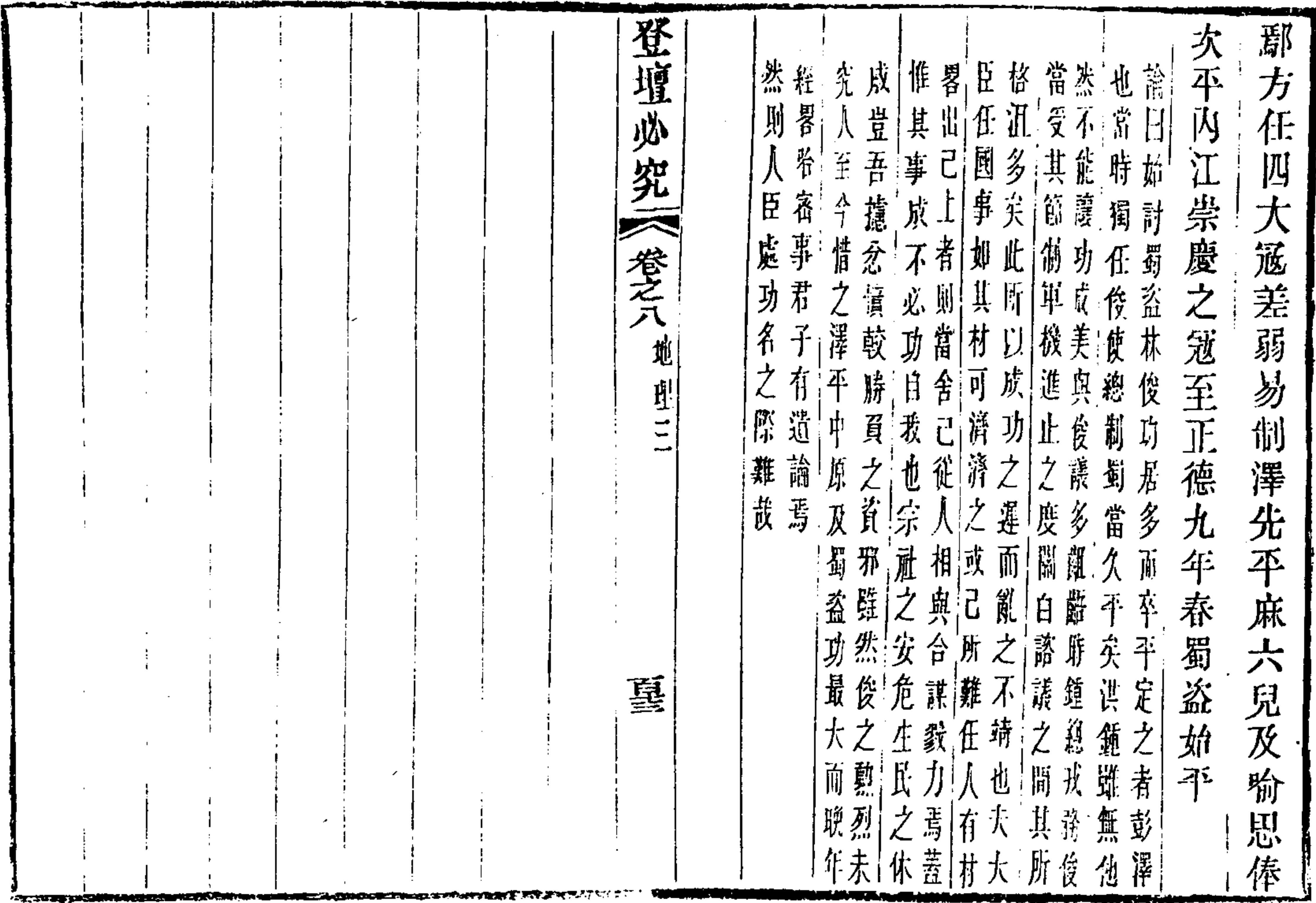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獨任俊使總制劉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能讓功成美與俊讓多離斷肘鍾總戎務俊當受其節制軍機進止之度關白諮議之間其所格阻多矣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己上者則當舍己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蓋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據念績較勝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勲烈未究人至今惜之澤平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畧密事君子有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三

壘



播州路進長圖





附征播州說

播州土酋楊應龍先代本中土籍自唐宋以來世為夷人所畏服其轄有五司七姓使統率馴擬毋令梗化以是世受 國恩至隆重矣往年亦嘗征番採木頗稱恭順最後調遣征伐頗識戎事鷲鷲之心漸生而虔劉之禍益慘稱兵境上逆我顏行 國家畧示懲艾以不治治之此浩蕩之深仁也本會征採皆用五司之民力四方結納皆索五司之民財不思愛恤其人民而反懟怨焉始而信七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翼

姓之歛弄以虐五司既而任一已之猜疑復虐七姓敵國盡在舟中而人心離叛不可收拾彼且縱恣殘暴日甚一日孽狐跳踉莫逃天網議者曰彼殘彼夷何與中國夫播州地居三省之中應龍職在藩臣之列五司七姓貢馬輸糧又皆 朝廷之赤子固非東倭北虜比也應龍自為亂首夷民離畔不能上道 國憲下撫諸夷當不免於削奪之令况罪積邱山驟犯 王畧又有目不忍視而口不忍言者乎古稱伐三苗征葛伯邊徂莒彼三聖

人者何為也議者曰應龍身居險地若虎負隅我將集餉繕兵從事於東北不暇與夷民為報復計故姑事羈縻以安夷俗古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老成謀國之忠猷也但謂曠久稽虐焰益張甚者圍城捉讎擄及都司譬之草也荒原千里無害夷曠而畎畝黃稗必害嘉禾應龍黃稗而且荆棘一日不芟則嘉禾之害一日不去先是安國亨戕殺官兵止議罰曠故應龍得以橫肆無忌應龍戕殺官兵又議罰曠而國亨之子疆臣雖童牛之牯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三

翼

抵觸之禍漸形彼伏此興相為犄角西南之地半屬夷酋獨奈何令此輩效尤無已時耶議者曰應龍兵強食足彼主我客未易言勦似矣彼所稱兵食無非出自五司七姓五司七姓之外夫復奚賴哉及五司七姓既叛之後當 朝廷議勦之時本會狼顧脅息人固未之知也日夜以厚利招誘江外生苗盡散五司七姓之貲財僅僅得其歡心居亡何 朝廷不議勦而議罰應龍又慮五司為讐不令江外生苗歸其本土資糧既盡剽掠橫行應



龍雖欲禁之不可得是時本會常懷尾大不掉之慮內恐懼而外張大故縱諸苗剪其鬣已者以快志又陰幸五司仇恨諸苗使不得合謀以叛我此應龍奸謀詭計惟智者而後知之各苗既躡五司招朋集黨謂可常據其土地五司之民雖與應龍誓不共戴而又慮朝命仍歸應龍管轄終有畏志故鋒鋌所及唯有扶攜老稚而逃耳儻然朝廷之上一意進勦天威所加山川草木亦將效靈誰其敢抗陸梁如劉李狡猾如東倭雷霆一怒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稟

拾芥摧枯終於擒滅况楊會一區區釜鱗嫩臂哉且川貴湖廣土司多與應龍為隣其兵力皆不在應龍下如安疆臣富強之勢十倍於應龍使安氏不念唇齒之相依不為羣小之鼓弄而毅然為助順之舉將朝出師而夕就縛無難者往歲議征本會貴省司道嘗嚴督安氏以圖厥功疆臣第祥應之遣五千人出沒山箐楊為我助而實陰黨楊會即奚敢反戈內向而坐觀成敗此其本願也為今之計必欲誅戮亦何埃奇謀秘畧為哉總督軍門

駐劄重慶偏于一隅去湖貴數千里而遙勢難兼制政宜移鎮水西地方常川貴接境之地專督安疆臣大舉征進不吝破格題賞安氏其將誰誘耶更下令各隣播土司許各勵兵分道並進取楊會一寸之地卽以一寸賞之取楊會一尺之地卽以一尺賞之人自為戰家自為守使世世子孫常有其地不廢糧馬之貢彼亦何憚而不為朝廷一殫力也五司被虐播遷者許復其土地人民官職徑屬貴州布政司統領之夫如是則播地可瞬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稟

息席卷矣彼江外諸苗始為利誘而利盡則散始為勢脅而勢盡則離此理勢之必然者椎髻雕題之衆故非五百人之擾擾孰肯為田橫死義哉議者曰楊會恃險固為固若天險之不可升卽有播地將柰之何予惟恐楊會之不入圍耳誠一入圍非三窟之穴可同日而語也我固不易上而彼亦不易下用智將一員精兵三千守其要害而令各枝兵分佈其地縱楊會猛如咆虎爪牙既剪其將安施且國中無山泉可蓄不耐久困日出奇兵以



撓之陰縱反間以離之則人心自搖內亂將起如  
寧夏故事所可慮者外城未破耳外城既破人人  
自危而反間易入海龍圍海字與臨同音術家以  
爲楊會被醢之應行且立見其然矣議者曰應龍  
卽不入圍中止嚴據各險官兵亦將柰何予謂川  
貴之險與各邊不同各邊止一面鄰中國彼據一  
面之險以當我而我不能入又不能借夷地進攻  
其後今播地雖險四面皆吾中國地也向所謂分  
道並進見有成算一閱圖而可知也楊會出入山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稟

險聲息難通其能左顧右盼首尾相應成率然之  
勢耶顧今最可慮者川貴不共力文武不和衷郵  
遞阻則期會難齊將官分則號令不一道路有險  
易而推諉有詞土募不同情而進退靡定是可憂  
在我而不在敵也且芻糧難於轉運器械難於整  
擐天多陰霾山澗蒸濕弓矢火藥卒難調治斬獲  
苗級原議賞功三兩與斬獲倭虜首級什伯相懸  
而荷戈行陣之苦亦不減於東北此人心所以無  
必死之念而玩寇養亂有以也有志於勦播者其

尙留念於斯乎至若山川之險黠會之詐可坐而  
策之易易耳不然徵側之勇冠一方呂嘉之威行  
五嶺何以竟就伏波之戮終摧下瀨之師哉向征  
播州之役予曾執戟行間入險攻敵皆倣谷戰之  
法而爲之諸苗抵殺十數次莫不奔敗不幸川師  
信其詐降因而敗績故貴州之師亦告撤焉計渡  
江界河入黃灘關軍聲已振咫尺播州而噍於鄰  
師之拙想其餘魄尙有旦夕之寄耳予故知入播  
道路之詳而楊會之不難致也今不能提戈貴筑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三

稟

以報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卷之九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輿地說

王鳴鶴曰漢世尉佗王南粵服屬諸蠻夷雄據一

方抗衡中夏是時以一蠶會倚嘉為相猶能經畧

其疆域而安輯其人民今天下一統禮教覃敷矧

嶺南利擅山海號稱樂園宜其民用是富而邦由

之靖矣願猶有挺身為盜日肆憑陵至令軍旅之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一

興殆無寧歲者何哉說者謂良民困於徵求諸夷

失於撫處斯豈不易之定論也耶嶺右接壤滇黔

山箐之峭深夷情之狡猾風壤氣習大都類似譬

彼禽獸然豢養有方必且馴伏一拂其性跳梁躑

躅貽患實深藤峽麓川清平之役已事可鑒也雖

然當今之時所蒿目而怵畏者廣則有海寇之警

滇則有緬賊之橫而貴筑靄翠之裔地連肘腋禍

機漸萌端居帷幄者其善為 國家深維焉

廣東圖叙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南連

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湖廣江由惠惠州潮州潮州可以制閩越

是福建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

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

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託名通番因無事則挺

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

山之禁久弛肅送鹽米入山通教治不修而大征數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二

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征蠻幕府在焉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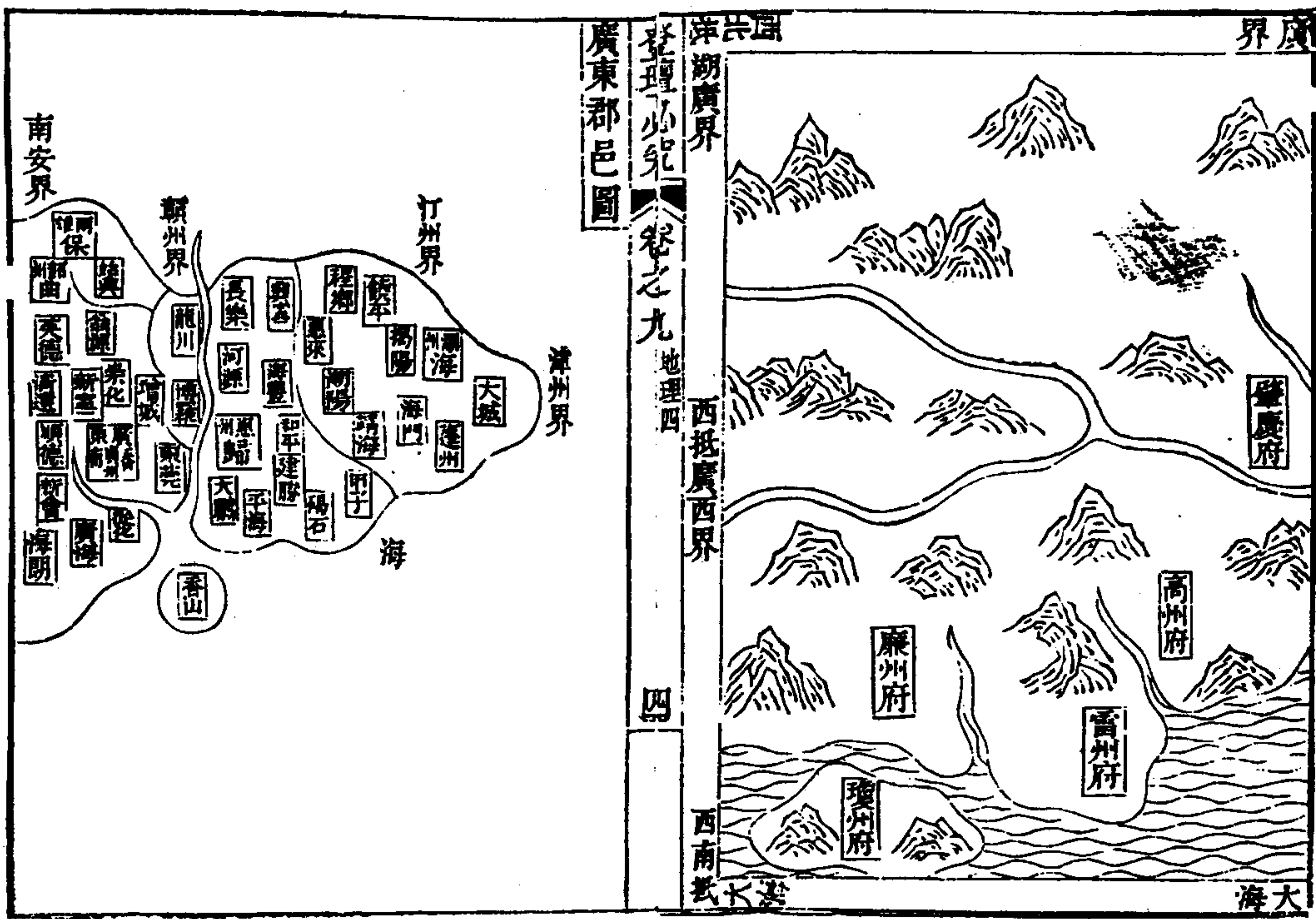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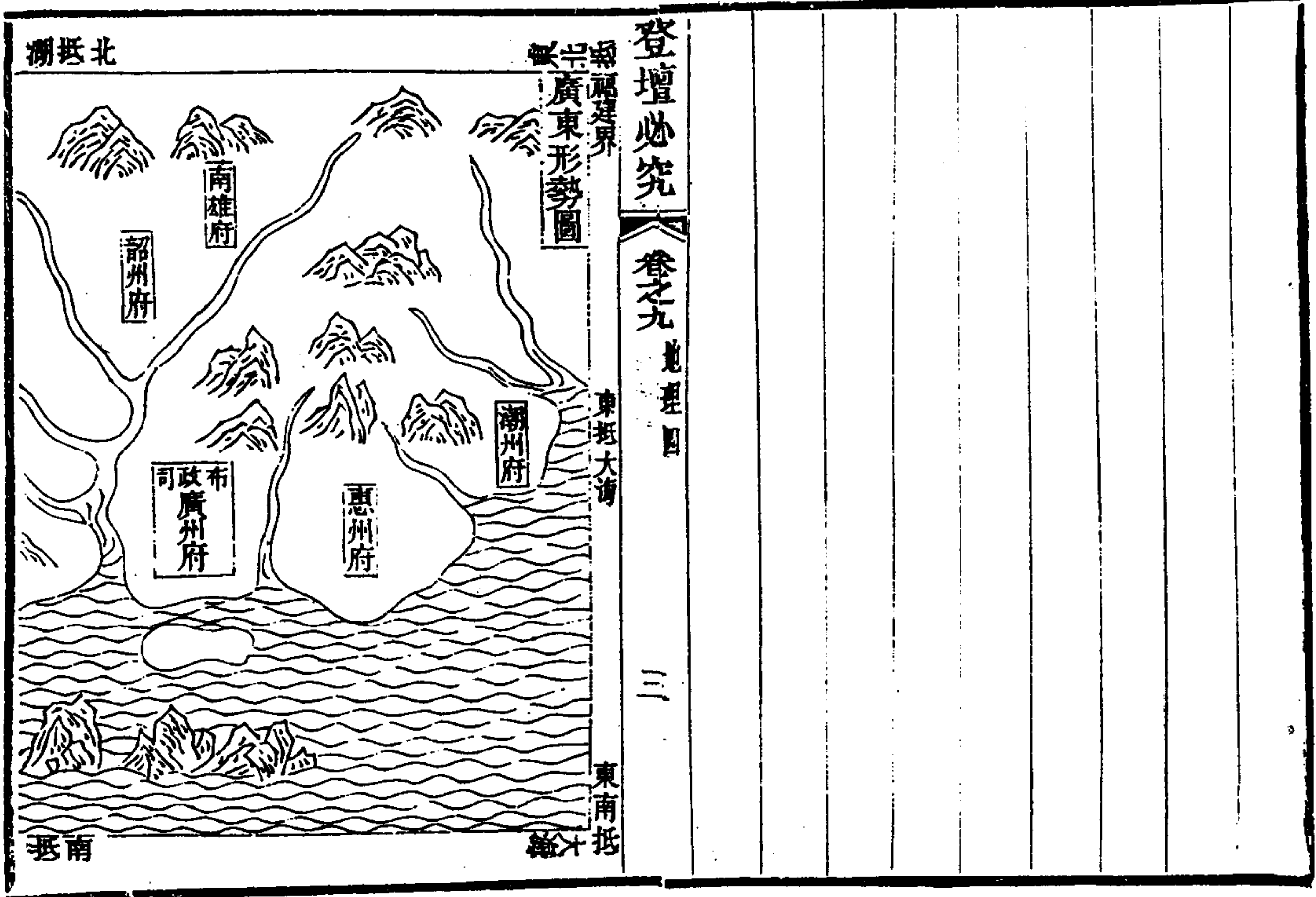
太監總兵都御史俱駐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甯歲兵糧供饋咸以

待乏況地產珠池在廉州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

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

貧困者廣東是也











廣東布政司

廣東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爲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雷州隸江西行中書省

本朝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廣州韶州南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七

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十府置廣東都指揮使司領廣州左廣州右廣州前廣州後海南廣海清遠惠州碣石肇慶雷州海南神電潮州廉州十五衛增城新會新興陽江德慶韶州南雄七守禦千戶所置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嶺南嶺東嶺西海南海北五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廣州云  
廣州府 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二百二十里西至肇慶府高要縣界二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三百四十里北至韶州府英德縣界三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三百九十里至京師七千八百三十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南越地秦於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爲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禺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南海郡乾元初復爲廣州唐未置清海軍節度宋爲廣州清海軍大觀初陞爲帥府元置廣州路

本朝改廣州府領州一縣十五  
連州 在府城西北 南海縣 附郭 番禺縣 附郭 崇化縣

順德縣 在府城西 東莞縣 在府城東南 增城縣

在府城東一 香山縣 在府城南一 新會縣 在府城

百九十里 清遠縣 在府城北二 新安縣 龍門縣 陽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八

山縣 在州東北二 新寧縣 連山縣 在州西二三

水縣

廣州左衛 在府城內近北 廣州右衛 在左 廣州前衛 在左

廣州後衛 在右 南海衛 在東莞 廣海衛 在新會縣

十清遠衛 在清遠 增城守禦千戶所 在增城 新會

守禦千戶所 在新會 東莞守禦千戶所 在東莞 大

鵬守禦千戶所 在東莞 香山守禦千戶所 在

山縣 連州守禦千戶所 在連州

治東 連州守禦千戶所 在連州 治西



關

滄谿關 在陽山縣北 蓮花寨 在增城

白沙寨 在番禺縣界內

韶州府 東至南雄府始興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廣

遠縣界三百七十里北至湖廣郴州桂陽縣界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百粵地戰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本朝洪武初改為韶州府領縣六

曲江縣 附郭 樂昌縣 在府城西 仁化縣 在府城東

乳源縣 在府城西 翁源縣 在府城東 英德縣 在府

南二百二十里

衛

韶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 東南

南雄府 東至江西贛州府信豐縣界二百四十里西

府龍南縣界三百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

七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戰國地屬楚秦屬

保昌縣 附郭 始興縣 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惠州府 東至潮州府潮陽縣界六百五十三里西至

南京四千九百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四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本朝洪武初廢循州改置惠州府領縣十

歸善縣 附郭 博羅縣 在府西城 海豐縣 在府城東

河源縣 在府城北 龍川縣 在府城東 長樂縣 在

城東北 興寧縣 在府城東北 和平縣 永安縣

長寧縣 此二縣新設

衛

惠州衛 在府治 碣石衛 在海豐縣東南 河源守禦



千戶所 在河源 龍川守禦千戶所 在龍川 長樂守

禦千戶所 在長樂 平海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南 海

豐守禦千戶所 在海豐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 在海

東二百一 捷勝守禦千戶所 在海豐縣南

潮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五十里西至惠州府海豐縣

南二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五十里北至

南京六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

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牽牛分野古為閩越地秦屬

南海郡漢初屬南粵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

咸和中屬東官郡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兼置

東陽州後改曰濠州陳罷州隋廢郡置潮州治海

陽縣大業中為義安郡唐武德中復為潮州天寶

初改潮陽郡乾元初復為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

開寶中平其地仍為潮州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

改置潮州路

海陽縣 附郭 潮陽縣 在府城南一 揭陽縣 在府城

西七十里 五里鄉縣 在府城西 饒平縣 在府東二

百八十里 大埔縣 在

東一百 惠來縣 在府南一 澄海縣 在府

一十里 普寧縣 新設 平遠縣 新設

肇慶府 東至廣州府南海縣界九十里西至廣西

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里南至高州府電白縣

界六百里北至廣州府清遠縣界一百七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四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為百粵

地秦為南海郡地漢武帝平南粵為蒼梧合浦二

郡地三國吳及晉屬蒼梧郡劉宋置越州治四

會縣梁置高要郡治高要縣隋平陳廢越州入

四會縣又廢高要郡置端州大業初改信安郡唐

復改端州又於四會縣置南緞州屬嶺南道貞觀

中改為貞州尋廢天寶初改端州為高要郡乾元

初復為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重和初陞州為肇

慶府仍改軍曰肇慶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

肇慶路隸廣西尋復隸廣東

本朝洪武元年改路為

府領州二縣十二

德慶州 在府城西二 羅定州 新設 高要縣 附郭 四會

縣 在府城北一 新興縣 在府城南一 陽春縣 在府

二百四十 陽江縣 在府城南三 高明縣 在府南一 封

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三

川縣 在州西一 開建縣 在州西北三 東安縣 西

百二十里 寧縣 此二縣 廣寧縣 在府西北 恩平縣 在府南二

八十五里 肇慶衛 在府 德慶守禦千戶所 在州 守鎮四會千

戶所 在縣 新興守禦千戶所 在縣 守鎮陽春千戶

所 在縣 陽江守禦千戶所 在縣 守禦海朗千戶所

在陽江縣東 守禦雙魚千戶所 在陽江縣西

南五十里 高州府 東至肇慶府陽江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高

州府石城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海岸二百

五十里北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界一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八千六



百四十  
七里

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地漢為合浦郡之高梁縣三國吳置高梁郡後又置高梁郡晉以高梁併入高梁郡劉宋復置高梁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州存大業初廢州置高梁郡治高梁縣唐武德中復置高州天寶初改高涼郡元初復為高州治電白縣五代時為南漢所據宋開寶中得其地又廢潘州以茂名縣來屬景德初併入寶州徙治茂名尋復置高州元至元間改置高州路仍治電白

本朝洪武初改高州府徙治茂名領州一縣五

化州 在府城西 茂名縣 附郭 電白縣 在府城東北 南九十里 四十五里

信宜縣 在府城西北 吳川縣 在州城南七 八十五里 屬化州 石城縣 在

城西一百一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三

衛

神電衛 在電白縣東南 一百八十里 高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內北

信宜守禦千戶所 在信宜縣 治東北 宜川守禦千戶所 在

川縣 守鎮石城千戶所 在石城 縣治西

關

北額寨 在電白 邨黎寨 在茂名縣 礪洲寨 在吳川縣 南四都

廉州府 東至化州石城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廣西上思州界三百三十里南至海岸八十里北

至廣西南寧府橫州界二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六百二十里至京師九千六十五里

古南越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為象郡地漢武平南粵置合浦郡三國吳改珠官郡未幾復為合浦郡

劉宋於郡置越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曰廉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為合浦郡治合浦縣唐初

罷郡復置粵州貞觀中改為廉州因郡有大廉河故名天寶初復為合浦郡乾元初又復為廉州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為廉州元置廉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廉州府又改為廉州屬雷州府十四年復為府領州一縣二

欽州 在府城西一 合浦縣 附郭 靈山縣 在州北二 百四十里 百一十里

衛

廉州衛 在府 永安守禦千戶所 在合浦縣 東六十里 欽州守

禦千戶所 在欽州 城內 守鎮靈山千戶所 在靈山 縣東

關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古

如昔寨 在欽州西一百六十里交趾界 上寨據大山之巔勢甚險阻 鹿井寨 在

雷州府 東至海岸一十里西至海岸二百里南至海岸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九

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四十里

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秦平百粵置三郡此屬象郡漢為徐聞縣屬合浦郡梁分合浦郡置合州尋

改南合州隋仍為合州治海康縣大業初州廢唐武德間復置南合州貞觀初改為東合州尋又改

為雷州因郡有擊雷水故名天寶初改為海康郡至德初復為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隸廣南西路

元置雷州路

本朝改為雷州府領縣三

海康縣 附郭 遂溪縣 在府城北一 徐聞縣 在府城 百八十里 南一百



五里

雷州衛 在府治東 海康守禦千戶所 在海康縣西 樂民

守禦千戶所 在遂溪縣西南 海安守禦千戶所 在

間縣西 錦囊守禦千戶所 在徐聞縣 東一百里

瓊州府 東至海岸四百九十里西至海岸四百一十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

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漢武平南粵置珠崖儋耳

漢置珠崖縣隸合浦郡三國吳置珠崖郡治徐聞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五

初廢郡大業中州廢復置珠崖郡及置儋耳臨振

二郡唐置崖州及儋振等州後又增置瓊州治瓊

山縣天寶初改瓊山郡乾元初復為瓊州五代時

屬南漢宋仍為瓊州大觀初以黎母山置鎮州及

靖海軍節度政和初廢鎮州以其地及靖海軍歸

瓊州屬廣南西路宣和中改瓊管安撫都監元改

置瓊州路屬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曆初改乾寧

軍民安撫司 本朝洪武初改為瓊州尋

陞為府領州三縣十

儋州 在府城西南 萬州 在府城東南 崖州 在城南

一百一十里 瓊山縣 附郭 澄邁縣 在府城西 臨高縣 在府

衛

城南二百九 十里屬儋州 陵水縣 在州城南六 感恩縣 在府城

海南衛 在府治西 儋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西 萬州守禦千

戶所 在州治西 崖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西 清瀾守禦千戶

所 在文昌縣東 昌化守禦千戶所 在昌化縣治南

山守禦千戶所 在陵水縣 出鴻猷錄

平兩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蓋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六

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

諸山皆矜研巖巖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

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稠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

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

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

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為隩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宜

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

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

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十數處峽以



南有腸牛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週遭蓋六  
百里其中多冥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  
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獠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  
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獠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  
始解景泰中獠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  
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政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  
制率以招撫糜之時 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七

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尙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  
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  
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  
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爲  
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督都

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  
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闕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  
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  
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  
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  
禍也大藤峽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六

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  
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  
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  
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  
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



江士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爲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崑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爲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魂魄矣因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九

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金楊瑛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

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岫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棚拒之雍令磨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棚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藤峽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十

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彛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理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獯人國初曾充戎伍之用近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



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會帥統之而以故會裔為吏日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

論曰嶺南諸蠻有獠獠狢獠而獠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服食詭譎巖壑林菁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羣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奸黠通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潘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為撲滅蓋非有包藏不軌之謀勝武中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三

原之志亦豈能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強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誘恣任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令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鴛草薶蕪獲厥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能踵而無子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昆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強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算也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越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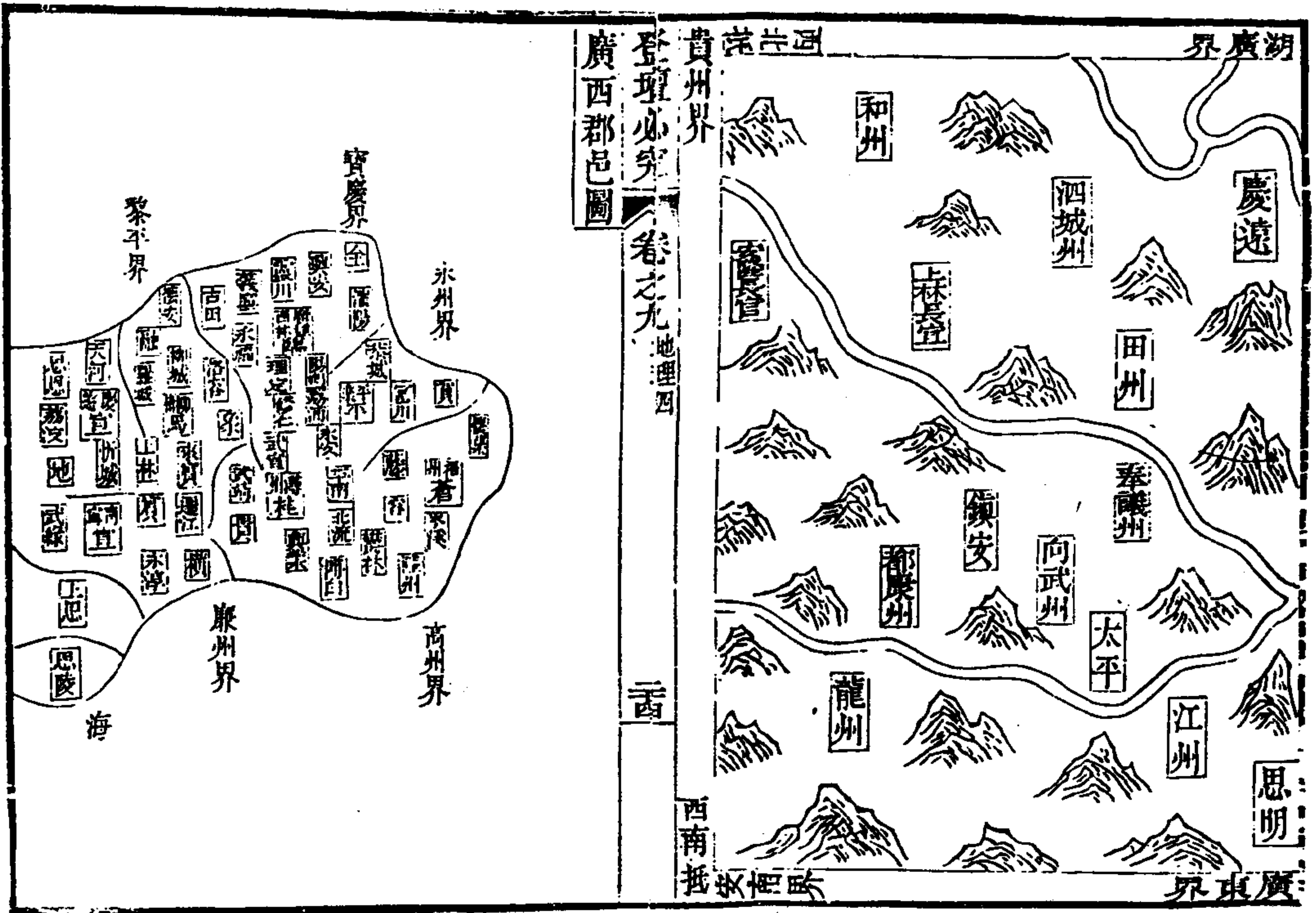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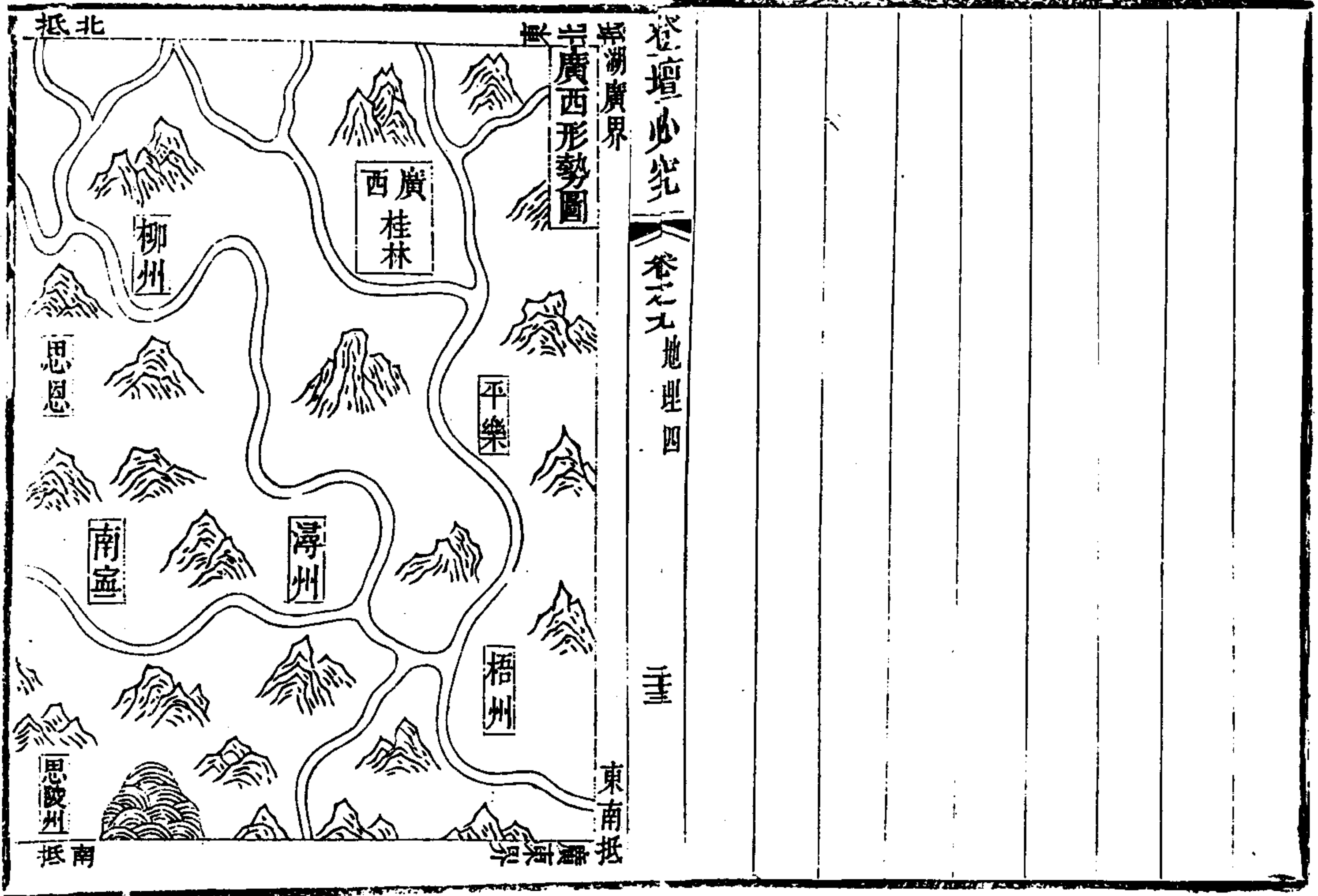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九

廣西圖叙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在潯府屬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劫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潯州府屬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西延六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三 州在興安府屬與武岡州湖南屬陽崗接壤獠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州柳州屬慶遠慶遠屬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內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並罹慘毒而賓州柳州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州寧濶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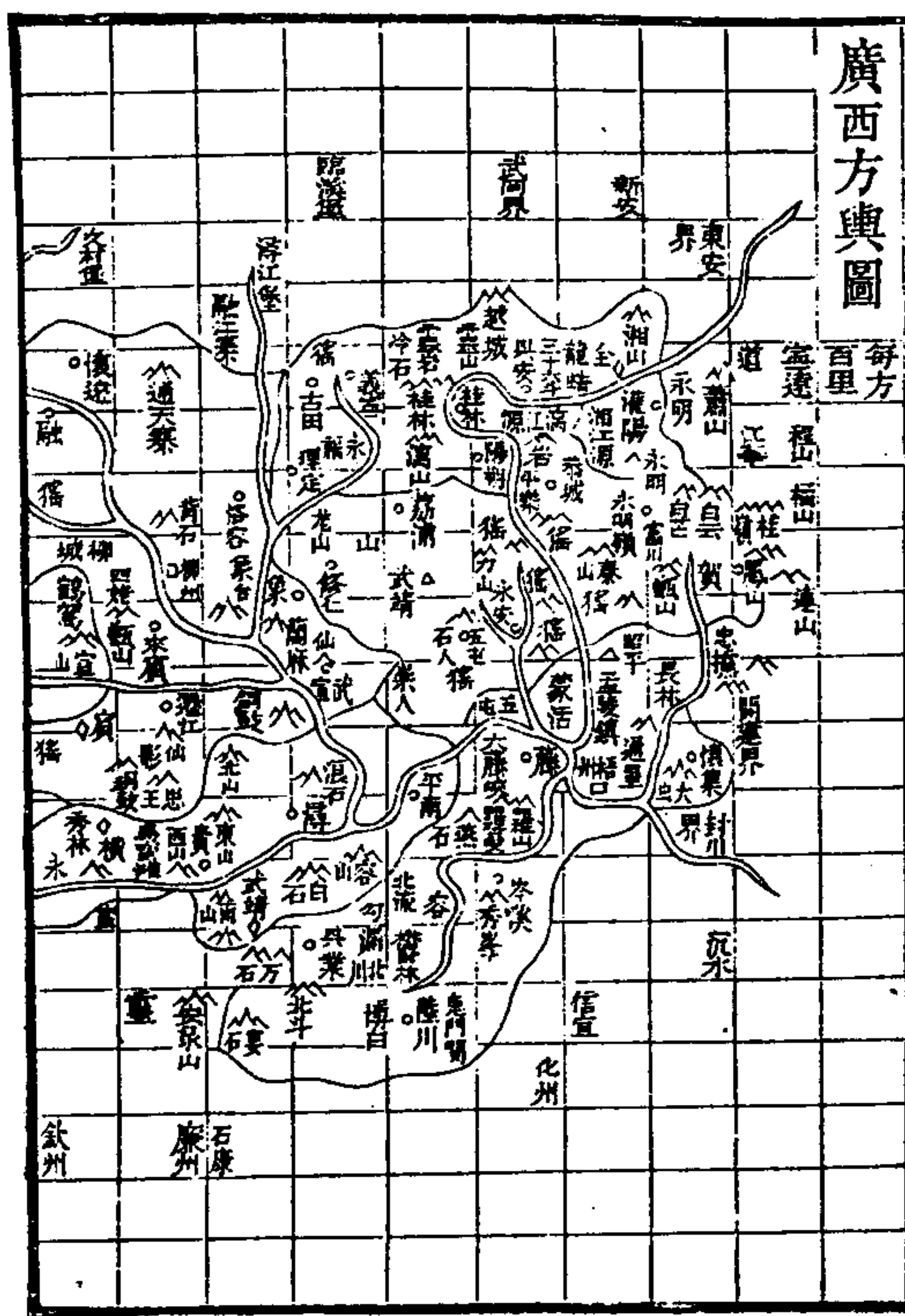
田寧田寧屬既已殘破則泗城州已傾心內向屢立戰功思報矣其南寧控邊兩江坐躡交趾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莞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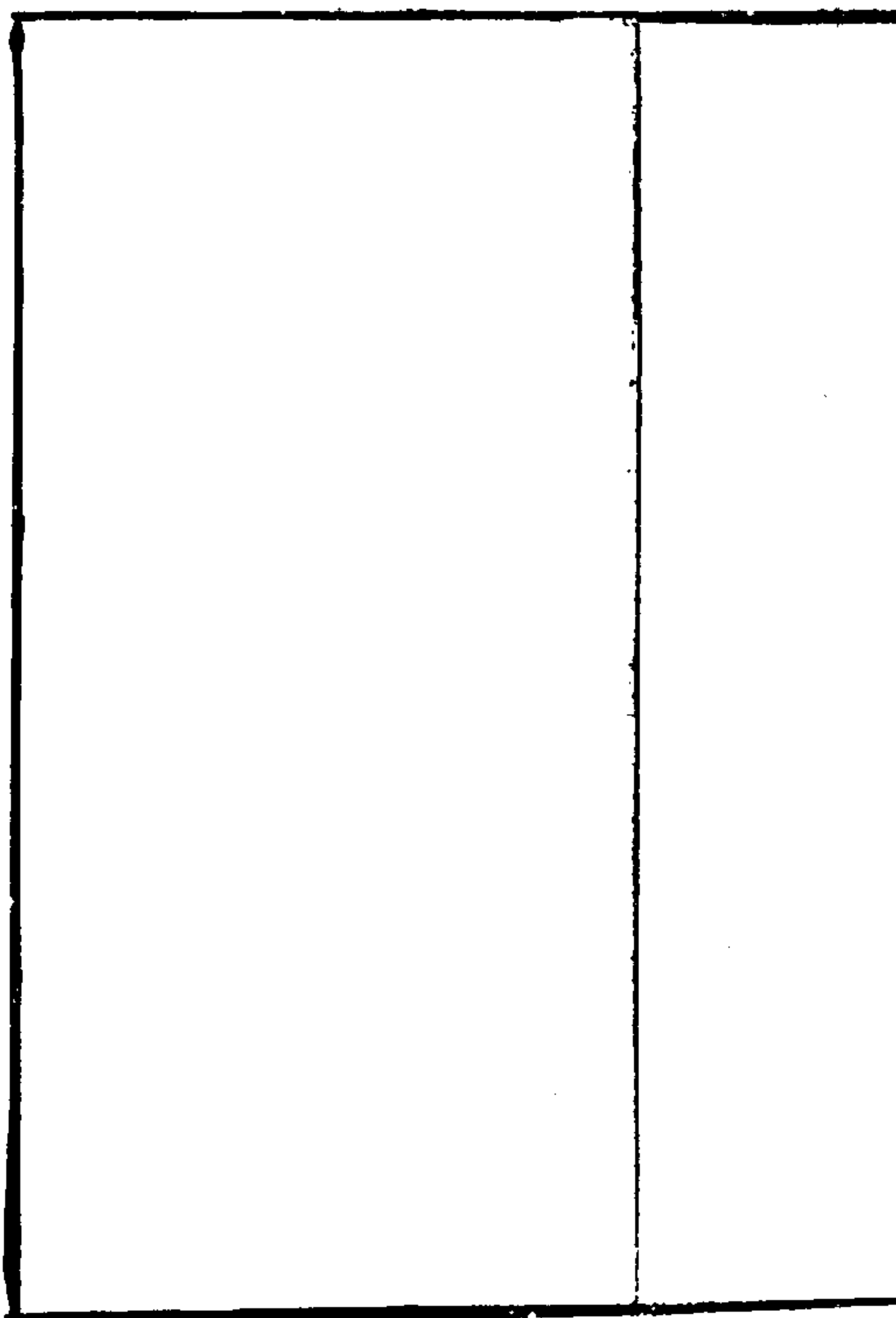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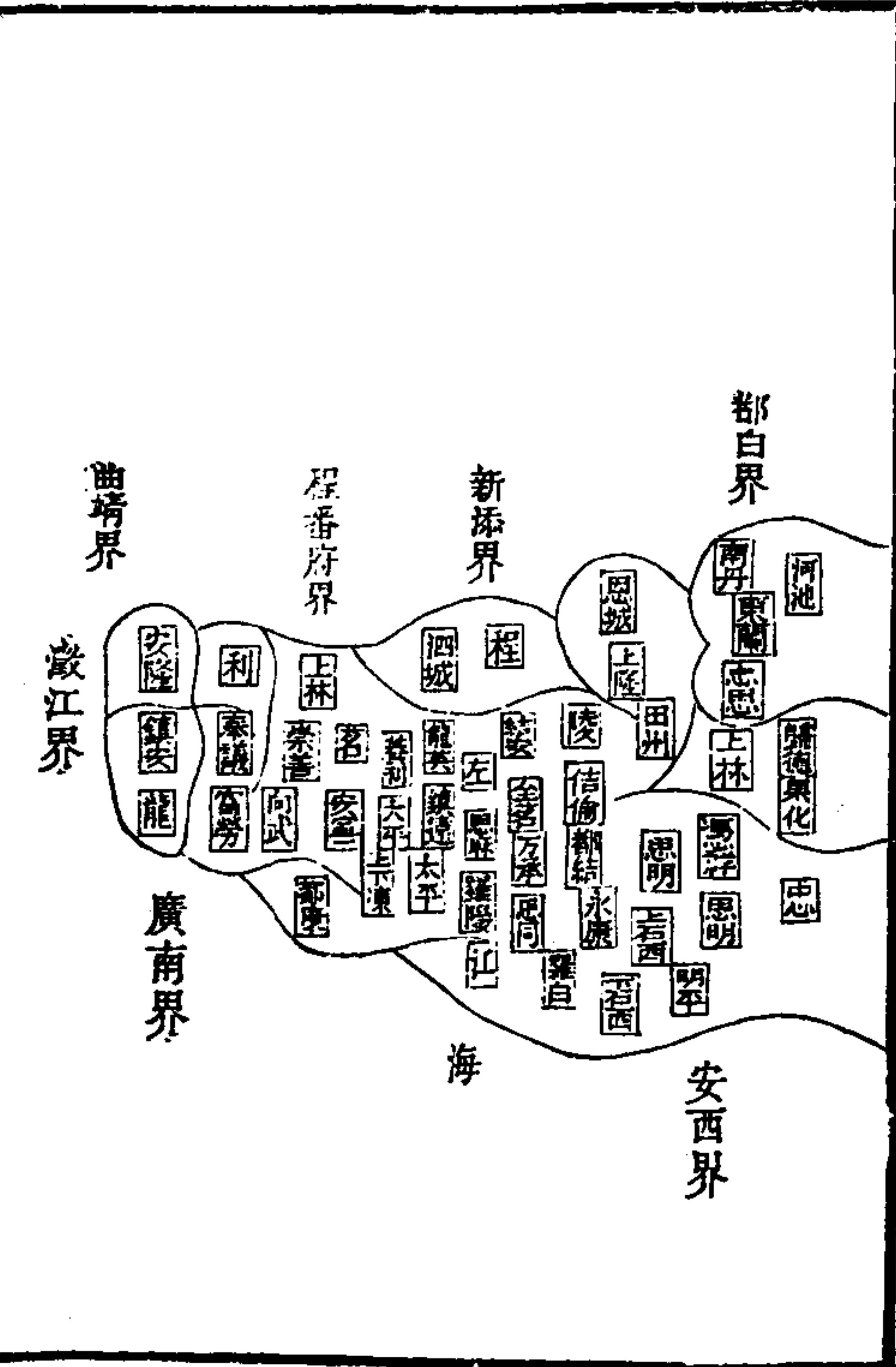
一五〇七〇 日廣參四庫全書 卷之九 地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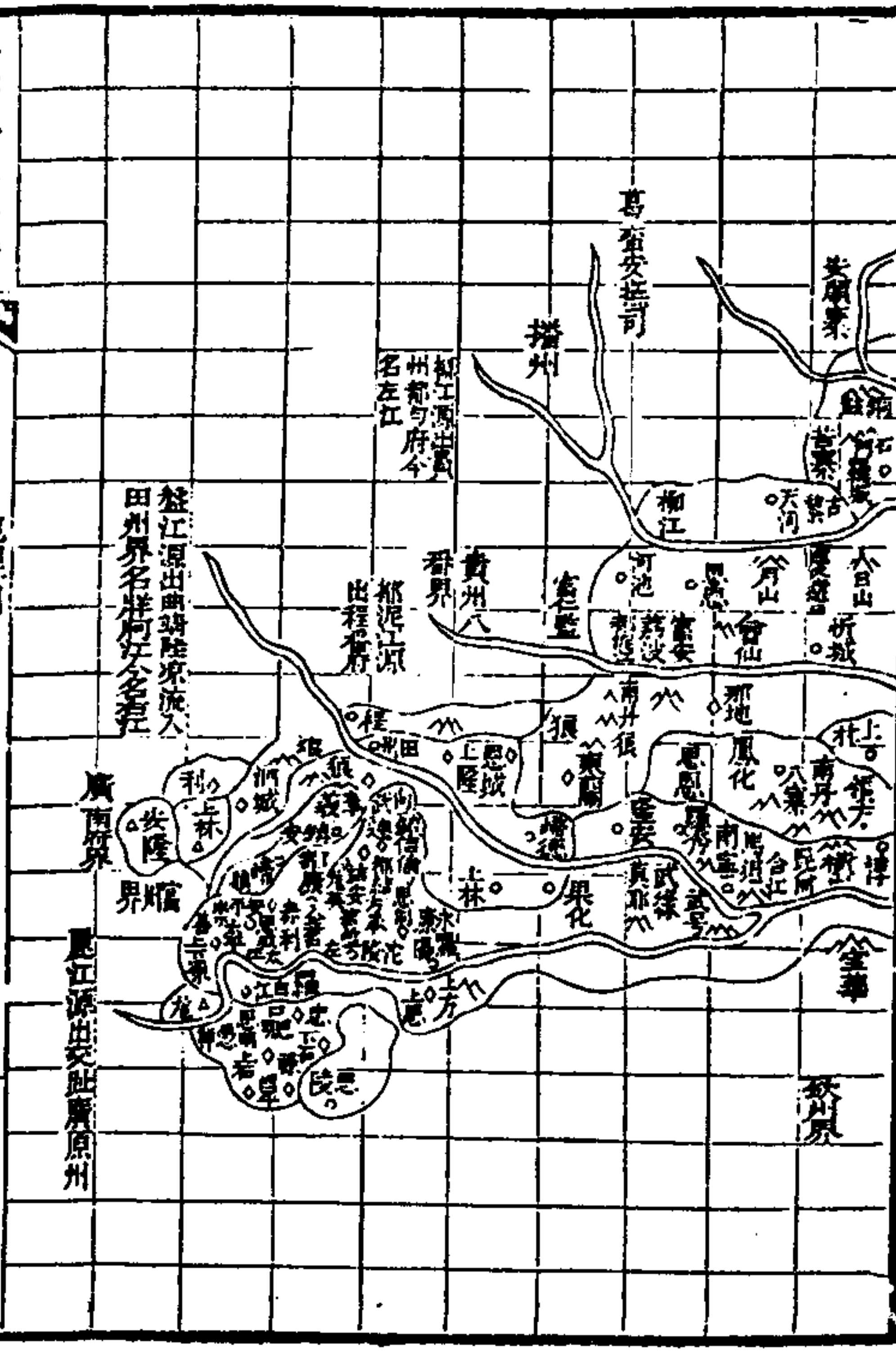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六 地理四

三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三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靜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靜江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始於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七

府江州泗城奉議思陵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南寧柳州慶遠潯州馴象南丹奉議九衛及全州灌陽平樂遷江富川梧州容縣懷集賀縣鬱林十守禦千戶所置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桂林云

桂林府 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界縣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寶慶府武岡州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百越地戰國時爲楚越之交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零陵蒼梧二郡東漢爲始安侯國三國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宋改爲始建國南齊復爲始安郡梁兼置桂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始安郡唐復爲桂州治林安縣天寶初改始安郡至德間又改建寧郡乾元初復爲桂州光化間陞靜江軍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州紹興間陞靜江府元改置靜江路

本朝改桂州府領州二縣七

全州 永寧州 卽古之理定 臨桂縣 附郭 興安縣

在府城北一 靈川縣 在府城西北 陽朔縣 在府城

百三十里 永福縣 在府城西 義寧縣 在府城西

四十里 在州南九十里 屬全州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天

衛

桂林中衛 桂林右衛 桂林左衛

關

嚴關 在興安縣西 昭義關 在灌陽縣 香煙寨 與

烏羊峽 硤石 磨石 獲源 吉寧寨 在灌陽縣西八十

里 共十寨 俱在全州境

柳州府 東至桂林府修仁縣界二百三十里西至慶

化縣界四百里北至桂林府古田縣界一百五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五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七

千七百三十二里



古百越地天文翼軫分野素為桂林郡地漢屬鬱  
林郡三國吳復屬桂林郡後又析置馬平郡梁火  
同間兼置龍州治龍江南隋開皇中廢郡徙州治  
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  
屬始安郡唐置昆州治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  
中始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  
復為柳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  
宋仍為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  
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

本朝改為柳州府復徙治馬平領州二縣十  
象州 在府城東南 賓州 在府城南 馬平縣 附郭洛

容縣 在府城東北 羅城縣 在府城西北 柳城縣 在

城北七 懷遠縣 在府城北三 融縣 在府城西北

賓縣 在府城南 武宣縣 在州南一百 遷江縣 在州

屬賓州 上林縣 在州西八 十五里

衛 柳州衛 在府治 南丹衛 在賓州 守禦象州中右千

戶所 在府 守禦賓州後千戶所 在州 守禦融縣左

千戶所 在縣 守禦來賓中前千戶所 在縣 武宣守

禦千戶所 在縣治 遷江縣屯田千戶所 在縣

關 古漏關 在賓州南 鎮鄒關 在上

慶遠府 東至柳州府柳城縣界七十里西至利州界

七百里南至柳州府賓州界一百四十里北

至柳州府融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  
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素屬象郡漢為交趾日  
南二郡界後淪于蠻唐始置粵州乾封中改曰宜  
州治龍水縣天寶初改龍水郡屬嶺南道乾元初  
復為宜州五代時為楚馬氏所有後屬南漢宋平  
嶺南仍為宜州屬廣西路宣和初置慶遠軍節度  
咸淳初改為慶遠府元至元中改置慶遠路

本朝洪武初復為慶  
遠府領州三縣六

河池州 在府城西二 南丹州 在府城西二 東蘭州

在府城西南 宜山縣 附郭 天河縣 在府城北

縣 在府城西一 忻城縣 在府城南一 荔波縣 在州

一百八十里 那池縣 在府城西南 二百四十里

衛 慶遠衛 在府城東北洪 河池守禦千戶所 在宜山

鎮西 二里

平樂府 東至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界五百里南至梧

州府蒼梧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桂林府陽

朔縣界六十里北至桂林府灌陽縣界三百四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

六百四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為百粵地秦屬  
桂林郡漢屬蒼梧郡三國吳置始安郡領平樂等  
縣隋初廢郡以縣屬桂州大業初州廢縣仍屬始  
安唐置樂州治平樂縣貞觀中改昭州屬嶺南道  
天寶初改平樂郡乾元初復為昭州五代時屬南  
漢宋開寶中仍為昭州屬廣南西路元大德中改



為平樂府

本朝因之領州一縣七

永安州 平樂縣 附郭 恭城縣 在府城西一百里 富川縣

在府城東北 賀縣 在府城東二 荔蒲縣 修仁縣

二百六十里 昭平縣 近日添設聖輿考

衛

平樂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東 富川守禦千戶所 在富川 縣東

賀縣守禦千戶所 在賀 縣南

梧州府 東至廣東肇慶府封川縣界三十里西至潯 州府信宜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平樂府賀縣界

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九百九十五里至京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三

師八千二百 六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百粵地秦平 百粵屬桂林郡後屬南粵漢武帝平南粵以此地

為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此晉以後 因之隋廢郡為蒼梧縣屬封州唐屬靜州尋以縣

置梧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為梧州五代 周時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為梧州元至元中改置

梧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梧州府領州一縣九

鬱林州 在府城西北 蒼梧縣 附郭 藤縣 在府城西 六十里

容縣 在府城西二 岑溪縣 在府城西 懷集縣 在 府城東北

城東北一 博白縣 在州西南七 北流縣 在州東四

百五十里 陸川縣 在城南 興業縣 在州北 六十里

衛

梧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 治東 容縣守禦千戶所 在縣 治西

懷集守禦千戶所 在縣 鬱林守禦千戶所 在州 治北

關

天門關 在北流縣 西一十里

潯州府 東至梧州府藤縣界一百六十五里西至南 寧府宣化縣界五百一十八里南至梧州府

容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柳州府武宣縣界一百 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

八千五百 四十五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為桂林郡地漢屬鬱 林蒼梧二郡梁分鬱林於此置桂平郡隋廢桂平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三

郡為縣屬鬱林郡唐屬鬱州貞觀間始置潯州治 桂平天寶初改潯江郡乾元初復為潯州宋省尋

復置元至元中改置潯州路 本朝洪武元年以貴橫二州及永淳縣來屬三年改 路為府改貴州為貴縣九年以橫州永淳縣割屬

南寧府令領州一縣三

武靖州 附郭 平南縣 在府城東一 貴縣 在府城西一 百四十里

在府城西一 百四十里

衛

潯州衛 在府 奉議衛 在貴縣 守禦貴縣中前千戶

所 在縣 向武軍民千戶所 在貴縣 北門外

南寧府 東至柳州府賓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太平 府雜陽縣界六十里南至廣東廉州府欽州



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羈縻州溪洞界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七

里十禹貢揚州之西南境天文翼軫分野周為百粵地秦并南粵為桂林郡地漢為鬱林郡之領方縣地

晉分置晉興郡隋平陳廢郡為縣屬簡州後改曰宣化縣屬鬱林郡唐初於縣置南晉州貞觀中改

為邕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明寧郡乾元初復為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宋仍為邕州隸廣南西路

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初改為南寧路

本朝洪武初改路為府領州三縣四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畫

屬橫州

衛

上思州 新寧州 橫州 在府城東二百里 宣化縣 附

郭武緣縣 在府城北八十里 隆安縣 永淳縣 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關

南寧衛 在府 馴象衛 在橫州 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所 在武緣縣 治西

崑崙關 在崑崙山 永平寨 去府十程 合江鎮 在府城西五十里 橫山 寨 在府境

太平府 東至交趾界二百四十五里西至龍州界二百

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九百八

古南粵地漢屬交趾郡魏麗江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其後或臣或叛宋平

嶺南於左右二江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萬遷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洞屬邕州建武

軍節度元初仍為五寨後廢置太平路於麗江以控制左江溪洞州縣

本朝洪武二年改為太平府初治馭盧未幾復還麗江親領編戶三里領州十五縣四

太平州 在府城 思城州 在府城 安平州 在府城 養利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畫

北鎮遠州 在府城 思同州 在府城 茗盈州 在府城 龍英

衛

州 在府城 結安州 在府城 結倫州 都結州 俱在府城 崇善縣 在府城 陀陵縣 在府城

上下凍州 在府城 西北 守禦太平府後千戶所 在府治東

田州府 東至南寧府界五百三十里西至泗城郡界

府東蘭州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

五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三百三十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都督府宋改置田州屬邕州橫山寨元改置田州路軍民總管府

本朝洪武初改田州府省來安府入焉領州四縣一



思明府 東至廣東欽州界三百里西至交趾界一百

四十里南至思陵州界八十里北至江州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隸邕州都督

府宋隸邕州永平寨元至元二十四年改置思明

忠州 在府 城東 祿州 在府 城南 西平州 在府 城

上石西州 在府 城西 下石西州 在府 城西 憑祥縣 在府 城

思恩軍民府 東至柳州府上林縣界二百五十里西

南寧府武緣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慶遠府河池

京師一萬一 千三百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羣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恩州隸邕州都督

本朝洪武初因之永樂三年改隸廣西布政司正統

五年改爲思恩府尋改思恩軍民府編戶二十里

鎮安府 東至向武州界八十里西至交趾廣源州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於鎮安洞建右江鎮安

本朝洪武二年以舊治僻遠移建

泗城州 東至東蘭州界三百里西至上林長官司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建泗城州隸邕州橫山

寨元隸田州路

本朝因之洪武初移治礪洞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二

程縣 在州城 東北

關 羅博關 在州

利州 東至泗城州界八十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一

本朝洪武初改隸廣西

奉議州 東至田州府界一十里南至田州府界一十

府界一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奉議州初屬靜江軍

本朝洪武五年省入永安府七年復置二十八年改

向武州 東至田州府上林縣界五十里西至鎮安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向武州隸橫山寨元

本朝洪武間改置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罷所

復置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

富勞縣 在州城北 三十里

本朝洪武初改置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罷所

復置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

富勞縣 在州城北 三十里

本朝洪武初改置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罷所

復置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

富勞縣 在州城北 三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羣



**都康州** 東至龍英州界二十里西至鎮安府界一十里南至龍英州界五里北至向武州界五里

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五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都康州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間為夷獠所據三十二年復置直隸廣西布政司

**龍州** 東至太平府界二百里西至上下陳州界四十一里南至思恩府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安平州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五千五百六十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龍州隸太平寨元大德中陞龍州為萬戶府

本朝洪武初復為州隸太平府九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五里

**江州** 東至忠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龍州界九千里南至思恩府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界一十五里

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里至京師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江州隸古萬寨元屬思恩府

本朝初因之洪武二十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三里領縣一

**羅曰縣** 在州城東北

**思陵州** 東至忠州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思恩府界七十里南至交趾界三百九十里北至思恩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思陵州屬永平寨元屬思恩府

本朝洪武初省入思恩府二十一年復建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二里

**上林長官司** 東至泗城州界一百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雲南雲南府富

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泗城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千四百里至京師一萬八百四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元隸上林洞屬泗城州

本朝永樂七年建上林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

**安隆長官司** 東至泗城州界四十里西至雲南廣南府界六百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二百八十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八百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元為泗城州地

本朝永樂元年建安隆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

**再平蠻寇** 出鴻猷錄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

易峽各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

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為大寇嘉靖六年王守

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

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

亦願立功自贖府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入寨賊



倡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襲剿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剿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剿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為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堯

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確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其眾餘賊潰散奔逸至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遣兵回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承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

自固沿途設伏埋發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攻擒斬俘獲甚眾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眾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眾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猖賊各兵乘夜啣枚速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翠

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曉賊始聚眾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大潰防禦諸隘叅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橫水



江賊爭舟渡舟小賊眾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逆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眾於是入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望

香走免且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閱與繼武以啓覺罷去亡何且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備久矣勦而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溥人苦之萬達言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望

也勝海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鄭閣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閣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閣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猾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眾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



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日聞警家誣汝已遠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雄論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鞠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寬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攻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壘

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誘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腕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功返墮損軍威況諸猺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

以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清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綠上洞戚振攻中峒吳同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眾奔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壘

林洞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亦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會平南縣有



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  
剿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  
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猺復平萬達汝成乃  
同獻議於督府凡七事一日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日  
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日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日改州  
治以建屯所五日清浪田以正疆界六日處款兵以  
慎邊防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  
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子岑邦  
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部民爲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果

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眾多離  
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  
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  
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  
賚有差

登壇必究 卷九

無寧時況諸猺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劑量輕重于  
死生利害之間也豈養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一  
遠掃其性則既乘其死而不悔而難可化誘招  
致其勢不至于草薶而禽鴟之不已也然豈可謂  
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故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  
不可爽其恩信禍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  
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於此哉今  
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  
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  
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其剿之必勝而不  
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任之必克而不能保撫  
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  
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  
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爲寇雖同  
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  
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邊而人難得其要  
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爲有據此又用兵者  
之所當  
知云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果

三五二



雲南圖叙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巖嶮激澗縈紆城郭人如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禽駭獸奔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元臨路納交趾金全商可後改設騰騰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宜永麗永昌軍民府騰騰騰山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俱州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吳

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會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疏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屬衛川陸俱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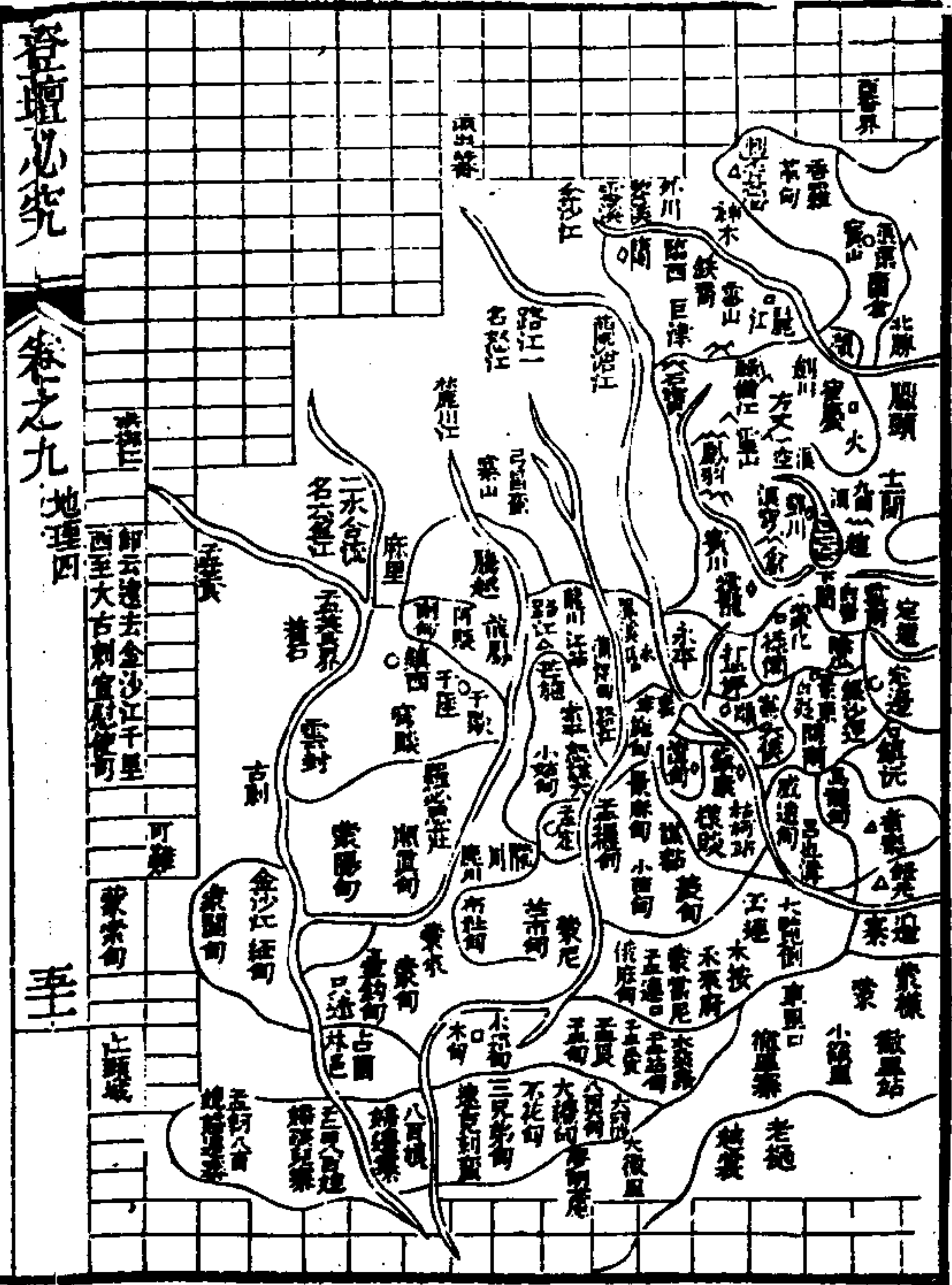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吳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圭

雲南布政司

雲南古梁州之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於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於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於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於金齒

本朝改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澂江廣西廣南鎮沅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十二府曲靖姚安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七軍民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圭

府北勝一州者樂甸馬龍他郎甸二長官司禦夷孟定孟艮二府孟養軍民指揮使司車里木邦老撾緬甸八百大甸五宣慰使司於崖南甸隴川三宣撫司鎮康灣甸大侯威遠四州芒市鈕兀二長官司置雲南都指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雲南中雲南前雲南後廣南大理臨安曲靖景東楚雄洱海平夷越州蒙化六涼一十六衛金齒瀾滄騰衝三軍民指揮使司宜良易門安寧馬隆揚林堡木密關六守禦千戶所置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普安臨元金滄洱海



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雲南府 東至欽江府邑市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欽  
江府河陽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歸安府廣  
通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一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里至京師一萬六  
百四十  
五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周以前為徼外西  
南夷焚鳩獠獯獩毒蠹罽烏蠻所居地楚莊驕  
地西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常頗通五尺道  
頗置吏焉漢武帝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  
州郡治滇池蜀漢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又分建寧  
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宋齊並為建寧郡隋  
置昆州後唐初復置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改為  
善闡府唐鄭趙陽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至昇領  
善闡牧逐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萬戶府至元中  
改置中慶路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畫

本朝洪武中改雲南  
府領州四縣十

嵩明州 在府城東北 晉寧州 在府城東  
南一百里 安寧州 在  
城西南 昆陽州 在府城南一  
百五十里 嵩明縣 附郭 富民縣  
在府城西 宜良縣 在府城東南  
北九十里 楊林縣 在州東南  
四十里

歸化縣 在州北 呈貢縣 在州北  
六十里 羅次縣 在州北  
二十里 三泊縣 在州西北  
七十里 易門縣 在州西  
一百五  
里

豐縣 在州西一  
百八十里

衛

雲南左衛 在府 雲南右衛 在府  
治東 雲南中衛 在府治  
治南 東南

雲南前衛 在府治 雲南後衛 在府治  
西南 廣南衛 在府  
東南

宜良守禦千戶所 在宜良  
縣治西 安寧守禦千戶所 在  
寧州治 易門守禦千戶所 在易門縣南三  
西南 楊林堡  
守禦千戶所 在楊林縣  
東五里 十八寨守禦千戶所

關

金馬關 在金馬  
山下 碧鷄關 在碧鷄  
山北麓

大理府 東至姚安府姚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永昌  
府永平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順寧府界二  
百一十里北至鶴慶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  
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五十里至南京八千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武帝開西南夷  
此為益州郡唐置南詔唐置南詔唐置南詔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畫

漢又分葉榆屬雲南郡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據  
蜀分置漢州宋齊梁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  
唐麟德初于昆明之稱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  
榆洱河發開元末蒙舍詔皮羅閣併蒙巒詔越  
詔浪穹詔邏賧詔浪施詔五詔合為一號南詔治  
大和賊至開羅鳳號大蒙國又至畢牟尋再從羊  
直畔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後鄭買賜趙善  
政楊于貞互相篡奪至五代晉時段思平得之更  
號大理國元憲宗時收附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  
間改置大理路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路為府  
領州四縣三長官司一

趙州 在府城南 鄧州 在府城北 雲龍州 在府城  
里 賓川州 大和縣 附郭 雲南縣 在州南 浪穹縣  
在州西 十二關長官司 在府城東  
三百里



衛

大理衛 在府 洱海衛 在雲南 縣治西

關

龍首關 在黔蒼 龍尾關 在黔蒼 山北 山南

臨安府

東至緜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元江府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寧遠州界六百八十里北至欽江府界二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句町國漢置句町縣屬牂牁郡屬漢屬與古郡晉二郡俱屬寧州唐為羈縻牂牁州地屬黔州都督府天寶末南詔蒙氏於此置通海郡都督府宋時大理段氏改為通海節度尋改秀山郡後復為通海郡其後蠻酋互相侵奪或屬善關或屬阿莫元憲宗時內附置阿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美

夔部萬戶至元初改置南路尋改臨安路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中改為臨安府 領州四縣四長官司九

建水州

附郭 石屏州 在府城西 阿迷州 在府城北 寧州 在府城東 通海縣 在府城西北 河西縣 在府城西北 一百一十里 嶧峩縣 在府城西北 蒙自縣 在府城東南 一百一十里

納樓茶甸長官司

在府城西北 一百八十里 教化三部長官司 在府城東 一百一十里

長官司

在府城東 一百一十里 王弄山長官司 在府城東南 二百一十里 虧容甸 在府城西南 一百四十里 溪處甸長官司 在府城西南 一百一十里

思陀甸長官司

在府城西南 二百五十里 左能寨長官司 在府城西南 二百五十里

衛

南二百三十里 落恐甸長官司 在府西南 二百一十里 安南長官司 在府城東南 一百九十里

臨海衛 在府 守禦通海前千戶所 守禦通海

右右千戶所 俱在通海 縣治東

關

寧海關 在通海縣東 建通關 在通海縣東 北一十里 南一十里

楚雄府

東至雲南府隆慶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景東府界三百八十里南至元江軍民府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姚安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七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十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美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為益州郡地晉成康中於此置安州尋罷入寧州後為雜蠻耕牧之地蠻蠻築城名成楚唐貞觀末諸蠻內附置傍望郎覽等州天寶末南詔蒙氏以此地屬蠻生節度宋時大理段氏以銀生屬姚州此為當筋險又改白鹿郡後改威楚郡元初內附置威楚萬戶府至元中改為威楚路後置威楚開南等路宣慰司於此

南安州

在府城東 鎮南州 在府城北 楚雄縣 附郭 南五十里 七十里

廣通縣

在府城東 定遠縣 在府城北 定邊縣 在府城東 七十里 一百二十里

磅嘉縣

在府城西南 一百一十里

衛



楚雄衛 在府 定遠守禦千戶所 在定遠 縣治東

武英關 在鎮南州 羅平關 在定遠縣西 南三十里

澂江府 東至廣西府 勸勒州界二百里 南至臨安府 寧州界九十里 西至雲南府 晉寧州界二十

五里 北至雲南府 宜良縣界五十五里 自府治至 南京七千三百里 至京師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界 天文并鬼分野 古西南夷戰國楚 時為滇國地 漢元豐初 置俞元縣 屬益州 郡蜀縣

屬寧州 郡梁屬南寧州 隋置昆州 此地屬焉 唐為 南寧昆二州地 天寶末 沒于蠻 蠻羅伽初廢些

蠻居之後 為蔡蠻所奪 南詔蒙氏於此 置河陽郡 宋時大理段氏 析蠻為三部 曰強宗 曰休制 曰步

羅 其步羅部 後居羅伽 甸者 號羅伽部 元置羅伽 萬戶府 後改為中路 至元中 改置澂江路 屬雲南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行省 本朝洪武十五年 改為澂江府 領州二縣 四

新興州 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路南州 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河陽縣 附郭

江川縣 在府東南九十里 陽宗縣 在府北四十里 邑市縣 在州北八十里

衛

蒙化衛 在府 治東

景東府 東至楚雄府 楚雄縣界三百二十里 西至大 侯州界三百六十里 南至威遠州 界四百

北至楚雄府 定邊縣界二百里 自府至南京八千 一百八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

古拓南地 漢時未有其地 唐時南詔蒙氏 為銀生 府之地 舊為濮落 雜蠻所居 後金齒 白蠻 侵奪 其

地 宋時大理 段氏 莫能復 元中 統初 討平之 以其 所部 隸威楚 萬戶 至元中 置開南州 隸威楚 路

本朝洪武中 改為景東 府 親領緝戶八里

景東衛 在府北 衛城申

母瓜關 在府南一百里 安定關 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景關 在府東

廣南府 東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廣西 府 羅州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古羅野界六

七千九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三十里 宋時 名特磨 道 儂 智 高 之 裔 居 之 元 至 元 間 立 廣

南 西 道 宣 撫 司 領 路 城 等 五 州 後 未 安 路 奪 其 路

本朝洪武中 置廣南府 親領緝戶六里 領州一

富州 在府城東 二百里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廣西府 東至廣南府 界四百五十里 南至臨安府 阿 迷州 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臨安府 寧州 界一

百八十里 北至曲靖府 羅州 界五十里 自府治 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 至京師一萬九百六十

禹貢梁州之界 古滇國 東南境 漢為益州 牂牁 郡 地 東 漢 屬 與 古 郡 晉 改 屬 寧 州 隋 屬 牂 牁 州 唐 時 東

粵 烏 蠻 等 部 所 居 為 羈 縻 州 隸 黔 州 都 督 府 大 和 閩 南 詔 蒙 氏 并 其 地 宋 時 析 為 師 宗 羅 勒 二 部 大

理 段 氏 莫 能 制 元 憲 宗 時 內 附 隸 落 蒙 萬 戶 府 至 元 中 置 廣 西 路 屬 臨 安 廣 西 元 江 等 處 宣 慰 司

本朝改為廣西 府 領州三



師宗州 在府城北 彌勒州 在府城西 維摩州 在府南三百六十里

鎮沅府 東至者樂甸長官司界二百里西至景東府界三十里南至威遠州界三十里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

至京師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 古西南極邊地漢置維摩所居唐時南詔蒙氏為銀生府之地其後金齒白夷侵奪其地宋時大理段氏莫能復元初內附屬威遠州後置案板寨屬

五里領長官司一 本初洪武末改置鎮沅州永樂初陞為府親領編戶

祿谷寨長官司 在府城東北 二百五十里 永寧府 東至四川行都司鹽井衛界一十五里西至麗江軍民府寶山州界一百里南至瀾滄衛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羌

浪渠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西番界三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六十里至京師一萬二千一百里

昔名樓頭賤地接土蕃又名答藍唐時屬南詔蒙氏後為些蠻所據宋時屬大理段氏元憲宗時內附至元間置茶藍管民官尋改置永寧州屬北勝府

本朝洪武中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永樂四年陞為府親領編戶四里領長官司四

刺次和長官司 在府東北二 革甸長官司 在府西 香羅長官司 在府北一 瓦魯之長官司 在府北三

順寧府 東至蒙化府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鶴甸州界二百八十里南至孟定府界四百七十里北

至金齒永平縣界四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本藩蠻之地名慶甸宋以前不通中國雖蒙氏段氏亦不能制元泰定間始內附大應初置順寧府并置慶甸縣

本朝洪武十五年仍置府後省縣入府編戶二里 曲靖軍民府 東至善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尋甸

一百六十里北至四川烏撒軍民府界二百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八百六十里至京師一萬

五百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為益州都味縣地蜀漢改置建寧郡治味後分置與古郡治律高晉二郡俱屬寧州梁時有蠻瓚者據其地後分東

寧州治味縣及改恭州為曲州分協州置靖州貞觀中俱屬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於蠻南詔蒙氏

置石城郡宋時大理段氏因之後為階州所據元初置磨彌部萬戶至元間改中路後改為曲靖路陞宣慰司

本朝洪武中改為曲靖軍民府領州四縣二 霑益州 在府城東北一 陸梁州 在府城南一 馬龍

州 在府城西 羅雄州 在府城東南 南寧縣 附郭亦 佐縣 在府城東二

曲靖衛 在府 平夷衛 在霑益州南 越州衛 在霑益州南 陸涼衛 在陸涼州西 馬龍守禦千戶所 在州南二十五里 烏撒衛後千戶所 在霑益州治西北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本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反內



關

白水關 在府城東八十里 豫順關 在平夷衛城北二里 宣威關 在平夷衛

城北一十五里 木容關 在陸涼州西二十里 石菁關 在陸涼州北二十里 天生

關 在陸涼州南九十里 分水嶺關 在馬龍州西二十里 二义口關 在馬

龍州東二

姚安軍民府 東至武定軍民府元謀縣界三百二十里 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一百三十里

西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北勝州界四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七百六十五

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二百一十里 本滇國地漢為弄棟縣屬益州郡東漢改稱棟縣蜀漢屬雲南郡唐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以其民

登壇必究

卷九

奎

多姓姚故名天寶間南詔蒙氏改為弄棟府宋時段氏改姚州元立統矢千戶所至元開改置姚州

屬大理府天曆間陞為姚安路 本朝改路為府後又改姚安軍民府鎮州一縣一

姚州 附郭 大姚縣 在府城北三十里

衛

守禦姚安千戶所 在府城北 姚安中屯千戶所 在大姚縣城東

鶴慶軍民府 東至北勝州界五十里 西至麗江軍民府界二百一十里 南至大理府鄧州界一百三十里 北至麗江軍民府界七十

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一百一十六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九

十里

東漢為永昌郡西北之境唐時為越折詔之地名鶴川及樣其川南詔於樣其置謀統都元初內附

置鶴州尋置二千戶仍稱謀統大理上萬戶至元中復為鶴州後陞鶴慶府尋改為鶴慶路

本朝洪武中改為府後改鶴慶軍民府

劍川州 在府城西 順州 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武定軍民府 東至雲南府富民縣界一百五十四里 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三百里 南至雲南

府羅次縣界六十里 北至麗江軍民府通安州界二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三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八

百二十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屬益州郡蜀漢屬建寧郡隋為昆州地唐屬戎州都督

府後為蒙氏所據宋時大理段氏使烏蠻阿闍治此其後裔孫法瓦浸盛併納漢屬其龍等地以其

達祖羅發為部名元初內附置羅發萬戶府至元中併仁德于矢二部入羅發更置此路總管府尋

登壇必究

卷九

奎

改武定路治南甸縣 本朝改為武定軍民府鎮州二縣三

和曲州 在府城西 祿勸州 在府城東 南甸縣 在府城南三十里 石舊縣 在州治東五里

元謀縣 在州西北 石舊縣 在州治東五里

尋甸軍民府 東至曲靖軍民府霑益州界九十里 南至曲靖軍民府馬龍州界六十里 西至

武定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 北至四川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八十里 至京師一萬五

百二十里 古滇國地昔樊刺蠻居此號仲割澄源部後烏蠻

名新丁者奪之其後遂號新丁部後語訛又為仁地部或云蒙氏為尋甸段氏改仁德部元至元初

置仁德萬戶府後改仁德府領為美歸厚二縣

本朝洪武中改尋甸軍民府尋省二縣入焉里領編戶七里



衛

大羅衛 在府城內木密關守禦千戶所 在府東南 七十里

麗江軍民府 東至瀾滄衛衛漢州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西番浪滄江二百里南至鶴慶軍民府界七十里北至永寧府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

六十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為越嶲益州二郡地東漢兼屬永昌隋屬嵩州唐因之太和中以後沒於蠻為越嶲詔後地屬南詔於此置麗水節度宋時為慶些蠻酋蒙醜所據大理莫能有元初討平之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後罷府置宣慰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麗江府後改軍民府領州四縣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壺

通安州 附郭 寶山州 在府城東二百里 蘭州 在府西三百里

巨津州 在府西北三百里 臨西縣 在府西北四百里

關

石門關 在府西三百六十里

元江軍民府 東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思遠發者矣賽界三百里南至尋安府思遠甸長官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五里

古西南夷極邊之境唐時南詔蒙氏以居銀生節度徙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又開威遠等處置威遠險後和泥侵據其地宋時儂智高之黨竄于此和泥開羅樂甸居之後為些麼徒蠻阿贊諸

部所有元憲宗時內附至元中置元江萬戶府後於威遠更置元江路領步日馬籠等屬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中改元江府永樂初改元江軍民府領長官司

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附郭

蒙化府 東至大理府趙州界三十八里西至順寧府界一百五十里至南楚雄府定邊縣界六十

里北至大理府太和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里

衛

蒙化衛 在府治東 左右中前後五所 中左千戶所

中右千戶所 中前千戶所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壺

永昌軍民府 東至蒙化府界三百六十里西至騰衝衛界二百三十里南至灣甸州界二百

七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三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八百一

十里

騰越州 在府西南三百一十里 騰衝州 土官 保山縣 附郭 永平縣

平縣

衛

永昌衛 在府城內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九

所 前前右右二所 在永平縣東北

北勝州 東至馬刺長官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鶴慶軍民府順州界二十里南至大理府雲南縣



界一百六十里北至瀾滄衛葭州界五十里自  
州治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

唐貞元中南詔吳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賤徒  
河白蠻及羅落些諸蠻以實其地號威得賤又  
改名善巨都宋時大理段氏以高大惠治此郡改  
為威紀鎮元憲宗時內附至元中置施州尋改北  
勝州後陞為府屬麗江路軍民宣撫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州屬鶴慶軍民府後屬瀾滄  
衛正統間改直隸雲南  
布政司總戶一十五里

**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東至臨安府嶧縣界二百二  
十里南至元江軍民府界二百  
七十里西至者樂甸長官司界三百四十里北至  
楚雄府南安州界四百三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  
千八百里至京師一萬  
一千二百四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奎

馬龍他郎本二甸阿莫諸部蠻自昔據之元憲宗  
時內附立為二千戶所屬寧州萬戶府至元間以  
馬龍等甸管民官併於他郎甸置司屬江路  
本朝改今名直隸雲南布政司  
者樂甸長官司 東至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界三百四  
十里西至鎮沅府界八十里南至鉅  
兀長官司界三百二十里北至景東府界一百里  
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二百五十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六百四十五里

本馬龍他郎甸猛庫之地夷名者島  
本朝洪武末分置長官司隸雲南布政司

**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姚安軍民府大姚縣界  
四百里西至鶴慶府瀾滄州界  
二十里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  
永寧府界二百一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八千三百  
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七百五十里

元為北勝州地

本朝洪武中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於州南築城置今  
衛司領北勝葭州永寧三州永樂四年以永寧州  
陞為府正統六年以北勝州直隸布政司今本衛  
領州一隸雲南  
都指揮使司

**葭州** 在衛城北二  
百八十里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蒙化府界三百六十里南  
至鶴甸州界二百七十里西至  
騰衝衛界二百三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一  
百二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三百六十五里至  
京師一萬一千  
八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西南徼外之地古哀牢國漢武帝於此  
置不韋縣屬益州郡東漢永平初置瀾滄郡尋改  
永昌郡治不韋統不韋哀勞博南等八縣蜀漢及  
晉仍為永昌郡唐屬姚州都督府後為南詔蒙氏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葵

所據應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初於永昌立三  
千戶所隸大理萬戶府至元間置永昌州尋陞為  
府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治于此  
本朝洪武十五年仍置府又立金齒衛至二十三年  
省府以金齒衛為軍民指揮使司總戶九里領安  
撫司一縣一長官司二

**潞江安撫司** 在司城西一  
百三十五里 永平縣 在司城東北  
一百七十里 鳳

**溪長官司** 在司城東二十五  
里 本元永昌府地 **施甸長官司** 在司城  
南一百

衛

**永平禦** 在永平縣治東北城周五百九十丈有奇  
洪武十九年建內有金齒前前右右二千  
戶



關

清水關 在陝西 山達關 在司城東北七十五里 阿章寨 蒲關 在茂

官司莽 丁富丁山關 在博南山上 甸關 在永平縣北二十里 花橋

關 在永平縣西 潞江關 在潞江東岸 關索寨 在永平縣北四十里

騰衝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金齒潞江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麻里長官司界二百

百四十里 自司治至南京八千六百四十里 至京師一萬二千八百十五里

漢為永昌郡西境即越駭地 焚驃曠曠昌三種蠻居之 唐置羈縻州南詔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駭

置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 改騰衝府宋時地屬大理段氏元憲宗時蠻酋高叔內附至元中改騰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奎

越州及置騰越縣尋復騰衝府仍治騰越縣後以順江州及騰越越甸古湧三縣省入隸大理路

本朝因之洪武末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正統間置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都指

關

龍川江關 在司城東七十 五里江之西岸 古勇關 在司城西一百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落恐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北

至元江軍民府界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一百八程轉達於京師

蠻名車里倭泥格猶蒲刺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命將兀良吉解伐交趾經其所部

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陳路耿當孟弄二州

本朝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置使司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速克刺蠻界西至緬甸宣慰

使司界北至芒市長官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五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西至古刺界北至干崖宣

撫司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七程轉達于京師 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連路軍民總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連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奎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南至南西至戛里界北至隴川宣

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入程轉達於京師 古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

正國蒲甘氣王五城元至元中屢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

本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司治北

至布政司二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

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遣使招討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使司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

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

六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本朝永樂三年其首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

慰使

孟定府

東至威遠州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

至布政司一十八

程轉達於京師

舊名景康元至元二十六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

府領二甸兼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孟良府

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八百大甸宣慰

使司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連界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癸

自府治北至布政司三

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本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良府

南甸宣撫司

東至金齒潞江安撫司界南至隴川宣

撫司界西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騰衝

軍民指揮司界自司治東北至

舊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

府領三甸

關

黃連坡關

在司南三十五里 小龍川關 在司東北

干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宣撫司界南至隴川宣撫司

界西北俱至南甸宣撫司界自司治東

北至布政司二十

三程轉達於京師

其地舊名于頔賧曰渠瀾賧白夷居之元中統初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

統開置宣撫司

隴川宣撫司 東至芒布長官司界南至木邦宣慰使

司界西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南甸宣

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

司一十九程

威遠州

東至他郎甸長官司界南至孟連界西至孟

定府界北至景東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

轉達於京師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辛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

爲白夷所有元至元中置威遠州

本朝因之編

戶四里

本朝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領戶五里

鎮康州 東至孟連界南至孟定府界西至金齒路江

安撫司界北至大侯州界自州治東北至布

政司二十三程

轉達於京師

蠻名石賧本黑蒙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



大侯州

東至景東府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灣甸州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

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蠻名孟肅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屬麓川路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後改爲州編戶

里

鈕兀長官司

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思恩兩

長官司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一十六程轉達於京師

蠻名也兀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宣德七年始歸附置鈕兀長官司

芒市長官司

東至鎮康州界西南俱至麓川宣慰司界北至金

北至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於京師

登壇必究

卷之九

三

其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賧曰小枯賧即唐史所謂茫施蠻也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

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本朝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九年改置芒市長

官

麓川之役

出鴻臚錄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

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任遂擁眾

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

廣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

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

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登壇必究

卷之九

三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遣曰

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

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



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薦揚甯蔣琳等爲參謀陸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厭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

登壇必究

卷之六

七

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諡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具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諡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

總兵官張軌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歛歙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鞞衛指揮使程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

登壇必究

卷之九

七

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概給思祿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



之科大敗思祿兵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宜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瘵也夫遐僻小夷稱有嚴殺縱欲問罪付之嚴自處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嚴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為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款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獨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巳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齊薊之堯撥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圭

稟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貴州圖叙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

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

州廣西土官衙門悉其狠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名芒部

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踰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

銅仁數郡界鎮鎮遠軍子坪俱西播百陽宣慰司

俱隸長官司隸湖廣四川播州宣慰司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夷常突出

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師旅繹騷每與川湖軍民府

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與二省兵荒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圭

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諸酋

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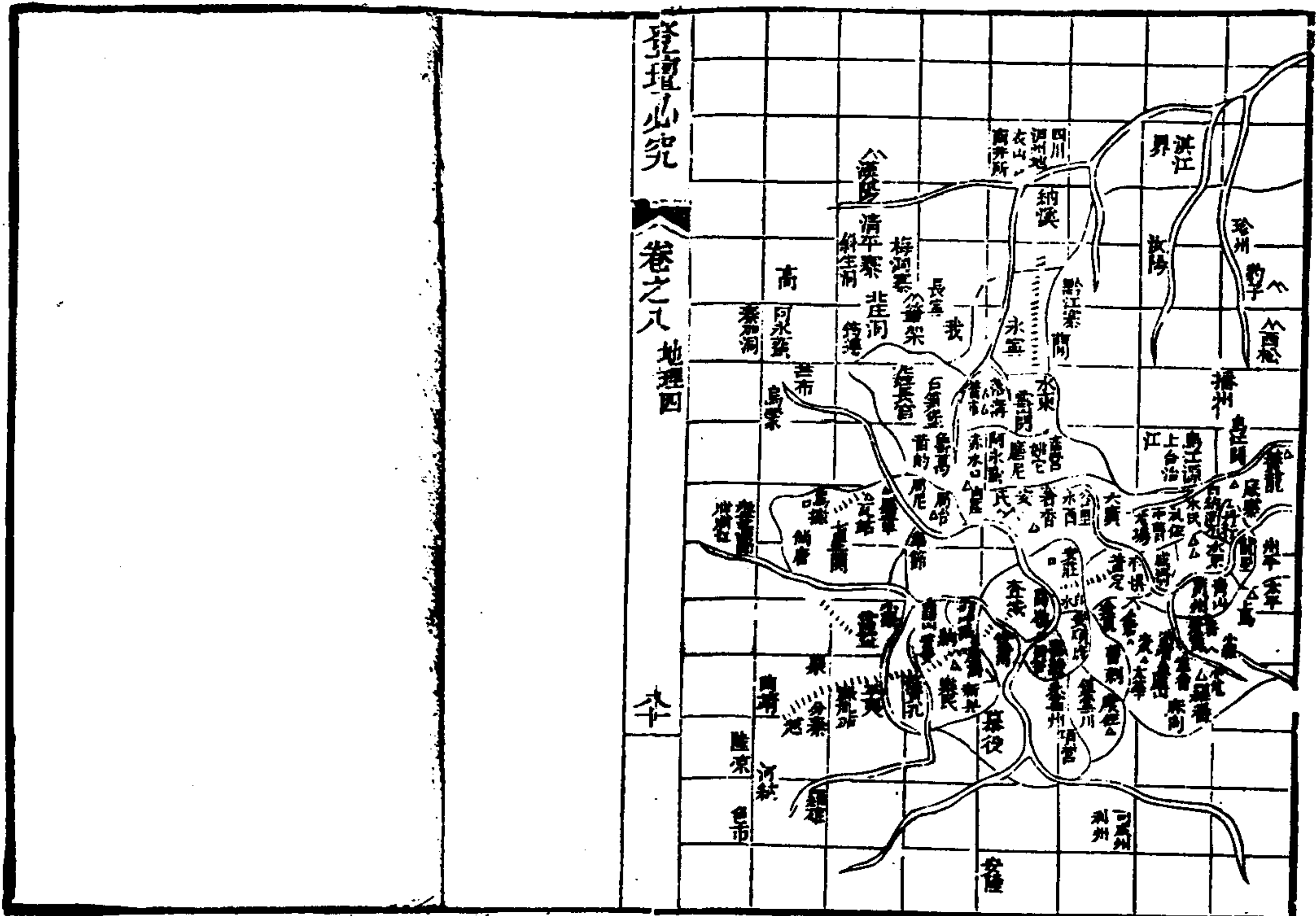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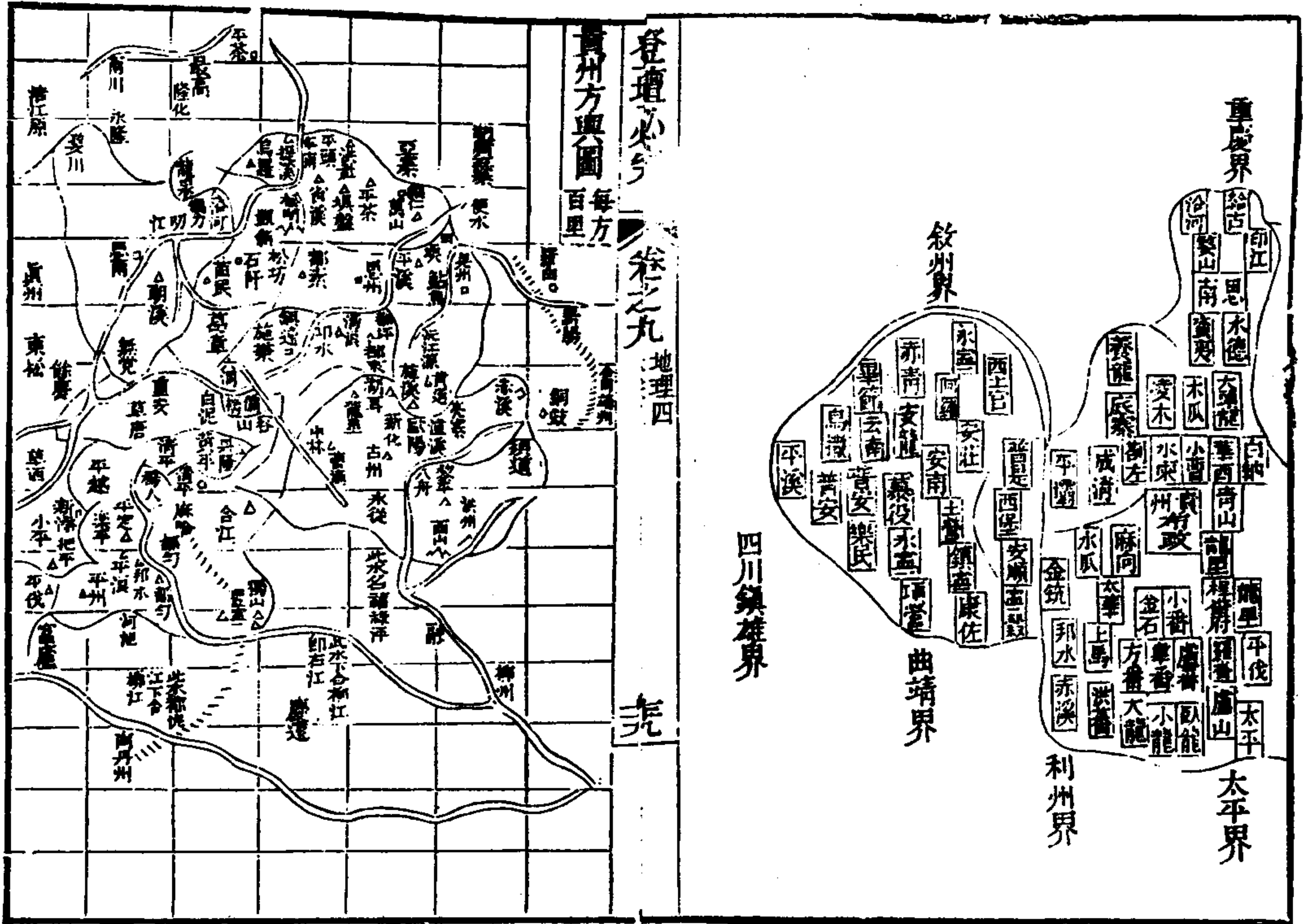
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

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貴州布政司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

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

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并金筑安撫司置貴州都指

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

節普安威清安南安莊清平平壩烏撒赤水永寧興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全

隆一十八衛普市黃平二守禦千戶所置貴州等處

提刑按察司分貴寧新鎮二道兼察諸司府州衛所

三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

貴陽府 東至龍里衛界五十里西至

北至

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

五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

地宋開寶間置大萬谷樂總管府嘉定間移府於

今司治元改置順元等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順

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

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布政司永

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十五統

四年又以貴州衛所轄長官司十三隸焉今領長

信司二十

二縣一

新貴縣 附郭原係貴州宣慰使司在府水東長

官司 在府城 中曹蠻夷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青山

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劉佐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龍

里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白納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底寨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乖西蠻夷長官司 在宣

城東北一 養龍坑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北二

百五十里 小程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程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全

五 韋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方番長官司 在宣慰

九 洪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 卧龍番長官司 在宣

城南一 金石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小龍番長官

司 在宣慰司城 大龍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羅

番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 廬山長官司 在宣慰司

五十

衛

貴州衛 在城 貴州前衛 在城

思州府 東至湖廣辰州府沅州界九十里西至鎮遠

府界一百里南至黎平府界北至銅仁府界



俱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  
二百里至京師七千七百二十里  
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以後屬武陵郡唐為  
思州地後改州為寧夷郡元為思州軍民安撫司  
地

本朝洪武初分置思州宣慰司永樂中改為思州府  
領長官  
司四

都坪峩異溪蠻夷長官司 附郭 都素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 施溪長官司 在府城南一 黃道溪長官  
六十里 百四十里

司 在府城南一  
百二十里

關

平溪關 在府城東 黃土關 在府城南  
北三十里 二十五里 鮎魚關 在府  
城東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全

北六  
十里

思南府 東至銅仁府界三百九十里西至西川播州  
宣慰使司界四百里南至石阡府界一百四  
十里北至四川涪州彭水縣界六百五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四百零五里至京師七千三百九  
十五

里

禹貢荊州荒裔春秋戰國屬楚為黔中地秦屬黔  
中郡漢為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川縣  
屬庸州唐廢以縣屬巴東郡唐置務州治務川縣  
貞觀間改為思州天寶初改寧夷郡乾元初復為  
思州宋為壽州州政和間始置思州宣和中廢縣  
與初復置元置思州軍民安撫司至元間改宣撫  
司隸湖廣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思南宣慰使司隸湖廣布政司永樂  
十一年改宣慰司為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司  
五縣一

水德長官司 在府 蠻夷長官司 在府  
治北 思印江長官

司 在府城東 沿河祜溪長官司 在府城北二  
三十里 百一十里 朗溪

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東 婺川縣 在府城北二  
四十五里 百四十里

關

永勝關 在府 武勝關 水關 俱在府  
治東 太平關 在府

鎮遠府 東至思州府界西至興隆衛界俱一百二十  
里南至播州峇山長官司界六十里北至石  
阡府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師四  
千四百里至京師七千九百三十里

禹貢荊州南境舊為豎眼大田溪洞元初置鎮遠  
沿邊溪洞招討使後改為鎮遠府屬思州軍民宣  
撫司

本朝洪武五年改為鎮遠州隸湖廣布政司永樂十  
一年仍於州置鎮遠府隸貴州布政司正統中省  
鎮遠州領長官司二縣二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全

偏橋長官司 在府城西 印水十五洞蠻夷長官司  
六十里 施秉縣 在府城西南  
在府城東 鎮遠縣 附郭 四十五里

衛

鎮遠衛 在府 清浪衛 在府東 偏橋衛 在府西六十  
治東 九十里 三衛俱隸  
湖廣 都司 臻剖 洞橫坡等處長官司 隸鎮  
遠衛

東關 在府 北津關 在府 油榨關 在府西  
治東 二十里 焦溪關 在  
東三 夔蓬關 在府西 梅溪關 在府東 鷄鳴關 在府  
十里 五十里 六十里 東七

關

東關 在府 北津關 在府 油榨關 在府西  
治東 二十里 焦溪關 在  
東三 夔蓬關 在府西 梅溪關 在府東 鷄鳴關 在府  
十里 五十里 六十里 東七



十五里 爛橋關 在府西七  
紫岡關 在府西北  
八十里

石阡府 東至銅仁府提溪長官司界一百八十里南  
至鎮遠府鎮遠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四川  
播州餘慶長官司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思南府水  
德江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  
里至京師七千  
七百六十里

禹貢荊州南裔元置石阡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  
民宣撫司  
本朝永樂十一年改石阡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  
司四

石阡長官司 附郭 苗民長官司 在府西北  
八十裡 葛彰葛

商長官司 在府西 龍泉坪長官司 在府西一  
百里 二百二十里

銅仁府 東至思州府施溪長官司界南至黃道溪長  
官司界七十里西至思南府思印江長官  
聖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全

司界二百里北至四川邑 長官司界二百二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至京師七千  
八百

禹貢荊州南裔天文星分野古為溪蠻地元置銅  
人大小江等處軍民長官司隸都雲定雲等處安  
撫司後改隸思州軍民宣撫司  
本朝洪武初改銅仁長官司永樂十一年增置銅仁  
府隸貴州布政  
司領長官司六

銅仁長官司 附郭 省溪長官司 在府西  
一百里 提溪長官

司 在府西一 大萬山長官司 在府南  
二百四十里 烏羅長官司  
在府西 平頭著可長官司 在府北一  
二百里

黎平府 東至湖廣靖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鎮遠府  
邛水長官司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廣西柳州

府羅成縣界五百里北至湖廣辰州府沅州界四  
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百五十里至京師六  
千二  
百里

禹貢荊州荒裔天文翼軫之命其地在夜郎之旁  
漢屬牂牁郡五代時思州田氏據其地宋乾德後  
屬湖北路溪洞各授土人為蠻夷官掌之元置潭  
溪等處軍民長官司隸思州宣撫司  
本朝洪武中仍置蠻夷長官司又增立五開衛以鎮  
之屬思州宣慰司永樂十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  
屬貴州布政司宣德末以新化府  
省入黎平領長官司十三縣一

潭溪蠻夷長官司 在府西  
南十里 八舟蠻夷長官司 在府  
北一

百二 洪州泊里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東一  
百里 曹滴洞  
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南  
三十里 古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  
西六十

聖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全

十 西山陽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東  
南一百里 湖耳蠻夷長  
官司 在府城北一  
百三十里 亮寨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  
歐

陽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  
九十里 新化蠻夷長官司 在府  
城西  
北六十 中林驗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  
北一百里 赤溪洞

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  
北二百里 龍里蠻夷長官司 在府  
城西  
北九 承從縣 在府城南  
六十里

五開衛 在府治 銅鼓衛 在湖耳長官司西二衛  
俱隸湖廣都指揮使司黎

平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西  
南二十里 中潮守禦千戶所 在洪  
州泊



里長官  
司西南 新化亮寨守禦千戶所 在新化長 隆里守  
禦千戶所 在龍里長 新化屯千戶所 在新化長官  
里五所俱 隸五開衛

諸葛亮寨 在亮寨長 官司西

普安州 東至楚定衛界一百九十里西至雲南平夷  
衛界一百一十里南至雲南廣南衛界四百里  
南至南京五千三百里至京師八千四百里  
高直梁州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夜郎地素為黔中  
地漢隸牂牁郡蜀漢為興古郡地屬牂牁唐武德  
中置西平州貞觀中改為盤州隸戎州都督府蒙  
氏時為南詔東鄰東蠻烏蠻居之號於矢部其後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七

夔酋阿宋楚齊爾部尋復于矢部元憲宗時內附  
置于矢萬戶府至元間改置普安路又改為宣撫  
司後仍改為普安路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普安軍民府隸雲南布政司後改普  
安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都司尋改隸貴州都司  
永樂元年改普安安撫司屬普安衛十三年改為  
川隸貴州 布政司

普安衛 在州 樂民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西 平夷守  
禦千戶所 在州城西 安南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東

十安龍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東南三百二十里  
以上各所俱隸普安衛

關

芭蕉關 在州城東 分水嶺關 在州城西一  
八十五里 安籠箐 在州城西一 白一十里

關 在州城東南 三百四十里

永寧州 東至鎮寧州界二十五里西至慕役長官司  
界四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六十里  
北至安順州寧谷長官司界三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四千八百三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古為荒服地元如置永寧州屬雲南普定路大德  
間改屬湖廣行省

本朝洪武十四年屬普定軍民府後廢府屬四川普  
定衛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布政司  
轄領六寨及 領長官司二

慕役長官司 在州西一 頂營長官司 在州南一  
百七十里 百五十里

鎮寧州 東至康佐長官司界南至永寧州界俱三十  
里西至永寧州界五十里北至寧谷長官司  
界二十五里自州治至南京四千八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八

古為荒服地元始置鎮寧州屬雲南普定路  
本朝洪武十四年屬普定軍民府後廢府屬四川普  
定衛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布政司  
親領六寨及領長官司二

十二營長官司 在州北 康佐長官司 在州東  
安順州 東至金築安撫司界七十里西至寧谷寨長  
官司界三十里南至金築安撫司界七十里

十里北至鎮寧州十二營長官司界七十里自州  
治至南京四千九百一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九  
十里

古為荒服地元置習安州屬雲南普定路  
本朝洪武十六年改安順州屬普定府十八年改屬  
四川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三年始改屬貴  
州布政司親領十四寨及領長安司二

寧谷寨長官司 在州西南二十 西堡長官司 在州  
里領二十九寨 西南



二十里

金筑安撫司 東至貴州衛界一百里西至安順州界南至貴州大龍番長官司界北至平壩

衛界俱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四千八

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四十里

古為荒服地元始置金筑府屬順元等路

本朝洪武十年改為金筑安撫司屬四川貴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正統四年改屬貴州布政司領長官

木瓜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 東一百里 麻嚮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 一百一十里

大華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 一百二十里

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平壩衛界六十里西至安莊衛界四十五里南至金

筑安撫司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二

百七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百四十里至京

師八千

古羅甸國後為羅鬼狁可屬苗蠻成居建普里

部元初內附置萬戶改善定府領安順永寧鎮寧

習安四川等處雲南行省大德間改府為路屬曲靖

等路宣慰司後屬湖廣行省

本朝洪武十四年仍置普定府屬四川布政司尋增

置普定衛十八年府廢二十五年改置普定衛軍

民指揮使司仍屬四川正

統三年改屬貴州都司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平越衛界八十里西至龍里衛界六十里南至

龍里衛太平夜界九十里北至杉木箐界五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三十里至京師八千二

百六

十里 古荒服地宋嘉泰初土官宋永高克服麥新等處以其子宋勝守之乃改麥新為新添元至元間置

新添葛蠻支控司屬湖廣行省後改屬雲南行省

元初廢

本朝洪武四年置新添長官司二十二年增置新添

千戶所屬四川貴州衛二十三年改所為衛二十

九年改為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中改屬貴

州都司今領長官司五

新添長官司 附郭 小平伐長官司 在衛城西 南五十里 把平

寨長官司 在衛城南 丹平長官司 在衛城西 南一百里 丹行

長官司 在衛城西 南一百五十里

谷忙關 在衛城東 一十五里 襄城關 在衛城西 南十五里

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清平衛平定長官司界

七十里南至新添衛界六十

里西至四川貴州草塘安撫司界北至黃平安撫

司界俱一百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百七

十里至京師

八千二百里 古蠻夷地名黎峨里寨歷代叛服不常

本朝洪武十四年始置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長

官司五屬四川布政司後改屬貴州都司三十年

分清平平定二長官司屬清平衛今領長官司一

揚義長官司 在衛城東 三十里

武勝關 在衛城 通津關 在衛城西 南二十里 羊腸關 在城東 南二十

里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新添衛界三十里南至

貴州衛界二十五里南至大



平伐長官司界六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八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八十五里

古西南邊徼歷代以來蠻苗各據其地元始置平伐等處長官司屬新添葛蠻安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於此置龍里驛十九年改龍里驛屬貴州衛二十年置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屬貴州都司領長

平代長官司 在衛城東 南六十里 大平伐長官司 在衛城南 八十里

關

長衝關 在衛城西 隴聳關 在衛城東 二十里

都勻府 東至四川播州宣慰司界二百二十里西至龍里衛平伐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廣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奎

西慶遠府南丹州界三百一十里北至平越衛麻哈長官司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四十五里

古西南夷元置都雲等處安撫司屬雲南行省本朝洪武十六年仍置都雲安撫司二十三年改置

都勻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都勻等七長官司屬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七年始治七長官司改屬貴州

布政司而本衛屬貴州都司兼領長官司八今陞為都勻府領州二縣一

獨山州 在府城南一 麻哈州 在清平 衛城 都

勻長官司 在府城 南七里 邦水長官司 在府城 西 二十里 平浪長

官司 在府城 西 五十里 平洲六洞長官司 在府城 西 一百里 合江

洲陳蒙爛土長官司 在府城 東 二百 里 屬 獨山州 豐寧長官司

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屬獨山州 平定長官司 屬麻哈州 樂平長官司 屬麻哈州

衛

都勻衛 在府治

關

平定關 在府城 北 二十五里 威鎮關 在府城 西 四十里

畢節衛 東至赤水衛界六十里西至烏撒衛界一百里南至水西奢香驛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芒部軍民府界八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九十里至京師九千五百六十里

本朝初為貴州宣慰司地洪武十五年于烏撒軍民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奎

府地置烏蒙衛十六年從此改置畢節衛隸貴州都司

關

善欲關 在衛城 南 五里 木稀關 在木稀 山 二關 老鴉關 在衛城 南 三十里

七星關 在衛城 西 九十里

威清衛 東至貴州宣慰司界十里西至平塘衛界三十五里南至金箴安撫司界八十里北至水

西鴨池河界九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九百四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六十里

本貴州宣慰司地 本朝洪武二十一年置威清衛屬貴州衛二十三年改置威清衛指揮使司

安莊衛 東至永寧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安順州西



百四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三百里自衛治  
至南京四千九百二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里  
本元承寧鎮寧二州地屬善定路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置安莊衛指揮使司隸貴州都  
司領千  
戶所一

關索嶺守禦千戶所 在衛城南 五十里

清平衛 東至四川播州重安長官司界南至平越衛  
界俱六十里西至平越衛揚義長官司界二  
十里北至龍角寨界三十里自衛治至  
南京四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本朝洪武十四年始開其地置清平堡二十二年改  
置清平衛指揮使司隸貴  
州都司領長官司一縣一

清平縣 在衛城南一 平定長官司 在衛城南六十  
里屬都勻府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壘

關

鷄場關 在衛城南 羅沖關 在衛城北  
一十里

平壩衛 東至辰清衛界四十五里南至金築安區司  
界四十里西至普定衛界北至蒙楚地界俱  
三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  
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里

古西南 夷地

關

烏鳴關 在衛城 南二里

普市守禦千戶所 東至四川永寧宣慰司界一百里  
西至永寧宣慰司九姓長官司界  
一百四十里南至赤水衛摩尼千戶所界北至永  
寧衛界俱五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八百八十

里至京師八千  
二百五十里

古蠻夷之境唐元和初置蘭州宋乾德中州罷元為  
永寧路地

本朝洪武四年屬四川未寧安推司二十二年以地  
高漢貴之要衛置普市守禦千戶所隸貴州都司

開設貴州 出鴻臚錄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會有火濟者從諸葛亮  
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

王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譚翠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仍授譚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

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壘

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霽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

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燧以都督鎮守其

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

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

氏聞止之為走懇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

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

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

夷令不敢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

登壇必究 卷九



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燧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燧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通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孺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奎

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琛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

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疑即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係貴不達漢惟不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奎

能有貴故自巴蜀道邛笮達牂牁新應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我 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 成祖復郡縣其地在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道三代漢唐何足云乎

勦清平苗

出鴻臚錄

貴州地阨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及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憂及興隆偏頭平



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  
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  
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  
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  
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  
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參議蔡潮都  
指揮潘勳指揮余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  
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搆砲木寨伏兵計擒賊  
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搆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矣

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遊兵巡微遇  
賊嶽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  
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  
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  
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  
易分兵五哨命叅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  
鎮葉曇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  
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叅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

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大監李鎮居中節制  
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  
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  
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  
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  
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貓爬山虎繩梯等具  
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  
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  
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矣

入遂斂眾退復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  
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  
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走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  
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  
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眾持鏢弩下山  
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  
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



羅可懸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會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眾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其附所探諸處齊登賊眾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厓喇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眾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堯

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眾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言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玆等八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物甚眾撫過苗眾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高城深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籌武勇之勇制其兵其勢至勤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平定者蓋夷本桀驁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激之于先將帥之玩愒又不能遏之于後故釀亂至此極耳猶幸諸臣能撲滅之不然幾何不為嶺南侯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于遠方守令輕視易投不以處罪服之徒請則以應贖耗之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言

陳之此輩豈有能為民為國遠圖者遠方非朝廷之赤子乎夫旬宣之化激揚之典近者為易而遠者為難也顧若足器者何邪然則請請夷寇之亂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勸處安南

安南自 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暉嗣正德十一年暉稍失政其臣陳曷作亂弑暉會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垌等共推暉從子黎諱嗣諱暉伯兄子也仍率兵討陳曷曷走



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諫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諫悉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焯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諫庶弟黎應嗣爲國王蓋登庸娶應母爲妻故脅立應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頌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遣黎諫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三月黎應卒或云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頁

以鳩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應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諫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爲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爲登庸所據惟諫尙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僞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諫卒於清華其臣黎焯鄭江等共推立諫子寧嗣奏入稱世孫其境內或亦

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僞莫辨其一僞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眾奔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於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齋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備列登庸篡殺及寧播

登壇必究

卷九

地理四

頁

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羣臣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殺主僭竊沮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羣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中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謂帝王之於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復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敵中國爲黎氏復讐



上意竟主討罪亦屢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為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復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齎執公移請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暲被逆臣陳嵩殺害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暲弟黎暲亡何暲被奸人杜溫潤鄭綏章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暲弟黎應旋自清華迎復黎暲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垂死時與羣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復乃值閑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抗淦之子冒黎姓非黎暲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誑罔多自飭所謂鄭綏誘遷清華即登庸為亂黎暲避禍出也其謂迎歸黎暲則與黎寧所列黎暲卒于清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暲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鳩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懷鄭垌及莫

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辭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度西平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高

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諸路都指揮白泣監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監督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須兵一十二



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驥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眾漸集馳檄安南諸臣民論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後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授斬莫登庸父子來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真

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近地修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爾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只組係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

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舊賜印章謹獲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聯疏上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室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莫文明與諸酋至京

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真

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統理屬轄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歷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室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保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



柳珣沐朝輔暨輔臣水兵諸偏裨守臣皆進秩賞賚有差後福海不能緩輯夷狄復為黎寧所逐今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廣東境內 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成祖竭天下之力三犁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罷數十萬之眾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狝離之使一稽顙于闕庭亡論不克削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况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難生唐玄宗南詔之役豈不明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肩不旋踵而虜歸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強猶足以見國勢之可表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窮東南之力而驅之出境

登壇必究 卷之九 地理四 序

但不可得矣向暇問其末貢不耶此又觀時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卷之十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兩直各省事宜

王鳴鶴曰今天下幅員之廣與道里遠近形勢扼塞已具載地理部戎事之暇復輯兩直隸遼陽山東浙江閩廣事宜者何以備倭也方今倭奴肆侮據朝鮮以撤我外藩積有歲月勢孔棘已尋且散逸海上其志不徒在侵掠凡瀕海諸郡縣與倭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兩直各省事宜

隣者環東南萬里而遙靡不議兵議餉竭厥力而禦之上下憂虞無逾今日漳泉之間聞且有駕燧燹至者以數十計彼懷獯獵之心而中國無賴又為之鄉導焉然則善後之圖安所計萬全也是篇悉採海防圖編及諸書有切於倭情者乃備錄之即東南半壁環而萬里一按籍而計若視諸掌易易也語曰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司寄者其尚究心焉



北直隸事宜

按

京畿山河帶礪東負大海向未嘗遭倭亂亦未嘗有  
備倭之設故兵防官考倭變紀不錄焉以大勢論  
之山東遼左突出海外畿甸居中越數島而為朝  
鮮巽者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肆毒也今  
既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永平一帶無不當敵衝  
者設重鎮集舟師水陸兼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  
暫借運船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船非樓櫓巨艦之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北直各屬事宜

二

比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也議者又欲借  
舟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礁突出千里運道久廢  
豈篙師能卒辨哉此自冬月風汛不便言之若夏  
天南風盛發之時閩浙舟師亦  
可取是喪已成之我軍而填無窮之巨浪也無已  
則召閩之工匠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舟無不可者  
合用木料預先從襄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於沿  
海召集合用器械預先發各處打造一面清野練  
兵備之於陸一面鳩工造舟禦之於海木料具工  
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為問罪之師小

登壇必究 卷一〇

則為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為之圖也然又有  
說焉直隸自寶坻天津永平一帶以達山海延袤  
數百里水陸設備常不下二萬之眾一年之費當  
不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也倘倭奴常據  
朝鮮則為備無已時矣執若為一勞永逸之計與  
十萬之師水陸並進電掃席捲伸 天朝之威存  
亡繼絕固我藩籬較之年年設備便宜百倍或謂  
高麗失利遼左無功古今明戒子何言之易耶是  
大不然隋唐都於長安去高麗最遠因怒與師誠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北直各屬事宜

三

為黷武我 朝定鼎北平與高麗共一水耳此門  
庭之間當與周之玁狁漢之單于唐之突厥未之  
金元例論豈隋唐高麗遼左比哉且關白封府庫  
撫士民財物無所取百姓無所戮此其志欲何為  
耶語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為也  
臣聞之俞都督曰用兵有鵬剿有大征事小敵脆  
則選銳輕齎襲敵不意似鵬之擊鳥卑飛斂翼而  
擊之也故曰鵬剿之兵如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

三八三



堂堂正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為期故曰大征之兵  
兵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鵬翮矣用兵太  
多機自難密計糧無幾竟致乏匱是以大征之規  
模而行之鵬翮也若大征矣用兵太少既無攻圍  
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困守之方賊遁無以堵賊衝  
無以迎是以鵬翮之規模而行之大征也兩不收  
功職此之由今日高麗之師其為大征乎其為鵬  
翮乎夫以隋唐之強尚不能得志於遼左乃倭會  
關白一旦舉朝鮮若振槁然則今日問罪興師當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兩直各省事宜

四

為大征而不為鵬翮也明矣如其為大征也則鐘  
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  
自遼東永平而迫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  
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遼者蓋聲東擊西之詭耳  
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屯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  
燕薊淮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  
從而蟻附之其為患又不止一關白矣故料敵宜  
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  
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縣其地唐難度遼而不用

舟師以戰故訖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  
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  
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奴向之所長者一刀耳聞  
之關白無論兼有弓銃且慣用撻刀撻刀者倭刀  
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稱雄於數島者既恃以長  
擊短之術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  
外故兵械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  
餘萬矣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  
預為之計且朝鮮被倭殘蹂久矣其難因糧於敵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兩直各省事宜

五

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故糧餉宜足也夫  
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  
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將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  
何宜於水何宜於陸何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  
西集謀廣思各盡所長規畫既定然後尅期並進  
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將宜廣也朝鮮自 高皇  
以來臣服李氏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社  
陵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包胥之復楚用單  
之復齊者誠因而鼓舞之彼既習於地利便於土



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俾刃故因間可用也夫惟  
六者備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定傾如其  
未也則寧效委梁之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爲王翦  
之持重勿爲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白以封豕  
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速  
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柰何曰欲盡關白之  
眾而殲之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欲禦之  
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  
夏水攻之意畧同但決水之策昔人嘗行之故皆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兩直各省事宜

六

知其便此策則自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曰  
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其端俾有事高麗  
者當自得之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兵防官無慮百數原皆爲防邊而設未有  
防海者近因倭警添設提督總兵經畧標下中  
軍叅遊天津永平等處添註海防備倭遊擊此  
後或有添設未敢列定當闕以俟

沿海府衛州縣

山海衛 永平府 昌黎縣 盧龍衛 樂亭縣  
灤州 開平中屯衛 寶坻縣 武清縣 梁城  
衛 天津衛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兩直各省事宜

七



遼東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為東北雄鎮北隣沙漠而遼海  
三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  
溟而金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  
京師翰屏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邊防頗為有  
賴而備倭海防視為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  
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益廢於是  
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東沿邊五路得分  
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八

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益州轄之三岔河而  
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  
邊為重防海為次春汛以防海為重防邊為次則  
雖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鄭若曾曰遼東倭患較諸省似可緩所虞者地干  
餘里衛所軍旅將十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線饋  
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  
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叫嗷待哺萬一歲歉密  
邇 畿輔□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

不强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  
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愚謂 國初  
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太壞極弊司國計者  
深念而亟圖之可也

按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迤東南為鴨綠江  
朝鮮貢道在焉海上自劉江告捷倭夷絕跡蓋  
恃高麗為之藩蔽也今高麗陷矣覩輔車唇齒  
之義則為遼左慮者豈直東□已哉或謂倭患  
必不在遼蓋以倭之志若在子女玉帛也則窮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九

邊絕塞千里蕭條非所垂涎明矣若其不自揣  
量包藏禍心也則揚帆而渡天津稀縱豕突無  
所不至何必涉遼越薊犯重關之險哉雖然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造舟秣馬水陸兼防  
因利乘便批亢擣虛此今日要務也

遼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遼陽副總兵 寬奠叅將 海蓋  
叅將 復州叅將 寧遠叅將 廣寧遊擊 中  
後所遊擊 中右所遊擊 金復守備 靉陽守



備 中前所備禦 西平備禦 右屯備禦 海  
州備禦 蓋州備禦 長奠備禦

遼東兵防官共五十員茲舉濱海地方者數之  
餘係防邊不具入

沿海衛所

金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海州衛 廣寧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中屯衛

中左所 廣寧前屯衛 中右所 中後所 中

前所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沿海關城墩臺

義州城

城一 毅陽

墩四

塔鬼山 三山  
擦牙山 城西

堡三

石家 青榆林 入塔山

金州衛

守墩堡官軍一千七百二十六員名

城四

望海州 旅順南城  
伯母山 旅順北城

墩三十八

蕭家山 小沙河 大沙河 雙  
鹿嶺島 黃谷島 青山島 磨  
黃家島 老鶴嘴 李蘭店 小  
大黑山 太平島 團山島 虛  
馬雄島 海青島 蓮花島 花  
和尚島 南關島 石門 石  
長沙嘴 寫島 沙河島 黃  
島 紅崖島 鐵山島 野雞島

臺一

鶴島 鞍山島 鹽場島 杏園島  
鬼兒島 七個山島

堡六

黃骨島 劉官寨 新寨  
山潤 海口 紅嘴

復州衛

守墩堡官軍六百四十七員名

城二

得利瀛城  
魏霸山城

墩九

龍王山 萬灘島 樂古山 中島  
塔山 長生島 松山 北青海  
石家島

駱龍山

堡四

富山 臨溪  
楊官寨 樂古驛

蓋州衛

守墩堡官軍二千四百六十四員名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墩九

韋子島 歸山 鬼兒島 泉井  
神仙山 白狼山 梁房口 觀家山  
遠針山

堡五

梁房口 中山 熊岳驛  
五十寨驛 八角湖

廣寧右屯衛

關一 三岔河

堡六

東海 枯菱河 柘樹  
常豐 黑林 女真

廣寧中左二屯衛

墩三

望海 孤山

堡十九

樂安 高有 嘉和 長豐  
順陽 團山 時和 仁和  
廣濟 永豐 廣盈 臨川  
大有 曹稔 福寧 西店  
南陽 得安 興積



廣寧前屯衛 關一 山海

敬九 覺華島 龍宮島 連海山 秦洋島

桃花島 望天島 歡喜嶺 大旺莊

堡二十一 安家 慶春 古城 杏林

永豐 長安 海泉 永安

鎮南 新安 積糧 廣積

泰新 樹林 海濱 三山

海舟 興安 城南

老軍 錫安

登壇必究

卷之十 遼東事宜

三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倚登州營所以控北山之險也登萊二衛併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江解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家鎮馬停鎮東長海口柴胡海倉魚兒舖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三

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峒崆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豨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踞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喚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木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



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  
西若西王庄西山樂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  
罘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船登突巖外戶以綏堂闔其  
木營典守之責乎

###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絡突入海中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  
也成山以東若早門灘九峯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  
沙磧聯絡湖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猝  
達然考之 國初倭寇成山擄白峯寨羅山寨延

###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十四

大嵩草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  
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  
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  
地方語所則有寧峯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  
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  
山寨諸司遠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  
卽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有干  
城之寄者其思 國初成山之變而儆戒無虞也  
哉

### 卽營墨

山東與直隸連壤卽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  
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甯然淮揚屢被  
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  
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  
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  
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  
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司  
其海口若塘家灣大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井灣類

###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十五

武周瞳松林全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  
防尤難 國初倭寇鰲山毒痛甚慘卽本營所轄  
之地也殷鑒不遠封守者其可以弗慎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  
獨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鞞  
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  
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擄安知其中無識海  
道而勾引者乎觀山東諸郡民往往強悍樂于戰鬪  
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



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備周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厲庶幾其無患乎

一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七

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 廟堂或修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一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跋扈之志久矣其一日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癩毒宜早治而亟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

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迢迢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漕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蓬頭等處危礁亂磯湍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水洪則不敢行宗伯席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運有失尚幸不死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端為山東之海險也然漕河自王家開以北至於德州千有餘里乃 國家咽喉命脈其通其塞所係匪輕况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為漕患及今承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七

平修復海運以備不虞豈非 國家之大計哉嘉靖初年 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於膠州鑿山濬土以達海倉以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惜小害大可慨也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備倭而不知備運故及之

按日本勢地正對寧紹朝鮮地勢最邇登萊隋時登萊造舟以伐高麗壤相近也嘉隆間倭自本國乘汎入犯所毒痛者上自浙直下及閩廣耳山東



未嘗犯寇被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山東即昔之閩浙也添守備之設留上班之軍誠急務矣然向者為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為疥癬之疾今則為患在數百里之內實為腹心之憂問罪興師以除剝床之禍在今日誠未易談也雖然高麗自國初以來為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者恃中國為之緩急耳若危不能持廢不能興則東南海外朝貢者三十六國將何所觀望哉春秋諸侯有相侵伐者齊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山東往事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六

故及焉

山東兵防官考

備倭都司

今改遊擊

文登守備

即墨守備

沙

溝守備

此外有都司掌印僉書各一員春秋領班僉書

六員

沿海衛所

青州左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十人

屯軍四百五十三人

萊州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十人

屯軍四百四十七人

城守軍七百

軍四百十三人

王徐寨所

城守軍餘四十八人

登州衛

京操軍二千九百人

屯軍一百一十四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八人

福山所

守城軍餘百十四人

寧海衛

京操軍一千六百六十五人

屯軍三百九十一人

奇山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八人

屯軍六十人

城守軍餘一百七十五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九

威海衛

京操軍一千三百六十八人

屯軍二百二十四人

城守軍餘七十五人

金山所

城守軍餘一百十四人

百尺所

守城軍餘三十五人

成山衛

京操軍一千一百五十六人

屯軍二百四十人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人

靖海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三人

屯軍四百二十八人

寧津所

京操軍五百二十九人

屯軍六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十八人



六十八人

海陽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六人 城守軍餘一百二十六人 屯軍六十六人 捕倭軍一百二人

大嵩衛

京操軍一千四百九十一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人 屯軍四百二十八人 捕倭軍二百四十六人

大山所

守城軍餘二十六人

鰲山衛

京操軍一千六百三十一人 城守軍餘一百七十八人 屯軍二百九十八人 捕倭軍三百八十五人

雄崖所

京操軍五百七十一人 城守軍餘九十七人 屯軍七十七人 捕倭軍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三

二百一十人

浮山所

守城軍餘五十六人

靈山衛

京操軍一千二百十三人 城守軍餘一百十六人 屯軍二百八十七人 捕倭軍一百九十一人

膠州所

京操軍四百六十六人 守城軍九十四人 屯軍七十七人 捕倭軍四十四人

夏河所

守城軍餘六十七人

安東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七十六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人 屯軍三百九十一人 捕倭軍二百六十九人

石臼所

守城軍餘四十八人

沿海墩堡

塘頭寨所

守城軍餘七十六人 守墩軍餘二十人

墩十

甯家墳 荆埠 宅科 官臺 田水河 八面 公母堂 黃種河 上河 韓城

魚兒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五人

墩五

土山 東關 後龍 白堂 海鄭

柴葫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八人

墩六

諸高 太原 柴葫 上官 小皂 諸黃

馬埠寨所

守城軍餘四十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三

墩四

龜河寨

守墩兵十二人

墩四

東寨 三山 埠出 皂河

馬停寨

墩三

畧百 河口 翁鑄旺

王徐寨所

墩六

豐場 高沙望 議會 王徐 滋口 莊頭

東良海口巡檢司

墩三

虎口 東良 界河



馬停鎮巡檢司

墩六 楊家莊 白沙 呂口  
千里 西高 瑤家

黃河寨

墩五 王同莊 小河口 任家  
樂家口 城兒嶺

劉家江寨

墩三 西峯山 白林嘴  
灣子口

解米寨

墩五 繳家莊 木基 盧里  
黃石廟 界米

楊家店巡檢司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三

墩四 華石園 鷄鳴  
磁山 白石

盧洋寨

墩四 賊後 郭家莊  
八角 城陰

登州衛

守墩軍餘二十一一人

墩七 蓬萊閣 田橫 西莊 林家莊  
王徐 教場 扶直

孫奔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旗掌 塔山  
崗崮

福山所

守墩軍餘二十五人

墩五 龜後 營後 芝陽  
大岩 高山

堡一 福山

奇山所 守墩軍餘一十八人

墩四 鬃斗 埠東 堡二 西牟  
木柞 現頂 黃務

清泉寨所 守墩軍餘一十五人

墩六 石溝 午臺 長角嶺  
清泉 高家莊 裏口

寧海衛 守墩堡軍餘四十二人

墩十三 馬山 貉子窩 戲山 小峯  
草埠 峯山 杏林 侯聖山  
石子現 板橋 管山

堡五 燕臺 辛亥 修福  
泗水 未家 湯西 栲栳觀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事宜

三

金山所 守墩堡軍餘十八人

墩五 駱駝 金山 小峯 堡一 嶺山  
鳳凰 嵩山

威海衛 守墩堡軍餘三十六人

墩十二 天都 峯山 豹虎 曹家莊  
磨兒 斜山 麻子 遠遠  
古陌頂 廟後峯

百尺崖所 守墩軍餘二十七人

墩九 望天嶺 蒲臺頂 老姑  
轉山 寶家崖 芝麻嶺  
百尺崖 曹家島

辛汪巡檢司 守墩弓兵三人

松里



墩一 辛汪

成山衛 守墩堡軍餘二十七人

墩十一 大姑山 大一頂 高福 仲山  
歌馬神 馬山 俞嶺 岡嘴

堡八 張家 比留村 石福 洽口  
張家 堆前 報信 神前 祭天嶺

尋山所 守墩軍餘五十一人

墩十七 青山 蒸餅山 大小泊 佛勝口  
曹家埠 葛頭山 紀子埠 青魚島  
考翅 馬山 楊家嶺  
小勞山 黃連嘴 古老石

長家嘴 羊家島 固山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案查 舌

溫良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可山 半月山

寧津所 守墩軍餘三十九人

墩十三 龍山 慢埠山 龍虎山 七現口  
王家舖 大頂山 拖地崗 高樓山  
芝麻灘 萬口 柴家山  
青埠山 孟家山

堡二 崗山寨 帽子山

靖海衛 守墩堡軍餘六十三人

墩十八 石崗 郭家口 舜木山 柘島  
唐浪頂 慈山 望將山 墳臺頂  
標杆嶺 葫蘆山 茂蘆寨 狗脚山  
石脚山 赤山嘴 頭姚山 峯山窩

浪浪 大灣口

堡三 蒸餅山 孤西山 店山

赤山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三人

墩一 田家嶺

海陽所 守墩堡軍餘五十一人

墩九 小龍港 城子港 峯子港  
白沙山 栲栳港 撤雪山  
乳山 帽子山

堡八 湯山 孔家莊 黃利河 孤山  
濱港 扒山 松村 窄山

乳山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案查 舌

墩三 裏口 長牙嶺 高家莊

大嵩衛 守墩堡軍餘三十六人

墩七 望石山 辛安 草島嘴 擒虎山  
劉家嶺 麥島 楊家嘴

堡五 界河 管村 黃山 小山

大山所 守墩堡軍餘二十四人

墩七 黃湯 虎巢山 大山  
朱阜 稻牛山 北灘山  
雙山

堡一

行村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高山 田村 壘山



雄崖所	守墩堡軍餘二十四人	米粟山	望山	公平
墩五	土家山	根村		
堡三	青山	王鸞		
烤栳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丈二山	金錢山		
浮山所	守墩堡軍餘四十五人			
墩十九	孤山	城陽	樓山	紅石
	斬山	女姑	張家莊	陸家莊
	東城	桃村	狗塔埠	塔山
	公毛窩		雙山	麥島
	孫疇	灣前		
	明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 美				
堡五	中村	簡頭山	郡城	
	馬山	大村		
鰲山衛	守墩堡軍餘七十五人			
墩二十	桑園	皮嶺	石爐山	黃壁
	峯山	走馬嶺	羊山	張家
	高山	蕭旺莊	捉馬嘴	衛南
	栲栳	石老人	龍江	壁石
	橫擔	勞山		
	石嶺	分水嶺		
	石張口	葛口嶺	孫同	
	塔兒	東城		
膠州所	守墩軍四十八人			
墩十	辛莊	沙嶺	大埠	杜家港
	孤埠	石河	洋河	沙埠
	汪家莊			
	塔埠			

堡六	陳村	石湖	樂村
	拓溝河	八里莊	鹿村
古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西莊	古積	
夏河寨所	守墩軍餘四十八人		
墩十六	丁家村	王家莊	小灘
	封家嶺	走馬嶺	趙家營
	大盤	海玉莊	北頭溝
	柴良山	黃埠	夏河
靈山衛			大虎口
墩堡三	石嶺又	焦家村	青石山
	鹿角河	東石山	崇石山
	劉家溝	白塔	孫家港
	湖南嘴	張家莊	捉馬山
			沙溝
			臧家嘴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山東 毛			
逢猛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島兒河	五埠	
高家港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司後		
	石碑		
南龍灣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胡家		
	陳家臺		
信陽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二人		



墩四

南黃 南石南  
東沙嶺 西大嶺

石臼所

守墩堡軍餘四十二人

墩十四

湘水 涸洛 滕家嶺 古城  
石河 全恩 湖水 董家口  
釣魚 溫桑溝 清泥  
南石臼 北石臼 孤蒼山

夾倉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三人

墩四

焦家 蔡家  
相家 三叉口

安東衛

守墩堡軍餘四十五人

墩十五

蘭頭山 鴉高山 泊峯 大河口  
麻路溝 張洛 黑漆子 涸洛  
小皂兒 烽火山 虎山  
木寨 孤嘴 珠溝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各省兵防官考俱不載巡司而山東獨及者以巡司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錯錯故具載之

直隸事宜

直隸東瀆巨海北巨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松常鎮諸郡江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也故各有巡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淮三者之責以其均之為直隸也合為一卷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如金山衛以西守禦樹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兵共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禦金山營胡家港堡蔡廟港堡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已上正守軍人係金山衛查撥貼守軍係太倉鎮海二衛與千戶所調發每歲二月上旬十月掣班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割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滌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



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出前二所每百戶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千隻青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宜諡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措合令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轉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手

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亦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

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手

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餘散而少我船綜合而眾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言



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己上都御史方公廉前任松江府呈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涇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五

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為最以腹裏惟勝墩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

泖口七丫港黃涇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為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鯨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鯨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鶴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五

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為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以為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踪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為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



百名屯駐黃窩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為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為功則各收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五

畫

已上副使溫公景蔡前任蘇州府議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圖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

謂下策與無策矣

巡撫都御史翁公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了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了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揚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五

畫

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揚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為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



而西為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為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穴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擊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副總兵鄧公城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遇正東風必由山下入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遶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海中山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

美

沙自馬蹟而北至於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東西飛渡故 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為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徙置倭患浸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衛馬蹟洋山為倭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為分隄要衝設副正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恭將分屯馬蹟等山以防倭寇之從下入山來者又於狼山蔘角嘴設遊兵把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於昌國以北崇明

以南沙島迂迴羊山中峙仍設遊叅二員一駐定海一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四散逸入者伺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應賊又安能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如赴戰哨如臨戰運臂使指潛機伏形或迎其來或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直隸江南兵防官考

鎮守江南副總兵

駐劄吳淞所

蘇松恭將 駐劄金

山蘇松遊擊

駐劄劉家河

福山把總 劉家河把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

美

總 吳淞中軍把總 吳淞遊兵把總 川沙把

總 柘林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巡撫標下坐營

楊舍守備 京口圖山把總 江防把總 駐新江

江口遊兵把總 駐京城外 荻港把總 以上俱係防江

沿海衛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所

太倉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吳淞所



金山衛

左右前三所 俱在衛城 後所 今謂守柘林鎮堡中

所 今謂守松江府縣 南匯所 青村所

沿海營堡臺烽墩

蘇州府

營堡六 福山 九折村 雙兵村

烽墩 野水溝 福山 鱧魚 奚家

三丈浦 烏沙港 小泰 黃溪

毛浦 西洋 雀浦 海洋

唐浦 盧浦 高浦 新莊

金涇 許浦 白菊 黃洪

大錢涇 干步涇 黃濱 鹿鳴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

表

雙鳴 唐西涇 浪港 七丁

下涇 黃涇 耿涇 張浦

黃窰 新塘 月浦 顧涇 錢浦

蘇海 五岳 寶山 東涇

呂家圩 馬沙 中涇 依有

周家洪 生字圩 徐陸涇 大陳浦

松江府

營五 大盤 小盤 江門

堡四 金山 獨樹林 蔡廟港 柘林 胡家港

塘舖二十四

前所二瞭守軍四人 左所二瞭守軍四人

右所二瞭守軍四人 中所十七軍三十四人

烽墩

南匯十八

十八墩 十七墩 十六墩 十五墩

十四墩 十三墩 十二墩 十一墩

十墩 九墩 八墩 七墩

青村十二 五墩 舊四墩 新四墩

三墩 二墩 頭墩

左所三 焦樹 大門 宋家

右所三 陸鶴 周公 西新 東新

前所四 胡家 東新 金山 戚家

後所三 葛蓬 江門 新廟 橫厓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

表

江北諸郡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崩灣剿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

從寶應拖船過壩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

便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

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又云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

陸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塵



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海州鶯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可以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吳郡監生金魚云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罕

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遊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豔而揚州為賊所必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臯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掘港又東北則為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喇麻線等港而至

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頓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為便道其二則蛤喇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姚家蕩俱為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岸等處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罕

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掘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揚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餘



東餘西等處幸民以擊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廖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餘東餘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餘東餘西等處最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松為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櫻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為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聖

賊用而為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劫屠戮之慘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為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利和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廖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插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聖



地多洧沚騎不得長驅步不得用衆往往爲其所  
 陷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強弩風  
 馳電驅未有不如駭鯨之決細網者劉顯淮揚之  
 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技未易  
 以較雌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之  
 於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於陸  
 亦易不惟地利所宜誠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  
 馬如船正當以長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直隸江北兵防宮老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五 器

狼山副總兵 駐劄通州 狼山把總 大河口把總	掘港守備 鹽城守備 東海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徐宿歸德叅將 鳳陽中軍都司 駐淮安 儀真守備	泗州守備 安慶守備 周家橋把總 三	江口把總 滁河把總 浦子口把總 以上係防江淮	沿海衛所	淮安衛 軍八百五十名	左右前後中左中右六所 東海中千戶所 軍五百五十名	海州中前千戶所 軍四百七十五名
-----------------------	-----------------------	------------------------	-------------------	------------------------	------	------------	--------------------------	-----------------

大河衛 軍一千五百二十一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八所	儀真衛 四千四百八十名	高郵衛 軍六千七百二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興化千戶所	揚州衛 軍八千九百六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海鹽千戶所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泰州千戶所	旗軍二百三十名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通州千戶所 旗軍二百三十名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沿海營堡臺墩
--------------	---------------	-------------	---------------------------	-------	---------------------------	-------------------------	---------------------	---------------------------	--------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直隸五 器

揚州府	營十五 徐稱 大河 廖角嘴 壯捷 壯武 掘港東營	鎮遠 輕忠 濟武 掘港西營	登庸 平定 忠節 典義	羊寨 劉莊 白駒	孫科 李家堡 拼茶	徐稱寨軍五十人 廖角嘴軍五十人 大河口軍二百人	烽墩九十三 劉莊寨烽墩一 白駒寨烽墩二	角斜寨烽墩二 李家堡烽墩五 拼茶烽墩四	泰州烽墩十一 掘港烽墩九 海門縣烽墩	二十八 通州烽墩八
-----	-----------------------------	---------------	-------------	----------	-----------	----------------------------	---------------------	---------------------	--------------------	-----------



浙江事宜

論要害

兩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為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温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浹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遼而陳錢馬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事宜

吳

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外固為當敵要衝浙西雖涉裏海而豪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為賊所垂涎兩浙設禦其容以軒輊耶

論設備

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為四泰六總矣四泰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

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

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

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

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為畝

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

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

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

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哨守豈非守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事宜

七

必守淮之微意哉

論會哨

倭寇之來每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歇潮候風

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

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

和則犯大佛頭主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

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

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

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



船各會哨於隣總各取印信到單繳驗本總兵船各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賈令收集柴草按伏瞭望遇警亦如烽候之法舉火放銃則遠近易知兵船無悞而倭寇可無虞矣

總兵俞公大猷云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輿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旋旋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軍

果

精卒一枝以待而嚴藉龜哨探遠謀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劫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皆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輿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輿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

今晚收泊何輿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又云沿海之中上等安輿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濤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輿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輿曰玉環山梁輿等輿曰楚門港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輿曰女兒輿中等安輿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軍

果

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爵溪輿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寬輿其餘下等安輿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土無輿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



卽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把總蔡汝蘭云台州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輿金竹北有桑洲桐廡西有關山衛墅疊嶂層岡重關鳥道真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卒至者惟此耳曩者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東

平

戚叅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運輸糧銀經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爲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北衛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侍郎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卽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

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版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人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東

平

都指揮戴冲霄云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興屯田之利以給募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卽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資盜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屯種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金塘玉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



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  
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雖見有居民  
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乎何也溟海孤懸島夷易犯  
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是利  
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海壇粵之南灣  
皆稱膏腴然其守之者良以固內地之藩籬耳若  
論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二三哉即  
此可例論矣

一台州沿海近漲灘塗長數十里濶十里若做范蠡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

三

圍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  
不得傷稻每歲起科以給募租可得若干萬石  
一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  
雖緣撫御乖方亦以其地習戰鬪所用皆土著之  
兵若閩中土客兼用軍兵並駕雖有一二脫巾終  
不敢為大逆亦得犬牙相制之法也然其原在於  
將領不知大體無有勇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  
歸有司將帥無權平時威令既不下逮有急安可  
望其節制此皆覆轍所宜更鑄者也

浙江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汛期出駐定海不時親歷海上各路將領俱屬節制新設坐營官一員統領標兵府廂

杭嘉湖叅將

駐劄海軍衛海軍把總專屬調度浙西沿海一帶自蟹子門起至金山衛止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實省城之喉舌嘉湖之藩籬也

寧紹叅將

駐劄舟山臨觀定海昌國俱屬調度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東至龍山延袤三百餘里皆其信地

台金嚴叅將

駐劄海門衛松海把總專屬調度台州沿海一帶南自温州蒲岐北抵寧波昌國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

三

溫處叅將

駐劄盤石衛金盤石把總專屬調度温州地方與閩接壤延袤四百餘里黃華飛雲江口三港皆為要衝

海寧把總

海寧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杭嘉湖叅將所轄即此總之地北出哨金山洋山與直隸兵船相會南出哨許山衛山與臨觀烈港定海北哨俱相會

臨觀把總

臨山觀海二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寧紹兩西與浙西叅將所轄此即總之地東與定海兵船會哨西與浙西兵船會哨

定海把總

管轄定海衛并在外後所屬大嵩中中及外海舟山皆其信地

昌國把總

管轄昌國衛并在外前後錢鈔四所及蓬仙寨北自湖頭南至石浦馮家山止皆其



信地

松海把總 松門海門二衛設一倭倭總其分守台金

石浦港兵船交會前

金盤把總 金滬盤百二浦設把總一員其分守溫處

台州松門關兵船會哨南至福

此外有軍門坐營左遊擊右遊擊三都司總兵坐營

衢州總捕守備陸路官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海寧衛 乍浦所 澉浦所

直隸都司 海寧所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紹興衛 三江所

臨山衛 澀海所 三山所

觀海衛 龍山所

定海衛 舟山中中左二所 穿山後所

霽霽所 大嵩所

昌國衛 錢倉所 爵溪所 石浦前後二所

海門衛 桃渚所 健跳所 海門前所 新河所

松門衛 隘頑所 楚門所

盤石衛 蒲岐所 盤石後所 寧村所

温州衛 瑞安所 平陽所

金鄉衛 沙園所 蒲門壯士所

沿海關臺寨烽墩 乍浦所

寨十一 獨樹林 梁莊大 梁莊舊 蒲山外

長沙灣 蒲山西 唐家灣

臺三 益山 長沙灣 烽墩 高公山 陳山

海寧衛 寨三 北舖 藍田大 臺四 多生陞 北台

烽墩 九里 海口 藍田 泰柱山

澉浦所 寨五 東藍團 混水閣 西嘴

登壇必究 卷之十

臺一 東中台 烽墩 清山 塘山

海寧所 寨三 石墩山 廟山 黃灣

烽墩 鳳凰山 尖山 石墩山 潘家浦 下舖

三江所 寨一 發風岱 臺一 蒙池山

烽墩 杭塢山 烏峯山 馬鞍山

澀海所 烽墩 植樹 胡家池 西海塘

臨山衛 烽墩 桂浦 荷花池 下蓋山 趙港

方路 道塘 周家路 羅家山 泗門

三山所 烽墩 徐家路 滙山 眉山 許山



健跳所 臺一 高鷲	烽堠 後山 土灣 前山 松皋 大金山 寶皋	石浦前後所 關一 石浦關	昌國衛 寨三 遊仙 南堡 黃沙	壽谿所 烽堠 屏風 公嶼 半嶼 王泉 趙皋 外嶺 沙頭	錢倉所 烽堠 塗坎 東門嶺 杉木 中堡樓 前山	大嵩所 烽堠 大干 尖崎 崑亭 港口 橫山 蔡家 蛤島	霽霽所 臺一 三塔山 烽堠 盛壽 高山 觀山	穿山後所 烽堠 硯頭 黃崎 所後 嵩子 嶼山 燎蝦 白峯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東 美	舟山所 寨三 沈家門 西硯 干礁 臺一 青雷頭	烽堠 外湖 奇壽 鹿頭 郎家硯 螺峯 蒲沙 西山 硯磯	石禪 程家 石嶼 小展 邵壽 赤石	接待 沈家門 石嶼 包家 石塘	謝浦 舟山	招寶山 張師浦 打鼓山 大尖岡	大漁灣 長山 嵎嶼 小山	定海衛 關一 定海 寨一 江北 烽堠 高山 三山 汪家路	龍山所 臺一 龍山 烽堠 道塘 清溪 龍尾 龍頭	觀海所 烽堠 新浦 占爵 瓜魯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安所 寨四 上塢 東山 臺一 白塔山	烽堠 鮑田 店下	寧村所 寨五 前岡 沙溝 沙村 長沙 臺一 楊頭	盤石衛 臺二 白沙溝 黃華 烽堠 岐頭 平山 嶼山 沙角	三嶼 日園 池澳 洋田	蒲岐所 臺一 下堡 烽堠 東山 南浦 後塘 錢紙	高嵩 樓澳	楚門所 寨一 楚門 清港 石橋 東門	了營 楚門 小青山 大青山	登壇必究 卷之十一 浙東 美	隘頑所 烽堠 長沙 後灣 靈門 會蓬 長山 驪頭	楚門所 寨一 楚門 烽堠 梅井 洋坑 馬鞍山 塔山	松門衛 臺一 小高 烽堠 南寨 烏沙 盤馬 松門	沙角 崔梅 磊石	莞澳 蛤浦	新河所 烽堠 楊嶼 泥島 淨塵 烏沙	海門衛 臺二 東中 烽堠 磊石 輕盈 長沙	桃渚所 臺一 桃渚 烽堠 望大樓 大荆山 洞井	蒼埠 停嶼 下舊城	嶼頭	烽堠 馮家 茅頭 後沙 鹿字頭	桃渚所 臺一 桃渚 烽堠 獅子山 中舊城 石柱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沙園所 寨五 斗門 眉石北 眉石南

臺一 眉頭 烽墩 冷水 朱埠

平陽所 寨四 江口 收路 廟背 臺一 蔡家山

烽墩 福泉 平嶺

金鄉衛 寨九 鮑橋 支亭 石坪 大魯 石塘 大魚野 小魚野 大獲 小獲

烽墩 半塘 尖山 白崎 馬跡 鮑橋 鳳凰 貓頭 莫山 上洋 畢灣

嶺門 東嶺 東山 崇灣 嶺頭

蒲門壯士所

臺二 高陽 水竺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浙江 弄

烽墩 雷巖 尖山 時家 縣中 四表 南堡

福建事宜

題設寨遊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為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崑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為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弄

外威內固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登舊制盡失加以內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為番船所據於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所在莫支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 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寨為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為奇兵而又為之分信地明拆墩嚴會哨賊寡則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抗拒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煽害萬歷



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 題設南澳副總  
兵元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消矣  
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  
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誠不為  
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  
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為小兵僅存其三分之一  
又太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  
浪殲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駭倭寇非復  
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福建五寨

本

寨遊要害

福建五寨三遊鱗次海外舟師錯落扼險據隘比之  
他省防禦似加密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埕之  
東湧海壇東岸南日烏坵浯銅彭湖元鍾彭山皆倭  
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  
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彭湖蓋其  
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可方舟內澳可容千艘往時  
居民恃險為不軌乃從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  
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者於法

為弱遠輸者於法為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輸不  
及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然則南澳何為而守  
也曰不同也南澳雖在大海之中與內地僅隔一水  
商舶海賈往來必經吾漳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  
失守是隔閩粵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澎湖去  
內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惟漁舟出沒耳販海  
之舟不必經也故澎湖譬之石田棄之可也然使倭  
寇結鯨而來則澎湖其巢穴矣又將何如曰修內地  
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機以撲滅之耳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福建五寨

本

海禁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為業自 先朝邊禁遂致  
勾倭釀成禍府至萬歷初年巡撫龐尙鵬  
請開海禁准其納餉過洋既裕足食之計實寓弭盜  
之術蓋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市通則寇轉而為商理  
固然也惟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  
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  
禁之物如此則賦歸于 國建民亦何所利而為之  
哉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何也過洋自我而往



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且資中國之利二者固大不侔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奸民愈趨之矣嗟乎利乃亂之因也

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之米爲多元鍾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空

至輒幾十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累大戶所積莫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匱也故經畧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糧糧糶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警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痠痺未有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糶于隣省也

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糶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於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輪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糶賤米則米數多春而隨兵所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充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接濟與倭爲黨者永不敢矣

一往年倭寇擁眾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

登壇必究

卷之十

五

空

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郵之有好細也奸細除而後北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要之雙桅重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艙



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  
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  
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  
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  
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  
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而又嚴保甲  
連坐之法申汛期販海之禁如此而謂通番之不  
可除未之信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查

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  
裹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  
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於五六月南風  
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着  
實體探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  
其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  
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於無  
事之時則宜寬用於有之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  
難犯也

遊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  
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  
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  
必復者皆剿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閩人問於鐘曰倭情見矣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之  
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關白者倭之酋長  
也其眾難計殆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之  
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病在狂敵夫倭情不同  
不過厚為之備耳至於民情不同則其故難言已

登壇必究

卷之十

查

自嘉靖末奸民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視倭如鬼神虎豹不可嚮邇一倭持刀數十百人  
豕奔羗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止此  
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窺窮餓  
於山谷間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擒之今猶耳濡目  
染知倭之莫能為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  
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則曰  
倭來若等我耳又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若  
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



以爲利而其不可言者無論也嗟夫此豈可聞於  
敵哉故曰昔之患在怯今之患在狃患怯者在倭  
患狃者在吾民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但  
當禦倭於海則變無從生若一入內地其禍蔓延  
矣以天下論之惟當禦倭於朝鮮使今既不渡若  
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則有主  
者

福建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若  
中調度各路參遊俱屬節制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奕

潮漳副總兵

駐劄南澳元鍾遊兵把總專聽調度又  
福管陸兵三百名標下中軍把總管之

南路叅將

駐劄漳州城遇汛則往銅山銅山寨把總  
專聽調度又漳州銅山客兵其二營陸營

土兵一營  
俱屬管轄

軍門坐營

駐劄省城有客兵一營土  
兵一營專聽調度兼應

總兵坐營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  
衛有客兵一營專聽調度

北路守備

今議改叅將  
駐劄福州遇汛則往大金所土兵二營

駐本州新客兵一營  
駐羅源俱聽調度

中路守備

駐劄興化府遇汛則往平海衛有興化  
客兵二營泉州客兵一營聽其節制

烽火把總

該寨兵船四十隻民兵六百餘名遇汛駐  
駕軍兵近千名今議增船一十隻兵一千

名其北則界乎浙江瀟門其南則界乎連江濂  
溪福寧州沿海一帶皆其信地全閩之門戶也

小埕把總

該寨兵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烽火  
會哨南與南日會哨西洋下日竿塘白犬

皆其信地省  
會之門戶也

南日把總

該寨兵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  
會哨南與活嶼會哨自海壇舊南日平海

涓洲一帶  
皆其信地

浯嶼把總

該寨兵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南日  
會哨南與銅山會哨自崇武永寧福全全

門中左所沿海  
一帶皆其信地

銅山把總

該寨兵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活嶼  
會哨南與元鍾遊兵會哨自鎮海濠鏡銅

山沿海一帶  
皆其信地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奎

元鍾遊兵把總

該遊兵船四十隻民兵一千六百餘  
名遇汛畢船隻修造則兵放班南澳

雲蓋寺青澳并勝澳走馬溪  
皆其信地今兵船各議增

海壇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二十四隻兵九百餘  
名專泊海壇信地與南日兵船

備守支福  
州府錢糧

活銅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原十六隻今議增八  
隻專泊舊活嶼金門所等處與

活嶼兵船協守  
支泉州府錢糧

此外有都司行司汀漳守備及延建汀邵陸兵不具

載

沿海衛所



福州府	北苑 官澳 容嶼 奇運 大埕	長崎 定海 官塢 黃崎 裏頭石	東嶼 東岸 小澳 潭西 石鼓	下嶼 山前 蕉山 嶼頭 下浪 龍下	石門 山崎 峯前 陳塢 大讓 龍下	後營 大坵 桃嶼 馬頭 洋明 白鶴	茶林 車盤 仙巖 前溪 塔山 頭	盤嶼 前村 壁頭	洪坑 峯嶺	興化府	迎仙 茶浦 埕口 後浦 三江口	鯽魚 黃崎 岩心 東林 湖邊	石城 蔡山 下徐 石井 小澳	澄港 嶺頭 大嶺 上墩 繩澳 章厝山
福寧衛	大金所 定海所													
鎮江衛	梅花所 萬安所													
平海衛	莆禧所													
永安衛	崇武所 福全所 金門所 高浦所													
中左所														
鎮海衛	六鰲所 銅山所 元鍾所													
沿海烽墩														
福寧州	沙埕 白鷺 南嶺 白岩 木澳	黃崎 龍山 全家 南金 古縣	三山 梅花 台澳 類雜 東壁	沙松 長門 積石 青山 界石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突												
塔尾 閩峽 羅浮 下單 下瀟 石湖	關崎 赤崎 車安 南山 雷金 小南	北頂 烽火岡 小青畫	北青畫 北山頭											

泉州府	峯尾 高山 尖山 後黃 下頭	大嶼 嶺尾 後任 埕埕 赤山 白崎	沙堤 龍坡 東埔 古雷 法石 石門 流石	安溪 龍坑 石齒 潘徑 廣山 坑園山	石頭 蕭下 白沙 青山 衙內 石井	溪東 下吳 白石 葉了 峯上 科羅	新頭 歐山 大嶼 牛嶺 西山 青崎	橋頭 溪頭 溪邊 下崎 亭泥 洪林尾	列山 西廬 薄尾 流礁 五通 東澳	徑山 井上 塔頭 龍烟 廈門	東渡 馬鑾 歐舍 大員堂			
漳州府	龍巖 鳥嶼 大遷 卓崎 許林頭	小溪 月港 小澳 白塘 港口	登火 峯山 洪邱 安集 流會 蕭頭	霧月 古樓 蘇尖 川慶 泊首 陳平	黃崎 洋林 滿山 東灣	鹽倉 南山 洋尾								
登壇必究	卷之十	突												
砂頭 谷城 吳山 濠山 礮山 林邊山	東山 西山 文甲 塔山 後浦 尖頭山	吉了 塔林 大洪 東林 崎頭	庵前山 埋頭山 渡邊山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東路為惠潮一郡與福建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江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尤宜加之意焉倘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舟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主

師防禦有信地之責者可少懈乎

鐘澳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畝乃

國家起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相繼巢穴於此誠盜賊淵藪也萬歷三年總督軍門殷福巡建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

年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

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為甚今惠潮各有叅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為犄角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於無事之日迂矣中路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主

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鷄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成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嶼山零丁洋仙女澳九龍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甚



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烟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為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況會城乎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七

海則為崖門崖門之西則為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焉異日者倭寇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曾輩由五虎門楊帆而來鼓棹而去其敢誰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叅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為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窟或議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隣國為壑而徙

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番船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為血脈運動之資若元神虛耗榮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為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七

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雖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潤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可玩愒哉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



寄故兵符特劄於靈山達堡增屯於衛北海寇嗣僚  
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  
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備倭之  
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  
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叅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  
禦營成舊額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  
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慕南稽額重譯來庭非長民  
若兵者之責乎

鐘按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七

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叅將之設然猶  
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叅將  
其白鶴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  
總則設於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而  
始有瀾洲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  
外禦交黎內搗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  
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如蹈無人之  
境倘猶垂涎於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叅將之復  
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

瓊崖州郡在外黎岐居中五指腹心永爲左掖不  
無首足倒懸之嘆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  
或觀暴而動因縣治之用夏變夷則可耳若治平  
無事欲禽獮而草薶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一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  
字灣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浩順  
德則黃涌頭香山新羅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盜  
賊淵藪也每藏集兇徒肆行搶掠珠禁弛則駕大  
船以盜珠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七

濟番船盡害最甚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  
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  
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  
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  
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  
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舡數并某樣船隻  
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  
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長副鳴  
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卽係爲非許人



俱得擊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懼其反攻而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劫之徒忌畏況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價差用而不致賣放之弊乎

一聞廣商民以販海為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開之於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禁之於出汛之時則接濟之奸絕且出汛官兵比遇海上異船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聞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美

閱月以清明前為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為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往來則航海者知其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之耳

廣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各路將領俱屬節制有生營官統領標下客土兵三營又中權左右二部兵船各十隻官兵各四百二十

潮漳副總兵

駐劄南澳柘林守備專屬調度有廣營陸兵三百名又中哨兵船一十三隻官兵三百五十六員名專聽坐駕遇警追擊

潮州叅將

駐劄潮州遇汛則出駐大城等所有陸兵五營專聽調度兵過汛亦出沿海

惠州叅將

駐劄惠州遇汛則出駐碣石備有陸兵四營碣石把總專聽調度

南頭叅將

駐劄新安縣遇汛出海大小兵船五十三隻官兵一千四百九十四員名陸兵一營自巽寮港接碣石信地起歷大鵬佛堂嶺琴三羅至三角洲止與廣海信地相接廣海守備虎頭門把總俱屬節制

雷廉叅將

駐劄雷州陸兵二營白鶴門把總專聽調度

瓊崖叅將

春冬駐瓊州夏秋駐崖州陸兵五營白沙把總三亞分總俱聽調度

瀾州遊擊

駐劄瀾州兵船大小四十九隻官兵一千六百六員名自海安所接白鶴信地起歷海康樂民乾體港至欽州龍門港止皆其信地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毛

柘林守備

該寨原大小兵船四十五隻官兵一千一百七十五員名近添防倭戰船二十五隻新增官兵一千二百八十五員名自福建遊兵交界起歷南澳長沙尾馬耳河渡門海門等處至惠來神泉港止皆其信地與碣石相接

碣石把總

該寨兵船大小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五十四員名自神泉港接柘林信地起歷甲子山巽寮港止皆其信地與南頭相接

虎頭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名東南接黑石角南頭信地西至香山界北至布涌哨界

廣海守備

該寨原大小兵船一十八隻官兵七百四十七員名今增兵船十隻兵三百三十五名自三角洲接南頭信地起至芒洲娘澳止與北津信地相接



北津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三十四隻官兵九百七十

陵放鷄蓮頭至吳川赤水 港止與白鶴信地相接

白鶴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八隻官兵八百四

限門沙頭洋至海安所 止與圍洲信地相接

白沙把總 該寨遠議海外駐劄白沙大小兵船二十

小兵船二十七隻官兵七百七十四員名如文昌

清瀾會同義會澄邁臨高儋州昌化陵水萬州感

思魚鱗洲等海洋皆其信地 東接白鶴西接圍洲各海界

此外有東山西山叅將肇慶遊兵遊擊本省都司兩

廣軍門坐營都司總兵坐營羅定恩平南韶守備各

路陸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潮州衛 旗軍一千二百八十八名

大城所 旗軍八百三十三名

蓬州所 旗軍三百八十八名

海門所 旗軍二百二十五名

靖海所 旗軍二百五十五名

碣石衛 旗軍一千二百八十八名

甲子門所 旗軍二百八十七名

捷勝所 旗軍五百八十二名

海豐所 旗軍四百零二名

平海所 旗軍四百四十七名

南海衛 旗軍一千一百七十一名

大鵬所 旗軍二百二十三名

東莞所 旗軍三百二十八名

廣海衛 旗軍一千一百六十五名

香山所 旗軍四百二十八名

新會所 旗軍六百六十八名

登壇必究 卷一〇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廣東事宜 夫

六十海朗所 旗軍二百八十四名

新興所 旗軍二百五十二名

陽江所 旗軍二百八十八名

神電衛 旗軍一千一百五十八名

陽春所 旗軍二百一十名

雙魚所 旗軍一百七十七名

雷州衛 旗軍見在一千一百九十五名

石城後所 旗軍二百三十四名

錦囊所 旗軍二百三十五名

海安所 旗軍一百八十一名

海康所 旗軍二百三十三名

欽州所 旗軍三百一十七名

永安所 旗軍二百九十九名

靈山所 旗軍二百五十四名

海南衛 旗軍一千二百七十八名

儋州所 旗軍四百八十四名

萬州所 旗軍四百九十六名

清瀾所 旗軍四百八十七名

昌化所 旗軍三百五十二名

南山所 旗軍二百一十五名

沿海烽墩 潮州府 白沙 黃岡 白峯 井洲

浮山 石牌 大塲 下嶺 沙尾

錢塘 浮山 石城 南下 南山 鈞簾 文昌

惠州府 安克 沿錫 麓山 後標 前標

新設 古邕 石山 雁江 新邕

東坑 新設 古邕 石山 雁江 新邕

沙澳 水頭 銀平 燕州 四背 沙江

白沙湖 野牛澳 舊大鵬



廣州府	風門四 嶺角 赤岡 扇涌 鹽田 冷水 黃埔 石岐	秋風角 扇涌 冷水 黃埔 石岐	豐田 冷水 黃埔 石岐
南山	岡村 英村 青紫 黃埔 石岐	英村 青紫 黃埔 石岐	青紫 黃埔 石岐
員攬	長洲 烟江 節尾 青藍 石岐	烟江 節尾 青藍 石岐	節尾 青藍 石岐
四會	白沙 水南 黃岐 馬鞍 梯潭 亭子角	水南 黃岐 馬鞍 梯潭 亭子角	黃岐 馬鞍 梯潭 亭子角
北素	企觀 陳村 雙江 奇梨 亭子角	陳村 雙江 奇梨 亭子角	雙江 奇梨 亭子角
豐田	退田 大人嶺 白石 放火南	大人嶺 白石 放火南	白石 放火南
肇慶府	儒處 三了 那蘇 北津 尖山 白沙	三了 那蘇 北津 尖山 白沙	三了 那蘇 北津 尖山 白沙
高州府	羅浮 石門 北額 南海 黃村	石門 北額 南海 黃村	石門 北額 南海 黃村
雷州府	北鵝 西堡 南浦 淡水 草綠 調陳	西堡 南浦 淡水 草綠 調陳	西堡 南浦 淡水 草綠 調陳
瓊州府	白沙 赤石 蓮塘 聚北 楊樓 凌水	赤石 蓮塘 聚北 楊樓 凌水	赤石 蓮塘 聚北 楊樓 凌水
大英	南岸 洋冲 安海 我莫	南岸 洋冲 安海 我莫	南岸 洋冲 安海 我莫
那朱	遇賢	遇賢	遇賢
登壇必究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登壇必究卷十一

准陰王鳴鶴 編輯

輯兵柄說

王鳴鶴曰周官以大司馬掌邦政撫師詰禁佐九法糾迪邪慝所統治至鉅無非以致治保邦為首務哉我 國朝倣古立法經制宏遠設兵部以忝贊戎機即古大司馬職也天下無事則端凝鎮靜默致底定有事則發蹤指示折衝萬里統馭總攬係時安危其柄任可知已方今東北多事鼎沸雲

登壇必究卷十一 兵柄

擾羽書四馳此席戈寢處之秋勢誠亟矣士大夫據策翊猷者不可勝計夫集眾思廣忠益武侯用以噓炎劉之燼後世稱為王佐才藉令秉是柄者無拘孿亦無委蛇各集所長而持以獨斷是謀常在入柄常在我即以控制寓內而震疊威命又安戎夷何所不裕不然徒吹蓬于道傍之築外則偏於聽觀內則闕于神畧適足以債事而貽憂可勝惜哉夫柄一也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悖也持太阿之柄而不善用者傷也悖與傷君子奚取焉



兵柄

帝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璋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台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

邱文莊曰帝舜命臯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為言是則後世兵官所掌之事也豈不以兵乃刑罰之大者乎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雜兵于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鑿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向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其工放鑿堯虞三苗歷歷然後天下服夏有甘肅之善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載戴于戈教以文德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二

有以見于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也

肩征曰惟仲康之弟肇位四海肩侯之侯命掌六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肩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肩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邱文莊曰唐虞之始兵政兼于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肩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京師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表  
朝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廢

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會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呂祖謙曰自夏命肩侯掌六師舉政典以替則邦政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成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固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邱文莊曰威武之道必本于兵兵政之大者實掌于此官竊惟唐虞之世設為九官而獨無所謂兵官者蓋是時風氣初開人心純樸雖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特小小為害而已然猶未至如後世之昌熾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討隨時命官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三

故三苗違命則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嘗特設官以掌兵政專征伐也及得三苗不過分比之而其首惡亦止于竄逐之而已非若後世羣鹿掃穴而謀絕之也夏之時始有掌六師舉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馬居其一為治之事無非政者而獨以統六師平邦國為政典則時之所向者在兵而政之為政莫急于此可見矣處于此可以觀世變矣然在周之世兵猶出于農秦漢以來兵農遂分不可復合而變愈趨而愈下為治者當隨時以制宜則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慮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之任毋徒循資格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元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請侯

正天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邱文莊曰周禮六官之設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國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則曰平焉大學之道其大用歸于平天下

謂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齊方正使無一人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參錯乖戾使犯之者也有以參錯乖戾使

犯之則不平矣故凡設官分職所以均之擾之和之刑之而猶有不平焉者然後屬之于司馬焉先儒謂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

于是平治之以武焉司馬所掌者邦政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諸侯邊方之夷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四

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于吾之刑憲則聲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

四人與司馬上司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

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元曰與服也行謂軍行列也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賈公彥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總六軍故獨多也邱文莊曰周禮徒寇之職所謂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職未有以徒寇為名者而夏官大司馬小司馬外又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與夫都司馬家司馬焉意者大司馬與其二

率邦政以平邦國在天子之左右總其大綱以佐天子所謂國司馬公司馬者也若其用以主軍賦者則謂之軍主車馬者則謂之與主征行者則謂之行日兩日都日家則各司其兩及都家者其職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軍賦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異其事此其所以不兼于同名也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焉 欺陵 弱犯寡則膏削

四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聲其罪 內暴陵外諸侯

則壇置之野荒民散則削其地 之負固 恃其險阻 不服

則侵 兵加之 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逐 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 違棄 陵政 王政 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邱文莊曰先儒謂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五

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思慮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其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是以當時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職如此世祿承襲者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意修職守者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

大師 謂王自 則掌其戒令 臨 大卜 卜出軍 帥執事

泣斃 殺牲以主 謂遷廟 及軍器及致建太常 太常比

校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賊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 聽軍 右秉鉞 致殺 以先愷 兵樂 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無厭服也而奉主車

鄭元曰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賈公彥曰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太常致眾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司馬當戰對陣之時巡軍陣賑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

邱文莊曰王者之師非救無辜伐有罪不輕出蓋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故惡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奉一人以為君所以安我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後君人之道盡是以人之無罪而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為人上者必命將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眾勢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後親出師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馬之職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六

鄭元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次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實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司馬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邱文莊曰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為之邱甸縣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會卒伍則為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夫軍旅一事也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詳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履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先

王以為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威其爭之習所以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為慮微也我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有翼也共與俱武之服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朱子曰言將帥皆嚴敬以其武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兵事莫尚于嚴莫先于敬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嚴敬二字乃用帥之要夫惟將帥皆嚴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也

朱子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七

謝枋得曰漢唐而下籍紳介胄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

邱文莊曰所謂文者附眾安民之謂非辭章藻繪也武者蓋定禍亂之謂非膂力技能也有撫御之才足以附眾有制勝之術足以威敵國家得如是之人以為將帥向何國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為一時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設施靖則以示法于四方而貽範于後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安國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公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政必至之



理也  
邱文莊曰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係承之天子傳  
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  
為其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  
者其尚防微杜漸毋  
使兵權為人所持哉

魏遣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邱文莊曰後世設  
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

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

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于尚書尚書下文符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八

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

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邱文莊曰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  
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于上  
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凌朝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筆于開元官設於承  
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

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僉  
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邱文莊曰程子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  
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樞密

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  
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有所  
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相等兵  
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  
虛設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  
兵部官簡而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百年以  
來戎政舉而武備修有以也夫

仁宗時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

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

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

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

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九

邱文莊曰今制與宋異宋以三司主財樞密主兵  
今制兵部主兵而財賦錢糧則戶部所掌也兵以

禦寇制敵固不可一日無者而兵之所以為兵者  
士必食粟馬必食芻亦豈可一日無哉是故戶兵

二部必相通融以為政掌兵者遇有調發軍馬必  
先行文戶部會計邊儲之有無儲蓄既備然後帥

旅出焉如是則足食足兵而軍威  
無有不振武備無有不修者矣

神宗時監察御史衷行蔡承禧言近命趙尙為安南

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憲所

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夫王言之

出由在謹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樂便疾

于一時忘幾微于後日一啓其漸寢難改更况于邊



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至煩莫如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大臣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

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

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

咎也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于聖旨我何預

哉是與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

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鉅細非經二府者

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斷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十

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

咎

邱文莊曰命將國家之大事必責成于本兵柄之

大臣使之廣詢博訪必得其人果可當大事者然

後用之人君於凡有事用人猶不可從其已意用

其私人獨出師命將人之生死所繫國之安危所

關而可以輕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

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語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

師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

此所以無兵變也

邱文莊曰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

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

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所謂上下相維

文武相制處置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兵柄 十

士



輯將權說

王鳴鶴曰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矣夫爲三軍之司命者曰將以渺然之躬而繫民社之安危者曰將不奪於爵賞刑威而毅然以據忠報國爲志者曰將有是將而不稍假之以權則將輕將輕而令不伸令不伸而三軍不肅三軍不肅而邊陲日以多事積弱之勢其漸漬然也故將始于擇終于任不擇而遽任之是猶責千里于歛段也過也既擇矣而不終任之是猶繫騏驎之足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主

而責千里也亦過也夫天下有才將有智將有賢將將或不宜於軍而軍或不宜于將易置之而已矣不才不智不賢而僨事辱國誅僇之而已矣至於二卯之苟變不失爲干城三敗之孟明終足以服晉是在擇與任之者何如耳故將非其人而竊是權以恣肆者其失在下將得其人而撓是權以墮勤者其失在上竊者撓者其失均也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也

將權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之言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主

大命寡人之過也

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荀子孝成王

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卽荀子曰知

莫大乎棄疑

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

此一行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二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徒舉

伍以參

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

道吾所疑

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無



怠勝而亡敗二無威內而輕外三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四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愆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謂為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言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登壇必究卷十一將權西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曠與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

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無曠言無須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謂之將則通於

神明矣

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  
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眾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  
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  
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  
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恒以  
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事在茲而又以是三  
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無覆敗之

患而可方行  
於天下矣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

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登壇必究卷十一將權圭

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

由於此

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相臣者  
不言馭而馭之為言乃獨加之將兵之武臣蓋將  
之為將以武勇為事以疆毅為任非人君有以駕  
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謂主馭臣之術耳  
豈人君待純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  
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庶政則為之相用之以  
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  
信之直道以臨之任之云耳何名以馭哉

太祖以姚弋弼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眾須  
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憂恤其家屬厚  
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



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真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為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與其人曰

登壇必死 卷十一 勇權

夫

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于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邱文莊曰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法過度者却又責之則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教以戒之可也郭進不以私憾而罪及軍校且捨罪令其殺寇又果立功還又得將兵之法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又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

於鞍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臣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懷天下之術

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埒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那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俾也

登壇必死 卷十一 勇權

七

邱文莊曰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俦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蓋蓋自請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不在相下

將難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



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驚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驚之士不可以文法繩者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縻繫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六

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

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有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虓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思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是故能倡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六

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查一士之糧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已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鷂之爪羽也何望其惴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



之然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決于吏胥之口彼皆稀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而爲此乎甚則任愛憎而存削徇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十一

士趨治文移介胄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尅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鬪于疆場逢掖潤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尙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差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

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梟雉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生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聲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須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耻當其任牽于文而不究其施暨其顛沛流離委之兵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已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十一

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稀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潛制其要



機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瓊瑣乎如使彼我欲叛又豈瓊瑣者可得而制也

萬歷丙戌科武舉程策

詔書歲飭邊吏無慮數四簡廉黜貪稽功核罪賞無不當罰無不公卽武夫悍將莫不凜凜奉法惟謹是宜革心易慮洗貪黷而還之廉潔矣顧習尙惟深則濯祓爲難參逐既久則更轍未易今之諸將豈無有投醪分菽同甘士卒者其人乎而縱心於腴削且有飢鷹餓虎之誚矣亦豈無單辭一矢卻報千金者其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三

人乎然而極意於誅求且有剝膚椎髓之慘矣上之求在此而下之求在彼督責愈峻而名實愈淆議論愈繁而勸懲愈悖斯何以說也夫體貌之嚴本以制驕悍也今自大將以下偃伏趨走不啻若嬰兒然既足以耗折雄氣而又筐篚溢於充庭餼牢豐於道路嘒息嘖笑皆係榮枯如是則何以責廉文法之峻本以申約束也今幕府對簿功罪掩于苞苴之盈虛殿最視其問遺之疎密甚或刀筆下吏得牟奪裁抑之而士不得不爭趨於其所重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

閩外有專職予奪不從中御也今或飾羔鴈於昏夜借羽翰於簡書少屬吹噓謬張功伐甚且立躡榮要而寒峻羈旅無不抑首受挫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將在軍束矢修贊而已今或輦載踵於私門斧資罄於密地締交自內乃借援於外主名自西實薦賄於東甚則輿隸厮養得以紹介而顧使之矣如是則何以責廉自古未聞有入貲可爲將者今而賈人子往往少斥奇贏躑起行伍而污官棄吏昔蒙詬於簠簋者更得耀寵於竿旄又其下者星卜優伶之賤亦建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三

牙一面鼓唇舌而制介士之死生焉如是則何以責廉伎倆庸流本無籍於軍府今自詞人墨客下迨遊閒技藝莫不倚邊境爲外府規薦引爲法篋士非玉璧談者爲價雖羣誹滿腹而莫適爲禦如是則何以責廉夫是數者上窮於求有涸轍之憐不得不假之以濡沫之澤下窮於應有漏卮之勢不得不乘之以侵牟之姦故列校之勾索於陣障偏裨非不知也偏裨之需求於列校大吏非不知也勢有所激極則上下啓相蔽之端情有所牽掣則臂指有相依之痛奈



之何不委鋒鏑之餘而為漁獵之資也哉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驚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向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五

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

人舉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眾則眾志定以眾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舉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者闔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權

五

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眾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輯將帥說

王鳴鶴曰人亦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故易稱長子詩歌虎臣將帥之任自古重之矣國家承平既久諱言武事即有韓白廉李之才無所用之故縉紳介冑士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為用今天下見而形以為有事已東夷狂逞于朝鮮北虜時窺乎巴蜀四封之內羽檄交馳所以慰 聖天子拊髀之思者其果誰耶噫嘻天下未嘗無將材也穰苴拔于閭伍戮莊賈而罷燕晉之師韓信起于卒徒檄三秦而定交劉之鼎甚則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置射鉤之罪而任其才不用則已用之無不感奮而圖成功此古王霸之業所由恢宏也有以哉詩有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余以為人主之用將者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余以為將帥之報主者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美

將帥 將去聲將者將也將平聲帥者率也率去聲將率其眾以身先之也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在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則尊信畏服則安能得眾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權自徵賤授之以眾乃以人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朱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面用事六五以柔居上面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帥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老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諸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帥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闢外之事得專制之任師專制則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教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



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闔外之事則專制也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而謂主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任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則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邱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闔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于懷綏萬邦而已邱文莊曰人臣無專制之義故授闔外之奇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歸乎中道為君命將必賜以寵命則臣無擅專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師無有不刊功無有不威者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六三師或與尸凶象曰師或與尸大無功也

程子曰師旅之事任重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眾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揚時曰師之或以眾尸之也眾尸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眾陰與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則與尸之凶可知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邱文莊曰朱氏本義解與尸為師徒撓敗與尸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與尸為眾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

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程子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子弟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比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眾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朱子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邱文莊曰人君使其臣以統師眾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其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為三軍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詩云牧野洋洋 檀車煌煌 駟騶馵馬

彭彭強盛 維師向父時維鷹揚涼 助也 彼武王肆

從兵 伐大商會朝之旦 清明

朱子曰師向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向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邱文莊曰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命禹誓師之辭時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始見此詩言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鷲禽之擊擊小披靡此其所以為有征而無敵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子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宜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韓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邱文莊曰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

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

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

強之擾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

登壇必究卷十一 詩傳 三

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宜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

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南仲此時之官六帥以修我

大祖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帥以修我

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

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帥而守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

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

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帥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揚特曰聖主得賢臣而宏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

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獫狁平

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

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邱文莊曰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

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與司政本出則經

營四方宜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

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

然三臣者皆世世虎臣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

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

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

闕闕允洋于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

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開雅老成持重不至于倉

皇失律輕

易誤國矣

登壇必究卷十一 詩傳 三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言其殘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後者以練習之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後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勳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闕外之奇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遣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厲士兵簡練傑後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諸暴慢所以然者明奸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咸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所好惡而干天之誅哉

漢高祖為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三

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邱文莊曰古者素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得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邱文莊曰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敵之將與已之將相當否然後遣之因行所任則可以逆計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三

邱文莊曰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者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效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又能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無不咸功矣苟為不然君之於將也惟因其曠而用之而無駕馭之方是之謂遺將而非所以將將也將之於兵也惟以其勢而驅之而無節制之法是之謂出兵而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奈何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用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

光武救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

邱文莊曰光武所謂任食非必器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與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至哉即民之為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為民矣為將者掠而屠之以乘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哉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邱文莊曰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捷關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蕭

畫

舟師而獨任岑彭素知其才舉而勇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

恤其妻子賈祭遵殺舍中兒而戒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情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備

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邱文莊曰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動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為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

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遂

移屯陸贄上狀言大上消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

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

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

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

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計無所施是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禦將

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畫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

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邱文莊曰當是時李晟既從屯東渭橋後數日李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死之贊之料敵可謂明矣然贊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

取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者百世之下皆

所當知者也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彬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

戰耶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

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



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因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祀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鄉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美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

所以御才將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邱文莊曰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結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嗚呼智與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遺詐不億不信是則所謂信也而能先覺豈非智乎思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理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蓋所謂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禮以優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美

宣宗時黨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邱文莊曰將才古稱難得非其才之難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獨上之人難於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蓋世之求將者必求智與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試而後可然試之以勇可以得其智而力而不能得其精審是故匹夫之勇未必可以當大敵警敏之見未必可以洞先機此人君之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廣蓄也

贊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是皆是絜矩之士



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克悖夕謂忠純

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

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四者皆漢

高祖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

齊桓用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晉文公用此桓文所

以宏勦功也然則常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

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

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

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登壇必究卷十一將帥 美

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

邱文莊曰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

使功不如使過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

秋尤不當責以

全而求其疵也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

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

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瓚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

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

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

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

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

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

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

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

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

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

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

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至焉而監司

登壇必究卷十一將帥 美

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餼

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

是以今日之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

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藉口

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

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

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

邱文莊曰權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成行蓋躬自爲將者也故知爲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兵者以將將此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罕

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智居邊軍市之租皆自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會一入尙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邱文莊曰文帝歎不得頗牧之爲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而且舉古人遺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爲言未以魏尙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修舉寇盜息滅爲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罕

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忝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



而命之曰自闕以外將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  
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邱文莊曰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費此厥盡之矣後  
世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贊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  
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  
憾亦有所失遂令分闕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  
哀一則聽命三亦聽命與於軍情亦聽命乘於事宜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聖

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  
若用意乎平寬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  
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  
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  
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  
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驟  
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  
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以奔逼托於救援  
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屠剽畜夫樵婦

裕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收則  
臧百而爲一其擒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  
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  
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造制矣

邱文莊曰贊之比奏備述用師造制之失古今一  
律也其中所謂雖有所慮亦有所失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權由已不究  
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謂惟以虛聲應援互  
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  
其喪收則臧百而爲一其擒獲則張百而成千究  
又邊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聖

憲宗時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瑊爲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  
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  
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  
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  
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邱文莊曰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  
以異道表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爵勳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承王命夫政之端由是滋  
矣齊桓任管仲以異道豎刁以敗其後景監得以  
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謀之者晉文公也嗚呼  
晉文公謀守原之人於勃鞞知治體者當以爲羞



當時昭後代况親用其人以統軍旅任關  
奇乎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中高霞寓大敗於鉄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  
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  
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  
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  
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邱文莊云韓愈曰凡此察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  
誠人君辦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  
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為  
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虛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聖

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  
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武宗時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  
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  
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  
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  
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  
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  
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  
軍不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

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  
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  
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邱文莊曰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  
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  
心不能去此弊而成功二樞密使亦宦臣也乃  
能獨理而不徇乎私為國而不為其黨吁賢矣哉  
唐未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  
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  
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  
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聖

邱文莊曰既用為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者疑之  
也中使將帥同為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捷將權  
壞軍政而滿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代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邱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  
以行天之道也誰與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  
有仁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  
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  
仁義之  
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則以飲食賜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抄亦能先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吳

邱文莊曰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陸之以恩厚之以誠實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舉其綱而未其大久其官而責其威夫觀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得以踴躍其勇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熟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成功博也

太宗時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高麗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是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

雖爾將帥專闢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族之者族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惑之則疑其將將疑疑未有益立功者自後帝王非聽明庸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通魏國之君矣邱文莊曰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長其惡哉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聖

邱文莊曰古者命將付以闕外之奇勇無俟乎文臣以為之副然後世人心不古為將者多用不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參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畧以責其武藝似不為過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有八九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惟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會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



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

邱文莊曰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為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祖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吳

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士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也又開曹彬征江南日利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

邱文莊曰將士禦敵將以其性命為國家衛民守土苟當出戰之時而為將帥者徒以法令驅之而無犒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報而亦有以一燔不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感激甚速非徒區區餽餉之故也田况之言豈無徵之空哉

劉做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

貳叅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眾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供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致副臣以為不便

邱文莊曰入君之任將帥不可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三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叅佐也然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避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不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通絕其惡念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吳

神宗時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 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拱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邱文莊曰李舜舉之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謂內臣止宜拱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內臣而能為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



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  
庸鷲不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  
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  
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  
文也

即文莊曰實進此類凡七策其二曰務實效去虛  
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日之一也夫自有實有虛  
務其實則有其功焉平虛則  
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

將帥

秦觀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李

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  
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  
子以四十萬之眾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  
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出單鳩創病之餘保  
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  
之彊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  
莊賈晉師能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  
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  
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

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雞鷲而蜀師  
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  
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以舟師平關中  
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  
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  
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  
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  
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  
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將帥

王

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  
地不竭如江河攻敵破擊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  
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  
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  
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  
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  
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  
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廊之上為之紛



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何也豈以為將者聞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大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出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三

登壇必究卷十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選將說

王鳴鶴曰余觀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而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何人而非卿何人而非將乎然則選將之名蓋始于周以後由唐宋以迄 本朝法制大備豪傑之士挺生斯世為國家捍衛生靈奠安社稷積古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一

按今何代無之顧起于開闢者未免統禘之習拔于閭伍者終貽徵賤之誦武舉方畧以為門多倖進蹶張負重以為椎魯少文選之之道蓋難言哉雖然 國家不難于選將而難于儲將選將在一時而儲將在平昔世久承平武事廢弛機敗於中制而權輕於外監事失便宜動唯掣肘徒俾豪傑之志闕遏而不獲伸斯何以養其銳氣而克展壯猷也哉方今東北釋騷死綏繼踵累卵之勢亦孔亟矣為 當宁計安危亡羊而補牢或猶未晚也



選將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而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為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農材而已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為耳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人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二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累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棄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藉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邱文莊曰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文吏中求焉今以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邱文莊曰武舉與文舉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陣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無問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舉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謂武舉亦然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耻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三

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奧煩碎之事為問故令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武舉者驟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成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復相遠也



邱文莊曰富強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  
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  
挂誤者永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  
以用世且不可泥求將才以即戎乎

彌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  
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  
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  
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常雜  
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邱文莊曰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為武也然武備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四

於一室之中專為一事之學子夏謂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神愈謂事業有專攻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  
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  
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  
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  
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  
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  
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

過挽強引重市井之蠹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  
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  
宜如此之眾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  
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  
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為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  
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  
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邱文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  
常安也一事有輟歸一人有機程安即轉而危矣  
人君富國家無事之時賢才棄進之際恒思于心  
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蓋繁  
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  
固疆固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  
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  
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  
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  
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  
給兵伍在學二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  
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稹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



生員以百人為額

邱文莊曰高宗于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子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與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在戰之功其間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間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孽胡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六

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棟榦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務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邱文莊曰舜民言將之為用不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澆灌之壅其根而保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各三十七人侍御史胡

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

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

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

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初意也乾道三年廷試始依

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

餘並賜武舉出身

邱文莊曰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七

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之於將才何莫不然宋太宗謂科自進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國朝武官以職受任者既有常制其餘或某勇出眾可任用者難拘資格故有選用將材之例宣德五年令天下都司備所於所屬官及行伍內每歲選習勇廉能者一人送京試用。正統八年令軍民之中有軍謀勇力者聽官司保舉以軍謀以上。成化八年令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精曉兵法謀勇過人弓馬無兩者並許保舉試中者無官授以冠帶有官仍舊職授州縣操練邊方舉者就各邊操備其有村兼文武堪為大將而職於自進者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科道并在外衙門各舉所知本部奏請擢用武舉之法試其謀學藝能列其等第而擢用之與文上科舉畧同間嘗舉行今具列事例于後凡武舉每六年一歲或在文舉鄉試後九月開科武



學幼官子弟及天下軍民人等材堪應舉者先期赴部聽候入試中式及下第者俱照後開事例于後○天順八年令天下文武衙門各詢訪所屬官員軍民人等有通曉兵法謀勇出眾者從公保舉從巡撫按會同三司官考試直隸從巡按御史考試中者送送兵部會同總兵官於神府內試策畧教場內試弓馬答策二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官量加署職二級旗舍餘丁授所鎮撫民校各衛試經歷俱月支米三石若答策二問騎中二矢步中一矢以上者次之官量加署職一級旗舍餘丁授冠帶總旗民校各衛試知事俱月支米二石並送京營量用起總管承聽調有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八

一次考試軍備有司果有材堪應舉者聽於應試之期禮送赴部考選生員并魯經剛斷行止有虧者不許凡再試不中者發回原籍原籍供木等職役後又令先策畧後弓馬如策不佳即不許騎射或答策強佳不能騎射者亦懸

選將論 出武經總要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古者國家雖安必常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才不以遠遺不以賤棄不以詐疎不以罪廢故管仲財鈞齊威任之以霸孟明三敗秦繆救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踈

賤孫武之瓦合白起之世舊韓信僑怯黥布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艾以參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李勣取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閎闊計其間哉而庸人論將常視於勇夫勇者才之偏爾勇必輕闔未見必勝之道也夫將以五才為體五謹為用五才者智信仁勇嚴也五謹者理備果誠約也明君知此十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又必設九驗九術以觀之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九

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由此驗之可知也九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為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罰賞不踰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于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藝



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  
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疆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  
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  
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技能有長短局量有大  
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鎗銖斗筭之量  
不可以代庖斛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  
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  
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六敗者不量欲  
寡本乏刑德失於訓練非理與怒法令不行不擇驍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十

果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  
久也有貪一作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  
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  
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  
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  
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言而不肖者有  
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肅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  
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戒者有  
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

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罔効者有  
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嗚嗚而反靜  
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  
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真偽  
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  
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  
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  
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而又使小人參之  
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十一

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辨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  
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于選乎苟欲命將豫以  
積誠辨異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  
動四曰行事其一曰比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巖者行  
而瞠乎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  
者與人語而不相目者反膺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  
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



者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眾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通者機密沉厚不可詐動人也目睛瑩則五岳相照燕頤而虎頤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者為事沉毅而有謀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盼視灼燥而神骨聳高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鬚大腹細目睛昏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男 三

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住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兢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有所屈也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構人也言多以私事為憂者顧妻子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貪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

言直氣勁而言順色鄙而言義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情志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厚而不狂者正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恤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于理者識高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眾人也言徐徐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男 三

事備者性緩有惠人也言速而事當者性急而有識人也是十有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狼顧者行與止如忽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辭氣紛拿者方食而不覺棄以筋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騰上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實者視事覺已不如而目他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輪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



如覆舟神氣安諦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  
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也其四曰爲事先已而後人  
者好私人也事繁而多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  
急于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頭而無尾者僞人也先  
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未詳而輒爲之者無慮人  
也遲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  
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懦者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  
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掩飾以善  
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主顏色隨所欲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古

言者佞人也是十有四人有一不可使也有事簡  
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形于色者臨大事神氣自  
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危  
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眾惑而獨斷之者事有眾  
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之者事有難安而  
能安之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一皆可  
使也是以形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  
舉動也者神以用也行事也者人之本也察其神則  
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于此乎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  
慣歷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  
用者或家貧不得管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  
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勅鎮  
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眾  
家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  
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  
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  
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圭

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  
故國自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  
愚以爲莫若卽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  
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  
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  
在官其不願者不强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  
隊民則授以總甲教令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  
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旌賞犯



重罪者卽發邊方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  
添設主事等官幾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  
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  
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  
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塗收養旣多  
其間必有真才

兵部尙書張公時微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  
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苟賓爲戎右  
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七

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  
不必限以下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  
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  
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  
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  
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  
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  
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  
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恩庶幾可息乎

御史張公椿云爲將須有膽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  
刈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  
故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  
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文職之中  
有能知兵善陳者叅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  
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出  
林章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開武  
藝善遊說一切可爲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

登壇必究

卷十一 選將

七

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  
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買勇效能矣此王陽明  
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鄒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  
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  
後論夫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  
將將者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  
令而不違沉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



將兵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傳不知乎鷲風鞭撻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

登壇必究

卷十二

選將

六

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成寧之大父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飾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至此果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

襲之自用蹂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制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爲去

以上將材

登壇必究

卷十二

選將

九



輯任將說

王鳴鶴曰今海內章逢措頤而譚當世之務率皆謂天下東詘於夷北詘於虜慨焉興嗟以為將帥之難其人也夫所謂將帥之難其人者必其異詬亡節庸鶩不才全軀保妻子之徒耳苟其人而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若人而任之然後結之以誠信馭之以恩威進退賞罰不從中決如上記所稱閫以外將軍制之夫如是而豪傑之材有不裕折衝之畧圖報國之忠者無之

登壇必先

卷十一 任將

三

矣北邊之李牧江南之曹彬當是時任之之道得也即漢高之豁達大度而猶未免疑假王之請又安在其能任哉故獨任者事成之幸專令者勢行之機當事者不知任將而徒咎將帥之無人事功之不立何異繫騏驎之足而責千里縛孟賁之手而望奮擊哉嗚呼以是槩于今日而蒿目棘心者且何餘悲矣

任將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威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終日而畢鞭七人罰三人耳國老謂鄭大夫皆賀子文子又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何入而賀何後之有蘇軾曰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

登壇必先

卷十一 任將

三

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苛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邱文莊曰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復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少知之焉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子文知之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者又能以禮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管則束茅草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乎蒐治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卻縠可臣亟問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十

年七

邱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破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車馬賁者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哉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後以德義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考

三

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文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鬪而

方器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

邱文莊曰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入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問謀以觀其謀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

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德其言與問蓋相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若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文帝時匈奴寇狄道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

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邱文莊曰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材林者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強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為集為兵情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材林之眾而用其赴赴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威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羣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速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醫而疎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考

三

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教之以勝獲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西

旅樂毅之踈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儒黜布之徒張衛青人奴去病霍子孔羽不親戎服位而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閱計其間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士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國者為兵之至要臣愚以為四要之中而君之擇將為尤要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械兵而國夷服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登壇必究** 卷十二 任考  
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續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

又盡合眾人之能以爲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

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

業中興之君天下雖以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

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

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登壇必究** 卷十二 任考  
論者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既罷第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

躍馬志逸氣浮軒楨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

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今羸弱在前以當寇

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



造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邱文莊曰思令此說蓋言富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矣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得否僕作無事徒以備員使驛魯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均是人而人又殺人以爲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殺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備之遺禍也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賊衛生靈以安社稷厥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考

美

功其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者小者多有寡有緩有急有難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向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則曰力所及有恨而不能周將使人隨帳而紀之則曰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自公不然則爵待其功成而通第之類則是非真偽又將何所據而分辨古今有言誰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取欺已矣國家富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心公習周性熟者以爲紀功之官乃得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

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

又舉而廢其各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則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考

毛

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各將



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邱文莊曰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主蕭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奮者多生于茲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生而不可有地氣抑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成選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第

美

惟有聚飲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徵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去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費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

階級若稱職及敗官非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邱文莊曰袁翻所議選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非賞罰舉主之人竊以為其人有功并賞其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薦賢為國之人若夫兵家勝敗無常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重舉之罰彼固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適為身謀者不復為國舉賢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第

美

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眾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邱文莊曰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振其優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為平世選將之法然過有非有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



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材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三

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邱文莊曰修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恒以此三言者為虛度則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

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三

邱文莊曰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為良便蓋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該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亦

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朱熹言于孝宗曰請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



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邱文莊曰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朱子說出當時言求以為將帥之弊委曲懇切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用將當加審察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素履具備等語推先而即信以為貴然也

將職 出武經總要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聽焉兵法曰輔局則國疆輔隙則國弱故將在軍必先知五

登壇必先 卷十一 任勇

至

事六術五權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眾外科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生死而不畏危也 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李成王言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昔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背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智者能機權識通變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利物知勤勞也勇者決戰乘勢不

遠巡也嚴者以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者部曲隊威刑肅三軍也 伍者分畫也 帥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傳神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庫養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軍馬 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

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處舍

也收藏財物也則者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勤則疾速而不失機權 參 參謂使兩謀敵欲潛隱深入也伍參看錯雜也

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道言 所謂五權者

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

登壇必先 卷十一 任勇

至

其利而不顧其害 謂使人出 凡慮事欲熱而用財欲

泰 泰謂精審泰 所謂九變者圯地無舍 無舍無依也

衛地合交 結諸 絕地無留 止也 圍地則謀 發奇死地

則戰 戰也 塗有所不由 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

軍有所不擊 軍不可擊以地險難以雷之鏡卒勿

或攻或守 攻弱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 城有所不

攻 蓋言欲於要害之地深峻或遠多積糧食欲留我

也地有所不爭 小利之地言得之 君命有所不受 苟

於事不期 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

於君命也



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

機善行間謀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

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事六術

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

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淨簡易幽深難測中正無偏

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遷怒樂而不

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為將

之災夫鑿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為生將之勇矣然而

向死者不勝將無策畧苟以死先士士即死之貴敵則無敵不勝也必死者可

登壇必究卷十一 任考

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為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

多疑將無義心苟求全避難則事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

留決攻戰必利失時也疾則不失時也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悔

變財散之清不可污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怨

已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

後士不易于身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

者無獲將明將智與眾同等不能自用自予而不循

常自負不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將

明習耻求賢問能而自專於事故者多死傷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設剛

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

遠茲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

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

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也此愛之不可獨

任明矣兵法曰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

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矣惟善御眾者

附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後發號施令人乃樂

聞與師動眾入乃安闕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

登壇必究卷十一 任考

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

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

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擊愚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所

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

慮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師與之期如登高

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使無還心孟明

焚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

進退之令不聚三軍之眾投於險險難可合而不可

離可用而不可疲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



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則安可得哉故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軍懼此之謂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志貪者好趨利過者不顧死下之爲上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勇 美

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人死愛心意激勉則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義則人死威賞罰分明則人死義厚賞重則人死利也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究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彊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彊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靜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深知敵情計謀素定進退無疑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

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情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軍法不反令於父不移其名不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易其旗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一先須察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卒彊吏弱曰弛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卒彊吏弱曰弛言卒彊將帥懦弱不能吏彊卒弱曰陷言其將欲爲攻取臣卒故弛折敗敗吏彊卒弱曰陷言其將欲爲攻取臣卒故弛折敗敗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任勇 老

力彊進之則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愬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不服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拘常度亂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糜軍兵將不知進退之利害誰欲任己用權令軍士不能收功而糜繫之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軍國異容所理各異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則軍士惑亂



不知用兵機謀之人用為

將則軍不治而士疑惑也

三軍既惑而既疑是謂亂

軍引勝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

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

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

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

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

得其心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在勇

美

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

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

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

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饋運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

皆在險阨遠近之間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至極之道也至於天時審得地形

審便車馬審糧眾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

審安揆聖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動而不迷舉而

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愠而致

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

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

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

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眾無曠恭敵無

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將而通於神

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在勇

美



輯賞功說

王鳴鶴曰賞功之典所以彰國恩所以振士氣錫予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故先王論功行賞分土列爵與金帛之頒高下次第一定而不紊在上者母爵施母吝予在下者適足以壓其素望而過其非心是於優崇之中寓保全之道其制誠善矣後世不覈功實賞以寵加弄臣而為三公伶人而為刺史竈下中郎濫斯極矣乃英豪忠勇之士身經百戰不得一列於通侯此綱紀蕩然而人心所以不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卑

振也奚怪哉我 祖宗優寵武臣用酬勛勤世延其賞與國同休而陞賞之例自 國初以迄于今歷歷可考見嗚呼 皇仁浩蕩真與高厚等彼披堅執銳者不思出萬死一生以圖報效於今日非夫也愚故輯賞功篇而係之以臆說如此云

賞功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受也 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泥於其功乎漢之英布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聖

朱子曰師之終也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其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制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鄙焉取矣賈復勳人他不與焉 邱文莊曰人臣有功于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自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弱量積淺與夫心術寫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祿有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得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竊以為小人雖養而小人不知所以自反彼見其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矣無焉安能



使其無快快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歸民給祿而不泣

###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世當折取其魁首所獲獲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之咎也

鄭文莊曰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考漢書劉向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為句蓋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命以出征有獲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渠魁即折首獲之非徒取其首從之醜類以備數墨責而已

###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功

墨

其為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蓋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類則有非所獲而獲者矣豈得無咎哉王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邪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弨

迺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與之鍾鼓既設一

朝饗大侯之

未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異人未嘗有遲阻顧惜

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府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鉞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封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邱文莊曰古者諸侯有曰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形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以藏器而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喪之矣終而不出于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

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勳功之大權當如是矣噫一弓之後古人所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如矣

###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功

墨

司勳之官 掌六卿賞地 賞田 之法以等 差其功王

功曰勳爵國功曰功保民功曰庸常事功曰勞

勞治功曰力強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太常日月祭于大烝冬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節副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抵

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凡頒授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

其一功臣 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議之於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

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上文莊曰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賜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遠則人心勸報之後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同復



徒有塞殺之害增戎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視其勤勞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至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邱文莊曰軍賞不驗月飲民遠觀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與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登壇必先卷十一 賞功

而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邱文莊曰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窮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已効其力而威夫功矣而又棄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失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察其素望也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舅犯舅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乾澤而得魚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邱文莊曰晉文公爲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噸有

登壇必先卷十一 賞功

爲而噸笑有爲而笑今袴豈特噸笑哉

邱文莊曰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况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予乎人哉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邱文莊曰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于此嗚呼生天地間而處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僞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聚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之哉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逢制則



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  
之於闔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  
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  
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  
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  
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  
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  
會變于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  
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眾用舍相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吳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  
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邱文莊曰贊所謂取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  
以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  
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  
者有不公者計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棄殺之人  
行賍者計賍者無賍者削取其功次如此則未盡  
言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  
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  
賞功資次立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  
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  
時方行自投報効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  
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為國家出力蓋藉父兄勢  
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解怠人心激怒士卒者  
皆此等者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吳

吳

輒將子弟親識美 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  
輩其實不會臨陣往往在叙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  
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  
固為有功然左右將領為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  
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  
者焉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斷斷論耳為今  
之計宜審其名件如斬將奪旗奮勇當先之類各  
于本類下次其姓名姓并著其所効之實績若是隨  
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  
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雜斬首功次  
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  
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湮滅  
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  
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  
雖無禦敵之功亦為正事而死亦  
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賞其子孫

漢高帝時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為鄼侯所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顯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講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吳

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即文莊日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為首羣臣不長故帝以獨為晉斯

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百還其功大亦當以是為法

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馴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即文莊曰朝廷設為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得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效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謀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居難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吳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台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有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逐事之法也蜀司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夫曰夫所謂惡夫實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白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台曰有能解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為侯吾意

登壇必究

辛

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遠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確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那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邱文莊曰春秋書逐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詞而胡氏以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處化外古之帝王固以言獻畜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後未嘗覺吾境敗吾民而

吾以私怨小憤同其敗亂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古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必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自行不合於天也哉陳湯那支之事說者不一探之天

理格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

使而厚報如此不啟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張來之議豈可闕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倖而入乎陳確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闈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可耻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墜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纒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

登壇必究

壬

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

邱文莊曰表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

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

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 後人傳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時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



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緊急未嘗復言  
 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  
 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  
 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  
 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  
 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  
 雖制御功臣而仍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  
 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誅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厥功然莽勢  
 不下於項羽冠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  
 查壇心究卷十一 賞功 堯

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  
 光武得之

張氏曰光武天資雖不遠高祖而自共少時從諸  
 生講儒學遂行義取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  
 嚴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  
 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遠者要自儒學  
 中來

邱文莊曰自秦漢以來特功臣之體莫如光武  
 建安中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  
 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禰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  
 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  
 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  
 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

淵竊恥之操大悅

邱文莊曰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  
 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  
 但今日之獎哉然今日之獎則下所為而上不知  
 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  
 分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  
 非列國相殺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時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  
 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  
 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邱文莊曰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  
 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報功之臣有犯者為罪  
 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  
 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查壇心究卷十一 賞功 堯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  
 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向公主宗黨  
 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  
 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  
 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  
 陵暮乃被渾所下常受節度之符欲命明日還圍石  
 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  
 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



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  
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濟至京師  
有司奏濟違詔大不做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  
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濟為中功帝以  
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大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  
爵為公以濟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濟功  
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  
國大將軍

邱文莊曰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罪書  
月日為斷其簡度之說何日達渾濬所若詔到渾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賞功 毒

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濟濬得符已旬日而不  
與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  
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符而  
少待則濬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濬  
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濬有違濬之  
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濬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  
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矣按其月日以  
定其功罪則兩人皆無罪矣借乎無人以此而  
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對訟之折法失理而于所  
請濬濬以整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  
以渾子向主宗黨強盛而慮之邪不然胡不著其  
功罪之狀而明白而請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  
是非之所任  
願不建獄

北魏孝文帝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  
丕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

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於烈俱受不死之詔叡  
既誅孝文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  
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待  
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  
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與臣  
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資能功貴勳勤苟  
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  
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  
故君得以慈惠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致  
自辱及魏不然黜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  
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  
陷于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賞功 毒

邱文莊曰命德討罪皆天也人若當奉天意不可  
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濬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  
弄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  
者爾事關宗社得罪  
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  
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  
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



政如此事可知矣

邱文莊曰文武無二道彼此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太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似聽朝尚可也而元德宿衛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爲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爲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已此蓋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以明立典憲敢有蹈魏人覆轍者坐其與頗之官及主使之不能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啟奸雄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而興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登壇必先

美

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寶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邱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

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爲大功歟夫開國承家勳功行封當先建覆而後已私顧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太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誇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河漢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

登壇必先

美

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非但以勳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時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  
上曰善

邱文莊曰人君之頒爵祿于臣下固為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為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庸再加使其人賢固無慮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獎之以震主由也其兆不可不知也

元宗時宋璟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既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却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美

徵倖痛抑其實逾年始受郎將

邱文莊曰宋璟之不賞郎將蓋空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錢帛為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

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邱文莊曰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為非宜然猶肯以下階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為賢乎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以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者不

可以與人况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美

天迫於患難竟擢克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能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剪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況于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循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怨不在天曩昔自致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各所失者實事且各者眾之所評



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當功而獎倘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諫儻有功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邱文莊曰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蓋戰伐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後得富榮之徒乃以貪賄私墮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貪賄私墮而得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貪賄私墮之賤也上之所為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贊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李

揣重輕輒軌之所以行車街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符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于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勳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諂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

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危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邱文莊曰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為國不可無賞罰至于出軍命將所以賞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具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為來日用人舉事之地也

贊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李

位賢能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用故人不實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日員外試官類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實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銜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邱文莊曰陸贄此疏可見自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賞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各部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等部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



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爲三類焉蓋  
在今日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  
也哉 勳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  
無子男茂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  
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  
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受俸者但京中又分爲  
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  
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鎮撫  
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推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  
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  
都指揮及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固不失  
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  
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  
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畜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奎

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  
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  
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  
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  
執賤役者  
邱文莊曰陸贄謂天寶季年變倖於國時以情受  
賞以寵加天下簿然紀綱始紊逆羯乘機遂亂中  
原遣或歲贈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  
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銀  
子筆香于香徒金紫普施于與皂薰香無辨淫滑  
心亦當今所務方在僻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  
又自棄將何勸人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  
格其行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

爵不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爲榮及其未  
世不知神宗立法之深意殊往輕以予人是以人  
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觀之僥  
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  
之甚者也史臣書之  
于册足以爲萬世戒

穆宗時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  
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  
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  
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  
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  
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  
腕嘆息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奎

邱文莊曰自古創業之君立爲法制以爲子孫未  
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事久而弊生積弊之久而弊  
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焉唐穆宗承唐積弊之  
後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  
官并諸道大將俾其內外各其事功無故而加以  
獎擢補官升朝蓋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  
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  
以酬之于穆宗所爲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  
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  
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



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  
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邱文莊曰陸贄有言爵位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  
苟非四者雖公卿之裔華夏之胄皆不可輕襲况  
優伶乎莊宗之不克令  
終國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  
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  
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  
命立勳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  
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論

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邱文莊曰履籍欲真宗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  
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  
此為最切務於  
今日亦云然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  
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  
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  
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  
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  
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是

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  
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  
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  
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邱文莊曰修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  
肯用命是知國家于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  
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  
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  
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  
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論

既不明誰肯自勸欲專望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  
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  
重先後並賞之法

邱文莊曰自古最難得明賞者軍功也原其所以  
不明之故由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  
手出入輕重任其所為此將士所以不服而憤怨  
也鄧肅乞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司在  
能考其功狀耳未必得其虛的也愚以為凡出師  
必擇劔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屬吏俾其專  
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  
亦即于軍中稟賞詳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  
帥効命邊廷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



微勞而反過于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  
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選以  
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  
悲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邱文莊曰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  
陳若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衛左右承奉者豈  
有年勞當別號以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  
職之設雖與列爵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  
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准武臣  
之爵而色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  
乃有不出自武曹而以變倖技藝進者夫祖宗  
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  
而用以雜流轉專司其業豈不名符其實哉顧乃  
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矣

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  
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得  
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  
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  
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  
有異能且不可况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  
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  
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  
無以勸有功兼以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邱文莊曰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  
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

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弊  
之末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錄  
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  
之嗟怨異時復與師旅凡在成行者皆奮其勇而  
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邱文莊曰按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  
廷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  
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  
宋人遙授遙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  
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  
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  
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于都指揮都  
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  
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  
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  
人日多前之積省未銷後之來者日甚至至軍少  
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  
圖計不屬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世武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矣

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論之曰同立艱難致  
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  
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  
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聚賭者請論功定罪  
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  
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  
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  
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  
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  
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  
如此而又著之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于仁義  
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  
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  
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  
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改  
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焉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該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亦知  
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性實不能若  
同其間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  
而用 國法以遷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  
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  
則人與官互和詳矣尚有軍少官多之患哉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勇白造冊到部  
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  
以勳殺口口為首遠東口口次之西番及苗蠻又  
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共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  
陞賞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沒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  
一等 二十九令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  
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軍  
士生擒殺獲後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  
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三十五年令官  
軍討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  
功不陞 永樂四年令一家陣亡二三人者陞二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矣

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  
以上及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一  
二人斬獲賊首一顆以上及日兵兵款有功者俱  
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邑等處當先殺賊者  
百戶所鎮撫以上陞署職一級給旗以下陞賞授  
一級不賞軍職舍人有冠帶者陞賞授百戶無者  
陞所鎮撫文職舍人陞試所鎮撫義勇餘丁人等  
不分有無冠帶俱陞小旗有不願者俱給賞其前  
方金沙江等處頭功四次三次及衝冒陣亡者  
陞一級陣亡者陞二級 二年令遠東官軍二次  
當先斬獲賊首馬正者陞一級加賞被傷及戰回  
死者陞一級陣亡陞二級俱給賞一次斬獲者陞  
一級不賞 三年令貴州香遠山等處獲功九次  
至十七次者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  
名願者陞賞授不及數者陞署職 四年令父在  
而子孫隨軍陣亡別無應 者陞其父二級 五  
年令自已獲功該陞而同籍親人有陣亡無嗣者  
許併其功子見存之人道論陞賞 六年令浙江

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不賞  
民快人等冠帶級身陣亡者與其子冠帶仍給賞  
一次至四次給賞不陞 天順元年令陝西殺口  
領軍官并敵退劫營連賊當先取賊及擒斬賊級  
為首并陣亡者俱陞一級給賞齊力向前并生擒  
斬獲為從者給賞不陞其南方誘獲苗蠻偽王侯  
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  
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十三次至十九次斬  
首三顆者陞一級不賞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  
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亡土官人等俱加賞不陞凡  
土官有功無陞例 六年令擒斬連賊一名願為  
首陞一級不賞為從及傷敵者給賞不陞 七年  
令六次先登殺賊連賊者陞一級加賞三次及陣  
亡者陞一級給賞齊力策應者給賞不陞 成化  
二年令官軍安報功次冒受陞賞者事發革去仍  
降原職一級調衛差操 四年令四川平山都  
掌官軍擒斬八名願以上及俘獲男女者陞二級  
加賞七名願以下有俘獲及陣亡者陞一級量賞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功

矣

五名願以下有俘獲陞一級不賞三名願以下及  
土官擒斬四名願以上與陣亡土兵俱加賞不陞  
六年夜令不取出境捕獲賊殺死者陞賞依  
陣亡例奪去馬正免進 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  
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  
一帶口賊一人擒斬一名願陞一級至三名願陞  
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願為首陞一級至三名願  
陞三級餘係壯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為從  
及四名願以上俱給賞一遠東口口一人擒斬二  
名願陞一級至六名願陞三級餘係壯男與賞授  
幼男婦女與七名願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  
陞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苗苗蠻一  
人擒斬三名願陞一級至九名願陞三級餘係壯  
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願以上并不及數者  
俱給賞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願陞一級至  
十八名願陞三級餘係壯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  
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  
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



擬一其餘級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常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重賞人口就給俘獲原生一犯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准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一俸前當先殿後斬將擄擒斬賊首等項奇功隨時奏議陞賞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功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功多寡為等第七十名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類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類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賊寇遞加口口三倍蕃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一軍人有功陞一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功

主

領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僉事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殊事該降節以此為則遞降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等官班師之日本部照功次冊具奏陞賞凡違年功次不許奏擾宏治元年令領兵守備官不得白報功次所部軍斬獲不及五名類者領軍官不准陞賞 十二年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若非奏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

于本管衙門不許希求註于錦衣衛違者該陞職役俱革職扶同助報者參究治罪凡臨陣報有新獲賊級者記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者責者俱罰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斬一凡擄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約束者問罪重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奪重則罪殺充軍俱奏請定奪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功

主



輯賞罰說

王鳴鶴曰國家馭世之大權唯在賞罰賞一人而有功者勸罰一人而有罪者懲此其激勵之機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若軍興之際所藉以鼓舞威服乎人心者舍是益亡由已故將有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方今疆圉多故豪傑之士蠢涌蜩集卽負一技挾一策者無不銳然自奮欲爲國家當大難之衝此雖忠憤所激而其貪功畏罪之心初未嘗異于人人也唯貪功畏罪之心不異于人

登壇必先

卷十一 賞罰

聖

而後吾之賞易以勸罰易以懲慶賞刑威昭然于三軍之耳目斯智者騁謀勇者奮力選便亡節者不敢以不肖奸吾之法將勅忠而兵樂戰不必追于驅制而戰勝攻取奚施不可噫刊印不子者終貽陰陵之禍取筮輒斬者遂致強吳之功然則賞罰其可忽乎凡吾同志其尙鑒于斯哉

賞罰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焉五刑五等之刑政事懋勉哉懋哉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上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喪者爲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是喪者爲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有我之待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

登壇必先

卷十一 賞罰

聖

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較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下民有嚴威不僭貧之

差不濫刑之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也建厥福

朱子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取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與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與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實未有僭濫之失存于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也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



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掃長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也治都王子弟 鄙 公卿 食邑 其七

曰刑刑以懲惡 勸善 以馭其威 明其刑賞 以示勸懲

劉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乘節以 詔 告 王馭 而納之於善 羣臣一

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 外則公侯伯子男 以馭其貴 則貴 二曰祿

祿仕者以馭其富 三曰予 予之 以馭其幸 出於 西

曰置置之位 以馭其行 謂有 五曰生 生者 以馭其福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福及六曰奪 臣有罪 而奪之 以馭其貧 奪其 所有 七曰廢 放之 子孫

以馭其罪八曰誅 謂以言 責讓之 以馭其過 謂有 過失

林檎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羣臣之邪正一予奪之也又將以馭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于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萬世磨鏡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德求作得之心而作其德與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思而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數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數人以爲宜得而或濫以爲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其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謂敕百 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 正其治受其

會受其一歲 功德之事 聽其所致 以 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 于

王而廢三歲則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之

邱文莊曰人君爲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

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羣臣及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

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入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

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于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邱文莊曰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眾之所共惡也故于市市者眾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眾人好惡

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曰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

外聞此皆非天命

春秋左傳襄公二 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邱文莊曰刑貴賞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請與其私不辜寧失不殺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邱文莊曰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

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

朱子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于國人則其論公矣然

登壇必先

卷十一

老

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

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邱文莊曰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眾既參於眾尤不可不察之于獨也參之

于眾也詳而察之于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則用舍

之甚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子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人日至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

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邱文莊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于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

而又及于左右之嘗譽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

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

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

登壇必先

卷十一

老

也其視威王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

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遂窘

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

還至來謁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

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微取

大利則國家共能久安乎是故所以大義使天下聽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



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  
事豈不深且遠哉

邱文莊曰高帝之斬丁公故季布封雍肯是皆有  
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邱文莊曰唐虞之世身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  
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太和之治亦不能  
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  
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威勞來不倦流民自  
入百餘口賜之以爵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  
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  
其死宏恭石顯之妄任非人所謂  
屬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元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夫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可謂得取臣之道矣觀其斥  
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  
寂貨路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  
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  
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羨以讒言  
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  
孫順德剛又不能  
盡出于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  
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  
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

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

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

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

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

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

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夫

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

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

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

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

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

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兵部尚書王公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

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  
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



卽豪右之貪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輦而索然矣其何以臨師服眾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竇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全

皆原於此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眾有退縮不用命者許總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眾有能對敵撿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眾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

時無相悖戾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公廉云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斬級次之今海上賊船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飽去之賊犁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搖駕小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卽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來疲困甚易擒則延至二三日卽復強悍但初剿之不令賊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全

若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犯某處從何斬獲取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冒卽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于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尙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



類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尙少銀伍兩豈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資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公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然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罰

全

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利遷異地事無弗同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雖多處行糧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叙異格各軍人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奮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尙書胡公世寧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

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

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卽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罰

全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



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  
 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  
 相當退縮敗陣及擁眾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  
 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會有誤地方者輕則  
 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  
 必一一奏助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  
 巡撫兵備查眾審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  
 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  
 登壇必究卷十二 賞罰

金

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  
 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眾者方保陞官其若  
 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  
 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  
 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攘奪甚至戮平民傷  
 戰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  
 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目  
 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得勝某陣得某人之

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既勝也  
 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  
 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眾見而報之  
 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倚  
 於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某人書辦得用某人  
 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錄固亦可也若冒  
 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  
 臨敵同事之人其偽立見矣邱公濬所言選任紀  
 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功當生者二  
 登壇必究卷十二 賞罰

金

功皆良法也  
 巡撫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  
 為觀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  
 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  
 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  
 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  
 之而無不如意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  
 於常虞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  
 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



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  
行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  
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  
可以強吳三畧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  
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襁抱而  
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  
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  
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

登壇必究

卷十一 賞罰

全

顛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  
鏑縱橫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  
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  
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餓主  
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  
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  
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  
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  
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

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猶不忘前  
功斯可以永保勸懲者也

鄧鍾曰平倭事例內稱遇聚至五百名以上大勢倭  
賊我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  
寡擊眾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  
賊首一名願陞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  
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  
名真倭賊首一名願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  
銀五十兩俱照舊外護自萬歷六年九月以後擒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罰

全

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  
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真倭從賊一名願者陞署職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  
願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  
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真倭從  
賊三名願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  
兩如不及數二名願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願者賞  
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願者賞銀二十兩  
二名願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願者賞銀十兩賊不



過數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首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此外軍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直前趕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馭為首功俱即時照格陞賞不容靳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逡巡不進致賊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練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罰

矣

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臨陣退縮者俱即時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者即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即為首功雖與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馘已見於詩則上功首虜所從來遠矣我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而領兵官自守把恭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為將者責在旗鼓而不以斬馘為

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冒而不錄耶然為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卒者又焉可盡誣其皆虛冒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為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廝役走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錄而大功不賞哉如蒙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恭遊守把如果親身督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難易以為等差亦激勸戎行之一機也或曰如此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

登壇必究

卷十二 賞罰

矣

一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百與千者不吝賞而獨吝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輕千金而重豆羹簞食也可乎哉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簡閱說

王鳴鶴曰易萃大象曰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夫當承平無事之時而存不虞之戒是古昔盛王未嘗一日忘戰也未嘗一日忘戰則不可一日無簡閱之方故周禮因田獵以講武事四時有教鼓鐸錫鏡號名旗物既已辨之于豫即一旦驅而臨戰陳冒鋒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如身之使臂臂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使指獨何憂不全取勝哉嗟夫古今殊時法制具備余從事戎行二十餘年每究心訓練奚啻飢渴之於飲食也昔嘗小試于苗醜而鴟張猛噬者往往迎刃而殪此豈非明效大驗耶迺茲東北繹騷赤白九交馳寓內四方應募多烏合游食之民藉令紀律不明手足無措緩急安所用之故目今喫緊至計不在增兵而在練兵習威儀明少長嚴賞罰陳號令赴湯蹈火塵之必從是則可幾也欲收保障之績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簡閱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元曰軍旅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竊者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軒後擒獲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發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皆所以簡其能也  
邱文莊曰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竊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簡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無大田之禮以簡其能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爲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 仲春教振旅 其衆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陳平其列如戰之陳 音 辨鼓鐸錫鏡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散之節遂以蒐田

吳澂曰凡師出日治兵入日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錫鏡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鐸以節鼓鏡以正鼓  
邱文莊曰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驟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致教爲事不可以入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前退而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而聚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於陳用其所殺獸者而施之於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終也



中夏教菱舍草止如振旅之陳郡吏撰教釋之也車徒步讀書述事契合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得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吳啟曰菱舍草上之也軍有草止之法防寇敵也讀書契以簿書板錄軍實也邱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間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之六鄉野謂之六遂菱舍之教乃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日因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譟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眩於是專以號名為向而號名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三

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細及間諜等事邱文莊曰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費且教其夜不能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為諸侯載旂交龍軍吏載旗熊虎師都謂之卿載旛通帛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旒龜蛇百官載旗鳥為旗鳥各事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

吳啟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

者有所盡無所將者無所盡邱文莊曰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同各適時取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謂鄉師庶修戰瀆處人山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弊也旗誅後至者什旗而後陳車徒步如戰之陳皆坐使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日不用命者斬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四

之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車徒皆作起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止三鼓掩其口鐸羣吏弊旗又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聚足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夾而走速及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却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啟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備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菱除其草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



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實明弊旗謂眾之至須早故明以什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金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眾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者三鼓旋鐸者掩鐸之上而止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三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驟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前表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上象散服矣鳴鑼且却謂軍退則率長鳴鑼以和眾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備閱

五

而董焉故謂之大闕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陣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冒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而不害言語詔曉然自喻於耳目之間耳日有所見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為者也如此是惟不戰而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鑼鏡菱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闕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闕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熱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甚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而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非早行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知必不能盡記

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盡有盡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為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雲像而知所向夜則為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遠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兼闕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兼終所以必有大闕之教也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子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為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邱文莊曰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

登壇必究

卷十三

備閱

六

者非荒於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獵於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謂復文武之境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之禮不講如是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內修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絲

里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邱文莊曰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飾之備決拾弓矢之情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蒐狩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



也會同有釋而助我舉學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  
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薄願禽  
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  
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用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  
邱文莊曰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  
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謂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  
蓋非所謂外作禽荒淫蕩無厭者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七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故此年簡徒謂之  
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  
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  
則教之不素登所以保其國乎  
邱文莊曰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  
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  
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  
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為防田之置旃之名以為轅門即車以其以為葛

覆質質樞也以為槩門中流房握謂兩車轉頭

擗四擊御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  
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掩取御車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邱文莊曰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  
以行禮也非徒以向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  
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桌恐  
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  
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  
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八

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關弓命中矣武  
之過防者不許逐是作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  
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獻者  
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勿獲也田獵以得禽為上  
而戰則以能射為先故於領禽之際又以射為去  
取焉古者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  
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慣熟心意  
流通一旦臨于戰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  
以軍旅所至無不成  
功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  
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



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日治兵爲始治其事入日振旅謂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願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退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車實然不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願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像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爲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及之所射皆無所受之地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九

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也  
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  
其用未明見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財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無二價也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

城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邱文莊曰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于犯以民未知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有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故爲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者獨其用民也向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然後世則野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遂植民之從違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十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養老疾疾而病者收介特舉身者救恤災天患惡者  
寬孤寡赦罪罪戾輕誥姦慝舉淹滯有才德禮新族  
方新叙舊勳勳有合親九族任良物事官量能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首戰器之名戰兵令人執兵即令人以爲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慰撫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邱文莊曰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之所自出也爲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撫之任即此意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元曰有發謂有車師發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王司馬之事王者



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乃衣服信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元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教田獵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籍教治兵其以是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十一

朱子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  
邱文莊曰先儒謂善人有忠愛矜恤之心而其教人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後可卽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卽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者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在革之戎夷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子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是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邱文莊曰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操甲冑習弓矢以敵王所愾而備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內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而敗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卽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邱文莊曰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爲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十二

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此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謂之棄其民孟子謂爲殃其民爲上者苟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鏑則雖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與實棄之殃之也何異嗚呼爲民父母在能生養之福而棄之殃之謂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尙不之容矧居堯舜之位而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爲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爲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



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  
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講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  
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  
之儀斬牲之禮各曰驅劉兵官皆肄係吳兵法六十  
四陳名曰乘之

邱文莊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  
安木南門會五營士為入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即八陣演之為八八六十  
四也所謂驅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  
之禮也慶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  
以為禮也

靈帝時詔發四方講武於平樂觀下起上建十二重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三

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  
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  
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胄介馬  
行陳三匝而還

蓋勳曰先王羅德不觀兵今冠任速  
而設近障不足以昭果毅概觀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同奏  
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出  
立五表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  
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墀所建旗為和門

如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  
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  
戰隊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反  
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  
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在後行旗卧即跪  
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  
輅至墀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入自都墀北和  
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入  
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墀騎士仗外四周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西

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  
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  
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  
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毅各以誓詞告  
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從皆行及表  
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  
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  
鼓舉青旗為直陳西軍一鼓舉白旗為方陳以應之  
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



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為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為直陳又擊三鼓有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五

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邱文莊曰教閱之法備周禮在春夏有振旅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戴太常蓋一歲四時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閱講武者缺焉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焉當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為一代講武之禮

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居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十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歛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匝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六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邱文莊曰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元宗時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



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中勅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除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既員以宏武備

登壇必究

卷十三 備閱

七

邱文莊曰唐元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宗時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屬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大搨施諸韋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時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中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

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為一等其請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邱文莊曰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為講武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登壇必究

卷十三 備閱

六

鞞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邱文莊曰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備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鷲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苟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為假而以假為真也今日操練軍士或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人朝貢燕饗之際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敵而屈人之兵之一計

真宗時大閱諸將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



村爲廣場憑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三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於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馭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九

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仁宗時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士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畢令解證以弩弓射營置弓二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邱文莊曰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教必用兵而

五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爲大用諸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矢焉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際而以一日專習長兵較其能否高下以爲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入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操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日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覆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也

種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或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十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責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邱文莊曰自者以弓弩爲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以守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可考也沈括謂舍我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吳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技之所長者誠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能使之射遠入堅



而制重甲也請於常時教閱之外許邊將用神世  
衛課吏民射法於過夫之輕者差役之冗者以  
中否爲賞罰操縱則人人自勵皆精  
於射而中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軍人不得衣皂豈有紅紫之服慈菲不得入營門豈  
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卽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  
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  
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三

軍情所以易動也

邱文莊曰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  
蓋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  
不費無度不費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  
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臨事  
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訓齊  
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  
皂及慈菲不得入營門則  
甚矣無故不許擊飲可也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教兵不絕點兵不絕然有點兵  
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  
上下名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  
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

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  
也

邱文莊曰修此  
言切中時弊

神宗時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  
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  
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子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  
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  
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團只衰作一團排作一行必

登壇必究

卷十三

三

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邱文莊曰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  
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爲其法說者  
謂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  
造入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恒溫見  
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  
陳法簡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爲六花陳以  
變九軍之法大抵入陳卽九軍九軍者六陣也宋  
蔡元定爲入陣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陣法不  
相混雜亦  
有取焉

哲宗時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  
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  
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



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耶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苟非無事之時未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烏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為吾用用之而不盡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立法也可謂得中矣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三

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如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

頓斃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音

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益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邱文莊曰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益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為賞罰一曰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竊以謂今



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爲長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操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之秋調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爲國亦以用民也彼又將何非乎不待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卽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鬪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

###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三

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纒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

### 之所異也

蘇文莊曰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竊以爲其言雖不能無備而其策則爲甚善請邇宋人庸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其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石減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才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五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較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且且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善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善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

###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簡閱

三

效之秋雖欲從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養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會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則必行分毫不貸者乃至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



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者之虛文也

邱文莊曰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他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為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効

孝宗時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眾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邱文莊曰人君惟不惑於羣議乃能成事况軍旅之事尤難於逆料進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論國

七

肅人臣非真有為國之心者不敢見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明臨事之斷而不為羣議所移動者鮮矣趙雄為造事之初眾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輯選兵說

王鳴鶴曰選兵之法大率梗概茲篇其要在隨材授藝各當其可即古器使之道用兵以增敵愾與用賢以共治理其機一也方今四方多事六道徵兵獨怪夫游閒僮子詣廬房夫或倚市門而工調笑或窘朝夕而竊呼號往往僥倖尺籍以糜公既東郭先生不吹竽而食祿殆是輩已及至緩急之際鼓之不前金之不退手足莫知所措而披靡隨之此所謂投肉虎蹊幾何而不貽國家之大患哉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美

戚太保謂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愚謂選用之精在一時而鼓舞之機在平日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類加犒賞請銳養威以決勝于一戰李牧備北邊控疆胡用是道也故選在精而養在謙此或兵家之常談然冀同志者慎毋忽諸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替陣法或以二萬人為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躡捷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疆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无

輕勇能格鬪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為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疆穰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

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

眾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驕健出眾

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

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為大將親兵前

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

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疆暴

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

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技距神鉤疆梁多力

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辛

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

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

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

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

死之士有贅婿人廣欲掩姓名者聚為一卒名曰

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

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

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

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盡所能無不盡力致效



也

選能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眾材以助觀聽以容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牧養以為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材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來所復可則明試而錄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三

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虛請謁之情者可使為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燦金剡木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驕健能猿騰鶴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籌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諸凡此色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給則隨色為差次

南塘戚公繼光原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戰車書混同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而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好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三

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眾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



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為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為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三

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蓋渠皆生長同開觀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柰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以膽為主膽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為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為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甯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慎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

就我設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威則為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成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五

之眾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為之畏為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為怨嚴之反為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此予數年之獨秘也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予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如藤牌



宜于少壯便健狼筍長牌宜于健大雄偉長鎗短兵  
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  
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  
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  
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鏑耶若狼筍長牌  
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  
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  
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美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  
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  
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  
思則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  
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渠蓋此時既未受約束  
又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  
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  
旁註某官生管 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 某官生管 三  
號記年貌疤記在此 某官生管 四號記尺寸筋力在  
此 某官生管 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 某官生

管 六號登錄文冊在此 某官生管 又在空地別立一  
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為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  
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  
號牌下用卓一張橙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  
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  
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美

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  
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  
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愿入隊兵十二名  
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內腰牌紙  
一張于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照束伍篇內給與方  
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  
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  
紙內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處照  
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送至填尺寸勛力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士之官管填  
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乃將  
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擇年力老大一人付以  
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賴之遮蔽其後  
兵前進耳

次將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一名爲藤牌藤牌如前說  
之謂也

次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爲狼筈狼筈枝幹繁重足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七

以蔽身而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于老成手足已  
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爲長  
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爲短兵長鎗用法多習學  
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于刺故選授  
又貴于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肩負甘爲人下者一人充爲火兵欲  
力負鍋裹之重性下肯爲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爲某器卽填于腰牌內習藝空內連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記牌  
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腰  
牌紙內所填格根在冊卽將一隊兵送于空地立標  
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  
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照束伍篇內  
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于先編過本哨該管幾  
隊頃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  
二箇哨長來編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美

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  
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束伍篇內腰牌陰面之  
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于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  
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驚驚次序前後  
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  
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  
某口闔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牌如此  
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烏合今日入



教今日即可鈐束即成軍容即不能更換而制馭分散即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即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人便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此一節已於練兵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微盡於此說識者詳之此一篇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茲而寓幸勿畧焉敢告同志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選兵

羌

輯教兵說

王鳴鶴曰制敵先于教兵此古簡閱之說助于周禮至春秋戰國以迄漢唐宋遺法具有余既輯之成編猶懼詞旨深奧而三軍之中多懵愚惟魯未便解悟故又彙是篇乃講武常法而戚太保所著諸例條析詳明最爲切要即令人習戶誦雖不識一丁者可使了然其有裨于武事匪渺渺矣雖然今之將帥所朝夕按習戒懼庶修戰法者大都不爽於成憲而至于東創倭北創口喪師辱國不免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罕

輿尸之凶此曷故哉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眾即一人之身將知兵兵知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常勝在我矣此又爲將者所當知也



教兵 出武經總要

傳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其法百不當一故曰軍無眾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負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眾以之對敵如委肉虎蹊安能求勝哉所謂治者居則閱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後如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望

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將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蓋士有未戰而震懾者馬有未馳而疲汗者非人怯馬弱不習之過也前古講武教慎之法草教習勒之常雖未盡制勝之方要之卷舒離合坐作進止不失其節矣然後觀敵應變臨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無疆對

寧不由斯而致焉方今雖有訓練之方然而法制未

立是以旗旛雖設不主進退鼓角雖備不為號令行

伍雖列不問稀密部陣雖立不講圓方但見敵即馳

遇地即戰不制奇正不為備伏不擇險易不詢孤虛

連師百萬呼吸變化事不素定難乎應敵今故悉采

前世教閱之法重復研究詳載于篇夫訓士之法雖

貴約束繁多在于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齊勸指顧如

一然不可得省要須兼存故但習其容不可施之戰

鬪者草教日閱是也雖曰訓習便可教為行陣者講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望

武教騎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閱是謂教而無漸不後講武是謂訓習而無功斯則交相為用而成折衝靜難之具也若夫乘三農之隙習六師之谷順威儀明少長嚴賞罰陳號令麾焉使必從指焉使必赴則將帥者當於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講武 出武經總要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命將帥選閱軍士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於其中墀地為步騎六軍營埒之處左右



廂各為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壇地禁誼謹依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壇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仗威儀習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胄乘馬教習士眾為戰陣法是日未明將上皆擐甲各為直陣以俟將軍儀服備物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十三鐘二大角四俱並止於其軍後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二通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聖

中軍大將各以轉合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令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毅各以詞告其所訖遂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

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為客主先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聖

第二挑戰送為勇怯之狀第三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為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集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皆米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軍東西迭為客主為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如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擊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告士眾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作則跪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或明賞罰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及及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聖

凡步七進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護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彊又教之抵對令贊喏整肅趨驟趨捷教之裝束使褻幘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教戰之法號令

既審拒推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或作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或作伐猛劣而為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插刺深淺而為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吳

速遠近射的親疎穿甲重數而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繫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為之等此私而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非此謂歟  
南塘戚公繼光操敵號令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



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講記之後聽木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三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三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攬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聖

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播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凡掌號笛卽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卽立定看聽有何旗豎有何號令再行○凡歇處吹喇叭一盪火兵卽做飯眾人收拾吹喇叭第二盪各

兵吃飯吹喇叭第三盪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凡喇叭吹天鵝聲是要各兵吶喊○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卽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卽便挨隊甲疎疎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凡吹哮喘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凡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哭

播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凡下營定播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回○凡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卽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腳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凡摔鈸響是要各收隊卽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本總旗立起卽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卽左行右點卽右行前點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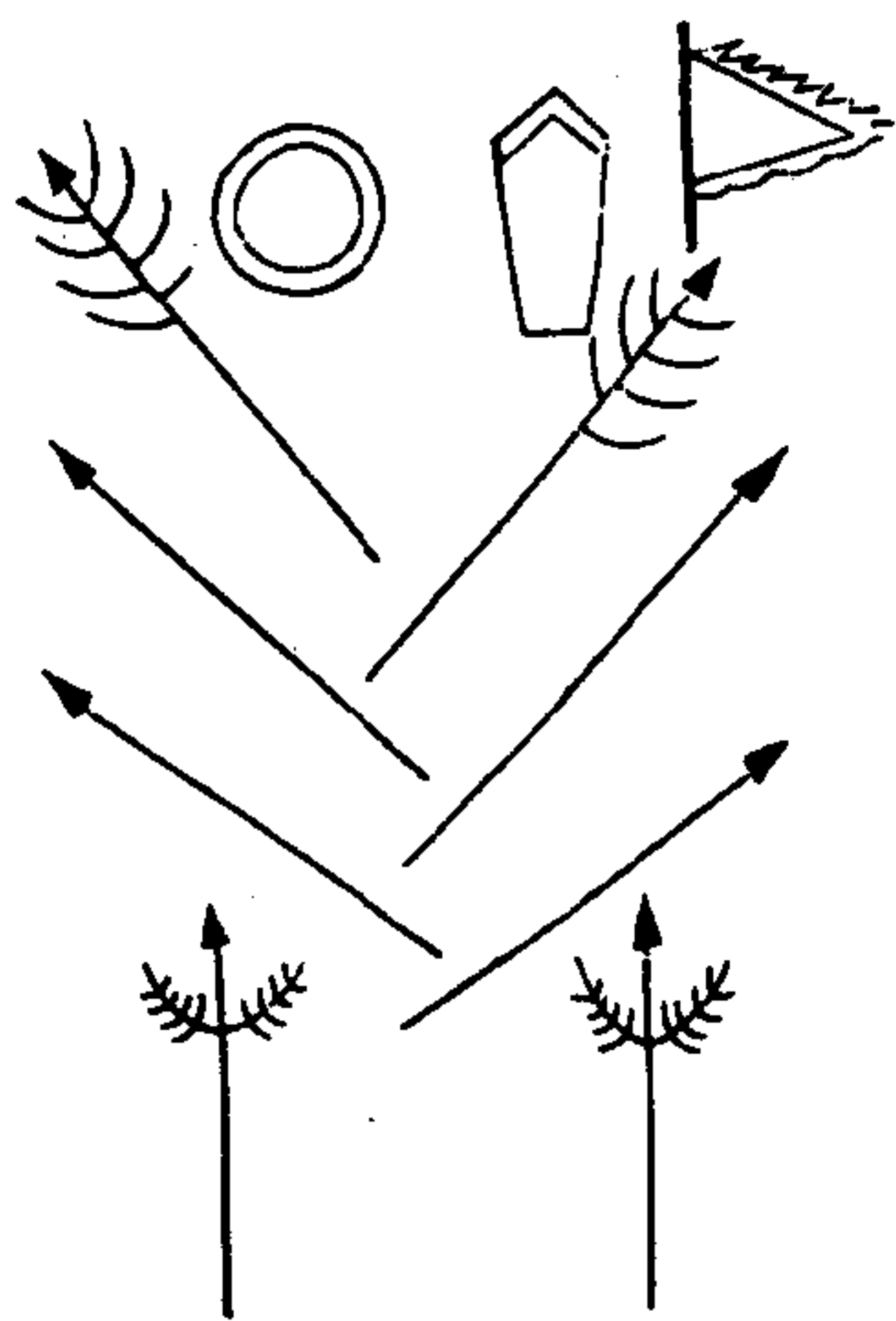
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在地  
 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雖天神求  
 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  
 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  
 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  
 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  
 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  
 層○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號

丙起火放方許纔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凡鴛  
 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東伍第一戰法  
 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  
 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笏短兵防長鎗進  
 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  
 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  
 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于後  
 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鎗救笏短兵救長鎗牌  
 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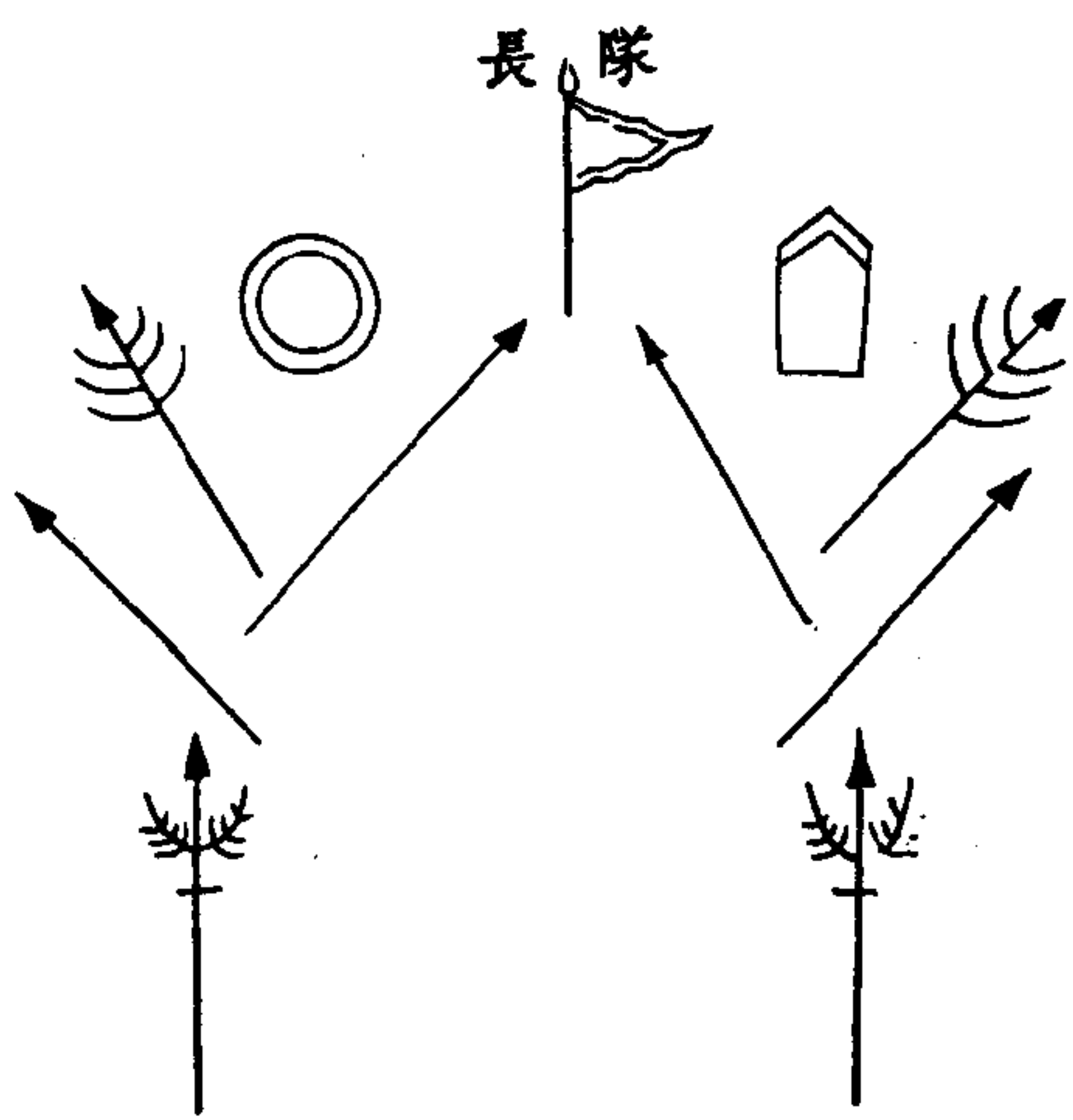
鴛鴦陣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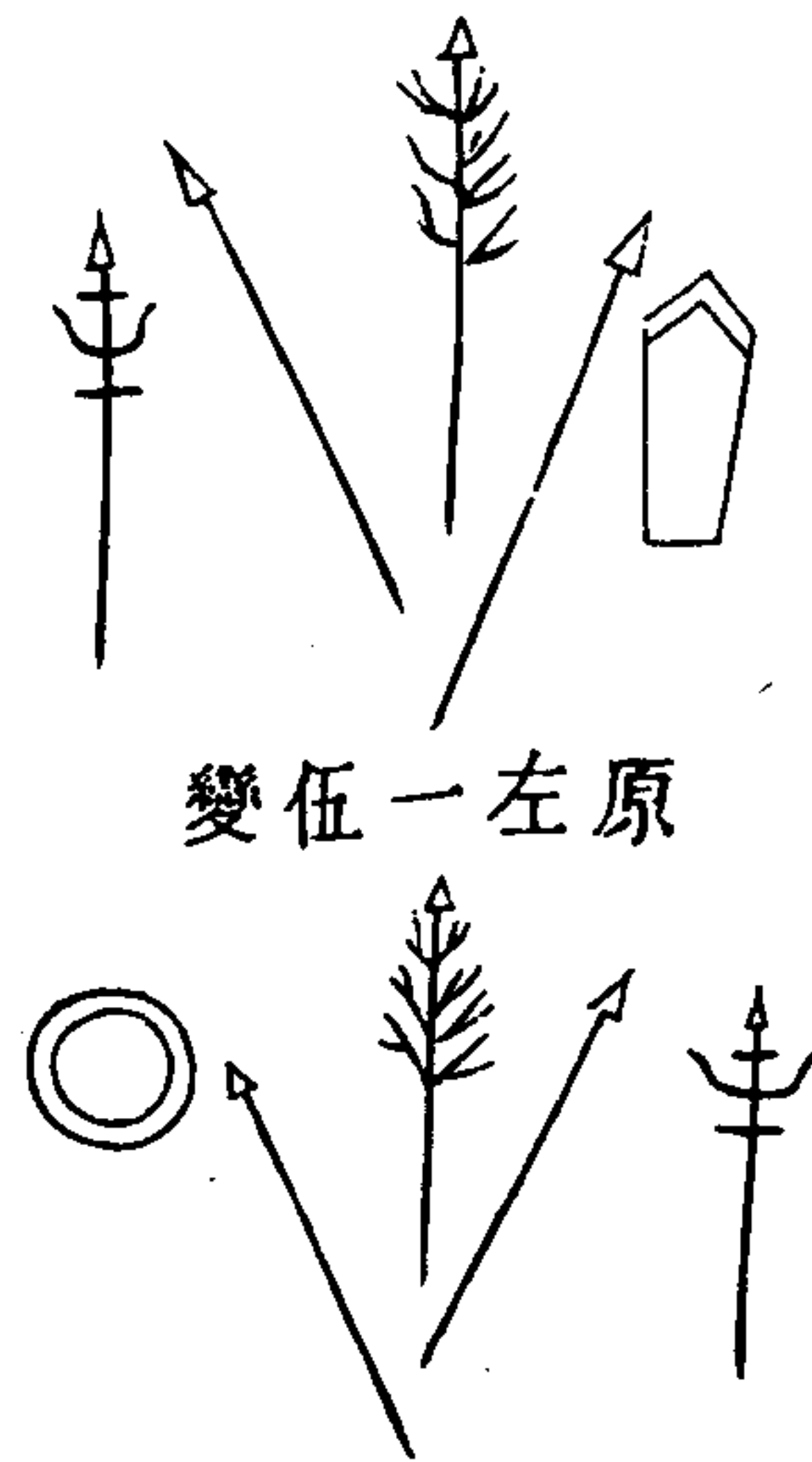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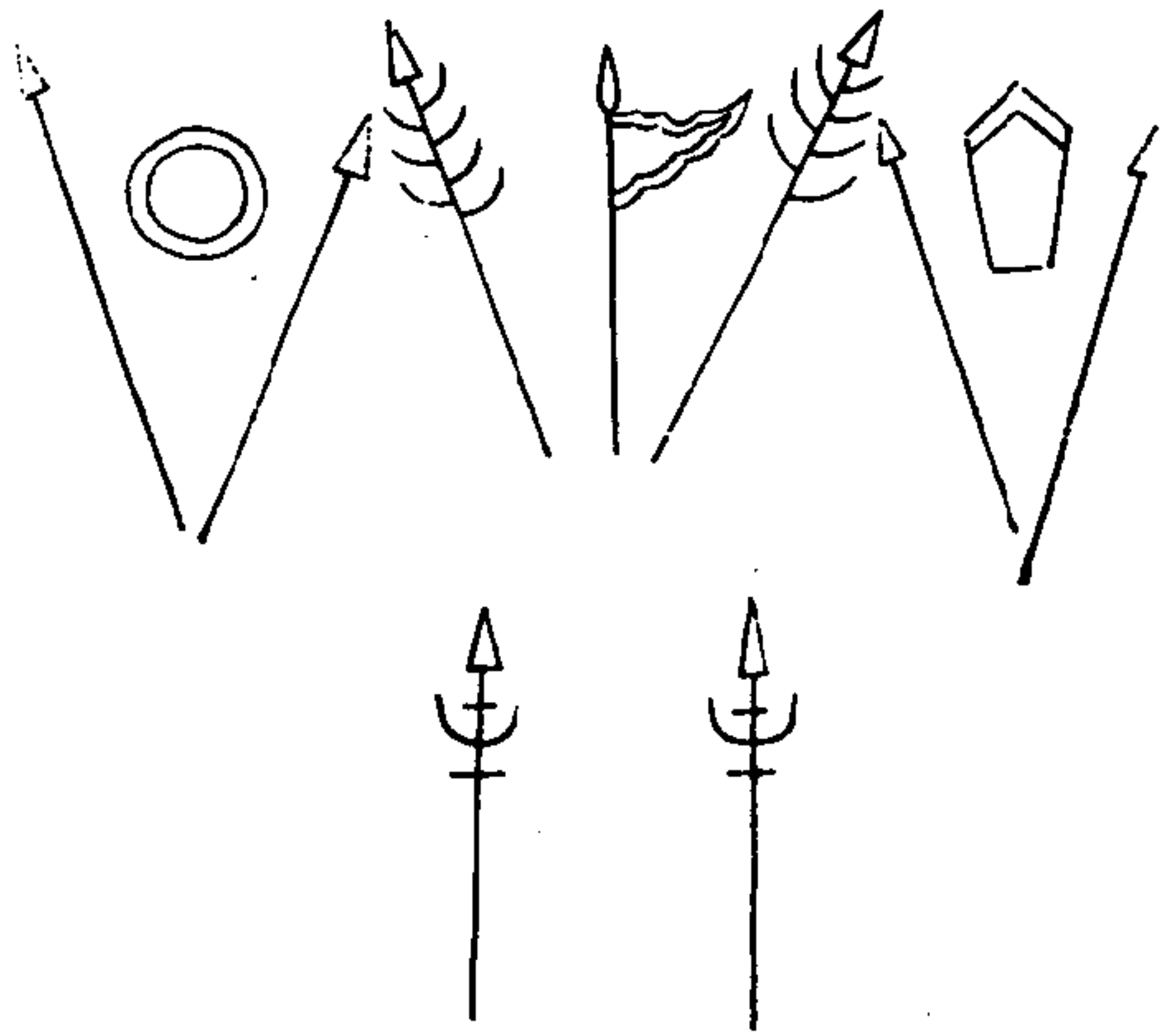
圖之陣才三小變各伍二

變伍一右原



變伍一左原

圖之陣才三變陣鴛鴦



登壇心紀

卷十三 教兵

五

登壇心紀

卷十三 教兵

五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  
 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左右前後屬  
 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後庶為易曉而在讀  
 書有位者自知即五方五行之製也然不可以之責  
 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  
 為火火之色屬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  
 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水之色屬黑神為元  
 武卦為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  
 行為木木之色屬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  
 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屬白神  
 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  
 行為土土之色屬黃方為中神為勾陳卦為太極凡  
 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  
 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  
 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  
 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  
 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  
 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



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  
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  
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點各營四方各照  
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  
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  
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  
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爲  
可惜○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即摘出此卷每兵即  
與一本使之誦熟以知號令方可言場操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垂

比較武藝

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  
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  
觀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  
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  
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凡長鎗鋒要輕利  
重不過兩桿要稍輕腰硬根粗○凡狼筈各要利刃  
在頂長一尺四面竹枝須堅直粗大者○凡杙杖棍  
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長鎗每人

解首一把○凡弓箭手弓要副各辦箭要鐵鏃務三  
十枝仍各長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凡弩弓要力  
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  
解首一把○凡立牌要高闊遮得後面持鎗之人每  
人利長腰刀一把○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  
長刀一把棄鎗三枝藤牌無棄鎗如無牌同蓋長短  
勢絕急不能入須用棄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  
隙徑入矣以上各條違犯照前分數軍令連坐○凡  
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鎚油單火藥一有不全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垂

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  
罰本犯加治○凡兵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  
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稟各總處呈置給用把總官  
每平時調查○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  
苦是謂練兵之力○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  
當重於交鋒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  
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凡平時各  
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



鬻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練足之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  
 戰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凡吶喊所以壯  
 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拿來治以軍法○凡什物器  
 械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疎失○一比弩以  
 六十步為式把高五尺闊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為  
 善射○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  
 法復二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  
 面高五尺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美

木毬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播鼓擊鎗作勢  
 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遍五孔  
 上○一試射官尺八十步為式把高六尺濶二尺每  
 三矢中二矢為熟○一試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  
 步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  
 為熟○一試釵鈹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夜  
 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筈出  
 入為熟○一試刀以能衝入釵鈹狼筈不及遮隔為  
 熟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尙俟豪傑續之○一試

換牌每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狼筈面右俱牌後遮  
 蔽分面立定鎗等雜藝俱照驚鷲陣立定前設長鎗  
 一人為敵俱鑼响坐定聽吹唢囉起身點鼓兩處俱  
 進播鼓吹天鵝聲喇叭納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  
 高處戳入牌身高起闊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  
 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戳脚下牌兵用牌坐落陣  
 內長鎗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戳進期  
 傷牌兵之鬻左面狼筈拿鎗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  
 隨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敵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美

鎗戳右欲傷右邊後二箇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  
 腰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  
 云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  
 前進左筈防左右筈防右左鎗隨左筈出殺右鎗隨  
 右筈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  
 右鎗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筈之勢於筈中漆出  
 以殺為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闔關左右前後恁是  
 如何廝殺定不可亂了原伍○一試藤牌先令自舞  
 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身雖藏閉而目



猶向外視敵又能管腳下爲妙次以長鎗對較令牌持標一枝近敵打去乘彼顛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手爲精○一試標鎗立銀錢三箇于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爲熟○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闊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爲精○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銃把平去中式爲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其兵製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誤爲熟臨時奇遣不載數內失忘隨砲應用之物及損壞信藥等項俱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考

重治○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拏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豎起○一試打鼓之勢用以木槌二根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鼓沉重爲可

一在場比較法

凡操畢各兵坐息稍久主將亦暫退休養精神卽升堂吹唢囉各起身從便習學聽中軍官豎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筍手俱聽鼓由發放路集中軍兩邊金鳴鼓止用後式裝成文冊點名比較如前條

法比較賞罰畢收藍旗各照原路回伍聽鳴鑼坐息蓋狼筍之功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藤牌手一照狼筍手點鼓通集臺下比較如前條約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牌主禦故舉黃旗以應之而圓則象形也次舉白旗各營長鎗手一照狼筍手號令赴臺下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長鎗之利在刃刃屬金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火銃短兵一照狼筍手號令集臺下各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短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考

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俱赴臺下比較舉收旗各還原伍蓋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舉紅旗以應之

左篇乃比較冊由頭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爲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







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勵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發而收保障之績矣

巡撫都御史唐公順之云八九年間爲督撫者亦幾何人中間以練兵爲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三

僅見總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非一日之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切以爲目今權時之宜但可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爲戰待鎮兵練得一枝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銳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日退必不退懾屹然足爲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而經權兩得也

主事唐公樞云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俱虛應故事務令精專齊一而後膂力之強弱技能之長

短可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不亂總是用志不分隨著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成稷苴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已卒然之用不得已殺其監軍莊賈以求速効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暫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存乎其人

參議唐公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憲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之將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三

而取勝乎必用此將官管領卽用此將官教閱熟演於平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兵憲不過日省月試孰爲當賞孰爲當罰孰爲可進孰爲可斥執監督之權而已總督則但總夫握兵調將之權其職掌愈尊則體統愈大此練陸兵之說也若往海船則以風潮爲土有難於操演者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趨向皆出其手遴選賞罰非總副參遊之所當注意者乎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悞工料而且知愛惜



領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  
平日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  
官自練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  
成效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  
作進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  
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  
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  
槩如以三千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李

長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總設一把  
總合五把總爲一營設一叅將士卒未練戰守無  
功在一營則責之叅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  
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  
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叅將則斬五把總失一  
把總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  
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強因練變化無不如  
意古人紛紛紜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苟徒具  
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御史徐拭云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  
制勝古兵法也今賊常態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  
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  
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  
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遠圻壞行如戰戰如守是  
爲正兵強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  
善野戰游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  
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烏鷺魚散無復  
隊伍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賊若掩襲邀擊將可擒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查

也茲豈所謂行如戰耶趙充國渡湟使壯士啣枚  
先渡立營已定引軍潛濟慎密如此是以羗零之  
輕狡不減倭夷而終以萬全去年官軍出劉家河  
者輕率赴敵被賊伏兵白蘆葦小港中突出衝斷  
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豈所謂戰如守  
耶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爲害愈熾蓋既不能用奇  
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氣甚非長  
算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什伍之法自五人爲  
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



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明  
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此正兵之法  
也多置毒藥弓弩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  
殲諸百步之外此長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  
立無暇乘賊之間今我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  
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實鼓衆突入乘機掩擊  
立可擒滅此又正能生奇之妙用也故兵法曰奇  
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滅爲期豈可犯危  
險而取必且夕凡此皆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至  
登壇必究 卷十三 教兵 奎

於因勢利導隨時變化又存乎良將之善用而未  
可以遙度也

### 輯訓練說

王鳴鶴曰訓字有一半工夫練字有一半工夫何  
謂訓斤金鼓旌旗進退坐作一動一靜一語一默  
皆要逐項講解明白說與軍士知道如何則爲遵  
令何如則爲犯令不曉者再講或先教頭目伶俐  
者令他與軍士行走坐卧之間以漸而教久則軍  
士自曉譬如初入學孩童一字不識一句不知必  
須師傅把手教字開口教書然後曉得句讀曉得  
字畫倘師傅不親把手教字開口教書止將書做

###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奎

授於學生任他自已去念去寫只是明日要皆書  
要判做那學生如何來得縱學生問傍人學得句  
讀字畫及問他書中之義如何說終身不曉何也  
不會講明也若不講明讀書一百年終是做不出  
文章來況各軍士內中伶俐者少半多鄉愚之人  
尚不比幼童伶俐可教各兵有家事累心衣食累  
身比幼童無事掛慮可以日日責成又不同且師  
弟咫尺相親不曉又來問忘了又來問今將官高  
坐其上他若不來教軍士那個軍士敢去問他少



有差錯拿來就打軍士畏心勝顛倒會忘了愈教不成以致將官暴怒下人怨恨縱使教成將官與士卒心已不合既不敢望其如身臂使持之意若使臨敵將兵各懷携二之心見敵而走有由來矣一訓之中其血脉流通意氣相合正在此處用工夫莫謂軍士無知將官若有一句好言語教訓他他亦知感故此說訓字有一半工夫然後去練夫練者正欲發明所訓的說話就是小學生既教他句讀明白字畫明白要他拿書來背看他熟不熟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李

拿字來判看他好不好若熟了好了就罷又次他別的書別的字如止有一半熟了一半好了還有一半不會熟不會好却又教他再念再寫只等書畫熟了字都好了方學做文章今教軍士走陣還是教學生學做文章之意還不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只到與人廝殺的時候方纔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何也且如今日下方營敵來衝營敵入方向皆我所知係是搬演套子原非出不意即如師傳在窓下教學生今日講這一篇書就在這篇

書裡出題教做文章之意可以預知者若明日遇敵突然而來不知多不知少不知遠不知近不知強不知弱不知左不知右不知前不知後一撞將來就與他廝殺還要殺勝了他就如人家子弟赴考試官處考秀才中舉的說話考試官將門封了憑他出何題目連師傅也不得來說來教就要做出文章來必須說盡題意還要強如眾人中了試官的主意然後考上秀才中得舉人使他聽下不多讀不多記臨時如何做得文章出來今爾軍士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李

若不日日操演件件學精事事學熟及到臨期不是我殺人即是人殺我的勾當手忙脚亂平日十分本事只使得五分的出來豈是草草兒戲可以了事的務要件件留心不可一毫苟且忽畧耳眼心膽手足俱各要到萬分要緊要緊

號令說

夫號令者乃將官分付軍士軍士聽命於將官使上下之意相通分付的話不使臨期有違之意近來操演首先掌號號即喇叭謂之號頭蓋言頭先



吹他爲號故謂之號頭既舉號矣恐人馬數多一兩聲號軍中尙有聽不真者却又放一砲以濟號聲不及夫砲謂之信砲譬如將官又寄一信與軍士之意此皆將官自上而傳於下面軍士至於下面軍士聽見不聽見留心不將官尙不可知故令軍士吶喊一聲夫吶喊一聲卽如答應將官一聲說我衆人知道了之意又如揮旗方吶喊者爲號頭與號皆是軍士耳聽之物目尙無所見故各哨隊長揮旗方吶喊者爲旗一抵下軍士又各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究

眼見一次旗一起而方吶喊一聲乃取其齊也無非要耳目相同合衆人耳目爲一人耳目之意今操中放一砲却纔掌號深失原意自來無人說破今特表而出之如不便改亦從其便但留此以備知者採擇焉凡大將入營在營官旗各有信地似不必接尤恐有上司操練不知有信地之責見各官不接易至得罪姑仍其舊凡見主將入營將臺上大吹打掌號三聲放起火三枝砲三箇各軍吶喊三聲號聲一止而神聲卽繼不許久遲致不節

奏如不開仍先放砲後掌號亦聽其便每見各處有升帳砲三箇今止稟放升旗砲一箇升旗卽升帳少省火藥亦聽其便放升旗砲臺上卽播鼓升旗畢中軍官稟舉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凡中軍官稟事務要高聲使千軍萬馬聽得見其臨了句語用張口字以示威武其聽事官代分付聚來發放中軍官起過傍立將手執小旗一招臺上方掌號旗役二人執藍旗二面自馬路分道而下至官旗來路口將旗旋轉三轉以示調兵之意各官旗見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半

藍旗行動卽離本哨隊信地照依次序凡至轉灣抹角之處卽擡旗一次者爲頭目示知後人我欲向東向西之意也旗役執藍旗引導各官旗齊至馬路兩傍各分次序立定執藍旗人報官旗到齊承聽發放中軍官跪下稟宣軍令起立臺邊高聲云官旗上來旗役報官旗進各依班次跪倒中軍官宣云奉臺上將令如係上臺閱操加奉臺上老爺軍令各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閑進止手習擊刺萬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法的軍法



不饒論畢各官旗以次叩頭中軍官分付起去兩邊軍半鳴堂中軍官又稟發放巡視藍旗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云巡視藍旗過來凡部下軍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臨陣退縮喧譁錯亂俱聽爾拿來處治藍旗叩頭分付起去中軍官稟云宣令已畢官旗下地方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分付起去官旗齊應一聲兩傍軍牢大聲喝堂各分兩邊立定中軍官分付官旗下地方臺上吹打旗役仍執旗引下信地子官旗依次而下伺各官旗俱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圭

到信地畢旗役復回齊至道中跪報官旗已到地方中軍官稟放靜營砲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將旗一舉臺上掌號一聲放砲一個各兵不許吶喊俱各銜枚在口聽候號令出兵此第一節也下此則行營走陣之事又爲一節以便教演今內有發放耳聽金鼓等數語自武經總要以下諸書皆同此數句雖約足可包括兵家諸事殆盡若將官明此數句使三軍遵守不失日果能視旌旗耳果能聽金鼓手足皆如所教則眾人耳目手足即成

一個人耳目手足即父子之兵即同心之旅其相救援自如左右手之相衛何敵不摧欲曉其妙者當與我 太祖高皇帝孝順父母六言並看六言雖約而人生好歹之事皆包涵盡矣體此六言則聖賢可至近見將官不知就裡自作聰明或參已意或另爲編叙數語以爲奇特不落常套殊不知皆係眼前見聞豈能如此數語涵蓄有味識者自知無容深辯每見各處操熟各兵亦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演慣一定陣勢大家動則

登壇必究

卷十三 訓練

圭

動大家住則住熟雖是熟却是不打耳目手足及心上來的此又熟之之病夫兵乃千變萬化的勾當假如只是操演你可不聽金鼓不視旌旗自去成陣若遇廝殺時地方不是那舊教場敵人不是那舊裝搪隨機轉變只由將官三軍萬眾只由將官旗鼓指使要進則進要止則止要東就東要西就西你只依平日之熟却不專心愼念去看將軍旗鼓則將軍雖有萬人之勇也只了得自己一身事縱有旗鼓亦不中用將官臨期又不會飛來飛



去傳論你們又不會變化一個軍士前變一個將  
官跟教你們頃刻之間安危生死所係一人回顧  
萬眾生疑一隊不前全營失利要緊哉旗與鼓耳  
軍士眼不可別視惟旌旗是視耳不可亂聞惟金  
鼓是聞夫一軍之中刀能殺人鎗能截人砲能打  
人豈不利害古人只云祭旗只云擊鼓可見旗鼓  
乃三軍耳目大將之任也夫吳起臨陣左右進劍  
起曰一劍之任非將事大將之任在旗鼓宋韓世  
忠與金人戰將敗其妻奮鼓桴而不止世忠聞鼓  
亦奮而遂勝金人古人見妻播鼓不歇而戰不敢  
已今軍士能聽將令焉有不勝之理凡在練軍士  
務要留心聽看旗鼓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  
毋自遺伊戚慎之慎之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

卷十三

練

畫

登壇必究卷十四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威武說

王鳴鶴曰先正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上古之時  
所不廢也是故黃帝戰于涿鹿大禹徂征三苗成  
湯之布昭周文之赫怒興衰撥亂除暴安民何莫  
非威武之奮揚也哉顧書言德威惟畏易言神武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不殺此上世帝王所謂威武者不在輿圖之廣財  
賦之盛甲兵之彊而其志又非以富天下故兆民  
之允懷蠻夷之率服蓋有由已我 聖祖承元弊  
政大振威武肇恭隆之業文教覃敷訖于四海于  
茲二百餘年誠赫然遠軼三五矣近年北口東倭  
兇殘是肆不惟震隣之警而實切剝牀之灾至今  
國家竭力畢議虛殫歲月而卒不得要領此豈履  
盛之際所宜覩見者耶故輯威武以為 當宁獻



威武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程子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道而... 統衆之象也此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也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二

保愛而不傷者之則聚處而不散存以容之故無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易於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不致踰國有兵則民不敢犯然兵雖險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子曰人之須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比則必有所比此所以次師也... 陰之所聽命者也此以五爲主五君也以一陽而爲衆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此所以次師者言

雜卦曰比樂師憂

程子曰有比則樂動衆則憂... 余苞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動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 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備國安民烏可舍此而他哉

伐征不服也

程子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三

德成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成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

朱子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無不利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三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邱文莊曰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與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也如正人何在之上人其謙柔和順而下之人適負固不服桀驚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尊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於姑息夫之寬縱通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茂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其安天下諸侯仰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與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為建侯行師也又上行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服從也

朱子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邱文莊曰兵師之與所以為民也與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眾眾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失心於已

夫之象曰夫揚于王庭孚

言信之在號命眾有厲也中誠意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咸武

四

告自邑

私邑也

不利即戎

向武也 利有攸往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舍時俟時漸圖消之道也

小人衰後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聞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

向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誦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

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向壯武也

朱子曰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地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眾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

戒之之辭

所往也皆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子曰內慎而外嚴誠謹雖莫夜有兵夫亦可勿恤矣

不文莊曰先儒謂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與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

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橫道自若也則舍時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

義誅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眾心巾號令以兼眾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有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

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已強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無所憂矣

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咸武

五

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大快於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

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於夫之卦而丁甯深切如此其為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萃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眾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

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子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眾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獲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

風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時戒

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廢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



以事四夷又豈或不虞之義乎  
邱文莊曰民生於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  
崇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爲多也  
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際盡其流  
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也譬之民焉當  
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  
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借身  
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  
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於是起而相爭相奪而  
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爲之制既  
爲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爲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  
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  
出於民農所以別於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  
耜持耰耨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探甲冑者則謂之  
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  
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於治安而不知戒也蓋  
事久則必弊弊除其舊則新之則宿弊爲之一新人  
聚則必散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向東夫然

登壇必究 卷四 威武

六

則事之可虞皆不足虞矣竊惟我 聖祖承元  
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內  
而畿甸外而邊方設及衛所每衛伍所每所千軍  
錯時郡邑之中以爲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  
聚而後戒其不虞也 聖祖思慮豫防之心遠  
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國初幾於倍蓰而  
兵戎之限反不及什二三焉豈大易因萃象以除  
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  
敕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衛所軍士隊伍并見  
在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後  
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 祖宗之舊其道何難  
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新之  
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於國必無損於民  
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爲 國家  
計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叔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

朱子曰聖人之德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  
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邱文莊曰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  
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  
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極陰陽  
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  
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於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  
之既往也欽其明照之用而包涵之於幽微陰密  
之地用是而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  
厚而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  
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  
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  
仁心而運神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爲殺

登壇必究 卷四 威武

七

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前  
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然乎蕩蕩  
乎與帝堯之德  
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  
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  
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邱文莊曰益黃堯之德不能日德而且日帝德廣  
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  
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  
知其爲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  
爲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爲文思而光于四表而  
其武所以爲神  
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 聖武伐虐以寬兆民



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伐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豈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

遇

苞有三葉

旁生萌葉謂韋顧昆吾也

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皆桀之黨

朱子曰武王湯也伐桀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受命截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葉皆不能遂其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八

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後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邱文莊曰先儒謂載旆秉鉞不取不虞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桀不仁而曾度數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

疾

彼殷武奮發荆楚桀

肩

入其阻

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子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雖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罪盡平其地使載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數李樛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殺往往為患高宗所以伐之朱子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

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邱文莊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為湯孫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

設為天命

無然可

道之極

此畔

無然歆動也羨慕

誕先登于岸

密須氏姑

不恭敬距大邦

侵阮

名徂

往

共

密須氏姑

不恭敬距大邦

侵阮

名徂

往

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周以按

徂旅

密須氏姑

以篤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九

于周祜也

以對

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子曰人心有所辭援有所欲美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清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加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其則赫怒整兵而往過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辭援欲美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王安石曰所以辭援欲美不得其辭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邱文莊曰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辭援欲美是怒而得其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心中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倚倚無所乖展乃今天下人皆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



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已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也于子孫焉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懷眷念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同爾兄弟與國以爾鈞

援鈞梯與爾臨臨車衝以伐崇國城

司馬遷曰崇侯虎諸西伯於紂紂西伯於美里其後紂西伯賜之弓矢欽欽得專征伐曰諸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朱子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十

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勳而非我

嚴毅曰崇侯諸文王而文王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

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崇墉言言高大執訊連連屬

狀攸馘謂耳安安不輕是類祭上是禡祭始造是致

至使附是附使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強盛崇墉強盛乞

乞強壯是伐是肆殺兵是絕是忽滅四方以無拂兵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四

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殺兵以

滅之而四方無不服也夫始攻之緩戰之餘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得以致附而亡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下不可以附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即文莊曰先儒謂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

師詩人於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功徐戰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

意朱子所以釋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發語駿大有有聲通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文王烝哉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十一

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而作邑也朱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

推本之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

乎其克君也哉邱文莊曰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

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遠求天下安寧而觀其

而底于成耳蓋以既為人君自當奉天道以安民

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

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非廣地以得報

也蓋吾為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矢陳于牧

野維予侯維與與上帝臨女無貳疑爾指武心







曲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徵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  
臨位官員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准其有禮是以  
行威嚴而其法行

邱文莊曰先儒謂威則人不致犯嚴則人不致違  
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  
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高以威  
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  
謂威者矯兀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計滑之亂也凡兵彘罪致討  
曰伐潘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釋其城邑曰  
圍造其國都曰入徒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  
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  
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  
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西

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  
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邱文莊曰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  
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與兵此其  
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  
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  
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  
稱有不一如此者與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  
大小遠近強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  
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萬全之効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  
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  
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  
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請鄰更師以出

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兼也文以

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  
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邱文莊曰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  
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况天下  
之大  
者也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其之變也楚子若  
以大義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圭

君之罪而在官在官者威無赦焉殺其身誅其官  
室謀於蔡衆置若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  
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  
而又挾欺變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  
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或豈商  
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  
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庚而名之  
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疆或幸其  
弱不以大義與師至用詭謀詐力微幸勝之若是  
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豈語者可  
以為世之人誅君亂  
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與陣 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寧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何師之為師衆素養不須糧軍列陳上兵伐謀何



邴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  
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  
受命義存君威雖沒猶存也  
邱文莊曰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  
國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川之  
於師旅雖用師旅之限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  
之法而不於於戰鬪戰鬪有其備運敵可以不死  
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死矣卒不  
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  
援古人之事以資之予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七

邱文莊曰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  
大夫奉許叔叔君子謂其得後叙討罪存亡繼絕之  
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  
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  
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國不徵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

宜乎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限高明徵其辭以審曲  
直不宜輕爾

邱文莊曰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與師以伐人者皆  
見他人有不是處耳反求諸己吾之所行者亦有

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  
理而已矣邴是為是邴是為非如此是惟不動眾  
動則合天道是惟不  
伐人伐乃奉天伐

桓公十一年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

邱文莊曰所謂和者即孟  
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問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七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

邱文莊曰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  
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皆不  
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  
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



伏必其繼亂漢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  
古獨人之開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違謀是滿天下  
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  
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  
不亦可鄙  
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言其日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事謂禮也樂  
以和親樂和為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六

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  
以戰

邱文莊曰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  
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始內省德乎  
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  
壘而崇自服

邱文莊曰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  
師以伐人者盍始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

自有關方當修省之不限幸人  
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收績公傷股門官  
穢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  
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  
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  
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  
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  
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  
欺於後世者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九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猶是戰  
者之誤評官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遠甚天哉或  
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  
致敗亦非也彼既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  
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  
所不服也彼既不能服矣豈能承矣亦何所不至我  
題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速其擒耳吾恐帝王之  
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善師曰珍穢適警曰取彼  
而巳率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  
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殺敵者  
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一城也

邱文莊曰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  
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  
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  
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  
人者當歸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  
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  
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邱文莊曰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  
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  
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即荀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也勞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謂動兵不後未為隨武子曰善會開用師觀費  
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

登壇必究 卷十四 賦武

三

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親鄰而動更說無難之事德刑政  
事典禮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  
御任後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  
邱文莊曰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既說楚不易六事  
以充之然是六者德蓋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威  
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  
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  
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

謂楚盡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  
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戡兵一德保大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眾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為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違民欲猶多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眾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登壇必究 卷十四 賦武

三

邱文莊曰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禁蓋古語  
也使凡天下之與兵動眾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  
下之人惟恐上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  
旱之得  
雲霓也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膺  
戎有受脤

邱文莊曰祀所以交神明戎所  
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對曰德刑詳與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

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也戶麗也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誠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而外絕甚好謂不濟齊盟

謂不而食話言謂不姦時以動謂不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也至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大名云戰之

器也以自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邱文莊曰春秋之時上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

者猶知以禮義為言後世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三

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邱文莊曰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子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

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嘗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成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

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與小國

小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

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

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

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

可去哉古人設兵其末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

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弔民後罪以兵

威而與紂桀身執國亡以兵威而廢善明君善於

用兵則以之而與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所以然者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三

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成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邱文莊曰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者天有五材而

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

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

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葬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 在莊十三年 齊渠邱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 衛蒲戚實

出獻公 在襄四年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邱文莊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性者有首令股肱以至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五

於指指毛豚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畜養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當國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官室不觀 臺榭也 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不尙細靡 在國天有苗厲親巡其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 曠也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翫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

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邱文莊曰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修所為者以古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強兵之要孰有先於修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五

邱文莊曰景伯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繫絕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之下又有爭鬪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 明也

德不觀 示也 兵夫兵戢 聚也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 翫也

則無震 懼也 先王之於民也茂 勉也 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也 大其財求 不降 不降也 而利其器 兵甲用 未 未也 邦 邦也 明利害之鄉

也 方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



以致戎也兵也于商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也痛也

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意有以自責

不祀則修言言號有不亨則修文與有不貢則修名名號

職責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序成謂之五者而有不至

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

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亨征之且觀

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登壇必究卷十四 威武

王襄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觀見文不可匿也觀武無列匿文不

昭

胡安國曰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費序成而不至

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邱文莊曰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觀者必

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亦惟增修

其德而已不動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

文不可觀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獨有志

於設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氏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

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也魯不知國

之所以為國實賴夫天叙天秩者以維持之也魯

國者其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

尊君親上其強孰甚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

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

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閒則推而達之必有不

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

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

萊人而齊侯濫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

人比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真未學未

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講耳

邱文莊曰文武非二道蓋之費堯曰乃武乃文孔

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

未學蓋以嚴國之世相向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

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况其所講武者以禮

而講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

蓋不待學亦不必學也

登壇必究卷十四 威武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子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

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

以己音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

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

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任行而莫顧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

九儀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

敢干也則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



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詎無事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威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其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美

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子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據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刃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捷之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於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無救於秦之亡向是觀之堅甲利兵豈可以張國威於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於整其旅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美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子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理義所發詩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勇也書則書秦誓之篇也亦武王之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



下  
張氏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  
血氣之怒不可有聖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  
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邱文莊曰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  
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為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  
怒也則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祖其  
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  
安商辛橫於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  
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惟恐吾君之  
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隨湯帝之渡海  
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符太初之  
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  
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  
世人君尙知  
所鑒戒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手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  
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  
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  
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曰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言何爲不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動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待我后君後來其蘇

復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救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手

繫縛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培地而燕而增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倪見止

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向可及止其

未發而也

朱子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

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

而爲政于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似湯之征葛則

燕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  
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  
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行天命爲之天吏與存  
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邱文莊曰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  
擅與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  
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况燕之與齊地曠德  
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  
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  
微弱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  
爲之救正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爲亂者  
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後即當如孟子所言速  
出令而反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  
之作亂者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者舊別立君而去  
其於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爲鄰國  
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與滅繼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三

絕之心誅爾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  
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之國取之則是蹊田而  
奪之牛齊王殺其父母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則是滅絕其國矣安能遂止諸侯之兵哉  
此孟子爲齊人畫其區處取燕之  
策可以爲後世用兵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外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  
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  
也池非不深也兵革也非不堅利也米粟也非不多  
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  
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子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  
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雖十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  
爲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拭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理則人心悅  
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然夫多助之  
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其道則遠拂  
人心心之所聯雖親亦疎也不亦孤  
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  
邱文莊曰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皆萬世用  
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三

地不如人用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  
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先以得民  
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則地利  
之險有人以爲之守天時之善有人以爲之乘先  
王之守國家得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則固以得道  
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也夫用兵  
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  
者又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在乎平日省刑罰薄  
稅斂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使其民其  
此則無敵於天下而爲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固而  
天時未順亦足以自守矣  
况又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爭也

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以著  
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



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春也

朱子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善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朱子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未正己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無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能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

即文莊曰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戕殺善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凶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能以兵強焉則所以作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胡兵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善

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荆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兵雖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戾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則兵斯之謂善非用之以取強於天下也則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不不得已焉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伐於過壯而老矣蓋兵直為壯曲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樂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邱文莊曰佳之為言美也兵者內事而以之為佳美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亦或有以為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為惟以道德為樂不以兵戎為佳豈肯處其身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為樂哉後世人主如有用兵為佳殺人為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以深哉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邱文莊曰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美

為詐術竊以為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伏非所謂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

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邱文莊曰為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戰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己怒也以怒為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為善勝也用人而為之下不以己長勝物不以己有凌物則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敵幾喪存實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邱文莊曰老氏所謂用兵行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為主而為客我之進也故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皆以不爭為德也然爭固不可輕敵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禍輕敵為最大輕敵而忍之不以為哀而反以為喜則吾所以為國之寶幾何而不為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也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為喜恒成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其至失誤以喪吾所持之寶也則寶常為我所有矣寶者何國寶於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以兵為佳者兵不以矣為佳而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則必不致於敗而喪吾之所寶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老

者矣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

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

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邱文莊曰國之強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是故上隆禮則兵強矣下愛民則兵強矣已諾必信則兵強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強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本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強弱可知也

觀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

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惚悠閑悠閑遠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堯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賈賈租租露露謂上者也君臣之間滑亂也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撓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邱文莊曰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行詐施之於其敵豈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器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堯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遽興遽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王子威父威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詰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如世儒開於大較法不權輕重猥云

邱文莊曰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設輕舉所以為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為王道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可比又豈與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德化不常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工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百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心不息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聖

邱文莊曰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僇首推原兵成之始而及春秋戰國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緩和通使使民氣敦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關於大較不權輕重輕重之一字哉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邱文莊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爲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廷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邱文莊曰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計以謀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威武

聖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邱文莊曰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爲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爲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歟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於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於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安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



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令號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邱文莊曰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為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咸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也內修外攘百事且舉武豈有不長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城武

聖

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乃若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晏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

譬若木之有木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邱文莊曰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謂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而所以清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事焉然武之為用不以用之為功而以不用為大故武之為文以止戈為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過禍亂於將萌奮衛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為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曰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直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絕于請却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患無矣內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登壇必究

卷十四 城武

聖



輯懷遠說

王鳴鶴曰夫蠻夷散處要荒其性殊異非禮教威武可以化誨讐伏者也舞干羽而有苗格興禮樂而越裳貢在淳龐之世固誠有之而今之時何時哉夷性黠詐變態百端即欲結之以恩以示羈縻而彼且縱恣無忌若驕子之恃慈父母然西南諸夷未暇枚舉乃最黠者在北口每以貢市為名其志實利我財貨至今中國歲輦金帛以事之欲方飽而盟輒渝往事可鑒也其次海夷狡焉啓疆竊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器

窺中夏

朝廷錫封典以彰國恩而捍然不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然則欲紓東北之憂者將安所以懷之哉夫懷之不寧威之不靖必欲舉虞周之事律之其勢亡由也唯是擇將吏修紀律固封疆守要害壘軍營遠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是則目前之急務而遠人之至不至奚慮焉

懷遠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遠能而之習暹厚惇也德元允仁而厚難也拒絕任人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子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威算以壓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內則主聽眩主聘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邱文莊曰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為治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修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畢

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修食之不足君子不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修矣內治之不修而徒外夷之擾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夷狄以自治為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入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之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邱文莊曰上文所謂懲戒無虞罔失法度則遠於遠罔濡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長謀勿威百志惟照罔遠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囑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敬戒於官箴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為之傳聞是故自古鎮服夷狄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差戎而在於臣忠內政既修外患自然不作華風既盛夷心自然歸仰雖以紉大聖人



而伯益時以愈荒為戒良以一人既為荒之失則  
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善治而在乎  
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  
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  
人主不及帝舜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敢  
輒則一言或片又從而懲諫之其臣可謂不忠矣  
而其君亦  
豈智者哉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之言曰俞班也師振也旅帝乃誕也敷文德

命德也舞于也羽于兩階也七旬有苗格也

未子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月苗民猶不  
聽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吳

威服散黃在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成通之  
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謙益  
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

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施其威武專向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

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  
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樸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  
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感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常不煩兵而自服也  
邱文亦曰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則必得大國實禮之益不然負其強固侮慢自

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于戈所損多矣  
大國若能包含得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實

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  
不堪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即

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  
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上下各得其  
所而兵戈  
不與矣

旅葵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

厥葵 大高 太保 召公 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方土所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  
廣被九州之外蠻夷咸來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日

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  
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亦文莊曰德而謂之慎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  
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蓋人心虛

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  
德昏而不謹則雖官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吳

以致其怨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眾或有以澤其  
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

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  
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如而用功大學

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雝懷我

好音 覺悟 彼淮夷來獻其琛也元也龜尺二象齒

大賂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雝甘肅鳴鵲萃響是知鵲食桑

擊則共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鵲鳴來食之歸我好  
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即文莊曰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  
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

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



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後盡然其頭者亦將揚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邱文莊曰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聖

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爾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穆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准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幸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讓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舉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也頓危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十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邱文莊曰穆王征犬戎無故與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白狼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聖

朱子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

邱文莊曰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禹貢浚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修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時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官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口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



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

卷十四 懷遠

手

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啓中興之運韓斯民之塗炭親征而臨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乎安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行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醜露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羣國漢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貽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北伐詔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邱文莊曰光武此詔且引黃石公數語使諸將自是莫敢復言兵事誠皆藥石之格言無問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尙其鑒諸

輯京輔郡國兵制說

王鳴鶴曰京輔郡國之兵制自秦漢以來載于篇中最詳內以尊王室外以示威嚴法制未嘗不盡善而代有變更尋亦弊壞或致尾大不掉之患或貽坐耗廩食之憂此歷朝之敝畫俱明驗也國初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若其置焉無非壯 國家之勢為萬世慮至遠也承平既久游惰是安尺籍具存而隊伍日耗在京輔者祇以給工役在郡國者祇以供兌運遇有寇警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郡國

至

反籍民以衛之召募有直調發有齎官有不賞之費而兵則無事而食無惑乎兵日弱而民日困也所謂實部伍精訓練去徭役征科以復 祖宗之舊勵衛所之兵似未可以為迂而忽之也哉



京輔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

面皆五百里也  
邱文莊曰傳謂王城之外四

漢制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車萬乘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聖

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

餘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

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千夫率三

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為十乘而餘率七家賦

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

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

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十乘率七

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徒選

而征之十年而後一稱比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

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志

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

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入甲或遣

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

邱文莊曰古者出兵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

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而為士卒旅軍師者即其

居而為北閭黨旅州鄉者也征服千里之間其所

賦之兵而所用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輸內足

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

若后世命軍於遠方則人不上著而易于消耗列  
軍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後世有志於  
三代之盛世根本安國家以為下  
萬世不拔之基者向有考於斯

漢百官表忠尉奏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祗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謂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謂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

漢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甚通民情

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

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聖

上扶威以衛王官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

無外顧之心乎我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

卒其慮深

百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祗曰北軍番土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謂之郡國

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夫中尉乃天子北軍

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

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師京

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

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

事郡尉掌位守與武職在王國則相北郡守中尉

北郡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夫京師京國

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重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

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

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

適士劾乏軍與連駭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



上北軍而屬中尉也  
邱文莊曰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上南  
軍都尉  
者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  
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制將副各一人  
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發十二軍改驃騎曰  
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  
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  
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書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  
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  
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  
士以二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五十  
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  
布槽鋪鏝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  
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朔  
祿橫刀繡石大觶毡帽毡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  
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

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  
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  
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助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  
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常給馬者  
官予其直市之

林羽曰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  
長屯長屯變而為征而為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  
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  
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兵內兵三變之由也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書

邱文莊曰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為近然  
一代有一代之制 祖宗所行者子孫不可輕改  
要必不違時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文不失古  
人之意然後議之者無罪而行之者可久而無弊  
也仰惟 國家建國于燕兵強馬健之地誠不棄  
其言則社稷所謂天下之大命者端在於此矣况  
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變而吾之為此乃於百年  
之後始創行之而凡其平日軍衛之屯守有司之  
管領一切如舊而於其間或去徭役征科乃民心  
之所願欲者也惟出神審察立萬年不叛之基者  
未心不  
在茲焉

宋徽宗時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賴昌為南輔以襄  
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  
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為額



鄭文莊曰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建都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用雖不名等而儼然有落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偏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五

有待也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邊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牖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

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過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

登壇必究

卷十四 京輔

五

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郡國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邱文莊曰封建以前之制即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濕雨也城池邑居

園囿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百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堯

邱文莊曰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邱文莊曰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漢唐宋郡國

雖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為都指

揮使司以統之焉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

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漢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材

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則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使北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邱文莊曰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衛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同符漢世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堯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邱文莊曰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諸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為方鎮

邱文莊曰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豈有是哉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於外屯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自又其甚也至無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滅噫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威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卒

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

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

邱文莊曰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難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諸指揮使副諸指揮使都虞候馬

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

使副兵馬使都頭副使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

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

但有半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傳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成他郡不但以遠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連年

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生食於木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二司禁旅就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州占被之命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于是軍禁旅無就親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成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慮人狃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中發渭州平源瀋源一縣民治城濠因立為保毀軍弓箭手分鎮成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

屬代

陳傳良曰此所為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或平五年始置善升為禁軍其後寢有黠差之令韓琦為相制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卒

要之皆以制亂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其不可復也

邱文莊曰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闕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制遇有缺伍衛所差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

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遺之人得不償失于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嘗考歷代之制

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未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

陳傳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成他郡不但以遠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連年



一時而隨事制宜誰我 聖祖則對開古今立  
為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置為軍  
伍也內地多是抽丁墾集邊方多是有罪請戍歲  
月既久多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  
行折戶或私自分拆彼此相隱上下相隱送至簿  
卷雖清揆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  
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今宜通行  
清理凡天下郡司衙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干  
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在若干不問  
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京軍緣由仍行戶部  
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  
縣軍戶若干見在克當者若干按無名籍者若干  
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  
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 開會文武  
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患不為民害  
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  
如此則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奎

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為之  
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  
夫今而不為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  
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其將廢墮無及  
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之  
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為具臣者不為  
遠慮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于後人蓋以  
官非世有故也若夫 聖明之主承 列聖  
之鴻業以傳之萬世萬世焉可不為之遠慮哉唐  
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彼淮蔡之士守一州  
耳固不可無斷然此不不之基萬京之廣億萬年  
之久其所以於當守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斷者又  
當何 如哉

仁宗時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為兵者不唯鋒刃  
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

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  
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  
者亦悼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  
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  
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曰強壯弓  
手各在郡縣未及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  
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  
乏備不因帑廩之積當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  
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奎

邱文莊曰民之不願為兵誠有如方平所言者而  
今世北方之人習有樂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  
補伍有如秦市然今天下衛所兵伍已失大半必  
欲如立國之初倉民為軍必致生變苟因循不已  
則日甚一日則恐所失焉不止大半而已也此年  
以來遇有警急倉猝民丁臨助官軍守備其鄉邑  
已有成規民之耳目既已慣熟是亦備禦一良法  
也今後無事之時不須點集倘遇荒歉災變必不  
得已然後起集必須依舊以民壯為名名之以民  
則民心不疑不許巧立名稱另外差役遠方調發  
稍稱無事既便休息決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  
科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風憲犯賊之罪合于  
上司及分巡官不為 覺察之罪亦如之

真宗時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為弓弩手者請  
給以間田蠲其徭役有儆僉以為正兵而官無資糧



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邱文莊曰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住州產必有承而授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死有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按察歸官有贖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設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割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為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審

束于列郡遺其大用止以為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等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于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如抱真者統馭制其

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邱文莊曰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分置青萊菑徐沂密淮揚七州

邱文莊曰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謹載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條下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奎

哲宗時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陳傳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邱文莊曰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約束而為之法也竊准司馬光于英宗時言太



祖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 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開寶也而後之內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備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於弱警急無以爲用考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絕之無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廢弛警則人之身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憊病雖未至於革而其勢則駸駸將至矣此正居去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時察民之情隨時之宜以緝我 國家垂長之非端有待於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預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爲難竊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於郡國之守之下既畧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璋以下數事以爲明時告其中或有宜於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有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癸

所補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徧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表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漢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併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遂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

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邱文莊曰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隅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

登壇必究

卷十四 郡國

癸

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邱文莊曰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卷十五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征討說

王鳴鶴曰夫夷狄之為中國患匪獨輒近世為然也獫狁匪茹整居焦獲爾蠻荆大邦為讐蓋自三代之時且猶不可以化誨馴服之矣故北伐有吉甫南征有方叔以匡王國而壯厥猷此周宣所以稱中興之盛王而安內攘外其功甚偉千百世下有遐思焉我高皇奮起淮甸掃除腥膻文

登壇必究卷十五

一

皇纘服燕都大肆撻伐聖武神功即六月采芑難以揚厲其盛而今之時何時也口騎之憑陵與鯨波之振撼東北且兩病已明天子赫怒于密勿賢公卿指蹤於萬里征討之權震耀一時而卒未能得志于小醜者曷故哉夫天下不患無將不患無兵所患任將練兵未得其道耳苟得其道而武夫非干城烏合非手足者無之也故君不知將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法有明戒而奈之何賢賢然瞋目扼腕徒悔己事之失奚益耶

征討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後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教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勝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德之甚

朱子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不可輕動之意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登壇必究卷十五

二

有道不至于罷敵中國師雖連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吊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邱文莊曰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



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賊我生靈以故與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其所以爲帝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

戎車既飭也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子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衰入世而撥狃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甫帥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三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與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獵狃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

日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邱文莊曰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使中國臣子背若父昔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

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爲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獵狃內侵

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可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臣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獲夷狄

固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獵狃匪茹也整居焦名獲名侵鎬名及

方朔至于涇陽言其深

鮮明元戎車十乘以先啓行言發程

朱子曰言獵狃不自量度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

邱文莊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爲壯

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與六月之師因獵狃

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

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旌旗鮮明兵甲犀

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四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而前也如軒而後也四牡

既估壯健既估且閑薄伐獵狃至于太原名地

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邱文莊曰漢書嚴光曰宣帝時獵狃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蠹之蝨驅之

而已朱子解薄伐獵狃至于太原以爲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之服

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爲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

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菜于彼

新田二歲曰于此畝畝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也干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順序

路車有夷

赤簟第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鈞膺馬婁領有鈞而在儻也

也朱子曰方叔先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周于此蓄飲矣方叔遊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盛也如霆疾雷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登壇必究** 卷五 征討 五

朱子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魯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邱文莊曰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為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黃帝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詩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迨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

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安

匪安

匪安

匪安

匪安

匪安

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朱子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

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韓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通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邱文莊曰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登壇必究** 卷五 征討 六

至于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上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與師以遇絕

亂畧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邱文莊曰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此真老將請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籌制干

老將請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籌制干

老將請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籌制干



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  
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  
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七

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邱文莊曰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此有國者取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根分  
兵並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  
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  
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  
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

據前險守後陁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  
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聞昧之過先行先零  
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  
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邱文莊曰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  
有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开特劫畧耳劫畧夷  
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开也未嘗加兵於叛逆  
之先零而先加兵於聞昧之罕开雖能制其命不  
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為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真可以為萬世  
帝王以全取  
勝之法也

宣帝時拜許延壽為疆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八

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痲瘡寒瘡宜有利哉今詔武  
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  
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开欲為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九

邱文莊曰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國之格言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置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熱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十

於寄託遠逐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邱文莊曰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爲主毋使倖於一戰以中賊之計張賊之慮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不苟進非在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不可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  
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  
謀問等策焉

張其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  
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  
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逢度顯馳至金城圖上方  
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  
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  
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  
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  
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闕外之寄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而為國家根本之處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  
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  
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審拔  
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為相必將為國家圖同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  
姓為那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數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  
事探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  
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控劍窮討殊鬪貪前利而不  
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畧此勇將也以律而出  
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  
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  
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  
也勇將能效搏折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  
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克  
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日擊  
虜以珍賊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

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  
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及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  
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兵以取僥倖功名  
者豈不相萬萬耶

邱文莊曰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  
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  
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  
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  
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車資  
有限而饑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  
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  
之衆以衆而勝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  
其於寇賊夷狄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  
所嚮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  
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聚者重故其  
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自世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遲遲為將之罪  
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  
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  
兵以同以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之將用兵取勝  
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其謂漢將當以趙  
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雖謂古今論帝王  
之師者一充國而已哉  
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  
臣曷嘗不運策籌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  
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  
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  
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



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與變強弱相反

邱文莊曰班固謂漢之諸臣論取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驕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夷狄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自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取遠之術歟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三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居 狄人逐水 草而居 貴貨易也 輕土士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邱文莊曰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也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邱文莊曰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也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南

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廢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邱文莊曰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秦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婚姻決華夷之防廢



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取或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為取戎上策夫以闔門窮寇之姿為腥膻犬羊之亂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劉敬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主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同與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作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于符讖託于惟諛欲以警厭羣眾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邱文莊曰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陀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况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得一旦而聞之甯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

登壇必究

卷十五

末

帝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慢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邱文莊曰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依金帛買住了虜人分明是遺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



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夫  
富國說契丹以歲幣亦此意雖然金帛出于民  
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贖虜金帛  
有時而竭虜人貪婪心無已時一旦無以贖其求  
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己此  
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時匈奴求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  
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  
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  
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  
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邱文莊曰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  
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  
登壇必究卷五 征討 七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會我我也而與兵華之  
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  
在我不可乎方其飲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  
也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  
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國之以成寡鵠不  
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  
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  
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  
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  
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邱文莊曰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  
有彼矣無彼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  
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  
也准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  
之仁義所以為可貴而異于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

登壇必究卷五 征討 六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  
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  
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其聘貢  
之質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  
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  
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



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矣

邱文莊曰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時北匈奴遣使貢馬及求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登壇必究

卷五

九

斯皆外示富疆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器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邱文莊曰孔子言不道詐不信抑亦先覺之爲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爲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僑倨遠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遂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何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登壇必究

卷五

十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欽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綏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

一第 260 升 貴 參 日 在 八 十 五 五



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始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邱文莊曰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始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畧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三

矣然卒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向鑒之哉魏毋邱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儉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邱文莊曰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

登壇必究 卷一五

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啟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利假上旨以許予教虜人以請求啟其所未知達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啟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於利害苟遠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為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虜而必使之中夏之人

唐太宗時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成事下尚書省集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三

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



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章阜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遣將吏對臣無不隕涕番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冤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書

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夾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遺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謂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當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如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諸人所以要孔子者不

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妻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轉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即文莊曰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是非也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容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遑變變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于其人則虜怨吾思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為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書

其于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太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聖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



為權宜選將屬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邱文莊曰仲淹所謂隆慶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  
將屬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  
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  
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  
以守可以相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  
也蓋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  
之中有和和戰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送  
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  
制敵在戎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  
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  
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廢兵為戰以置地為守

登壇必究 卷十五 征討

美

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隨氏之戰守乃朱梁  
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  
和之三者者古今制取夷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  
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  
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我求未不已然後量彼已  
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  
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  
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  
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  
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  
隨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以和可以無  
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  
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輯軍行說

王鳴鶴曰新陣下營諸法并各規略所款列于後  
者皆大司馬許公倫所撰著公當

世廟時負將相材坐策北虜折衝尊俎之間勛庸懋  
顯時稱為文武吉甫云故載之簡編者鑿鑿有定  
據大抵步騎隊伍奇正闔闢變化縱橫不出魚麗  
六花偏廂鹿角等法而其要先于定制制先定則  
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如篇中所載幾于制矣  
且讀之顯明易曉三軍之中令有識者章解句析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美

可不煩問辨而了然心目之間此係兵法所未載  
故特表之至於禁誼度險以下諸篇出武經總要  
人所習視均為軍行要法乃彙輯以便省覽毋徒  
曰兵家常談也哉



破虜新陣大畧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  
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雜役戰  
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用步卒一千八  
百人二術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以四十  
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士九百人一術爲奇也  
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眾志也四哨各設拒馬  
鎗卽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驟駛以隨制奔  
衝絕技也每隊用三拒馬計每哨共用三十也一拒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毛

馬卒凡十五人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  
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  
馬後卽以開鎗施放絕便利也凡戰敵至七八十步  
內神機先發五人遞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  
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遠近應接不  
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旣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  
勢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機制變其出  
無窮皆籍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其餘三百人設墻  
馬五十以司規報馱騾一百以握神機諸品及諸雜

差以備營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三千餘人  
而成也

下急營法

將士無事散處忽傳警息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各邊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虜  
便倉皇失措棄馬離次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百不  
用一故今止教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遇賊  
卽戰頗爲簡便凡下操日官軍擺列主將進營掌旗  
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時初  
中軍掌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放砲一聲中軍官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毛

旗卽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  
再放砲一聲中軍黃號旗不動發出青白紅黑號旗  
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  
是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卽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  
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其中軍四部門角巡  
視隊旗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  
在各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角旗各離門旗  
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步  
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則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



離門旗左右走三十步住立各隊旗亦照每隊一十五步以次擺立以上共放砲三次分布旗幟營盤定矣次中軍吹唢囉各軍散處者執軍器騎馬起身次吹長聲喇叭發鼓各軍并拒馬馱驟急走各尋認本哨旗號赴各隊旗下擺立如係四哨步軍將火器手弓箭手鎗刀手各攜一半擺前一層此時拒馬未安定如此擺定縱有賊來即可拒戰餘者在後其安拒馬如係中軍原無拒馬止是照隊旗站定將一應旗鼓人等擺列有序俱聽中軍喇咧響四哨各步軍退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无

回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同中軍而營定矣安營既定塘馬從北以次展旗傳到北面哨官即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即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遶營分付說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隄備不許喧嘩各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營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營稟畢備細中軍即放砲二箇起火二枝又遣令旗四面遶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功者賞退縮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

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鑼一齊俱響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敵俱發至十步內領哨官擊鑼邊響當賊各隊俱擊鑼邊於是各軍齊叫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棍前後齊起奔賊搏戰賊敗走喇咧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或弓箭斬馬刀鎗鈎等隊策應接戰候各步軍擊賊敗走中軍放砲發鼓即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散得勝九聲喇咧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寺

響收軍喇咧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駐隊報功畢中軍吹唢囉動身吹喇叭攢隊吹喇咧旋隊各順序回各地方

下行營法

軍行在途忽遇聲息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股行左前哨右左哨中軍居中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塘馬一層九里三層以次加多益善每人給快馬各持方色旗一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行如先一層塘馬驟見賊即展旗高執次層望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



前遣馬軍前陣以待今所謂堵頭馬也次照前下  
急營法下營畢將馬軍掣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  
營口報知賊緩急多寡如前法戰守

拒馬鎗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勢險  
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倫  
被衝即窘矣用車難於履險為壘難於猝辦拒馬者  
携壘以行而兼車之用者也且長兵衛短於內短兵  
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三

問不用弩何也曰在古長兵誠莫利於弩自神機之  
技出猛烈便利蓋十倍焉故自 成祖以來弩遂廢  
矣近日神機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  
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毒火諸品又出神鎗之上  
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  
曷能敵哉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  
相迭出土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

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  
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  
陣前拒敵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即站定向北右  
哨擺列向西中軍叫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  
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間騎步相兼車  
輛間列擺為八陣營圖營定巡綽官令戒喧嘩柳鈴  
不絕大凡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即合為  
三軍用角法以置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練子行  
兵止用左右中三軍蓋兵張百翼主握零奇應變無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三

窮儻敵分兵攻戰我兵隨首足齊發急分五兵應援  
不可拘泥迭出今從俗名三迭陣教之特自吳璘疊  
陣法稍通變之耳

方陣圖說

八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  
化不窮按常陳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  
有立陳有坐陳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  
隅落鈞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  
相兼方圓互倚即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犁然具備



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  
十五人輜重一車持車二十五人二車百人不得紊  
亂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  
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  
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鎗  
卽用戰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四  
正四隅俱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橫皆八長蛇八  
陣出耳考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爲確據載觀八陣  
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大將握奇爲中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畫

軍皆黃帝井田之制也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  
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謂數起  
於五而終於八非詭設物象者也信哉

四正四奇分門突陣剿捕虜寇圖說

正門出正敵人知備奇門出奇敵人莫測正門時闌  
時關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陣步不移  
日實騎時突出曰虛虛以待實實以障虛故余謂許  
公方陣卽古之八陣乃常蛇陣也按兵科給事中鄭  
林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

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  
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  
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  
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  
者也今遼陽李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機括  
營車擺用不敷隨製鐵尖木蒺藜行馬補其空缺令  
步卒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胡騎衝突似覺得力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畫

軍行 此皆兵法所未載者故表而出之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  
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  
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於軍裝  
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擡立第三盪喇叭響啓行各  
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  
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  
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



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五十步如遇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為一路不許攙越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斷隔違者治以軍法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塹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傳開掌旗官失於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誤事者依律處斬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三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縱軍離陣驚駭人民強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如有違犯定依軍法處治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兵在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即宜擇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草木叢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即回報主將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三

挨次整隊而行

一前哨軍遇賊即於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即係臨陣先退依律處斬

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無船筏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上繫定先令乘覺十數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方令各隊將旗槍刀每十條為一束或於近便處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環穿



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捧曳過水  
或用大甕絞作罌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饋草於  
內令實繫作木筏渡人尤妙俱要挨次而行不許  
攙越

安營

一 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居山占其  
高陽居水占其上流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  
陽背陰兵法所謂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居山之左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美

備山之右居山之右備山之左居山之陽備山之  
陰居山之陰備山之陽不居無障塞謂四通八達  
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  
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無水及死水恐  
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  
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居下濕恐  
人生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  
被兵圍生疾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  
高而無暴水秋不居溝澗深谷慮有洪潦兵法有

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  
之下謂之天獄低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  
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  
川谷之口乏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鏃背四面平  
坦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社邱陵  
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  
此地皆不可安營安營皆隨地形而設寬平處即  
布方營半險半平處即布偃月營先計人數列營  
幾重配地多少隨其眾寡一人三步使隊間容隊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美

甯使剩隊不得少隊如有剩隊則均分四角或中  
軍以備急用  
一 軍行將欲止舍必先令遊兵於營四旁高阜處整  
隊駐劄就差乖覺四遠哨探一則以防敵兵一則  
以遏走遁及待營內卓幕以定各守信地訖看申  
軍發起火三枝則諸軍方許撤隊入營或有瞭見  
聲息隨即放砲候主將號令相機應敵  
一 營邊如無水者以地生蘆葦水草之處及地有蟻  
穴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取水及尋野獸踪跡去



路不遠有水如軍遇緊急備水隨行者須用羊皮  
渾脫盛之或大葫蘆亦可

一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  
傍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過塘

遠遠暗襲至第二塘以裏後無賊兵相繼者即與  
答號密切掩捕不許喧噪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兵四  
遠架梁見賊即便放砲使知迴避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為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堯

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或園林村曠

之中如夜有賊來犯我營壘者前項伏兵即從後

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警疑潰散

一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

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為營

戰則為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

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

環衛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

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伴為不知放賊

過塘遐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

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即舉四角烽墩照耀營

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齊

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

亂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

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銳弩火箭下瞰攻之

可以全勝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卑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

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

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眾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

伏林莽設為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

掠其眾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

預為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

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眾難



用當命刃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岩岸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爲谷戰譬如兩虎鬪於穴中猛者必勝

一我軍爲敵所圍斷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當以步兵居內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參居外前後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爲三部各部勇戰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倚角擡陣緩行慎勿驚亂

一與敵過於深林之內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騎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更息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聖

此謂林戰之法也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亂行可擊

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出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驚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驟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必佯爲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

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卽起而攻之

起營安營規度

凡行營須待大營旅燾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聖

盜驟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告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驟馱者卽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役官治以大罪

凡將下營未定之時須撥隊人不解甲馬不解鞍長圍架砲先定然後入營休息及嚴謹營不偷盜然後營自整也

大將軍破敵

正統己巳虜犯京城彰義門當虜衝有給事中山西平陽人徐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正被虜衝放



打人馬齏粉其勢即解徐公超擢為侍郎又大同總兵周尙文曾用戰車載大將軍砲待賊叢集來時放打傷賊衆因而解彌陀山困住官軍之圍今若用守城門自好若用戰車野戰上載大將軍數十車待急緊賊衆時用放打又豈不能如二公成功乎

神器莫過於佛郎機

各樣火器各色甚多然類皆裝藥纔放放了復裝藥又放未免遲滯且連放銃熱難為三四放必炸若佛郎機則子砲在外放了一箇又安在佛郎機空腹內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鑿

一箇再放連放四五子砲亦不熱所以為好只要各會放人隨身帶一小口袋內帶着安藥子銃五六箇接連放之又安架上隨手轉放皆便其聲震響所打無不破透若鳥嘴銃雖好安藥鉛子小亦遲即打着人不係致命處亦打不死也

火鎗莫便於夾耙銃

夾耙銃即快鎗一般但快鎗是一塊鐵打的一條鐵棍一般太重夾耙銃則上半截渾用鐵下半截扁扁一片鐵兩邊加木板夾住錠牢所以名為夾耙銃

口頭上再傍邊加上如尖刀相似一扁鎗若見賊放夾耙銃打了一時再裝藥不及賊卻早撞在面上則即作棍打賊亦可則即作鎗照賊扎將去亦可一物而三用焉況放時原用一鉛子若臨賊放時多添二三鉛子在內發去則散開多打着賊即如連珠砲一般即如兩眼銃一般即如三眼四眼銃一般

藥箭夜不收射賊馬

造藥之法山西陽曲縣陽溪諸里極為精製藥成先試淬針以之刺蛙一跳即死藥味不難即本土所生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鑿

烏頭婁離等物夜選乖覺有胆之人各藏牛角短弓竹杆小箭待處睡熟將馬拴住攢簇以藥淬箭臨到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亦古人夜解賊馬鞍之類也

電掃雷丸

其為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為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藥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丸及之處人馬擊傷此蓬窗日錄所載



一地網

古人結草尙可以絆敵馬罟穽猶能以陷獸則今邊  
牆外掘品字窰坑或內安鐵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以  
蓋使敵人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無人看  
守卽跌一二敵馬其餘皆可驚知便用他物踏知填  
塞復履如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過也凡用地  
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密遣眾挑掘成窰坑上覆以  
脆薄板片或以剗掘比馬蹄大柴品字羅列如網上  
或以舊布片蓋之猶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聖

來往近窰坑處擺陣以待相敵間少爲退回之狀則  
敵必前來捕趕不行想間必陷我品窰內卽急回以  
長鎗狻拘扎鈎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只徒設而無人  
善用之終亦不能濟事又或離安營處遠遠亦預先  
密設此地網卻用精兵往挑或先出數人記定地網  
有可往來之路還出地網外賊必來迎敵故意詐敗  
走回賊一時急趕來必陷地網之中仍用前法衆一  
擁鎗鈎馳擊之尤無不勝

一城堡懸樓可有十益

以上二件是山陰人楊經

懸樓體制高七尺闊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  
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卽不用人亦可此  
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  
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  
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卽雜以弓  
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  
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眾以齊攻此其益四也夾牆  
之內時寅滾虎圖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  
以近牆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聖

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  
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  
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  
聽卽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  
襲取之謀此其益八也又況支更鼓者亦在於樓雖  
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外  
視賊或潛靶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  
俱在於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舖或  
睡着隱藏賊或因雪上牆者殊矣此其益十也



禁誼 出武經總要

凡兵體尚靜惡誼靜則有序誼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為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即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即卧旗子當隊下即住候見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枝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傳聲

度險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舉

凡軍行入山林翳蒼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趨健三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把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為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遞傳填之立可渡○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趨健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關為軟

梯與眾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組人登之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壅遏自相蹂踐及為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為防守次第二隊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即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即軍伍相連緩行過渡依常引發仍置堦候遠望如前法

齋糧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舉

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斛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舊法米一石取無穀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



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粗布一尺以一升醃醋浸  
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麩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作曝乾以醋盡  
爲度每食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豉三升  
搗如膏加鹽五升搗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  
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米麩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食之五十人  
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如更急難諸  
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山行卽採松皮每十  
斤與米五合煮之食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每  
人將油麻半升如湯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枚乾  
脚口中亦可止渴○每人將葫蘆或竹筒皮槿可受  
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卽盛行○馬軍每人將乾酪與  
馬恐馬渴乏○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飯麩雜餅之  
類糜餅用糜末作麩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  
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  
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飯麩並  
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究

拆墩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  
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卽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  
冠微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晦迹惕人知覺  
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它物以迎知敵人之  
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  
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  
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敵未之伏俟凡此之類皆  
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  
能及矣若師行拆墩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  
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  
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幸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  
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語後  
第二第三部諸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  
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為一道其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為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即路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按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警急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幸

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并以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見煙火掩襲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即

舉烽遞報軍伺賊十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大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虜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燿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忽舉即報大總管某道煙火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保遣差人斥探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成其慮也商人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幸

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為戰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眾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眾庶謹聽予命今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沈於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尙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



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眾服勤王事毋干典刑  
此書之大意也主兵者隨時為納以警軍

### 定惑

夫萬眾之聚事變不一起為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眾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改令繕礪鋒甲勤誠誓眾以祇天誠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音揚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眾以安其心否

###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畫

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吉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也

###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次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

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眾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失利亡土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宋康定初制符契頒于沿邊諸部今附其法于後云符長五寸闊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為飾中分為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枝左一段右旁開四竅為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

###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畫

定於側向刻十千字為號○其第一符勘甲巳字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為合○第三符勘丙辛字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為合○第五符勘戊癸字為合○左符即全刻十千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巳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付逐道主將收掌

凡發兵馬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符委樞密院以右符第一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相副付於使臣



宜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即  
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為與發發訖即以本司印封題  
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凡主將所掌符  
契專擇一官為腹心典領○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  
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籍勿得謬誤以備照覆若再  
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  
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於下第一之制  
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  
主事各一員典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遞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美

相照驗○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而  
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為上下二段上段內為魚形并  
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為勘合之處左側題  
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  
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凡主  
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  
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員齎付文牒  
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牒與  
契即將下契與上契勘驗得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

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三  
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即依  
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  
人馳告恐失計畫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  
牌遇傳令合而為信真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  
制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  
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

登壇必究

卷十五 軍行

美

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  
契乃書復命焉

字驗

舊法軍中容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  
覆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宋軍中事略有四  
十餘條以一字為暗號

請箭	請馬	請甲
請鎗	請刀	請衣賜
請糧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退軍	請固守	請進軍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圍得賊城  
賊不勝  
將士叛

賊進兵  
解圍城  
賊大勝  
士卒病

賊退軍  
被賊圍  
賊大捷  
都將病

賊圍守  
賊圍累  
將士投降  
賊小勝

右凡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覆事據字於尋常書伏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同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使眾人不能曉也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登壇必究

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蓋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聞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邱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之中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委切積子智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眾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無也凡用軍事或俘虜為鄉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

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常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借相出處密防其貳也然不如索蓄堪用之士但能暗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房中旦危中	六月昏氏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暄暉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鉄鈐鈐魚首出火以塵正對子位盪水盆中沒尾數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

登壇必究



輯下營法說

王鳴鶴曰營壘之制有廣狹有方圓有疎密有盤  
回屈曲視形勢之便宜因山澤之險易務在於適  
時利用魏武侯問三軍進止之道于吳起吳起曰  
無當天竄無當龍頭此第舉其大概而近世所傳  
則詳哉乎其言之篇中所輯奚啻數萬言規制法  
令靡不具載最後附戚太保所製營器用之俱有  
成效後之覽于茲篇者其可以深長思矣抑余又  
有說焉嘗讀漢史周亞夫屯軍細柳天子勞軍至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秀

營不得入即入而猶然按轡徐行一何肅也文帝  
不以爲過而顧稱之曰亞夫真將軍哉如棘門灑  
上兒戲耳由斯以觀規制法令乃一時制馭之術  
而選將任賢尤萬世行軍之要也語有之任官匪  
賢則眾亂而況爲三軍司命乎哉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  
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  
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  
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  
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執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  
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  
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  
棧聯不絕蓋今之木棚營也其來尙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卒

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眾寡一  
人一步使隊間容隙甯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  
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  
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  
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  
旂立午地白虎旂立酉地元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  
卯地招搖旂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



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  
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  
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羣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  
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攬入城郭

營法 并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  
少臨時更定 大率十分之中  
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 五十人爲一隊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空

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  
馬軍一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  
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

一千九百人 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  
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 共計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總當萬四千人共二百人十隊當戰  
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

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  
爲營六面移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  
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寬廣  
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

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  
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  
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少五人押首一  
人隊頭執旗一人每隊頭一人左右餘二人即  
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富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  
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  
押官隊頭便斬不數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勸不  
救所由斬。每軍大將一人副將八人隊十六人

。副二人軍務奏像減大將軍半。判官二人與  
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像  
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辦全鼓總管像  
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  
騎司胃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副隊頭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空

畫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  
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軍有六  
以主之

門旗二口色紅入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  
列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槍出居紅旗後上居帳  
門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  
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  
纛後

列十二具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認旗二百五十口向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出  
爲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雜陣將門旗色隨所  
向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

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甲六分七  
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殺用。牛筋牌二分二千  
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



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乾七千五百條箭子十五萬隻  
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隻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  
弦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隻生  
鋼箭五萬隻長塚箭二萬五千隻。弓袋葫蘆張  
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格四  
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鏃鉞斧仗  
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搦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  
用軍。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鞍格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鐵鑼鏡自副。銅一  
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斛。乾糧十分一人  
一斛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麩袋十分一萬二  
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絹  
練袋代皮亦得

馬孟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或以熟  
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煖食。刀子鏃子鏃子鏃  
子葉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鏃礪石都共一十萬二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三

千五百事。袴靴練額大帶帽子毡帽子各十分  
都共六萬三千五百事

攤子靴鞍蓋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麻鞋三  
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萬二千五  
百領。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  
爲蕃兵用。柳籬袴袴各二分共五千口有皮囊  
可代柳籬

鐵鎗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鐵四  
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  
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  
五百枚小者容入合大者受二升

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披毡  
破馬毡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幕故以披  
毡袋。揸鏈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十分  
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中半。韋皮條三十分  
五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領褥二領。副大  
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領褥一領。副總

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領。總管子總管長  
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領  
判官衛人各幕一口。別將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  
口。典五人共給幕一口。係十人共給幕一口  
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鎮守準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鏃不鏃刀不遊衣甲動用常須閱  
視不得臨事有誤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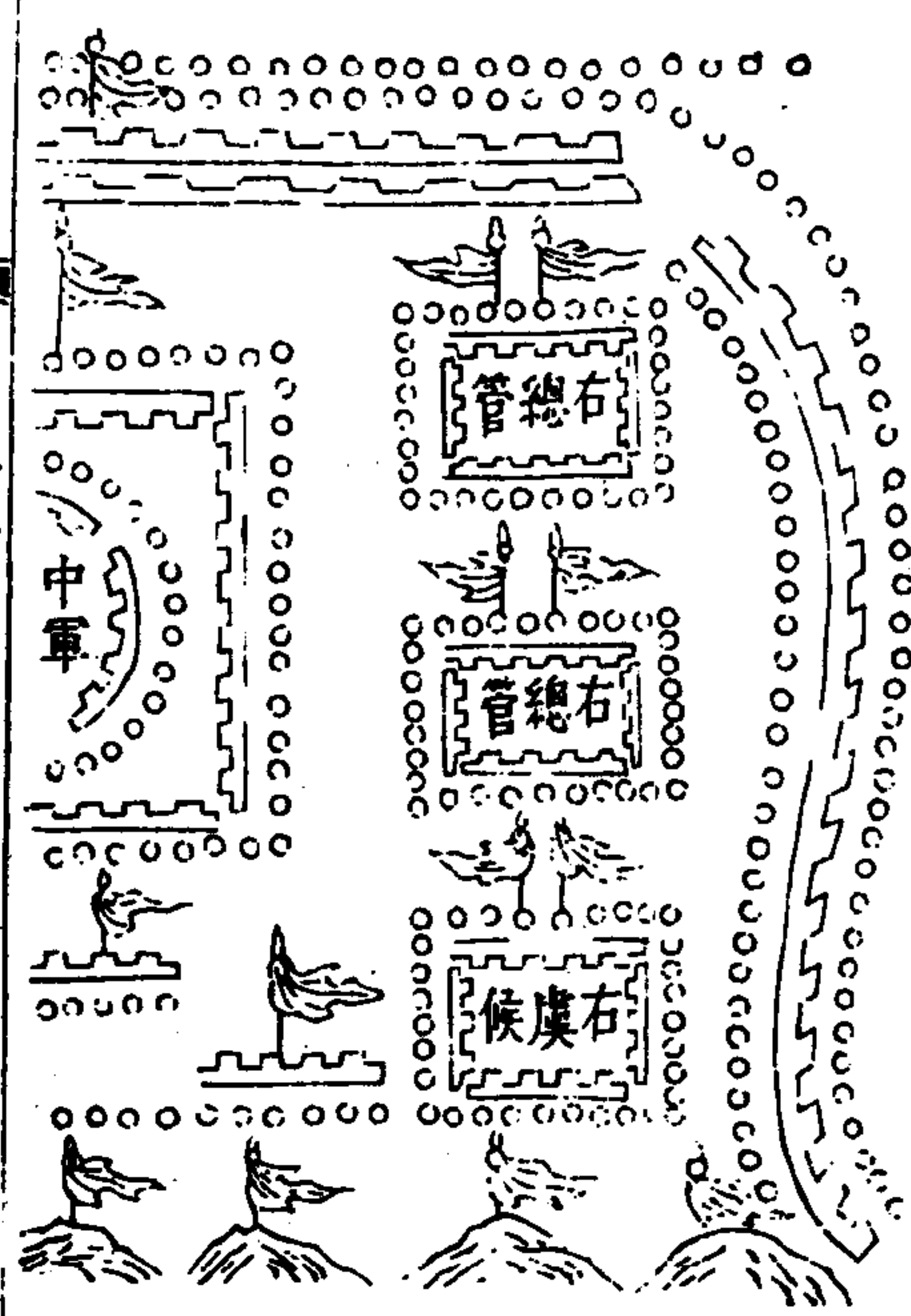
卷十五 下營法

三

畜



下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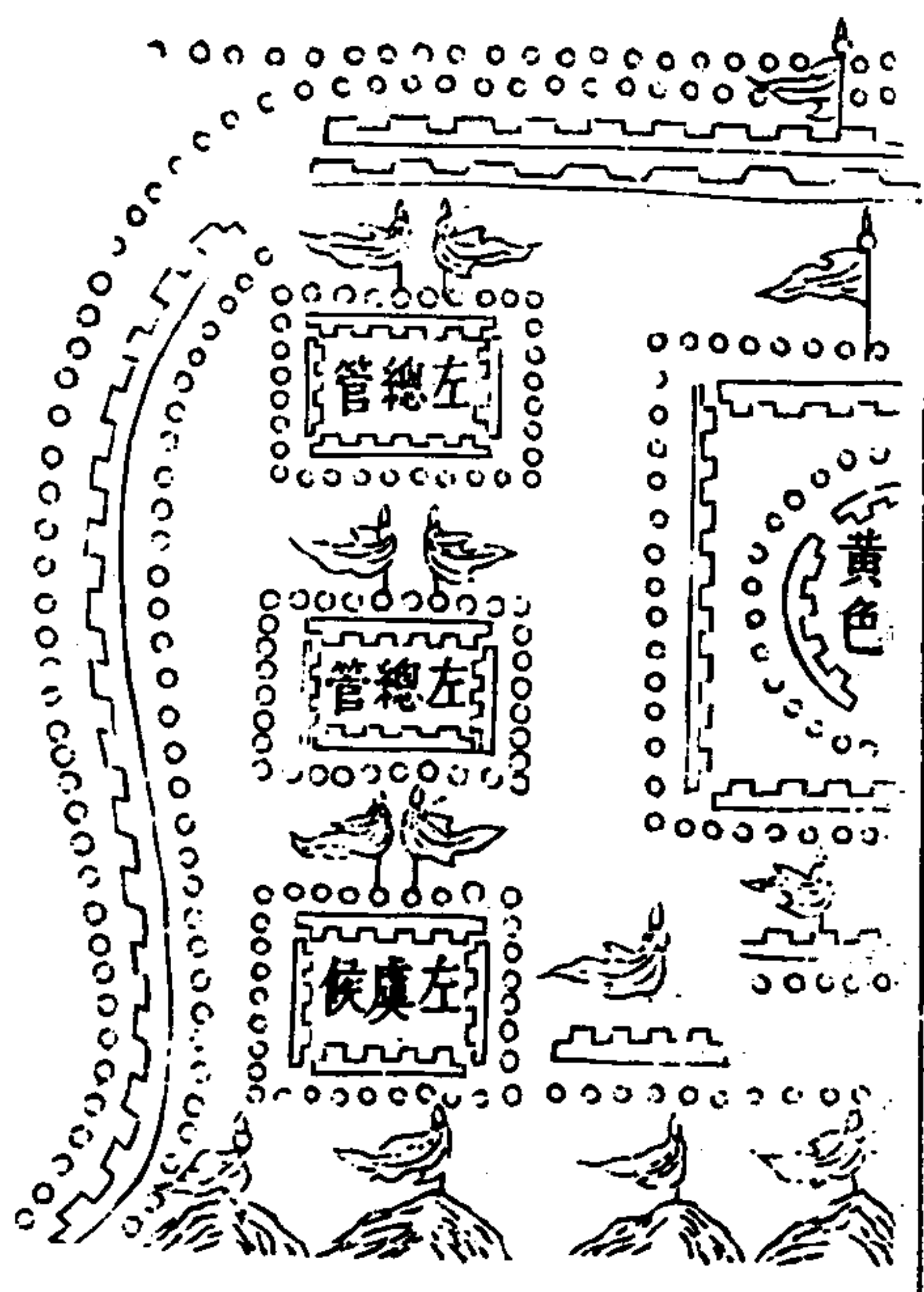
下營法又五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李



下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趨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門開三運十二旗十六鼓左牙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裴緒營法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突

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皆為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為之樂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即布大方陣營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即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使圍圖則其圖則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令加



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安營部分之法已載前說其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櫓鎗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在賊境宿用鎗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令禦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鎗營法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突

凡軍不久駐可立鎗爲營鎗頭間架令均黃昏插鼓各着木鎗鼓聲絕刺鎗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煙火營外道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鎗傳過四面即如有警豫作隄防

櫓鎗營法

凡櫓鎗爲營者其鎗如鴉巢櫓幕外七尺櫓鎗之外造土壤一重鎗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擻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或作砲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鎗則以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千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構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突

步每坑鹿角鎗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闊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爲營其棘須魚羅布之令棘頭平闊三十尺

築城營法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柳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闊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為戰車  
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  
槍在外仍連車轅為左右廂和門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棚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  
尺為女牆皆泥塗之棚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堯

木棚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即須尋擇水  
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為繩營以護畜  
產其制立鎗為杠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  
居營中布官健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  
置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  
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鎗兩枝平列相去前鎗城三步布置  
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擇地法

夫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  
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為慮居  
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豆入牛口之類不居  
無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  
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辛

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  
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  
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  
人居者急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恐人  
神不安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  
慮有延潦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  
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  
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  
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鐵背四



面平坦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杜邱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與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火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即謀所在捕捉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主

凡下營訖司胃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污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為案記準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費○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為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士及授外人財賄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沒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為備用  
安營 出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并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深溝高壘大車為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主

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坡大山或臨深澗就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為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越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盡為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昔僕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



侯屯兵舊迹亦隨巖穴礮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隱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根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入則虛列廣設旗幟勢弱滅寇卧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竈是也○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書

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一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警久居士卒必爲疾病○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一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警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

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一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有舟楫舡棧傍岸又有通根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書

敵最多○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根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防○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緝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一安營寨外四方百里烏飛毛落晝夜須覺爲主將者



令清而德峻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昔周亞夫下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以地生葭等水草之處及有蟻壤之地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蹤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皆可用○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密也

南塘戚公繼光行營軍令禁約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奎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欺詐因而悞失事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遷延以致悞事罪同○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編者

各依法究治○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而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幟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攔問○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奎

枝卽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箇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令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規矩○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取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罰亦不許私相交割○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卽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偽○凡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



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搜獲無警再聽令行○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便○凡火器應用繩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罪

夜營法

出武經總要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七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並不  
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  
馳告○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  
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  
夜設外舖每舖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  
其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卽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  
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  
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  
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

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  
號不敢偷營○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  
爲暗舖各持薪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  
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舖舉火前舖  
應了卽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烽制具  
火○凡馬舖每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凡晝日  
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卽急擊鼓諸營以擊鼓應訖無  
賊之營卽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  
軍各着衣甲持兵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卽是賊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七

來之路裝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輒動如須兵救聽  
大總管進止○凡每夜定舖時每舖令貯火炬五條  
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舖並相救傳相報  
不得隔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卽擊鼓令諸營通覺  
將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卽射自然立定賊若  
稍多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警軍多作叫聲宜審  
辨之○凡軍營慮有突犯卽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  
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  
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



大營○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當先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為號被犯之營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賊人偷號○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為土壕闊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計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間覘者生禽以歸以迅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堯

令遊奕人知○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充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不遠故又選聽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間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棚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凡軍營中必為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為望子亦頻改易勿常

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法

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若欲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為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即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眾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斬營殺



士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  
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  
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斬營軍中  
無不驚擾雖多置探堠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  
分縱有眾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  
之不備幸敵之撓亂驟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  
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街枚疾馳出其  
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  
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  
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  
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遣人  
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  
卧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  
攻者也

立號法

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將軍幕府請號其號簿先粘紙  
三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卽縫標軸題首云某軍某

年某月日已後號簿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  
寫字上字是坐唱下字是行答一夜書一行二十四  
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簿如閏年則加二  
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  
巡虞候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審勘凡  
坐唱行答者乃號之大綱及有驚急或恐敵人偷竊  
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踰時改  
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綵爲號其綵亦須逐日改  
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立表色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子銅孟子小木之類聲  
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隨大將臨時  
處分

定舖法

定舖者每日戌時嚴警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  
幟立號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營外定舖疎密  
坐者喝問誰何行者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  
行日定舖如此三喝三答訖坐者曰虞候總管過

持更法



凡營夜時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擊板一人專聽雜事以至睡寤警衆者亦須遞相警覺臨時或添密號鼓弓箭應之即姦人無所施計舊註更鋪之次更置狗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因乏籍狗以爲警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後當軍折衝果毅并押鋪宿盡更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弮三下方拋軍號以相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金

應答營內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尺闊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申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

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二里傳牌八餘一

里一百八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

餘一里一百二十

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搥鼓吹角爲嚴警凡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金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鼓音

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

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

無差

南塘戚公繼光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

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

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

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



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為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速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飢竄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軍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炊爨等者治營之器也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其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此夜營所以作也但布城之制止可設疑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眾寡若與賊營相向而即恃此以為安則不敢也恐後人不察甯不悞事予在關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溝以為固緣北地無深草茂林竹木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備其下及至川貴用兵則斬伐竹木旋整柵架以駘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

上若兼南北之法以備之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擾我前後我兵既勞更不得睡則精神易疲則當於敵之來路分兵傳號更番坐塘以待或下地雷或用木砲懸機於路敵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即打出不惟駭敵人之來亦可警吾營之備庶得早覺而預待之更燃火具於營之八面各去營一二里撥兵候之居敵於明而居已於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矢火砲制之必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每見戚公之書遇有常言而又不言者是恐盡洩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余

即以為可恃則不為趙括者幾希

劄野營說

野外屯紮對壘列營畫地以守於前推慮以備于後夜防警製畫給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吾氣常銳戰守兼舉吁豈易易哉

凡每日五更盡搗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遍各兵通赴木城邊各擊鎗立定作守城之勢各替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



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  
號令執鎗之法俱同早晨買蔬菜止許早晨一次○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  
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  
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盪各兵仍  
赴木城邊擊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登廁員役照各廁坑由各營門將腰牌懸於門  
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即還自認取腰牌回  
營如夜間不許出營即於各自厰邊方便天明即打

登壇必究

卷五

下營法

全

掃送出坑內違者照前汲水例行法○凡中軍遇晚  
鼓播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嘶人行違者隊長  
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凡差  
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  
彼該回之人即還赴中軍銷報○凡夜間遇有報事  
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  
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  
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  
語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

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遷延不去及不遵禁  
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即打射殺死者勿論○凡木營  
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  
於營外聽令○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  
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  
令出營者網打一百棍遊營示眾二十名以上官同  
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割地方所向之方為信地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彼此交替日則辨別往

登壇必究

卷五

下營法

全

來真偽盤詰奸細照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  
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倍送到營二十  
步外止住先許倍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即報  
稟赴中軍聽令進退○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  
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  
法示眾○凡遇有警肅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  
兵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凡更籌遇日晦夜  
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  
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卽六千二百二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允

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做此○凡下野營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

大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賊卽與抵敵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視畫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卽是左哨第一隊餘做此不預定者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卒

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論通知學雞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定

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聲行旗大吹打舉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事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吶喊三聲點鼓豎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開船○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行爲



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書  
磨旗夜車雙燈即便駐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  
軍聽令○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  
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為一線一體落旗  
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笛發放若不升  
旗各官自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  
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  
內○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為要不拘何事俱聽  
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  
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  
人不分官目雖木府亦自遞之○一物件挨次遞過  
即便遵守陸路同 要住傳土塊 要行傳小短箭  
要立傳草木枝 要坐傳石塊 要有警收拾器  
械預防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於脚下隨便每哨  
官為一營搶擇地勢照給過原操令書內營陣立定  
聽候中軍傳令每總為一處不許相連○一止宿處  
所每營四哨官內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

營輪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  
罪坐本官其把總不時親自密查○一止宿處所船  
隻各隨到齊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  
打關門鼓畢俟播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  
把總船邊跪發下放陸行同○發放云 官兵聽着  
齊 夜巡謹慎 毋得懈惰 誤了事軍法不  
饒 起去 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  
其每船一隻內不分大小輪議五人每更一名在船  
頭執竹梆支更每打鼓一聲打梆一遍天明各赴本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全

營回話○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聽臨時傳  
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  
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車旗及落旗不播鼓不  
放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  
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驍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  
即以此哨巡夜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 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叉 藤牌 兵兵兵

兵兵兵 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叉 藤牌 兵兵兵

兵兵兵



一水陸住止處所遇本府馬到先於一里內差塘報  
二三名進歇處搜過出衙門百步回報無事則不言  
若衙門不便難宿或有奸細即便口稟○一本府進  
時親兵在前者擺進衙門內在後者即便于衙門外  
大街通人行處街口去衙門二十步內各執器械把  
定清禁人言仍輪一官坐巡邏俟本府閉門方許聚  
赴衙門首聽火兵送飯食用○一凡大開門時凡小  
開門聽中軍官即將輪日親兵在外照前項擺定一  
半帶進丹墀擺列仍用四人在堂上帶短刀立定口

登壇必究

卷十五

下營法

壘

報訖方聽開門若在人家一體相比在衙門更加  
謹慎在野宿亦與在城相比在城更加謹慎○第  
一肅靜為主凡有平時喧嚷者網打四十連坐遇傳  
號令下營陣止起之際耳只聽金鼓號頭眼只看旗  
幟決不許口發一言但有喧嚷出聲者拿治如前臨  
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候事者斬首示眾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卷十六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軍制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兵農爲一無事則  
負耒而耕有事則荷戈而戰何民而非兵何兵而  
非民耶井田廢而兵農分後世沿革不常代有利  
病大畧載之簡編者可考而知已我朝宮禁有  
衛京城有衛自畿甸以及遐方衛所鱗立所設軍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士俱有定數無非寓兵于農使各爲備此祖宗  
畫一之法美善之規藉令恪守遵行雖萬世無弊  
可也迺比者行伍空虛徒存尺籍清勾之法既壞  
占役之弊滋煩此軍伍之不振而戰守之無資也  
奚惑哉一遇寇亂非召募則征調征調不可常召  
募不易使費軍需而鮮實用患孰大焉故欲無募  
調當復軍額欲復軍額當先屯田先屯田以足食  
復軍額以足兵此相須之機也於是輯軍制





軍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以作山役功以比追逐胥捕賊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邱文莊曰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闈四闈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及均土地以辨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爲羨也唯田與追胥竭也也行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遠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成民之解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

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倍或行五十免軍

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邱文莊曰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

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

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稱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

人無窮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

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問服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

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或隨闈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

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

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可慨也夫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

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

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

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倍侈其人亦窘於人而不



得勝矣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  
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  
可得哉

吳徵曰伍一此也兩一閭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  
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  
師史者也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  
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  
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  
大夫之卿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  
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  
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  
為比閭旅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  
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  
有事則歸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  
子繼無捐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  
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罷兵之患先  
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

登壇必究 卷六 軍制

四夷豈非制軍  
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

胡安國曰作邱甲蓋兵也為齊難作邱甲蓋兵備  
敵重困農長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  
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邱甲之罪大矣王者之  
制諸侯不得擅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  
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邱文莊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  
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  
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邱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  
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  
復春秋作邱甲之書其  
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戡藏干戈

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

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

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有稅田租有賦賦為發賦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登壇必究 卷六 軍制

五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

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為州州有牧

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

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

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

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

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一夫率之  
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  
選焉  
邱文莊曰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  
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  
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逼方成則盛時百年之



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慮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後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為帥帥故萬人為

登壇必究 卷六 軍制

木

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豸鹿振旅秋以獬龍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畫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若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致而己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踈勝之兵李觀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于里而軍政成乎鄉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邱文莊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畧於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登壇必究 卷六 軍制

七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蔽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謂諸長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番上謂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師林嗣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都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尉羽林期門則皆都衛也如衛上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騎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邱文莊曰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  
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  
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冠  
毀姦究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統用德  
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會哉遂使一代兵戎  
之制無所於考可擬也抑考古制王宮在南故漢  
衛官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  
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  
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官之意立  
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官之意立

漢調兵之制民三十三年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  
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登壇必究 卷七 軍制 八

皆送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于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  
以給代者也  
邱文莊曰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畧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為方鎮  
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  
兵於京師曰禁軍

邱文莊曰唐一代  
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真時總置折衝府凡天  
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  
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叛韓黜七國  
疎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  
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至意猶之謂古今已遠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登壇必究 卷七 軍制 九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于無所不  
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  
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  
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動作休息皆  
有節日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  
太宗之所以盛也  
邱文莊曰史謂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  
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亭  
鮮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  
無罷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  
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於亡  
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  
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墜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曠騎

五文莊曰歐陽修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下弱而方鎮強而唐遂以亡誠以為為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易使之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登壇必究卷十六 軍制 十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幣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

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繼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奈林甫為相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槩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邱文莊曰李泌之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

登壇必究卷十六 軍制 十一

十一

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藉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

邱文莊曰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備而不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一第 冊 頁之 頁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積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將騎士情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甯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甯以後募兵雖眾而土宇日蹙

邱文莊曰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隸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番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

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皆東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茲推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效弊往往皆出有司之慮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遠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前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



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古

寸皆天子自為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輿鼎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

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

邱文莊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邊軍漢之邊軍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必欲復古之制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賑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弊舉其偏而振其所廢陞平至今存可也惟今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入師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得王霸不得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唐自天寶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古

未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罔聞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力天下莫敢焉可知矣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况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於此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卒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請有罪者或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入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師之闕有此



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 彼列屯坐食  
之衆 游手參養之徒 蓋有聞矣 若於舊制無礙 治  
體有益 民情不拂 即委有心計 知治體之臣 專主  
其事 講求利害 的然有利 而無害 然後見之 施行  
每縣因其原設 里社制 爲隊 在一以所居 就產 爲  
定里 社丁戶 有不足者 移其少 而就多 使之整然  
有定數 每一里 百戶 分爲二隊 隊伍 十名 立一總  
甲 視軍 衛總 旗每隊 分爲五小甲 甲十名 視軍 衛  
小旗 又合十隊 爲一都 甲視軍 衛千百戶 而屬之  
州縣 州縣屬之 府其十年 輪當之 里甲 或在仍舊  
焉 凡民 差役 如皂隸 柴夫 等類 科罰 如歲辦 和買  
等類 一切 蠲除 之歲 准養 馬納糧 二事 他賦 役皆  
無焉 其民 籍十年 一造 如舊 例其兵 籍每歲 季秋  
一造 籍不以戶 而以丁 丁以二爲一 單丁 則合諸  
他 每丁 自備 軍裝 器械 如軍 伍制 有司 歲時 閱視  
有不 如度 及損壞 者 易之 民年 二十二 籍籍 五十  
入免 役 能贏 篤廢 者 除其 名 秋種 量減 其額 或三  
而去 其一 或五 而取其 三 兵不 番成 糧不 調運 歲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六

十月 上其籍 于兵部 五都 謂順天 等五府 之兵 分  
屬 五軍 州縣 各爲 教場 月一 點操 之每府 又屬 平  
行地 爲一大 教場 孟冬 農隙 兵部 奏遣 該府 都督  
一員 帶領 將率 於此 召集 民兵 依京 場操 練分 命  
節 史監督 之而 糾其 不如 法者 兵部 遣官 校馬 政  
工部 遣官 閱軍 器事 按各 具實 關奏 遇有 征行 按  
籍 起調 又見 京籍 之屯 條所 謂養 馬之 政計 村莊  
有民 居五十 家以上 者立 一馬 廄不 及數 者合 諸  
其隣 每三 丁備 一馬 併力 養之 畫則 分牧 夜則  
合飼 擇其中 有物 力材 幹之 人立 爲羣 長每 春種  
時 督其 民計 丁種 粟取 桿種 豆取 料至 秋成 時按  
畝 以牧 預爲 倉場 積草 料于 近廄 之地 以爲 牧養  
之費 民無 地者 官給 之凡 境中 原額 草場 爲勢 家  
奏取 爲莊 田者 一切 查理 還官 分給 于民 非但 養  
馬 兼蓄 驢騾 以爲 駕馬 運地 之用 孳生 之馬 有壯  
健者 印烙 畢即 俵散 壯丁 俾其 騎操 官時 點視 有  
疲損 者罪 其人 如此 則 國家 不徒 得兵 而且 有  
馬矣 或曰 五都 切近 京師 應內 外百 需所 出百 役

所萃 今一切 罷免 從何 措置 請下 各部 查勘 順天  
等五 府每 歲失 役若 干物 料若 干通 計該 費若 干  
然後 行下 戶部 計算 天下 秋糧 夏稅 鹽鈔 坑冶 課  
程等 項名 色之 數歲 入凡 幾向 舊積 凡幾 向經 費  
之外 預備 之餘 酌量 多寡 足以 備用 無闕 其有 羨  
餘者 別爲 收貯 以爲 此五 郡雇 役之 值買 物之 費  
凡此 五郡 常年 台用 夫役 官爲 計工 定值 出此 錢  
雇闕 民以 代之 常凡 此五 郡每 歲合 辦物 料官 爲  
先 是計 算出 此錢 隨時 估以 代之 售如 此不 能寬  
民力 以足 兵備 亦可以 牧市 井游 情之 民而 官府  
所需 之物 皆得 實用 官吏 不多 科擾 民矣 然則 國  
計 僅足 不能 有餘 則如 之何 曰設 法措 置時 通  
用 損有 餘以 補之 捐不 急以 足之 大約 計順 天一  
府一 歲所 費不 過用 二十 萬其 餘每 歲不 過十 萬  
或五 七萬 耳土 宇之 廣民 物之 衆 國家 歲入 夏  
秋稅 糧見 今二 千六 百二 十三 萬餘 其他 鹽課 課  
鈔亦 不下 千萬 之數 捐此 五六十 萬之 費以 寬今  
日 畿甸 之民 以復 古人 府兵 之制 以壯 國勢 以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七

張 國威 內以 固 京師 外以 攝夷 狄其 于 國  
計亦 無大 損或 曰昔 宋韓 琦刺 民兵 于陝 西亦 謂  
得唐 府兵 法而 司馬 光大 上章 以爲 不便 其後 十  
年果 以之 運糧 成邊 大馬 民害 皆如 光所 言切 恐  
既藉 民爲 兵之 後而 州縣 科差 如故 既受 有司 之  
役 又有 征戍 之苦 民愈 不堪 也此 議惟 仍州 縣之  
舊而 不屬 之軍 衛所 謂點 操者 月惟 一行 非若 宋  
人保 甲之 煩數 也農 隙教 戰 朝委 將帥 惟於 冬  
月一 行必 與御 史俱 焉兵 不番 上糧 不調 運惟 於  
三時 農事 之隙 開通 溝洫 築堤 引水 以備 旱澇 或  
修築 京城 以爲 急切 之備 或幹 運京 儲以 資近 邊  
之闕 除此 之外 不許 他役 有他 役者 必坐 以罪 况  
此五 郡之 民差 役繁 重不 聊生 也甚 矣一 旦得 此  
優閒 如出 湯火 以就 清爽 之地 上載 國恩 論取  
微體 其歡 欣鼓舞 銘刻 思報 爲何 如哉 此法 儻行  
非但 可以 足兵 亦可以 省費 內可以 壯中 國之 勢  
外可以 懾外 夷之心 立法 既定 行之 久而 成俗 隨  
時 爲宜 補偶 起廢 又有 待于 他日 之良 臣賢 請焉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艾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六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宣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瘡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

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取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九

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者行革退卽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卽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下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容隱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同一體選補務使食



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卽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一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二十

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訓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朝大明律一款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勝爲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閃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有敗馭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



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總設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不堪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為鄰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似宜遠稽 太祖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後有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死或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

戴罪殺賊視後次大小而量處之若隊伍敗壞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究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制

三

孰甚於此此弊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以布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為近則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官請戍但逃殺之例著為定法此非變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以上實軍伍



輯經武說

王鳴鶴曰天下幸而無事則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則所重在武武所以戡禍亂靖邊疆威服百蠻而綏安中夏者也古之聖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事常為有事之備經武之道不可不預見之經傳者可考而鏡也故曰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由斯以觀古人何嘗一日置武而不之講也近世承平既久學士大夫厭言武事遂令豪傑智勇之士束手繫足而不復展隆萬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雷

之際陵夷甚矣一遇烽燧之警尋且議將議兵議戰議守如目前海外之役垂十載而未得息肩可慨也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以行師之久為戒後世而今何時也財匱力竭憂在蕭牆天下之勢幾于累卵語有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經武者尙念之哉

經武

易師出以律否滅凶卦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大禹 ○滅厥渠魁脅從罔治刑

三條解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刑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放於後則益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于始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也 亡推亡固

存邪乃其昌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雷

秦沈曰諸侯之賢德者佈之輔之中忠良者顯之達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佈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邪固者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佈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詩而固之

即文莊曰昧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馴至于喪亡乃兼之侮之豈天道哉豈聖人之心哉意所謂弱者亡者乃為不善所致而非為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墮有禮覆昏暴蓋所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則上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道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秦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書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之奇曰此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同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欲也文莊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為人上者其毋歸民之所欲哉吾辨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為之主我民不欲吾為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牧

蔡沈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

登壇必究

卷六

美

邱文莊曰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口誦而心維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行素之與六焉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儀

程頤曰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韓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請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同上

鄭元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

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木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尚貴賤詳等引類少長百歲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射擊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

九年

邱文莊曰此言雖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

下

宣十

邱文莊曰此語左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隱二年及桓十八年

登壇必究

卷六

美

邱文莊曰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為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

音服

陸德明曰不填服于來服者不服填服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倍二十二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有武備

襄二十五年

○懷惡而剖雖死不服

昭四年

為匹夫與師

定四年

○左傳眾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

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

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四年

○戎輕而不



整食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九

下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得正之禮也十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

辭明徵其辭不察有罪犯五不睦是也而以伐人其喪

師也不亦宜乎並隱十一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同行

飲至到舍置酒策勳勳勞禮也桓二○師克在

和不在眾桓十一年○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庚

七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莊三○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視其敵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並莊十年○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莊十二年○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莊十七

年○輔車輔頰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並僖七年○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古者大事必

乘其產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並僖五年○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年○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無謂邾小

蠱蠱有毒並僖十二年○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庚

功以為己力乎○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並僖十五年○軍志曰允常則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師直為壯曲為老並僖二十八年○因人之力而敵

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僖三十年○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僖三十年○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僖



三十三年 ○諸侯敵王所愾愾而獻其功文四 ○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文六 ○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

○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文七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文十

○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文十 ○我能

往寇亦能往文十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

登壇必究卷十六 經武 幸

莊頭日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伐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成師以出開

敵疆而退非夫非丈也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邱文莊曰此武之七德

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也 ○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宣十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成六 ○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

從眾成六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並成十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

以刑並成十 ○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登壇必究卷十六 經武 幸

襄三 ○謀之多族家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 ○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 ○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持之其與晉陪也之襄十

邱文莊曰符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整隘慮雨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 ○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災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

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董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字昭二十○五大謂五不在邊五謂五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恣道節則不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昭二十○軍志有之先人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昭二十○乘亂不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

也以罷與之多方以誤之昭二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登壇必究卷十六經武

聖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齋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哀元○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

於城城保於德哀公

鄭文莊曰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

其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

關羽岳飛兼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故勸其要語

國語兵戢柔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也玩則無震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

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

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舉而歸圖焉已自拔其

木矣○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委質爲臣無有

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爲人臣者君憂臣勞

君辱臣死○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

即文莊曰高世經武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

登壇必究卷十六經武

聖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

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聖人有誅而

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

不越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仁義

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

遠邇來服○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老子曰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於輕敵○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  
瑕者堅○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  
必故無功○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  
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  
退止如邱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  
怪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邱文莊曰經傳諸子  
言及武事者僅此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關者不搏撻批抗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書

搏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善戰者其因勢而利  
導之○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於穴中將勇  
者勝○婁敬曰夫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  
勝○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  
於萬全○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  
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趙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喻同度○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窮寇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遺致死○  
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于內不可不  
謹○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不勝○戰不必勝不苟  
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  
慮敵○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班超  
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虞翻曰志不求易事不避  
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皇甫

登壇必究

卷十六 經武

書

嵩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  
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  
戰爲下○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  
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陸抗曰德均則眾者  
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蔣濟曰虎狼當道不治狐  
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譙周曰射幸數跌差不如  
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廖化曰智不出敵  
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羊祜曰兵勢好合



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韋叡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韋孝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邢巒曰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李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目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

登壇必究 卷七 經武

美

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邱文莊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警財奕者之譜也謂說為之法再用之以應變何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哉儒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邱文莊曰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也禁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常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有功見之人必悅勸○將貴專謀兵以奇勝○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全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闔○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事有

登壇必究 卷七 經武

毛

便宜而不拘其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眾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將欲安邊先宜積穀○陳實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鄒浩曰兵家之事



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岳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技曳柴以敗荆莫敢探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  
者靡不敗○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余端禮  
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  
俟其機○程子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  
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  
之道○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兩軍相向必  
登壇必究經武

美

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朱子  
曰斷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邱文莊曰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為將者以  
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  
堅敵矣

又曰斷殺無巧妙兩軍相柱一邊立得腳住不退者  
便贏立不腳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  
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

邱文莊曰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  
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輯軍情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邊圉有事則荷戈  
而戰無事則負耒而耕是以無遠征久戍之苦如  
詩所稱薄伐獫狁荆舒是懲卽盛世何能去兵所  
以卹其情者固自有道也幽厲之時以禽獸視民  
莠華桑柔諷刺悲怨而國步從可知已嗟夫前代  
興亡之跡昭昭史冊間其本原在元氣元氣之盛  
衰在斯民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為人上者柰何  
不思所調息而培養之哉我 國家屯政不修兵

登壇必究卷十六 軍情

美

無土著故北邊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徵調東南  
拒倭征苗亦藉召募如日今朝鮮之役羽書六道  
竭海內之兵力以赴焉謂足以威服醜夷保障東  
藩似矣然能保其無異域之悲離曠飢寒之怨否  
也杞人憂天為眾所嗤今有睹秦隋之已事懷杞  
人之私憂者有識之士其將嗤之已耶抑亦深維  
遠慮而預為善後之圖耶



軍情

詩擗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鏜 踴躍 坐作擊

用兵之場 土功 國中 城漕 衛邑 我獨南行

宋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呼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邱文莊曰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為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效王天

登壇必究 卷六 軍情

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何傷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 雞棲于塒 塒 塒 塒 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 君

子于役如之何 勿思

朱子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于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入出向有且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邱文莊曰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遺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瘁卒而詳言歸期也牲之使宰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

本於推已及物之想發而為序情閱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想之意民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邊鄙之戍沙漠源寒

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自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閱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於寵勳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 采薇 亦作 止曰歸

日歸 歲亦莫 止靡 室靡家 玁狁之故 不遑 啓

也 居玁狁之故 其卒章曰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 我

心傷悲 莫知我哀 詳見真 氏前書

登壇必究 卷六 軍情

朱子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日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日歸日歸則歲亦莫止矣然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戍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尋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雖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邱文莊曰采薇之詩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慰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疢焉者今不復詳載惟續取其首末



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屬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該知軍旅為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為及其役之也又難察深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師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為上所知有所効力則不為人所掩如此則役雖勞也而忘其為勞雖憂也而忘其憂而一於救君王之

詩序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望

朱子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樛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邱文莊曰先儒謂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

獨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隨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廟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詠味焉其向日思所以愛借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得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旆旐有闕亂生不夷也靡國不泯也民靡有黎具也禍以熾也於乎有哀國步也斯類也 朱子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望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窮而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變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源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 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也 宇 居 也我生不辰也也 時 逢 也天俾也也 厚 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親也也 見 瘠 也 孔 棘 也

也我園也也 邊 也

詩廣曰土宇謂邦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二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在切而辭在哀矣

邱文莊曰柔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難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屬階不生國步不類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擊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以相哀相怨矣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器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邱文莊曰復請除其賦役也

光武時從衛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邱文莊曰高光皆起自兵間日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惟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微卒殆窮於閭閻笞內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立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器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



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渠

然衣糧所預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邱文莊曰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勢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日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陷于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矣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費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空閣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時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卒○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緡帛

邱文莊曰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孽孽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力必歸人之身非徒歸其生而必歸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渠

朝鸞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

邱文莊曰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

朱子曰循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邱文莊曰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  
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初  
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  
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  
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  
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  
有屈而無不伸則此為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  
在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  
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  
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  
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循而拊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為將  
者少不得也而為君者亦豈可少哉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登壇必究

卷六

軍情

吳

登壇必究卷十七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屯戍說

王鳴鶴曰嘗誦詩采薇篇而知屯戍之役始于成  
周盛際藉以守衛乎中國當是時民樂趨赴而邊  
圉救寧至於嬴政遂作厲階一再傳而喪亡之禍  
殆不旋踵已自漢而後更置靡一邊防利病不啻  
徑庭此其故何哉夫土地人民均為有國家者所

登壇必究

卷七

屯戍

一

重恤得民心則土地為守失民心則土地為墟自  
昔已言之今窮邊戍卒或土著或願投或謫徙者  
皆日與豺狼為隣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其困瘁至極矣然此何莫非  
朝廷赤子乎有事之時既藉其力以備戰陳及其無  
事則雜役繁興每苦其所不能而處其所不欲甚  
則又從而拮据之斯奚足以結恩情鼓敵愾而責  
之以備禦之實耶晁錯有言雖有材力不得良吏  
猶亡功也善夫有兵戎之寄者其尚三復斯語云



屯戍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

程子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舉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用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使暴每雷屯以防  
邱文莊曰程願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遺戍雷屯之常制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二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審理身軀羸細毛其性能耐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駭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輪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戍也  
易贖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馳刑之類次發買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官

刑徒者次以賣有車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當有車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間左之戍未及發天下騷動而時廣起矣

邱文莊曰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復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職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由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三

邱文莊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踐以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請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



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  
同行程言之達成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  
者十月如是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  
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成達重事而百  
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成者無幾矣切意  
一歲而更者是秦以此待講成者本非正法及其窮  
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繁復除者皆謂發之而  
傍之謂成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  
乃成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成者不過三日若不願  
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成者為過更之法耳  
今之京操皆代履充役其事類此  
邱文莊曰漢時成邊者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成者  
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成者  
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成邊者每  
歲分兩班赴邊屯成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  
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論差之際不免作  
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成邊方衛所官軍軍餘  
計口出錢助應成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

登壇必究 卷七 屯成

四

代人出成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證給  
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時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時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時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

邱文莊曰此漢初遣  
軍成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  
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  
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  
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患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  
將史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  
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  
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登壇必究 卷七 屯成

五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卒成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成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

邱文莊曰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  
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  
及蕃集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  
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  
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凡  
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



根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履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加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換根隨軍征調死不殉丁有願耆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六

勤之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德也欲立

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邱文莊曰最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其什伍之方其聚籍食糧各仍其舊惟于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備所請居則習爲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應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離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彼以五百人來吾以五百人應之彼以五百人來吾以五百人應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七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隨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有市籍七邱文莊曰武帝發天下七科隨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誦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卽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卽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道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日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夫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備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于歸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故是七者皆非調法所及故請之此雖非先王命典然亦可以制伏奸人使皆爲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時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邱文莊曰此秦漢以來請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魍魎古典也秦始皇論治獄吏不直者棄長城漢武帝請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石為十流繫官籍者率多俱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估單不經勞役一但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以徵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八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徒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邱文莊曰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有乏軍伍或不能如在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僉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於制國用下嘗見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儘不棄募養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廣屯增戍

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邱文莊曰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圍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日無心定若夫京戰之兵驕奢脆懦日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家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克敵所依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使邊兵之善鬪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齒獲獲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九

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地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得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援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方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



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白承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邱文莊曰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

登壇必究 卷七

屯成

十

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眾情進退死生性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乖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當固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

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成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于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登壇必究 卷七

屯成

十一

列膚驚沙慘日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盡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也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



子姑息如猜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也成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同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遷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恃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三

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邱文莊曰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宜不寧非人情所宜不固蓋處置天下之事合于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番更戍之無益緣事請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能因其利而見于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以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常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

使能者企及否者悉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費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順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三

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禍匪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邱文莊曰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



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于唐之季也 明主覽賈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惻其苦而不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

勞壯軍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贖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古

率有口糧

邱文莊曰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加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屬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于盜賊夷狄所以選絕之者皆卒也國家誠宜發俸之賞賜異第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邱文莊曰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馴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衛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雄所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狃專任而已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戍

圭



輯屯田說

王鳴鶴曰昔漢文時鼂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屯田之法蓋助于此其後趙充國墾羌田以困先零諸葛孔明耕渭濱以伐魏祇棄之營許下鄧艾之渠淮潁羊祜之實荆襄皆足以佐軍興而著績效後世言屯田者必稽焉說者謂為一時便宜至於經制宏遠則未遑矣豈其然乎我

國初倣古寓兵于農之意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養兵而無病農此萬世良法誠遠軼唐府兵營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六

田之制也已承平既久武爵日輕膏壤割於豪強瘠土荒於拋擲卽有儲糧而其悍長又從而鼠雀耗竊之法制之弛糜可勝惜耶語有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天下壤地猶古也成卒猶古也而溝塍康庾徒取具空文之間噫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安得起充國孔明諸君子輩而與之議屯政哉

屯田

漢文帝時鼂錯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也送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邱文莊曰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內無守禦之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射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時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七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為功故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貴因地所宜而種五穀隨在而有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利不以其邊塞之地近寒之天而廢其入為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



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番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墾墾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勞及并力以逆待勞兵之利者也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墾者固易爲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隊虛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遮望聯木以爲柵欄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獲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能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六

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祇請建置屯田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與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劍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邱文莊曰曹操從棗祇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尙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編路州縣以求閑田添置田官募民耕種於各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靖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邱文莊曰孔明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請葛亮二人者所慮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合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九

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溉田淮南淮北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陳竟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蓋商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邱文莊曰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壽壽爲輕且地在兩京之間相距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



少寬民力省歲清其於  
爾用不爲無助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也軍無百日  
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村預修召信  
臣遺迹激用澠清諸水以漫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  
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

邱文莊曰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  
之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爲天下之中也此  
三郡兼水陸而有之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  
耕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爲多肯於水  
耕之地引水立堰南人耕之陸種之地分疆定界  
北人種之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  
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清之數多置郡縣之  
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

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干

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贄之  
故萬一二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杆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

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

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

於尙書省

邱文莊曰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于軍  
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于衛所所在有閒曠之土分立屯堡俾  
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  
遇有敵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  
利其法視古爲良近世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  
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納糧子粒  
則司于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日非若唐

人專設農寺以餼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  
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今民  
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  
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  
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  
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收則例使  
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又得  
以送室家之樂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  
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  
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  
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  
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

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壬

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  
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邱文莊曰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  
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  
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皆爲藩  
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  
國家相火萬里衛所列時又值戎虜素弱之時雖  
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眾入深地誠于無事之時  
尋古人之故迹接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  
涼于凡邊塞無纖而宜我種之地因其地勢相  
其土宜立爲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種當夫耕耨  
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登空而行仍  
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開墾營堡爲糧  
以瞭望出遊騎以巡哨遇有寇盜入境豫知敵備  
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敵備  
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備自然給足可



以省內就之勢可  
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  
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  
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關  
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  
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  
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成卒皆情游仰食縣  
官一旦使各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邱文莊曰天下之事非與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  
為難也自漢趙克國于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主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唐昔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窮邊絕塞  
之所近寒饑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  
為者今宋之所謂邊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陳恕  
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呼使為天下者  
凡有與作不顧事體之可否惟徇人情之從違何  
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于  
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木  
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何使人人奮耕家  
家有積邊賊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  
郡俾其齎價未糶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  
不斷邊軍皆贍而  
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  
田自言闢人闢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  
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

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  
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  
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武臣耻於營葺羣  
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堯蒲蟹蛤之饒民  
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  
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  
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開曠土且耕且戍  
以省饋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  
判而為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為農觀  
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邱文莊曰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  
與契丹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  
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墜  
誠無難者萬一此言可取  
是亦足國省漕之一助

神宗時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  
牧養之用

邱文莊曰今京畿之地在 國初設行太僕寺  
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  
地固在多為親作陳乞以為私莊欲如宋人設田  
管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  
饋餉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



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邱文莊曰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悉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爾所云者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為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登壇必究

卷十七屯田

語

既踐地多荒田非若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有能循行天下相度地勢立屯堡以聚游食歸汗菜以為歲歲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或效補助非少雖然開土之功不易而料事之智尤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地為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飭非要功者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  
元泰定中虞集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畧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

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邱文莊曰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燕京東瀕大海煙火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進做虞集此策循行沿海一帶先行闢漸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如集之策實開闢漸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薄灌之後方可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關鹹水之入

登壇必究 卷十七屯田

語

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矣  
鶴按虞集之策有利於後日而不可取効於目前近見江北海門如阜近海去處週週有荒公堤延袤千里堤內皆樹五穀居民樂業近年亦有築越岸以捍潮汛者七八年後即無鹹鹵矣多力勤可為腴田不必拘拘於溝渠以導淡水也若肯極力一圖其利殆不可紀  
至正中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  
今密順今順東雲縣順義縣東  
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



司立法佃種令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鳴古孫良楨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邱文莊曰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勤相對酌元人之制而畧假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昔劉據夷落之君惟我朝以華夏正統承上天之新命立簡明之洪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殆于此建極國治焉六官百官六軍萬姓異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京計何費億萬煩又輻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關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昂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出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備於常用之餘固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平之要不不出此矣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既灌其區地可墾田無慮鉅萬萬眾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興之孰與無興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箸為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為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為命綏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營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騎不得長驅是間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間井之界皆金湯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遺亡間闕因而戶籍



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於節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兆瀆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廣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累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感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壬

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

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藉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壬

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乃復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遂巡再拜而退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是卽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



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  
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  
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  
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  
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  
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  
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  
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  
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

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三

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穀額數分與各  
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  
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  
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  
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  
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  
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  
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  
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

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  
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  
方與中州亦不同北方之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  
政而行之也中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  
直之屯田則以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  
充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  
之少故專設一屯田僉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  
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  
於軍餉大爲有助

登壇必究

卷七 屯田

三

叅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粵  
中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  
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  
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  
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籍其人可以爲  
兵入其粟可以增賦亦富強之一助也  
叅將江應龍曰三代兵農合一萬載稱利今墾田之  
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查得雷州  
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



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職向在薊鎮查照潞水客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處督率軍兵開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營兵墾田之議一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聞風興起亦未可知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且容民蓄衆遠垂萬世之利矣

以上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肯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於興種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發銀可羅邊儲自足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備責之

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聞戶部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籽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籽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候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三

敢開墾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于 國初數十餘倍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說也今宜於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至於鹽煎私鹽宜於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



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置地遠近米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早滂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運掣則商人益勸於輸邊竈丁益利於煎鬻軍民得易於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爲上下之利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預買及臨用兵之時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請

貴今宜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較後二三年之用宜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於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於措積亦濟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矣

又云昔我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撒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成祖皇帝之鹽法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畫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缺官俸銀川廣鹽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徭編銀再可借解天下各司府州縣贖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一毫不許別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號查考御史徐敷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加之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藉官帑量爲給發隣



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科派速爲議革止令雇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益思報効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糧爲本錢糧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充威權不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屢宵旰之憂者凡以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劫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復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美

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測饑荒權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奉旨錢糧着戶部議處來說候覆問今徐敦復請於兩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

存留若干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內借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收置軍門許令軍民照例上納有願報效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邱預達等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美

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合用錢糧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冊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在他方主客兵行糧及賞犒修造船隻置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



并奏留銀兩數內支用通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巡按御史稽查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方其兵之初調州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才之乏此所為舛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兵集耿中丞糴四十萬穀而不足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美

及充國罷騎兵班師不費斗穀而羌平人皆知充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為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主事唐公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得睡息若先給與盤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

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御史徐公拭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犒餉缺望沙民邠兵未協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兵等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飽而求其冒波濤撓鋒鏑樂為用命不亦難乎然東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解給邊儲公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為之備哉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不拘寄庫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屯田

美

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 請事 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冗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出入剋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問叅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熟思之竊



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卽做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或熟地方卽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糴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農人不傷一也城中充實胆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縱焚掠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

登壇必究

卷十七屯田

罕

平飢民得食不驅爲盜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七也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安內攘外何求不獲哉

以上足兵餉

輯城守說

王鳴鶴曰城守之說昉於三代易言王公設險詩言城彼朔方禮言城郭溝池以爲固春秋凡城必書雖以示譏然而守國之道所不可廢也方今六合爲家天下郡邑棊布星列靡所不城則靡所不守此特爲萑苻之竊發者慮耳顧 國家所最患者不在萑苻而在沙漠燕京北控強虜直扼其吭而制其命誠可以貽億萬載鞏固之休自正統己巳社稷危於累卵庚戌之變烽火通甘泉藉第令

登壇必究

卷十七城守

罕

不忘永圖屏蔽周密亦何遽至此也唐築三受降城置烽埃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底寧金湯之固古稱天險有以哉讀朔野子城塞諸篇論議詳覈深有慨於余衷遂輯之城守之後以爲司鎖鑰者採擇焉若夫域民不以封界固國不以山谿此又孟氏推本之論殊非武人所敢與知也



城守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熙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險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邱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無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之險

邱文莊曰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也地險者因地之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

登壇必究

卷七 城守

聖

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

詩蒸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子曰宜王命侯仲山甫築城于青而尹吉甫作詩以美之東方者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徒於夷王之時也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也彼韓城燕之國師也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也

北國因其伯實塘也實整也實畝實籍也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

朱子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邱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

登壇必究

卷七 城守

聖

其城池治共田賦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呂謙祖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邱城楚陵城楚之類皆合諸侯為之制命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其眾庶之守設其飭器也

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葵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而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周圖所依阻者在野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圖而言司險周



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威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  
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  
險守國者張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  
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  
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  
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  
則深其本而言之耳

邱文莊曰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  
盡人力以固王畿于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  
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國以周知其山林川澤  
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于外者也易所謂地險  
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修而亦不  
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為固  
外焉者又因邱陵川澤以為險因其自然之勢則  
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而無外患此周官所以存  
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  
不專在於是故連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詩

旬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  
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  
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  
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聲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傳弟以為禮城內

郭外溝池壘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邱文莊曰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  
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固者皆出于人  
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  
也者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平邱九年夏城郕

胡安國曰興  
作不以時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一十八年冬築郕

胡安國曰輕  
用民力也

僖公二年城楚邱

胡安國曰楚邱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  
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  
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溥宜有  
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舉小  
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夫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  
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識其說是矣昔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樂

雖恃酒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郢苟有令政使民效  
死而不潰冠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  
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  
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  
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限隔上下者乃禮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  
之足恃乎

邱文莊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人為  
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獨患者盜賊也夷狄  
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於外所以禦夷  
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  
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議列國諸侯不務德  
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  
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墻所以防外寇之接  
奪者固在所急而結廬扇籬所以防家人之竊則  
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城阜今為汜水縣嚴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蓋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于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吳

邱文莊曰古者列國其山川邱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邱文莊曰先傳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于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

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于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城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固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于藩垣而門扇四壁皆可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為外獵

叔孫敖也城沂楚邑使封

人主築慮事

謀慮計功以授司徒者量功命日命作分

財用之具

在兩旁幹兩頭量輕重器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均其勞也畧行基址足

具饌食糧度有司事三旬

三十而成不愆于素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吳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發度前事也邱文莊曰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於其前

其所謀慮之人分財用平板築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力而課日以啟工至于某日當訖

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

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于是可卜矣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

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



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邱文莊曰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開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與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今自今埋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吳

葬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衙衛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邱文莊曰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慶歷中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

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

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

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邱文莊曰仲淹欲修京城恐虜之長豎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爲虜之鎮邊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爲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爲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歷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叅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吳

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

之術

邱文莊曰范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賊窺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國初設太平等翼元帥府以統禁道兵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爲親軍立大都督府設內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後又分大都督府爲五府外衛統作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隸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都司衛所自示樂以來添革改調前後不一各處土官衙門有屬都司衛所統轄及後來添設未經該載本司見管與諸司職掌所



載互有同異今備載職掌舊文而以後定衛所別開于後所屬有土官者隨處附見其沿革大畧各註本條之下  
凡天下都司并衛所城池軍馬數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築須要奏聞差人相度准令守禦軍士或所在民人築造然後施行  
計天下都司衛所  
都司十七處 留守司一處 內外衛三百二十九處 守禦千戶所六十五處

城塞

朔野子曰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為軍壘扼要也若今之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於天下扼要乃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李

所以為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為長城也變扼要為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損胡為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羣虎狼於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鋌於白肉而無障阨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蹈戈鋌則日虞劉日虞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為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為生民慮者三大變聖賢王霸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

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駭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為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為之城郭官室重防以圍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於巖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為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為所併也則為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字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李

吾其被髮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霸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於築防夫城居以避恙也而繇以之治水築堤以捍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沒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於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於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為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為慮而過為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為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



白懸則萊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  
養休息而卽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  
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  
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  
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  
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  
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  
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  
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取問

登壇必究

卷十七

軍

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墾塞下  
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  
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承軍師之善  
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  
師屢出而不憊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  
盜賊天變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  
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  
則舉鄰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  
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

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  
火之逼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奪時之苦  
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  
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朝與秦  
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  
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  
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  
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  
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

登壇必究

卷十七

軍

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宜府與遼東隔絕汲  
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  
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  
宜遼以爲絕塞失時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  
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宏治之間何  
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  
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  
化宏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  
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



紆直進退卽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有宜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何如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謹謹哨望於登陣伏精銳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登壇必究卷十七 城守

蓋

寬其諸役恐二衛之有競則哨以徵貲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刷則刷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表遍其下列堡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究時有要也然則謂長城無益於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

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過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輸商賈卽如臨重登壇必究卷十七 城守

蓋

壘洪尉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



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中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美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陣隄之間不履怨不力疲稱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惵惵僕僕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

更踐大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憇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鼂錯爲漢畫尙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謫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鼂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旣一黔首引領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毛

思治觀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戍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鑿齒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眾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垂



二百年自天子以至度支凜凜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蘇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方命受極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關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於晉陽矣鼂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邈也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土苦惡當徙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策

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徙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為樂土人多而苦於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携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况即

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為漢謀難為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踐則不習諳戍不可也不更則怨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返則乘者就道期月計數旬於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蹙乏形貌之踣瘠關心之解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策

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障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稜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嗜餽恃之以罔戒矣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於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之豈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



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樞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屬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驛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遞邏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於城而番下者休邏敵者邏哨於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擣室者聽增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本

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康既留而復令於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然而其甚趨者利也某月不數旬於里有不願擣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爲資有田以爲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陣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樽節焉已爾乏兵清補焉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

爾乏執戟登陣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蹙守爲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蹙守拔邊兵於中土拔乘塞於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費吾工役已息而成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卽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於天下之甫定則願息者咨行之於邊口之未充則慮募者鮮行之於胡患之不數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空

斯不爲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 國朝城塞不始於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於近年其乘之亦不始於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於近年何者成化宏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大疎壕塹亦爲填塞垣周於壕墩附於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宜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



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  
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不膠  
一隅而必共輻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  
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  
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吻喙莫  
能辨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  
惑於當事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  
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  
要究其紀極而已卽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奎

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降埃  
易明也外阻于高塘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  
而虞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  
瘡痍之疾希則生日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  
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  
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乘虜百道攻  
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  
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  
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可集而終莫能支然

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  
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  
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荆之間足恃則宣大固在所  
畧夫爲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荆 京師之  
內戶宜大 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關  
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戰  
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  
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於境上不若藏之於既疲夫  
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敵人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奎

之虛實也今部曲之眾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  
而莫測過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尙能爲患縱  
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起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  
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  
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  
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  
民雜授陣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  
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  
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解於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



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日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精器械諸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爲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齋

卒既有分陣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勅敵退有死形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陣既久玩愒乃生將帥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鬪擊之志忘戰一也始焉應役尙皆單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洵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齋



相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焉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隣虎狼於枕席蹈鋒刃於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壘次結蓆蘆又次登陣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於工役之初與智也棄城塞於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於播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於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護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柰

况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壘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廢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失二乘之失四夫二者何曰堵口不便於援兵山麓不支於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聞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債不上壓者斃矣是二

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扣隸陣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無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陣出塞覘望不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番休其眾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陣主將所對簿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柰

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坦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為安習以為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又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簿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罷乘則所謂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於



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

昔鼂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太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矣

待烽火徹於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矣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譎成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

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蕃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

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去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矣

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勿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干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干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干集聚之眾寡也智勇不干夙昔之遷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



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人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植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七

堡衛

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邱土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堡衛之制其目有四一壕塙塙者爲塙于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爲塙則壕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圍不若遠圍此理之至明者藉塙

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綫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肉薄憑塙與之戰而塙上之人復爲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鎗矢礮石所及三二百步壕塙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塙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脚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轆以耕犁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墜塙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壕塙則於內置長鈞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轆欲以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七

衝垣墜塙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塙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塙內人鈞之其長鈞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壕塙之利也制塙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逼壕塙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塙稍高開口如垣陣或爲旁牌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形人伏塙內器置塙下塙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壕內仆竿轆可也近有議于壕外爲塙者一則虜隱之以



避矢石二則虜賊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者  
穴垣爲道以通壕墻內人也壕墻置人爲守固便然  
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留此輩於外鮮不膽寒失措  
者故必爲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  
決也其制穴於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  
下窖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  
皆直穿旁刷七坎爲階如世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  
或覆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健婦緩急咸便  
也三塞門壅門者以土塞堡門爲平垣以遠焚灼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三

夫既有甕城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爲防不可  
不至又須平時積土于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  
之具一遇警報卽先鎖閉甕城門虜既臨壕下壯登  
陣老弱當以土壅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  
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謀貪夜倉  
卒計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補築尤  
爲慎密四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營帳未遠  
虞其掩襲也夫戒備於有事不若戒備於先時寄聽  
於諸人不若責成於一物堡固有極貧下家或夫婦

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爲之作窟室於堡垣之外壕墻  
之內或卽於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掘土爲之高及  
壕墻之半可也令居止其中堡人稍資給之面置一  
家家養數犬別爲犬窟於壕墻之下其人犬蓋以窟  
爲廬以壕墻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  
堡仍別爲暗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  
投懸石皆足相照也但任人須謹必本堡生長及堡  
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盜資給之道人  
爲牛食犬爲全牢不爲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三

火陣間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草束長三四尺兩頭  
燃之擲諸垣脚或令壕墻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堡器

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  
衛備則環之甲冑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  
與敵乎故堡器之備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  
陣也夫陣之不存石及之也陣之不守矢及之也石  
及之爲堅陣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陣  
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叩壕墻附垣脚則



擊垣脚懸石衝木將於是乎升降而陣之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冑而立諸術曰余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實以毡絮或即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轆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置陣上出陣五六尺簾旣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陣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陣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礙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陣但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畫

主近擊護壕牆以內耳卽不得已欲從陣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挨牌挨牌者備陣壞也夫陣主近擊數數引重或有隙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三尺藉以補陣亦以發矢卽壕牆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三火鎗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甕城加四柄壕牆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

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求買精者數視火鎗倍之五礮石礮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既遠而力此旣易辦又人人可爲每臺可置二十餘甕城壕牆皆加之小堡百餘大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虜若臨牆不必求中但令諸甕毋臺一二十人一時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畫

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屯立也又石之圓視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陣石陣者陣間所用之石也夫陣人計丁分陣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爲懸石用廢礮石陸軸之類爲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皆是須重一斤上每陣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牆者則眾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



蒙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衝木衝木者亦陣院間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者置鐵刃其首近傳虜欲爲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陣院間用也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硫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美

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轅鈎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尙虞其畢志于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草千萬成羣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填壕繼以附垣弓矢鎗礮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罌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出升餘當無不斃且隕者也小堡面置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鋤利於列陣鎗戟鈎鐮利於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

童無不令帶兵者婦女亦然嘗計每陣須木棍一大下細如玉每三陣須大斧或鋤刀一每六陣須長鎗簪花狀長鈎長骨朶一架有力者主斧鋤次主鎗鈎弱者主棍列陣之法也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城守

老



輯守邊說

王鳴鶴曰嘗聞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夷性驚悍梟獍若禽獸然冠帶之國自不必與深較勝負古昔談邊務者大抵言戰十三而言守十七此守邊之大較也今天下幅幘之廣遠軼前代法制詳密備禦防閑亦莫有如今日者東有島寇則守陲封西有羌戎則守關隴南有緬甸而六詔為藩籬北有諸胡而三邊為鎖鑰是宜厝天下於磐石之安矣卒亦未免風塵之警徵兵轉饟東撐西支騷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表

動海內無息肩之日守不必固而戰不必勝此何以尊中國而威四夷哉孫子曰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然則守在戰先募民徙邊登陣乘塞未可謂守而養吾全鋒以制敵之死命將軍之事靜以幽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此也是足以言善守者也

守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將往城於方方出車彭彭旂交龍旒央央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光顯南仲獫狁於襄勝也言

程子曰岐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邱文莊曰朔方之地自三代以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遇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夷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圻補其城郭戒門閭修

鍵須閉慎管籥固封繼備邊竟境完要塞謹關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表

境上梁橋也塞蹊徑

陳謫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圻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閉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蹊徑野獸往來之路陸佃曰环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蹊徑不塞無益也  
邱文莊曰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葺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圻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蹊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數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啟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圻其城郭之門閭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必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於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倚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



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  
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  
限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  
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  
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  
此後世為政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  
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  
多矣其者以樵薪之故而窮其家以營造之故  
而代其障蔽以游散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向百計以營為之况有  
其險而自去之以為虜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之  
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之虞無及  
之悔竊以為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  
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  
高山峻嶺縱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  
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  
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  
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全

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  
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恐日甚一日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  
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  
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一以限虜人之  
馳驅一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地  
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  
八十里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  
虧使虜騎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  
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自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  
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  
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如  
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  
固之以壯固矣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習其野三  
務春秋三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食不懦不奢強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邱文莊曰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  
也不能遠推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  
然必四境備而後及於鄰封諸侯服而後及於夷  
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  
仲淹欲修京城款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  
泥古人之陳言而不  
知當時之事宜者也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全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從  
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  
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

邱文莊曰長城議  
出北狄卷中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北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闕焉自關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  
闕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涉塞道



邱文莊曰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崖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高山綿亘之關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崖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說皆為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建巨壘擊關兩山以逼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為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為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為鑒者微戒生於不足也嘗觀元人進金之表曰勤卒歸居庸關北折其背大軍出紫荆口而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全

臨其北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據居庸而謂之背出紫荆而謂之臨北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同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臨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繫也况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在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鼂錯言於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 鐵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外藩

加淳曰蘭石城上礮石也蘇林曰渠荅鐵 荅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長但礙其述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邦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藥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全

邱文莊曰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有其要不在於隨時而在於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于封疆之守尤盡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為總會某處為要害某處最為強悍治邊之城堡若干成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某處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為將帥某人可用為偏裨虜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虜若深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某處與某城相接某寨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實于左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殿門而邊塞城堡將卒戎落皆懸著于目睫之間展轉於心胸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智隨能命將台眾長集策策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漠自親矢石屈帝王之尊為犬羊之



敵勝之不足以爲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夷狄之威而貽中國之耻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欺聖人處事於其常而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時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招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壩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壩上

邱文莊曰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壩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臨塞之地建城築寨亭障屯戍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論

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成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憤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爲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擁而有之此成邊將士所以解體也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

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寨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登壇必究 卷七 守邊

論

邱文莊曰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于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于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  
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郡城號爲赫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郡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棄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曠聚邊陲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綬分自地給之其州兵不能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設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潛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而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監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



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黑秦河外之州四曰西  
寧曰樂曰郭曰積石其地饒五谷尤宜稻麥即今  
州郡考之所謂與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  
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  
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邊者  
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  
皆仍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  
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  
其朝廷所當禦者夷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  
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西盡屬拓跋氏宋人以  
內北為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選於西  
北邊城立為藩府統衆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  
未嘗遠城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  
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  
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寧之  
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  
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口入寇之地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矣

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  
套者向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  
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  
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後或長  
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  
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  
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先防患貴  
豫往者彼固蓄深矣矣議者慮其為吾內地害百  
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  
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  
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  
不先為之學蓋今日西北諸邊備禦詳盡惟此一  
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蘗未萌也今則已暴著  
矣所以先事而預為之防者茲其時也自昔中國  
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  
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  
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

路則預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  
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後日之遠圖謀  
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將至於漢人之勞  
費盡思赫遠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  
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  
境外騎臺之地向為之屯營况此乃在黃河之南  
次邊之地乎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連道之際或於  
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或過于河之北據要害  
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孺設營堡以防其經渡事  
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  
始得其  
舊可也

後漢王霸將馳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朔州懷戎縣  
即古之蜚狐口也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全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  
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關互相  
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承逸凡  
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  
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  
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邱文莊曰我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  
以并葭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  
北懸居庸而東極於醫無問是為第一層之內藩  
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  
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  
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為國家北  
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  
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  
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  
嘗聞雲代一帶其設險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矣

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  
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  
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  
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竊以謂今山後綠邊之  
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抵保德之河壩自東而  
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  
望連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再加築塞之  
以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  
就請以三年為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  
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  
備借十萬人之功力費十數萬之費賴三年之中  
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萬大之功夫然則  
邊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  
者彼徒託之空言而今日真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  
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邊匈奴今可用帝使桑  
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邱文莊曰唐于筠所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  
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道西黃河固  
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矣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  
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矣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原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哉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  
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



之若有唐受降賊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即文莊曰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所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駝即史所謂牛頭駝那也 國家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宜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去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其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築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於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脊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慮省費億計戒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李

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慮之有其道焉耳故徵舉其端而不致盡其說以俟後之程閣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

今順州 今蔚州 瀛州 今河間 莫州 今任縣 涿州 今涿州 今蔚州 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闕陘可守若燕順蔚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管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承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求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徑畧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

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竄盜糧自此中國胥爲夷矣

即文莊曰石晉所割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儀武雲應塞勃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蓋援人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騎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總統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障環而繞之東極平野無間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承平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李

四海治以西懸雲代之境重關列成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邊化承平一帶往往有大軍都司與善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預有以防備之則所慮者消泯於無迹矣今議居庸以東懸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于其間必不得已請將淇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承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三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以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



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韓圃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嬾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居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叁

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彼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輛錢五十萬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地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

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能遠成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從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衛武威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叁

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邱文莊曰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發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召呼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壘

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先行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

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再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眾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常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壘

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士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鄜文龍曰神淹所議兵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可得也

邱文莊曰兵勢貴乎相接若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

###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邱文莊曰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鄰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

多分之而寡彼眾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 登壇必究

卷十七

守邊

邱文莊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遑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力全而虜之來自以待之得其全力而制虜矣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氏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眾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當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全校



登壇必究卷十八

淮陰王鳴鶴 編輯

斬馬政說

王鳴鶴曰成周司馬氏掌邦政蓋重武備以平定中夏威服四夷軍國之要務孰加于此故周官所載馬政詳哉其言之當是時因田賦出馬馬日蕃息上下兩利焉嗣是而後漢制牧于民而用于官唐制牧于官而給于民宋制始牧之在官既藉之在民最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利弊得失歷歷可考

登壇必究卷十八 馬政

見已 本朝兼用前代之制酌量經畫豈不欲貽

良法於永永乃其流弊侵淫莫知底止燕代齊魏之墟編戶養馬百姓竭力傾產以供芻糧一馬斃鬻三子償之不足萬一倖免三尺而逃亡且騷屬焉互市之馬徒費中國金繒而黠夷多以下馴應之即不然而或飼以泥沙或釘其脊項飽索高價方入關而斃不旋踵適重為邊兵累此又今日之大患也嗟乎養馬以資軍用資軍用以衛人民而顧令民困軍困若此識治體者其尚深長思哉

馬政

易說卦乾為大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

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德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馵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吳氏曰馬加良老瘠馵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為純陽德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馵者也馵馬錫牙食  
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為雷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頽

蔡氏曰陽動于下故為雷雷氣始亨故為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頽的白也而頽在上也詩所謂  
白顛博所謂頽是也

登壇必究卷十八 馬政

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頸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為曳  
邱文莊曰易之為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為乾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為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而論之健而不怠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食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謂坤之牝者雖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至於馬則其



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偶無所不具  
以馬之爲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  
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  
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鄭文莊曰馬六官其五者之類皆以人爲名而獨  
于夏官而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  
戎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  
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諸侯  
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爲禮無馬則無  
以整戎行而以御戎  
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

登壇必究

卷八

馬政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  
也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康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養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  
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  
養之年所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備  
諸教謂不過三千餘匹備文公承夷狄所沒新造  
之後末年一至騶化三千若以制度論之備以諸  
侯之國又以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養之騶化三千舉官民通牧而言之地

邱文莊曰今之中國即古之中國其古此天地則  
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  
世於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  
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  
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而一都之  
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或馬皆時  
不聞其之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亦間其爲善  
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遠絕哉雖然不  
特成周盛時爲然也若夫古之畜地即今之農慶  
章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即今之兗州寧海  
高密等處之境魯乃有化之驟者至於三千壯而  
小者不計焉魯乃有壯之純者至於十六色壯而  
駁者不與焉孔子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爲政在  
人則是爲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  
其地之牧馬宜於  
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邶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術文公也其卒章曰靈也

登壇必究

卷八

四

雨既零也命彼倌人主駕星見言風駕說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也心塞也淵也深隳化三千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爲驥言方春時雨以降而農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乘往而  
勞勩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  
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牧者亦已至於三千之  
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  
致此高處宜矣記曰問國君之高數馬以對今言  
隳化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高亦  
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  
祖天謂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  
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子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得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邱文莊曰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  
主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  
祭馬祖而於州縣皆立馬神廟本請此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駟 駟駟在坰

日刺之野薄言駟者有騶 有皇 有驪 有騶 有

黃 以車彭彭 思無疆 思馬斯威 其二

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 有駟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五

才也 其三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騶 有駟 有騶 有駟 有騶 有駟 有騶 有駟

釋 思無駟 思馬斯作 其四章曰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有駟 有駟 有駟

而白 有魚 以車祛祛 思無邪思馬斯

徂也 未子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

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威矣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駿化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也

無期思無駟思無邪馬之所以誠才作徂者其效

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駿化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

誠心以行善政其效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邱文莊曰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駟而

北者有三十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駟而

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駟而形質有高下瘦幹

有肥瘠馬之化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瘦所育者

皆駟駟之程馬之壯者取其腹幹必肥而張使所

駕者皆駟駟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駟之駟魯之

馬詩人詠其駟之駟魯之駟魯之駟魯之駟魯之駟

其壯而駟不其駟各隨其毛色而分別之以見其

駟駟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車馬之用固必

以壯為貴然非其駟之良則亦不能以資其駟之

強而盛也衛詩之駟特言駟而不及壯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 質平也土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之高下而

如其一曰戎馬 二曰田馬 三曰騶馬 四曰駟馬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六

者 皆有物賈 材有美惡 網惡馬 馬不馴者以羆凡

受馬於有司者 謂校人之屬受馬 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齒年毛 馬死則旬之內更 受馬在十日之內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 十日之外馬死則旬之內

筋骨來償 其外否 十日之外則不 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 齊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 若有馬訟

則聽之 有爭馬之訟 禁原羆者 原再也一年不 許兩次養羆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羆書羆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委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委者為 傷馬歟 邱文莊曰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爲馬質



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通蓋馬之材質  
有高下氣力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  
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  
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  
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  
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聚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  
復私畜矣聚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  
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  
直易之焉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  
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  
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  
色則不敢以易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  
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  
責其倍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  
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  
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于民而收之於官然  
後散之于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  
一切責軍之債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七

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  
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例死倍償如故而  
兩此之邊苦之尤甚至有鬻子  
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  
校人之長 掌王馬之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 一物道馬 一物田馬 一物驚馬  
一物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 四匹 一師四圍 養馬  
三乘為阜 二匹 阜一趣馬 下士一 三阜為繫 馬三十  
繫一馭夫 中士一 六繫為廐 馬二百 廐一僕夫 上士  
主 六廐成校 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 校有左右 一校  
之 六廐成校 馬千二百九十六匹 六馬共五皆良惟驚馬一  
右 驚馬三良馬之數 六馬共五皆良惟驚馬一  
驚馬三良馬之數也

鄭立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  
必仍校視也  
吳徵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成校  
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  
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  
馬大備也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八

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道歟且校人掌王馬之  
政辨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需謂其毛  
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  
從可為育種者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  
齊一者為一類善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  
為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為一類校人因其材質  
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其有六類焉況  
所掌者上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  
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後世乘與惟牲  
是用漢人乘此者為世所損况以駕天子之輅乎  
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馬者買公彥謂馬亦  
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竊以為古人質樸所謂種  
馬者安知非謂此哉吳徵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  
即養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者非化而為  
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  
爾又何化壯之拘哉蓋馬之性性者多有不馴而  
化則多馴馬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處其或有奔  
蹏而致傾軋耳後世馬惟用壯所以駕乘而征戰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  
費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買粥也之入其布泉也泉於  
校人

賈公彥曰巫馬知馬崇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啟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  
若有死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  
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奇死生  
非但於人為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則官診巫  
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  
疾難於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  
職雖主於乘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  
四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  
於巫禱也 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  
醫醫蓋得別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可考

登壇必究

卷八 馬政

十一

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滌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文莊曰頒之者授圍人以牧也孟春焚牧地以奈  
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滌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  
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屬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  
民逆禮禁止不得使人殺牧牛馬

邱文莊曰古人養馬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  
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畜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而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  
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  
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人  
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種穀牧  
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修則馬政自舉乎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設擇有太草處以為草  
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他可牧請一

切復之立為屬禁政令異日發行  
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 句 佚特 句 教駝 句

攻駒 句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句 及執駒 句 散馬耳

句 圉馬 句 正校人員選 句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鄭文莊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  
氣也三歲曰駝駝教乘習之也三歲曰駒攻駮之  
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顛動搖則括中耳後  
逆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  
也此九者馬  
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毒覺廐始牧夏瘠 句 馬冬

登壇必究

卷八 馬政

十二

獻馬

鄭文莊曰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  
藉之以草春之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  
庭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  
之而後以括焉冬之寒也則煖之以廐夏之炎也  
則涼之以廐其養也希無異于  
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邱文莊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開  
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行教有養  
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  
息多而壯徒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  
人掌其政者也趨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  
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羣 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續舉書其數

陳澧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令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程之使壯者執牝者于易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騎牛之積皆書其數者以備稽較多寡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澧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蹇齧也班牛馬負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至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庚人之掌其閑以至罔師之所養困人之所養莫不有政馬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謂也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折羽日旌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旌龜蛇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撲前夏北西

誓之

鄭文莊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騶等皆以車馬駕又載旌旌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陣

鄭文莊曰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與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陣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與兵之官而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不成而武不至驕也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官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醫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有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士

鄭文莊曰古人調養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孝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承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華五監長丞

鄭文莊曰太僕周官掌政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 本儒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于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平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也

漢初鑄筭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

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時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遙西邊以邸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眾庶街巷有馬什伯即什之間成羣乘符蛇

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死者十萬餘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關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出塞者不滿三萬匹

登壇必究卷十八 馬政

五

○元鼎時令民畜邊縣得畜牧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時令郡毋飲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于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爲馬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氏內郡之盛則限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置馬者有罪有以罪侯侯馬而廢斬者有以民或匿民馬以爲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鹽賦貢出至門關輸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邱文莊曰林駟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未盛衰之故于此可見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

丞有主簿直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

登壇必究卷十八 馬政

六

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二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邱文莊曰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

增置飛龍廄

邱文莊曰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乘龍廄也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堡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閭四曰北普閭五日  
岐陽六曰太平七日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馬二千  
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  
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  
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  
歲寧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七

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芻  
秣者其地止於二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  
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  
今其地固在其中開闢民所不耕者豈止二千二  
百三十頃而已太傅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  
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  
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蓄  
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考唐志始曰  
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  
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廩千里由京度龍置  
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由此  
以說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幽涇寧也蓋  
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  
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  
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約租之地一  
且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畜  
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  
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于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  
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監州三監  
於嵐州

邱文莊曰監牧有使  
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立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  
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匹讎一游擊將軍

邱文莊曰此後世  
以官爵易馬之始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六

立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  
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立宗厚撫之  
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  
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以其直市之每  
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兼周不任戰者鬻  
之以其錢更市不誤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  
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  
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按  
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馬皆耗竭僅得  
牧壯二千匹於赤岸澤徒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  
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縱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開庭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以感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及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甚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養用宋人罷馬之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當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為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開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為牧馬之所而俾諸練民事臣僚講求利害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為一代經久之制以為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比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五

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三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野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登壇必究 卷一八

太宗時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盡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化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邱文莊曰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信為養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何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遺中使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之設此誠不可不為畫定也疆界不定則自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將用馬以誰責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五

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昭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廩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葉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昔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



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倚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鄧文莊曰覽疏引倚頓畜牝之事尤為切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駒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餉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汗穡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時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不言牝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

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收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懲庶幾數年之後馬畜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蕃盛

鄧文莊曰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夏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商燕秦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之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馬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策政故也應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嘗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閉閣之時而豫為之慮置籍之於古息之於今廣狗詩于限謀不拘泥於故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180 丹黃書日全書 4 反E句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闕然聚忽然散雲奔馳馳炒後掠前此馬之良也  
強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逢大呼薄戰  
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文莊曰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  
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爲武  
備內疲青民外善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  
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  
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  
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之言蓋有得于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夷狄者其策誠莫  
有過焉者也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  
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惟限虜使不得入不  
必窮追惟使虜使不敢入不必深入十兵步入五  
騎二騎以爲奇而驅馳必精健之足步以爲正而  
什伍皆健鬪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  
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  
外可以免騎上之陪備

英宗時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  
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乃唐  
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成勝以東及遼州平定

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  
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邱文莊曰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  
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日久正居安  
思危之日修政舉廢之時惟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  
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  
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  
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制畜養之規修廢  
牧之所修廢牧之所堪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  
支免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  
無損矣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請

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買馬法  
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  
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  
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  
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  
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  
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役將可繼乎



邱文莊曰彥博言當時戶馬之弊有若  
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地與民今日乃民自  
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雜之繫之皆可藉  
息乎之一言尤為有見蓋馬所以蓄息者以其羣  
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之家各繫一馬而  
欲其生息固難矣  
況亦其皆良乎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與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  
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年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  
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  
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  
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  
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  
畱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為五路委監司經界

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斃歸日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  
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  
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征役  
邱文莊曰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  
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他宋人保甲養馬自願  
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  
納錢今日則謂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  
足諸他戶不問其與與否也報軍戶役徵輸如故  
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  
非止一指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  
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  
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餼  
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  
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  
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馴  
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在則養數死必責償一  
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償而嗣歲  
又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  
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所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  
莫此為甚 朝廷建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為根  
本尚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為之拯師可乎  
知治體憂深思遠者  
所當為之軫念也

哲宗嗣位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  
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  
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  
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閒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  
還戶馬于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持在馬而能蕃



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柵基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太平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毛

馬政曰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古人始創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爲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于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嘆曰朕於是行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置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變誠能如元祐之改弊易轍則此教郡之民咸戴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并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

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駟曰監牧之置圍斷以蓄之使人以視之殊簡以時部雖有方則以渥注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鄧文莊曰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于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比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與掌得人又何患乎  
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時郭茂恂言承認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美

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眾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謂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友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鄧文莊曰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率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士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商  
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而文莊曰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交末廣西提舉峒丁李域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殺白杞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完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峽黎皆置使提督成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黃道數十州察程奉食費圍薪薪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傳史唐明宗開苑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六朝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糧及養今有駝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此是在養上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上之費可勝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所言肥瘠士而審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善我嘗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于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河向以騎士為生所范

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邱文莊曰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後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牧之政以供 乘輿之

用凡立仗而駕朝者皆于其而畜之其牧放之地

則有鄉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驥等四營

既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洲其後定都於北又

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

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

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專管馬

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北三處苑

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

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

登壇必究 卷六 馬政

手

外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馬或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制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

征行時用則足雖不至于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

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因

十八監宋人之十入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

內地而今日則用之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豈不

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

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

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

用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

今日之所不及遺知馬政者勸實牧地具有舊有

而今為人所侵兼理沒者成復其舊或有山林原

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

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土卒有逃亡者

則為之勾補既存者未備者則為之修葺所畜之

馬若壯多而老少則為之添花孳生之化其種有

不良則為之求良游化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謂善



各有其法俟散置或定其規者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  
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遵法者必以故放  
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務盡實  
效而不為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  
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  
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  
大為民害神宗有見 彥博之言而深仰安石之  
諫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  
也今日之弊已詳之於前矣然所慮置者時議以  
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查算天下馬  
數其在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  
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地  
井可以為草場馬廄者假如某縣山額民若干里  
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  
段其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  
然之法而立法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即以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  
匹今即就五里之中擇其鄉村相倚附處或十  
村五村為一大羣村帶相去遠者以五六十家七  
八十家為一小羣每羣其村居以有動力者一  
人為羣長年老若一人為羣老無力不能養馬者  
數人為羣卒每羣各設馬房舍園及長槽大車每  
歲春耕之候羣長備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  
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驗之有不種者同官  
責罰毋使失時無用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羣長及老計畝而取之倉  
園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即以馬糞豆  
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  
必求其良前此例死未償之馬五分獨其三徵其  
二以始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  
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鑲板  
以示之凡一歲游乳騰駒去特皆有其時楚其時  
者有罪凡一日莖草飼料試水皆有其節違其節

者有罰其房房冬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  
贖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  
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自其道其視各家人自  
為養者大不同矣舊制凡羣頭管領馬一百匹  
為一羣每年羣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生以罪請  
罰為中制每羣馬十匹止取羣生七匹其年駒數  
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  
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廄生駒多許他  
廄則官以壯來易每廄兼畜驢騾以馬為準化馬  
二十畜壯驢一化驢四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  
官為造車遇有短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借無事之  
日本廄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償收以爲餽餉之  
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  
僕寺官四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  
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  
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寓以官牧之意土  
不失 祖宗之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

登壇必究

卷十六 馬政

三

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  
縷息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使  
散歸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  
責以歸償是固足以為不用心保惜者之戒但  
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解損并老弱瘵疾者及至  
官軍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瘵然莫敢  
者亦往往有之律之死損數目並不扣除然一軍  
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產多踰數千顧家之所  
有不足以致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  
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  
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於帳知齒  
齡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  
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報所共知  
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此馬軍皆要積蓄其  
便如始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牛夜以後  
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  
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  
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



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殺不理  
理雇借與人稍減草料者預生告官料理者免其  
其債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下借者人共責之  
而責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倍債矣是  
非窮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  
官軍騎操之馬固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  
得焉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乘之之為愈也蓋  
慈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以非  
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  
得也語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  
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餽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閑  
地為廣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為定數不  
分衛所除任因其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  
之卒不與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園以貯草支大  
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隨時檢其所積夜半  
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發就彼發騎應事  
之時稍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衰損疾者告官調  
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

登壇必究 卷十六 馬政

三

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  
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  
遼廷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  
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漢漢其間應宜撫大  
同延綏真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止數十  
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  
老死卑樞之聞而責吾士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  
於邊界天若寒而地磽礫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  
天下之人莫若焉既資其出力以為中國防寇又  
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  
不足以償其逐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  
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  
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豈亦不思之甚也  
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  
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  
戰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  
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  
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副大率步十而騎二步

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  
不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進其出拒之  
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  
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  
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  
小我眾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  
之長以制之馬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  
屈服於我矣 國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  
於本部其見於諸司職事者有四曰應牧應換  
折糶收買其餘應俵等項各有事例今具列于後  
若內苑馬匹則掌於御馬監云

登壇必究 卷十六 馬政

三

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一提調牧  
養孳生馬騾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  
十戶共養一匹每驛馬歲該生駒一匹若八戶不  
行用心孳牧致有虧欠例死就便着令買補選官  
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太寺每遇  
年終比較或羣監官員怠惰或人戶奸  
頑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  
計開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遼東行太僕寺

- 定遠左衛 定遠右衛 定遠中衛
- 定遠前衛 定遠後衛 鐵嶺衛
- 東寧衛 瀋陽中衛 海州衛 蓋州衛
- 金州衛 復州衛 義州衛 遼海衛
-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 廣寧右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 廣寧中衛 寧遠衛

遼東苑馬寺 永寧監

清河苑 深河苑

山西行太僕寺

太原左衛 太原右衛 太原前衛 平陽衛



鎮西衛	汾州衛	安東衛	靈武監	同川監	威遠監	熙春監	順寧監	甘肅行太僕寺	甘肅苑馬寺	祁連監	武安監	安定監	監川監
保德千戶所	朔州衛	秦州衛	廣寧苑	武安苑	保川苑	康樂苑	雲驥苑	甘州左衛	甘泉監	西寧苑	武勝苑	武勝苑	巴川苑
山陰千戶所	秦州衛	秦州衛	黑水苑	保川苑	鳳林苑	會寧苑	昇平苑	甘州右衛	廣牧苑	大通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沁州千戶所	秦州衛	秦州衛	萬安苑	天興苑	鳳林苑	會寧苑	永昌苑	甘州中衛	溫泉苑	紅崖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永寧苑
馬邑千戶所	秦州衛	秦州衛	慶陽苑	嘉靖苑	鳳林苑	會寧苑	永昌苑	永昌中衛	紅崖苑	紅崖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永寧苑
秦州衛	秦州衛	秦州衛	慶陽苑	安勝苑	鳳林苑	會寧苑	永昌苑	永昌中衛	紅崖苑	紅崖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永寧苑
秦州衛	秦州衛	秦州衛	慶陽苑	安勝苑	鳳林苑	會寧苑	永昌苑	永昌中衛	紅崖苑	紅崖苑	永寧苑	永寧苑	永寧苑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宗水監	遼東苑馬寺	陝西苑馬寺	南京應天衛	山東	浙江	江西	廣東	四川	湖廣
清水苑	山西行太僕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濟南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成都右衛	沅州衛
美都苑	陝西行太僕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平山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成都中衛	沅州衛
黑城苑	計三年比較地方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登州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建昌衛	沅州衛
黑城苑	計每年比較地方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寧海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建昌衛	沅州衛
黑城苑	南京太僕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寧海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建昌衛	沅州衛
黑城苑	南京太僕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直隸宣州衛	寧海衛	海寧衛	饒州千戶所	雷州衛	建昌衛	沅州衛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三



夷陵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雲南 雲南左衛 雲南右衛 雲南中衛

雲南前衛 雲南後衛 雲南前衛 雲南中衛

六涼衛 平夷衛 越州衛 臨安衛

大理衛 大羅衛 大羅衛 蒙化衛

洱海衛 金齒衛 騰衝衛

景東衛 瀾滄衛 木密關千戶所

楊寧千戶所 馬隆千戶所

官良千戶所 安寧千戶所

易門千戶所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類

考

相馬說 出安驥集

夫毛物之類眾矣其引重致遠其托死生者獨馬可稱故其行也無疆聖人所以取象於坤也是故龍駟骨駿駑馬力庸或重之以千金或勉之以十駕惟伯樂能辨之謂其臟腑理其氣血惟師皇能瘳之況茲為戎事之本代人之勞其利益非淺鮮也今撫舊聞相其骨毛貴賤以別其善惡云

相馬論 出虎銜經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數其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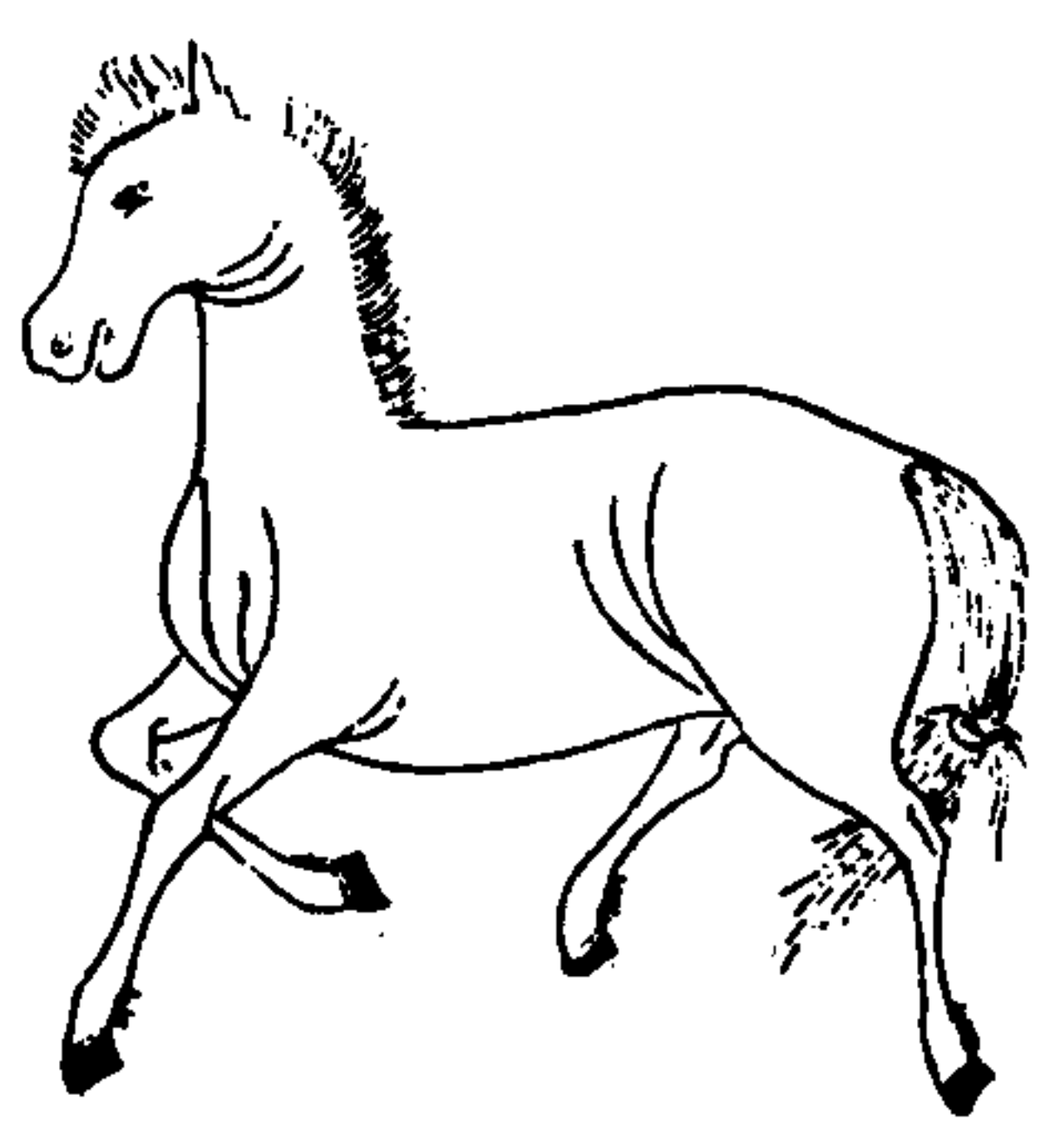
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頭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舉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者驚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



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有公王字者二  
 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  
 者膽小多驚目白不深唇不覆口又淺不健食齒參  
 差不相當皆驚馬也凡馬頭欲如側剃耳欲厚小左  
 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額前錐毛  
 欲濃盛鼻欲大唇欲緩上唇欲方下唇欲圓口欲紅  
 并方大舌欲如懸鈎胸欲廣雙肋欲分明蹄欲厚膝  
 欲高前脚欲直後脚欲曲而閒腹欲垂陰欲小肚欲  
 方脰欲垂足足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梁骨而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弄

粗汗溝欲深膊際橫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  
 細而實此馬之要相也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罕

膈欲滿應欲平項欲似雞鳴食槽欲寬下唇欲圓  
 口又欲深上唇欲方鼻欲寬大而如剃兔眼光有  
 肉無則傷人眼如垂鈴骨欲圓耳如削筒顛骨  
 欲圓項長鬃細紫欲茸細背欲高并鞍欲厚脊梁  
 欲平腰要短促現骨欲平肋扇骨密後看似狗脾  
 腹欲平尾欲端汗潮欲深尾骨欲短外腎欲小腿  
 似琵琶尾欲茸細後脚欲細曲池欲深鹿節欲曲  
 節欲近後蹄欲大解骨欲鹿節欲近堂骨欲高脚  
 大而實脰定骨細蹄欲圓  
 脚欲直膝欲圓鑿肉欲厚



馬忌

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能避惡  
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厩作之者一年凶丙  
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  
戊午庚子日不取并忌入廐大敗凡養馬之法常擇  
日時之良而知所忌

馬毛利害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  
旋毛在吻後者名脚禍白馬黑踪鞍下有回毛者名  
登壇必死

卷八 相馬

聖

頁屍腋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  
名白帶劔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  
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  
前膊外從項去到腴腮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  
爪黑面白者以上毛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膊後  
近低處毛逆者能行五百里後眼近前低處毛逆者  
行三百里後前膊到喉中有逆毛者各印綬能行千  
里兼益主也

口齒訣

一歲駒齒二 二歲駒齒四  
三歲駒齒六 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 六歲肉牙生  
七歲角區缺 八歲六區如一  
九歲咬下中區二齒曰  
十歲咬下中區四齒曰  
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曰  
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曰  
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

聖壇必死 卷八 相馬

聖

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平  
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曰  
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曰  
十七歲咬上中區六齒曰  
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曰  
十九歲咬上中區四齒曰  
二十歲咬上下盡平  
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



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

二十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六歲咬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二十八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聖

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芻水論

凡飲喂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

一曰少飲半芻二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是故

少飲者飢腸休飲足疋羸休飲足妊娠休飲足半芻

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飽此謂一飲

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教

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潔毛髮須當擇此

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

汗不得飲禁芻者腠大休加料騎少休加料交暑休

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騾

四時無患任意騎習矣內經云凡乘者一日行二日

驅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

來有汗捧行喘定汗息放鞍即時放騾繫于迎風勿

近舍簷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面南拴勿

北繫節簸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于潔淨

日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

疾病有無此謂畜之道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醫

脈呼三五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

輪歇后蹄如此則為無疴之狀是喂飲得其則也是

故觀外形察內受芻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騾不致

天橫而終其天壽也

茵陳散 春用 茵陳 一錢 連翹 五錢 防風 五錢 俱等

分姜密其煎嚙

消黃散 夏用 知母 三分 貝母 三分 茯苓 三分 甘草

二分 梔子 三分 車前子 三分 大黃 二分 鬱金 三分

芒消 一分 密水調嚙



理肺散 秋用 知母 四分 山梔 三分 蛤蚧 三分 天門

冬 二分 麥門冬 一錢 秦艽 一錢 百合 一錢 馬兜苓

五分 防己 一錢 枇杷葉 一兩 白藥子 一錢 天花粉

五分 蘇子 五分 乾山藥 一錢 貝母 五分 各等分糯

米粥密調嚙

茴香散 冬用 茴香 一錢 厚朴 一錢 元胡索 一錢 芍

藥 一錢 當歸 八分 益志仁 五分 黑豆 一兩 陳皮 一

錢 川練子 三分 荷葉 五錢 青皮 五分 木通 五分 各

等分葱白三根酒童便各半盞煎嚙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聖

大七傷散 調理羸牛瘦馬添應

知母貝母伴防風青皮陳皮用乾姜虎骨芍藥當

歸妙瓜蒌桔梗川大黃豆蔻人參破故紙茯苓甘

草使茴香茵陳益智香白芷柘柳官桂廣木杏水

和猪脂煎三沸瘦馬羸牛嚙便康

七補散 治馬七傷及非時起臥

青陳川練子乳沒自然銅當歸川紅豆茴香益杏

仁芍藥并官桂滑石每木通葱酒同煎嚙起臥效

如神

降氣散 治瘧黃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 酒炒

黃柏 酒炒 香附子 木香 少許 右件各等分爲末

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嚙

消黃散 治馬一切熱毒及諸黃腫痛 知母 黃藥

子 梔子 黃芩 大黃 甘草 白藥子 連

翹 黃連 鬱金 朴硝 右件爲末每服二兩

密一兩鷄子清一雙漿水同調嚙

雄黃散 治馬黃腫 雄黃 白芨 白欬 龍骨

大黃 右研爲細末并花水調勻塗之腫處如乾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哭

再塗之

白芨散 治馬肺熱肺傷咳嗽喘息有音鼻流膿涕

白芨 茵陳 梔子 甘草 黃連 防風 各四

杏仁 半兩 阿膠 二兩 右爲末每服二兩瓜蒌穰

一個研細水一升煎三沸飽嚙

獨活散 治馬五勞七傷腰膝痛 獨活 一兩 姜活 一

防風 一兩 甘草 炙一兩 肉桂 一兩 黃柏 酒浸一兩 澤瀉

大黃 一兩 當歸 半兩 桃仁 半兩 連翹 半兩 漢防己 一

右件爲末每服一兩水半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嚙之

當歸散 治馬有重勞傷太過毛焦草慢羸瘦病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同前引嚙之

後溫散 治馬久經陰雨腰勝無力腎經溫痛病

當歸 沒藥 白附子 肉豆蔻 麻黃 白朮

青皮 牽牛 葶藶 已上九味為每服二兩

葱三枝溫酒乙盞小便半碗同調草前嚙之

天麻散 治馬破傷 天麻 乾蝎 烏蛇 酒浸去皮骨

登壇必究 卷八 相馬 罌

天南星 炮 白附子 炮 半夏 防風 蔓荆子 蟬

壳 霍香 川烏 炮 加射香 硃砂 膩粉 已上一分另貯

能 右件為末每服三錢入射香硃砂膩粉拌勻溫

酒半碗調嚙

礪砂散 治馬瘰癧 礪砂 一兩 黃丹 二錢 右二味

同研為細末羊骨體調勻搽之

治馬傷蹄方 海桐皮 白芥子 大黃 甘草

五靈子 云臺子 木別子 右為細末黃米一

合煮粥調藥攤帛上於蹄上裹之立效

治馬打破春梁方 馬齒莧 石灰 已上共搗和

為丸陰乾再研為末椒湯洗淨貼之立效

薑礬散 生薑 煨灰 白礬

消毒散 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

白礬 半兩飛鹽 一兩炒 右為細末拌勻於舌上塗

之久用甘草末二兩水二升煎至一升嚙之

急救方 行在途間針藥不備用此方治馬起臥

青葱 三枚 飛鹽 半兩 山胡椒 半兩即茱萸也 已上三味

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出揚去大氣

登壇必究 卷八 相馬 罌

帶熱嚙之後不住捧行瀉之大效

千金散 治馬石傷風及諸風病 蔓荆子 旋復花

白殭蠶 何首烏 桑螵蛸 天南星 羌活

烏蛇 沙參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

麻 蟬壳 細辛 干蝎 升麻 藿香 右共

為細末每服一兩溫水一盞調嚙之天陰生薑湯

一盞同調嚙之

香薷散 治馬熱症中暑 香薷 黃芩 黃連 甘

草 柴胡 當歸 連翹 山梔子 花粉



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二兩漿水嚥

撥雲散 治馬眼障

大硃砂一錢 白礪一錢 白礪五分

乳香五分 沒藥五分 爐甘石三錢煑 已上共搗爲

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插入磁罐內用溫水洗淨

眼然後點之

治馬瘟方 獺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

治馬肚熱結寒顛不食方 黃連一兩 白藓皮末一兩

油五合 鴈猪脂四兩 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 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嚥立効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晁

馬黑汗方 人脚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嚥之

馬喉腫 軟物裹刀子露一米刺咽喉即瘥又方以

乾馬糞置瓶中頭髮蓋之以火燒烟出薰鼻中立

瘥 又方以猪脊邊脂伴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礪二兩爲末和水齧之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黃耆 當歸 芎

藭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細辛 乾姜

附子 以上各三兩共爲末先噉酒令服五錢日

齧三服續痂至方寸立愈

點馬眼方 青鹽黃荑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

細研用密煎以磁罐盛水浸點之

馬疥瘡方 硫黃 人髮 用鴈月猪脂熬消及熱

塗之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相馬

辛



輯車戰說

王鳴鶴曰善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革輅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非所以衛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禦北戎晉川之以制羣狄衛青以武剛擊匈奴馬隆以偏箱平涼州及至馬燧吳淑李綱魏勝輩用以威服戎虜為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尚矣然大都宜於平原夷曠之地行則藉以齎載止則環以為營使敵人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至

不得千里長驅其勢誠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道也故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審於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阨塞小而溝塍之分界即有車無所用之而況烏夷肆侮趨悍標疾雲合鳥散非步騎之精銳者不足以挫其鋒刃故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主此南北之勢異也

車戰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表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黨彘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到也

邱文莊曰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至

蔡沈曰戎車戰車也古者戰車一乘則車車一乘則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樸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三萬人也

邱文莊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麗相所謂車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

關道行也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銜軛之上盡有餘載曰相軍之車

朱子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收也五五束也秦秦之貌也

梁輜上兩輪游環游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陰也鞞鞞也

之為蓋績清白金以沃灌鞞文茵車中所坐暢暢也鞞鞞也

我騏驎騏驎也足足也

朱子曰凡車之制廣者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邱文莊曰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革路輓之以革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條也

纓五就其美纓以條飾建太白建之名以即戎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邱文莊曰巾車之騏驎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萃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也屏

車之萃輕車之萃萃也

鄭元曰此五車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布澤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擊敵致師之車也

邱文莊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五戎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持扶掖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

車二十五步所謂吹家子守衣裝所養推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伴

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伴車以爲之副則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軾輿後四尺謂之一等戈

必柄必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著戈於車崇崇也於軾四

尺謂之二等戈長八尺崇爲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

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亦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元曰此所謂兵車也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稱車戰之旁也

邱文莊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躬之近則于勾之勾之矣然後受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及矛守文戰助凡用兵者皆長以奮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步我車懼其侵軼突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試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瘞死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道其前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



其中也更或師謂  
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音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也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美

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於昏此畫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邱文莊曰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

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

楚山澤之國車少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是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  
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陳伴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  
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登壇必究 卷一八

主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

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藏詩曰君子所依小人

所靡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桓桓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

吳偏舍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兩爲卒卒兩則人也偏

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

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

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

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

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

則古者車戰之

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及羣狄於太原崇

聚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以什更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美

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步五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

爲五陳卽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去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  
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後子十人守裝五人  
廣養五人樵及五人大率荀吳舊法也又觀漢魏  
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  
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  
則踞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難曰凶器然古人以車戰其生作進

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

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齊趨

風可以死則為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焉為庚公

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

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於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故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台烏散戰進

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標疾遂

至捨車而用徒然後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拾吾之長

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

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之法廢矣秦漢以

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一槩皆如鄭之禦戎晉

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即文莊曰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可

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

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

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其布也不威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素

行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趨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

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機械器械止則退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

殺之法已不復存矣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素

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陸得古法深矣

邱文莊曰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大抵利於守而不利於戰

可以行近而不可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

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

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

陳為難則難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殺程者矣惟

晉馬陸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

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而

人居其中架鑊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

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



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准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賦且前焉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載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欲推行遲滯當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榻挑壘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威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爲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圓九寸長九尺者爲轆轤之首斜勢而起中以受輪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美

爲死殼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轆轤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斷爲二孔用二小彎木修實其孔中引而屬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轆轤下用木爲足與轆轤等其後橫木上施軟韋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簾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轆轤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腹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鐵爲利器如耕犁樣肩干交轆轤之首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轆轤首盡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鋒兩轆轤之旁其前後各爲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前係鐵鈞聯車爲管之際前轆轤相去稍遠則用鐵繫之於環後轆轤相挨傍則以鐵鈞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轆轤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鐵駐車時用刀或鎗貫轆轤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

胸又用木或革爲摺疊屏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彫飾其不可捷斧斷處只用麻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鑿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歷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視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羣利

邱文莊曰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標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面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卒

邱文莊曰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銜輓駕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祥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



制國王大智造電擊車然百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向未聞以車戰取勝况今日之邊皆崇山峻嶺沙磧石也哉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諺以車制須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御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空

執軍器夾軍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邱文莊曰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而木牌大鎗數十垂覆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過敵又可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搶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邱文莊曰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備焉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屏垂毯列槍架砲每兩必須設數十人譬如勝所製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空

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糞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種戰以為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無益

用車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一聚二十車為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



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  
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  
下馳其要害運其根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  
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躡健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  
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  
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  
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  
阻乘敵遠行者車之塌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因地陷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奎

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下漸澤黑土粘填  
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  
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  
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  
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  
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  
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  
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

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  
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  
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  
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  
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  
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  
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登壇必究

卷十八

車戰

畚



輯用騎說

王鳴鶴曰有步必有騎此用兵之常然步常以正勝而騎常以奇勝故陣法有戰騎遊騎陷騎之設大抵用以衝突馳騁倏往倏來若疾風迅雷掩擊敵人之前後左右以駭其耳目亂其心志使之無所不備而吾以正兵臨之蓋未有不全取勝者雖然量錯有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長技在匈奴自昔已言之矣然則騎戰殊未易談哉況我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用騎

奎

國朝二百年來馬政漸弛牧養之法廢蓄之編戶者鮮孔阜之實得之互市者非乘黃之種一馬或斃而受牧者鬻子女償之尤不免於橫法病軍病民莫此為甚顧安所取以備戰陣耶方今東北騷動息肩無日疆場之士日夕介馬而馳樹木者先溉其根導流者先澄其源用騎而先馬政此根源之論今日所宜亟講者也

用騎

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充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關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根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

登壇必究 卷十八 用騎

奎

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傾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險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



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  
蒼藜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  
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  
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  
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  
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  
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閫將之所以陷敗也

登壇必究

卷八

用騎

李

輯奇伏說

王鳴鶴曰夫將家之用兵有節制如古稱五步六  
步五伐七伐皆止齊焉此正兵之說也三代之時  
南巢牧野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于後世兵尙詭道  
乘其不意攻其無備列陣對壘而不以奇伏制勝  
者未之有也故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  
如江河遂與修道保法之訓載之篇中並垂不朽  
此正而奇奇而正用兵之微權萬世不易之定論  
也雖然有韓信之畧而先軍水上可以拔趙幟有  
孫臏之智而斫樹白書可以死龐涓不然者而祇  
爲項籍之奇王恢之伏爾安能決勝于陷澤而僥  
倖于馬邑之誘哉方今海上多事召募遍于東南  
烏合白徒未習訓練所謂鼓之不進金之不退猶  
慮其在所不免而遽以奇伏之道語之善鼓琴者  
不能操不調之絃善將兵者不能馭不習之士是  
在司寄者加之意云

登壇必究

卷八

奇伏

李



奇伏 出武經總要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為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

登壇必究 卷十八 奇伏

究

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為兩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為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易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關羽討樊多留兵

登壇必究 卷十八 奇伏

半

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彊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肆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文因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趨劔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



因地形以爲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  
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  
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  
眾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  
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  
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  
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  
草者所以伏藏也假竒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  
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

登壇必究

卷十八

主

食謬號令也山林翳蒼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  
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  
不相救眾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  
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全校

登壇必究卷十九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師律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之言律者有四刑罰有律五音  
有律詩有律行三軍有律律者法也無律則無法  
施之刑罰則不中協之五音則不調言詩則無體  
用之三軍則無統而易亂四者均宜於律而動眾  
出師係民社之安危死生尤不可以不慎故易曰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一

師出以律此行師之要機萬世之明訓也夫旌旗  
旂旒所以齊衆目金鼓鐃鐃所以一眾耳犒賞刑  
威所以勵眾志而奮敵愾一人之身統乎千萬人  
而千萬人以一人之心爲心是所謂節制之師而  
非律何由致之耶易又有之師貞丈人吉師而無  
律與無師同律而非丈人與無律同故同一趙也  
以廉頗則守而趙括則阬同一燕也以樂毅則勝  
而騎劫則敗此已事之明驗昭昭也嗚呼今世之  
任將者可以觀矣



師律

易師之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能使眾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眾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則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與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必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為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剛五陰皆為所應也能以中正剛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二

毒害也師旅之貞不莊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邱文莊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准能以眾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與師非順不用眾是為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其師動眾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癘瘵之癘決不可輕用毒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在邦國與師而言令義理則是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尚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而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野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

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朱子曰律法也否臧為不善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斯守法也

邱文莊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不能也庶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為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邱文莊曰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無所失雖無功亦無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運糧之罰坐于廟堂之中道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不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三

知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稽

也 羣后誓也 于師曰濟濟 和整眾 有眾咸聽朕命 奮也 無 茲有苗昏不迷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子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上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



邱文莊曰此人君在靈輿誓服之始先備謂舜時  
薄海內外皆適有功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  
寬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  
蓋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  
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  
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比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  
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華夷主坐視不  
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  
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  
之人若內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  
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  
咸歸於正道之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  
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  
之不同齊力之不齊故又必誓戒之欲其同心同  
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  
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  
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四

甘誓 誓師于甘故 大戰于甘 地 乃召六卿 六卿 王曰  
以甘誓名 大 戰于甘 名 乃召六卿 之 六卿 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 暴珍 輕忽 侮 之 也 五行  
怠棄 不用 三正 子丑 寅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左 左 不攻 治 也 于左汝不恭命右 右 車 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 殺 也 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其義言其討叛伐罪  
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  
也有扈氏暴珍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肯  
上獲罪于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  
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駟之法甲士

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  
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說  
遇也蓋左右不洽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  
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  
不敢忽也祖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  
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  
廟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擊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  
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  
無以整肅其眾而使赴功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入十字而其間六  
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  
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未末不廢啟雖承禹傳道  
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講明來籍  
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數有扈之  
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  
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啟于有扈亦謂天  
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今帝王所以與師問罪皆因  
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五

所以來征之師有扈之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  
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啟奉行天罰以征有扈夫  
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任己有不恭與夫  
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己不正矣又何以正  
人哉故一篇之中率率以恭爲言用命而賞賞其  
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  
必行之於祖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  
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故之恭即禹之禮承禹之  
禮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之  
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膺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膺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眾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 始 擾 亂 也  
天紀遐 遠 也 棄厥司 所司 之事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行 天罰



爾眾士同立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命火炎崑山名岡山名也 玉石俱焚天吏逸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也魁大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辟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難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應數是也又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違之德不擇人之善惡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百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之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善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

登壇必究 卷九 師律

六

懼而用命也 邱文莊曰秦氏爲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子討罪之權亂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接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竊以謂篇中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誦教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誦教有善者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 王曰者史臣格至也 爾眾庶悉聽朕言又曰 追述之稱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也 賜與 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言已甘而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

邱文莊曰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與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人心自爲征苗有誓之後厥征有誓焉先備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厥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反觀也 變矣

泰誓王曰 追稱 嗟我友邦 親之 冢君 尊之 越 及 我御 事治事 庶士 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 祭社 于冢土 大 以爾有衆底 致天之 罰

登壇必究 卷九 師律

七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受命文考即造乎廟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率其伐功而已 邱文莊曰秦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賢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與師動眾是爲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眾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爲之辭告于神則曲爲之禱是以人命聽其令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其尙迪 也 果毅以登 也 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  
與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誕以  
爾眾士而殄絕穢滅汝之世讐也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爾眾士其世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  
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逾果毅則有顯  
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  
邱文莊曰人若出師以作士氣一眾心者不過賞  
罰二者而已殺誓師于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眾亦曰功多  
有厚賞不逾有顯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  
用命不用命為言秦誓則以不逾為言蓋惟用  
命則能施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  
能施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八

步趨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也哉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至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  
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  
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  
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  
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  
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上各自齊其齊  
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邱文莊曰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  
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退之  
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之行止於六七步焉  
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  
止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  
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勇耳

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  
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  
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進恐  
不進殺之進恐不多一敗即至于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  
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奪擊于商郊也能  
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勗其  
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詰誓相表裏與聖人之言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  
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羆之勇又慮其過於勇  
而妄殺故以殺降之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  
前所言之三勗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九

殺三勗其向武勇而弗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于  
此三者是則所謂制節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  
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  
而致其勉然猶恐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  
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嚴則號令  
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

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事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邱文莊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  
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竊以謂武  
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又  
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



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威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也適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為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言有指其父祖而言  
邱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致罪非其人得罪于天

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眾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與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於天不願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  
登壇必先卷十九 十

也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可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為也一已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南國  
自戎也 既敬既戒惠此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  
如虓 虎之自怒也 敦厚淮濱仍執醜虜截不可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韓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養然不可犯之勇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  
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本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也征徐

朱子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深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  
邱文莊曰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登壇必先卷十九 十一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徐方不同 王曰還  
邱文莊曰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准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禦眾而登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禦綿綿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測而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豈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  
周襄王 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傳也王用乎禮也已酉王享

醴命晉侯宿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

赤弓一彤矢百旅黑弓矢千秬黑鬯香一卣中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遠王

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觀

邱文莊曰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于春秋者

首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樂歌以入於晉獻俘獻

登壇必究卷十九師律 圭

俘授數餼所飲至飲酒告大賞大行徵會召諸侯

討貳討有二殺舟之僑濟河先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邱文莊曰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長於觀遠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釁禱於社謂之宜社于是乎殺牲以血全鼓釁而釁鼓

登壇必究 卷一九

邱文莊曰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專不

論語子路日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黃幹曰臨事而敬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國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怨心無情氣

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

自無僥倖速成之弊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美理之勇焉

登壇必究卷十九師律 圭

邱文莊曰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

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一端之能必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各當時廣行無

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

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埃未嘗遇害不識正步出

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

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

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向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



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精者難也况與之重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之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故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敬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敬李廣鮮不覆亡哉

邱文莊曰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可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要當以程不識為法而以李廣為戒

宋歐陽修言子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古

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兵用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雖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邱文莊曰先儒為世之為將者威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剪項籍二人而多者蓋辨者惟韓信符堅之類其案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辨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律

古

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聚屯聚故殺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軍六十萬當得却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况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勒之申令之使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百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却一人既不虛吾之根賞以致耗費又不閱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辨無敵於天下矣



輯師戒說

王鳴鶴曰凡將帥受疆場之任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此孫吳衛霍輩助勤在旂常而聲榮垂後世蓋赫然稱隆矣顧鑿功幸利者多啓邊庭之弊黷武玩寇者不免荼毒之慘老子謂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而兵凶戰危之訓所以示戒而警後者載之史冊昭昭已王恢欲誘襲匈奴尋且伏誅以謝天下田晏期立功自効卒至大敗以辱皇威使安國蔡邕兩臣者之議行何至身名俱沒而大貽

登壇必究

卷十九

七

中國耗敝之禍哉古昔盛王守在四夷先于自治及邊圉竊發不得已而應之此萬全之策也即欲邀功以圖僥倖雖有甘陳不世之勲後之人且踵議之矣何况恢與晏者流耶故凡將帥有事而逗遛觀望者罪無赦無事而挑釁啓禍者亦罪無赦遂輯師戒貽我介冑之士者覽焉

師戒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

程子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先為生民之害不可懷求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大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博執言無咎也

可知也賊盜與於民間戎狄侵于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入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于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顯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獵取之豈所利哉

登壇必究

卷十九

七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復上六迷復凶有災侂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矣天災自外來青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不善在己則勦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即迷于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

張氏曰易之爻辭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于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運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復之迷所謂人欲肆而天



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邱文莊曰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于迷而有遷  
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于蔽矣若夫昏  
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  
于行師尤勝故一敗至于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  
于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遷而國勢猶不能  
振也習伯號好戰而國以之亡隋場伐遠而國以  
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  
之迷而不知後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  
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  
終亦不至  
于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  
道也

劉敞曰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  
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

登壇必究

卷十九師戒

大

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嗜人之遠于夷狄者惟  
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  
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  
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  
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六國之秦變詐並興  
傾危咸谷河決魚爛不可塞而收之皆失信棄義  
之明驗也

邱文莊曰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  
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士稟天地之氣  
以為中國之人况又貴為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  
正位也哉是宜人有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  
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以行之者哉所為若  
此是真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狄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  
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

成必不免矣

邱文莊曰弗戢自焚之  
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邱文莊曰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

反乎爾  
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

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

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

登壇必究

卷十九師戒

九

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邱文莊曰戰而數勝用兵者莫置也然而往往至  
於亡如符堅揚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

厥有  
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

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

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

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

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難克



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邱文莊曰文帝此言見于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于居位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時百姓無內外之誅得息肩于田賦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鶴吹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手

語于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尙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時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驍騎將軍擊匈奴收之迺焉者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驥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高唐之俗

至于蕭然自護人其後大禍延于孫接及關下流血盈溝其意慘矣向使遺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邱文莊曰漢武兵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令霍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于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者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有已豈而使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與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本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圭

元光中鴈門馬邑豪彘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以天下爲度者必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轉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言言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滅

幸

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身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密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因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

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滅

幸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士未更練而昧于節要豈有匪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其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師文莊曰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至制取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爲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况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非小人苟有知諺者不爲也况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

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帝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愛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上無名之兵再連兵之謂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慮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則州不自欺其賢矣哉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言

邱文莊曰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念貪驕五兵之名于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分與弱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己乎求勝于人雖勝有後憂求勝于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時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者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豈夷戎狄氣類雖

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得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賊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仰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言

邱文莊曰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其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還外之民必欲剽戮殺絕之豈非父母之心哉

建寧中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

詔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器利馬疾過于匈奴今有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戒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繕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大設山河以分內外苟無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耶  
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臣文莊曰秦豈謂邊陲之患乎足之疥癩中國之  
患胸背之癩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  
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豈妄言惜帝不能從卒  
致大敗

隋煬帝時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  
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  
登壇必究 卷十九 隋 美

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  
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勅牛  
宏宜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  
之課天下富戶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  
惡使者立斬勅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  
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  
夫以供軍需艱難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  
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

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相聚爲盜  
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威等乘之  
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  
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  
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  
祿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于  
彼七國有摧敗則遠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待堅善于治國兵威莫敢施之江南遂至亡  
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于  
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天網恢恢恢而之失  
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  
節日關係都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  
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

登壇必究 卷十九 隋 美  
于是空國以事胡又爲奢侈苛刻以搆動之陳勝  
吳廣因以爲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爲匈奴所侵欲  
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  
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  
相爲權衡因循以亂亡尙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  
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  
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遂遊觀  
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  
遂成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  
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  
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  
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能爲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  
蓋漢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揚元威所以  
亂隋者在高麗  
邱文莊曰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  
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  
帝爲戒其臣有所建議者宜以裴矩爲戒



唐貞觀中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警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登壇必究 卷九 師戒

夫

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于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祖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執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登壇必究 卷九 師戒

完

邱文莊曰元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典因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約約自庸矣

元宗時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國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于大  
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于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  
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

邱文莊曰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屬  
兵秣馬俟其有勢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  
事于邊夷皆當以此為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  
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勢  
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  
雖有勢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幸

況彼本  
無費哉

天寶中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  
域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  
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  
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  
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  
安而不知禍亂將發于朝暮由置相非其入也可  
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嚴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邱文莊曰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  
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  
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  
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  
有負于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  
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  
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之罪乎用  
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  
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于天下慶  
澤流衍于  
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知許乃卑辭  
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于朝李晟曰戎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幸

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  
亦數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  
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  
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大  
尉罷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  
盟盟于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  
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  
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奏論但耻朝廷爲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泉以分其勢將盟尙結贊文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

登壇必究 卷九 師城 三

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科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登壇必究 卷九 師城 三

范鳳禹曰人君子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情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于護邪之說計我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顯傷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收國珍民罪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屍下幸矣

邱文莊曰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笑矣而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于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爲戒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望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岨疆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

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善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剿之鈺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斃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昨以困于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于死喪而念歸萬

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師文莊曰贊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絮矩之道孔子所謂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于座右非為生人安眾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

末節爭兢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探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幾為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于高宣北狄之釁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善



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即丈莊曰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  
有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  
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  
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王者  
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與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  
而襲之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  
今後邊將有不稟于朝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罪  
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  
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賞之徒知所懼  
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登壇必究

卷十九

美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于外者也今朝廷之  
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  
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卽化爲  
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  
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類則愠怒戾賜予不時則  
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過鄉邑小盜  
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  
所謂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非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由明階級剪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  
利變更皆慮以精器械俟百職旣舉庶政旣修百姓  
旣安倉庫旣實將帥旣選軍法旣立士卒旣練器械  
旣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寧夏取瓜沙平幽冀

登壇必究

卷十九

美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一而欲納邊吏之  
任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  
大至覆軍殺將邊臣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  
心勞思與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  
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  
諭之尊其各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  
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  
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  
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擐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微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即文莊曰司馬光所言昔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待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新將舉其拓土開疆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察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美

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根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苟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篤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誨

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敦見于久遠如此

即文莊曰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重向者郭達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人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揚時日邊事之與多出于藝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民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豈微特自古然也後之則豺噬豕勇于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推訓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亭草薶而獻彌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劔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邱文莊曰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揚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臣之言力為簡要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罕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徵富貴誘王江曾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三百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眾尙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地瘴癘成者歲七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邱文莊曰史臣謂諸蠻溪洞非人故為居况無敢問吾國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寶棄諸不毛而文飾好惡銷張表賀徽宗亦優然受其欺好大贊武之心一侈而燕薊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弱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陸寇也 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疆中原故地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罕

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遠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



之讓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  
 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  
 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  
 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  
 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  
 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  
 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  
 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  
 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聖

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  
 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  
 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  
 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  
 行暮改民不莫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  
 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  
 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飢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  
 遂至失國

邱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  
 邊遂至九廟邱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狗一人之  
 私以啓九族之禍哉傳炎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時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遺者僅三十  
 人

邱文莊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  
 城擊日本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  
 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中  
 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  
 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  
 武之心不遠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類  
 向接于白夷占城隔乎交趾瓜哇日本皆在炎天  
 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及不相及也而必征  
 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  
 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人  
 民之主而殺人以為選所殺一之不已而至再三  
 嗚呼世祖為此豈復有人君之道哉彼夷狄之主  
 登壇必究 卷十九 師戒 聖

無足怪耳後世屢二帝三王之位  
 為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輯號令說

王鳴鶴曰國家有政事必有號令號令所以振飭紀綱整齊民志者也令不肅則民玩不一則民疑此必然之勢而况統眾出師為三軍之司命者乎夫三軍至眾矣人各一心人各一耳目林林總總以寄于一人之身攻伐擊刺有法坐作進退有方為將者安能耳提命若師保之訓其子弟哉是故必假號令以宣其志意明其賞罰而鼓舞介士之雄心軍識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器

使人此兵家之機要將帥之大權號令一行即君命有所不受况其他乎孫武斬宮姬而兵可使赴水火穰苴戮莊賈而士卒奮死力爭先亞父屯軍細柳約軍中不得驅馳至令天子按轡徐行噫是可以識其大都矣乃今之時何時哉權束于中制而勢分于外監一令未施輒虞掣肘何異縛雞之足而責千里鍛鷓鴣之翮而望九霄耶柰之何不令豪傑之士聞風而解體也嗚呼惜哉

號令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也遇后也人君以施命詰四方

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親其周偏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詰四方也  
 邱文莊曰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佈則萬民爭先快觀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器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邱文莊曰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爲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台民心而民順從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隨隨風之巽出而發號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



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  
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謹其  
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  
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  
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有相拒難有所率制妨礙而  
不可行爲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  
布人率言虛以視之國家猝有急  
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子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惟在  
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常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  
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  
天下之渙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放其號  
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吳

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及也  
邱文莊曰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  
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類如身  
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  
宗奉天宋高宗中  
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  
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  
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矜警諸餘邪遺疾醫或  
在肺膈悶惑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  
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  
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  
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邱文莊曰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  
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  
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

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在隨其罪而加以刑蓋  
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  
絕而國是  
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遏之謂言欽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欽其行不從其壅遏  
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邱文莊曰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  
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勉百官而又合  
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  
之于下由內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達之于未  
出之前必須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  
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吳

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或私  
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  
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  
民咸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詩大謨謀定命號令遠猶也辰時  
也

朱子曰詩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  
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達謀謂不爲一時  
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邱文莊曰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其謀謀  
不爲一身而必爲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  
不敢輕易而必爲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慮  
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之益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必可爲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  
則夫號令之頒闢惟之事永永無弊其於一博  
者可以爲法於百世矣後世世王淺謀輕舉容易



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  
可明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  
不知所適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為泛常一旦  
遇大命卒之變有所謂倘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  
以而往往至于不可  
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大也繼天者君也君之  
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  
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下所以傾也

臣文莊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且  
君出命君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臣亦不可違  
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若失其命  
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也臣侵君命則不知所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  
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不知所  
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  
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邱文莊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  
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  
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如如引指之大索焉所以  
然者良以人君若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上一言一  
語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旋之於外天下之人  
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  
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豈  
令之彌其可以下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邱文莊曰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  
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  
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  
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  
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  
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也  
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  
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  
於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  
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  
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  
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  
恩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邱文莊曰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  
善雖于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  
况以德音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  
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  
約之風行于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  
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  
漢汗之信則雖愚之夫驕悍之卒榮驚之虜  
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  
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



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則此號令之類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而審定以爲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辛

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忘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率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

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禮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邱文莊曰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類要當以爲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

登壇必究

卷十九 號令

壬

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邱文莊曰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爲臣而發范氏之言爲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若必謹已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



鶴技號令之顯雖昔王者之事然將受王者之命分關之事以身在之故欲乃飲司慎乃出令不可不知也惟能以公滅私則士卒用命矣

### 國朝行軍號令

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賊賊眾者勇敢入陣斬將擄旗者本隊已敗賊眾別隊勝員未突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進前者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賊賊眾者皆為奇功○凡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即為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一級者賞銀二十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鳴問答號不同者皆即為之來降虜賊所擄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

### 登壇必究

卷九

號令

聚為一處擊撲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夾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軍馬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擄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剿不許捨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因乏許以所擄賊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遞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目須愛節軍士軍士所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擄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惜戰馬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履該管官旗時行點閱

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入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鳴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詳驗果是好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鈸笛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答號聲響認隊伍不許呼營違者論罪但夜門有喧嘩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鈸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探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何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履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括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賣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驟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認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

### 登壇必究

卷九

號令

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用○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即令醫藥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問哨馬營及四面砲響者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遲不許頃刻慢○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即斬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勅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賣者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鹿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糞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以馬非馬似鹿非鹿





ZW 21181888772281

2121-5  
156196

凡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凡功大務須實報有虛証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  
勸合無勸台者不准附賞○凡統領總兵官告都  
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  
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正統十四年令  
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目軍士死  
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軍士先自退  
怯者掌令官即斬其首則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  
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常功陞賞  
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  
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  
首不與承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籍沒其家凡  
軍士頭目應斬而有奇功者量與贖免其總兵官  
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  
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全軍退怯者斬  
但降敵者全家新首籍沒財產行軍之際有敢搶  
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眾頭目縱容軍士  
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擄

登壇必究 卷九 號令

語

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  
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軍機者  
凌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  
者斬○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  
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  
宏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遇有征調點選已定避  
難在逃者依律問斷若任期已過發宣府獨石等  
處沿邊哨驛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出征及哨驛  
而復逃者依從征私  
逃再犯者律處絞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

